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ZF45/01

七一・經部・詩類

學詩毛鄭異同籤二十三卷　〔清〕張汝霖撰……一
詩緒餘録八卷　〔清〕黄位清撰……一九九
毛鄭詩釋四卷　〔清〕丁　晏撰……三三三
鄭氏詩譜考正一卷　〔清〕丁　晏撰……四〇九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校正二卷　〔清〕丁　晏撰……四四一
詩説考略十二卷　〔清〕成　僎撰……四五九

序

夫事無今昨合符于先聖之揆道有變通聚訟于羣儒之議每發一難則狐泳集疑或解片辭而兔管盡禿夫古曰逵作者代興一篇之傳師徒異讀一經之枝父子殊趣此如截紗籠燈所以障風展轉十重而燈且晦立孫承祖所以繼禰徵引異族而宗反淆轇轕紛叹良可歎已又自祖龍肆熖帝虎滋譌姚姒蒼姬已來筠汗枯朽六籍之道存者幾希葩經更甚其

時學者有齊魯韓凡厥所談多與經悖如苹菅刺惡疾關雎諷晏朝黍離為伯封所吟式微迺二人合作如斯之倫竝可採錄洎大小毛公出漸闢三家鄭衛爭鳴夔得其一足十日並出羿落其九烏蓋其師受之孟仲子孟仲子受之李克克受之曾申申受之子夏所援受者正也司農北海鄭君遵暢茲旨稍為之箋宜其恪守纍篇力排衆說爬搔穢藻以待將來而愛趾異韻時釀啁辭歧又歧以亡羊指非指而喻馬

兩無其極莫識命篇之意定之方中復昧測景之法甚至剡妻爆處帝捬敘歆白魚躍航元鳥降卵赤熛怒靈威仰錄五帝之名含神霧氾歷樞雜七緯之識綠衣襢衣多為更張汾王幽王移其次第亦既覯止云男女之構精其新孔嘉乃君民之將讓稽之[illegible]暴既若彼焉之楮晷又若此他如孔氏義疏太常駁辨又各懷左袒靡有折衷竊以為箋疏之作本以申毛雖有齟齬亦當闕疑況夫子嗟子國古籍莫獲其二

三公是公非所論實賢于仟伯今使絣春秋而詮以稗史訓周易而旁涉歸藏揆厥初情以求實事庸可得哉嘗從家訓之餘側企漢儒之學謹輯其素所請業與講課問辯之作為毛鄭發者都為二十三卷昔孫毓有毛鄭異同評評及古人走則何敢籤其疑義粗具蕪辭以就正于　當世之先生長者斯鄙志也

嘉慶二十四年歲己卯六月某日張汝霖謹言

學詩毛鄭異同籤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五條
召南七條
卷二　國風
邶風十一條
鄘風八條
衛風七條
王風一條
卷三　國風
鄭風五條
齊風二條
魏風二條
唐風五條
卷四　國風
秦風四條

陳風九條
檜風二條
曹風三條
卷五　國風
豳風十一條
卷六　小雅
鹿鳴之什十三條
卷七　小雅
南有嘉魚之什十二條
卷八　小雅
鴻雁之什十二條
卷九　小雅
南山之什二十一條
卷十　小雅
谷風之什十七條
卷十一　小雅

甫田之什十條
卷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十七條
卷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上十五條
卷十四　大雅
文王之什下十二條
卷十五　大雅
生民之什上八條
卷十六　大雅
生民之什下十三條
卷十七　大雅
蕩之什上
卷十八　大雅
蕩之什中
卷十九　大雅
蕩之什下
卷二十　頌
周頌上十條
卷二十一　頌
周頌下四條
魯頌五條
卷二十二　頌
商頌九條
附一卷
周召分聖賢後解
何彼襛矣解
鄭氏昏用中春辨
毛氏豳風表
鄭氏豳風表
釋鴞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一

武盛學生張汝霖

窈窕淑女傳窈窕幽閒也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正義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故云幽閒言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爲窈善容爲窕者非也

按鄭申毛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明以窈窕

爲女德之幽閒若指所居之宮則當云處幽閒深宮不當云幽閒處深宮矣鄭箋本謂指三夫人以下嫌於泛言世之淑女故於此特言處深宮孔氏于幽閒下去一處字文義遂隱至謂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未免過泥如君子已爲善稱不妨更言愷悌和鳴已爲可聽不妨更言肅雝詩之若此者正多也東門之池亦云彼美淑姬

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求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陸氏釋文云好逑音求本亦作仇

按鄭氏變文立訓者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此不言當是鄭所見毛氏舊本經與傳皆原是作仇鄭氏訓雖與毛異而字則同作仇也陸氏釋文云本亦作仇可知舊本有作仇者今各本注疏經傳作逑失其舊矣考禮記緇衣引詩君子好仇爾雅郭注引詩君子好仇漢書邊讓傳携窈窕汝樸隸此亦以

窈窕指淑女漢記求古訓于此可証從好仇李注仇匹也毛詩曰君子好仇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毛詩曰君子好仇足証毛之作仇不作逑矣然此猶後人所引又即考之毛詩知逑匹之逑毛皆作仇無衣與子同仇傳仇匹也皇矣詢女仇方傳仇匹也賓筵賓載手仇傳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釋文云手仇毛音求匹也兔罝公侯好仇毛雖無文當不自異其說考之于詩証之于所引求之于釋文知舊本原作君子

好仇而作述者爲出後人妄改矣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箋云。賢女助后妃供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鐘鼓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按箋申毛。云是思之而未致。樂爲淑女設也。毛意此假設之詞耳。孔氏申鄭云。既求得之。故當共荇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樂此窈窕之女。而其情意之和。若與琴瑟爲友。又云鐘鼓樂之。共荇菜之事。爲鐘鼓樂淑女。

按箋中所云樂必作。樂皆作。俱讀爲音樂之樂。非悅樂之樂。明以作樂訓樂之。樂之者猶伐鼓之爲鼓之。持兵之爲兵之耳。釋文云樂之音洛。又音岳。其確証也。正義失鄭旨。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云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正義曰。下傳云可以斷制公侯之腹心。則干城好仇俱是公侯自以爲干城好仇耳。箋以此武夫爲扞城其民。

按左氏傳成十二年叔向辭享語全說此詩。亦云扞城其民。左氏行文縱橫開闔。鄭氏原非據此以釋經。但武夫足以扞城其民。民既安而國以固。其爲公侯之干城者不已大與。箋之與傳義得兩相足成。若區區焉謀武夫以自衛而無裨于民。雖有力如虎。亦祈父爪牙之比耳。何足爲兔罝之賢者哉。且毛傳質略。未必鄭之所說遂乖毛旨。孔氏離

間傳箋往往有過甚之處。至好仇之義。鄭氏諸所訓者皆與毛別。正義釋傳言公侯之好匹。當得之耳

采蘋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尸主齊敬季少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

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菜盛蓋以黍稷正義釋傳曰毛意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者蓋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故謂與禮女爲一也父醴女以醴酒禮之今毛傳作禮儀之禮者司儀注云上于下曰禮故聘禮用醴酒禮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禮作

醴正義釋箋曰自無祭事以上難毛之詞也言父禮女無祭事不得有羹今經陳采蘋藻爲羹使季女尸之王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王肅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以爲菹設之于奥奥即牖下又解毛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于宗室本之季女取徵主也其毛傳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謂教成之祭非經文之蘋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傳稱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既

言禮之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與蘋藻爲禮之之物若禮之爲以禮教之則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魚爲所用之牲矣而云以禮教之非傳意也又上傳云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于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爲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爲兼言大夫士祭于宗室乎又經典未有以奥爲牖下者矣據

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于宗室文同芼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皆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爲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爲長誤矣

按鄭箋難毛孔氏主鄭說謂毛見昏禮記將嫁女之日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見有教成之祭遂誤以教成之祭與禮女爲一此皆究毛之論也毛傳所云必先禮之于宗室者自指教成之祭非指禮女也毛意蓋謂凡祭主婦設羹此特使季女尸之

明因嫁而尊重其人尊之重之即所以爲禮之也
或曰牲用魚芼以蘋藻是教成之祭所用而上云
禮之于宗室禮之之言似即昏禮記所云父禮女
也非毛氏誤合禮女與教成之祭爲一乎曰毛公
之寃正在禮之二字不知禮女之禮昏禮記古本
原作醴至鄭氏始改作禮不特醴女之醴凡儀禮
中如醴賓醴婦之醴鄭氏皆改作禮謂古文醴爲
禮其所以改字之故按賈疏云以此醴酒禮賓字

从禮者以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伯侯一祼而
酢子男一祼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
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
取用醴爲醴之義也本周禮以酒禮之之語盡改
儀禮中醴賓等之醴據孤文以疑古經此妄也說
文豊所以行禮之器也醴字從豊得聲是醴字生
于禮字之後謂古文禮爲醴者又妄也毛公非不
詳昏禮者昏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此自在女家之禰廟與詩所云宗室牖下者渺不
相涉也毛公雖誤不應至是也又按禮記昏義云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
廟旣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
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傳之
文與之相合必是據以爲說孔氏謂毛據儀禮之
昏禮記則不惟不見所謂教成之祭并不見所謂
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之文矣故知毛公必非據昏

禮記也孔氏又謂醴女之醴毛傳作禮儀之禮無
論毛意說季女尸葵自指教成之祭即使誤指醴
女毛公亦無由預知鄭氏將改醴爲禮而先從其
說將醴女之醴作禮儀之禮也故知毛公必非謂
禮之爲醴女也且毛傳云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
宗室明去嫁期尚遠非如醴女者之俟車在門父
親賜醴婿女雖在出于母左臨期告戒時也故知
鄭孔之說皆寃毛也王肅意欲尊毛而多爲曲說

以逭之致遭孔氏所擊蟷蜋捕蟬未知黃雀在後
亦可歎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傳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言
有是也箋云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言我豈不
知當早夜成昏禮與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
按毛鄭詁論昏期者皆分兩說後另有辨義但考
正義此段有所未安其疏傳豈不言有是也句云
豈不欲早夜而行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細玩

文義豈不之與有是終屬兩意未由牽合詩中如
豈不懷歸豈不爾思毛無明訓惟豈不日戒傳言
君子小人豈不日相戒警乎義甚明白易曉而此
特訓爲有是終難肌解矣
摽有梅其實七兮傳興也摽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
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
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其
吉兮傳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求女

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女二十雖夏
未大衰摽有梅其實三兮傳在者三也箋云此夏向
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傳今急辭也摽有梅頃筐塈之傳塈取也箋云頃筐
取之謂夏已晚頃筐取之于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傳不待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
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箋云謂勤也女年
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

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
禁
按毛以末章爲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以摽梅爲喻
則上二章當遞減與序所云男女皆得及時者相
合其云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蓋謂貧者不以貨財
爲禮如用雁用幣之類皆不待求備耳先王所以
蕃育人民使無怨曠者意美法良于此可見鄭氏
以摽梅喻時序前章云雖夏未大衰謂孟夏也二

摽有梅傳謂仲夏也三章云夏已晩謂季夏也鄭氏本主昏用仲春之説于是自疑其失期太甚而設爲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之説孟夏仲夏既與昏用中春之説不合明年仲春相奔不禁亦與男女及時之義相乖矣且鄭氏謂男年三十女年二十爲正時過此先此俱所不可是殆不然使三十二十先王定爲禮國家著爲制則後世當遵而守之弗敢過矣而孔子十九娶於并官氏顏繇二十四生子淵叔衰周不能守禮豈聖賢亦不遵王乎知鄭説之不然矣或曰禮記云三十曰壯有室又王肅亦述毛云前賢有言男子三十不敢不有室女子二十不敢不有家明有定期矣曰蓋舉其盡期言之謂過此則嫌于失時耳非男必待三十而娶女必待二十而嫁也何鄭之固乎

羔羊退食自公傳公公門也正義釋毛曰退朝而食從公門入私門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

謂正直順于事也

按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故鄭以退食爲節儉自公爲正直説亦可通然不如從毛者之爲簡易也

抱衾與裯傳衾被也裯禪被也正義曰今名曰被古名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箋云裯牀帳也正義曰鄭以衾既爲被不得復爲禪被也漢世名帳爲裯蓋因于古故以爲牀帳

按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注今江東亦謂帳爲幬邢疏云召南小星云抱衾與裯箋云幬牀帳也幬音裯音義同謂幬裯音同則可矣謂義亦同直是因鄭氏以裯爲牀帳遂舉詩之裯與爾雅之幬而一之耳且毛詩鄭箋本皆作裯而邢疏引鄭箋遂改作幬使鄭氏果作帳不從詩作裯當自云裯宜作幬矣又使詩之裯卽爾雅之幬孔疏亦當引之凡爾雅與詩訓詁相關者孔疏無不徵引今孔疏不引爾雅明爾雅所云幬謂之帳與詩衾裯之裯

不相蒙矣而邢氏改箋之本文以實已說不可信也竊疑被有寢衣之名故偏傍从衣帳幔之屬則偏傍从巾毛訓裯爲禪被者以別乎衾之非禪被也其義似確鄭以爲幬ㄈ何得有衣義耶

汝雲附案許說文云幬禪帳也被稱禪被帳亦稱禪帳則衣旁之字得通之衾帳也顧野王玉篇云裯同幬巾部之文多有从作衣者如帙之爲袠常之爲裳群之爲裠裙是也幬同裯然則幬之爲裯其通例也廣韻裯直株切音厨與幬通韻會幬重株切音厨通幮ㄈ字見陸韻字林帳也似厨形裯幬古通邢疏蓋非無本但寬改鄭箋爲可指耳

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

校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音屯ㄈ束也左傳襄十八年執孫蒯于純留[illegible]純晉徒溫反或如字地理志作屯ㄈ留縣在上黨

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云豕生三曰豵正義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云三歲曰特蓋異獸別名也又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其與毛說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爲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曰猪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荅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已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釋獸麕鹿皆云絕有力者麔則有縣特謂豕生一名獸豜從兩肩爲麔ㄈ鹿也絕有力者非三歲矣肩麔字雖異音實同也

校爾雅鹿牡麚牝麀絕有力麉音義麉音堅䴠云

此辨鹿之種類也麢牡麌牝麜絕有力麉音義麉五見反䟽云辨麢類說文云麢麞也麉麉字異音殊而正義引釋獸麢鹿皆云絕有力麉麢鹿名別種分而正義直云麢鹿也此蓋因吉日麀鹿麌麌傳麀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毛以麌麌為鹿多而鄭箋云麢牡曰麌麢鹿似一物遂誤以鹿之絕有力麉麢之絕有力麉合而一之而云麢鹿也又桉大司馬職作小禽私之禮記曲禮上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䟽猶引作小禽此不得改為小獸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

武進　學生　張汝霖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當為褖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正義釋毛曰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不正之妾今嬖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又正義釋鄭曰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褖衣故此綠衣亦為褖衣也詩人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

舉實無之緣衣以爲喻故知當作褖也
按玉藻云衣正色裳閒色明衣尊而裳卑褖爲閒色黃爲正色嫡妻之喻甚工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以妾耦妻于禮素以緣爲衣于制乖正唯千古無覈而見其反古之甚毛公魯人生于鄭氏之前又師事荀卿其所傳述猶是古人之舊鄭氏箋詩蓋亦遵暢厥旨然往往屈古文而就己說好古者喜其根柢穿

鑿若尊卑然愚謂如緣衣之等終不若從毛者之義爲更古雖起作詩者而問之恐未必是鄭而非毛也
綠兮絲兮傳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反亂之正義略云毛以爲由絲而後染綠是綠爲末而絲爲本鄭以爲爲褖衣當先染絲而女反先爲褖而後染絲是失制也
按鄭染先後詩中未嘗明言無由知其先爲褖後

染絲若以詩先言褖兮即爲先製衣後言絲兮即爲後染絲則上章褖兮絲兮亦可分先後乎毛說爲順
與子成說傳說數也箋云成相悅愛之恩正義釋毛云謂成其軍伍之數王肅述毛云謂成其男女之數
按鄭讀說爲悅愛之悅毛讀爲言說之說孔王樹述毛意終不甚安而毛意或幾乎隱矣展轉求之略得一證易繫辭云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說韓注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疏云言用易理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七知生死之數也亦以說訓爲數然則詩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當謂死生之成數耳故下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不我信兮傳信極也箋云不與我相親信音義曰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
按洵信一韻闊活一韻鄭讀信去聲不如毛義之

確但此等處不足爲鄭獻嘲耳
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箋云匏葉
苦而渉處深謂八月之時
案鄭以詩云幡幡匏葉采之亨之本非味苦但至
老而色變耳故以葉苦不可食爲八月之時不知
月令云仲秋水始涸水涸何得渉處反深乎鄭必
以匏苦渉深爲八月之時恐亦未確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傳納采用雁旭日始旦謂大昕
之時正義曰毛意以始旦之時納采之等禮成又須
及時親迎使妻來歸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無傳箋云
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謂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
昏矣
案毛鄭諸言昏事者說皆不同然婦人謂嫁曰歸
此自其明訓也鄭氏謂歸妻爲請期似曲
不我能慉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正義曰徧檢諸本
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爲驕

以養之而至于驕故箋訓爲驕
案說文心部慉下云起也詩曰不我能慉是其訣
正與孫毓同不知慉古通畜馬融廣成頌云既越
慉蘊注慉同畜畜之爲養人皆知之而獨不信慉
之爲養尚類毛公猶存古義且正義云由養而至
于驕故箋訓爲驕然則慉之爲驕仍從養而得義
何不即從訓爲養谷風之婦養且不能得安望于
驕故毛說爲長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
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于四方箋云簡擇
也將且也方且祭祀當萬舞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
上頭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
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案此從鄭箋爲便如毛說則方將萬舞言在四方
在前上處又言在國中公庭萬舞又言在宗廟公

庭數語之中在彼在此殊無倫次
泉水不瑕有害傳瑕遠也意謂不違禮而有害也箋云瑕過也害何也疾至于衛而反于行無過差有何不可
案瑕古本通遐詩烈假不瑕唐公房碑引作癘蠱不遐漢隸釋隸續是瑕得爲遐遠之遐矣不至遠而有害鮮極順適鄭氏必以瑕爲瑕疵之義而改訓爲過不過有何于語不減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正義曰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作干所適國郊干沛傳以爲在郊則言禰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一處不得干與言俱在國郊故箋云干言猶沛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
案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干山言山李公緒云柏人縣有干山言山王深寧詩地理考引地理志云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此即所謂出宿之干即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美人之貽傳美人其能貽我法度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案彤管者女史記事之用故毛云貽我法度謂此乃美人之所貽者耳美人即靜女是也所謂貽即上文貽我彤管之貽鄭意謂愛乎人之能以此女遺贈我者過無聊之極思矣豈其然哉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箋云。

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于禮。當如之何。
案此詩全篇皆極稱其備。而刺意自在言外。若先言其不淑。則與下文所云天帝邦媛等語齟齬矣。毛傳爲安。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
案女汝而古通。詳等語覺鄭讀經文。而似爲汝。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俱未及著之以質當世。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正義曰。此傳言展用丹縠爲之。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宜白。以爲疑于凶服。故越取黃。而展字同赤。因西方關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

桉周禮內司服。先鄭注。展衣。白衣也。鄭注展衣文

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彼疏略云鄭氏推次六服之法以鞠衣色象麴塵其色黃祿衣色黑二者皆有定色用以爲据順五行之色從下向上推之水色黑祿衣象之水生于金祿衣上爲展衣故其色白金生于土展衣上鞠衣故其色黃土生于火鞠衣上闕翟故其色赤火生于木闕翟上褕翟故其色青五行之色旣盡帷天色元褘衣最在上象天色元此詩孫毓申毛氏之說是以意推鄭箋至先鄭之說亦以意推兼知孰合于古但即二說斷之覺鄭說爲順孫云展衣赤旣非全依方色右行之次則取色原無定義雖本毛說仍不能明其所以用赤之故如云鞠衣越白而取黃何由而斷其必爲黃而不爲別色耶又云鞠衣宜白以爲疑于凶服故越取黃是亦未必月令云孟秋之月天子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未嘗以爲疑也且詩云瑳兮瑳兮

說文瑳玉色鮮白也展之爲白當從鄭說或曰然則毛公誤乎曰否六服之色經無明文毛公所據之書今人亦不復見但據孫毓之說若古人果依五行五方之色爲次則其義不如鄭氏之順耳毛公學有師法非著書以欺世者鄭中有麻正義亦云毛時書籍猶多未詳所據則後人又何可任意詆毛耶

邦之媛兮傳美女爲媛韓詩作援援援助也箋云邦

人所倚以爲援助也

案爾雅釋訓美女爲媛郭注所以結好援孫炎云君子之援助故美女爲媛鄭氏取援助之訓而不從韓詩改作邦援雖毛說此篇大意主德服相稱鄭說專主容服之美然援助之訓義得兩通

揚且之晳也傳揚眉上廣晳白晳

子之清揚匕且之顏也傳清視清明揚廣揚而顏角豐滿正義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故此云清視清

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爲揚目爲清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故上傳曰揚眉上廣此及猗嗟傳云揚廣是眉上爲揚對有蔓草傳曰清揚眉目之閒是眉之下爲揚目之上爲清猗嗟傳又曰目下爲清是目之下亦爲清也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郭云眉眼之閒是目上又爲之名也猗嗟名兮既爲目上故知美目清兮清爲目下

案野有蔓草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閒婉然美也由此一語致孔氏正義紛紜其說考此傳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下八字作一句讀以清爲目之美以揚爲眉上之美以婉兮爲清揚之美婉匕然今傳中無婉兮字是嫌于訓清揚爲眉目之閒矣此以經合傳時所落也玉篇面部云𩈄於遠切眉目之閒美皃韓詩云清揚𩈄兮案春

秋序正義云邱明作傳與經別行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據玉篇所引知韓詩傳固云清揚𩈄兮眉目之閒美皃韓與毛傳例同明毛亦當云清揚婉兮眉目之閒婉然美也此句一定而各條之言清揚者皆可安矣猗嗟抑若揚兮傳揚廣揚與訓揚爲眉上廣揚者同又美目揚兮傳好目揚眉以好目訓美目以揚眉訓揚又猗嗟名兮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分言之則上下異合言之則

清明同也明通名檀兮云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冀州從事郭君碑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是名與明通也又清揚婉兮傳婉好眉目也以好訓婉以眉目訓清揚也皆實毛以清爲目之美揚爲眉上之美矣毛意眉上之美爲揚者以顙額之際開揚廣濶顏角豐滿故耳孔氏所見野有蔓草傳已無婉兮二字故于君子偕老正義爲之歧說而云眉之下爲揚猗嗟正義又云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何不審耶

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傳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正義釋箋曰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之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穀梁傳曰不言城衛衛未遷則諸侯先爲之城其城文公乃于其中營宮室也建城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序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歷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箋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楚宮即當十月也如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正義釋傳曰惟傳言南視定北準極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職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記時異于傳也

按毛公雖不以定中爲記時然傳云昏正四方則時從可知矣又云南視定北準極定既在南則視之而南可得極既在北則準之而北可得固無悖于古人之義也孔氏謂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即此所謂以定星正南北耳但鄭說定中精詳合古其言昏正四方謂小雪時又足以申暢毛旨是可從也

作于楚宮傳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作于楚室傳室

猶宮也箋云宮謂宗廟也室謂居室也君子將營宮
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桉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其總名
也雖宗廟亦有宮室之稱如所謂閟宮桓宮大室
世室是也旣宮室爲通稱則此章不必分宮爲宗
廟室爲居室詩旣稱美文公則宗廟爲先居室爲
後之義合禮可知亦不必分指也仲梁子魯人較
鄭更古亦不以宮爲宗廟則鄭爲强分矣吾不敢

鄙漢學而尤不忍背周儒也
瞻彼淇奧傳奧隈也正義曰奧隈釋邱文孫炎曰隈
水曲中也又云厓內爲奧李巡曰厓內近水爲奧是
也陸璣云淇奧二水名以毛云奧隈爲誤此非也爾
雅所以訓此而云奧隈明非毛誤
桉瞻彼淇奧禮記大學篇引作澳爾雅作隩釋邱
中隩隈又云厓內爲隩外爲隈孫炎云內曲裏也
外曲表也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外爲隈隈當作

鞫傳寫誤也詩公劉云芮鞫之卽按李所引者爲鞫醉上云隄當
爲鞫鞫不與鞫通恐又誤以傳誤矣毛傳水之外曰鞫此公劉箋非毛傳引誤
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又作
垠音義同今以隩隈一事分內外故知誤也說文
隩水隈厓也隈水曲隩也互相釋亦隩隈無別也
毛傳云奧隈與說文合又桉水經注云肥水謂之
澳郎毛傳所云山同歸異爲肥泉孔氏正義所云
肥泉衛水者是也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云有

奧水流入淇陸璣之說蓋非無據王伯厚作詩地
理考惜亦未詳之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
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桉說文體所以摘髮也以骨爲之詩云體弁如星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司農云會
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檜用組
乃笄檜讀與體同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

人謂反絣爲髖鄭康成云會讀如大會之會璂讀
如薄借綦之綦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
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即一會字而毛公一說先鄭一說後鄭一說許氏
一說考古者于此蓋莫知適從矣然與其徵之于
文不若考之于詩毛公師事荀卿荀卿生當戰國
以周之人言周之制猶爲近古且鄭氏注周禮因
會五采之會與會弁之會字音相同取而引之斯

固可矣若伊綦之綦詩本作騏又改縹以就己說
注經者支離之習莫鄭氏之爲若也

碩人之軸傳軸進也箋云軸病也正義曰傳軸爲迪
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釋詁云逐
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桉易頤六四其欲逐々釋文云逐々如字子夏傳
作攸々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々劉
作跾々說文跾从足攸聲音式六反是亦與逐音
同蘇迪以迪音易逐々之逐可見毛之以迪爲軸
鄭之以逐爲軸訓義雖異音實相同孔氏正義謂
箋以與陸爲韻宜讀爲逐是疑毛之迪不從逐音
矣漢書叙傳下六世耽々其欲攸々師古曰攸音
滌々亭歷反迪一音亭歷反孔氏以迪滌與逐軸
音別遂疑毛不讀逐不知迪逐古音實同也

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
頎然

桉次章箋云敖々猶頎々也玉篇頎渠衣切詩云
碩人頎々傳頎長貌又頎々然佳也詳此是詩本
作頎々六朝時猶未誤今詩作其頎孔氏見經言
其頎箋云頎々兩處不合遂謂類宜重言故箋云
頎々然則唐初孔氏所見本已誤矣據事毋貿孔
氏無乃短于不知闕如之義而好逞其解耶

說于農郊傳農郊近郊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
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

衣服于近郊正義釋傳曰毛于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爲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爲舍當訓也正義釋箋曰士喪禮云兄弟不以禭進雜記云禭者曰寡君使某禭此禮之禭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禭穀梁傳曰衣衾曰禭此春秋之禭也禭于農郊之禭與禮及春秋之禭讀音同也禮與春秋之禭謂之衣服曰禭贈死者故何休云禭猶遺也以衣服可以遺人因謂衣服爲禭雖遺吉

之衣服亦謂爲禭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于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傳曰衣被衣衾此云衣服者以夫人所更正而服之不必爲衾也

桉禭之爲義徧檢經傳俱是施之送死孔氏謂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爲禭經傳不得其証惟趙飛燕女弟遺書曰謹上禭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略可以証然泛然泛然從千百丈中取一與說字音近之禭以攺經試詩思中如召伯所說說于株野亦可爲禭衣之禭耶毛公于詩皆不破字其尊經爲可嘉矣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傳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則傷禮義箋云桑之未落謂其時仲秋也於是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鳩以非時食葚猶女子嫁不以禮

桉葚魯頌作黮說云飛鴞惡聲之鳥食桑葚而變音晉書張錫傳桑葚甜甘鴟鴞革響鳩食葚而醉

者亦猶薄荷醉貓蒻蘇醉蛇之等于此見毛公格物之精鄭氏以爲過時食葚無論仲秋已前桑之未落之時甚多無由斷未落之必爲仲秋且鳥雖過時食葚于鳥初無大害何至令人爲鳥慮而戒其無食哉知過食則醉而傷性之訓爲不可易也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

桉顏氏家訓書証云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

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々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
施々河北毛詩皆云施々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
遂是之恐有少誤考詩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々
四字獨將其來施々五字據顏氏說知江南舊本
皆作將其來施顏氏因傳箋重文遂謂此章惟此
句五字而不從江南之本然考顏氏述江南江北
書本江北者往往爲後人所改不如江南本爲舊
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江南本矣

若以毛鄭皆云施々而以作施々爲是者亦不然
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每重文所謂長言之也禮
記樂記曰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
雝雝和也谷風有洸有潰傳洸々武也潰々怒也
箋云君子洸々然潰々然無溫潤之色釋文引韓
詩亦云潰々不然之貌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
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
王吉傳引此詩并引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小雅噂沓背憎傳噂猶噂
噂沓猶沓々箋云噂々沓々相對談語坎々擊鼓
傳坎々擊鼓聲詩中若此類者指不勝屈是可知
毛鄭雖重言施々而經文固爲將其來施矣

彼留子國傳子國子嗟父正義曰毛時書籍猶多當
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

按毛公學有師承又去古差近未遇秦火故其所
傳多爲可信其釋鳲鳩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

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
矣黃鳥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禮儀合亦毛公
之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其說先
若合符其源流于子夏可見好古者正宜考求其
精無爲異說所惑庶可畧會古義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三

武　盦　學　生　張　汝　霖

兩驂如手傳進止如御者之手箋云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

桉如毛說則如手與齊首句法一類如鄭說則如手與如組如舞句法一類義得兩存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傳興也蘀槁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興者風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叔兮伯兮倡余和女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臣和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正義釋經曰毛以爲詩人謂此蘀兮蘀兮汝雖將墜于地必待風其吹女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正義釋箋曰箋以叔伯長幼之

稱予女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群臣相謂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桉此章序云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明君臣倡和之義乖故君臣交刺矣但君不能制臣君之過小臣不知奉君臣之罪大故責臣之意多耳且箋以風喻號令明以蘀喻羣臣既以蘀喻羣臣則所謂風其吹女者女臣也而倡予和女之女又爲羣臣相女不如毛說之安

子寧不嗣音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音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背義曰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桉嗣韓詩作詒蓋古遺詒耳非異字也嗣古文台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古文尚書作台史記大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說文台悅也金縢公乃作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正義曰鄭訓爲悅

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以爲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貽即詒字怡卽台字尚書弗嗣太史公解爲不怡作詩貽王鄭康成解爲怡悅之怡孔安國解爲詒贈之詒知此嗣音之嗣韓詩作詒者實古文通耳鄭箋云嗣續也而下云女曾不傳音問我卻取韓詩傳寄之訓與嗣續之義全無關涉不知何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促亂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于臣下

按王風揚之水章正義曰此傳不言興意而鄭風亦云揚之水不流束楚文與此同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亦不與鄭同明別爲興孔氏以鄭風之傳斷王風之傳今還以王風之義斷鄭風之義實鄭說較妥于毛王風揚之水不流束楚下卽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不流束楚不與我戍甫二語明是一例不得前句爲反言後句爲正言也或曰束楚幾何而激揚之水反不能流之乎曰此亦猶政原易行于臣下而不能行耳故以爲興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傳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所定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傳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匪非也

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箋云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巾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

按序云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者男女相棄之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者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謂也毛意當謂出其鄭國之東門見有被棄之女如雲之多雖則衆多而我之思念不存乎相救急我自有我之家室縞衣綦巾男女相得亦願樂我之室家云耳救發之心亡相棄之風甚矣毛傳大意與鄭箋不甚相違但毛以如雲爲喻衆多鄭則爲喻無定毛以縞衣綦巾爲男女二人鄭以爲并指女人爲異

耳正義謂毛以爲詩人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惟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似失毛旨又極此及敝笱而處如雲並如荼如水如雨鄭氏皆與毛立異至韓奕之祁祁如雲雖鄭氏亦不能不從毛說知毛義爲確矣

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箋云闍讀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正義釋傳曰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是也故云闉曲城闍城臺說文闉闍城曲重門謂闉爲曲城正義釋箋曰以爾雅謂臺爲闍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二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

按禮記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詩闉闍連文爾雅所云闍謂之臺明即城上之臺矣孔氏謂詩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殆未憶臺門之制耳中華古今注云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爲臺故亦曰臺門是也鄭氏不得其說轉闍爲都不于本文立訓而轉以求之夫轉則豈有窮極耶

其人美且鬈傳鬈好貌箋云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

與笑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

校鬈之與權巳從音轉權之與拳又從音轉以此釋經不愈求而愈遠耶說文鬈髮好貌詩曰其人美且鬈以鬈爲髮好是鬈固有好義矣毛直以爲好貌不以爲髮好者本髮好之訓以渾稱其好如明爲目明言明者不必專美其目聰爲耳聰言聽

者不必定指其耳則鬈雖爲髮好可不專言其髮矣髦士攸宜傳髦俊也爾雅釋言云髦選也髦俊也疏云毛中之長曰髦士之俊選者是也說文鬈髮也爾雅釋詁嗟咨䕨也皆同此例也又校鄭箋之權當作權乜拳古今字耳若作權正義不得引無拳無勇之拳以証權字矣

其魚魴鰥傳鰥大魚也箋云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正義釋傳曰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半豚則吞矣是鰥爲大魚也正義釋箋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鰥鯤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璣疏云魴今伊

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強箭亦不能制不當以敝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也

校說文魚部鰥下云从魚眔聲李陽冰曰當从魚𥅖省聲弟部𥅖下云周人謂兄弟曰𥅖从眔臣鉉等曰眔目相及也兄弟親比之義省作罤爾雅云

昆兄也是也又作昆詩謂他人昆傳昆兄也是也集韻昆本作𡧢說文日部昆下云同也徐鍇曰日日比之是同也亦取親比之義故鯤鯤通也魯語爾雅皆以鯤爲魚子而孔叢以爲大魚車又列子云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其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皆以鯤爲大魚此蓋如古今注云鯨魚雌者名鯢長千里而莊子云灌瀆守鯢鮒注云鯢鮒皆小魚也同名鯢而大小異急就篇注鰕今海鰕可爲鮓鮬及俗所呼鰕米及水中小鰕皆是也而爾雅云鯢大者謂之鰕注大者長八九尺同名鰕而大小異也但此詩之鰥毛公以魴鰥連文魴是大魚非魚子之類明鰥亦大魚毛雖以鰥爲大亦不過與魴相類必不如孔叢及列莊所說之鯤也鄭氏亦以魴鰥連文鰥爲魚子是小魚明魴亦小魚之易制者耳毛謂二魚皆大鄭謂二魚皆小然愚揣詩意

當以魴爲大魚喻齊子鰥爲小魚喻其從敝笱不能制大小之魚喻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及其從者非必魴鯤二者大則均大小則均小也亦非必鰥二者專與齊子一人也或曰鰥有大小二義毋乃詩人必指小者何曰諸說鰥大者廣或千里大或如車非特敝笱不能制卽強笱亦無如何矣詩刺莊公必不以廣長千里之魚責敝笱以制之也或曰正義明云魴是小魚之易制者子必以爲大魚何也曰魴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魚鯿魚今江湖中處處有之大者或七八斤雖非絕大之魚然較諸鰥魚子則固大之甚矣孔氏引李巡說曰鰥鯤字異蓋古文通用是知鰥鯤通矣後又云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前後自相矛盾又漢志無孔叢子正義不當引爲毛証且孔叢之書多不足信

舞則選兮傳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者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

于樂節也
按山海經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是選與萬古文本通選既爲萬萬卽是舞正義謂選之爲齊其訓未聞夫古訓之不聞於今者豈特一言一句之閒哉孔鄭之所以不信毛者半皆未聞其訓之故也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傳夫人謂我欲何爲箋云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于此憂之何乎正義釋經

曰毛以爲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
按經云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謂我已下俱作不知我者之詞義甚順適若于彼人是哉一句中分彼人爲詩人指不知我者之詞是哉爲彼人是其君之詞語氣割裂矣
河水清且漣猗傳風行水成文曰漣釋漣正義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涏也漣瀾雖異而義同
按柔涉波矣箋云與衆家涉入水之波漣矣釋文云波漣音連一本作瀾衍雅釋文作瀾云瀾郭力旦反又力安反瀾音爲閑漣音爲連字異而音亦別矣考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下云瀾或从連據此則瀾漣本一字徐鼎臣于說文漣下云今俗音力延反著之爲俗音明二字本

同不當區別故也陸氏于瀾云力安反于漣云音連不知二字音實同也
職思其外傳外禮樂之外也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
前章正義釋傳曰傳不解其居之義二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于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于荒淫則可憂也正義釋箋曰箋以上句言無已太康已是禮樂自居復言職思

其君不宜更處禮樂君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君處
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之
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
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
之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按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
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詩固欲其行樂但
戒以好樂無荒耳所謂以禮自虞樂也不宜舉敵

國外患之事以悚惶之豈有琴瑟導歡反奏哀絃
之曲笙簧寫樂復爲幽怨之音用意實僻而益之
震業者乎
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々取也釋文愉
毛以朱反鄭作偷他侯反
按愉古通偷周禮大司徒云以俗教民則民不愉
注愉音偷然文作愉者可爲偷薄之訓文作偷者
恐不可爲愉樂之訓鄭箋云愉讀曰偷是愉樂之

愉與偷取之偷已分爲二而不得徑訓愉爲取毛
傳云愉樂鄭須改其讀而訓爲偷取斯爲好與毛
異矣
素衣朱襮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
爲綃々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
正義釋傳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刺繡黼文
以偃領是襮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
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正義釋

箋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
衣領緣也繡讀爲綃々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
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
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
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
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爲綃々是繒名士昏禮注
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
別名於此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

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上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

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得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綃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偃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

按虞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衣用畫裳用繡是黹刺之線稱爾雅云黹紩也鄭注司服云黼黻絺繡爲黹是也上列宗彝藻火粉米六章下總以絺繡明黼亦繡矣然則謂五色裝爲繡不得更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者非也若破繡爲綃謂綃上刺爲繡文故謂之綃黼則繡是五色黼是白黑二色何以又云刺爲繡文也鄭氏能改各處之繡爲綃必不能改益稷謨絺繡之繡爲綃此可以見其短矣孔氏于書益稷謨併藻火引考工記謂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眞是孔氏固未嘗信考工記也而于此反引以斷鄭意而折毛說抑又何哉

三星在天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戶天可以嫁娶矣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三星在隅傳隅東南隅也箋云在隅謂四月之末三星在戶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箋云在戶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

按毛鄭之說皆事各主一說前已著辨茲謹錄其
異同而不贅說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傳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采之者未必于此山然而人信之者喻事有似是而非正義曰毛以爲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之行也首陽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此苓于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今采之者未必于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是而實非者

按序云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鄭志答張逸問云篇義云好聽讒當與似是而非者故易傳意此鄭氏自云當如是耳其實毛傳未嘗賤失序意幽辟無徵非讒言之尤乎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四

武寧　學生　張汝霖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傳興也蒹葭薕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云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彊盛至白露凝戾爲霜則成而黃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傳伊維也一方難至矣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箋云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箋云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

按序云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毛公自守序義其傳意以伊人爲維是得人之道以水一方爲喻禮樂說具詳于正義但此詩興意極篇

脊難會至鄭氏以伊人為能用禮樂之賢人補傳意之未顯者其說遂暢後之儒者轇轕紛紜多棄傳意然沈潛諷誦覺毛傳極有思致溯洄溯游若乎道岸顏子喟然一歎一則曰如有所立再則曰從之末由宛在中央道阻且長其斯之謂與其斯之謂與

交交黃鳥止于棘傳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也此棘若不

安則移興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

按此詩為哀悼三良而作壽終得所之興為切當時事言交交之黃鳥尚止于棘而得所今誰從穆公而死者乎我子車氏之奄也深傷之言人命不如黃鳥也若推本于臣子事君之理則經第云交交黃鳥止于棘何嘗有不安則移之意耶鄭之此說是推而得之非詩之本意孔氏序禮記正義曰

蘇張之說則詞理乎縱橫鄭氏其好為縱橫者耶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傳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箋云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正義釋經以毛以為

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王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相謂修我戈矛與子同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樂從征伐今康公不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怨也箋以為康公平常之時豈肯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則曰修治我之戈矛與子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不與百

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

校此與唐風無衣章語旣略同義亦可見且豈曰已下語氣一直貫串如鄭說則夯作兩橛矣但此等處雖從鄭亦無傷義理若同仇之仇則從毛爲妥君子好仇鄭氏謂和好衆妾之怨者公侯好仇鄭氏謂和好諸侯之怨者已屬好爲立異至此詩之同仇與偕作偕行一例明同仇是仇匹而膠守已說何耶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汚垢正義稱傳曰衣服之暖于身猶甘雨之潤于物故言與子同澤正謂同袍裳是共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名故易傳爲襗說文襗絝也是其褻衣近汚垢也襗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襗也

校經傳皆作澤箋作襗釋文云澤如字說文作襗正義亦引說文襗然考之說文衣部襗與水部澤兩不相及襗字下並未嘗引詩無由斷說文之襗即詩之澤也竊意鄭箋自作澤字後人因褻衣之訓與說文及論語注之襗相合遂改爲襗而顯與經傳立異蓋鄭箋凡改字者皆云某當作某匕諸爲某某匕字誤此更不言知鄭固未嘗改字矣且疑毛傳潤澤之訓亦指近體之衣非即指袍裳也何者衣旣近體脂汗所沾亦有潤澤之意即不破澤爲襗亦得爲褻衣毛傳常有釋其義而不云物名者如毳衣如璊傳璊赬也而不言爲玉貽我握

椒傳椒芬香也而不言爲木類是也然則此亦但釋褻衣有潤澤之義而不言爲褻衣耳非與鄭有異也

子之湯兮傳子大夫也箋云子者斥幽公也

校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毛以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故以爲斥邵公鄭說較妥于毛

若夫擊鼓宛邱無冬無夏値羽値翿身爲舞人其
近于大夫遊蕩之習者多經言大夫而序主刺幽
公所謂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毛
說亦爲可主

越以鬷邁傳鬷數也箋云鬷總也正義釋傳曰鬷謂
麻縷每數一升用絲紀之故鬷爲數王肅云鬷數績
麻之縷也正義釋箋曰商頌稱鬷假無言謂總集之
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爲總

按鬷爲麻縷之數與聘禮所云十筥爲稯十稯爲
秅之稯說文所云緵布八十縷之緵音俱相近毛
以爲麻縷之數當是古義如此若商頌鬷假之鬷
傳亦以爲鬷摠是毛固非不知鬷之可訓爲總者
而于此傳自云鬷數明義當如此而不可據商頌
之鬷以解此詩之鬷矣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于
食也泌水之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釋文云
以樂本又作瘵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
按經傳作樂飢鄭箋作瘵飢並不言樂當爲瘵後
人遂有因鄭箋而改經者故唐石經亦作瘵飢又
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云豈非瘵飢
不期于鼎食拯溺無待于規行李善注云毛詩曰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瘵飢瘵音義與療同郭有道碑云棲遲
泌邱李善注云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太平

御覽五十八亦引作可以療飢既因樂改瘵又因
瘵改療而辨之不亂者蓋鮮矣不知毛傳樂飢之
訓自不可易即郭碑文義亦以此爲樂飢安道之
意故云潛隱衡門又云棲遲泌邱至王元長策秀
才文所云瘵飢推衍妙之意并非引詩而李善注
引毛詩作樂飢引鄭說瘵飢至注郭碑又引作療
飢紛紜錯出歧多之患不至于亡羊不止耳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傳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

秋冬箋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
春之月
桉毛鄭本各異說但毛傳明云男女失時不逮秋
冬而孔氏正義云毛以爲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
似失毛旨
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
君乘馬駒君乘駒變易車駒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
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正義曰皇皇者

華說大夫出使經云乘我乘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
駒也此値賀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
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
故作者並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釋文云乘驕音
駒洗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篇內同
桉皇皇者華云我馬維駒釋文云維駒音俱本亦
作駒据株林篇釋文知株林及皇皇者華並當作
驕其作駒者由後之不知古音者誤駒與株韻因

改之說文馬部驕下云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
詩曰我馬維驕又駒下云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
其驕高六尺與傳之六尺以下曰駒者同駒僅二
歲不得高六尺明詩之駒當爲驕正義並作駒蓋
未辨其誤矣陸氏于株林釋文從洗作乘驕于皇
皇者華云本亦作驕是所見本固有作驕者矣而
大字正文反作駒何遊移無定耶又桉箋云變
易車服以至株林蓋申傳大夫乘驕之說謂靈公

改易大夫之車乘以往耳而王肅謂傳之大夫指
孔寧儀行父不知詩序但云刺靈公未嘗及大夫
王肅好難鄭故並鄭之申毛者而亦駁之情哉
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云芙蕖之莖曰荷正義釋
經曰荷之葉極美好又釋傳曰釋草云荷芙蕖其莖
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
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
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

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蕖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又釋箋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

桉經云有蒲與荷正義謂荷之葉極美好是謂荷葉卽名荷矣爾雅云其葉蕸者此一句是後人所

加也釋文云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說文草部菡菡藺也藺菡藺芙蓉華未發爲菡藺巳發爲芙蓉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夫蕖葉蔤芙蕖本藕芙蕖根說文亦無所謂其葉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所謂其葉蕸也初學記亦云其葉荷知此句必爲

後人所加矣辨芙蕖葉之爲荷卽知有蒲與荷之訓宜從毛矣孔氏述毛謂以荷之葉極美好與有美一人之美好夫荷之爲葉亭亭圓盖點綴長陂蒲草澤蘭互相掩映則誠愛好矣鄭以荷爲芙蕖莖無論莖居葉下無能自著其美卽以莖論之蘇小而多刺亦無所謂佼好孔氏謂鄭欲以茄爲喻亦以荷是大名故言荷然則何不直從毛訓而不云荷之莖邪

有蒲與蕑傳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正義釋箋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也

桉經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則蒲生于澤蕑生于陂可也溱洧之秉蕑亦其徵也且蘭類亦自有一種名澤蘭者不必疑陸草非澤中之物也至謂不宜別據他草又不然矣彼汾之詩言采英采藚亦

及采桑晨風之詩言苞櫟苞棣亦及六駮未嘗不別據他物也又蓮是實菡萏是華詩之言草木有先實而後葉者如天桃杕杜皆華落而實然後葉生故先言實後言葉未有先言實後言華者桃夭先言華後言實黍離先言苗後言穗後言實萇楚先言枝後言華後言實明此不得先言實後言華矣卽明此菡之不宜改爲蓮矣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正義釋傳曰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謂乜之素爲實是祥而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禮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正義釋箋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既釋服三年之喪幾行其半違禮甚矣何止于刺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按鄭氏謂詩人刺時人不能行三年不宜先思其近後思其遠故易傳以素冠爲既祥之冠此論甚確至謂不能三年止是三年少月但此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短喪之失滔及後世雖聖門之士且有舉以爲問者詩人先孔子數百年而發之詞旨悲慨曰與子同歸曰我心藴結可謂賢者矣

聊與子同歸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按詩人同歸之語情辭幽怨固不必拘已家與舍而後見其憂世之苦也且毛傳亦但言同歸無由知其當與鄭氏異義而孔氏謂毛云共歸已家鄭云欲歸其家爲異凡箋傳中有顯明立異者有未甚立異而正義穿鑿之者有并未立異而正義强別之者讀者宜體會之也

不濡其翼傳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當濡其
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
桉此句傳義較遜于箋從箋爲便然毛鄭之是非
終不爭此等處也
其弁伊騏傳騏綦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璂以
玉爲之正義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孫毓
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箋義爲長若然顧命
云四人騏弁孔注云青黑曰騏孔安國傳云騏文鹿

子皮弁不破騏字爲玉璂者以士之皮弁無璂飾止
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
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騏弁使士服之此言
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桉鄭中有麻正義曰毛詩書籍猶多或有所据是
孔氏已不敢輕議毛氏矣且毛氏生于周末師事
荀卿所見所聞猶有周初遺法此詩騏弁毛以爲
騏文皮弁與書之騏弁合孔安國書傳亦以爲騏

文鹿子皮弁則其鮮同也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袞
冕而下如王之服云云騏等條略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然則諸侯皮弁雖飾以璂其質仍不妨如騏
固不必引弁師玉璂之文改騏爲璂亦不得謂皮
弁之飾有玉璂而無騏文也古者衣冠之制未必
後世具存必以禮無騏色之弁遂并顧命之騏弁
指爲新王即位特設之服詩之騏弁指爲騏當作
璂不信詩書而獨据周禮不依毛孔安而獨守康

成竊爲孔氏遽不解也
浸彼苞稂傳稂童粱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
作涼涼草蕭蓍之屬
桉爾雅釋草云稂童粱說文作蓈禾之秀而不實
者蕫蓈又詩云不稂不莠皆此物也而鄭氏云當
作涼七草蕭蓍之屬正義曰釋草不見草名涼者
未知鄭何所據是孔氏已不敢左袒鄭氏矣至謂
蕭蓍皆野草此不宜獨言禾中之草則蔦者藤屬

不與蕭艾類而采葛采蕭采艾爲一篇李者木屬
不與麻麥類有麻有麥有李爲一篇詩人固連綴
之矣何用曲說耶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五

武　　盛　　學　　生　　張　汝霖

七月正義云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
楼孫皓不與康成同時吳志嘗作鄭志鄭志十一
卷康成孫小同撰其書大抵張逸趙高孫皓田瓊
冷剛炅模等問而康成荅之後人因孫皓名字遂
誤改鄭志爲吳志耳宜校改

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
也正義曰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餽雖有簞食迎
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
壟畝之間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
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
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餐何獨
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
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桉籩豆有踐傳以爲禮樂之器緇衣授餐傳以爲

授之采地俱與鄭氏言飲食者别今孔氏所引據
者俱是鄭說孫毓于此方難鄭孔氏豈宜據鄭說
以辨鄭難耶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

梭毛亦以乘屋爲治屋但乘有升之義治屋須升
其上故訓之爲升鄭氏以爲治者止是補足毛傳
之意耳孔氏謂鄭唯以乘爲治爲異又未免過于
辨間毛鄭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
夫則加羔羊箋云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傳公堂學校也兕觥所以誓衆也箋云
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

梭毛知兼爲鄉飲酒者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知
朋酒爲兩樽者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
元酒兩壺是兩樽也知以狗者鄉飲酒記云其牲
狗是也知大夫加羔羊者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
羊此行鄉飲酒禮明是有故乃得用羊也知公堂
爲學校者黨正文言飲酒于序序者學校也于斯
之時朝野之氣通冨教之方備謳吟載路頌禱相
聞畫地雖小藹然帝王熙皞之治焉且上云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明是農家之事此不得突云國
君饗羣臣鄭氏蓋可與議禮而不可與論詩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興也鴟鴞鸋鴂也

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
周室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
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
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
公此之由然正義釋經曰毛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

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黨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又正義釋箋曰王肅云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金縢云傷于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位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按傳箋正義及王肅馬昭之說則鄭氏之妄孔氏有不及覆覈之者矣但毛公此傳甚爲深穩孔疏亦似失其旨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孔安國傳云周公既誅三監乃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王尚疑之故欲讓公而未敢東山詩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云云是毛以周公居東即爲東征與孔安國書傳同是武王沒後流言即作管蔡武庚即叛周公即往東征也鄭說謂武王崩周公本當攝政三年此三年者管蔡不敢議至三年後尚未致政故作爲流言周公開言避居東都二年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歸二叔懼始以武庚叛此不可從也書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云既喪云乃流言急詞也明喪後流言即作何待三年攝政之後乎且武王新崩之時國疑主少成王儼然在繈褓之中管叔武庚覬覦久矣安危之責繫于周公一語之嘲引身避謗是時成王年方十餘耳設天不佑周則耆耄之主何知國事成王不悟而外患作宗社危矣將誰之咎哉

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公之志如斯而已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公之志如斯而已矣我之弗辟古注訓辟爲大辟之辟如蔡仲之命所云乃致辟管叔于商者是也鄭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朱子早年從古注後與蔡括帖云只從鄭說爲是目引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爲證夫舜禹之時非管蔡之時也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舜禹周公同道

亦易地則皆然者也或又謂不幸成王終不悟周公將何如朱子曰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此朱儒談理之論不可以儕時者也王未成童縈生骨肉頑民戀商蠢然思變周公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逆慮殷民之未靖矣而乃高舉避嫌曰吾惟盡吾忠誠使舉朝皆周公而管蔡武庚不將起而得志乎然則謂周公避居東都者不可從也知鄭說之不可從卽可得毛傳

之意矣竊意毛公自以此詩爲周公傷二叔旣誅恐成王未悟愛勤惻怛作爲此詩冀以曉王無所歸咎遂以鴟鴞惡鳥隱與武庚非以鴟鴞自與也何則與管蔡叛者武庚也欲危周室者武庚也書言管叔及羣弟者重罪首也公之隱斥武庚爲親者諱也親二叔故我我子也疏武庚故我我室也周公方以流言之故身處危疑而一則曰旣取我子何親親也再則曰鬻子之閔斯何愛君也三則

曰綢繆牖戶何憂國而防危也親親愛君者仁之事也憂國防危者智之事也仁與智周公兼盡之成王雖疑蓋亦未敢誚公矣然則毛意此詩是託爲常鳥之言曰彼鴟鴞鴟鴞之惡鳥旣取我之子矣不可再毀我之巢以與彼武庚武庚之惡人旣累我之二子矣不可再毀我之周室而孔氏正義謂鴟鴞鴟鴞之意云人旣取我子無能毀我室是以鴟鴞爲比周公矣此殆不然也案陳風有鴞萃

止傳鴞惡聲之鳥也爲梟爲鵩傳鴟鴞惡聲之鳥也鴞是惡鳥何得以比周公其失毛旨者一也孔意以鴟鴞之子喻管蔡而云人取鴟鴞之子不指武庚義無所屬問誰取管蔡者乎其失毛旨者二也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意自分曉孔氏云取子者人則毀室者亦人矣而又云寧亡二子無能毀此子以毀我周室是又謂鴟鴞子毀室矣其失毛旨者三也第三章傳云口病手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明以大鳥指鴟鴞而孔氏承陸璣詩疏之誤謂鴟鴞爲小鳥其失毛旨者四也今此下民毛意當指從武庚叛之毀民而孔氏謂今汝下民管蔡之屬前稱爲我子後稱爲下民無是理也其失毛旨者五也蓋誤以鴟鴞爲小鳥而不記其爲惡鳥遂致乖亂如此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桉毛鄭說居東事各異然西悲之訓不如從鄭蓋此詩全篇皆代歸士設言于此二句突入周公自敘已志之語與通章大體不稱且即從鄭說仍與東征事不相碍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言長久之道也箋云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桉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東山乎夫征士初歸勞而慰之情已至矣又爲引家人兒女之事誘而敎之以長久之道此其所以爲聖賢之愛民而詩人敘事之爲得體也善夫毛公之傳詩矣鄭氏以

爲極序其情樂而戲之視朝宁之莊言爲閨房之
媟語其鄙褻爲何如耶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
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
以此二者爲大罪正義釋箋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
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
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
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
公爽之相信于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
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
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破缺豈待殺
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
按孫毓難鄭未探病源而妄下砭針辨人者適爲
人辨况其遇祖鄭之孔氏耶鄭箋之說自是支離
今試問之孔氏曰破毀周公可謂禮乎孔氏必將

曰不可損傷成王可謂義乎孔氏必將曰不可然
則鄭箋之義不能外乎毛傳而孔氏所不能隸矣
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
柄也箋云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
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
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
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
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
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按毛傳所說與大學言絜矩中庸言治人之旨相
合此所以三家皆亡而毛氏獨立學官爲不朽也
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而鄭氏以爲朝廷羣臣猶惑
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德疑于王迎之禮是以

刺之孫毓云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二公下及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
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朝廷爲羣臣者惟
魏晉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詳此則
鄭箋皆屬臆說不足憑矣周公思歸成王以悔悟
來迎周公豈猶有疑沮遲難于其中者哉則謂須
使賢者先往者非也即使詩爲刺羣臣而作亦非
此篇之確解矣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箋云覯見也之子
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
則歡樂以說之正義釋傳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
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
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
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
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桉毛以籩豆爲行禮之器如孔子答問陳而以俎

豆之事對籩豆者禮之所在指其器而義斯見矣
鄭以籩豆爲饗燕之饌止欲自達其欲王迎公之
說耳而七月田畯至喜正義反引此以駁孫毓之
說于此見孔之疪鄭憶草蟲亦既覯止傳云覯遇
也遇即見也即遇遇則未有不見者而鄭箋引易
曰男女覯精語以精氣相遇覯之不覺噴飯三日
此詩覯字間鄭氏亦思引易否祟鄭學者幸弗哂
余爲貢諛也

于女信處傳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公西歸而無所
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
桉爾雅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
也注再宿爲信毛公有客傳云一宿爲宿再宿爲
信蓋本爾雅彼章鄭箋無異說而此獨不從者蓋
緣此篇所說與毛迥別故不得不改訓爲誠讀者
于此可以窺鄭之隱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六

武　進　學　生　張　汝　霖

食野之苹傳苹蓱箋云苹藾蕭也

按次章食野之蒿傳蒿菣也三章食野之芩傳芩草也皆以爲野草何于此獨以水中之草爲訓按夏小正爽死苹秀大戴傳曰苹也者有馬帚也而爾雅云苹馬帚毛傳之蓱䓖是苹之誤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

按卷耳周行毛訓爲周之列位以序云求賢審官也大東行彼周行傳行獨行也周行無訓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使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爲解殊費詞按行露傳行道也周行猶小弁之言周道耳不甚難曉毛公性好簡質故無傳也或曰一周行也而三易其訓不已紛乎曰此不是駭一周道也踧踧周道訓爲周之通道周道如砥訓爲周之治道一武王也桓桓武王周武也武王載旆商湯也各視其義之所當而已不可泥也鄭氏必合周行爲一解不得不支離牽就謂示當作寘矣次章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則視民不恌與示我周行皆言嘉賓以善道相教示也而正義曰視民不恌作視字示我周行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示寘同讀故改從寘視即古示字而示不同示寘但同讀而云可改從何耶

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

按如毛說當謂是用作歌以勞使臣念母之意如鄭說謂使臣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說可兩存此等異同不足爲毛鄭輕重也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傀私和賮矜倜圖稱爵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象行夫既受君命當速作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此

既以每爲雖懷爲和而下當作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爲下傳所言䜛諏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當作多中和之道懷私訓和不得又敍懷思之懷此諏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此爲訓懷作和爲每懷也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

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玩文義此詩每懷靡及又似小異當是以夙夜征行不遑啟處訓駪駪征夫以猶懼不及訓每懷靡及言每每懷念懼其不及也孔氏以後彼懷安句爲每懷似誤解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此姜氏推論之辭非解每懷也故下引西方之書以爲證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據此晉語之文及鄭詩之意皆以和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

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爲雖懷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始終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据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周爰咨諏傳親戚之謀爲諏案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箋云中

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于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正義曰鄭之此說欲成毛意故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同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

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于前爲說于下云中和謂忠信此疑脫忠信二字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并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按鄭箋自云每人懷私之訓與毛正異故引春秋外傳懷和爲每懷即破其文云和當爲私鄭氏之引古爲已證而即改其文者甚多不獨此也孔氏見傳云懷和而箋所引者亦云懷和遂謂鄭之此說不與毛異必欲強而同之而於每雖之義展轉難通故云如鄭此意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一不得解遂疑後人加之則又何害而不可疑哉孔氏又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案板篇懷德惟寧傳箋皆訓懷爲和孔氏正義亦云懷思也來也此也思此有和之義故以爲和何偏檢而不及此耶孔氏又云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此亦不先前正義中鄭箋以中和爲忠信之說既知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矣中即在和之中從已發未發論非和之外又有

所謂中也何必另有所出末章傳所云兼此五者謂咨諏謀度詢也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謂每懷靡及也云成于六德也者即謂合咨諏謀度詢五者與每懷靡及之心成于六德也王肅之說孫毓之評詳矣孔氏之誤不察而可知與

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爲柎柎鄂足也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音不柎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柎

拊爲華足也
桉經中之不從反言訓者甚多毛傳未爲失解鄭箋云不當爲拊其義未曉若如正義所說直是以意推測以文承華下故從華推鄂爲萼又以不字在鄂下從鄂推不爲華足然則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在華下芸亦可爲華萼乎其在芸下其亦可爲鄂足乎且鄂與萼同音須由鄂轉萼然後其義始安不與拊同音須由不轉拊又須由拊轉跗然後其義始安此正義之過也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注山名伏琛云不音跗與詩鄂不韡韡之不同訓花蒂也是言此山孤秀如華附之著于水也摯虞畿服經亦云華不注之不與詩鄂不之不同鄭樵云不象蒂形篆書不爲帝與花蒂相似然則鄭箋直謂蒂之承華者曰鄂非以經之鄂文承華下故言承華者曰鄂也不象蒂形故云不鄂足非以不字在鄂後故言拊爲鄂

足也正義之曲說不可不知要之毛公之解明白易曉好古者擇善而從之可矣

伐木丁丁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義曰毛以爲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爲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箋必以爲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按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于岐民稀國小地又險阻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理論也
桉爾雅所云亦是櫽括詩人託興之旨非謂伐木時相切直也如卷阿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傳云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而爾雅云藹藹萋萋臣盡力

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亦是包舉詩意而訓之耳伐木箋及正義皆失其旨昔人謂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孔氏謂文王伐木之事不可以理論豈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者皆友生之力爲多與昔豩寙蒙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蓋深誚後儒之多妄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箋云酤買也

桉說文云酤一宿酒徐鍇曰謂造之一宿而熟若

今之雞鳴酒也周禮酒人辨四飲之物一曰清注清謂醴之泲者說文云醴酒一宿孰者也然則酤醴清三者名異實同皆一宿而熟商頌烈祖云旣載清酤傳酤酒也不言一宿者毛從簡耳若訓酤爲買則是以君上之尊取給于市無是理也雖如班孟堅所云酒酤在官亦鄙瑣甚矣彼酒人之設又何爲者而顧煩在上者之沽買耶孔氏又云旣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此亦非也經明云無酒酤我謂無酒時可一宿而成不俟久釀耳非謂有一宿造成之酒至無酒時而用之也

俾爾單厚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桉毛於單字自作兩訓蓋漢已來師說如此故毛公皆述而存之鄭氏述毛而動輒違棄其義蠹生于木還食其木何爲者耶

于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正義曰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

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箋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得謂祭時盡及先公也

桉武成云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業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周追王止及太王而前此者俱得稱之盩稱先王得統先公稱先公不得統先王也箋分先王先公而時祭原不得徧及則語有齟齬矣依毛以公爲事可也何用孔氏之曲說乎

薇亦作止傳薇菜也作生也箋云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章三章爲後章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矣若一章而進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章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章則毛意柔亦中章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脆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于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

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中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校命將遣戍臨期告誡重以詩歌自是一時之事至于師行遼遠匪伊夕朝故指其去日皆謂之往末章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二月之末三月之中皆其時也行程計日時序漸深故薇葉亦有柔剛之分耳如桃夭詩狀其花其葉其實未嘗有三之子于歸也鄭以爲分三輩遣發則此詩爲遣先輩時作乎爲遣中輩後輩時作乎若作之于先無由逆知後遣之期若作之于後是先遣者無所謂歎采薇以遣之之事矣何其說之戾乎

歲亦陽止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復卦用

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姤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

校正義謂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又云歷

第一八册 欽定四庫全書 第4 版反卩

陽月者謂已經歷此有陽之月也詳此則毛意指
陽爲他月但歷盡諸陽而爲純陰者惟有十月故
知毛亦當指十月耳初不與鄭氏之名十月爲陽
者同也孔氏既明其異何以又云毛以陽爲十月
解所以名爲陽月之意乎

不入所腓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

按生民牛羊腓字傳腓辟彼箋無異訓明腓義得
爲辟矣而于此易傳云腓當爲芘偏檢書傳無訓

腓爲芘者輕于疑經此鄭氏之過也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會
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近

按毛訓會謂會聚衆人占之如士冠禮筮日士喪
禮筮宅旅占之法鄭以爲會合其言于繇大抵不
離乎占之者近是義得兩存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七

武進　學　生　張　汝霖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
弛貌言我也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
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按傳訓言爲我本意當辨爲天子之詞云此彤弓
之弓弨然而弛我以之賜有功諸侯諸侯其受我
弓而藏之正義將此二句釋作諸侯語氣殊失毛

旨鄭箋訓受言爲受策命之言義亦通

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無傳箋
云于曰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正義
釋經曰毛以爲王以北狄侵鎬乃自征而禦之毛氏
于詩言于者多以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正義
又曰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
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
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于王師也又王

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
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
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于下
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
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
武言王旅容可統之于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
此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
王曰還歸事在旣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

專制何常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
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按說經者苟立門戶之見則曲說旁通無不能立
其辨如常武云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王命卿士王
曰還歸明是親征而以爲王不親征者則云于武
王旅統于王師王曰還歸爲稱王命而歸則其說
亦居然可聽矣六月云以匡王國以定王國以佐
天子明是王命吉甫王不親征然以爲王自親征

者則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于太原則其說亦可聽矣平心而論則
此詩止是宣王命吉甫北征如命南仲南征耳小
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伐其例同不必
以序爲疑也王于出征句正義謂毛於詩之于字
多以爲於爲往然毛公亦嘗訓于爲曰則其義得
與鄭同又不必以王于出征句爲疑也嘗細讀毛
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知毛亦

以爲命吉甫北伐而宣王未嘗親征矣惟以佐天
子傳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說用一其字遂致解
者紛紛其實正義所說幷非毛意使必欲王親征
之說則縱橫其辭亦可取勝正義申鄭說云從王
者衆何由吉甫一人獨受多祉則克商之士三千
獨太公一人尊爲師尚父不以爲嫌也若謂君統
臣功安得不言及于王而專歸美于下則經固一
曰王出于征再曰王于出征矣非言不及王也孔

氏謂君統臣功則爰吉甫之功即所以美宣王之
功用一賢于帷幄之中決勝算于封疆之外于吉
甫見宣王之盛不得謂專歸美于下也持此說則
即謂宣王親征可矣以是知說經者宜先去其門
戶之見而不可徒騁辨才也

載是常服傳曰戎服也箋云戎車之常服
韋弁服也

校經云織文鳥章白旆央〻明不得略旗常之事

矣毛傳以常服爲二常以爲飾服以臨陳即一言
而如見古兵之制焉且毛所指戎服亦當指韋弁
服非失解也鄭必以常服爲一輕棄古義此鄭氏
之過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織徽織也鳥
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正義曰釋天云
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于
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

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正義曰
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
幟〻與幟字書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
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
白旆央〻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于
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
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

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
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織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
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
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
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
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徽
織之書則云某〻之事某〻之名某〻之號今大閱
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

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于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緇幅二尺除去降殺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証自王以下旌旂雖有差等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嗣著于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緣長一尺畫鳥隼旂長二尺書名

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巠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

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旟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王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嘗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爲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二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

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桉詩織文之織箋云徽織正義引周禮疏今周禮司常注及賈疏皆作徽織又肆師表齍盛注故書表爲剽匕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一音試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徽云識也徽

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昌志反一音式說文巾部徽幟也幟字從巾亦係寫徐鉉等于巾部附幟字不審之至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又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匕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注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識幟也有章幟可桉視也又月令以爲

旗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申志反是古旗幟字皆作識說文言部識常也一日知也从言戠聲識字有常義故與司常之常皆爲旌旗之幟之號一日徽識者所以使人識別故轉訓爲知也以此推之知織文之織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原作識文與周禮賈疏及左傳禮記等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厥篚織文之織文後人遂据以改陸孔之書致誤不可救矣

既佶且閑傳佶正也箋云佶壯健之貌

桉佶之爲正爲壯雖微有異同但戎事齊力正非壯不可壯非正亦不可義得相成如此之類不必以之離異經傳也

飲御諸友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正義釋經曰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正義釋箋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

桉凡侍君子侍父兄事師少侍長凡卑者承奉于

尊者之側皆謂侍之若諸友則雁行肩隨尊卑相
君不得爲侍與之飲而進其友于義爲妥矣
張仲孝友傳張仲賢臣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弟
爲友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正義曰爾雅李
巡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桉鄭于伯兮箋云伯字也于黃鳥箋云仲行字也
此不言仲字箋從略也亦義從可知也歐陽集古
錄有張仲簠銘文作弡薛尚功編鐘鼎款識作張

考古圖張作弡仲作中簠作医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
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
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
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
圃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

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
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
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
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
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桉毛公性好簡質其偶然詳稱博引者便如商周
彝鼎使人觀而忘倦古書古義時時賴以散見孔
氏釋此傳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然則

鄭氏雖博安能仰其萬一哉此傳如張華盡地千
門萬戶無一遺落軍舍之制田射之方纖悉畢具
寫宣王出獵圖者未必能如此也至甫田之訓毛
義自確鄭以爲圃田澤圃田澤李氏謂之原圃元
和郡縣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
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
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縣前濮志中牟縣圃田澤在
西縣有莬叔邑管叔爲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

可知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恐非也然則甫草之甫
明與傳彼甫田之甫訓爲大者同而不得爲圃田
矣鄭能謂甫草爲圃田之草必不能謂倬彼甫田
爲鄭之圃田也
之子于苗傳之子有司也箋云于曰也正義曰鄭以
于爲曰則之子所宣王爲異耳
按毛以爲選徒建旐者皆有司之職非天子所親
故以之子爲有司且後稱宣王爲君子矣此之子

既別稱自當指有司
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
近滎陽正義曰往搏取禽獸于敖也
按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薄狩于敖李注引詩曰
薄獸于敖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
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是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
薄狩于敖薄辭也而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或曰
狩與獸古通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

事作武成周本紀云罷兵西歸行狩記其政事作
武成是狩獸通之證也故文選李注引作獸曰狩
獸可通而薄字則必不可作搏箋云獸田獵搏獸
是以獸爲田狩之狩即不得爲禽獸之獸矣既言
獸又言搏不可解矣若謂獸止禽獸搏取獸物于
敖之地經文原無可疑無俟另生枝節則箋云獸
田獵搏獸者不可解矣此必是俗近淺人見箋中
有搏獸字搏與薄音近獸與狩音近遂從而改經

正義云往搏取禽獸開成石經亦作搏獸則唐已
來已延其誤已
麀鹿麌麌傳麌麌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言
多也正義釋傳曰釋獸云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
本作麌字正義釋箋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牝
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
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麏或作麌是爲麏牡曰麌
也由麜之相類反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麜牝者誤也

釋獸又云麎牡麌牝麜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音義曰麌愚甫反說文作噳

校此章正義云麌麌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

字又云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是毛詩舊本此章及韓奕皆作麌麌今此章作麌麌而韓奕作噳噳與正義所云與韓奕同者不協矣必是呵庇鄭氏者見此箋以麌爲麕牡而韓奕章仍從毛傳衆多之訓兩處不合遂于梁奕改爲噳噳或曰此章釋文云說文引詩作噳噳本亦作噳梁奕章音義云本亦作麌明非一本矣以爲兩處皆作麌辨釋文說文及各本皆誤而吾子之說爲是耶曰吾

非好識古人也亦考之經傳而求是耳此章若作噳則鄭氏不得以噳爲麕牡若毛氏作噳鄭氏作麌則箋當云噳當作麌矣今不然故知此章毛鄭皆作麌而作噳者非其舊也韓奕若作噳則孔氏此疏不得謂傳本作麌字與韓奕同陸氏不得云本亦作麌也故知韓奕毛鄭皆作麌也至于說文所引多與毛鄭異趣又未可據以斷毛鄭矣明噳之爲而鄭氏之說不得遯矣鄭氏不從毛訓衆

多而以爲麕牡于此章猶得以快其說于韓奕必不能也則其情大可見矣又按玉篇鹿部麌牝鹿也廣韻十一模麌牝麕也華經音辨卷七云鄭以麌鹿牝也麌麕牝也轉祁爲麎麎麋牝也詩所說又皆以麌爲麕牝麌牡之辨支離若此又何論其他耶

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音義曰祁毛巨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

麌音虞鄭音脹何 止尸反沈山尸反
棋其祁孔有之句無甚可疑宣王時作之毛公時
傳之俱是如此許氏說文引詩作其麌孔有正義
所云注爾雅者某氏唐人有引作樊光者樊光漢
人鄭之說或本樊氏然爾雅郭序云爾雅者蓋興
于中古隆于漢氏要之在毛公之後說文引詩多
與經不相合據說文以改經則改之不勝改且說
文所引亦多不可從也某氏爾雅注未知在鄭前

鄭後若在鄭後或是蹈鄭氏之說若在鄭前亦止
是漢時之書据漢時之書疑毛詩之失恐未可也
若謂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
名不知大者何物則詩之若此者正多節彼南山
有實其猗不言木不知實者何物瞻彼阪田有菀
其特不言苗不知菀者何物不但此也即如本詩
前一章云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不著獸名不知羣
醜者何物如此類者將皆可疑乎正義又云必易

傳者以言獸之所同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
獸名若如此論則祁更不得爲麌矣下云儦儦俟
俟或羣或友明是獸類非一替限之以其麌是舉
中原之大皆牝麌一類也無論牝麌不至若是之
多且亦與獸之所同句不協也前章言獸之所同
麀鹿麌麌次章言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
明言獸之大者甚有矣孔氏謂不舉獸名不知大
者何物則生民詩前章言亘之秬秠亘之糜芑以

歸肇祀次章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不復舉糜芑等名亦不知舂揄簸蹂者爲何物乎
作是詩與傳是詩者俱不以不舉獸名爲疑而鄭
氏改之亦何過耶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八

武寧學生張汝霖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正義釋傳曰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爲堵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爲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正義釋箋曰傳以一丈爲板鄭欲

易之故引他文而証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爲雉謂接五堵成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云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也二說不同故

鄭駁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蔡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于是定可知矣是鄭計雉所據之文也正義抑許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

五誤爲三如是大通諸儒唯與鄭板六尺不合耳按雉堵之制說者紛紛毛傳及古周禮左氏說皆謂一丈爲板公羊說及許慎五經異義戴禮韓詩皆謂八尺爲板杜氏鄭氏皆謂六尺爲板竊以爲欲求板宜先論步欲論步宜先定尺尺定而諸說可通矣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

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正義曰玉人職
云鎮圭尺有二寸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
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
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
或言周尺八寸也詳此則周初之一尺至六國時
止得六寸四分矣細思之則鄭之此注亦未嘗以
云周猶以十寸爲尺者以正義推之大抵是礙于
桓圭九寸之語有所謂九寸明非八寸爲尺矣昔

八寸爲尺則桓圭當云尺有一寸不得云九寸耳
以今推之其實周十寸之尺極短止得六寸四分
大約所謂八寸之尺是以十分爲寸而八寸爲尺
所謂十寸之尺是以八分爲寸而十寸爲尺如大
秤小秤大斗小斗之等名雖異而實仍同也漢章
帝時得玉律以爲尺與周尺同因鑄爲銅尺頒之
郡國謂之漢官尺今世所傳慮虎銅尺章帝建初
四物也以累黍法較之得今尺六寸四分以布指

法較之指[illegible]亦得今尺六寸四分是其証矣
尺以是爲定而後可求之于步伸臂八尺爲尋舉
足八尺爲步故王制云古者八尺爲步八八爲六
尺四寸禮記云六尺四寸爲步而司馬法曰一舉
足曰跬七三尺兩舉足曰步七六尺儀禮注云中
人之跡尺有二寸爲武五武爲步七六尺言步者
已有兩說而要以六尺四寸者爲近是然則韓詩
謂八尺爲板者八寸之尺毛詩謂一丈爲板者八

尺之丈實而計之止是六尺四寸鄭說六尺爲板
較之韓詩毛詩止不及四寸所至論步之說各殊
非長短迥別也鄭氏引都城爲辨亦止能爭此咫
寸地耳且城制難考古之所傳每多歧說考工記
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差之則上公七里侯伯五里
子男三里與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注國
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上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

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以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典命合箋云方十里曰成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于諸侯小于天子之制彼箋正義略云鄭注典命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皆以公城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解以匠人與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云正王國

若邪剟者皆為疑辭以見二途之意也然則城制雖鄭氏蓋亦不得而明焉而據城以斷板以與我毛公爭此四寸之地也抑獨何哉

賁然來思傳賁飾也箋云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正義釋箋曰賁卦離下艮上艮為山為石離為火故言山下有火以火照山之石故黃白色也

按賁六四云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上九云白賁皤白色也翰白色也上九又明言白賁則不得為黃白色矣何說之鑿耶

不可與明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正義釋箋曰若是明夫婦之道其明與否夫獨為之非婦所當共故知字誤當作盟也

按毛意蓋言不可與之明究夫婦之道明者猶開導諭曉之意我與明而彼不悟故言不可與明孔氏以明為明悉之明明之義屬之夫是失體毛公指婦人與其夫明究之義矣孔氏左袒康成往往

于疏語詳略之閒上下其手讀者不可不審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正義猶道釋詁文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詈相病害也

按矣也兄弟其猶傳猶道也箋云猶謀也正義釋

經旨能光大其算謀之道又曰毛以猶道鄭以爲
猶謀罪之道亦謀也然則謀與道義相近而同也
此所云無相猶如言無相圖謀耳正義釋傳云無
相責以相道責以道于恩無乖遂與相好之義不
協孔氏意欲從猶當作瘉之解故于釋箋特詳釋
傳之語并非毛意叚猶然聲韻相近之字以改經
縱于古其詞不已失古人之旨耶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己午之巳匕續妣

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正義曰箋以似續同義不須
重文故似讀爲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
讀爲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移不巳師從
與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
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
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梭其說正義乖誤百出不惟背棄毛意亦且盡失
鄭旨考吳才老韻補古巳午之巳亦讀如巳矣之

巳漢書律麻志振美于辰巳盛于巳史記巳者言
陽氣之巳盡也鄭元夢孔子告之曰起匕今年歲
在辰明年歲在巳淮南子并指巳匕則生物巳定
也說文巳匕也四月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
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釋名巳匕也陽氣必布巳
也又廣而推之其証愈廣五經文字起從辰巳之
巳白虎通太陽見于巳匕者物必起晉書樂志四
月之辰謂之巳匕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

詩江有汜亦讀爲巳釋名水決復入爲汜匕巳也
如出有所爲畢巳復還而入也以享以祀亦讀爲
巳說文祀祭無巳也从示巳聲公羊傳何休注言
祀者無巳長久之辭釋名商曰祀匕巳也新氣升
故氣巳也宋毛晃曰陽氣挙于子終于巳匕者終
巳也象陽氣旣極同復之形故又爲終巳之義今
人以辰巳之巳讀爲士音誤矣又以與巳同何以
古或作何巳匕來古或作以來說文以從反巳漢

詩疑作㠯檀弓注云以巳字又與似同易明夷曰箕子以之文王以之鄭氏荀氏本皆作似維天之命篇於穆不已孟仲子讀作似似从人以聲韻似跡異巳讀矣之也巳非斷師後似續妣祖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巳成其宮廟讀如巳午之巳者隨取一字以證其音非訓此字也如周禮會五采玉璂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但言璂讀綦非訓璂為綦履之綦也云巳成其宮廟者鄭意因讀巳午之巳為巳

矣之巳謂既巳陸續剏成其妣祖之廟也孔氏謂巳與午比辰而不鮮巳成為既巳續成是孔氏不知巳午之巳可讀為巳矣之巳此音之失也云在巳地續立宮廟是又謂鄭氏乃以巳午之巳訓經之似字而不知鄭但取其音而不取其訓也此義之失也至其依託鄭氏詆毀毛公更為無謂其釋箋云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案㝎帮以似以續傳云以似以續嗣前歲也續往事也箋云嗣前歲

者亦後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正義曰以似以續似則為嗣續即是繼俱為繼前之言此之似續與彼同鄭之異訓者過也而孔氏云似續同義不須重文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亦誣之甚矣正義又云於穆不巳師徒異讀按維天之命篇正義曰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者孟譜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距孔

子之卒一百八年子思逮事孔子則孟子斷不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子思弟子之孟仲子亦不得為孟子同時之孟仲子也正義先共事後從學之說亦誤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正義曰讀如亂如此幠以聲相近故誤耳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

按爾雅釋詁文則幠仍為大雖改芋為幠而幠覆

文義終出杜撰音近之字不知幾何稍相疑似輒
謂可改則全經皆可疑矣何惑之甚哉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
肘正義釋傳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稱蓋古
有此名正義釋箋云古語謂棘爲戟故明堂位曰越
棘大弓襄十一年左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
挾弓矢戟其肘者謂射者左手彀之而右手彎之則
戟其肘謂右手之肘亦喻室外之廉隅也

棱鳥之革翬之飛皆即物取象則矢斯棘言如矢
之稜廉耳亦即物取象也鄭氏以棘爲戟而云如
人挾矢戟其肘是如射矣非如矢也且戟爲戈戟
戟其手義甚迂曲難曉正義云亦喻室外之廉隅
則仍不得外毛傳稜廉之訓矣抑詩維德之隅傳
隅廉也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正義曰此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　曰其繩則
方是內有繩直斯干曰如矢斯棘是外有廉隅亦

引從毛義則此從可知矣
有覺其楹傳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正義曰覺
之爲訓爲大爲直故禮記注云覺大也直也傳以屋
之爲美在于高大箋以楹之爲善貴于調直故異訓
按抑詩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正義
曰釋詁云梏較直也與覺字異音同是覺之義有
直有大本得兼也正義謂傳以屋之美在于高大
屋之所以高大者楹之爲之也毛以爲直字不足

以盡柱之美故申言高大耳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
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煟煟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
則快快然夜則煟煟然皆寬明之貌正義釋傳曰正
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
噲噲然小者閑習噦噦然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
者循推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
曰噦噦其冥爲冥窈于義實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

故據王注爲毛說宧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釋者宧昧也正義釋箋曰箋以此說宮室之形狀庭檐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爲晝宧爲夜

桉此傳甚質王肅所述差可解然不如鄭箋之指言宮室者爲當但以正爲晝未知所出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傳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箋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于外事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正義釋傳曰裳

下之飾易文言也䘵賜敝楮裳爲下飾以璋配裳故知是臣之職也正義釋箋曰以下載衣之裼褐是夜臥之衣故知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內外爲義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也玉不用珪而用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半故言漸也

桉裳較于衣則裳卑故云裳下之飾明賢臣象也裳較于裼則尊裳故裳以衣男裳尊而裼卑璋貴而瓦賤明男女貴賤尊卑之別矣若第取書日之

衣則衣之爲類甚多何以獨取諸裳鄭氏解寢之牀寢之地亦曰尊之卑之則毛傳尊卑之義鄭亦竊皆從之矣可知傳義自確但外事內事之說非爲無理此等異同不足爲毛鄭較也

無非無儀傳婦人質無威儀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于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正義釋傳曰以婦人少所交接故云質無威儀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

曰九十其儀言多也正義釋箋曰儀善釋詁文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于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桉東山詩九十其儀自是承上文親結其縭而言卽指結縭時之儀彼箋亦云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不得以例平居也若平居則折旋揖讓不如丈夫棣棣之多矣內言不出坤道無成卽此質無威儀而不敢以善自見之

意亦既已可知矣易曰无攸遂在中饋吉毛鄭之
說義歸于一原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九

武　盜　學　生　張　汝　霖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高
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
按詩之言猗者夥矣未有訓爲倚者毛傳之說非
有失誤而任意改訓不可從也

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正義曰
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
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
故以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爲周
之本謂臣爲本則于義不允故易之
按氐古通柢史記酷吏傳大抵作大氐抵通邸宋
玉風賦邸尊葉而振之注邸與柢同爾雅釋天云
天根氐也孫炎曰角亢下繫于氐若木之有根爾
雅釋器云邸謂之柢郭注云根本蓋後人用爲根
柢字則加木用爲抵拒字則加才用爲邸旅字則

日乃毛傳云氏本其爲古義可知鄭氏絕無依据
迦綺褫鎔之桎已無謂矣正義又言天子爲周之
本謂臣爲本則于義不允獨不記文王篇所云維
周之楨者乎

弗躬弗親四句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
箋云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
恩澤不信于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
矣正義釋傳曰君民之所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

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于
民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以實也勿者禁止之
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
行上即經之君子也正義釋箋曰箋以此篇主刺在
上非責民之辭故知勿當爲未也知躬親爲恩澤者
以王身所爲而行于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
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爲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
使王親之明欲令王無政以及下不宜言其不可信

也且言庶民不信于王其文自明不當橫加不可故
易之鄭未罔其上者謂若不問察則明不燭下下之
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畏欺罔其上而
不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
按此亦正義失毛旨也毛意蓋謂君若弗躬爲之
弗親行之則庶民之言不可信矣弗問之弗察之
則或將罔上以行矣勿可以罔上而行也勿罔上
而行者猶書所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是也非

學詩毛鄭異同籤　卷九

謂民罔其上也鄭氏解弗躬弗親二句甚好解弗
問弗仕二句殊不可曉正義申鄭云下民知上不
知則未略欺罔其上而不畏之亦復不甚明暢不
知以君子對下小人而支離其說恭詁經若是之
難也

覆怨其正傳正長也箋云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
憎其正也正義曰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
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背怨

其長今据爲毛說

桉王傳過于質略王肅所述未知當毛意與否鄭之此箋極好可從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傳父母謂文武也我七天下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瘉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正義釋傳曰以文武受命爲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

窮則宜告之人以父母爲文武也文武爲天下父母故我七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爲之怨刺不專爲已故謂天下爲我也正義釋箋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祈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人遇今時之虐政祈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故知天祈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虐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況以虐政推于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桉毛公以此章語氣皆繫傷時憂世之心所託非專言一身故上而溯之文武遠而推之天下然鄭氏此箋亦謂父母生我之語淺近易解不必遠而據之文武天下耳若正義釋箋之說則爲太過竊欲爲毛公解嘲焉孔氏云遇今時之虐政祈上世之哲民非人情也此過也有免言我生之初召旻

言昔先王受命詹邛之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與此語同而亦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豈得謂不可祈上世之哲民乎

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傳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辜並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並制正義釋傳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王肅云今之王者好陷入人罪

無辜下至于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正義釋
箋曰箋以言並其臣僕故云並也並其臣僕謂其私
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並及其家之賤者不
止于所罪而已易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並
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且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
但不至于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按周禮冬官目錄罪隸百有二十人注云盜賊之
家爲奴者釋曰言罪隸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
男女緣坐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故注云
盜賊之家爲奴者也大司寇職云凡害人者寘之
圜土而施職事焉註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周法
墨者守門闇者守宮由斯以譚則臣僕止是拘辱
之使爲臣僕非必臣僕爲罪人之名也寺人巷伯
之等本得稱臣萋斐之詩刺幽而作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亦爲刺幽而作則幽之好虐無辜從可知
矣且經言民民安得更有臣僕經言民之無辜並

其臣僕若止言民及其臣僕皆無有罪過是無從
見王之虐也正義又謂並其臣僕謂私家之臣大
夫然後稱私家民何得稱私家也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傳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
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
也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
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
矜能自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
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
事動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按王肅述毛之說孫毓駁之甚明竊疑王之所述
或非毛意經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又云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明刺王不任賢
好于自用也然則毛意當以此爲民之視天者託
想王之意中若既能有定矣則無人而不乘凌之
即後之所謂曰予聖者是也若以爲王之所定者

鍛碎小事九人所定皆勝王止是小功自矜何至于損怨如是孫毓謂悉皮之事動則有層豈得名之爲克有定高看克有定郎于義不協矣此克有定者止王心自滿之意如孚聖之聖耳何足爲毛難哉

又經陰雨傳窘困也箋云窘仍也又將仍憂于陰雨

桉窘之爲困其義已著又窘困于陰雨于經文非爲失解鄭氏以窘爲仍又字下著一仍字已重贅矣云又仍陰雨則經意反不得顯故鄭亦必于仍字下添一憂字云又將仍憂于陰雨然後能成其說此鄭氏狡獪之端也鄭氏所謂憂即毛傳所謂困也鄭氏所謂仍憂即經所謂又窘也鄭氏欲以仍訓窘而仍字止申得又字之義陽離畔而陰必附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傳言禮物備也箋云彼〻尹氏太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洽合鄰近云施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正義釋經曰毛以爲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禮物甚備足矣能知以此禮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反遠人也鄭以爲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相與親友爲朋黨也正義釋箋曰此與上篇非一人所作而以彼爲尹氏者以尹氏官爲太師上篇刺其專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正義釋傳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爲刺者言幽王惟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〻之情而及于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桉此詩意主刺幽而作通首無刺尹之言雖尹氏專政不得以意斷彼爲彼尹氏也且前章彼求我則何箋云彼彼王也前章可以彼王而此之彼則

爲彼尹氏豈王獨不可有旨酒嘉殽乎豈王獨不可有昏姻鄰近乎斯亦過矣又傳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蓋言旨酒嘉殽宜于洽比姻鄰經陳之者刺王不能耳正義謂刺王親匕而不能及遠似非毛旨夫王者之鄰則四鄰諸侯也王者之昏姻則甥舅之國也王者之洽比則懷柔之政也行葦伐木之詩洽比其鄰而已矣八簋肥腯之設昏姻孔云而已矣王者之政不是過也傳言王者不能

親親以及遠非言王者親親而不能及遠也詩之陳善政以刺今不然者甚多正義釋傳反王肅述毛之說恐非傳旨

凡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傳君天之在位椓之箋云民于今而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正義釋傳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夭之天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天是衆殺之辭宜天之所爲故云天以薦瘥夭殺

之天既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夭時而從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打之也

校正義謂毛以天天斥王者其實前章視天夢夢二句箋亦以天斥王者矣但鄭欲于此自立其說而不從毛耳然以經求之則毛義自得上言有屋有穀民今無祿皆指君與在位寵貴小人掊克民下之事未嘗及于天之薦瘥也若指繁霜之變則

雖是咎徵未必繁霜遂天殺百姓幽王之時天非不薦瘥但恐非此句之意耳

十月之交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鄭以爲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

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爲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爲幽即以爲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艶妻褒姒是爲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

按十月之交之爲刺幽王詩決然無疑考之于經考之于史考之于厤考之于先儒皆有可據而鄭氏以爲刺厲王之詩且謂毛公作詁故時竊移其第孔氏作正義云各從其家而爲之義不復強爲與奪其實孔氏私意欲主鄭說而鄭氏于是駁匕乎有遍亂毛傳之勢矣因即孔與鄭之說而詳之而知孔氏之所以駁傳者適所以自駁而傳義終不可易也考之于經前後皆刺幽王之詩則孫毓謂毛公無緣橫改之言是也前章云褒姒滅周此章云艶妻方處前章云正月繁霜此章云日月告凶皆經之確然者也然經之所陳得曲說以別解

之則考之于經未足也進而考之于史通鑑前編載幽王六年十月朔日有食之與經合此一大證經之前後眞僞所關此句定而邪說者不得作矣然史之所紀孔氏又引王基之說謂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則考之于史未足也進而考之于厤大衍厤日蝕議云詩十月之交虞劆以厤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厤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此一大證也非惟虞劆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皆步得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朔日辛卯辰時日有食之此又一大證也上而推之于厲王之世無十月日食此又一大證也先儒之說于此爲詳而孔氏多爲鄭箋作說請條而辯之

一正義曰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專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並時而有二人彼是幽王知此非幽王也

梭雨無正經云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明罷而覆
權者多無嫌于並時而有二人也又譜正義引皇
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鄭與虢石父比
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尊王爲非云云謐言
與史記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爲淅上
劉引正則尹氏之爲太師先于皇父之爲卿士亦可
且姒皇甫謐所言尹氏祭公虢石父已并時而有
三人專權者矣又不必疑于並時二人也又前正

月篇云具曰予聖此章云皇父孔聖其所譏者相
同正月爲幽王詩則此亦幽王詩矣
一正義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
夫之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
后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
必別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謟不當以
色名之
梭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也說苑引書五事一

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
碩人美莊姜至于纖悉盡致如賦洛神莊姜亦國
母也未嘗不稱其色也詩云爰及姜女孟子引之
爲太王好色則賢妃亦得稱其色也史言紂寵妲
己秦晉陳之以爲沐酒月色則謟后尤稱其色矣
何所爲曲說邪謟乎
一正義曰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
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中候擿雒貳

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
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昌
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
除文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
即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
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
之
梭緯候之書鄭所不引孔氏亦不敢本以斷經則

其不可信固不待明辨已然人或守之不可不破其惑使厲王有剡后如此之惡詩何以不言剡妻上之番聚蹶楀皆氏也何以絶不一用古字舉人之姓而用古字詩無此例其非一也艷剡之爲古今字于書傳無徵艷之爲姓亦所未聞漢書谷永傳云閻妻驕扇適之千圖則得姓而又孔氏所不引則非其意矣謂艷爲姓其非二也厲王之子宣王宣王之舅申伯未聞有艷后崧高正義謂艷妻無子姜氏生宣王止自護之說耳其非三也艷后如此其亂何以除艷妻一語外絶無記載孤文無据依託緯書其非四也要之据緯候之書則經義之不惑者幾希昔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吉哉斯言矣

一正義曰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鄭桓公幽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艷妻方盛之時則艷既爲后番始爲司徒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别嫌明微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按之後乃言鄭桓公也

桉天子之制后而下八十一御妻妻之名非施之后則經言艷妻不必褒姒已爲后幽王三年已嬖褒姒至八年桓公始爲司徒自三至八九六年之久可容番與桓公二人相代正義引鄭語謂史伯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國語并無其文惟史記有之史記云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

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若國語所說史伯對桓公云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後云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也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則桓公爲司徒時褒姒早已爲后孔氏引國語而云桓公初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未免疏失之矣鄭氏私意欲以艷妻爲剡后則不得不以妻爲敵夫之稱而無暇顧周禮禮記春秋各處訓天

子御妻之說矣孔氏承其意而爲之辭抑亦過矣

一正義引孫毓曰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艷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兩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刺昔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于後

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

桉詩之所陳止言其內外姦邪同惡相濟固非謂七子爲褒姒之黨其以七子爲艷妻之戚者自鄭氏之說非經意也即如孫毓所說若謂褒姒出于非類無有族親則妖淫之后茍欲自植私黨何所不能初不必即其族親也信緯以艷妻爲剡后剡后亦未聞有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又何辨焉若據周宗既滅爲說則正月繁霜列在雨無正之前

彼章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傳云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正義曰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知其必滅周也則雨無正之言周宗既滅又不足疑也况周宗之訓毛意當不與鄭同也或曰周宗之與宗周如周京之與京周一而已矣毛不得異訓既滅之與威之徵有別矣又不得例視曰予王厲王之說請即以厲王論厲王至三十

七年流彘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刺厲王也作于厲
王王三十五年而曰滅我立王憂深思遠悚以危
言亦止是甚其詞以爲諷刺之意孟子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黎民也若據正大
夫離居爲說則厲王居彘之時共和行政君子美
之通鑑前編曰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
立宣王則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之言殆亦虛矣要
之詩未明言刺幽刺厲各持一說必有一二處偶

然相符得實其說而後其說始作呂覽過理曰亡
國之主一貫厲又惡蹟未必大異于幽如十月之
交日有食之豔妻煽方處之等確乎可信爲幽者
尚得展轉以通之于厲又何論其他矣正月之篇
刺幽王者幸已明言褒姒耳若亦用豔妻等字則
所云民之訛言民之無辜似于厲王之監謗殺言
者矣天夭是椓哿矣富人似于厲王之好利近榮
公矣以此知讀經者不可輕疑古人不可輕信今

人也

一正義曰若如鄭言此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
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
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
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于
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也

按毛不及齊魯韓三家之學皆有師承雖口相授
受章句各別而大次不乖非如今人之口惝恍無

憑顚之倒之妄由已意也韓詩次第與毛詩同正
可于此驗毛公之決非移經而改義矣若并此而
疑之則六經之可信者又有幾乎孔氏云或見毛
次于此故同之又云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悠乜之論難乎議經矣

一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義曰周語云幽王三年西
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季之其川源必塞必竭夫

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于義實安

按三川之震周語已有明徵韋昭注云三川涇渭洛也出於岐山震動也地震故川亦動沸騰矣震何如之則云沸騰非震不可也又云彼言三川震此言百川沸知此詩非幽王時無論三川之水支派別流不知幾何三川震則百川之皆震可知即并無百川之震而一云三川一云百川亦不害其爲幽王時詩周語之紀三川記國家之災異須舉其重大有名者言之岐山之與三川所謂名山大川也此而震不可不書之書之而其他可略也詩之言百川者甚亂之辭言百川亦未嘗不多不少

恰滿百川之號如三川之有成數也執此等字以難經適形其敝而已矣又云此言百川沸騰與三川震不同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不知國語固先言川震而後言川竭由震而沸騰涌出由涌出而山崩之土又填塞之故至于竭詩人見川之震時已詠其沸騰不至竭時而始言其震也又言國語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則孔氏固自敝矣厲王時未聞川震又何嘗聞百川沸騰與幽王之川震詩與國語相符而不之信厲王之川無毫無根據而謂鄭說於義實安何耶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傳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

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聽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

按巧言如流與巧言如簧同彼巧言云顏厚此巧言從可知矣詩意是言賢者有德拙于言而見病佞者無德長于辭而處休云哿矣云哀哉是賢不能對言之如哿矣爲人哀此煢獨是貧富相對言之耳傳言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正狀其如流之

醜鄙之之情于此可見而孔氏謂毛亦以巧言爲賢人與鄭同是未審毛意也夫賢者之處亂世黙足以容故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不幸而居言位有危行言孫而已矣吾聞孫言以救時未聞巧言以從俗者也孔氏又引表記之文爲證表記等篇自出漢儒之手巧言鮮仁曾經聖人之斥或信或不信固已可異已且表記所云言欲巧七字自當作考古文攷與巧近而相亂耳聖人之言必不若是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音義曰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正義曰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我心憂思呼昊天而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

按狂且傳云且辭也此章且字音義謂觀箋意宜七也反則以且爲方且之且而非辭矣毛意必不以且爲方且而孔氏引鄭說以爲毛義已非傳旨

又云皆以且爲辭并失箋意矣

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盱病也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于女亦何病乎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爲何人病爲異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桉此傳質略孔氏直以經言俾我祇也我爲蘇公自我而傳訓祇爲病則病是蘇公病此病屬蘇公則云何其盱傳雖不言誰病亦當爲蘇公病不得與鄭同也竊以爲毛意或不應得知然者以云何其盱俾我祇也語氣已不相類解經者因文立義各不相同不得以一例也始則言何爲逝我梁乎適門攪亂我心而已繼則言此一者之來于我亦何所病繼又言女來而我心說也不來而善我

與否終難知也爲此一者之來而使我心病也爲此一來之故使我心病言憂思之極與我心易也之句初不相礙如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思其歸而悲也鄭氏訓祇爲安徵爲毛異解云何其盱甚覺可從毛旣無傳不必彊毛而使異于鄭也

豈不爾受旣其女遷傳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皆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謗女正義曰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訓謗女以遷去爲理不安故易之

桉遷訓爲去也者去其位故也謫放曰遷書云何遷乎有苗此遷字是也不得謂於理未安鄭以爲訕謗訕謗字固非上所以施于下且訕謗之言多非其實君言譖人之惡苟是其實則不得謂之訕謗苟非其實則雖謗訕亦非譖人之所畏經言旣其女遷者所以悚懼之若非其所畏何足以悚懼之哉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

武寍學生張汝霖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釋傳曰腹厚釋詁文正義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從毋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按腹厚之訓非獨爾雅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正義曰腹形體腹長故云厚也說文云腹厚也腹之爲厚其義已古但鄭箋以爲懷抱較精於毛

懷之抱之則厚從可知矣專訓爲厚尙爲不審箋可從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遣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羣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

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

按國語云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舟人國名此舟人或即其遺種與然毛傳不言不必以之攻傳傳以舟人爲舟楫之人淺近易曉本無可疑鄭謂舟當作周裘當作求此鄭之好疑古經也詩之訓故莫先于毛公毛公未嘗以爲誤鄭氏無緣于千載下起而疑之即如鄭說舟當作周不特西人即

周人費孔氏之曲解卽私人亦周人也又何解乎
故與其疑經無寧信傳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
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正義釋傳曰
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
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日至暮七辰而
復反于夜也正義釋箋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
周禮有市鄽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

所止舍也舍卽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
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
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合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
七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
者擬其理當然矣
按鄭風兩服上襄箋云襄駕也與此同此詩織女
牽牛南箕北斗皆取人事爲意以襄爲駕其解甚
好毛以襄爲反止以行度七反之義言之下傳云
不能反報成章雖于織女之蹤度不差而不如鄭
箋之訓爲駕者兼能取象與詩體相稱鄭氏于此
圓融毛傳下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東無西
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箋爲毛傳而作自宜還
循其根若此者斯得之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
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正義釋箋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創本其漸王惡無

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故以始言之徂訓爲往
今言徂始者義出于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辭往
到卽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于六月爲始也以毛言
徂往涉于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東山云我徂
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
始義也
按傳言徂往箋言徂始本不相合孔氏不肯疏間
毛鄭欲和而一之意誠善矣而其辭未免于曲云

徃到即是其始引我徂東山為說謂徂東山為到東山不知詩固論徂非論到即云到東山為東征三年之始亦與此徂始不協我來自東來在徂後得以推徂時為始若徂暑自四月徃到六月六月已是盛暑熱極將徃之時不得為始暑也六月為始暑後此誰為盛暑乎至謂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例寒暑之更代此自執于鄭箋而不從孫毓之說爾孫毓云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

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孔氏駁云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王季之語其意何以知然直云秋日冬日不辨其世之所當孫說固不為無據然其以四月為周初六月為盛極將衰之象則其論固可取矣徂暑而後秋日冬日皆以比幽王耳不必分數世數王也鄭箋云為惡有漸余亦曰為惡有漸而已矣亂之初生譬暑已而亂之又生譬秋日至亂

如此應譬冬日之烈乚故惡積而不可解也若謂經無明言無由懸知其意則為惡有漸之論經與序未亦皆明言其意又何以知然乎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避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正義釋傳曰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泰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

也何為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逃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正義釋箋曰箋以上章言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病困故以為喻民逃走畏亂政也

桉貪人在位賢者潛逃則民之不安其生已可想見雖主辨各殊而避亂之義則一君謂上下兩章

皆言民此亦宜言民之困病上章之言民固是者
下章止是總結詩意初無專屬不知其指民指賢
且賢者無位亦一民耳安在民能潛逃而賢者反
不知遠害以全身耶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
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正義曰以此大
夫怨已勞于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
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獨使我也王肅難云

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
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于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
實知其賢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

按此賢字不過與下章未老方將方剛等字相類
耳謂豈我從事獨善乎如內則云具二牲獻其賢
者于宗子注賢猶善也投壺云某賢于某之類不
必訓之為勞亦不宜訓之為賢才王肅之言甚正
孔以私鄭不去其難已者則其說不行故不得不

置辨耳其實孔氏之言已有罅漏云怨王偏役于
已非王實知其賢果賢與王既役之固不當怨獨
役果不賢與王既役之又不當言獨賢必王知吾
賢而役之而後不怨必王知吾賢而不偏役之而
後不怨臣子之節顧若是耶至謂王若實知其賢
則當任以尊官不當勞以苦役此貪榮慕膴好逸
惡勞之輩矣豈篤論哉

或王事鞅掌傳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

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正義曰傳以鞅掌
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
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傳也故鄭以
鞅掌為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為馬鞅之鞅
以負荷物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
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
本意與傳異耳

按凡事亂而失容皆得為之鞅掌孔氏引俗語以

証則唐已前其相沿者久矣若必以荷物爲鞅持物爲掌于執掌之義誠爲穿鑿不慮第恐王事之煩遂失容者不必皆負荷捧持之事耳棲遲偃仰偃仰是棲遲閒逸之狀王事鞅掌鞅掌是王事煩亂之狀耳不然豈負荷捧持而外一無王事哉

日月方除傳除〻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正義釋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奥傳曰燠卽春溫亦謂二月正

義釋箋曰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〻舒也孫炎曰孫之枝葉敘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奥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〻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奥爲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尙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校詩中除十月之交釈大變畢一用周正外其餘皆夏正此詩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日月方除次章言日月方奥以傳推之亦是夏正但箋以除爲四月正義釋傳謂毛以除爲二月而毛鄭遂兩異矣竊嘗從而求之二月正萬物句萌之候言除舊生新其義自允二月漸融和溫燠以方燠爲二月亦允方除之時又後于初吉方奥之時又後于方除亦是本其去日次第言之與采薇之詩分作止采止剛止者同孔氏欲主鄭說將傳所云除舊

生新者移之于二月之初且言接于正月之末必使兩說懸絶傳不如箋然後其言可逞試思二月初吉尙有霜不能生新不可云燠此故不特作詩之時爲然卽毛公之時亦應爾也以燠爲奥豈毛公之誤竟至于是哉則孔氏之所駁非毛公所應受也箋云四月爲除四月建巳巳者言萬物畢巳布出四月雖夏〻者言萬物假大乃茂不得云方除舊生新若據爾雅則爾雅自作四月爲余李巡

孫炎等皆去鄭不遠未嘗道及此也若謂除余字
異音同則二月亦爲如何以不據二月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箋云昔我往至于艽野以四月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正
義釋箋曰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
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
莫是未歸之辭若歲暮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
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

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
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者在彼之辭
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
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
桉征人思歸之意必待久役而然豈得方到彼地
即已思歸此詩之意是言昔者我往之時日月方
且除舊生新今何時而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而
尚未有歸端也歲暮而念始發之時動思歸之歎

非初到艽野而輒已思歸也若謂方除之下即云
曷云其旋是至即望歸則采薇詩之曰歸曰歸亦
郤在薇亦作止之下豈薇生之初即曰歸曰歸乎
孔氏釋箋之說最喜委曲求通亦尊奉古人之意
獨惜其偏崇鄭學而不爲毛公地爾
鼓鍾刺幽王也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
鄭以爲作先王正樂于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
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

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于中候握河
注云昭王時鍾鼓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
三家爲說也
桉經第陳將將喈喈無由知其爲淫樂爲先王之
樂但以理推之幽王之昏憒旣能于淮上伐鼛作
樂則已不顧禮防矣又安肯舍靡靡悅耳之音奏
聽而恐卧之樂哉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傳幽王用樂不與德

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正義曰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

遠于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按幽王淮上會諸侯之事千古無徵當是戲舉烽燧於此而諸侯有至者幽王遂作淫樂以示之而不能以禮燕饗故有鼓鍾將將之譏周禮鼓人云以鼛鼓々役事下言伐鼛明假爲役事以會諸侯既鼓鍾又伐鼛雜沓無節所以爲淫樂也史記幽王爲烽燧大鼓此所謂伐鼛其即彼所云大鼓耶

又正義曰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于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按上二章將將喈々止言鼓鍾之聲未必淫樂不

將々喈々也若末章之欽々則毛鄭皆以爲舉得正者以責王不得引此以斷前二章之爲先王樂也

鼓鍾欽々鼓瑟鼓琴笙磬同音傳欽々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

爲籥舞者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
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
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正義釋箋曰以三者舞
名故與上興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
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
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夷者是和者
君和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
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

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
韵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旄人云舞四夷之
樂啟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
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
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
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
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冬
物藏而禁閉于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

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
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
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正義釋箋
曰鄭意此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
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
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
一是爲不僭也

桉此爲刺幽王會諸侯用淫樂故末章陳天子饗

元侯之正樂以諷之凡樂皆分四節曰升歌曰笙
歌曰間歌曰合樂而入門時之金奏不與焉此詩
所陳恰與天子饗諸侯之樂相合經所云鼓鐘即
入門之金奏也禮天子饗元侯入門金奏肆夏左
傳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
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焉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弗敢與聞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

元侯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鎛師凡祭祀鼓
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金奏肆夏者入門之樂
也與升歌不同鄭譜云天子饗元侯歌肆夏泥金
奏爲升歌誤也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
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仲尼燕居云
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左傳先言奏肆夏後言
歌皆足明金奏與升歌別矣經先言鼓鍾故知鼓
鍾即入門之金奏也由是而升歌即經所言鼓瑟

鼓琴也書曰搏拊琴瑟以詠詠謂歌也天子饗諸
侯何歌曰當歌清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兩君相見歌清
廟以大夫士相見歌鹿鳴諸侯燕大夫士亦歌鹿
鳴之例推之知天子饗諸侯亦即用清廟矣由是
而笙入三終間歌三終東階之笙磬笙鐘西階之
頌磬頌鐘應之故書曰笙鏞以間笙鏞以間者即
經所言笙磬同音者是也桉周禮眡瞭掌擊頌磬

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
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
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疏云言或作庸者
尙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庸即大射
頌一也笙磬爲東方之樂與毛傳合笙磬一物非
所吹之笙若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燕禮記所謂
笙入立于縣間者是也由是而合樂合樂之詩古

無明文以皆語言兩君相見合文王大明　推之
天子燕諸侯當亦合文王大明　也由是而燕射
樂則小雅及二南皆得用之即經所陳以雅以南
者是也或曰二南爲房中之樂鄭譜云或謂之房
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女史歌之以
節義序故耳又云周南召南者路寢之常樂未聞
以之燕諸侯也曰燕禮記云公與四方之賓燕有
房中之樂鄭氏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

磬之節敖氏曰妻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于堂上堂下之樂也賈氏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諸侯燕禮得用房中明天子燕諸侯亦得用房中且鄭譜亦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矣諸侯之羣臣則大夫士天子之群臣則三公九卿之屬王制三公視公侯卿視伯燕公卿用鄉樂則燕諸侯得用鄉樂可知鄭注謂路寢之常樂者蓋本詩意而言以

房中婦人之所有事非此樂但得施之路寢也由是而樂備乃舞故經終云以籥不僭籥者文舞也燕禮記云若舞則勺賈氏曰言若者或舞或不舞在于君意然則此云以籥明作樂兼用舞矣毛公之傳明白可尋孔氏沿鄭箋之誤謂毛亦訓雅爲萬舞南爲夷舞籥爲籥舞不知毛之言爲雅爲南者以雅與南之爲樂夫人而知之者耳毛公性好簡質故此等處不訓也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

及乃是略解以籥之意下始詳舉四夷之樂而總之曰以爲籥舞言以羽籥舞四夷之舞也云若是爲和而不僭既言和則毛固以雅南爲樂矣若雅南爲舞何得言和以雅以南之義明白易曉如此而乃因鄭氏之誤以誤毛公孔氏獨何爲者哉

爲豆孔庶傳豆謂內羞庶羞也箋云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其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者也正義釋傳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

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正義釋箋曰庶胗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胗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然則豐胗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胗故易傳也

按爾雅自作庶侈也非胗字胗蓋爲多也亦非肥之謂天子之庶羞百有二十品孔庶之庶作如是

解甚不辜蛍郎以爲俎孔穎類之俎取肥大豆取
象亦互文見義焉可矣何必俎取肥豆亦言取肥
哉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傳稷疾敕固也箋云齊減取也
稷之言卽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
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
釋嘏辭以敕之正義釋傳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
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齊與

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
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
似故說爲嘏之禮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
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遵
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
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
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
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核極疾固慎是言承祭者恭肅不違之心而已何
必有執事于其間乎且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箋固
已云此皆嘏辭之意以經推之則自此以下皆嘏
辭之意若是嘏辭不得祝述取黍稷牢肉之事若
非嘏辭不得上下皆祝語忽于中間橫揷既齊既
稷二語且箋云齊減取也明以減取訓齊矣而謂
齊與資古今字資訓取齊爲減取既是古今字則
齊資同資訓取何以齊反爲減取乎又經言既匡

自當訓匡正而箋以爲筐筐正義并舉經而改之
謂經云既筐雖匡是筐之本字然經之訓筐筐者
皆從竹訓匡正者直作匡釋文云本或作筐者非
也若古原作筐毛公何得以匡正訓之孔氏必云
經言既筐者蓋若言既匡則于受之以筐之義有
礙所以改經而不顧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傳甸治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
野禹治而邱甸之正義釋傳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

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邱甸之㬎于鄭也正義釋箋
曰甸之爲字旣訓爲治音又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
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爲乘也
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于
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爲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
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爲甸乜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
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箋以此維禹甸之爲邱甸孫毓

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
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于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
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比邱甸之
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邱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旣
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
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
皋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
是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于是則十里爲成井周之賦法也禹
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邱甸
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邱甸之
　按禹治水之蹟具在禹貢其文曰禹敷土隨山刊
木奠高山大川首言隨山奠高山然後及大川明
禹之治水先治山也故南山言禹甸之梁山亦言
禹甸之毛以甸爲治如書多士所云俊民甸四方
之甸彼注云用其賢人治四方者是也鄭以爲邱

甸之無論邱甸之制禹時作與未作就令有之而
不先治之無由畫田甸字本有治義則直訓爲治
焉可矣不必援周禮以斷夏制而矜爲淹博也且
以韓奕之詩推之此詩以爲邱甸容或可通彼詩
以爲邱甸亂于經意無關梁奕詩是言梁奕治而
水災除與邱甸之制不相涉即韓奕鄭箋亦須先
言決除其災後言平田定賦則甸治之義固在邱
甸之先世謂尚之治水不亦爲之制田也即彼則

實此而得其證矣疏以詮毛引詩赫赫顯顯紙不可注解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
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正義曰皇介二字別毛以先
祖之精魂于此尊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以先祖之
神靈于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
按毛于楚茨先祖是皇云皇大也于小明介爾景
福云介景皆大故知此與鄭別楚茨正義曰信彼
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猶往
也不同者注意總在義通不為例也箋易傳以皇
為暀者以論祭事宜為歸暀孫毓云孝經稱宗廟
致敬鬼神著矣孔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
親故此章云神保是饗下章云神保是格皆取之
往安來為義箋說為長此論殆亦不然既知注意
總在義通不可為例則又豈特辭句之間不必一
例而已哉經各有義執一義而通之則穿鑿矣毛
于是皇皆訓大泮水皇皇訓美如是焉可矣鄭于

楚茨是皇云皇暀信南山是皇云皇之言暀皆取
歸暀為義於泮水則直云皇皇當作暀暀此鄭之
變幻也蓋先祖是皇雖訓為暀必取歸字以足其
說若直云皇作暀則先祖是暀與神保是格相悖
故于此兩處皆不云皇當作暀至泮水烝烝皇皇
烝烝可訓為進而鄭得遂其說矣故直舉己意以
改經云皇皇當作暀暀而不同乎前此之說也豈
真注意總在義通因不為例哉介福之介鄭于彼
處如以介景福介爾景福凡毛訓為大者箋必云
介助也以與毛異即毛傳略而不言者鄭必別著
之以自守其說獨于此句不言介訓助而但云報
之以福蓋自知此若訓為助則報以助福不可解
故更不注明即孔氏述鄭之意以為報之所以助
受大福祿仍不得離介大之義則毛鄭之是非又
可定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一

武進　學生　張汝霖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正義

釋傳曰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于夫井不限之于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正義釋箋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所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

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咸湯之式于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總舉大辭也又參之于司馬之書校之千一成之稅其數正是眞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每于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是通矣

按齊風之甫田此之甫田後章之大田本皆同訓
無甫田疑自鄭氏因甫爲丈夫之稱以甫田爲丈
夫所授之田歲取十千者一成之稅說與毛異諸
家容有譏之者孔氏正義獨力主之謂參之于司
馬之書校之于一成之稅其數正允眞若合符故
不從毛說不思鄭氏與毛立異苟無一二可通之
處以爲確據則其立異之心必不肯卽倡之爲說
而後無和者矣以甫爲丈夫之稱卽可名甫田爲
夫田則大田之大與夫字相近用鄭氏破字之法
以通之謂大當作夫大與夫字近之誤云如緣緣當作駿
字之譌作譌持此爲說亦以大田爲夫田其義亦可
孔氏亦將信己之此說否是可知縱橫之論無不
能通學者苟信古不惑斯不爲衆說所奪耳且卽
如其言亦不無可議孔氏云一章之內而有古今
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爲官之
稅法不知自古有年者言自古已皆有年今猶其

然也既言自古明是相遠之詞非相對也且何以
今言治田則自古有年遂宜爲稅法乎十千之稅
古有定法非所謂有年也自知其說之偏舉因以
互言二字彌縫之其隱已露矣又云十千爲有限
之數則不據天下不思此十千字亦至鄭氏訓爲
稅法始爲有限之數不然與萬億及秭何別詩而
引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四國九圍等爲證此何異
舉鈞金以斷輿羽也若然詩言播厥百穀百穀之
名亦是有限之數不得同時而播詩既言之則百
穀雖有限之數而詩之所陳者初不拘也又云取
者自此取彼之辭歲取爲稅斂之言此論更曲伐
檀亦云乎取禾三百囷取禾三百廛取禾三百億
矣農取之于田甫獨非自此取彼乎取必爲稅斂
之言又何爲也又下云南畝長畝皆是渾舉之辭
若指一成之田不得先言一成後但云負畝也
以穀我士女傳穀善也箋云穀養也我當以養士女

也正義釋傳曰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
善我士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正義釋箋曰雨以
甘故故得佑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楨洪範之訓既富方穀適衛之歎富之教之惟能
介我稷黍斯能穀我士女耳毛公之傳見乎其大
與經訓聖言爲表裏鄭氏棄之而訓爲養小之乎
言詩矣汝雲案戰國策云秋氏之飢寒者穀之注穀救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當讀爲饟饁饟饋
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
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
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
美否示親之也正義曰以信南山准之故知曾孫成
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饟也
釋詁云饁饟饋也舍人曰饟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

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
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
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
曾孫自以已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
必是后知子惟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
尤深故知非餘子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于經無
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

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
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皆其氣
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
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
惠不普鄭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
不踰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放
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見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
難王后蠶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

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于其事婦子俱
饁也田畯見其勤脩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
餼非獨于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就爲之嘗又非人
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
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
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
穫亦多歷觀其次粲然有敘盜當于此甫說農人之
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並是

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閒也且言曾孫
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
文何得爲農人婦子乎旣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
從行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
外事不當蠶于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
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
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
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愛深

恩遠以世子者生于深宮之內長于婦人之手故與
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土
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于母使之俱觀辛勤
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懸豳風同我婦
子事連于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于曾孫辭旣不
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爲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
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則是喜其饁食非復
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咏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

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甘旨與夫秦風所謂與
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
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
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
農夫之見饁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
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資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
王基因于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爲籍田之事謬
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刺廢籍之文箋之上下

言不及籍下蕭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于此豈令矜寡之人就籍田捃拾也又下章庚稼共此接連箋稱古之稅法非爲籍田明矣

桉王肅素不滿鄭其說容有所激孫毓非好短鄭者此節之義亦不以鄭爲然誠有見乎其緊耳孔氏獨力主之而極駁王肅孫毓之說駁王與孫即駁毛矣竊恐孔氏之見仍未免于黨也皆與客論是詩客曰孔氏謂首言輕斂次言祈社次言思深

次言收穫粲然有序不當于此甫說農家行饁豈曰即言君來賜食亦是敘南畝衆耕時事何以甫言君賜農食便是有敘行饁便非有敘乎客曰孔氏又謂上下皆言成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間渠曰上章固已言我髦士我士女何所謂不得厠其間且如豳詩條桑之女公子同歸農家之女未必皆歸公子上下皆言農事不當以公子輒厠其間將豳風之言亦爲失體耶又載芟春籍田爲王者之事而中言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良耜秋報社亦爲王者之事而中言百室盈婦子寧無所謂農人婦子不得輒厠其間也客曰孔氏云經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農人婦子曰上章以我齊明與我犧羊既指曾孫爲我此云以其婦子不得又指曾孫爲其何謂婦子爲曾孫之婦子乎客曰此何足據孔取其陳我我農夫其其曾

孫我田既臧又以我我曾孫本錯出不同無定例也曰予以爲無定例余亦曰無定例而已何必以其婦子即是曾孫之婦子乎且吾問子經陳我齊明我犧羊上無曾孫之文何以知當指曾孫曰以下云以社以方社與方者曾孫之所有事故知之余亦曰上無農夫之文知爲農人婦子者以下云饁彼南畝饁南畝者農家之所有事故知之而已若謂以其婦子直連曾孫來止之下明其婦子即

曾孫之婦子則詩所謂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者不堪一解矣客曰孫毓難鄭云婦人無外事不閑隨天子而行出勸農事孔氏解云旣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曰此直孔氏之武斷耳經言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即謂曾孫來時農人以其婦子亦可乃從鄭說而強指后妃可隨天子省耕是何言乎至謂王后若無外事不當蠶于北郊則詩固嘗云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矣不經爲誤謬乎經典皆言天子親耕后親蠶未聞王后出饁南畝而橫造此言何耶又云田畯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則是喜其餽食非復說其勤勞非國史吟詠之體不知田夫聚飲野老會餔荒徼之景象豳國之初基亦若是而已爲嗇夫者願其民之熙皞優游日臻太平有不怡然說者哉請學孔氏語曰下旣言禾易長畝則農之勤勞于文自見復何所言而疑非國史之

體哉多改經文以就已說此鄙意所不敢信者耳

俶載南畝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正義釋傳曰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于南畝正義釋箋曰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于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其草

桉王肅所述極好以利耜始事于南畝亦得爲用耜于地必改經爲熾菑使詩人于數千百載之上俯從鄭氏是猶鑿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喪性命而失卮酒也

播厥百穀箋云民旣熾菑則種其衆穀正義釋箋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云耰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鄭云種故云民旣熾菑則種其衆穀

桉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注與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也賈疏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正義云古者未解牛耕此皆誤也桉漢書食貨志趙過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是蓋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自過始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犂廣韻犂墾田器說文牛部犂下云耕也又𤛓下云兩壁耕也犂𤛓皆從牛則牛

耕之法已久皇侃論語義疏犂牛之子耕犂也周益公云孔子有犂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犂韻儁鱗鍬管子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前漢匈奴傳犂其庭師古曰犂耕也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皆古用牛耕之証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音義曰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與雨如字集注云渰陰雲貌正義釋傳曰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于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祈祈徐貌謂徐徐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

桉顏氏家訓云詩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

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或告余曰隸釋載無極山碑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韓詩外傳八亦作興雲正義曰或作興雲誤釋文云本或作興雲非則漢唐已來固皆作興雲未有作興雨者而孔指為誤陸訓為非蓋為顏氏之說所奪也且箋云其來祁祁然不暴疾者

蓋雲興卽雨降故箋云其來明此雲是雨之先來
者也經如作雨則止言風雨不暴疾可矣何又追
論其來乎顏氏引傳箋爲經作興雨之証竊審傳
箋知經必作興雲也余曰是殆不然顏氏引班固
詩則漢已作興雨李善注引毛詩曰興雨祁祁則
唐時亦作興雨且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徧天下者泰山之雲言其神速變化之捷耳無
極山碑言觸石膚寸興雲祁祁則祁祁已不得爲
徐兒矣碑語當是摹倣詩體興雲祁祁者謂當如
祁祁如雲之祈祈言衆多耳非卽用詩之興雨祁
祁句也若以傳箋審之則更當爲興雨矣箋以傳
祈祈徐也未著指雨故云風雨時以明之又患此
句之意兼言風似泛論風雨者故下云其來徐徐
然不暴疾詳解興雨之義雨曰興故以其來訓之
傳言祁祁徐也故以不暴疾訓之吾聞暴雨疾雨
未聞暴雲疾雲也或曰雲故得言興雨何得言興

乎曰說文云淒淒雲雨起也詩曰有渰淒淒是雨
得爲興起之証矣客又曰呂氏春秋引詩興雲祁
祁今作興雨蓋後人据近本毛詩所改王伯厚詩
考引呂覽作興雲此其明証余曰此更不足據王
伯厚困學紀聞云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
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
以夜伯厚之論如此是從詩興雨矣今呂氏春秋
作興雨子以爲据近本毛詩而改實伯厚詩考後
人据作興雲者而改耳

君子樂胥傳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
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
安正義釋傳曰胥皆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
之大者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
封之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
內無違命者諸謀行于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
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

其身則庶人樂矣正義釋箋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
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才以智之故而爲十徒
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有才知之名易歸妹
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
名女須鄭志荅泠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
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桉須有訓于胥樂兮箋云于是則皆喜樂然則樂
　胥之與胥樂一也此倒其文言樂胥者猶云降福

孔皆義得暨之句末耳鄭以胥爲有才知之稱巳
未免于過泥然鄭意猶屬泛稱正義舉胥徒之胥
以實之又徵引至于女須之須繁而愈雜詩人之
意于是乎不彰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傳景大也箋云景明也有高德
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正義釋經曰毛以
爲若得賢女在王后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于
古人有高顯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

法而行之正義釋箋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
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
大也德則仰慕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
　　桉經既以高山與德則景行亦宜爲與且上言高
　山下言四牡六轡上下之語皆以興取義不當于
　此直指其行厭浥傳云行道也竊疑毛亦于此亦
　解行爲道故以景爲大景行猶言大道傳不訓者
　行之爲道亦常訓前已具此從畧耳高山宜仰望

之大路宜由行爲之興高德其慕仰之大道宜遵
行之下言四牡六轡卽行于道路之事也孔氏于
他處多云以上下類以情于此不之高山四牡等
類之也
賓之初筵序曰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
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正
義曰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
祭祀之事也燕必有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

子孫其湛以上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神明降福之意下四句復說射事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卒章言下民化之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爲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時下六章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句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按毛公之時古籍尚多雜說亦少毛公博極羣書典章制度猶及見先王之遺故其所訓詁皆確乎可信惜其性好簡質語多闕畧使後人無從望其津涯如此詩毛以爲燕射自是實而有徵然燕射無祭烝衎烈祖句傳無明文致爲鄭氏所難王肅述毛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已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惟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衎非

實祭也今請得而申之小明言靖共爾位而終及之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非祭祀受福之謂也抑詩言敬慎威儀而推之于用遏蠻方非實當出師之時也然則此言烝衎者得如王肅之說矣而孫毓以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夫其謂燕輕祭重謂幽王無不慢是矣若謂舉重可以

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則恐亦非也幽王無度一燕飲而沈湎若此則承祭之失禮必多矣何以舍其重而反譏其輕若謂以燕飲失禮而推其祭射之失禮則固已云輕不足以明重矣若舉祭射之重以正其燕飲之失則幽王無度求其燕飲之不醉而不得而顧引祭射之重以責之治其本而忘頂非救藥之道也至燕射大射之制鄭氏所說者止據一二已遭秦火之書及漢興之緒論以斷之耳

諸儒議禮議者比之聚訟誠何所主從耶敖氏繼公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習射之禮謂之大射者所以別乎賓射燕射也伏讀

欽定儀禮義疏曰先儒皆據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之文以此大射爲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然以周官司裘射人及諸職攷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卽天子之祭六卿以下

至工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乃得與于祭則太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齍而肆師不必誅怠慢也抑西雝之我客或易其人而烈文辟公多厯然而逐也揆之于理多所未安蓋射義原屬漢人傅會欲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敖氏不用舊解所見偉矣但經生誦習戴記耳濡目染其來已久今姑仍鄭義而

存敖氏之說學者敬議誦此自當知所折衷讀書之識定則古義庶得而闡也夫毛公之時諸說未作鄭之所引以難毛者知無當于毛公之意已

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正義曰以上文未有辭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辭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校鄭之讀式爲慝而訓爲惡者固曲之甚矣孔氏

謂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自是毛意但疑王肅所述尚或未恊式勿從謂經文一式字不得含用其辭時四字之意用勿從而謂之如此解足已毛公之性豈以繁累爲是哉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二

武進　學生　長文林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正義曰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

按此傳興也二字必非毛公之舊此云菽所以芼羹而待君子下君子來朝傳云君子謂諸侯也則毛固未嘗有興意也細思之或是此二字在維柞之枝節下至移經合傳時誤竄于章首後遂安之耳然維柞之枝下箋云此興也鄭氏于此獨著爲興則前不興與毛之興者異則漢已來毛本已如此矣又似非誤移者要之雖有興也二字而傳語仍是直言本事與鄭箋同孔氏雖爲之立說而興意終不顯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正義釋經曰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于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于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鄭唯以不興爲異

按經中並無開府藏取財貨以爲車服之意且采芹以爲菹與采菽爲芼同前章言菽所以待君子此章興意又如此說不特非經意恐亦非毛意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于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正義釋傳曰謂舟之止息以絙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正義釋箋曰箋亦以下樂只

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

案經云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語勢兩兩相比明以汎汎之楊舟與樂只之君子紼纚之維之與天子之葵之若以爲興諸侯能御民以禮則與意反不明且必非此節託興之旨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

盛德者亦優游自安言于是言思不出其位正義釋箋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詩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案此戾字與我客戾止之戾同經陳諸侯來朝言其至焉可矣何必論諸侯之思出位不出位叔向

所引今無其詩杜注雖云小雅未必卽是此詩且聊以卒歲之語亦非思不出位之謂鄭氏亦未必是約彼優游卒歲之意而訓戾爲止止從毛傳訓戾爲戾至焉可矣何用紛紛乎

如塗塗附傳塗泥附著也箋云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正義釋傳曰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正義釋箋曰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

得爲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麤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譏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案附之爲著義甚易曉經云如塗塗附王肅所述又止訓得一塗字竊疑經意當以爲猱本善登木

因言毋教誘猱猨登木此直如塗而以塗附之耳
言必也以喻民性易于澆薄王若再教之薄是教
猱升木也前章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更設喻
以戒之如塗句又喻教猱之易喻教猱亦即所以
喻教民也者謂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
斯失之矣經之本文詎已不類若如孔氏之說則
如酌孔取箋以孔爲器之孔上句如食宜饇之宜
又當爲何物耶以予之矛刺予之盾而已足矣孫

毓所駁極是而孔氏謂其未得立言之意然則立
言之意必如孔氏之說而後爲得耶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
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虚以
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
者正義釋箋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
曰隨隨從于人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
婁斂聚也但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
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
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
爲斂乃常訓也故别爲毛說焉

按此詩主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
正義述毛所云用是居處數用驕慢者與詩意相
合毛公簡略以爲此不待訓故無傳耳孔氏所述
當是毛意若如鄭箋豈有用此居處自斂其驕傲
之心而詩人反刺之者哉而動煩改字委曲其詞

而仍不得解亦已勞矣即一改字不改字而毛鄭
之優劣自有能辨之者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
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
中心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正
義釋傳曰蹈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
言其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
爲斥王矣正義釋箋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

自暱焉是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
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詬
其不可朝事于理爲切故以上帝爲天而詬之也序
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已所以不朝之意
按蹈爲動履之義毛公依經立訓不屈經以從我
焉而已若讀爲悼是經固宜爲上帝甚悼也豈鄭
不誤而經誤乎且郎于經求之以柳有菀不尙息
反興帝甚蹈無自暱語勢相比成文若甚蹈爲甚

悼柳何所興乎恐未審矣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俾使靖謀
極誅也正義釋傳曰靖治釋王毹釋詁文此言王不
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
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
危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後任
郎加罪是不可朝事也正義釋箋曰云謀俾使皆釋
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

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晉
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
易傳也
按序云幽王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
朝此詩前二章言王若使予治之則後此予將來
朝焉予王猶言予來朝予邁猶言予往朝皆謂朝
也先言王雖暴虐無親若使予輔治之猶將來朝
何爲使予治之而居予以凶危乎故末言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前二章語氣一類後章又轉一意故
語亦變不得反以類上二章也因凶矜一語遂以
極訓誅邁訓放極之爲誅猶可說也邁之爲放不
可說也
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正義釋箋曰毛依
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
接也
按瘵之爲病亦無足疑前章言無自暱近此章言

無自取病語意較深而橫讀爲際以與毛異凡鄭
之不依經以立義而改讀以求通者皆亂經之尤
者也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
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
之女言有禮法正義釋傳曰尹正釋言文王肅云正
而吉也正義釋箋曰言謂之者是指成是而謂之故
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美其人而

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
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
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
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
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
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
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

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
校蒿菴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
世爲難矣
校集韻云吉本作姞姓也廣韻云吉姓也出馮翊
尹吉甫之後漢有漢中太守吉恪吉姓出于吉甫
至漢始著若姞姓則晉語所云黃帝之子得姓者
十四人姞其一者是已集韻混吉姞爲一誤也鄭
氏亦不泥以吉爲姞故箋云吉讀爲姞若吉姓即

姞不必如此委曲求通矣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
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正義釋傳曰毛
以言垂帶而厲爲絶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
上爲帶之垂者正義釋箋曰以言如鞶將外物以比
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
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
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

不然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字故言厲字當作裂也

桉左傳鞶厲斿纓杜注云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正義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

鞶即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上帶為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為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為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元帶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緇辟下垂賈服等

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元獨異禮記内則注以鞶為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必裂繒緣之以為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為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袠匕是袠之別名今人謂袠書之物為袠言其施帶施袠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鞶為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為得其實詳此則

鄭解鞶厲之誤略可知已且鄭之讀厲為裂者以囊必裂繒緣之因取紀子名帛字裂繻之義讀厲為裂不知裂是裁裂之謂裂者為繒則謂之裂繒裂者為繻則謂之裂繻若獨舉一裂字謂垂帶如裂匕是何物耶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正義釋傳曰毛以婦

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正義釋箋曰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桉鄭意自以采綠之文即事成詠不以爲興亦于義自見故異毛耳非必謂下言狩釣便是田漁之子采綠者便是田漁之妻也采采芣苢婦人未必不可在外親采一興不興之異而已從鄭從毛無甚短長也

予髪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

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正義曰此訓言爲我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桉下言歸其弓言綸之繩二字皆訓我俱是婦人自我此不得以我其夫孔氏之說非鄭意也箋云有云君子將歸者此因傳有夫不在則不容飾之語故先補足其義然後言我則沐以待之我字即

訓經之言沐以待之訓經之歸沐鄭以婦人親在外采綠則當爲歸而就沐矣孔氏因箋以言爲我而下又言有云君子將歸似即訓言歸之語則言爲我君子矣此誤也若箋之此句是訓言歸則有云云字亦似訓經之言字矣箋之補足文義而後訓者甚多不獨此也

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象雜魚乃衆多矣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

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從中時也俗本作觀視誤也定本集注并作多

桉釋文云觀韓詩作覩則觀之爲覩義非出俗本之誤且上文言字但訓我此觀字義若爲多則言字無解若以箋中是云其多者耳云字訓經之言字則數節言字凡三解前章言字我君子次章言

字婦人自我末章言字又訓爲云無此體也言綸
之繩則言得從釣而觀之矣豈所謂不從之行而
知其獲多耶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
箋云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
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于申
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
至滅國正義釋傳曰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

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正義釋
箋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
以韌脆爲喻
按毛傳甚質如肅所述則菅與婦人茅與恩禮以
茅束菅猶以恩禮束婦人此殆非毛意也何者以
下露彼菅茅推之傳云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不覆養明菅茅兩類與兩人矣若茅與恩禮何所
取于無不覆養耶傳言此者以菅茅二物雖有貴

賤天並養之今褒申二后明有貴賤不敢斥王宜
踈褒姒而尊申后但望其並養之而不加黜遣傷
之甚也故下云今天之行步方艱難之子幽王不
可如此也以下章推前章而菅茅之興明矣鄭氏
亦以菅茅興二人而以菅興申后以茅興褒姒則
未確左氏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明菅是賤物
宜興褒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夫茅之爲物
薄而用可重也明茅是貴物宜興申后菅當賤而

已漚爲菅是興立褒后茅當貴而反束寘之是興
廢申后若謂茅比于白華爲脆則豳風固已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矣未必脆而不可用也且莤酒
以茅分封以茅茅爲祭祀社稷之用宜論貴賤不
宜論柔脆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
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正義釋傳曰毛
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

一兎頭耳然桉經有炮之燔之炰有炙之則非惟一兎首而已既能有兎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揆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兎唯有一兎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並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正義釋箋曰鄭以斯首以見兎小與毛爲異斯爲兎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爲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爲斯者齊

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鮮小則毛悦長則色重故言有兎白首兎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桉兎斯之斯與鹿斯柳斯譽斯之斯相等耳斯辭也何得爲色以俗語訓經已失旨矣況俗語并不以爲斯耶孔氏旁通遠引至取左傳之于思爲証烏焉三寫而成爲馬兎斯三訓而變爲思過矣又有兎斯首者猶牛馬以頭計魚以尾計也孫王述毛謂惟有一兎頭亦未合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云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上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曰廣濶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咏歌不専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誤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

桉古時未有竹帛經師皆是口相傳授假借之字

自當傳其音即傳其義如此詩遼借勞音若不傳其義無由知其爲假借者已傳其義不得在當時即失其傳至鄭氏而始知古時之爲假借也楚辭云山川修遠而遼遼兮與鄭氏所云山川悠遠維其遼矣之意相合周時非無遼字而經不作遼足明勞字非假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三

武　寧　學　生　張　汝　霖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傳哉載侯維也箋云哉始侯君也正義釋傳曰哉載釋詁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于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唯文王孫子受而行之正義釋箋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按此言能陳布錫予而載行周道者不第文王維文王孫子亦復如是其孫子或本或支皆有百世之統緒詩以此爲猶未盡其量故下文又推之于凡周之士此其所以爲文王令聞不已之實也若僅謂文王創始周之天下君其孫子則大統相承傳家開國何代無之此所謂維世非令聞也周語

芮良夫引詩作載周韋昭注與毛傳合

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正義釋傳曰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于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正義釋箋曰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爲君于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爲君者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皐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要服服名耳

按以侯訓維以服訓臣則侯于周服係服于周兩句雖變換其辭仍易于解鄭于侯文王孫子句以侯訓爲君又見殷士膚敏傳云殷士殷侯也毛說亦有殷侯之言遂自守其說而必欲求通試思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解侯于周服徇爲順易爲
君侯九服于周家解侯服于周何如滯澁乎且爲
君侯于周之九服之中亦維于周邉臣服焉而已
則又何必外毛公之訓而立異哉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
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常言
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
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天相成
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

桉鄭氏解此二句極好用解經以便易近理不失
經旨者爲善如是焉而已無所黨也

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傳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
又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
而施行之正義曰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修其道
以不亡爲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
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于後與其

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
天之事

桉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言宣布昭明義善之聲
問有虞度乎殷商自天之命而已誠以上天之載
固無聲無臭而不可測度不可玩愒者也如此解
甚平易若謂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者而行之則下
固明教之以儀型文王矣豈得爲做法殷賢也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合配也箋云于文王適
有所識則爲之生配于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
太姒正義釋箋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
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太
姒之小于文王纔一二歲耳

桉論詩讀書而不知明理雖博辨焉無當竊于詩
而歎毛公之賢于鄭氏者不啻倍蓰也生民元鳥
之詩傳與箋具存其優劣固有較顧于商周撥受
之際毛或闕焉而不著或著焉而不詳鄭氏于是

紛紛矣夫文王之事聖人稱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無得而議無得而疑者也而漢世儒者多以詩書之言爲証謂文王受命稱王改元不知詩書之言多由後人追受播之雅頌悉舉天子之制以潤色之而豈文王有稱王改元之事哉即以大明之篇論之文王親迎此猶爲世子時事也而曰造舟爲梁造舟者天子之制豈文王此時已稱王耶又鄭氏謂文

王之年多承戴記及文王世子之誤此詩云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傳載識也箋云于文王生有所識疏云于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少于文王幾一二歲耳準此推之則大姒生伯邑考時年方十歲太姒之歸周又年當九歲九歲而嫁十歲而生子此振古所未聞聖人豈齊諧集異中人哉揆其致誤之由則皆文王世子篇之所云文

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者有以惑之耳夫與齡之語誣妄相沿伐商之年參差不一此所以左推右算而齟齬未安者也通鑑前編及紫陽綱目皆不據是說而以文王享年九十七武王享年五十四爲定推之則文王之生武王在嗣位爲西伯之十有六年壬辰是年文王爲年六十三加三十四年文王爲年九十七享國五十年（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受命受殷王命嗣爲西伯也）而武王爲年三十五

年矣武王嗣位爲西伯十有三年伐商則武王年四十八克商二年有疾又後四年而崩享年五十有四其說本于竹書竹書世或以爲僞然共和以前多可信當是確有舊本至共和以後則好事者依託爲之耳若并可信者而棄之則戴記文王世子等獨非漢儒之附會乎擇其善者從之可矣

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校正義曰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親迎左氏說

王者敢無讎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太姒之
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
迎明矣夫謂天子當親迎猶可謂文王親迎即天
子親迎明矣此何說乎文王親迎自是方伯世子
大昏之禮即如鄭說文王稱王以十三生伯邑考
之說推之當此親迎之時止十一二歲孺子耳而
引此爲天子親迎之証未免誤矣孔氏反爲之說
謂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彼陶復陶穴

之文亦即在雅問孔氏亦當以此爲天子法乎無
乃同于匡鼎之說詩也

維予侯興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而天乃
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正
義釋傳曰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
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
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正義釋箋
曰陳師交戰予宜爲授予之義武王于紂乃是諸侯

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
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無二王對紂名武王
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

按武成云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之言正相表裏無
容置疑又經之上下皆稱武王不得于中突稱爲
侯且鄭氏固謂文王已受天命稱王改元矣又何

得侯稱武王爲侯也前後之說自相矛盾孔氏爲
之辨謂夷齊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然
則文王固不當稱王也又何以議焉鄭氏之意徒
以前章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各侯字
皆與毛立異故于此不得不自衛其說耳而違顧
其他耶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會合
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

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乃誓正義釋傳曰會甲王肅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
傳言會甲長續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爲甲孫毓
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
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正義釋箋曰引牧
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
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
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詩曰清晨
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値
之辭言値朝清明正是値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
文不當横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悖故易之
校此句結完周武代殷而有天下致太平之義則
會朝清明自當從毛氏之說但毛傳當云會匕甲
也如是刈是濩傳云濩煑之也亦當云濩匕煑之
也孫炎注爾雅曰以煑之于鑊故曰濩煑非訓濩
爲煑今毛傳少一濩字嫌于濩字爲讀煑之也三

字爲句而訓濩爲煑矣若斯之類甚多此會朝句
經雖無甲子之文以書泰誓推之知詩人所謂會
逢日朝者即指是甲子之朝故爲著會甲以實之
耳豈所謂横爲會甲之說耶若昧爽止猶言黎明
耳黎是黑色天色半黑半明初曉之象故謂之黎
明天色半昧半爽故謂之昧爽太甲云先王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則昧爽爲將曉未曉之時可知若
清明則爲曉晨之義日出有曜萬物昭著之象矣
豈得爲昧爽乎且此詩陳周有天下之事叙至甲
子昧爽而止竟如歇後詩體當時吟咏周德決無
此理鄭爲好與毛難也定本之言會甲兵者亦是
因箋以致誤傳耳箋云會合又云兵甲之强又云
合兵以清明似鄭所云合兵即毛所云會甲故定
本誤解傳意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
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匕嚴正也美

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釋傳曰下傳云冢土大社是太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正義釋箋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晳諸侯

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門曰應門

桉明堂位所云皐門應門之制天子諸侯秩然雖混鄭氏橫以爲諸侯亦有皐應孔氏又從爲之說引左傳之皐門以證不知左傳之皐門自作澤門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音義曰澤門本或作皐門者誤也孔氏作春秋正義時非未之見也就令左傳之皐門不誤亦止可爲諸侯有皐門之證何繇竝斷應門爲諸侯制耶

迺立冢土傳冢大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正義釋傳曰冢既爲大土爲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王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

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爲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正義稱箋曰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

按書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孔氏傳云冢土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與爾雅引詩毛公傳詩之說合亦足明冢土之爲大社矣

冢是大土是社如此其確鄭氏因阜應之說與毛異此亦强以爲諸侯之社孔氏又甚其說謂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此直以强辭奪理耳言傷而堅說經者之大患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正義釋箋曰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峩峩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爲祭天也

按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以芃芃之棫樸興多士之濟濟此與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亦復何異鄭氏以槱之之文與槱燎相合遂以爲燔柴之事孫毓曰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

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竊以謂孫亦袒鄭之論耳彼云舉祭天之事所以明官人舉賢才之多何以不足明官人乎槱乃積薪之義槱而燎之始是祭天之禮民不許其積薪然則槱燎亦謂之燔柴民更不得燔柴耶要之殷祚一日未滅文王一日事殷不得有燔柴祭天之事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文王之號後世

之所追稱郊禾之事當時不可親作此處大義所
關而妄信緯候以亂經義又有起而質之者何哉
六師及之傳夫子六軍箋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
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
五百人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
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
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
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為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為
梁是將于京皆稱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
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
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
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
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
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
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

箋之意並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
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
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
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
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
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
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
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

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于此獨言殷
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桉鄭氏之學左衡右突務使各成其說实有悉心
求理闡求經義之精疑事闕如遺待後賢之意郎
此以概而彼此前後之說首尾不能自存又何問
其餘矣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
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

脩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
精合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
如視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正義釋傳曰毛以此經
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
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
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
文爲别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尙稱彫
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

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
琢矣其質如金玉矣正義釋箋曰王后之衡笄皆以
玉爲之以玉爲之而職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
彼注又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視釋詁文視者以目
視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稱今言萬民
之看王政然後乃轉從觀也
桉說文彫琢文也廣雅彫鏤也或作錭荀子云錭
刻鏤文章是也彫之與琢與鏤義得相通然玉

可云彫金不可云琢毛見下有金玉明追琢是治
二器故略分别言之非讀爾雅不熟也追琢者其
文章金玉者其本質王肅所述極好若以相爲視
則金玉其觀不便于解雖轉之爲觀轉之爲觀金
玉其觀金玉其視亦屬牽強盖愈求而愈遠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
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
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弟君子干

祿豈弟傳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
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
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
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
易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
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
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
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

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
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
德當以養民爲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
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
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校經陳榛楛則固已惟論草木矣經稱豈弟君子
君子之豈弟不于民求之而于何徵之哉上之豈
弟言其樂易養民之德下之豈弟言其樂易自悅

之懷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既
稱豈弟君子則已非捨民而惟論草木也外傳之
文言於山林既竭民力周盡君子將險哀之不暇
反言以見其義亦非引本經而遺興意也若曹之
詩導陳采擇之事而后妃之和平自見榛楛之句
導陳濟濟之盛而養民之義自存安見毛于作意
未盡哉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

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
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
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正義釋傳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
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名黃金
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反集注皆云黃金所
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爲曉則俗本無飾字者
誤也正義釋箋曰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易以秬

鬯爲黃流者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
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
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
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亦而不黃故知非
黃金也
校考工記邊璋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
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
謂勺柄龍頭也兀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

衡古文横假借字謂勺徑也黃金爲勺則勺在瓚中矣青金爲外則黃非在外矣彼言朱中者鄭亦無訓大抵是黃金勺中又有朱色之飾耳然而黃金之爲尊中勺明固無疑也鄭于彼注又以流爲勺鼻是鄭已自立二訓矣此傳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者言經之黃是黃金所以飾瓚即考工記所謂黃金勺者是也經所謂流流是祼所用之鬯也毛意自指黃金勺與鬱鬯酒兩物皆在瓚中其言

流鬯也與鄭同但以黃爲黃金之色不取黃金之黃爲流之色與鄭別耳未嘗以爲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孔氏將毛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作一句讀此因有一本無飾字者須一句讀後見定本有飾字以爲于義易曉其實孔氏尚未曉毛意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四

武寍　學生　張汝霖

刑于寡妻傳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勗正義曰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

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稱封爲弟則自稱曰寡兄矣孔傳因乃丕顯考之言遂以寡兄指武王不知祖自得稱考

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頌之雝曰假哉皇考箋云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于成王爲王考而亦稱皇考故正義曰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然則書之顯考亦所成王稱文王矣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二語一氣成文不得一對周公稱武王爲乃寡兄一對康叔爲成王稱汝小子矣孔氏之傳自不可從宜立異者反不立異而引以爲証與毛傳離不知毛傳言適妻者止是恐

人誤以寡妻爲寡居之妻故以適妻訓之其曰寡者如君稱寡人稱夫人于異邦曰寡小君之例不必著之而自明者也其意豈與鄭氏言寡有之妻者同哉

無射亦保傳保安無厭也箋云保猶居也于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于位正義釋箋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上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總自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養老輕于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

按鄭氏自主大射擇士之說則不能射者不得與于祭此其例已此詩無射毛以爲無厭如不可厭思矧可射思之射詩非無以射訓厭者鄭氏解無射爲無有射才而又拘于擇士與祭之說因取在

宮之宮訓爲辟廱又取無斁之斁改爲無擇孔氏又從而疏之云別文陳之言行化有二事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者此則經宜先云無射亦保矣不然何分陳之而忽倒其序乎

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正義釋箋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假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絶則瑕當爲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遺文辭不次故易之也

按仙人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正用此詩之語當是三家之詩有作癘蠱不遐者其時三家未亡世人遂本而用之碑在東漢之時鄭讀烈假爲厲瘕與之暗合則鄭固不爲無據但三家之學本多難從

鄭氏箋詩意在宗毛而又引三家以亂之是自違其本志矣而何容深論耶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于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于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云斁毛音亦厭也鄭作擇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正義釋箋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

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

校鄭氏改經之處多云某當作某然亦有直改而不復著之者如皇矣其政不獲毛作政左傳亦引作政鄭箋作正釋文政鄭作正長也此詩古之人無斁釋文云斁毛音亦鄭作擇亦是直改而不復著明鄭當作擇耳近人皆有因釋文云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于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遂集矢于肅謂其竊增毛傳以與鄭難經之無斁毛本作擇作斁者亦肅所私改此非也以今推之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也直改作襗可以樂飢傳可以樂道忘飢箋云見之可以療飢直改作療顯與毛異更不著云某當作某然則此詩不但不著云斁當作擇并毛傳亦刪去以快已說耳陸氏見鄭本無此傳而王肅之本有之著遂云此王肅語如韓魯詩之說世已無傳見于鄭氏之書即曰此鄭氏語云耳陸氏爲毛作音可評毛本

原作斁呂伯恭讀書記引董氏曰古之人無斁韓詩作擇然則鄭之作擇當即本韓詩鄭之改經有目共覩若疑王肅私改毛詩以難鄭則鄭之與毛異者不知凡幾將皆爲肅所私改乎且以家吟戶誦之經而私改以難鄭恐後世則可何以愚當時乎肅既不滿鄭必不至自蹈改經之失若必改毛本以難鄭則王肅自守之本容許其改舉天下之毛傳能盡改之乎有一本之未改而爲當時所覺

則攻鄭而適以自攻肅肯爲是哉知無數之非肅改者即知毛傳之非肅增也知毛傳之非肅增者即知毛傳之晉遺鄭刪也世無王肅而鄭之說汎濫于天下矣信鄭而疑肅夫獨非崇鄭者之過乎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于天心密阮徂共之君于是又助之謀言同于惡也釋文云政如字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

㭁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論代興之大局則二國宜指殷夏論監觀之有赫則四國宜指四方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其言二國亦指夏殷也多方曰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即所謂維彼二國其政不獲也天惟求爾多方即所謂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也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即所謂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即所謂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言四國亦指四方也較之此詩一則誥語之文一則大雅之體語繁有詳略而大意相符毛公之傳確乎而不可違鄭箋好出新奇孔疏爲之詭遇固已獨惜鄭氏依託毛公之傳隱宗三家之詩三家皆失傳而鄭氏乃得附青雲而上抑亦有幸有不幸也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即侵伐混夷以應之釋文云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釋傳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

家善于治國從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于常道攸得居是大位也正義釋箋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夷也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

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桉經文若本作患毛公必就患字訓之豈肯輙讀爲串然後訓之爲習而施經文以就傳意哉音義謂或云鄭音患是直鄭讀串爲患耳鄭訓得既徂共用魯詩則一本作患者亦當是魯詩其毛詩之經自作串字非毛讀患爲串也孔氏本知毛不改經而于此上下其手謂毛讀患爲串謂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是寃毛矣不思此句不從毛義則失經違甚天意遷就文王之明德而文王習其常而從愈大天又爲之立其妃配是愛天者既已堅固矣如此說義甚條貫若忽于中插爲患之混夷文王載伐以應天意之語則于天立厥配句文勢不協且患夷載應之語于文不足亦不可駁須用

文王則侵伐爲患之混夷以應之如此繁冗之句以達其意然後可解不已迂乎又如經言患夷載應則侵伐之事經所未陳鄭訓路字爲應路應之義亦復古所未有捕風捉影以與毛異入毛室而操戈夫何爲者耶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傳慶善光大也箋云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正義釋箋曰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

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

按篤慶錫光自是天之所命大伯之事已于則友中見之不爲偏舉若謂上言大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則下言受祿上先言此二句明已是天錫之事矣凡無端而好立異者必無所當于經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

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傳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正義釋箋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誤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

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兵也王肅云無阮徂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于何書孫毓云按晉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國名者正邦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共上

四國之文事在此詩郎成文也于時書史敗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詩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于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獫狁承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正義釋傳曰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

上不見故于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
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篇云密人
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于
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
復說旅故于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
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
也傳意或然又正義釋箋曰斯盡釋言文以軍出稱
師爲通名今止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

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
之人也
按鄭氏先通韓魯故注二禮與箋詩異鄭志答炅
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
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夫韓魯
詩之不可從鄭固已知之矣如關雎刺時芣苢傷
夫有惡疾漢廣悅人汝墳辭家黍離伯封作雞鳴
讒人此韓詩之說也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

離爲壽閔其兄作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
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柳柏舟爲衞宣夫人
作之等皆魯詩之說也毛詩以有子夏之序及其
說多與聖賢合如　[illegible]孫氏小弁等經孔孟之論
者毛傳皆若合符故其書獨正韓魯雖廢而毛獨
存也鄭氏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
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今考其書宗毛者
十之四依韓魯以亂毛者亦十之四下己意以倍

毛者又十之二他記注之不復改已自知其過矣
箋毛詩而復不從之此何故哉如此篇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孟子
引之徂莒詩作旅傳云旅地名趙注孟子云于是
整其師旅以遏止往伐莒者正義曰皇矣云以遏
徂旅今孟子乃曰以遏徂莒者按春秋隱二年書
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是旅乃爲地名與
孟子相合也韓非云文王克莒必莒有罪而文王

討之後已服于周而密人侵阮故整其旅以止之
此句定而侵阮徂共之句亦定矣孔氏謂拒大邦
之下卽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卽是密人拒周
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
爲然則經宜云侵阮徂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矣
不然于箋語失次也且經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是由密人不恭侵我周地而然若文王侵阮徂共
而密人不恭以拒王〻赫斯怒宜密之怒矣乃整
其旅而以按徂人之旅豈密人于不問且赫斯怒
整其旅合之下文伐崇墉明聲罪致討之師矣而
謂之侵阮徂共豈文王問罪之舉哉上下前後語
氣皆不貫串非經理也王肅孔晁孫毓諸公皆不
信此說而苦辨徂國之有無夫徂國之有無則固
孔沖遠輩所得而強爭者也不能具數此時諸侯
而責徂之非國宜爲所難矣雖然孔氏之隱則已
從此露也其云事在此詩卽是成文于時書史敗

亡安可更責所見然則舉凡經之所有任鄭氏訓
之不必問理之當否皆難更責所見矣其云魯詩
之義既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于舊說非鄭
之創造然則舉凡魯詩之所有任鄭氏本之不必
問理之當否皆是出于舊說矣其云書傳七年年
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玁狁采
薇獮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然則反謂古人
經傳皆不可據而鄭氏之論獨不磨矣其云鄭之
比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一
皇甫謐何足引爲鄭助理所不可易不從毛傳而
信魯詩又安用箋毛傳現毛詩依傍其書而自爲
立異云乎哉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云鮮善也乃始謀
居善原廣平之地正義釋傳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
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正義釋箋曰以其已繫岐
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

按公劉之詩叙遷豳事二章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三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五章曰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六章曰于豳斯館涉渭爲亂詳叙巘原岡隰而後言豳焉召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未嘗曰爲巳繫于洛巳繫于豳不應復言餘地也且鮮是小山之别大山者耳度其形

勢不嫌與岐陽複不嫌與岐陽奪鄭氏何爲者與毛異哉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

按詩之仇字毛鄭皆異以事必有對有嘉匹即有怨耦故得兩立其說至寘載手仇之仇毛以爲仇匹鄭氏更不得作怨耦之解而改讀爲㪺此詩仇方亦能各立其說但詢字之義雖訓爲謀而毛義與左傳所云咨親爲詢之意相合

崇墉言言傳言言高大也箋云言匕猶孽匕將壞貌正義釋傳曰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左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

得有訊馘正義釋箋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匕仡匕皆是將壞之貌傾人言麼姜[illegible]匕是舉我之咎故猶孽匕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戰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

桉僖十九年宋人圍曹時猶周之中葉文王之事未至失傳使當日伐崇而戰則公子魚安能隱其戰事哉褒美過實何以動宋公之聽又左傳說言言高大皆毛傳相合左氏以周時之人言周初之事必得其實若謂臨衝本所不用不應言之則傳固明云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伐之因壘而降固不為不用臨衝亦豈得為攻城將堞而降也若是壞城教訊兵家之常詩何所美

文王以德服崇耶詩美之傳稱之明伐崇之役更美于他舉矣因詩有臨衝之言而謂文王以力服人因鄭箋而不信左氏之說皆孔氏之見也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

桉論語序解正義曰論者綸也輪也以此書可經綸世務故曰綸圓轉無窮故曰輪又釋名論倫也有倫理也玉篇云論思理也增韻云紬繹討論也

然則得其倫理謂之論思其倫理亦謂之論思也者始之事也得其倫理者終之事也鄭義雖與毛小別而理自可通凡不從傳而無傷于經無違于理者皆可兩存不必因毛而廢鄭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五

武　盜　學　生　張　汝　霖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
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
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
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

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
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
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正義釋箋曰張融云詩之
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元鳥生商而
契爲元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
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
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盡

得鄭旨正義釋傳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
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爲高辛氏之帝
親承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于天行在後而踐帝
之迹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
處也將事齊敏者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
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又正
義釋箋曰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
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

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
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元之闕也諸言感生得
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
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于
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
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
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

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
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
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宏通故鄭引
湍慮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
生契鄭是不由父矣又何怪于后稷也稷契等雖感
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
唐堯之親九族並五廟亦猶此也稷契雖是感生棄
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

于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又誕寘之隘巷傳天生
后稷異之于人正義釋傳曰異之于人者猶有奇相
異表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
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
校鄭氏說姜嫄之事怪誕不經雖經先儒辨議而
後人終有信從之者良由后稷生而見棄明非無
因若循人事之常安有棄寘之理孔氏釋傳以爲
稷有奇相異表又苦于書傳無徵無徵不信不信

民弗從亦何怪爾矣然愚竊以爲后稷見棄之故
詩已歷歷言之而人不之察而以爲書傳無徵豈
不亦惑哉詩云誕彌厥月傳云彌終也終月而生
子怪異莫甚焉怪之異之而有不棄之者乎或曰
終一月而生子世俗所駭聞振古所未有吾子横
造此言無乃爲妄乎曰此何爲妄如鄭語說府之
童妾不夫而育孕十五年而生褒姒王肅難鄭云
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孔

氏駁之曰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
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
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于爲惡短于爲善肅
之乖戾此尤甚焉如此言之則孔氏信上帝嘗長
于爲善彌月而生與孕十五年而生妖祥不同皆
天之爲之也若終人道十月而生何足形諸歌詠
且所謂先生者謂方終一月已先生而如達耳經
之感文粲然可按何俟另生枝節哉夫禱祈而生

子生子而怪因不敢育而棄之棄之有異而收養
之此皆人情不必與天爲構廢上帝之祇而後生
明知其異冀釋天下之疑而後棄也亦之子孫不
能得于是又有馬融造爲遺腹而生之說王基駁
之曰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
未必皆賢聖姜嫄御于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
有神奇而寘之于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適
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縱有湣昏之妃姜嫄有汚

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馬謂
王基駁馬融之說亦即所以駁鄭也就如鄭言審
是天帝之子凡妖邪感動之氣俱是反常姜嫄履
巨跡而有身何以知其必爲聖子而寘之于寒冰
乎且有夫而生子人何所疑而乃棄之以招謗耶
假令鳥不覆翼疑終適甚當何以自明哉況如鄭
氏之說簡狄吞鳦仍御于夫姜嫄祀禖何獨不可
而必舛爲履拇心動耶史公之言本多夸大劉媼

感龍之事何足引以斷經鄭又引蒲盧爲喻謂天
氣因人之精是稷之生仍由其父矣且引蒲盧以
斷聖人尤屬支蔓天地胎卵濕化生生之局變
幻無窮何足以之概人道耶張融之論更爲無謂
夫后稷由姜嫄禱祈而生自可歎美其母孔子以
聖母禱于尼山而生叔梁聖父顏氏聖母配合生
子人之常道何故後人但傳聖母不以此稱美聖
父耶且詩如此例者多矣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纘

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皆美其母不及其父
也至立廟之事則更不足辨既有昭考亦有文母
詩之事也考仲子之宮春秋之事也若謂因履跡
生棄遂爲立廟彼商之人又何不爲簡狄立廟耶
連篇累牘愈繁愈亂而古聖之誕生竟成爲妖妄
不可究之事矣至如元鳥毛義自確鄭亦倡爲異
說試思簡狄何由而知燕卵有男遽取而吞之耶
又據中候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燕卵隣求必

無完理亦淺而卵壞水深而卵沈亦無緣遂取而
呑之君謂怪異之事不可理求則牝雞無牡亦能
育卵天何不更使簡狄不必呑卵而遂生契耶安
得起康成而一問之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傳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
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
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

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
時正義釋箋曰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安意也則覃
亦安意故爲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鳴呼
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
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口
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
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
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

曰指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
衆人之口自取食矣

按覃訏言其形體之異載路言其聲音之異能匍
匐而即克岐嶷能就食而即知藝荏言其早慧之
異此與孔子之嬉戲陳俎豆亦復何殊生知上聖
大異凡庸者此可見矣鄭氏詳姜嫄之事至于奇
之又奇不可思議既生后稷亦止與尋常小兒等
何異于其母而不異于其子哉

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
稷故國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
堯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更變也正義釋傳
曰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
言國后稷于邰猶文王箋云而國于周后稷以前未
有國于此始封之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姜嫄之夫先
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
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

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
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
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于邰必
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譜皆以爲堯周本紀云禹封
棄于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
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
桉姜嫄出乎有邰后稷之封邰有邰家室毛傳之
解姑好鄭箋云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是以

邰爲姓就之義則經第言卽邰家室可矣何所爲
卽有乎且稷嵩始已有國則因而大之可矣何必
改封于邰乎鄭云稷先有國亦未據知何國毋歟
典而背毛義何哉郎依鄭所最信之中候論之堯
卽位七十年其末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言斯
封亦足明其始未嘗有國矣漢書郊祀志云后稷
斄注斄讀如邰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五丈原卽
其地也鳳翔府郿縣亦有五丈原及斄亭

以歸肇祀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肇郊之神位
也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正義釋傳曰肇始釋詁文
上言封之于邰是初爲諸侯故云始歸肇祀下云上
帝居歆知此祀爲郊也正義釋箋曰鄭以后稷二王
之後先得祭天非爲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
之兆肇官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也
商頌箋讀肇爲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
後申明肇不爲始之意也

桉生民一篇紀周家所由始是生后稷祀之始也
有邰家室封之始也以歸肇祀禮之始也郊之祭
天上古行之未必如後世立五帝之名而有耀魄
寶威靈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等如鄭
氏之穿鑿也兆五帝于四郊周禮之文何得據以
斷唐虞以前之事且周禮自作兆詩自作肇尤不
可改也太史公帝王世紀多失之誣如棄契并是
高辛之子契十四世至湯棄十五世爲文王湯與

文王隔六百年爲叔姪謬乎否乎邢子曰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爲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余私竊以謂凡唐虞以前之事皆鄭氏之心所不得而知者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

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正義釋傳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踞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筵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于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正義釋箋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

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于老者異于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爲惇史

按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而周禮司几筵所設天子止蒲筵次席繅席諸侯止莞筵繅席甸役喪祀則有席而無筵其說似與禮異蓋天子次席繅席皆重與莞席而五諸侯繅席亦重

與莞席而三皇氏謂三重者有四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者誤也大夫則一筵一席所謂再重也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則雖以平時講說之客亦用重席以處之矣行葦之篇言王與族人燕食因而養老乞言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是筵設席者承或肆之筵而言之也授几有緝御者承

或授之几而言之也毛傳云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一詳肆筵之制一表授几之容猶下云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洗爵承或獻之事奠斝承式酢之事耳而鄭箋以設席授几專屬老者緝御爲敦史之職正義釋箋謂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王于老者然則上章已云授几今授几之後復有緝御豈上章之授几非王于老者乎抑肆筵授几皆王于老者乎又云少者或

單席矣天子燕兄弟以單席禮所未聞孔氏云或單席則其言已不敢自信也若謂老者從優則少者宜降禮既以授几優老者矣何得降殺至少者之席乎又正義釋傳引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春官亦無此注且筵席雖通毛傳之意筵是在下席是在上分別言之未嘗以爲通也如士冠禮單席亦稱就筵蓋對文則筵席別散文則筵席通經之筵席并舉肆筵是肆筵設席是設席即不得

徑以筵爲席席爲筵也王緝御之訓鄭說亦可通姑兩存之可耳

令終有俶傳俶始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正義釋傳曰俶始釋詁文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始于饗燕終于享祀正義釋箋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于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爲厚

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

按湯誥曰愼厥終惟其始蕩之篇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而有始之善則長保其善矣威儀孔時者始之事也孝子不匱者終之事也俶之爲始義當從毛但其以始終爲始于燕饗終于享祀似不必拘耳

永錫爾類傳類善也箋云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正義釋箋曰各
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延
從朝廷而至于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
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潁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
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

按鄭以類爲族類與左傳引詩之意相合且以次
節永錫爾類推之此亦宜爲族類

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室家先以相
梱致已乃及于天下正義釋傳曰釋宮云宮中巷謂
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爲廣王肅云其家道
施于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人民
之謂也王肅据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
故以壼爲廣也正義釋箋曰毛據外傳爲說外傳正
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

梱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肯取此
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壼爲廣與毛異耳

按壼之爲廣國語訓之毛傳述之其義自確鄭以
爲梱致梱過而密致則義不得爲廣明鄭欲異毛
矣韋昭注國語合毛鄭之說而一之亦不欲離間
先儒耳然鄭氏之志初不與毛同也又爾雅所謂
壼別是巷名王肅注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
名也永言其長壼言其廣或亦取此廣義以名之
如孔氏所說與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鳧類太平
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
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
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
之故自謙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鳧鷖在沙箋
云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
之尸也鳧鷖在渚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邱

也喻祭天地之尸也鳧鷖在潀箋云潀水外之高者
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鳧鷖在亹箋云
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于門戶之外故以喻
按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
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然則祭之立
尸明人鬼乃用之若天神地示尊無二上豈得以
人體攝之郊特牲曰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
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燔柴而不爲壇特牲而無他

薦至敬無文安有天皇大帝五方五帝假靈于七
尺之軀者哉則謂祭天地用尸者恐已非耳若夫
山川之尸尤非其制書稱望于山川公羊稱望者
何祭也明山川之遠者遥望而祭之使顯與公尸
相對則近與人接無所爲望至于八蜡之禮多由
報祭索饗農與司嗇之類尚得曰此可用尸彼虎
貓之等既非人類郵及表畷安有形骸而皆謂有
公尸之設象抑亦泥之又泥者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六

武盌　學　生　張　汝　霖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
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正義釋傳曰抑傳以抑抑爲密
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
爲有常正義釋箋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
按緻密亦即密審之謂由密審而密緻一言其功
一言其效要之皆美也秩秩是有常之義有常則

清而不紊其致一也此毛鄭之說雖異出而同
歸者
思輯用光傳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于時也
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正
義釋箋曰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
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
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按經之此章皆陳移民于豳之始事候糧囊橐是

民所攜行之具則所謂思輯用光者自是思其民之和輯而用顯于時耳未及念乎光大其子孫也雖此詩意主感今追昔然上言于橐于囊下言爰方啟行明但寫一時之事何得爲光大其孫子乎

爰方啟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巳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正義釋傳曰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

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核毛時書籍尚多孔氏曾自言之從遷豳者十有八國自是出諸先典確乎可憑其言蓋者如采蘋箋云魚俎肉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雖自信其不誤而婉詞以出之亦文家不敢直斷略示謙抑之意耳若謂毛自言蓋爲疑詞不知出于何文是以毛言爲虛誕矣毛公性最簡質其宜詳者倘

多從畧使此事于古無徵疑不自信則闕之必矣況諸侯從遷之事非經之本義又安肯自作無稽另生枝葉哉

既登乃依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正義釋傳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

曰賓此賓卽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于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正義釋箋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向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

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閒地耳郭璞云扆牕東戶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于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負扆時也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于民列其始遷于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經之

謂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

按經文上陳筵几下陳飲食明爲燕事矣方爲公劉設几筵俾之升坐是設燕之事鄭云登堂負扆又是臨朝之事下云執豕用匏仍是設燕之事下後皆敘燕事橫訓既登乃依句爲登堂負扆可乎且既字與乃字相銜接登是登筵依卽是依几蒙上文筵几而言之耳若是登堂負扆不言負字乃依之文于語未足又所引設几而不倚之文亦不可以爲難經固明云飲之食之不得指爲饗禮而必非燕禮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正義釋經曰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廻旋之

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寬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于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然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正義釋傳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

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廻風爲飄李巡曰廻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養政消惡亦復如此

按凱風自南傳云樂夏之長養樂記曰昔者舜擇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君陳曰爾惟風然則南爲長養之方風比君子之德矣孔氏申毛謂風入阿而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是此失毛旨也毛傳言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此以

飄風喻德化非喻惡人也毛意以爲阿既卷曲難得風之披拂故曲阿須得廻風以吹之猶得德化以被之德之化民上主施下主受飄風入曲阿風主施阿主受若謂惡人猶飄風德化猶曲阿曲阿靜而無施飄風動而自化安有上不先施惡人自來服化之理哉且上言曲阿下言飄風明其此飄爲義若此爲入阿而消則何者之風入阿不消而必云飄風哉傳意但以飄風入阿爲與言曲阿之

被風猶惡人之被化未及相比成文以取喻也如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云明王能維持諸侯亦倒叠興意而其理自見者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正義釋傳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任此來游者謂

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正義釋箋曰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則何也周公之

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
時可逸事苟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
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
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
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
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
所其無逸鄭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
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疏又云一人戒無逸一

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現實而妄
爭訟也
校孔氏之意謂凡勞于求賢者逸于得人必以伴
奐爲優游一類而不主毛傳之說亦在秦爲秦在
楚爲楚之見可非定論若謂孫王難鄭之說爲疏
于實而妄爭訟無乃過與無逸云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乜豈即當縱弛哉燕居申申亦非縱弛之狀
無爲而治未是縱弛之微言自逸暇則可言自縱

弛則不可孫王之語不爲甚失仲達唐之大儒校
劍以對古人此何爲者耶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
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几也翼助也
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
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
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
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正義釋傳曰傳以此求賢不

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以馮翼義歷故特釋之言
道可依馮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也馮者可
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于翼故先馮後翼孝者
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
引長輔翼皆釋詁文正義釋箋曰百神御主統報衡
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
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
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馮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

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馮有翼求是尸
之來至故爲豫也
桉前章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先言爾彌爾性則
自求多福受命之長所由來者漸矣且此詩言求
賢何必言擇賢者爲尸王多吉士王多吉人能盡
尊之爲尸耶况孝子之尊尸尊祖考也非尊賢也
何待以尊尸爲求賢之事耶若謂神福由祭祀而
來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則又過泥棫木言祈嚴

之祓將伐木言和平之神聽但是推其後效要諸
福林何必便謂祭祀又此二章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豈弟君子四方爲綱之上一則言君子之多輔
翼一則言君子之多閒至求暇本之祭祀若上言
祭祀則下宜言受福之事矣何必若遵毛傳乎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
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
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

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
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
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
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
奉職盡力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
戾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
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
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

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
也生于朝陽者被温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傳梧桐
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
鳳凰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
民臣和協
桉正義謂毛意以鳳凰至者由賢才多鄭以鳳凰
喻至賢士至一主于賦一主于興毛鄭之語微異

但箋云時鳳凰至則其說亦與毛同但取喻略別耳然鳳凰之所由至必因天下和洽鄭固不能外毛義爾雅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服也毛亦必不棄鄭義合而觀之而詩人之情見乎詞矣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曰聽之則不損今之

成功也正義釋經曰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正義釋傳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太師是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按傳言王使公卿獻詩毛意公卿即指上文之君子君子即指上文吉士吉人云公又云卿明非一官非一人也正義釋傳云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

之意此混鄭箋之意爲毛傳之說耳毛意何嘗以公卿獻詩指召公之獻詩耶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正義釋傳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正義釋箋曰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止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宜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文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

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案說文汔水涸也一曰泣下易未濟小狐汔濟疏云汔者將盡之名涸也將盡也泣下也皆有危意傳以汔爲危非出獨斷若謂小康者安此勞民宜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則經云民亦勞止危可

小安亦爲無害事理何竟謂不當更云危也欲申鄭而先屈毛此唐儒之輕議古人也

以謹醜厲傳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正義釋傳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人爲惡行以爲人者也正義釋箋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

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厲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

案首章以謹無良傳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也二章以謹惛怓傳惛怓大亂也三章以謹罔極無傳然以文推之罔極之言深于無良與惛怓矣四章以謹醜厲傳云醜衆厲危也末章以謹繾綣傳繾

綣反覆也由無良而大亂由大亂而罔極由罔極而衆危由衆危而終于反覆如此意深一意就厲之一字論之則爲危爲惡得以兩通合全篇之次第而論之而厲之爲危可知矣若止言衆惡與無良惛怓也〔箋云惛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之義等耳漫無次第非詩人連篇累牘之體也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正義釋傳曰价善釋詁文价人總

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正義釋箋曰
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
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以其身被
甲故稱甲人若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
軍事者于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
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
案介紹之介或通作价介甲之介自當作介不作
价釋文云价鄭作介是陸氏所見鄭箋固作介也

但箋不言价當作介是鄭之故智耳今毛詩經文
作价傳言价善也箋云价甲也不作介字孔氏釋
箋曰价者甲之別名不言毛鄭价介字異是孔氏
所見鄭箋作价不與釋文作介者同此孔氏誤也
說文价善也引詩曰价人維藩
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傳垣墻也王者天下
之大宗翰幹也箋云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
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

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疎遠之正義釋傳曰
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
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
宗小宗爲其族人所尊故稱宗予天子則天下所尊
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
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內設
法而撫安之翰幹釋詁文正義釋箋曰尚書周官曰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爲三公也以言

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
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
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
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
賦千乘侯則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
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
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子之適子者衆多之
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

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于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界次之也箋以公親于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

按大宗之訓鄭義較長于毛藩垣屏城俱是防衛之具則翰亦根幹之謂如本支百世之本藩在外垣又在内屏又在内翰則身之本榦又親切矣然則宗子更親于大宗何以維城比之守堅城之責重以大且重者比之城是在藩垣屏翰之外而國所倚爲安危者也正義曰厲王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賢人之言皆有徵焉宗子之城壞則藩垣屏翰因之而危矣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七

武　進　學　生　張　汝　霖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正義釋傳曰對遂釋言文正義釋箋曰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狠戾而已又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

按豳風正義曰流謂水流造作虚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流傳轉徙以達于王使不知其說之所起即後世所謂飛語中人也既是流言何云以對對王謗賢何謂流言君謂流言于外使語似不由己出以滅其謗賢之迹進而對于王即自舉所流之言以對若轉述外間之言者故謂之流言以對是仍流言以遂成其惡耳一指對王之事一指遂成之心合而論之其義相足矣

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時人
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正義釋傳曰如傳
此言則以尚爲上以由爲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
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正義釋箋曰以覃及鬼方
是化行于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其尚欲從而行
之不知其非由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
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
按鄭箋之說于義較順言小大已將盡喪矣而人

尚由而行之故下言中國鬼方見傚尤者之遠毛
傳雖可通然不如鄭之爲簡易也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覃及是及遠故知
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
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按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商頌元鳥
序箋云高宗殷王武丁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

鬼方三年乃克又竹書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
西落鬼戎文選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
本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也皆主言西戎而殷
武詩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即謂此王伯厚曰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
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
之說翰親聞于是有從以鬼方爲南荊者舍弟曾
力主是說謂汲郡古文竹書武丁三十二年伐鬼

方次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與殷
武詩合又文王世子云西方九國孔氏正義云庸
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屬也九字古通鬼小戴記明
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
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然則九國
亦或即鬼國況陸終娶于鬼方荊楚明即其遺種
矣余竊以爲非也文王世子之言鄙意所不信竹
書出于晉咸寧五年名爲汲郡古文安保無好事

者之作僞合之詩與𠇗以貌爲古文耶昔以陸終
娶于鬼方爲證何緣娶鬼方而卽襲其號詩明云
維爾荆楚居國南鄉其不得爲西羌鬼方明矣但
孔氏正義惜未及考定之耳
違猶辰告傳猶道箋云猶圖也
桉毛言猶道鄭言猶圖詁徵有別然圖必有其道
道必出于圖一主謀之之時言之故曰圖一主已
定之謀言之故曰道此等異同半黍之差丹吹律

者可徵會之也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
桉書多士離逖爾土左氏襄十四年傳豈敢離逷
韻會云逖同逷又左傳糾逖王慝注糾而遠之也
遠之卽所以治之何必改經爲剔而與毛傳立異
哉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傳爾爲善
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

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箋
云辟法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
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于威儀正義釋傳
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是則民善
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止之處也爲人君
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文乃引此
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謂君子唯當言止于仁耳
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正義釋箋曰以經言淑愼爾止

不愆其儀卽是止其容愼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
止爲容止
桉此傳與大學之說合亦足見毛公學問之純矣
大學說此而下節又引淇奧之詩而解之云赫兮
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學與爾雅合淇奧詩毛傳
亦與大學爾雅合又足見毛公故訓之精矣大學
論止仁止敬等而下節亦及威儀則淑愼爾止不

愆于儀毛云愆之訓自好鄭訓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連文則止即容止容止何足該為德之事耶且專言容止威儀辭亦近複又大學乃引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非引此詩也正義謂大學既為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誤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正義釋傳曰黎眾也眾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正義釋箋曰箋以黎為不齊但義勢當然言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

按書黎民於變時雍孔傳云黎眾也民而眾斯齊一之象矣此詩言民靡有黎者蓋因兵禍以燼故無復有黎民齊一之象耳黎字即指說民民靡有黎猶言靡有黎民非齊一平安之謂鄭以黎為不齊改黎字之常訓訓義勢之當然以意逆志顧如是者耶

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其急矣我之禦寇之事正義釋傳曰圉垂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正義釋箋曰讀圉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無所定處且云我垂于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

按孔棘我圉言孔急哉我之禦寇之事垂不盡在一方四垂不盡故曰孔棘上明云自西徂東靡所定處矣何言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也其急矣我之邊垂解孔棘我圉于義自足況詩義有必須傳語足成者尤不必以文勢之未足為嫌若謂我垂于文不足則我禦之文又豈足哉且即如鄭說圉字自有禦義莊子其來不可圉管子吾參圉之安能圉我亦即為禦拒之義知不必改此經之圉作禦字矣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之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釋文云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

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釋傳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功力于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正義釋箋曰鄭以文勢并云不逃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爲進惡故以稼穡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援之本先作家字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

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正義釋箋曰重舉此文明是貴王之貴好之也傳于上文既異于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維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維好傳意當然

按穡古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又書嗇夫馳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盤庚服田力穡前漢成帝紀作服田力嗇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也後人加禾字

爲稼穡之穡與吝嗇字別檢此詩稼穡必是原作稼穡知者以稼嗇字若作家嗇其義難曉毛公不得無傳若稼穡之義則人所共知且于力民代食傳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亦足以互相發明故毛得從略耳至鄭氏好與毛異始直去稼字之禾旁爲家並不言字誤幸王肅所據之本未遭鄭改尚作稼嗇故肅得依之以申毛說釋文謂稼王申毛音駕鄭作家可証也釋文又謂尋鄭稼穡二字本皆

無禾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此鄭之狡獪也今試以經義推之而鄭不得通矣經云好是稼嗇力民代食稼嗇維寶代食維好次章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嗇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上言稼嗇維寶下云稼嗇卒痒上云力民代食上下相承經之所陳顯然可按鄭以稼嗇卒痒不可爲家嗇之解故皆從禾傍爲稼穡之字以顯與家嗇別使後人無可蹤跡不知稼穡

字本皆作稼嗇後人因稼穡卒痒鄭作稼穡𥞘並
上兩嗇字皆作穡是失毛詩之舊釋文云穡本亦
作嗇此其徵已
考愼其相傳相質也箋云相助也徧謀于衆又考誠
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桉太甲篇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酒誥
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匕之不擇斯自獨

俾臧矣厲王此時方好利近榮公故芮良夫作刺一
則曰考愼其相再則曰貪人敗類鄭箋以相爲輔
相較毛義爲允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正義釋傳曰類
善釋詁文正義釋箋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
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
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齊等
也

桉永錫爾類傳類善也鄭以爲族類此詩毛亦以
類爲善鄭以爲等夷然錫類之類宜從鄭敗類之
類則宜從毛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箋云居上位
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
正義釋箋曰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教之爲
善今惡人教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敗驗展轉
其辭欲以申明鄭說而不自覺其適所以爲毛說
也況人雖與善人爲類而貪人所敗者必是善類

若惡人則先已爲惡何待貪人之敗若謂善人方
教惡人爲善而貪人敗之則正得爲敗善耳孔氏
謂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此行行之談
說經者無取乎爾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
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
義釋傳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二十三年左傳曰號多
涼德謂號君薄德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

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正義釋箋曰職主涼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涼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核毛云涼薄鄭云涼信止一字之異耳其實毛意當與鄭同言民之所以罔極者主由上之涼薄善于背欺故下言爲民不利如云不克以著其涼薄之實若指爲民意所主前二句言民之涼薄忽接爲民不利之語又指在上者而言于文勢未順然則王肅所述非毛旨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冀塗卒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申毛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耶上

帝不能臨饗我耶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必欲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正義釋箋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爲刻創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

核克訓爲能自是毛意然王肅所述嫌于經語乃云后稷不克祐上帝不克臨矣是于經傳之義猶得其半而失其半夫雨旱之事天實主之若我祖雖無降雨之權亦當請命于帝祐其子孫今大旱若此豈后稷不能爲力耶豈上帝不臨視我耶鄭氏不得其說遂欲改經試思以克轉爲刻又于刻之中取記之義于記之中取識之義何至如此之迂廻難通耶若謂二句相連不宜與臨異文則雨旱之事非人所司于后稷自宜言不克于上帝自宜言不臨不必議也按雲崇刻古通剋吳志賀劭傳謹以剋心非但書緯剋與克正同隸釋漢衛尉衡方碑剋長剋君後漢桓譚傳何御不剋是刻本通克鄭氏亦非無據但義迂

面集當耳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曰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正義釋箋曰箋以先祖于至于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號呼即吁嗟告訴故先祖與于嗺共句爲文勢然

按此詩憫旱之意情詞急切曰羣公先正則我不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舍羣公而望先祖也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舍羣公而望上帝也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舍上帝而望明神也此章言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則又舍昊天而望先祖也傳箋大意略同然鄭改摧爲嗺既不可從毛以摧爲至傳又簡質無從究其旨歸孫毓述之云先祖之神于何所至孔氏謂先祖于至于詞不安竊恐孫毓之說非毛旨也毛意當以爲胡不相助我畏災而先祖之神于焉來至乎冀先祖來弭畏災而先祖不至故曰胡不相畏先祖于至二語一氣成文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于火言熱氣至極正義釋傳曰憚勞釋詁文毛讀爲憚丁佐反故爲勞也正

義釋箋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猶畏也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于前也以天下之旱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按毛意以爲我心勞于暑熱之氣故憂暑之心如熏灼焉爲暑所勞困故憂之爲文之次則然鄭以憚爲畏夫勞困則未有不畏畏懼則未有不憂者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矣獨是宣王畜志中興畏災愛國雖使深宮廣廈淨閣迎涼亦若

第八 明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 版叉卄

親受其災不能自解焉初不寒暑有偷而忘之也

孔氏之言無乃非宣王爱者之本衷矣

廢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正義釋傳曰以救而贪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王肅云廢人而不周其急也正義釋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

桉周之與賙義本相同其以貨貝相周者則字從貝其不以貨貝相周者則不得從貝周字可以括賙字之義賙字不可以盡周之之方且古人制字簡便周即爲救後人文義日繁始加貝以相別則賙必生于周字之後矣箋云賙給之權救其急則周爲救急賙亦救急何必舉後起之字以易古文耶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八

武　盌　學　生　張　汝　霖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甫有申有許有齊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維申及甫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正義釋箋曰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不得爲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桉史記正義籍世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縣四嶽受封赭水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一統志云宛古地名本周時申伯之國春秋時屬晉傑楚左

于重蕭申呂以爲賞川然則申嘗屬楚非屬晉也一統志似誤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古申城西有呂城鄭氏于詩知甫爲甫侯而于禮記注以爲仲山甫蓋其時未得毛詩遂至謬誤若此然則毛公之沾溉鄭氏者豈淺哉鄭氏好與毛異反爲自失所宗矣又桉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今考通志氏族略云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爲周宣王卿士食采于樊其非周之異姓之臣明矣鄭氏

注禮以山甫爲甫侯蓋本韓詩之誤即此見三家與毛詩之優劣矣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于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正義釋傳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正義釋箋曰庸勞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

桉王制注云小城曰附庸彼正義曰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于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此詩言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下即云有俶其城庸之爲城其義明矣鄭以庸爲功作爲起以起爾功于語未協若謂王命申伯意在

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爲其作城而已封之以土爲之作城何以非顯其功勞乎且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固已意在顯其功勞矣何乃謂此句不宜直言爲其作城邪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正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得復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梫九經考異詩往近王舅楊慎作迈一作迸匕字不經見迈字見于說文沂當是迈字形似之誤說文丌部迈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匕亦聲讀與記同徐鍇曰遒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薦而進之于上也丌即古文其故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左傳作彼已之子丌記已古音相同正義謂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曲為近字作解則孔氏之本已誤為近可知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傳肆長也贈增也箋云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釋文云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釋經曰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作此詩增長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為自彊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正義釋傳曰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

義故云贈增也正義釋箋曰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使之自彊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增長是美大也

按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雞鳴雜佩以贈之箋云贈增也詩之贈字甚多毛鄭之訓皆相合說文云贈以財物送人也亦與毛鄭合凡經典所有之贈字皆取贈送之義正義訓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云贈增也然則舉凡餽遺錫予賚送等字皆可訓為增矣此孔氏承崔本之誤而曲為毛說也釋文云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此以見贈字毛並無傳而義見于他篇鄭氏仍本毛傳而補為此說義從同也釋文云崔本作贈增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此以見惟崔本獨如此而不可信也孔氏謂鄭與毛別失鄭旨矣箋云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解經之其風肆好也毛訓肆為長鄭亦以為

長同也箋又云以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送之
辭以贈令以為樂者申所以贈之之意于經文無
所屬也正義謂毛訓贈為增長鄭為贈送相異而
釋箋曰言風切申伯使之長行善道者言其善事
使之自彊也其詩之意甚美大者述其善事令更
增長是爰大也鄭無增長之訓釋箋之說未知義
所從生合增長之義于贈送之中郢書燕說亦又
何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
除水災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
除其災使平成田定貢賦于天子
按禹貢壺口治梁及岐孔安國傳云壺口在冀州
梁岐在雍州彼正義曰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
身為武帝博士必當見其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
驗實而知漢書地理志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
北鄭氏此詩與地理志合不知詩之梁山自在涿

郡方城縣酈注與禹貢之梁山不同語詳溥彼韓
城籤下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傳覲見也箋云諸侯
秋見天子曰覲覲于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
善其尊宜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
琅玕正義釋傳曰毛于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
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謂正行覲
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

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
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正義釋
箋曰箋以經再云入覲故分之為二韓侯入覲為行
覲禮入覲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
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
注云享皆束帛加璧庭實為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
地所出重物明臣職也是朝覲之禮即以朝儀見又
以享禮見王故再言入覲也言三享者初享以馬若

及其餘以國地所有之物分之為三以備三享享者
獻也貢獻巳國所有之寶是諸侯事天子之常禮故
又云耆其尊宜王以常職來朝解其脩言禮享之意
也引書曰者禹貢文彼注云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
玕珠也引此者以西河之地法當貢玉韓在西河之
西故以介圭入覲介圭當是奇異之大玉可以為圭
璧也以所寶耆圭故以圭為眾寶之稱不必獨献一
圭也

校爾雅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說文云玠大珪也
周書曰稱奉玠圭書康王之誥有稱奉圭之語無
玠字許氏所引當是顧命而誤其文耳顧命云大
保承介圭先孔傳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正義曰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々
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彼鎮圭天子之所守禮
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
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

服之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非天子所守故知
非彼三尺之大圭也崧高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
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玠非諸侯之圭故
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詳此諸家之說
毛公以介圭為侯伯命圭許氏先孔以介圭為天
子大圭郭注爾雅引詩曰錫爾介圭則亦以為命
圭說文所引若是大保承介圭之語則指天子之
圭若是賓稱奉圭之語則亦指諸侯之圭說雖不

一亦不過以介之義為大無論天子之鎮圭諸侯
之信圭伯之躬圭皆可尊而大之為介圭獨鄭氏
以為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與爾雅之言尺二
寸者不合明瑞圭不得為介圭遂解錫爾介圭以
作爾寶為美玉玩好之寶如鄭此說圭長尺二寸
謂之介尺寸與鎮圭合而不必以為鎮圭然則尺
寸雖不與瑞圭合而不妨以為瑞圭矣又如鄭說
璆琳琅玕尙得謂之介圭信圭躬圭何不可為介

圭卯至其分入覲爲覲禮享禮乃緣誤訓介圭而多爲之說耳介圭之義明而入覲之解得矣

汾王之錫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正義釋傳曰釋詁文墳大也傳以汾墳音同故亦爲大也王肅云大王王之尊稱也正義釋箋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

在傳稱王流于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于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經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稱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邱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王之錫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錫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錫宜王之前惟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

桉下文韓侯顧之傳顧之曲顧道義也正義曰本或曲爲囘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此蓋因曲囘二字形似而義得兩通故致相誤然則毛傳已不能保其完好矣此詩云汾王之錫傳云汾大也

正義謂爾雅云墳大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爲大王肅述毛亦以爲大竊疑王孔之本脫誤致然耳毛公素不破字必不以汾字就墳大之訓且如王孔之說汾王不訓汾水之王雖與鄭異然其指厲王則固與鄭同也此必傳本云汾水也水字與大形近而誤（彼汾沮洳傳汾水也）鄭氏汾水之說亦遵毛義而然其後譌而爲大至王肅述毛時見毛鄭本多相異遂不復覈疑而別爲毛說孔氏因之而後人不得

安議之矣恐毛傳之轉固不若是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傳師衆也箋云溥大也燕安也
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按釋文云燕於見反注同徐云鄭於顯反王肅孫
毓並烏賢反云北燕國孫王皆述毛者然則毛固
不以與鄭同也顧寧人曰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
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

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按魏書地形志范
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
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
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
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
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初封于韓其時召襄
公封于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
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

遠近與專任力亦當發民于近甸而已豈有役二
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
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諸侯般攻位
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
確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
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考王符潛夫論
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
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

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顧氏又曰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
云梁山韓在馮翊夏陽西韓北姬姓之國也後爲
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秦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傳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
固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爲安而曰大矣彼韓

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裴氏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爲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爲燕國今于梁山則用鄭說于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爲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鄭志答趙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貊者皆在東北史記貨殖傳燕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濊貉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因于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其說矣竊按兩韓地皆有梁山從鄭即不得從王從王即不得從鄭欲燕師追貊等語處處通達則孫王之說爲較密耳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九

武盌　學　生　張　汝　霖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勤勞于徧疆理衆國正義釋傳曰旬徧釋言文旬作徇音義同毛既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正義釋箋曰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虎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旬不宜亦訓爲徧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按旬爲周徧宣爲宣布勤于周徧而宣布之故曰來旬來宣來旬之義須以來宣足成之如　之緜爰始爰謀箋云于是始與豳之從已者謀曰止曰時箋云卜從則曰可止居于是之等一句之中伸

引成文甚多先言來旬而後以來宣足之若旬當
作營宣訓爲徧先言勤于經營後言勤于徧勤營
勤徧于語不完且召公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于疆
于理至于南海一旬徧宣布之語足以駭之以宣
爲徧而改旬爲營未見其或勝于毛也又鄭所云
旬當爲營者乃取旬營古音相近并謂其字相類
也正義恐誤

矢其文德傳矢弛也正義釋傳曰矢施也謂施陳文
德定本爲弛字非也

按說文施旗皃一曰設也弛弓解也故施之字爲
陳設敷布之義弛之字爲廢弛之義二者雖不相
同然古書多互通此詩矢字傳矢施也當爲施陳
之義釋文云矢施如字爾雅作弛按爾雅釋詁云
矢弛也弛蓋施之假借字亦當爲施陳之義而郭
注云矢放失之矣此傳施字正義謂定本作弛非
此又孔氏之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曰弛其文
德注弛施也周禮小司徒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
爲弛遂人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注施讀爲
弛遂師施其施舍注施讀爲弛論語君子不施其
親釋文作不弛隸釋載漢石經論語亦云君子不
施其親李翱筆解云施當爲弛然則施之與弛古
本相通不爲定本之失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赫赫然
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父爲大師箋
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
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
是也正義釋傳曰言王命南仲于太祖謂于大祖之
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蓋
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
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大師皇父文在大祖之下
則于大祖之廟始命以爲大師其實皆在大祖之廟
並命之故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于

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大師未知于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正義釋箋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問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

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于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爲長陳勝舉兵者史記漢書皆有其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

　桉小雅皇父毛以爲幽王時人鄭以爲厲王時人此詩之皇父則宣王時人正義謂先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此大謬也小雅之皇父不必論幽王厲王要之爲專權無狀之小人與宣王時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之皇父迥乎不類而指爲一人可乎此葢因鄭箋以皇父爲字則前後宜爲一人孔氏亦私疑其非故又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是以皇爲氏矣以皇爲氏即不得以南仲爲大祖前後轇轕故其辭疑而不敢斷讙桉左傳疏宋戴公之子曰皇父

其子孫以皇爲氏又曰皇父秦敗爲皇甫戴公當宣之二十八年而立宣王之伐淮徐在初年此詩皇父必非戴公之子皇父出戴公之子之後明此皇父亦必非氏或與戴公之子同名皇甫若十月之交詩在幽王時彼所云皇父當即出戴公之子之後者並以爲字而不以爲氏則宣幽之世爲有三皇父矣而何得謂可爲一人耶

既敬既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象正義曰

箋以戒爲戒猶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
之言警鄭轉敬爲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
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不得與鄭同也
按古之行軍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夏書曰恭行
天罰周書曰肅將天威六月曰有嚴有翼此篇曰
既敬既戒整衆誓師安可以苟然而已哉正義申
毛謂敬爲恭敬戒爲戒懼自足見古人鄭重行師
之意箋以爲六師必須警戒而轉敬爲警無乃非

詩之本旨與且既警即既戒之義語亦嫌複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
事之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
人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
怖先以言安之正義釋傳曰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
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
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
民得就業正義釋箋曰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

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爲三農之事大宰九職一
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
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其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
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于此
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按擇三有事之文孔氏以爲不足據以解三事至
雨無正之三事大夫其義顯然爲公卿矣乃謂彼
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農業

不宜以爲三卿竊謂三事就緒經未著爲三卿三
農然三事之文兩見于他篇則訓爲三卿者不謬
不知鄭氏何由斷爲民就農業也王肅述毛而云
就其事業自當謂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就
緒之文蒙上三事于義自見何言王意亦當爲民
得就業也爾雅釋詁云緒事也然則就緒即就事
無能舉此文而決爲農之就事非官之就事也三
農生九穀非三事之確證經典並未有以三農之

業爲三事者合當訓而取新說何爲乎

徐方繹騷傳繹陳騷動也箋云繹當作驛徐國馳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正義釋箋曰此說軍已動發言繹騷則驛由此驛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閒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人見之知王兵必克驛以報其國驚走以相恐動

按繹陳騷動者釋詁文徐方繹騷者言徐方之人陳兵動衆卽此爲徐方震驚矣何必驛候之人驚走相告始爲震驚哉且經言繹騷鄭當于繹騷求訓若可任意改爲改造則天下無不可解之經矣況人各一意改者紛紛使說經者皆如是將曷勝其擾耶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于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正義曰敦訓爲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

按此句承公無傳釋文云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敦迫也鄭作屯正義謂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與釋文合又衛風王事敦我傳敦厚也韓詩亦云迫與此正同毛與韓訓雖各異而字皆作敦鄭氏橫改爲屯鋪屯淮濆誠易解矣其如經之不可改何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惡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正義釋傳曰毛讀狄爲逖故爲遠也則介當訓爲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忌爲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正義釋箋曰以辭有爭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者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尙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文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女乎不應舍而舍則是已來犯王故

知
被甲夷狄來侵患中國者
桉正義釋傳則爲傳說釋箋則爲箋說亦其義例則然〻如此類者適所以形鄭之短非所以爲說也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惟幽王無其大道遠慮所以兵在其頸而尚不知悟大道遠慮本爲王所應有舍之云者言其應有者而舍之非必舉已有者而舍之也維予胥忌卽可見其舍爾介狄何所謂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乎若謂辭有予

奪意爲彼此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此于毛說何獨不然舍爾大遠之謀維予羣臣之怨不當舍而舍不當怨而怨亦爲辭有予奪意爲彼此何明于鄭而闇于毛也且以被甲夷狄解介狄取說亦曲
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釋傳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此則棲爲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正義釋箋

曰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〻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木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〻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桉楚詞草苴比而不芳注草枯曰苴〻是草枯不兼木類言之且苴而言棲已屬假借水浮曰棲更爲新奇此與書之寅賓出日寅餞納日造語特巧已開後世法門若云在樹未落則是木葉之枯槁

者耳非所以云草不潰茂也若謂論棲之理必在于樹則草之理不得言棲如是以言詩而詩之意微矣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傳替廢兄茲引長也箋云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正義釋傳曰爾雅之訓況爲賜也賜小人之物便之益多故以兄爲滋〻又爲益引長釋詁文正義釋箋曰職兄斯引職訓之爲主茲此引長

言主爲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復茲主長此爲亂之事

桉桑柔倉兄塡兮傳兄滋也彼正義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文云兄音況注本亦作況亂況斯削毛無傳箋云而亂滋甚于此日見侵削則古文況與兄通而訓之爲滋況字自有滋益之義晉語衆況厚之注況益也孔氏謂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此牽二義而强爲

合也又常棣篇況也永歎傳況茲也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釋文云況或作兄非也此謂嫌于誤兄弟之兄非謂誤會兄之兄況與況本通不得謂爲非此則訓況爲茲又一義也此詩言職況斯引傳兄茲也引長也箋云乃茲復主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茲字訓經之兄主字訓經之職此字訓經之斯長字訓經之引與傳相合職兄斯引者言主于茲時而雜斯亂之引長耳而正義釋傳以茲爲滋釋箋云茲此引長言主爲益此

使亂之長不知滋字之義出于箋之何文是又混職兄之兄與亂況之況爲一矣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釋文云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

桉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凡顰之類皆從頻臣鉉等曰今俗別作水濱非

是頻卽顰之隸省漢人不習顰字轉而爲濱非顰之古文矣鄭謂頻當作濱是經傳不誤而改之使誤也正義指其爲假借或通用則孔氏亦未審其爲古文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

武　塗　學　生　張　汝　霖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釋傳曰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正義釋箋曰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所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

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疾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按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奔走之文與禮記大傳及此詩同彼傳云駿大也與鄭箋同禮記注云駿疾也大者多而疾來之意要之皆據見事不宜以遠爲長必知據其見事者以武成文推之故[illegible]其辭非是逆探後世也

毛說似不若鄭之妥

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文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

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按此說已具卷八以似以續籤下意有所未悉茲復詳之古之似皆讀以江漢召公是似與上句小子下句爾祉叶小宛式穀似之與于字負字叶韻以証頫自叶雲光駮騃始房遐切頁字古音房以切賈誼旱雲賦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然起嵬隮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皆不作士音子思論於穆不已仲子曰於

穆不似其音正同覩毛公所列仲子之説則子思言天道不息仲子言天命無極其義亦小異而大同何所謂師徒異讀而毛公取其説而不從其音者乎

曾孫篤之傳曾孫成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遵行之非斥今也正義釋傳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准之以曾孫爲

成王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常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小雅曾孫惟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按序云太平告文王雖是周公制作仍宜歸之成王則曾孫宜爲成王一也上云我其收之下云曾孫篤之陳實蹟以告先人明是但據見事非其逆說後王則曾孫宜爲成王者一也且曾孫之名若

自後世稱之以對先王則遠近皆可通施若自先世而逆望後人何必更稱曾孫詩之以曾孫稱成王者屢矣不必以此爲異也則曾孫宜爲成王者三也若云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然則禮井甲成便可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

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正義釋傳曰烈光釋詁文以辟公之下即言錫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爲此辟公也傳以賜茲祉福爲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正義釋箋曰以下云爾即是諸侯爲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爲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

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鴻基遠無期也

桉錫茲祉福毛鄭之義不同惠我無疆毛公無傳正義謂毛意亦指文王愛諸侯竊疑毛當以爲諸侯愛王室言文王錫諸侯以此祉福而諸侯愛我王室無有疆竟耳不然則下云爾邦謂諸侯爲爾此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顯然可見豈毛公讀書之識反出鄭孔下哉惜傳義古質無從證其是非又箋云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賜

之以此祉福也者也二句相申成義似屬文武而言非呼辟公而戒之也故箋末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純德即指烈文辟公之事受命定天命即指錫茲祉福以下之事正義釋經謂鄭以爲成王于祭之末呼之曰爾有光明文章者與羣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則首句爲呼辟公而告之之詞與箋中語氣似不相合未知鄭意何如也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于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桉周語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

二后受之讓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熙之爲廣亦經之常訓書堯典庶績咸熙其熙廣也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起發其功廣堯之事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

觀樂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則熙之爲廣不
必識也釋詁釋訓釋言之文所載有幾必謂雅所
未見卽爲于古無徵豈其然矣肆之爲固周語著
之毛傳因之自是古義肆之訓固者實訓故者虛
外傳言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固是堅固
之固非是故之故虛實之義不同必非音近之誤
故案廣光二字古通用曾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行其所聞則光明矣頌敬之學
有緝熙于光明傳光廣也雅詁熙爲光毛訓光爲廣互相釋知其例得通矣○廣報固重詞也禮投

壹敢固以請注固之言如故也如故訓者言重詞也然則固與故義亦得通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
也箋云靖治也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
施政于天下正義釋傳曰儀善至靖謀皆釋詁文也
刑既爲法則式不復爲法當訓爲用王肅云善用法
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正義釋箋曰靖治釋詁文儀
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
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爲謀之

故以靖爲治謂施于天下也
校儀式刑三字俱訓爲做法之義不宜若是之複
傳訓儀爲善非于經旨有乖鄭爲好與毛異矣若
靖字毛訓爲謀鄭訓爲治治之亦必謀之又小異
而大同也謀是經紀庶務之謀非機械變詐之謀
正義謂以此能治四方不宜爲謀之不知何說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傳私民田
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

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
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
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
凡治野田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
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里少半里也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閒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
里者舉其成數正義釋傳曰訓駿爲大故云大發其

私田也又觧正言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偏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正義釋箋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主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

農夫是也農夫自期終巳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敎民種穀農夫郎號令其人令亟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

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閒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

校此十千之耦以吏主之恰滿一部之數以里計之亦得三十有奇萬耦同耕趨事任力周官古法于此可知毛傳云終三十里者言各極其望語甚質而不詳王肅述之云三十里天地合爲之至三

十則天下偏正義申之云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此直爲說虛而無復人目所望遼遠空濶不止終三十里卽謂所望終于三十里而左視而巳得三十右盼而又得三十瞻前而巳得三十顧後而又得三十各極其望大約百里而遥又豈得爲終三十里也且目力所及未必皆屬爾私發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者抑又何也竊以爲農夫之望不越所臨

同井之民共相顧望今此十千之耦同是一部之
民滿黼滿車心所瞻望者不出此三十里外故曰
駿發爾私言民所自私也又曰十千維耦言民相
爲耦也所耦在是所望亦卽在是矣王肅所述恐
未當于毛旨
又按清廟駿奔走箋云駿大也彼正義曰俱奔走
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
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其

意與此相接成也是其爲鄭說固與大與疾二者
之義而合而一之矣此詩駿字毛訓爲大鄭訓爲
疾然則所謂大者亦得爲多而疾來之意正義謂
鄭之駿字別忽合忽離毛鄭有知亦無如後人何
耳
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
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正義曰以經
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縣鼓之上應

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
奏鼓朄注云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
田當爲朄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田意朄字以東爲
聲乚旣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
作田也
按毛公學最賅博此詩之傳典器名物一一具詳
樂府之遺賴以散見田爲大鼓毛公必信而有徵
故符著之于編以示後世豈敢朒駁臆剛造語以

或將來者哉正義謂毛意以應旣是小田宜爲大
是田爲大鼓固從應之小鼓勘而得之而毛說直
出于無徵且何以應旣是小周卽宜爲大也竊謂
毛公必有實據不昔是之推測而知也正義又謂
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周禮有朄字
故知田當爲朄孔氏豈能盡數周時之樂器而責
古無田鼓耶毛詩之經有田鼓卽是經傳有之何
泝云而言皆無其名耶鄭謂聲轉字誤變而爲田

正義云以蝀字以東為聲ヒ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改作田鄭之改經有與本文絶不相類者如維禹敶之洵既之卽君子攸幠之等皆顯然立異不待字之轉變也使經而轉變若此則不可依據甚矣又安知周禮之蝀字非因田字誤加其上下而為申申字又誤加以東旁而為蝀耶蝀與田絶不相蒙而牽强若此使田字又誤其二三畫而經幾于無文矣豈不謬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傳殷尚白也亦ヒ周也箋云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ヒ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正義釋傳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ヒ周也正義釋箋曰以亦為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擬周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

桉有客為對周而稱辭有彼此意兼二代亦為亦周于義誠允故下言既有淫威箋云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稱美微子何必浸及武庚且卽指言武庚而白馬仍非周制知傳義為長于箋矣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傳武陵劉殺耆致也箋云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ヒ于誅紂須暇五年正義釋傳曰左傳引此文者定爾功者昧也其意言致討于昧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正義釋箋曰既言文王開後卽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也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乃定功不汲ヒ于誅紂以為不得起而取天下是美

之深故易之

桉武王纘文王之業一戎衣而有天下此篇之言正頌其事章首言於皇武王者明頌爲武而作也次言文王克開者明嗣迹之有由也首已言武王則嗣武之武不必復明武王故訓如履武之武然毛意雖訓繼迹亦指武王鄭意雖指武亦是繼迹則又同而異異而同者也若耆定之耆亦似傳義爲長此章王美無競之烈勝殷之功意不在乎年老乃定韓詩左傳之說雖與毛義差別亦不以耆爲老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一

武　盌　學　生　張　汝　霖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傳閔病造爲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正義釋傳曰造爲釋言文毛意者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巳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爲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言遭家不爲謂家事無人爲之賴周公爲之巳得太平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爲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王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辭義不異于辭不便箋說爲長

桉造之訓爲經之常例未聞以造訓成正義謂一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是成字之義出于爲而非造字之本解矣孫毓謂毛傳于辭不便而以箋說爲長夫古人之文如周誥殷盤聱牙屈詰于辭不便者不知幾何況不造之語非甚艱澁而指

常訓爲不便孫氏之言不已過與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箋云不讙譁不敖慢也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也定本娛作吳

桉正義謂定本娛作吳是孔本自作娛今經及傳作吳疏中作娛非孔氏之舊矣史記武帝紀引詩曰不虞不驁索隱曰毛傳云虞譁也說文吳大言也此作虞者吳音相近故假借也據此則毛詩舊本必是吳字定本長也又漢衛尉衡方碑云剋長剋君不虞不陽吳作虞與史記同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譁也說文作吳匕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吴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吴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又漢書郊祀志引詩曰不吴不敖師古曰吴讙譁也又後漢書獨孤傳燒𨱎斧李注𨱎从吴詩云不吴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𨱎也檢字林諸書并無𨱎字說文矢部吳姓也又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曰改吳作吴又音乎化反其謬甚矣觀此則徐氏已辨吴字之妄何承天之言不足信而漢書所引者皆因吳吴形近而誤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云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正義釋傳曰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爲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正義釋箋曰以武王之業因于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于父故以爲美文王之師左傳云者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養其惡

桉毛傳之意與左傳合此詩頌美王師意主除殘勘亂武功大定而言若論三分服事既非行軍之道何乃云於鑠王師且文王事殷求盡臣道夫子所以有至德之稱鄭氏乃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其惡是直謂於鉄之王師爲養惡之機詐也可乎哉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箋云龍寵也正義曰龍之爲和其訓未聞寵字以龍爲聲故龍爲寵也

桉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龍鄭說當即本此但龍之爲寵毛公非不知之蓼蕭爲龍爲光傳寵蓋此及商頌皆以爲和決是古義惜典籍散亡無從更爲尋究也

裒時之對裒聚也箋云裒衆對配也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

桉上言山河喬嶽此廣言敷天之下聚于是而配祭之故傳訓裒爲聚其以爲聚者義屬之人鄭以爲衆者義屬之神如此之類非有新意而好改毛耳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箋云

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正義曰定本牧馬字作牡馬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于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通稱因即據野爲說不言牧焉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箋稱牧于坰野又言牧在遠郊使共郊牧坰野共爲一處

與爾雅異者牧于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

桉如正義所說是孔氏之本牡馬字原作牧馬今經之正文作牡馬者乃後人據定本而改耳然牧馬牡馬之異不但定本孔本爲然也顏氏家訓云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作牧放之牧則六朝時已有兩本矣唐石經作牡馬驗其改刻之痕原作牧馬文選李陵答蘇武書牧馬悲鳴李注引

毛詩曰駉乜牧馬埶文類聚太平御覽皆引作駉
駉牧馬初學記白氏六帖又引作駉乜牡馬則唐
人亦有兩本矣據釋文牡馬下引陸璣云牡馬騭
馬也是陸氏之本作牡馬陸璣吳人在顏氏之前
時代較古其作牡馬與定本同則定本爲長矣但
今正義之本亦從作牡馬爲失孔氏之舊耳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傳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遠
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
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正義釋傳曰屈者屈
彼從已是收斂之義故爲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
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
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行
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正義釋箋曰
以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遥遠之言故順爲從長爲遠
義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㴑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
然也下云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于泮宮

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爲惡此
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
而服之
按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與毛說
同鄭以屈爲治而與傳立異無論屈字訓爲收爲
治而群醜之義終不得指淮夷何也上言永錫難
老下言順彼長道文勢相承而然不得爲飲酒謀
伐淮夷長道自當指長遠之道文義生于永錫難
老句中亦不得爲出征之遠路且篇次自自來伊
祜已上皆頌魯侯在泮飲酒民樂其德之事至旣
作泮宮淮夷攸服已下始歷陳淮夷之事詩之次
序粲然可按何得于永錫難老之下讕入從遠路
伐淮夷之語耶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箋云吳譁也不讙譁不大聲正
義釋傳曰揚與誤爲類故爲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
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正義釋箋曰

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
譁也
　校箋云吳譁也正本之絲衣傳義是鄭意固不與
毛異也釋文云吳鄭如字王音誤然則訓吳爲誤
者自王肅之意耳今正義釋傳用王說而毛鄭異
矣竊疑毛于前篇訓譁則此固不當別解雖揚字
之義傳箋畧殊然毛意言不讙譁不殺傷亦可不
必因其相異者而並疑其相同者之不同也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傳觩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箋云角
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傅
甚傅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又無
無猒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正義釋
傳曰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
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觩爲弛貌搜爲衆意傳以

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
大戰而克服淮夷也上有因馘則非全不戰傳意蓋
以此章爲極美之言正義釋傳日以上言獻馘獻囚
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
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搜爲行矢之聲故
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其有常不得以
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傅車甚傅緻言安穩而調利也
　校皇矣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

正義曰左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高大之意王肅
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
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
國壞城耳于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與此傳正
足相證不必以上言獻馘獻囚此言弛弓束矢爲
難也說文搜衆意也引詩曰束矢其搜與毛傳合
五十矢爲束以束言之明搜爲衆意矣若搜爲矢
行之聲矢方行也不得言束矢猶束也無從言疾

又戎車孔博正寫軍容之盛若謂車制有常不得以其博爲言則矛之觩矢之搜皆爲有常又何必贅耶且詩言車馬之制如此類者不知凡幾何所謂不宜以其博爲言而竟改經爲傳耶又孔淑不逆乃從既克之後而見之自是言淮人之不逆若美僖公之用兵何待至于既克之後方云不逆耶王肅所述爲得經傳之旨矣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

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侐清淨也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正義釋傳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閟謂閉戶拒公故閟爲閉也說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是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正義釋箋曰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

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于末言新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于理爲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閟爲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爲慎是閟得爲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爲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于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按閟之爲閉經之常訓鄭氏解以爲神正義釋之

曰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爲慎是閟得爲神也不知神之雅訓與閟溢同爲慎義未嘗爲鬼神之神也取其字而不求其義可乎如初哉首基俱訓爲始首字又爲頭首之首于文之訓始者則義俱可通于文之訓頭者則必不可通也神字爲慎義又爲鬼神之義于文之訓慎者則義俱可通于文之訓鬼神者則必不可通也如鄭此說是閟宮爲慎宮矣況閟與毖又字異耶是閟宮不得爲神宮

也有事則祭無事則閉故謂為閟何言不宜以閟
為名耶全篇之意次序釐然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已上皆述周家所由盛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已下
叙魯邦所由封叙周事而溯姜嫄溯姜嫄而咏閟
宮則閟宮之在周可知也魯靈光之殿漢世猶存
禱祀周姜嫄之宮先儒必有實據非若後世之憑
虛妄斷也且周公之孫而下叙僖公祭祀之事曰
后帝后稷曰周公皇祖若此詩為頌修姜嫄廟而

作何得叙祭祀而不一及姜嫄憤賓奪主詩中無
此體製益明姜嫄之廟非在魯矣知姜嫄廟非在
魯即知新廟之為閟公廟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二十二

武進學生張汝霖

置我鞉鼓傳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云
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鞉雖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正義釋傳曰夏后氏枊鼓已下皆
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楹傳依此經而改之矣
正義釋箋曰金縢云植璧秉珪注云植古置字然則
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

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案論語植其杖石經殘碑作置其杖考工記凡試
廬事置而搖之注置猶樹也文選賈誼弔屈原文
方正倒植史記作置與上句志韻叶鄭注三禮時
未見毛詩所引多本三家明堂位注引作植即當
本之三家要是置植古通非與毛異
衎我烈祖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箋云烈祖湯也
於赫湯孫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箋云湯

孫呼太甲也正義釋傳曰下傳湯爲人子孫則此篇上下皆述湯事故云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湯之前有功烈者止契冥相土之屬也正義釋箋曰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爲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其子孫奏鼓以樂之也

按序言祀成湯經言湯孫之將則所謂湯孫者自當爲成湯之孫若謂湯爲人之子孫則稱孝孫稱曾孫焉可矣且祭則稱名商書余小子履周書稱曾孫周王發未有稱孫而用字行者湯孫之語非所以承祭之稱也至次篇烈祖湯孫與此正同彼正義釋傳于烈祖從鄭說指爲成湯于湯孫仍本此傳謂湯爲人子孫則曲而又曲矣

賚我思成傳賚賜也箋云賚讀如往來之來既載清酒于尊酌以祼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齎之所思則用成正義釋傳曰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

之所欲成也正義釋箋曰以思成者齎之所思成也思之得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按賚之爲賜亦經之常訓賚我思成與綏我思成語正相類綏如福履綏之之綏言神安綏我則賚我亦當言神賚賜我矣王肅所述爲得毛旨鄭氏必改爲來來我思成語轉不愜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正義釋傳曰有娀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故云有娀契母也正義釋箋曰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簡狄之身言有娀方將不得爲簡狄長大故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娀氏之國方始廣大也有娀氏國之大小非從商家之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也

桜大明之篇摯仲氏任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思齊箋言太任則即以姓爲字矣此有娀亦簡狄母國之氏如魯國則姬氏齊國則姜氏箋亦稱有娀氏正義謂箋以有娀是簡狄國名非也有娀雖是簡狄母國之氏而詩意固當即舉以指簡狄非指有娀氏之國也若指有娀氏之國則經文未著簡狄上言國大下言生子于文義有閡矣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旒章也箋云綴猶結也旒旌旗

之垂者也正義釋傳曰綴之爲表其義未聞旒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正義釋箋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爲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

桜旒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綴之于上所以表也旒而下垂所以章也然綴旒之義雖從旌旗旒而得而旗旒之事無當于經旨故傳取其義而不詳其物如與子同澤傳云澤潤澤也而不言衣是也若牽引旌旗旒縿之事以爲訓則與下文爲下國駿厖文體不類如此傳箋毛以爲表章鄭以爲連結俱從旌旒會義然毛得其精鄭得其粗

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

桜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左傳昭十二年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之賦蓼蕭弗知也又

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注引詩曰爲龍爲光欲以龍光君也焦氏易林云蓼蕭露瀼君子寵光家語弟子行引詩曰何天子之龍易承天寵也王肅本作龍酌篇我龍受之箋云龍寵也止與蓼傳蕭義同然則龍即爲寵古字通也鄭于酌篇知不必改經而此云龍當作寵抑又何耶

則莫我敢曷害也箋云誰敢禦害我

校前漢賈誼傳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注問之爲誰也史記衞綰傳不譙呵綰汴譙音誰呵音何漢書作孰何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古曰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此詩言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卽莫敢誰何我之意害如害瀚害否之害非害患之害箋以禦害申傳義曷字訓爲禦害未知所由

苞有三蘖傳苞本蘖餘也箋云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下之禮樂正義稱傳曰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本爲苞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木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蘖餘也言本有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爲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後亦同正義釋箋曰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蘖上者樹木于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蘖皆諸帝王之後也

校苞蘖猶言本支故下言莫遂莫達卽取物生暢遂條達之意鄭雖以苞爲豐亦是借草木之豐茂言之雖以蘖爲餘亦是借草木之枝餘言之何必執興于毛哉且一姓之後理不再興宗子既非國社已屋三蘖雖居大國行禮樂亦承先王之餘蔭耳接諸天眷所在則固大有其人非必蘖餘之屬矣三正之後有三國則苞有三蘖毛傳之解甚安既言莫遂莫達則三蘖無由復振何言天從豐大之耶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葉世也業危也箋云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正義曰傳以業爲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于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于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服海外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爲子孫討惡之業也

[illegible]厥武正義曰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益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于湯時止有七十里耳此說是與毛傳之言昔在中葉有震懼而且危業者相証所謂中葉者由契至湯十四傳自當在相土之後七世八世報丁報丙之閒若相土則契之孫當娶后之世猶是闢之初基何得言中葉也且經言有震且業明震與業乃

對文成義若謂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爲予孫討惡之業則且字非行文之勢矣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箋云椹謂之虔正義釋傳曰虔敬釋詁文正義釋箋曰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榩架木質以其方論斲斫櫨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校爾雅孫椹謂之榩非此經之虔字鄭見其文在釋宮與此論匠事名義相似遂轉榩爲虔改爾雅以駁毛傳誤矣孫氏注爾雅亦引詩者乃從鄭氏之誤非詩之意卽非傳之意也修君之路寢工役皆敬以將事故云方斲是虔何以謂方論斲斫不宜言敬耶是虔之文與是斷是遷皆就人身言之其語相類不得虔爲架木之質也

學詩毛鄭異同籤附之卷二十三

周召分聖賢後辨

歐陽氏之言曰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繫之周公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繫之召公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别其稱爾謹案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夫同爲文王之風而王與諸侯異者其氣象然也其觀感然也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周南不言者互文以著義也歐陽之言夫亦遷觴詩序之旨矣今試以關雎與鵲巢比麟趾與騶虞比羔羊與兎罝比穠李與天桃比甘棠與條肄比小星江汜與樛木螽斯比采蘩采蘋與葛覃芣苢比行露摽梅死麕與漢廣錯薪秣馬比殷雷草蟲之懷君子與卷耳之懷人比氣象之大小觀感之淺深說詩者當有以悟之矣二南之時仁風翔洽周召奉文王之教以教其民此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民之得之有淺深焉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孔子删詩各本其舊亦曰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不得不分也昔曰周召以聖賢分是召南者僅召公之治而非文王之治也豈理也哉知文王一人之治受之者有深淺而文王無可分聖賢者卽知周召不必分聖賢矣或曰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無之然則召儕乎曰此亦其適也美召者有之如皇矣美周雅之事也豳風美周非二南之事也各有所屬美召者無所歸姑是爲召也則歸于召南也而又何容軒輊耶

何彼襛矣篇解

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王姬之車解者不一一云平王周平王齊侯齊襄公一云齊侯齊僖公一云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則並未嘗確指爲何王何侯一云平王謂文王平王者猶書之言寧王也然反復核之均有所未安按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歸桓公也若據此謂齊侯爲襄公則桓公者襄公弟不得云齊侯之子又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歸襄公也襄公僖公之子若據此謂齊侯爲僖公則王姬歸齊時襄已即位五年不得仍稱爲齊侯之子又何論雄狐之刺也故茲二說者最不足辨然以爲平正之王齊一之侯而不名何人則又非褄陳家世之體如碩人詩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梁山詩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俱明白顯易不若是之渾淪也至謂平王爲文王平王之孫蓋武王之女其說遂大謬不然矣考武王后邑

姜左氏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者太公之壻也成王時太公爲齊侯其子于武王相爲甥爾雅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是也齊侯之子于邑姜爲兄姊弟妹之親取姊妹之子爲妻呼姊妹之夫爲舅後世好亂者不敢爲而謂武王使齊侯之子爲之壻固知是說之益大謬不然也汲雲案顧亭林云成王時齊侯爲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周之盛時必無此事盧鍼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矣必無未辨之女矣此本其說甚確之也然則所謂平王齊侯者將何解所謂王姬下嫁者將何適與曰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其次宜爲媵不得更適齊侯之子然則此詩者直爲王姬下嫁陳胡公而作而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者皆詩人摹擬之詞如所云俔天之妹亦是言太姒之尊貴譬如上天之有妹此云云者爲揣度王姬謙損之意言不敢自恃帝子之尊但平等于王之孫齊比于侯之子不卑不亢乃所以爲二南風教之正也鄭氏箋詩往往失之于固即其訓王姬

之車之必爲往試思常棣之華之亦可訓爲往乎吾有以知其不達也若謂序云王姬雖則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肅雝宜指王姬不宜但指其車是亦不然夫肅肅馬鳴車攻所以頌宣王和鸞雝雝蓼蕭所以美侯度少儀曰和鸞之美肅肅雝雝交衢應節登車有光君子尙之而況于王姬乎

鄭氏昏用中春辨

人倫始于夫婦而制禮重以大昏非之不可以不辨風詩多陳男女之事其詞不一端毛公之傳鄭氏之箋說詩者非爲然而毛公之論昏事主自秋迄春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也鄭氏之論昏事主月用中春周禮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也毛以詩斷詩鄭以經證經各立其說而吾以爲宜從毛而棄鄭桃夭之詩毛以爲喻少壯者鄭以爲得年時行露之詩毛以喻懼濡染者鄭以爲拒德期至摽梅之詩毛以爲興年衰鄭以爲記時過于是自知其與昏用中春之說不合也故前一章創爲女年二十雖夏未大衰之說以通之則昏用孟夏矣次章謂夏向晚迨其今兮則昏用中夏矣又自知其與婚用中春之期太遠也故末章又剏爲明年中春相於不禁之說以通之且自歸其與二南文王之化不合也又創爲行露之拒男以正禮摽梅之夏婚以蕃民之

說以逼之且夫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不早
爲所爲避之又久至于怨曠將興遂以蕃育人民之
故坐令天下滔滔歸于男女相奔之習恐非先王所
以防淫防亂之意也且即如其言考之于古亦多未
合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
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
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杞周有先王之制爲守禮
之邦未聞昏用仲春也中春之期守之不敢移相奔

之風開之弗爲過就令鄭氏自思當亦色沮周禮遭
莽歆竄亂康成一代大儒趣而正之斯其職矣而乃
根據擬文自矜淹博桓靈之天下所以盪然也

毛鄭豳風年表序
先王之年信而有証豈容後人任意增移鄭君之于
詩與毛異者惟此篇爲甚以傳箋較之上下牴牾凡
有數年然義出古人皆獲傳世疑不敢質謹就二家
各爲之表

毛氏豳風詩表

成王年十三武王崩明年改元周公攝
案詩云武王崩年成王年十三

元年王年十四周公攝管蔡流言公東征作七月
七月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王業之艱難是東征時作七月也桉毛意無避居
東都事居東即是東征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周
公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
七月也
二年王年十五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辟大辟也明卽東征誅管叔矣孔傳曰公作詩
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三年王年十六周公東征之三年周大夫作破斧周
大夫作伐柯秋感風雷迎公歸東人作九罭公既
歸勞歸士周大夫美之作東山
按序云伐柯美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曰毛
意雖與鄭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感風雷

之前若得風雷之後王已開悟大夫不當刺王王
肅依詩篇序在東山之後謂旣歸大夫追刺非曲
說也詩序次何必是其舊乎觀於頌而知之矣
四年王年十七周公攝
五年王年十八周公攝
六年王年十九周公攝
七年王年二十周公致政成王周大夫美之作狼跋
按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美

周公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卒除四國成就周道使
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美之

鄭氏豳風詩表

成王年十歲是年十二月武王崩明年改元
按正義曰書傳略說云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康誥
稱孟侯則是年王年十八逆而推之知武王崩年
王年十歲也
元年王年十一十二月練祭周公攝

二年王年十二十二月祥祭除周公攝
三年王年十三王已除服周公尚未致政管蔡流言
作周公避居東都作七月
按正義曰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
始爲詩七月之作當在初出之年也
四年王年十四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五年王年十五周公作鴟鴞貽王
按正義曰書言二年罪人斯得別言于後公乃爲

詩明與罪人斯得別年故知居東三年王年十五時作也

秋王感風雷迎公歸攝政周大夫作伐柯

桉箋云朝廷羣臣疑于成王之迎周公故詩人刺之故知伐柯爲啟金縢後作也

周大夫作九罭

桉正義曰二章巳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歸後作

冬管叔以殷畔公東征作破斧

六年王年十六公東征之二年

七年王年十七公東征之三年歸作東山

桉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八年王年十八周公制禮作樂

九年王年十九

十年王年二十周公制作成

十一年王年二十一周公致政作狼跋

桉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是狼跋之作在七年致政時也

釋鴉

爾雅釋鳥鵙鶷鷅鳩郭注鵙類𪁴為舍人曰鵙鴉一名鷅鳩詩陳風有鴉萃止傳鴉惡聲之鳥也魯頌閟宮翩彼飛鴉傳鴉惡聲之鳥也大雅瞻卬為梟為鵙傳鵙惡聲之鳥也爾詩鵙鴉傳鵙鴉鷅鳩也說文鵙鴉箛鳩也顧野王玉篇鵙鴉惡鳥捉鳥子而食之者諸所訓皆一物也又爾雅釋鳥桃蟲鷦其雌䳮郭注鷦鷯桃雀俗呼為巧婦舍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鵰

鴉者也字或作鷰陳藏器曰巧婦小于雀在林藪間為巢窠如小袋玉篇云鳩巧婦也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語云鷦鷯生鵰此所釋又一物也而鄭氏桃蟲箋云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鴉皆惡聲之鳥也按月令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一名鷹鷦是小鳥名巧婦者與題肩初不類也且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鴉

亦不類鴉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也爾雅鳶鳥醜疏云鳶鴉也鷹隼醜疏云謂隼鷂之屬也分言之明二類矣而鄭氏合三者而一之不可解也又陸璣疏鵙鴉云鵙鴉似黃鳥而小喙其尖如錐取茅莠為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鷅鳩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曰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以鷅鳩為巧婦是鵙與鷦合而一之矣不可解也按巧婦女

匠工雀韈雀巧女或又曰鷰鶥皆以其作巢之巧名之過羸言其小桑飛言其好飛于桑無從見其為惡鳥也若以其生鵰鴉鷙鳥遂取名鵙鴉之鷅鳩以名之則田鼠化鴽不得名田鼠為鴽鷹化布穀不得稱布穀為鷹牛產麒麟不得名麒麟為牛龍生貜貜不得名貜貜為龍舜生章鶡商均亦名章鶡見餘復予不得名章鶡為舜堯生丹猪不得名丹猪為堯揶揶代糯糯云部中有丹朱嶺蓋瓷子封域廟前聵鑒猶形以丹塗之此引為對伐耳非敢戲玩古人也鶴鷄生鵰明不待

名鶻鵃為鶻鳩也且鶻鳩為鷹鵰之名鷹鵰為鷹隼
之名二者亦不相類陸氏徵引多名皋幽州人之言
以實之豈陸氏未嘗見鶻鵃乎豈陸氏所見之鶻鵃
異於于黃雀乎以所聞昧所見者恐呼鼠為璞矣鄭
買之矣指鹿為馬為趙高所愚耳孔氏于頌小毖正
義引方言所說巧婦之名皆與陸疏同獨無幽州人
謂之鶻鳩一語是孔原不信陸之此句矣又言箋以
鶻與題肩及鵰三者合而為一其義未詳且鷦之為

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攢俟後賢是孔亦嘗疑鄭矣
而鶻鵃薦正義又取陸氏以鶻鵃為鶻鳩之說而以
鵰鷂為小鳥何其識之無定耶二鵰鷂而忽大如鷹
忽小如桃蟲格物之失遂使周公蒙鵰鷂之比夫子
教弟子學詩而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盡鼃之也

道光己亥仲春鐫

詩緒餘錄

南海葉氏佇月樓藏版

詩緒餘錄自序

詩學者聖門雅言之首務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以爲緒餘又足以資多識然則鳥獸草木之名特緒餘耳竊嘗思之鳥獸草木之名雖曰緒餘然漢唐以來時代更易非藉傳箋及諸家辨論有皓首窮經而茫然者緒餘不明而興觀羣怨之旨或晦故雖曰緒餘實小子學詩之初桃也陶貞白一事不知引爲己恥矧在雅言之敎鳥容等諸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自吳陸璣疏後繼之者不下數十家各隨所見均有可通然彼此各有異同地屬遐陬又或購書不易倘非纂輯無以備案頭繙檢之資嘗擬依經次薈萃傳箋等書取其折衷愜心者都爲一集以便稽考人事芬冗苦無暇日丙申仲春於　家半溪夫子新會署齋分校文童試卷襄事之暇輒取架上書擇其要而登諸簡從陸璣疏例鳥獸外增入蟲魚以聖言鳥獸則蟲魚統之也顏之曰詩緒餘錄成初志也錄者何詩無達詁後人涉獵遺編非處古人時地豈果能得古人之眞第卽所從錄而存之當不當未可知也雖然學者生古人後弗克晤對追隨而茲若聚千百載之名賢於一室而北面質疑從此探討漢唐注疏之墜緒微言以及儒先之是非得失亦猶遊山水者姑寄情於一邱一壑漸而至於登泰華之

高問星河之遠亦可從茲發軔焉用是隨時偕同學酌加損增未免存享帚自珍之意友人勸登梨棗姑勉從之殆亦學詩之一端云爾至若其他名物尚當俟諸異日

道光十有九年己亥孟春番禺黃位清

詩緒餘錄例言

一序列諸書自宜以時代分先後惟詩爲毛詩故擇傳箋義愜者首著之其在前如夏小正爾雅等書俱列其次至詞有連綴義有從違如毛傳鄭箋孔疏相因爾雅郭注邢疏相因及諸儒有辨該條者並連綴之不拘時代又義當從者列每條之先若舊說不必從而可並存者亦間附○外以清眉目

一毛傳鄭箋外詩疏止稱孔疏爾雅止稱釋某注疏止稱郭注邢疏陸璣鳥獸草木蟲魚疏止稱陸疏

一是書所徵引自漢唐以迄元明書名姓氏世所共知者不贅述其本書稱某氏而未著名者祗從其舊若所見國初至今之書間有流傳未徧及近今始刻者如河間紀氏昀四庫全書提要漢陽王氏夫之詩經稗疏安溪李氏光地詩所無錫顧氏棟高毛詩類釋續編吳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篇蕭山毛氏奇齡續詩傳鳥名卷歙縣程氏瑤田通藝錄金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象山姜氏炳璋詩序廣義會稽范氏家相三家詩拾遺古虞朱氏芹詩經札記仁和趙氏佑詩細吳中徐氏鼎毛詩名物圖說緜州李氏調元然犀志分宜林氏有席詩經劄錄高郵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姓氏書名隨舉以備參

一說詩者傳箋爾雅說文外吳陸璣疏尤爲近古惟陸璣本末不見史傳隋經籍志有其書名卷數而未詳時代釋文序錄注稱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崇文總目館閣書目以爲据馬端臨文獻通考朱彝尊經義考主之定爲吳時人鄭夾漈謂唐文宗毛詩草木蟲魚圖本陸疏爲之則陸氏此書見信於儒林久矣故詳錄之惟是書不依經次於詩名物亦多未備疑作者未成之書今依經次序錄其有與孔疏及邢疏本各異者以小字注明俱從趙氏佑本補正以歸畫一

一凡徵引書名用□若爲是書所徵引或與本條相發明者則用|蓋凡書所徵引必在是書之前倘不清眉目則或疑時代倒置也若既徵引於前其後間有複見者則以義愜者首徵之複見者餘論又有可參也

一古人著書不加圈點　國朝文集多有之方望溪先生以爲有則筋節處易於省覽今從之

一是書所錄以有關經義者爲主間有無關經義而有資聞見者亦偶錄一二以暢其支至若龍旂之龍非眞龍鸞鑣之鸞非眞鸞此等錄之似涉類書故概從刪汰

一詩以風雅頌爲次名物已見前者不贅錄間有名物同而取義各當本詩者或更摘錄本條下亦注明詳見某篇

一物有同名異物者如鵲巢與曹風之鳩爲鳲鳩毛傳 氓與小宛之鳩爲鶻鳩毛傳 鶉奔之鶉爲鵪鶉釋文 四月匪鶉之鶉爲鵰毛傳 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毛傳 豐水有芑草也毛傳 生民糜芑之芑白粱粟也孔疏引爾雅注 又禮表記注引豐水有芑枸檵也鄭注 則又木類亦可備參荼有三谷風荼苦之荼苦菜也毛傳 東門如荼之荼茅秀也鄭箋 良耜荼蓼之荼陸草也孔疏引王肅注 杞有三將仲子之樹杞爲柳屬孔疏引陸璣疏 南山有臺之有杞與湛露杞棘之杞梓杞也爲山木詩緝 四牡之苞杞與北山之采

杞四月之杞枸檵也詩緝 摽梅之梅爲今梅陸疏 終南之梅爲柟毛傳陸疏同 定之方中之桐爲白桐詩緝 卷阿之桐爲青桐詩緝 榆有四唐山有樞之樞榆統名也隰有榆之榆刺榆也秦隰有六駁之駁梓榆也陳東門之枌之枌白榆也徐氏鼎 至有或疑於草或疑於木者如淇奧之綠竹爲今竹釋文綠如字 采綠之綠爲王芻毛傳 澤陂之蒲爲蒲草草屬說文 揚水之束蒲爲蒲柳木屬鄭箋 以及蒹葭萑葦大小共十一名詩緝 蝤蠐一蟲而六名郭注 螟螣蟊賊皆蝗也而微異陸疏 此類皆當分別釋之以免混淆

一是書祇就所見隨時綴錄時藉朋儕參訂同學葉蔗田應陽襄校並任梨棗之費閱數月而成書學識淺寡疎漏自多間有管見輒加[案]字庶幾就正有道也博雅君子倘指出舛誤以便更正尤所厚望焉

粵東西湖街聚珍堂承刊

治詩之道格物爲要物未格而欲窮詩之源究詩之委恐未見其能至也　春帆師窮年治經務求其是其於詩也博稽而審思廣求而善斷於三百篇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學核其實而抉其精因集義疏等書考覈之辨正之都爲一集應陽幸與襄校竊以爲學者欲從事於格物之學而因以知詩之源委以是書爲先路之導可耳爰樂而付諸梓道光十有九年十月既望受業南海葉應陽謹跋

詩緒餘錄卷一

番禺黃位清瀛波輯

國風　周南

關雎

雎鳩　毛傳雎鳩王雎也（釋鳥同）鳥摯而有別（摯音至亦作鷙）關關和聲也鄭箋摯之言至也謂雎雄情意摯然而有別孔疏傳爲摯實取至義郭注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徐鉉云鶚性好跱立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陸疏大小如鴟（爾雅疏同毛本作鳩非今从趙氏佑本）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謂之鷲（音就爾雅疏作鷲）而揚雄許慎皆曰

白鷢似鷹尾上白師曠禽經云魚鷹也亦曰白鷲亦曰白鷢案通志云尾上有一點白故曰白鷢又案釋鳥雎鳩曰王雎楊鳥曰白鷢是各爲一種無疑陸佃埤雅雎鳩不再匹和而摯別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故詩以爲后妃之比今大鵰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李氏灝曰雎鳩本惡鳥摯本言猛鷙鄭箋釋摯之言至而以王雎當之朱子遂從其說案摯只作鷙解不必改爲情摯蘇氏軾曰鳥之鷙者不淫歐陽氏修曰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也

○李石續博物曰毛傳與郭注異者毛以雎鳩爲王雎郭謂之鶚毛以鳲鳩爲秸鞠郭謂之布穀毛以鷽斯爲卑居又云鴉烏郭謂小雀好羣飛毛以桑扈爲竊脂郭謂之青雀好盜脂嚴粲詩緝鄭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此詩是也祝鳩氏孝故爲司徒主敎民即鵻鳩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即布穀鵲巢及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即鷽鳩也非斑鳩小宛之鳴鳩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鳲鳩則又在五鳩之外也姜氏炳璋曰白鷢與鷲皆鵰屬皆不在河洲並非摯而有別釋鳥所

云王雎即本草所謂鶚也深目好跱雌雄相得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能水上捕魚故江表人呼爲食魚鷹王雎本非水鳥本草置之山禽之類張華禽經注雎鳩魚鷹摯而有別多子是也

荇菜　毛傳荇接余也（釋草同）以事宗廟鄭箋以后妃將供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則實是荇菜賦而非興矣郭注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莕陸疏荇一名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陶毛本俱作脆爾雅疏作肥）美可案酒蘇恭唐本草鳧

葵卽莕菜也生水中羅願爾雅翼荇菜今陂澤多有葉卷漸開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隨水平浮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埤雅或謂之鳧葵王氏安石曰荽餘詩雖以比淑女然后妃所求皆同德者則荽餘唯后妃可比焉若蘋蘩藻所謂餘草舊說藻華白荇華黃顏氏家訓云今荇菜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是也夫荇止曰芼之蘩則日用之蘋藻則至於盛之湘之奠之無所不爲焉位彌高者事彌畧也然則后妃采荇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蘋藻固有次第哉且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而足非其至也許大夫妻者不一而足李氏樗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爲葅嚴氏詩緝芼熟而薦之也皆作興說內則芼羹疏用菜雜肉爲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毛以芼爲擇今不必從案周禮醢人四豆之實一曰茆菹方氏苞曰茆鳧葵卽荇菜也孔氏謂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是殷禮非是徐氏鼎曰荇似蓴菜而非蓴蓋蓴比荇而葉較圓詩薄采其茆乃蓴也陸氏德明云荇亦作莕接余也則荇卽莕俗呼爲荇絲菜說文謂之孽楚辭謂之屏風云紫莖屏風文綠波皆指此

葛覃

葛　周書葛小人得其葉以爲羹君子得其材以爲絺綌以爲君子朝廷夏服爾雅翼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又一種鹿藿其生蔓延生食甘脆亦可蒸食有粉今之食葛非爲絺綌者也埤雅葛性柔韌蔓生可衣女事之煩辱者蓋知稼穡之艱難則可以爲王矣知女功之勤勞則可以爲王后矣禮后織元紞今乃親葛事者王后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也絲麻者本事也蘋葛者餘事也徐氏鼎曰葛根外白內紫其葉三尖其花纍纍成穗紅紫色其子綠積其皮以爲布小爾雅曰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

黃鳥

黃鳥　毛傳黃鳥摶黍也徐氏鼎云黍登而聲伏故名釋鳥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疏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或謂之黃鳥詩爾雅疏釋文俱無此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一作鸝黃常以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不詩爾雅疏俱脫不字是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黃袍詩爾雅疏無此句朱氏芹云不字平聲與上畱字叶一刻亦字連下者誤倉庚商庚合音爲鸝皆切音之法困學紀聞

曰濱繁露云搏黍爲鸎不知何出蓋未見詩葛覃注耳
案古皆作鸎不作鶯若桑扈有鶯其羽毛傳訓鶯然有
文章非鳥名也魏文帝王粲乃有鶯賦又案睍睆毛傳
好貌鄭箋顏色說也是言其目非言其聲集傳清和圓
轉之意似仍是訓其目後人誤以爲音耳詩有睆其實
睆彼牽牛皆訓貌檀弓華而睆美好貌况睍睆字俱从
目六書故睆目圓轉也尤明

灌木　毛傳灌木叢木也一本作蘩釋木同　郭注下云木族生爲
灌是灌木爲叢木也

卷耳

卷耳　毛傳卷耳苓耳也釋草同　朱子曰據本草卽今蒼耳
郭注廣雅云枲耳也亦曰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云苓
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幽州人謂之爵耳或呼爲常思
菜陸疏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葉青白色
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鬻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
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鄭康成謂是白胡
荽嚴氏詩緝其子研麵作餅可救饑據本草卽今蒼耳
然蒼耳葉大如掌與形如鼠耳不合與葉似胡荽亦不
合又莖粗如指更與細莖蔓生不合恐本草未足信沈
氏青崖嘗辨之埤雅或曰形似鼠耳故有耳號或曰白
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璫故名荆楚記曰卷耳一名璫草
亦云蒼耳叢生如盤今人以其葉覆麥舊說千歲之蝠
巢於蓮葉遊於卷耳之上博物志洛中人驅羊入蜀胡
枲子多刺粘綴羊毛遂至中國故名羊負來爾雅翼幽
冀謂之禮菜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着人衣一名
葹離騷以喻小人所謂薋菉葹以盈室是也

馬　埤雅說文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石
建曰書馬者與尾而五然則緯書以爲王者駕馬故以
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
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白虎通曰天子駕六示有

事天地四方也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無差
則古有駕六之制矣舊說口中紅白閒色鼻中色如朱
點眼中赤色如字形者俱壽林氏有席曰馬病而不能
升高曰虺隤馬本元色因病而黃則病極而生變矣瘏
則病甚而不能進也

兕　毛傳兕觥角爵也孔疏古者宴饗之禮必有兕觥左
傳成十四年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觩故知
饗有兕觥昭元年鄭人宴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
拜舉兕爵故知宴有兕觥埤雅兕似牛重千斤一角青
色其皮堅厚可以制鎧兕善抵觸故先王制罰爵以兕

角爲之酒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先王制此以爲酒戒四升曰角角觸也與此同意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角生朱子曰兕野牛也周禮有觥罰之事但謂以觥罰之耳不必專爲罰爵

樛木

樛木　毛傳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鄭箋南土謂荆揚之域嚴氏詩緝揚氏時謂樛與性俱生非矯揉而然王氏質言木曲易引蔓藟葛藟蔓生樛木性曲故能引之而上也

葛藟　孔疏藟與葛異亦葛之類陸疏藟一名巨苽似燕薁（易困卦釋文苽作荒燕作蘡）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謂之蓷藟釋文藟似葛縈纏繞也姜氏炳章曰葛藟之於樛木異根而上附故興衆妾之依託於后妃蔦蘿於松柏異體而同根故興王族之依託於王林氏有席曰葛藟非葛然亦葛類蔓生依附木上故曰纍之縈之葛覃實賦葛藟取興義各不同

螽斯

螽斯　嚴氏詩緝螽斯蝗也蠜也斯語助即阜螽（句似非未安）七月之斯螽也考爾雅云阜螽蠜李氏許氏蔡邕以爲即蝗也蠜也螣也三者同是一物爾雅所云蜇螽蚣蝑此別是一物毛傳誤以此螽斯爲蚣蝑鄭孔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案螽斯以羽言斯螽以股言似是二物自當以嚴說爲長又案造物之理善飛者不必能躍善躍者不必能飛董子所謂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兩其足也今螽斯善飛阜螽善躍似是二物爾雅阜螽蠜蜇螽蚣蝑雖亦二物而頗相類蓋一曰趯趯阜螽一曰斯螽動股皆善躍者也又詩緝云斯語助也如鷽斯鹿斯之類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生百子似不必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李氏顯以害稼惡物而取以喻后妃者取其羣飛羣集生子繁衍初不拘其類之惡如關雎取其有別不取其鷙也陳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埤雅爾雅云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爲吾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稺公羊曰蜾螽（同）何以書記異也字蓋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

桃

桃夭

桃　毛傳夭夭其少壯也林氏有席曰桃之爲木多華少者爲夭五年即老老則華減蕢大也嚴氏詩緝李氏云

桃之少壯則結實必大惟大故盛墳爲大防蕡鼓爲大鼓有頒其首用宏茲蕡凡蕡同音之字皆爲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埤雅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於梅李故首雖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榦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劚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實然後其葉蓁蓁其序如此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在夏時也禮曰王弔則巫祝以桃茢前王桃鬼所惡而茢以祓除不祥本草桃梟主殺百鬼精物蓋木乾

如梟磔首木上故曰梟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故能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賦曰桃華䩉面漢武故事云海上有蟠桃三千霜乃熟一千年開華一千年結子東方朔嘗三盜此桃蓋仙家日月長其果之華實自然久也

兔罝

兔　毛傳兔罝兔罟也孔疏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許氏愼曰擊椓於地中張罝其上也埤雅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云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

於是感氣禮兔曰明視其以此歟月缺也故其口缺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云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俗云兔營窟必背邱相通所謂狡兔三窟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尻有九孔。今尻於文从九蓋生於兔也內則云兔去尻說文無兔字以兔爲兔兔生自口出宜有留難吐而後免故字又通兔俗作兎非兔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从免冕亦从免以爲位彌高而志彌俛也。今産乳曰免亦謂之分娩困學紀聞竹書宣三

十年有兔舞於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然則兔罝歌而周以盛。兔舞誌而周以衰。兔可以觀周室之盛衰如此。徐氏鼎曰兔大如貍而毛黑白赤眼長鬚足前短後長古詩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好食草急則有聲窟地而居其性陰狡

芣苢

芣苢　毛傳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同釋草宜懷任焉。孔疏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韓氏嬰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注瞿生於兩旁者也陸疏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馬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今藥草車前子

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埤雅大葉長穗好生牛馬跡中故曰馬舄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產難及令人有子（案此即集傳所採或說）本草云生平澤邱陵阪道中一名勝舄亦或謂之陵舄列子曰若䵷為鶉得水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䵷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案此草最易生他草所在或無唯車前蒼耳所至有之故芣苢卷耳之詩言此二物蓋不如是不足以著志不在與樂有子也李氏光地曰初至則采之有者采而得之也掇者左右取之欲其得之多也捋者連蒂收之欲其掇之盡也袺者卷而懷之懼其捋者之或失也襭者維而繫之懼其袺者之不固也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因芣苢以起興故次兔罝後此說雖不必然然較序說樂有子則更進一解矣○韓詩說芣苢木名實似李又云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菜我猶采取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之而不去劉向列女傳以為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從乃作芣苢之詩補傳云向之說出於魯詩今芣苢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魯詩不足據也王氏應麟詩考云辨命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則遂以芣苢比惡疾矣蓋蔡人之妻因說毋引芣苢之詩以自況不必始作於此也宋女而蔡妻何名為周南乎徐氏鼎云車前藥草也非木澤瀉別是一物無緣強合（案）據此則魯韓之詩皆不足據矣

漢廣

喬木　毛傳喬上竦也孔疏楚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也楚在雜薪中尤翹翹嚴氏詩緝王氏世業以為節樸楚之楚一名牡荊一名小荊楚地最多荊楚亦因此木得名其枝葉或五或七七葉最上幹有大數寸者質勁韌故刑杖用之字从刑俗名黃荊與蔓荊蔓生者不同此言刈者收秩薪柴為爨具耳釋木小枝上繚為喬集傳上竦無枝與爾雅小異

蔞　毛傳蔞草中之翹翹然孔疏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云然釋草云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疏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嚴氏詩緝蔞蒿本可啖食詩人就老時言乃刈以為薪耳埤雅蒿屬也○王夫之詩經稗疏曰蔞為萑葦之屬非蔞蒿

駒　毛傳五尺以上曰駒六尺以上曰馬釋文馬二歲曰

駒嚴氏詩緝駒馬之生未久而小者白駒詩亦言皎皎白駒皎皎潔白皃人潔故馬亦潔也

汝墳

條枚條肄　毛傳枚曰條幹曰枚鄭箋伐薪於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己之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孔疏大木不可伐其榦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肄餘也肄為復生之餘故集傳以為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　嚴氏詩緝魴鯿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亦赤則勞甚矣姜氏炳璋曰比以魴魚幸其漏網來歸也

陸疏魴今伊洛濟穎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埤雅魴一名魾今之青鯿也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名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魴魚雖美而緣水之異則有優劣故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渾深宜鯉伊以清淺宜魴詩云必河之魴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列女傳曰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為河魚之膠黏養生經曰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麟之趾

麟　毛傳麟麕身牛尾一角不踐生草陸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嚴氏詩緝有足者宜踶麟可以踶而不踶有額者宜抵麟可以抵而不抵有角者宜觸麟可以觸而不觸所以為仁傳定題也說文頟也埤雅士畜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孔子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不踐生草不食生物有愛吝之意故麐从

吝牡麒牝麐陰主吝嗇故牝曰麐西狩獲麟曰有麐而角也傳云麒似麟而無角〔案〕爾雅云麐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从騏省不角故也姜氏炳璋曰麐麟古今字通諸書無以麟為牝者惟說文云麟牝麒又以為大牝鹿何法盛因曰麒仁獸牝曰麟麟鳳皆瑞物爾雅於鳳云鶠鳳其雌皇而麟獨無文則許氏之說意擬之耳何楷欲以比后妃必以為牝獸不必又疏云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獸司馬相如賦射麋脚麟指此羅氏願誤認此麟為并州之麟亦非趙氏佑曰麟似鹿故從鹿鹿亦有似麟者故有瑞應非瑞應之別一角角端有

肉則史記言獲一角麟是而元世祖所見之角端出以警告止兵不必爲瑞出兩當縣時見角端往來雲中亦未有言其卽麟者

召南

鵲巢

鵲　釋鳥鵲鵙醜其飛也翪邢疏不能翶翔遠飛但竦翅上下而已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周書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歐陽氏修曰鵲作巢甚堅旣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易緯鵲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小寒

節後又五日始巢春二月乳子已舍巢去又有練鵲白毛如練帶俗呼拖白練又有山鵲喜鵲乾鵲其種不一善爲巢禮記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則與緯書合已集傳鵲巢最爲完固埤雅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一曰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魚傳沫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陸賈曰乾鵲噪而行人至爾雅翼鵲巢水大則高水小則卑傳枝生子春二月有乳鵲矣已而舍去他鳥居之淮南子云聱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戶嚮太一而背歲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

而不危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續博物志云鵲有隱巢木鸛鳥不能見

鳩　毛傳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禽經鳩拙而安歐陽氏修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生子往往墜雛處鵲空巢埤雅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嚴氏詩緝鳩類非一此蓋鳲鳩也一名秸鞠卽今布穀（郭注同）與曹風鳲鳩同呂氏祖謙云此但取鵲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餘詳曹風鳲鳩徐氏鼎曰形如斑鳩而大毛雜黃色鳴時正值播穀故名布穀里語云阿公阿婆割麥插禾。

采蘩

蘩　毛傳蘩皤（音婆）蒿也孔疏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陸疏蘩皤蒿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案）大戴禮夏小正盧辯注云蘩由（一作游）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者旁（一作方一作蒡）勃也皆豆實也似蘩母與蘩爲

二物仙經曰白蒿白兔食之仙爾雅曰蘩兔葵豈謂是歟埤雅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粗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爲菹箋云豆薦蘩菹是也又可以飼蠶今覆蠶種尚用白蒿姜氏炳璋曰蘩白蒿也有水有陸水產可爲菹左傳蘋蘩薀藻之菜是也陸產可飼蠶七月采蘩祁祁是也此夫人能奉祭祀其宮人美之之詞或以爲夫人親蠶者非夫人不獨薦豆薦豆不獨蘩蓋舉一以例其餘

草蟲

草蟲　毛傳草蟲常羊也鄭箋草蟲鳴晚秋之間陸疏草蟲一名負蠜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間埤雅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徐氏鼎曰諸家說草蟲紛紛惟陸疏似蝗者爲是但非災蟲不可謂蝗耳若埤雅爾雅翼并指爲蚯蚓尤非嚴氏詩緝以螽斯草蟲阜螽爲一亦未是

阜螽

阜螽　毛傳阜螽蠜也(釋蟲同)李巡曰蝗子也陸疏阜螽蝗子一名蠜(陶毛本有負字非)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博物志桑蠶卽阜螽也咒而成子詩云螟蛉有子是也埤雅今謂之蜉蝬亦跳亦飛飛不能遠不如蝗之羣飛蔽天草蟲鳴則躍而從之草蟲鳴於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徐氏鼎曰阜螽李陸許蔡諸家並指爲蝗然蝗是災蟲非歲時恆有凡經傳直稱螽者蝗也如公羊傳螺(螽同)何以書記災是也若似蝗不爲災者皆得螽名如爾雅阜螽土螽之類是也此箋云躍而從之則止於跳躍而不作聲明是蚱蜢無疑

蕨

蕨　孔疏蕨鼈也釋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注初生無葉可食陸疏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氏德明曰俗云初生似鼈脚故名鼈埤雅蕨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也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鼈脚采蕨所以祭也蓋大夫妻之祭

於其將嫁則以蘋藻於其旣嫁則以蕨薇草蟲大夫妻之德也采蘋大夫妻之本也草木疏云漢(毛本陶本皆作今)時官園種薇蕨以供宗廟祭祀然則祭祀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徐氏鼎曰今吳人呼之爲鼈脚菜

薇

薇　毛傳薇菜也陸疏薇山菜也莖華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埤雅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云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禮芼豕以薇言微者所食故以采薇言戍役之苦而草蟲序於蕨之後喻求取之薄也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蘇氏軾改名元修菜集傳

謂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疑卽莊子所謂迷陽也美氏炳璋曰薇蕨皆可食有不棄葑菲之意故以爲興徐氏鼎曰按釋草云薇垂水菜又采薇詩先儒皆云菜也並未明言水陸然據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者爲白薇生水旁者爲薇此詩及采薇詩戎車旣駕采以爲食者陸產者也云山有蕨薇明是山菜非爾雅所謂垂水者

蘋

采蘋

毛傳蘋大蓱也釋草苹蓱郭注今水上浮蓱江東謂之薸其大者蘋陸疏粗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

生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嚴氏詩緝蘋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浮萍蘋可茹故以供祭祀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浮萍則不可茹止可養魚項氏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陶隱居曰水中大萍五月有花白色非溝渠所生之萍乃楚王渡江所得卽斯實也

藻

毛傳藻聚藻也孔疏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聚藻陸疏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煮按去腥氣米麵糝蒸如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饑時蒸食之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上其字从澡亦自絜如澡也藻梲說者以爲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傳曰士卒梟藻言其和睦歡悅如梟之戲於水藻也或言詩魚藻亦以此義又韓詩曰沈者蘋浮者藻蓋藻蘋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亦呼紫藻呂覽曰菜之美者昆侖之蘋高誘

謂蘋大蘋水藻也據此蘋卽所謂藻水深潔處乃有昏義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魚亦柔巽隱伏故此三者皆禮以成婦順

甘棠

甘棠　毛傳甘棠杜也釋木同孔疏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疏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亦作醋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埤雅字說云詩言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說詩在以意逆志而已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劉歆廟議以爲思其
人當愛其木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行露

雀

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一名家賓（雀豹古今注言棲宿人家如賓客）一
名瓦雀（本草言其宿簷瓦間）一名黃雀（本草小而黃口者）俗名麻雀（本草老而斑者）
爾雅翼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性極多欲
字通於爵飲器以爲名象雀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埤雅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雀賦曰頭如顆蒜
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言鼠牙雀
角以譬強暴西方之書以爲淫人受果其報雀鴿鴛鴦

是也今鴿喜合凡鳥皆雄乘雌惟此鳥雌乘雄又雀四
時有子鴿逐月有子周蒙續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
則多淫泆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舟以戒沈湎爵
以戒淫泆其義一也禮圖爵漆赤中其下刻雀形蓋上
如斛下爲爵形漢律歷志以爲斛狀似爵以縻爵祿爵
散之爵燕饗之燕先王以爲法戒焉西方書曰雀浴沙
愛卵禽經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曰雀以猜瞿今雀
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瞿也說文以爲鷹隼之視誤矣
太元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
有穴者名脂缾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雨

露不能濡又云雀爭燕巢銜艾置巢中燕不復顧春秋
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徐氏鼎曰雀小鳥短尾故字
从小从隹毛斑嘴黑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色跳躍不
步其視驚懼其目夜盲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

鼠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埤雅鼠一名鼷南陽呼
鼠爲鼷廣雅曰鼷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
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詩相鼠蓋取諸此傳曰窮
鼠齧貍蓋鼠窮則鬬也故兵法曰歸師勿遏圍師必闕
鼠之最小者或云甘鼠齧人不痛鼷鼠健於捕鼠似貂
亦黃色大尾今俗謂之鼠狼廣雅曰鼠狼鼬是也一名

鼪莊子所謂騏驥驊騮捕鼠不如貍狌今栗鼠似之蒼
黑而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也
其鋒健於兔栗鼠若今竹鼬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鼬
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韓子曰
狐鼠進退是也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老鸛老鴟老
鳥以老稱亦如此鳥鼠同穴者與鳥爲雌雄似鼠而短
尾鼠在內鳥在外杜甫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
龍水名鳥鼠山名鳥鼠秋而魚龍夜兩句含三事林氏
有席曰鼠亦獸屬物之最貪竊者牙牡齒也齒之大者
曰牡齒鼠本無牙而曰誰謂無牙亦反言以斥其穿墉

之伎倆耳

羔羊

羔羊　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大夫之裘羔而已兼言羊者協句也孔疏曰韠與裳同色衣與冠同色黑冠朝服冠黑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爲裘而以緇布爲衣以裼之裼見裘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袪耳埤雅曰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繁露云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嗥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字說云羔从羊从火羊火畜也羔火在下若火始然又云羹从羔从美羊大而美羔未成也

委蛇　毛傳曰行可從迹也（釋文行下孟反崔如字從足容反從迹亦作蹤跡）　鄭箋曰委曲自得之貌二說微異案襄七年左傳穆叔引詩曰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杜注曰委蛇順貌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從順行衡橫也傅氏云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是左氏釋詩與鄭箋同似較毛公爲優鄭加委曲云者蓋指周旋中禮耳莊子庚桑楚篇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焦氏易林曰委蛇循河至北海涯俱同此意獨異志引莊子云齊桓公出游澤畔見一物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公謂管仲曰此其怪乎仲曰此委蛇也見者必霸（案所云委蛇與博物志同又案莊子達生篇所云澤有委蛇乃皇子答桓公語非管仲也獨異志所引不同未知何據）又莊子達生篇食之以委蛇司馬彪注曰委蛇澤鬼名方以智通雅曰蜲蛇澤鬼紫衣朱冠齊桓公所見古人原以逶迤之狀名之猶莊子山有夔野有方皇亦以彷徨名鬼也後因加虫作蜲蛇案古人每借物以形容如獐狸猖獗猶豫蜿蜒之類不一而足委蛇以爲澤鬼泥鰌不若取象蛇行者較勝史記蘇秦列傳曰嫂委蛇蒲伏索隱云委蛇謂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此緣國策作嫂蛇行匍伏蛇音移卽指委蛇也故埤雅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委蛇義蓋取此若蛇音讀駝揚雄反騷曰駕八龍之委蛇與何有九招與九歌叶劉向九歎曰帶隱虹之委蛇與御后土之中和叶陸機答賈謐詩曰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張衡西京賦曰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俱讀駝音與詩五紽恰叶○若讀音移而字別者漢衛尉衡方碑曰禕隋洪氏隸釋云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案隸釋書碑文作隋釋文又作隋此外各書所引本或不同多傳寫

詩緒餘錄　卷一　召南

之謁茲不贅述漢書郊祀歌旗逶蛇通雅引莊子同東方朔傳遺蛇其
迹張衡西京賦聲淸暢而委蛇與毛羽之襳襹叶後漢
書儒林傳方領矩步者委蛇其中費鳳別碑君有逶虵
之節錢子文謂離騷作委迤一本作委移劉向作逶移
案劉向九歎遵江南之委移是委字錢云逶恐譌又與倭遲同說本談薈通雅詩四牡
周道倭遲釋文倭亦作委韓詩作倭夷王伯厚詩考云
周道威夷爾雅威夷長脊而泥注威夷長而弱也薛君
文選注又作威遲漢地理志扶風有郁夷縣注師古曰
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鄭氏字說
曰天官書歸邪讀如委蛇言其狀逶迤也說文隝鄭地

坂許爲切陭上黨坂於離切則二坂亦以地形逶迤而
名山海經赤水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所葬也爰有鷹
賈委維郭注委維卽委蛇也周禮委壝上起肩舟徐廣
音壝爲羊誰反則委壝音義與委迤通玉藻手足毋移
注移之言靡匜也疏謂靡匜搖動也言疾趨則不必翔
步逶迤紆徐矣古靡讀如微微字中原讀如禕則靡匜
亦逶迤之聲也戴合溪作逶迆魏子才作委乜說文長
篆作蟡虵蜮虵易林大壯之鼎曰長尾踒跐師之咸同文以
蜲蛇証踒跐則讀逶迤以狀長尾可知矣歐陽公樂郊
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黃丁朝佐謂其字參古今

之變必有所據洪容齋五筆云此詩正用韓公南海神
廟碑之蜿蜿蛇蛇朝佐不暇尋繹耳案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頹唐委蛇
注於黑水永溺餘波歐公詩似本於此○委蛇讀音駝而字異者釋文云
沈讀作委委虵虵案沈讀卽以此通詩偕老之委委佗佗也又引韓詩佗作
他爾雅音義引作禕它李鉉字辨作倭他○又委有讀
仄聲蛇讀本字者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委於危反又如
字食之以委蛇注蛇如字李云大鳥吞蛇山海經北山
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畢沅注肥遺卽委蛇又北
次三經彭毗之山其中多肥遺之蛇又肥遺在西山經
內爲鳥名楊用修古音餘又云楚辭白蜺嬰茀注白蜺

委蛇若蛇然則委蛇取義於蛇形信矣任昉述異記引
齊桓公征孤竹所見者名曰俞兒俞兒疑卽委蛇蓋蛇
兒同聲洪焱祖爾雅翼音釋委蛇音於移是委讀於於
俞聲近古字假借或俞兒卽委蛇楊升庵古音考委蛇
下云此字有八變洪容齋五筆有十二變方子謙有十
七變徐應秋有十四變方以智云凡三十二變此等無
關經義鄭云委曲自得義已無餘姑列異同以資聞見

摽有梅

梅　釋文梅韓詩作楳陸疏梅杏類也樹及葉如杏而實
酢二字本作黑耳今从趙本訂正曝乾爲酤置羹臛中又可含以香口

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爲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勝嚴氏詩緝標本訓擊祕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言擊落之餘尚有殘梅其實之在木者惟七惟三則其零落者多矣興女子盛年難久當及時以嫁無使華色之衰落如彼梅也埤雅梅一名柟（柔梅乃終南有梅之梅與此詩梅異詳見終南）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天下之美。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是也。梅雖先桃李而華然其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歉也故詩以爲興蓋始於季秋。終於仲春者婚姻之時

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男女得以及時而已。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爲召南歟。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止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賈思勰曰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趙氏佑曰陸氏釋摽梅爲今梅釋有條有梅則依傳別爲柟。最是。但梅樹幹作鐵色可言黑葉不可言黑陸既吳人

夫豈不審恐黑耳二字當如郭爾雅注似杏實酢方與下文順枳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地氣使然也七命云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案）離騷不言梅似非荊楚之土所宜詳見秦風終南

野有死麕

麕　說文麕麞也鹿屬無角鹿則有角牝者爲麇孔疏昏禮五禮用鴈唯納徵用幣無麕鹿之肉言死麕者凶荒則殺禮由世亂民貧故思以麕肉當鴈幣也齊人謂麕爲獐則麕是獐也嚴氏詩緝春秋傳六麇與於前是也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

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卽麞也言野外有死麕人欲取其肉食之猶以白茅包裹恐爲物所污況女子懷春欲嫁良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埤雅麞如小鹿而美故从章章美也易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或云麞性善驚吳越春秋云章者偉偟也蓋麕鹿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云麞鹿無魂蓋麞性喜山。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麓从林从鹿麓者鹿之所在也麕性善聚亦善散故从囷囷聚也亦散也

白茅　陸疏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埤雅昏禮不以死物故其生摯用雁今取死麕更以白

茅包之皆非禮矣雖皆非禮然猶愈於無禮先曰死麕
後曰死鹿先曰包後曰束言被文王之化知惡無禮其
俗有遂而無殺也徐氏鼎曰茅之始生者黃靜女自牧
歸荑是也林氏有席曰茅之色白者以白茅包麕取潔
清也又曰純束以白茅重包之也

樸樕　集傳小木也釋木謂樸樕有心一名斛樕有心耐
溼江河間可以作柱嚴氏詩緝樸樕小木可以薪死鹿
可以食人猶有白茅純聚而包束之況有女如玉乃不
以禮要之而誘之乎

尨　毛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釋畜尨狗也說文尨

犬之多毛者埤雅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韓子
曰蠅營狗苟易曰艮爲狗狗善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
艮陽在上故也釋畜曰長喙獫短喙猲獢長喙善獵短
喙善吠以守傳曰狗性險出故獫从險省狗善猜警非
禮相陵則警吠故詩以惡無禮屈子曰邑犬羣吠吠所
怪也荊楚記曰雞寒狗熱

何彼襛矣

唐棣　毛傳唐棣栘音移也釋木同郭注今白栘也似白楊江
東人呼爲夫栘陸疏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
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
可食嚴氏詩緝七月疏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陸璣以
唐棣爲奧李則非車下李矣而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
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埤雅棣華偏而後合故詩
以況王姬下嫁其衣之襛如此且偏然反故車服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華品序云洛陽有芍藥緋桃碧桃千
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
之果子華曰某華至牡丹則直曰華意謂天下眞華獨
牡丹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

李　埤雅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
从木从子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

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詩云邱中有李言麻以衣之麥
以食之又有李焉皆邱中之植則留子之政修矣呂子
曰子產相鄭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援也然則邱中有李
又能使人不盜也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兩步一根密
則陰翳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論語曰朋友數斯疏
矣。有是哉。化書曰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
本強者其實甘。此明造化之報。以知巧而移也。爾雅休
無實李言可休息而已無實可食也

騶虞

葭　毛傳葭蘆也茁出也孔疏謂草生茁茁然出嚴氏詩

緝蘆葦初生者曰葭解見七月

豝

毛傳豕牝曰豝虞人翼六豝以待公之發孔疏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殺也集傳一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嚴氏詩緝毛傳豕牝曰豝本爾雅釋文與集傳作牡豕異案說文廣雅凡獸二歲通名爲豝謂能相把挐也似不專屬豕亦不分牝牡姑闕所疑

騶虞

嚴氏詩緝騶御及虞人也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案此本魯韓詩說毛氏以騶虞爲義獸月令七騶咸駕是也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相如封禪文囿騶虞之珍羣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又云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卽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周禮大司樂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所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陸疏騶虞白虎也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卽見詩疏無此句今从趙本應信而至者也毛傳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埤雅騶虞尾叅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肉傳曰白虎仁卽此夫其色白其文黑又義獸也而名之曰虎宜殺不殺蓋仁之至也故詩序云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蓋子以騶虞爲樂章名如貍首之義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則騶虞又是琴操名

蓬

毛傳蓬草名埤雅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蓋蓬有利轉之象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然蓬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字从逢管子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明主不聽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葭澤草也蓬陸草也故詩言庶類蕃殖莊子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朱子曰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故曰首如飛蓬林氏有席曰蓬卽蓬蒿葭生水中蓬生陸地俱云茁者賦其水陸草生之茂也

豵

毛傳豕一歲曰豵○孔疏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一解雖生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案毛傳釋豝以豕牝言釋豵以豕歲言皆本爾雅釋獸文竊謂田以供祭祀將爲乾豆之具則用牝者非也且一以牝牡言一以年歲言亦覺

參差。似不如从大司馬鄭注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之說較勝

詩緒餘錄卷一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二

番禺

邶風

柏舟

柏 釋草柏椈 埤雅柏一名椈雜記所謂暢臼以椈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 王氏安石曰柏視松猶伯之視公。公用直。故執桓圭。伯用詘。故執躬圭。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檜以曲而會之也。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而從之也 世云柏之指西猶磁之指南 六書精蘊柏陰木也木皆屬陽

而柏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之色也 寇宗奭曰予官陝西登高望柏千萬株皆一一西指此木至堅不畏霜雪 徐氏鼎曰柏有數種一圓柏其葉圓如針者卽檜也竹竿之檜楫是也。一側柏今吳中呼爲扁柏 畫譜云柏樹纏身其材可作舟屋詩柏舟及寢成孔安漢武帝起柏梁臺皆是也。林氏有席曰柏葉扁而側生者曰側柏竹葉柏身曰竹柏出峩眉山常種各處有子葉皆香○吳氏仁傑曰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 山海經丹熏之山其上多柏 陶隱居注本草柏實條云柏葉實亦爲服餌之所重 唐本草注枝節煮以釀酒

主風痺嘉祐圖經云二月開花九月結子其葉名側柏出密州者佳雖與他柏相類而其葉皆側向而生道家多作柏葉湯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孔明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人多採服其味甘香於常柏

燕

燕燕

孔疏釋鳥燕燕鳦郭注一名元鳥元言其色即詩天命元鳥是也齊人呼鳦曰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本此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陶隱居本草注燕有兩種一曰越燕。紫胸輕小一曰胡燕。斑黑而聲大作巢能容二疋絹者令人富林氏有席曰又有石燕。乳石穴

中形似蝙蝠口方食乳汁俗呼土燕金白者爲瑞燕埤雅釋鳥燕白脰烏案爾雅另釋非此詩之燕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鸒也續博物志云燕銜泥避戊己日故巢固而不傾又云燕避戊己蝙伏庚申又云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巢中徐氏鼎曰越燕營巢向上胡燕營旁向舊說去來皆避社曹氏曰兩燕也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有離別之義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以燕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羣燕辭歸雁南翔謝宣城送孔令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毛氏奇齡曰燕一名而有兩鳥一是今燕子說文作元鳥玉篇作乙爾雅作鳦埤雅謂是鷾鴯莊子所謂鳥莫智於鷾鴯者雖復有漢燕越燕胡燕之分然皆燕也若其一是白脰烏小爾雅所云燕烏者不知爾雅何故竟稱作燕而顧野王玉篇亦因之曰燕乙也又白脰烏也然考六經諸子史籍並無稱燕作白脰烏者燕燕兩燕也一于歸者戴嬀一送者莊姜也漢童謠云燕燕尾涎涎謂兩燕趙后傳所云帝見飛燕而召之復召女弟正兩燕也若爾雅之名燕燕謂詩文之稱燕燕者此物也亦兩燕也非一燕而重言之也

凱風

棘心　毛傳棘難長養者集傳棘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埤雅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其心之生更難於餘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嚴氏詩緝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經有二棘考見楚茨揚雄方言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東謂之梗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徐氏鼎曰毛傳於魏園有棘云棗而於凱風止言難長養不以棘爲棗集傳亦云小木叢生多刺則明此棘與彼棘異也又古者朝位

三槐九棘左傳桃弧棘矢大東有捄棘匕則朝位所植必非小木為矢為匕不止供薪又與荆棘之棘異而陸氏佃羅氏端良並指此為棫棘非是說文大曰棗小曰棘胡氏紹曾曰棗棘皆有朿音次棗立生獨高棘列生獨卑故取為七子之喻朱氏道行曰風美材不美是負此吹也○楚辭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棘棘刺也山海經苦山有木焉名黃棘黃華而圓葉其實如蘭吳氏仁傑云離騷草木多用山海經九章蓋取諸此黃棘以華黃得名又其實如蘭則用為馬策者特取其香耳不以刺為嫌也唯椒亦然

睍睆黃鳥　毛傳睍睆好貌鄭箋興顏色說也錢氏曰光鮮貌嚴氏詩緝檀弓華而睆睆明貌睆从目从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黃鳥之聲毛氏奇齡曰黃鳥集韻廣韻俱作黃鸎以兩目出鳥上為名正所謂睍睆出目者其又作鶯以易傳離為目目本離火而尚書洪範伏傳則又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謂火之外光如目之視物故鶯首之戴兩火即鸎首之戴兩目或云鸎項有文故从賏賏項飾也南宋以後皆以睍睆鳥聲注目部誤矣

雄雉

雄雉　尚書孔傳華蟲雉也集傳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徐氏鼎曰雉俗呼為野雞其名昉於漢高以呂太后名雉故易名野雞飛若矢一往而墮故字从矢埤雅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雖眾莫敢鳴雊潘岳所謂畫墳衍以分畿者也周官曰士執雉士死制故執雉所謂二生一死摯也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則雉之不如也易曰離為雉離火也其體文明性復猋悍雖非辰屬正是南方之物陶氏所謂

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於火也禮云雉曰疏趾鴨雁醜指間有幕其足蹼雞雉醜指間無幕其足疏故曰疏趾雉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古者以為度爾雅雞雉皆云絕有力奮而皆不能遠飛故云說文云雷始動雉鳴而句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宋齊邱化書曰雉不再合信也毛氏奇齡曰雉名不一左傳以五雉為五官正而不著其名惟爾雅說文則皆有十四雉名要之詩第舉山雉之可見者言之曰雄雉以雄則翬翟紛然華而可觀而雌則無有一如家雞之少文采者故以

雄雉比德行君子也。

匏有苦葉

匏　嚴氏詩緝苦匏也短頸大腹非瓠毛傳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陸疏匏葉小時可為羹又可淹鬻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曰苦葉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毛傳匏謂之瓠誤矣（案集傳及論語集注皆似沿毛傳未及更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以苦故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武匏有苦葉以為將涉是也詩云酌之用匏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言其質也古今注曰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用則漆其裏嚴氏詩緝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況又有深涉其可渡乎（案）說文及古今注俱云匏瓠也集傳因之竊謂匏蓋瓠之屬耳。匏瓠實是二物。埤雅似於義為優

鷕雉　毛傳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孔疏雄雉之鳴曰雊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雌雉之鳴曰鷕雉鳴求其牡是也嚴氏詩緝雄雉有文采故樂工取以為舞簡兮右

手秉翟是也雌者無甚采色徐氏鼎曰雄雉有冠雌雉無冠文暗而尾短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求其雄。淫也。更求其牡。亂也。

鳴鴈　嚴氏詩緝鴈似鵝故鵝亦曰家鴈畏寒秋南春北與燕皆知時鳥昏禮納采用鴈取其不再偶也鄭箋歸妻使之來歸於己孔疏冰未散正月以前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夏小正正月鴈北鄉九月遰鴻鴈禹貢陽鳥攸居禽經張華注鳱鴈並音鴈冬則適南集於水干故字从干春則向北集於山岸故字从岸埤雅釋鳥鳧鴈醜其足蹼其踵企郭注以為鳧鴈指間有幕蹼屬相着故曰其足蹼行則皆前幕布地後踵企故曰其踵企非飛則腳根企直之謂。鴈行斜步側身。故莊子謂士成綺鴈行避影而問老子。周官六摯大夫執鴈以知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矰繳有遠害之道非特取其有去就之義而已。法言曰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燕一名元鳥鴈一名朱鳥。元鳥以春分來朱鳥以春分去淮南子曰燕鴈代飛是也。鴈霜降南翔冰泮北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舊說鴻鴈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有回鴈峯蓋南地燠人罕識雪故鴈望衡山

而止禽經曰鴻鴈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毛氏奇齡曰鴈名鳴鵝又名鶬鳴每隨日南北以為往
來之候禹貢謂之陽鳥揚子法言又謂之朱鳥徐氏仲
山日記云燕歸從陰稱元鳥鴈來從陽稱朱鳥朱陽色
元陰色也是鴈性忻陽則有之未聞惡寒也世有惡寒
鳥別名鴰鳴非鴈也士昏所贄直用大夫之鴈原屬假
借鴈以時至苟非其時或以鶩鶬鵝鸛之類代之宋人
且刻木鴈以行事故古凡假借之物以僞亂眞者皆曰
鴈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人以其鴈往是也陸機為
文尚有人莫分於眞鴈句相傳宋華願兒稱廢帝為鴈

天子宋書始出贗字餘詳小雅鴻鴈

谷風

葑

毛傳曰葑須也孔疏曰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
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疏曰葑蔓菁
（爾雅疏及釋文俱引作蕪菁今从趙本）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蕪菁
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
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
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本草圖經云蔓
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
人將菘子種之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嚴氏詩緝曰江南

有菘江北有蔓青相似而異埤雅曰梗長葉瘦高者為菘
葉濶厚短者為蕪菁菘葉如蕪菁性淩冬晚凋故曰菘
俗謂之白菜【案】七者同一物亦統言之耳實則菘與芥
亦有分嶺南異物志云南土芥高五六尺芥心嫩薹謂
之芥藍蘇軾詩芥藍如菌蕈又云白菘類羔豚是也

菲

毛傳曰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陸疏曰菲似葍莖麤葉厚而
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
爾雅又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錢氏曰凡菜茹
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言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
莖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不可以小過而棄其

善也郭注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葉紫赤可食嚴氏詩
緝曰陸璣以為即一物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
五者一物與郭異鄭箋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
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
惡時幷棄其葉

荼

毛傳曰苦菜也（釋草同）邢疏曰荼味苦而可食者也本草曰苦
菜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淩冬不死陸疏曰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詩堇荼如飴內
則濡豚包苦用荼是也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云苦菜
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

白汁花黃似菊嚴氏詩緝言無恩之甚誰謂荼苦荼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荼甚言己之苦也。經有三荼。一曰苦菜。此及唐采苓之采苦。綿之堇荼如飴是也。二曰委葉。𦬇耘之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鄭出其東門之有女如荼是也。鴟鴞之捋荼傳云茭萑蒤云蒚之秀穗亦英荼之類楚辭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荼薺不同畝而俱生言忠佞不同朝而俱用也吳氏仁傑曰荼薺所以異者荼始苦而終甘薺則初食便甘又孟夏當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薺麥枯則知荼陽物也薺陰物也○陶隱居曰今茗極似此疑即

是茗吳氏仁傑云陶謂之茗茗乃木類殊非菜流爾雅釋草云荼苦菜釋木云檟苦荼二物全別。夏小正四月取荼注葉可煮羹飲早取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乃爾雅所謂檟苦荼郉注所謂樹小如梔子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者也非此詩苦菜。此詩之荼。當以葉似苦苣者爲是。案集傳於此詩云荼苦菜於𦬇耘云荼陸草。是菜與草。明是分二物矣。又云蓼屬詳見𦬇耘者。亦約畧言之。以爲𦬇耘有同此名之物耳。讀者固不可以辭害意

薺

釋草蒫薺實郭注薺子味甘郉疏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其子別名蒫春秋繁露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水而美者甘勝寒也陶隱居曰薺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陳士良曰實亦呼菥蓂子爾雅菥蓂大薺郉疏菥蓂一名大薺似薺葉而細俗呼老薺吳氏仁傑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注舊說靡草薺葶藶之屬淮南子云薺冬生夏死董仲舒雨雹對云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此說恐未然月令仲冬芸始生荔挺出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是月陽氣始萌也若孟冬六陰用事薺特乘陰氣之

盛而生耳非由陽升也至孟夏六陽用事而薺枯是又陰極而然亦非陰殺之故若薺生於仲冬而枯於仲夏乃當如前說耳

旄邱

狐

毛傳大夫狐蒼裘徐氏鼎曰狐狐也善疑則不可合類故字从孤江東無狐狐出北方毛色深黃近赤林氏有席曰狐似犬穴獸鼻尖尾大性多疑死則首邱其種不一埤雅狐祅同妖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狐性好疑貈同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舊說狐有媚珠

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又以刺惡其尾重善濡溺又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禮曰君衣狐白裘不曰白狐裘而狐白裘蓋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顏師古云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也說文狐从孤省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孤類從曰燕識戊己不銜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衝破狐狼搏物皆以虛擊孤狐从孤省或以此故山海經青邱山有九尾狐狐腋最煖可爲裘

流離　集傳流離漂散也毛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注即留離孔疏流與鶹古今字爾雅離或作栗少而美好長即醜惡興衛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也陸疏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愼云梟不孝鳥是也趙氏佑曰此條斷當從朱子案毛氏奇齡亦從毛傳孔疏陸璣之說以流離爲梟孔疏以鳥比衛諸臣已與上瑣尾句語氣欠順然尚云切序責衛伯言之若毛氏直以鳥比狄謂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問後衞果爲狄滅此引喻之最切者云云試思狄人已迫逐黎侯豈得謂之微末且與上瑣尾句何涉故趙氏佑謂此條斷當從朱子確不可易

簡兮

虎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郭注曰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方言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値耳而止觸其諱也揚子曰貍變則豹豹變則虎故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埤雅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虎行以爪坼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曰虎卜蓋蛇蟠向壬鵲巢依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此鳥獸之靈也俗云鳩食

桑葚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虎所在麂必鳴以告林氏有席曰虎與豹一類皆山猛獸虎生三子必有一豹狀似貓黃質黑章鋸牙鉤爪立秋虎始嘯嘯則風生冬虎始交越七月生子人有力者比於虎故曰有力如虎

翟　毛傳翟翟羽也孔疏謂雉之羽也毛氏奇齡曰邶簡兮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此導舞者所執各不同

榛　陸疏榛栗屬其子小如杼子表皮黑味如栗詩緝實如小栗頂微尖身圓味甘美亦如栗餘詳定之方中

荼　毛傳荼大苦下溼曰隰釋草蘦大苦郭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邢疏蘦與苓字雖異音義同詩緝即唐采苓也埤雅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國老者賓師之稱蓋藥有一君一臣三佐四使苓者又其賓師也。故藥罕不用者。喜生下溼詩曰隰有苓是也若云首陽之巔則讒人因其似而譖焉蓋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嘉祐圖經云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今甘草所生處而

先儒所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沈存中筆談以大苦如黃藥其味極苦非甘草然本草諸說並指甘草集傳從之案本草黃藥根味極苦藤生高四尺根及莖似小桑存中意以大苦不應味甘耳然爾雅蘦一名苦堇邢疏引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是也。

北風

烏　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夏小正十月黑鳥浴盧辯注黑鳥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徐氏鼎曰烏有三種。純黑者謂之烏此章莫黑匪烏即今吳地所謂老鴉也。一種小而腹下白者謂之雅烏。小弁之鸒斯是也。爾雅謂之鵯鶋。又一種白脰烏即慈烏反哺。說文以爲孝烏是也。埤雅說文曰烏林罕以爲全象烏形但不著其目睛萬類目睛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一名鴉其名自呼淮南子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狐羣烏合故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其惡如一瞻烏爰止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大夫欲王瞻之也管子云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譏其爲惡如一亦以刺其

初皆利合不以道也烏又爲歎詞者雀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故以爲烏霍嘆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烏噪則唾以烏見異故唾其凶也孫武子曰烏起者伏。烏集者虛。言觀烏起而知伏。覘烏集而知遁也。傳曰烏樂空曠。鵲樂稠闢。世云鴛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云烏鵲孺。豈謂是歟。故語曰鵲傳枝。鵶茹沫。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雜俎曰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翅重故俗以此占雨

靜女

荑　毛傳荑茅之始生也易枯楊生稊鄭注作荑孟子不如荑稗孫疏荑稗禾中稊草也荑通作稊是稊荑字通

新臺

鴻　陸疏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埤雅鴻雁大暑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鴻飛高薄雲表三異也徐仲山日記曰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雁然鴻不是雁蓋鴻雁雖一類而自分大小鴻不是雁則大雁之

必非鴻更可驗也案鴻雁實二物集傳及孟子注似沿毛孔未及更正餘詳小雅鴻雁

戚施　毛傳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說文鼀字注詹諸也詩曰得此鼀䵶式支切

鄘風

牆有茨

茨　毛傳茨蒺藜也釋木同郭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如菱刺人古人用以蓋屋唐虞茅茨不翦書惟其塗墍茨皆是韓詩外傳春植蒺藜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陶隱居曰多生道上葉布地子有刺如菱長安最饒行人多着木屐今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名鐵蒺藜寇宗奭衍義蒺藜有二種一種杜蒺藜道旁布地而生或生牆上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種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黃紫花作莢結子如羊內腎大如黍粒

君子偕老

象　林氏有席曰南越獸名滇南交趾多有之獸目不踰豕鼻大如臂能拾針芥食飲皆以鼻卷入口口內有食齒兩吻出兩牙夾鼻雄者長六七尺雌尺餘每蛻牙掘地自藏人以木牙潛易之用為器飾象揥以牙為沐髮梳也餘詳采薇及泮水

桑中

唐　毛傳唐蒙菜名釋草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邢疏孫炎云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云唐蒙是以蒙解唐也則四名為得下云蒙王女案今本爾雅作玉女誤是又名王女然則唐也蒙也女蘿也王女也凡五名陸璣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子是也以上皆邢疏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陶隱居云菟絲今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苧麻蒿上今不必果有茯苓抱

朴子曰菟絲初生根形如兔又云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則絲不得生於上陶云今亦不必然顏師古急就章曰黃而細者爲兔絲粗而色淺者爲兔蘆日華子曰兔絲苗莖似黃麻線多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闊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圖經本草菟絲無女蘿之名惟松蘿一名女蘿徐氏鼎曰女蘿菟絲是二物唐乃菟絲非女蘿也埤雅云在草爲菟絲在木爲女蘿二物殊別案詩緝亦以唐爲女蘿釋草誤爲一物故也餘詳頍弁女蘿

桑

釋木桑柳醜條邢疏桑之類皆阿那垂條青史子桑中央之木蔡卞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劉瑾曰楚邱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王盤農書魯桑飼大蠶荊桑飼小蠶林氏有席曰桑有數種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小而薄子桑先葚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皆可飼蠶徐氏鼎曰桑實爲葚荊桑多椹魯桑少椹又有白黑二種泮水詩作黮並同

麥

月令孟夏麥秋至蔡邕曰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四月於麥爲秋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旺而死廣雅麰大麥麳小麥圖經大小麥秋種冬

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地暖處亦可春種至夏便收漢武帝紀勸民種宿麥顏師古曰歲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漢光武謂馮異曰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徐氏鼎曰麳麰統名曰麥故說文云來牟麥也本作來牟一作麳麰劉向引周頌曰貽我釐麰本草新麥性熱陳麥平和麥性惡溼故久雨水潦即多不熟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食麥麪者驚云此大熱何以食之又見食中有萊菔乃云賴有此解其性自此相傳食麪必啖萊菔

葑

鄭箋葑蔓青解見前谷風

鶉

鶉之奔奔

釋文鶉鵪鶉也徐氏鼎曰形如小雞毛斑色短尾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雄善鬬夜則羣飛晝則草伏人能以聲呼取之畜令鬬搏今吳中呼爲鵪鶉埤雅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奔奔鬬也彊彊剛也言鶉能不亂其匹鵲能不淫其匹故序云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俗言此鳥性淳憃不越横草所遇小草横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筆談曰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銳上禿下夏去秋藏飛必附草皆

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七宿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咮有翼而無尾此其取象於鶉歟詩緝初生名羅頭小無尾毛有斑點初秋名早秋中秋後名白唐一物四名毛氏奇齡曰鶉鴿屬非鵲屬詩但與鵲連言之耳其鳥銳首無尾青褐有斑色顧性好鬭遇他鶉有不狎者輒憤奮而前奔與賁通言憤奮也解者以刺淫之故強解作居有常匹行則相隨夫鶉本無居不巢不穴每隨所過但偃伏草間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掩者故尸子曰堯鶉居莊子亦曰聖人鶉居是居且不足安問居匹而誣以行隨非其

實矣且以居匹行隨爲奔奔者謂兩鶉也春秋僖五年童謠曰鶉之奔奔此鶉爲南方之辰一鶉也而亦曰奔奔此可悟矣

鵲

埤雅疆疆剛也鵲能不淫其匹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故曰孺毛氏奇齡曰此乾鵲世每以乾燥解之謂鵲性惡溼故名然顧氏舊注乾本虔音作乾健解謂此是健鵲而宋王安石力持其說故其說反廢夫疆者強也即健也彊與疆相通字也鵲以橋檢爲性而詩以強梁目之則健鵲非過矣或曰鵲之名乾以知天時而名易緯鵲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小寒又五日始巢巢則戶必背太歲而向太乙皆隨天時爲驗者此亦一說

定之方中

榛

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榛名物解榛小木也以爲禮實則貴矣先樹之者先禮實而後工器也孔疏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徐氏鼎曰說文亲果實如小栗榛木也蓋古字分別亲同榛五經通作榛字釋文榛木叢生似梓實如小栗陸疏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表皮黑三字从趙本補正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高丈餘子如小

栗生作胡桃味二語从趙本補正遼東上黨皆有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爲燭埤雅栗屬也先王以爲女摯青蠅三章言止於榛者明欲遠而止之彌遠也鳲鳩詩末言其子在榛者蓋梅先實棘次實榛後實故其序如此又榛卑小於棘棘卑小於梅故每況愈下也賦云榛栗鑠發江南有小栗謂之芧栗莊子云狙公賦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是也

栗

說文作㮚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埤雅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莍蝟自裹故先賢云阜者柞栗之屬膏者楊柳之屬覈者桃李之屬國語曰婦摯不過棗栗以告虔

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今栗房秋熟罅發其實驚躍如爆去根榦甚遠所謂栗駭其以此歟相法曰白如截肪黃如蒸栗今黃玉謂之栗玉義取諸此內則曰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林氏有席曰‖栗木其葉類櫟實有房多刺將熟莍拆子出大者如拳種類不一夏小正八月栗零零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栗蓋榛栗爲女贄以爲禮實則貴集傳云榛小栗大皆可供籩豆是也考儀禮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擇之之謂撰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

椅

毛傳‖椅梓屬陸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則大類同而小別也郭注‖椅卽楸（音秋）詩緝‖椅與梓兩木名又或以椅桐爲一物非是小雅其桐其椅明是兩物

桐

詩緝‖梧桐也有白赤青三種惟白桐宜琴瑟陸疏‖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二字从趙鹿泉補）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織以爲布似毛布（紀氏昀曰疏今雲南牂牁人織以爲布句考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雲南縣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有雲南縣皆一邑之名唐書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縣地置蓋至是始升爲大郡殘在三國卽以雲南配牂牁似諸家傳寫有所竄亂非盡原文）東坡題跋云‖凡木本實而末虛唯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而其本皆中虛空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埤雅‖此卽白桐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明年之華房爾雅榮桐木是也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今亦謂之華桐又曰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詩緝云此詩之桐是）實而皮青者曰梧桐（詩緝云卷阿之梧桐是）今炒其實噉之味似菱芡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卽油桐也子大有油生於高岡蓋桐性便溼不生於岡故此桐有岡號詩傳曰‖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蔡邕月令云‖桐始華桐木之後華者也空中難成易傷須成氣而後華淮南子說山訓‖梧桐斷角注柔勝剛也又云桐木成雲

言其升氣可以造雲也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名之曰桐似本於此舊說梧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如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小者則知閏何月立秋之日一葉先墜不生則九州異君云

梓

陸疏‖楸之疏理而生子者曰梓通志‖梓與楸相似羅願曰‖梓爲百木長屋室有此木則餘材皆不震管子云‖五沃之土宜白梓又楚地甚多此木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總總然埤雅‖今呼牡丹爲花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

人名匠。詩緝樹似桐葉小花紫白色青角一名角楸一名子楸埤雅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卽梓梓卽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類同而小別。羣芳譜鼠梓名楰詩所謂南山有楰是也江東人謂之虎梓古今注梓實曰豫章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宮中所植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初作宮室。早計如此。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桑梓父之所植尚或敬之也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

漆

詩緝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集傳以椅桐梓漆皆琴瑟之材則爰伐句專指此四木言矣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莊子漆可用故割之古今注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卽成漆蘇頌曰樹高二三丈皮白木心黃葉如椿花似槐子如牛李六七月以竹筒釘入水中取之

騋牝

毛傳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馬也釋畜牡曰騭牝曰騇林氏有席曰騋馬七尺以上者。或牝或牡皆然。騋牝舉牝馬之七尺以上者。以見畜之蕃庶也。詩緝則以爲騋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是騋專指牡馬言矣。○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計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則三百乘正合諸侯之數今云三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倂牝馬數之故爲三千春秋諸侯各務富彊亦不盡守舊制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獨言騋者舉中也顧氏棟高曰衞風騋牝。魯頌牧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僞撰之文。邱甸不出車馬說本李氏廉。

相鼠

相鼠　毛傳相視也廣雅鼫鼠是也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詩相鼠蓋取諸此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相鼠之詩。妻諫夫之詩也困學紀聞云此亦齊魯韓之說歟

載馳

蝱　毛傳蝱貝母釋草同　陸疏葉如栝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詩緝說文云莔貝母治目眩項直。不得反顧。於此詩爲切。郭注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似韭張衡西京賦王…是也陶隱居本草注云出近道形似聚貝子故…

詩緒餘錄卷二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三

番禺[illegible]波輯

衛風

淇奥

竹 說文云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草其萌曰筍筍从勹从日勹之日爲筍解之日爲竹一曰从旬旬內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爲姤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語云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

生來也震東方也故震爲蒼筤竹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然後枝榦茂擢俗謂之洗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爾雅曰箘竹箭曰苞苞言其本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戴凱之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爾雅又有簜竹孫炎以爲濶節爲簜考儀禮簜在建鼓之間簜蓋簫屬明非數節者也舊說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卽華實而苦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曈稽聖賦曰竹布實而根苦蕉舒花而株槁集傳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簀棧也竹之比密似之則盛之至也禮檀弓注簀謂牀第卽牀棧也林氏有席曰竹員質虛中深根勁節種大小不一分雌雄雌者呼母竹多筍○毛傳綠王芻也竹萹竹也澳隈也孔疏視彼淇水隈曲之內則有王芻與萹竹猗猗然美盛陸德明釋文綠竹如字案綠爾雅作菉韓詩竹作藩藩萹筑也爾雅菉王芻郭注菉蓐也今呼爲鴟脚莎邢疏某氏云鹿蓐也詩衛風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爾雅竹萹蓄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蟲邢疏引陶隱居本草注云布地而生節間白華葉細綠趙氏佑曰陸疏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也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綠竹淇澳二水名據此條先言有草似竹以明非竹蓋與毛公竹萹竹者不大殊但不出萹竹字耳再言綠竹一草名以明非二物則與菉王芻者全異矣又言淇澳二水名亦深著其與傳異釋之意非漫也蓋毛公於詩名物多主爾雅陸不專主爾雅故也案集傳從陸德明釋文綠竹並如字其說似勝綠菉古今字通王逸楚辭資菉葹以盈室注終朝采菉是當逸時字爲菉矣然則爾雅所謂菉王芻者是終朝采綠之綠非此章綠竹也自毛傳从爾雅孔疏邢疏因之竊思淇上多竹漢時猶然水經注謂淇

川無竹惟王芻萹竹似亦沿爾雅之說云然耳淮南子淇衛箘路史記河渠書下淇園之竹爲楗以塞瓠子決河後漢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其非布地而生可食之萹竹可知至梁元帝詩箭擁淇園竹宋蘇軾河復詩神功不用淇園竹元虞集詩猗猗淇園竹結根磐石安此等俱非萹竹又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園也至若淇水之王芻萹竹書史罕聞焉且以經證經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之竹可爲釣竿豈布地而生之萹竹所可同乎然則朱子之說固不可易也

碩人

柔荑　相經曰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蓋形之下也朱子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

蝤蠐　毛傳蝤蠐蝎蟲也孔疏蝤蠐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釋蟲蟦蠐螬蝤蠐蝎邢疏其在木中者方言云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蓋其體潔且白故詩以况莊姜之領七辨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是也化書曰燥溼相育不母而生卽木中蠹蟲亦曰桑蟲埤雅蟦蠐一名蠀蝤蠐一名蝎舊說蝤蠐生於木中內外潔白符子所謂石生金木生蝎是也蟦蠐在糞草中外黄內黑亦或謂之蠐螬列子所謂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也蠐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造化權輿云蛇豸腹龜蠐螬背行舊說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蛻皮可謂尸解矣詩緝郭云一蟲而六名蟦蠐也蠐螬也蝤蠐也蛣蝠也桑蠹也蝎也蠐螬在糞土中蝎在木中山陰陸氏以蟦蠐爲一物蝤蠐爲一物蝤蠐蝎蛣蝠又爲一物姑兩存之然蝤蠐爲蝎則同也

瓠犀　毛傳瓠瓣朱子曰犀瓠中之子也埤雅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林氏有席曰瓠中之子比次整齊齒之潔白如之

螓首　毛傳螓首廣顙而方鄭箋螓謂蜻蜻也孔疏釋蟲云蚻蜻蜻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舍人云小蟬也林氏有席曰卽蜻蜓也

蛾眉　集傳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釋蟲蛾羅邢疏此卽蠶所變者也

鱣　毛傳鱣鯉也孔疏郭璞云今赤鯉也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黄魚孔疏以今驗之則鱣鮪皆異魚王夫之詩經稗疏曰鱣卽鯉也而集傳誤以爲黄魚鮪似鯉者而集

傳誤以爲鱘魚紀氏的謂其有依據。○陸疏：鱣鮪（毛本陶本从爾雅疏引俱脫鮪字今从詩疏補）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詩緝：鱣鱑也大魚似鱏本草以鱣爲黃魚是也鱏今作鱘卽鱘黃鮓也埤雅：鮪肉白鱣肉黃鱣大魚似鱏口在頷下無鱗長鼻軟骨俗謂之玉板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古今注：以爲鯉之大者爲鮪鱣之大者爲鱣非也詩言鱣鮪又言鰋鯉則鮪與鯉異明矣於鱣鮪言發發於魴鱮言唯唯則魚健弱可知也義訓曰鱍掉尾口上下噞喁

鮪

夏小正：二月祭鮪盧辯注：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陸疏：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陶本毛本俱作叔今从趙本）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詩疏引止此以下爾雅疏引之）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埤雅：似鱣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如鱣大者長七八尺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言漆沮及河通稱此魚發發者鱣鮪健魚故其跳躍發發然不麗於罛禮曰魚鮪不淰序詩者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於魚其來尚矣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尸子曰：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蓋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魚莫能上大魚輒暴鰓水次故曰暴鰓龍門垂耳轅下善爲魚者不求爲龍望禹門輒逝故無暴鰓點額之患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

葭菼

毛傳：葭蘆菼薍也孔疏：今驗之蘆薍別草也陸疏：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埤雅：詩曰葭菼揭揭蓋葭菼上擢則鱣鮪依焉而爲罛之患以譬妾之上僭詩緝：葭一物而四名曰葭曰蘆曰葦曰華葭是大者菼一物亦四名曰菼曰薍曰萑曰騅菼是小者荻之初生曰菼解俱詳蒹葭

氓

鳩

毛傳：鳩鶻鳩也（釋鳥同）性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孔

疏宛彼鳴鳩即此鳩知此是鶻鳩者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孫炎注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鶻鵃邢疏舊說皆云斑鳩非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鳩全異廣雅鶻鳩鶌鳩也東都賦云鶻嘲春鳴即此餘詳小宛

竹竿

檜

毛傳檜柏葉松身釋草同 孔疏書作栝字禹貢杶榦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集傳檜木名似柏爾雅翼檜一名栝性耐寒其材大可爲舟楫及棺左傳稱

棺有翰檜而淇水檜楫松舟也今人亦謂之圓柏以別於側柏林氏有席曰檜葉似細杉榦如柏其兼柏葉者名二色檜一作松葉柏身與毛傳異其木堅實外白内朱與松柏皆可鋸板作舟楫

松

史記龜筴傳千歲之松上有兎絲下有茯苓本草松節條陶隱居云比來苦脚弱人釀松節酒皆愈松柏皆有脂潤凌冬不凋理爲佳物但人多輕忽之耳唐本草注云木皮綠衣名艾蒳王安石字說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从公花木考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山海經錢來之山多松蕭炳曰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嘉祐圖經云五粒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三鬣七鬣者松久則實繁中原雖有然不及塞上者佳崔實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植松柏雜木高麗圖經云廣揚永三州多大松惟五葉者乃結實林氏有席曰其樹磥砢修聳多節皮粗厚如龍鱗與柏皆四時不改柯與葉二三月抽花長四五寸結實有粉葉尖銳名松針有二針三針五針之別其旁枝曰虬松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亙然

芄蘭

芄蘭 釋草雚音貫芄蘭鄭箋芄蘭柔弱常蔓延於地陸疏

芄蘭一名蘿摩似女青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支葉柔弱其支出於葉間蔓生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詩緝考本草枸杞條陶隱居注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沈括筆談觿解結錐也芄蘭支出葉間垂如解結錐疑古人觿制當與芄蘭之葉相似揚子太元經陽氣親天萬物芄蘭注芄蘭茂密也亦借取枝葉茂密之意

河廣

葦 孔疏一葦言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若浮栰然毛傳杭渡也林氏有席曰葦蒹葭之屬

伯兮

諼草　詩緝毛傳諼草令人忘憂集傳本之據本草有萱草云令人好歡樂無憂而毛傳則云諼草是有其物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皆从草然則孔氏以諼訓忘非草名者非也。埤雅草之可以忘憂者故曰諼草諼忘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養生論以爲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是也。亦或謂之鹿葱蓋鹿食此草故名壺子謂餌藥之人不可食鹿以鹿常食解毒之草故能制散諸藥內則不食鹿胃胃其受食之府故尤不可食陳氏子龍曰一名鹿葱花名宜男一名丹棘一名忘憂徐氏鼎曰五月抽莖開花六出四垂朝開暮蔫花有紅紫黃三色結實三角今人采其花跗令乾貨之名黃花菜（案）名雖不同實卽萱草草本也若合歡則木本集傳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似以諼草又名合歡蓋緣鄭樵通志諼草一名合歡之誤王氏世業辨孔疏第云冀觀之以忘憂蓋萱葉柔軟新舊相代四時青翠花紅黃紫不一六出四垂朝開暮蔫自五六月至八九月乃盡故觀之可以忘憂醫書謂妊婦佩其花則生男故名宜男則不經矣

木瓜

木瓜木桃木李　毛傳木瓜楙木也埤雅釋木云楙木瓜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其枝可爲數號一尺百有二十節味酢苦善療筋轉陶隱居云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蠲渴楙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也。諺云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投人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投木瓜而報瓊玖也江左故老云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鼻卽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咮其著華處乃腐也（案）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蔕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蔕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木瓜或於熟時鏤紙作華粘之以瀋暵其上得露日之氣乃紅其紋如生云任昉述異記曰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爲鼠李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緝言人方危急有能惠顧之者其感必倍。衛當狄滅但遺我以微物猶當重報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耶。猶言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也○王氏夫之詩經稗疏謂以木爲瓜桃李俗謂之假果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朱氏芹謂抑戒投桃報李則桃李非不可食之物且左傳齊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之類亦非不適用此王氏之謬說

王風

黍離

黍　孔疏黍可以酒說文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其不黏者曰穈曰穄詩緝黍有二種其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耳程氏瑤田曰今北方呼黍子穈子穄子古今無異稱惟加子字而已其米通呼黃米或又呼穈子爲稷米蓋因唐蘇恭輩冒之爲稷故相沿至今有稷米之稱耳又曰黍類之大者名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蜀葵義見爾雅釋草莔戎葵注又曰南方無黍職方氏豫州幷州宜五種有黍兖

州宜四種有黍幽州宜二種有黍雍冀皆宜黍而揚荊二州但宜稻青州亦但宜稻麥據此是西北有黍東南無黍也又考古書所載惟有鄗上之黍(管子)上黨之黍大梁之黍(張景陽七命)渭水宜黍西方宜黍(並見淮南子)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亦不云南方有黍今時兩廣兩湖閩浙皆不種黍江南惟淮安農民知有黍耳或疑汨羅江祭屈原用角黍因疑南方有黍然據周處風土記所謂角黍者蓋以菰葉裹黏米耳黏米不專屬黍河南襄陽新野爲兩省接壤襄陽以南皆不知種黍新野以北乃種黍耳然則陶隱居謂荊郢州及江北皆種丹黍米亦出北間江東時亦或種之實非土宜也

稷　釋草粢稷邢疏左傳云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疑焉通志稷苗似蘆米而可食蘇恭曰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穈呼其米爲黃米其苗類黍廣雅解曰如黍黑色本草衍義今謂之穄米先諸米熟故以供祭祀說文稷爲五穀之長是稷本穀之貴者也詩緝稷今之穄也曲禮稷曰明粢郭云今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孟詵曰八穀之中最爲下圖

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爲糧耳徐氏鼎曰曰粢曰稷曰穈曰穄高誘云冀州謂之𥻆皆一物也惟郭云爲粟恐非本草粟味鹹稷味甘實不同也程氏瑤田曰在說文稷齋互釋黏者別之曰秫今人呼高粱爲秫呼其稭爲秫稭又呼高粱爲粗糧以其米粗硬不如黍稻粱之美也細民通食高粱驗賤者食稷之義高粱實有金黃色者性黏其穗亦下垂但連蜷勾屈不似黍秀之疎散赤色者有黏不黏二種純白色亦有黏者但不黏者多北五省處處種之說文秫稷之黏者今則無論黏與

不黏皆曰秫且稱名半海內定之爲稷良亦非誣紀氏昀曰黃中松詩疑辨證黍稷一條獨載雷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然后稷以官名社稷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令以稷爲首種尚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足據也○毛傳苗初生穗秀也實則成穗而堅也孔疏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六月時也稷之穗七月時也稷之實八月時也

君子于役

雞

說卦巽爲雞孔疏巽主號令雞知時曲禮雞曰翰音釋畜雞大者蜀蜀子維郭注雞大者蜀今蜀雞也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敵在前敢鬭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管輅列傳雞者兌之畜故太白揚輝則雞鳴埤雅雞有蜀魯荆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莊子云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鹽鐵論曰雞廉狠吞雞食每有所擇故曰小廉舊說日中有雞月中有兔〔案〕雞正西方之物兔正東方之物大明生於東故雞入之月生於西故兔入之此猶鏡照物東象入西西象入東云爾易曰巽爲雞兌見而巽伏雞知時而善伏故曰乳狗噬虎伏雞搏貍王褒曰魚瞰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是也禽經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詩雞棲于塒是也吳均曰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苹之美傳曰雞見食則鳴者仁也字說曰奚也昜也皆無知也雞可畜焉以放於死奚物而無知者也鶡善鬭焉以放於死昜物而無知者也徐氏鼎曰雞稽也能稽時也故雞與稽同音人家畜之夜羣鳴謂之荒雞黃昏獨啼謂之盜啼雞荒雞主不祥盜啼主火患毛氏奇齡曰春秋運斗樞謂玉衡星精散而爲雞說者謂與太陽之

氣相感召故日初出地而雞鳴自暘谷至扶桑日凡三次則雞凡三鳴在昧旦前昧旦者晨之尚未明也

羊

說文羊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徐鉉曰豕善肥羊善瘦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傳以爲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不能前矣又曰使烏獲藉蕃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若以桑條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矣舊說羊春夏早放秋冬晚出字說曰羊大則充實而美美成則羊有死之道焉老子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古今注其目無神其腸薄回一名髯鬚主簿埤雅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

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俗謂之壓羣北人謂之羊頭儀禮鄭注云羊取其後帥是也傳云騫虧也崩羣疾也羊以瘦爲病而又死善耗禮云四足曰漬漬者謂死相瀸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爲甚徐氏鼎曰毛有黑白聲似小兒呼阿㜷孕四月生子

牛

說文牛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徐鍇曰封高起也埤雅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性緩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乾爲馬坤爲牛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乾陽物也故馬蹄圓坤陰物也故牛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詩曰其耳溼溼言溫潤也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毛牛尙耳是也抱朴子曰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却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禮牛曰一元大武號最美者牛大牲也牛耳無竅以鼻聽周官戎右贊牛耳桃茢盟者聽於神人故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爲戒焦氏易林云牛龍耳聵蓋龍亦聾也周官牛夜鳴則庮許叔仲云庮久屋朽木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牛膏曰薌故其臭朽則不可食林氏有席曰牛耕畜齒有下無上

目瞳豎而不橫生望前者子前母後生望後者母前子後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其類不一皆馴服隨人詩幷羊言下來下栝者羊性畏露晚出早歸常先於牛括至也

君子陽陽

翿

毛傳翿纛也翳也鄭箋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餘詳邶簡兮及陳宛丘

揚之水

蒲

鄭箋蒲蒲柳毛傳蒲草也孔疏以首章言薪下章言楚蒲則楚蒲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箋易傳以蒲爲柳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〇〔案〕孔以箋義爲長集傳亦從箋則此爲蒲柳之蒲無疑矣孫云二蒲之音未詳其異又〔案〕周官職方氏其澤藪曰弦蒲鄭司農讀上聲作浦曰蒲或爲浦疑蒲柳之蒲古本音浦然則浦與戍許恰好相協也詩緝謂毛以爲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特兩圓之說耳〇陸疏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於柳葉皆可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今人又以爲箕罐之楊也古今注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用又〔案〕此卽春秋傳所謂董澤之蒲與此處蒲字恰合曹氏曰楚小於薪蒲

輕於楚

中谷有蓷

蓷　毛傳萑蓷也釋草同李巡曰臭穢草也郭注今茺蔚也葉似萑當作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疏蓷似萑當作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而感埤雅如雞冠子黑色細長三稜一名蔚臭劉歆云萑臭穢是也蓷者能暵之草今日暵其乾矣則非一日之亢也故序以爲凶年饑饉詩緝生海濱池澤溼則生旱則死谷中陰潤蓷宜難旱矣今暵其乾者又暵燥其修長者

且暵燥其生於溼地者與饑饉則貧者先悴也舊說以蓷草宜生高陸非是傳云蓷鵻亦作萑大車傳曰菼鵻也蓋菼薍萑又名鵻一物而四名彼萑音完此音追字同而音異毛於此傳言蓷鵻者蓋借用鵻字非以蓷爲菼也曹氏以蓷爲菼誤矣趙氏佑曰據爾雅萑蓷一物不應言似則此似萑乃似萑之誤今集傳亦誤萑爲萑林氏有席曰集傳蓷鵻也攷本草諸書茺蔚子無鵻名亦似誤正字通辨之徐氏鼎曰今益母草有紅白花二種紅花者卽爾雅所謂藬也白花者卽爾雅所謂蓷也莖葉相類生川谷間性宜卑溼紀氏昀曰舊以蓷之暵乾喻夫婦相棄棄則以歲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

采葛

蕭　毛傳蕭所以供祭祀孔疏釋草云蕭荻案史榮云蕭荻荻蒿二荻字皆當作萩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爾雅翼蕭生於春待秋三月乃成詩緝香蒿也牛尾蒿也許慎以爲艾蒿非林氏有席曰蕭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祭則爇以報氣郊特牲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也餘詳生民

艾　毛傳艾所以療疾釋草艾冰臺郭注今艾蒿博物志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以此埤雅其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蕭所以供祭艾所以療疾言所將滋大其懼讒亦滋甚也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爾雅云艾歷也耆至也言歷而至之然後可以指而使之也舊說燕蓐惡艾字說曰艾可乂疾久而彌善艾以乂疾爲義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言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則減之也圖經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葉背白三月三日五月五日采葉暴乾陳久者良徐氏鼎曰今吳人呼爲蘄艾以蘄州出者尤勝故也楚辭戶

服艾以盈要今謂幽蘭其不可佩王逸注艾白蒿也言楚國戸服白蒿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服言君愛眤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吳氏仁傑曰郭注今艾蒿也案艾蒿與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蘩也本草有白蒿條又別出艾葉條嘉祐圖經云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又云白蒿葉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案艾與白蒿相似耳便以爲白蒿則誤楚辭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張彩謂詩意本此淮南子曰蕭艾賤草以喻不肖吳氏仁傑曰考祭用鬯酒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

艾謂蕭艾爲賤草固有自來案采葛采蕭采艾比王之用小人正與詩序懼讒意合覺蕭以供祭艾以療疾猶屬泛言之也且蕭稂以害嘉穀以比小人較蕭可以爇之說爲優至於以葛比小人者楚辭石磊磊兮葛蔓蔓王逸注言已欲服芝草求之不得但見葛草蔓蔓五臣云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

大車

菼　毛傳菼騅也鄭箋菼薍也孔疏傳以爲騅箋以爲薍張逸疑問之鄭答云騅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如騅

璊　釋文曰璊說文作䊵解此璊字云玉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穈言璊玉色如之○段玉裁云各本作樠今依毛詩釋文宋槧穈卽草部虋字之或體虋與𦽍聲近璊䊵皆於虋得義也案璊虋古今字璊讀作虋似與上文菼字一類蓋毛詩多用假字也此亦可備一解

邱中有麻

麻　釋草黂枲實爾雅翼麻之屬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子夏喪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蕡卽實也牡卽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蘇頌曰田園所蒔績其皮以爲布

李　見前何彼襛矣○蘇氏曰子嗟隱居邱陵之間而殖

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著其世賢曹氏云畱邑名其大夫以爲字李氏云子嗟猶陳風子仲之子豈必書有子仲乃爲其氏乎嚴氏云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其相與游從不能養賢使國人致其殷勤以飲食之不能使賢者金玉王度使國人望其私淑於已是可歎也案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說自朱子始後儒多疑之然鄭箋於子國謂著其世賢則子嗟固賢大夫而隱君子也朱子以子嗟子國爲二人字亦從毛是未嘗盡廢序說也○李氏光地曰今

邱中有麻者嗟乎豈非自彼留子哉今邱中有麥者亦昔日留子之國也會悟不同仍不背毛存之以備一說

鄭風

將仲子

杞

釋木旄澤柳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陸疏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其材堅韌（詩疏毛本陶本趙本俱脫此四字而以故字爲衍今从詩緝本則故字非衍）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炎逼令柔韌屈作箱篋詩緝告子謂性猶杞柳卽指此杞蓋里之地域溝樹也玉海云杞有三種此杞柳屬一也南山有臺之杞湛露在彼杞棘之杞梓杞山木二也四牡集于苞杞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之杞枸杞三也

檀

毛傳檀彊韌之木邢疏檀材可以爲車陸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詩疏作槃下从木今从趙本）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王充論衡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唐本草一種紫真檀出崑崙盤盤國雖不生中華人間徧有之蘇頌曰有黃白紫三種詩緝可爲車軸又香名赤檀紫檀白檀總名旃檀別爲一種

大叔于田

乘黃　毛傳四馬皆黃

乘鴇　毛傳驪白雜毛曰鴇（釋獸同）邢疏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鴇今所謂烏驄

羔裘

豹

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毛詩傳曰飾謂緣以豹皮則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管子曰上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襜此齊一時之數非古也古云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傳曰文豹隱霧十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彩語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廣志曰狐死首邱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从勺當爲是也博物志云豹死守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林氏有席曰豹虎子也與虎皆山猛獸立秋虎始嘯嘯則風生冬虎始交越七月生子生三子必有一豹文黃黑如錢圈名金錢豹如艾葉名艾葉豹

女曰雞鳴

鳧

陸疏鳧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徐氏鼎曰鳧性沈沒與波上下數百爲羣飛聲如風雨暴至今俗呼爲野鴨陣以其狀類鴨也餘詳鳧鷖林氏有席曰鳧水鳥如鴨青色背有文野曰鳧家曰鶩。

有女同車

舜華　毛傳舜木槿也孔疏其華朝生暮落釋草椵音假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有紅白二種舜英英卽華也陸疏舜一名木槿五月始生月令仲夏木槿榮一名櫬一名椵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也趙氏佑曰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爾雅在草中。陸疏在木類。疑編誤豈以其木名故與○埤雅舜蓋

取瞬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德而名不稱人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將羣者爲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儁論曰日給之華似柰柰實而日給虛虛僞與眞實相似也義之法帖曰來禽青李來禽柰屬也言以果英而來禽衍義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

山有扶蘇

扶蘇　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孔疏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所出

荷華　毛傳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水生華有紅白二種周子稱爲花之君子詩緝扶蘇小木喻么麽小人非美也扶蕖名花喻修潔之君子此美也本不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舍倒置故君子去之林氏有席曰荷本花屬生水澤總名芙蕖

橋松　王氏曰橋高也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埤雅上聳曰橋山海經曰其上多橋木是也釋文亦作喬

游龍　毛傳龍紅草也釋草紅蘢古其大者蘬陸疏一名馬蓼葉粗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埤雅葒大而赤游縱也以縱故謂之龍蓋山性宜木。隰性宜草。今山隰之所養以自美者至矣。乃忽不見子都子充。乃見狂

且狡童。則曾是之不如也。又曰充實之謂美詩緝喬松喻君子游龍喻小人游放縱也其枝幹樛屈放縱著土處便有根如龍故名游龍子都子充皆泛指賢人耳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都美好也充充實也與孟子所稱子都以貌美言者不同。若以貌美言。則與狂且意不貫。徐氏鼎曰今吳中水葒草庶物異名疏淮南子海閒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屈龍卽游龍也詩游龍疑屈字之誤

蘀兮

蘀　毛傳蘀槁也孔疏七月傳云蘀落也落葉謂之蘀詩緝今曰槁葉未辭柯以風所吹而必落故呼槁葉爲蘀

也

東門之墠

茹藘　毛傳茹藘茅蒐釋草同　郭注今之蒨也孔疏一名茜
可以染絳陸疏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
茜徐州人謂之牛蔓今圃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
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埤雅茹藘茅蒐其葉似棘可
以染絳說文曰人血所生故蒐从艹从鬼齊人謂之茜
陶隱居以爲東方諸處乃有而少不如西方多於文西
草爲茜其或以此乎詩東門之墠言以禮則近而易茹
藘在阪言以色則遠而險也縞衣茹藘茹藘茅蒐之染

女服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吉服以相保也周官庶氏
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若茜之類是也傳曰千畝
梔茜千畦薑韭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則梔茜之利可
謂博矣徐氏鼎曰草之盛者爲蒨牽別爲茹連覆爲藘
故名茹藘地官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此類是也

風雨

雞鳴　毛氏奇齡曰雞鳴不已非鳴之不已言不已其鳴
鳴如故也雖向晨如晦而鳴不輟比君子有常所由處
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裸
之迫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趙氏佑曰序風雨思君子唐以上人讀解皆然辨命論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善人爲善烏有息哉梁簡文自序
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出其東門

荼　毛傳荼英荼也鄭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應
劭曰荼野菅白華也孔疏鄭於地官掌荼及既夕注與
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如荼乃茅草秀出之穗非苦
菜委葉二種草也詩緝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色如荼然吳語黃池之會曰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
矰望之如荼韋昭注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顏

師古曰菅茅也言美色如茅荼之柔也李樗曰漢禮樂
志曰顏如荼案依嚴氏說固合鄭之時事依顏李說似
尤與下文雖則匪我相呼應

野有蔓草

蔓草　毛傳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鄭箋零落也蔓草而
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孔疏毛以爲草之能延蔓者由天
有隕落之露漙漙然潤之以興民得蕃息者由君有恩
澤養育之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
故思有美好之一人邂逅得與相遇正月猶有霜二月

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鄭以仲春爲媒月故引以記時○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終顧子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范氏家相曰外傳雖非專釋經然明以美人爲賢人以邂逅相遇爲尋常道路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大叔賦之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亦賦之使其爲淫奔期會之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參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子以鄭聲淫爲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啓之也

溱洧

蕑　毛傳蕑蘭也陸疏蕑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蘭爲王者香草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下賜諸侯茝蘭（詩疏闕此句）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一名都梁香荊州記都梁（今武岡州）有山山下水清其中生蘭草故名花白色而香名燕尾香澤蘭葉尖微有毛方莖紫節夏小正五月畜蘭禮內則婦或賜之茝蘭皆指蘭草言盧辯注爲沐浴也陸佃曰蘭草爲蘭蘭不祥也陳藏器本草拾遺蘭草婦人和油澤頭故曰蘭澤吳氏仁傑曰蘭俗呼爲燕尾香煮水以浴療風故又名香水蘭本草有蘭草澤蘭二物蘭草一名水香一名水蘭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而香五六月盛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棗一名虎蒲生水澤中及下溼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小異顏師古注司馬相如賦云蘭卽今澤蘭也陶隱居所謂都梁香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盛洪之荊州記亦云都梁縣山下有水生蘭草名爲都梁因山爲號也洪慶善云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三劉漢書刊誤云蘭今管城多有之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山谷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體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離騷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畹

三十畝也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些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又畦留夷與揭車兮畦五十畝也蘭二百七十畝蕙百畝留夷以下五十畝蓋蘭爲上蕙次之留夷爲下也埤雅蘭一名蕑香草也於文闌草爲蘭蕑蘭不祥故古者爲防刈之也蓋蘭以闌之蕑以閒之其義一也傳曰德芬芳者佩蘭今鼎澧之間生蘭古有蘭省芸閣芸亦辟蠹舊說靑苔至秋而紫紫蘭至秋而紅淮南子曰男子樹蘭美而不芬說者以爲蘭女類也草木之性蘭宜女子樹之而靈麻乃欲夫婦對種則周官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而獻之於王取

其傳類蕃孳之祥有以也徐氏鼎曰蕑釋草無文人多以蘭蕙之蘭當之然蘭爲王者香人服媚之不聞以祓除不祥據本草云葉似澤蘭而尖有岐細葉成穗而香此草可辟惡氣卽內則佩帨茝蘭也今吳俗采葉置髮可令不膩是與夏小正陳藏器之言相符疑卽此也今俗呼爲佩蘭葉趙氏佑曰傳蕑蘭也釋文韓詩云蓮也據陳風澤陂有蒲與蕑首章言荷三章言菡萏故箋云蕑當作蓮（爾雅疏引詩有蒲與蓮）然於此詩無改字則與毛同今考詩考載韓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執蘭而祓除（見太平御覽）又薛君注云鄭國之俗

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上秉蘭草祓除不祥（見後漢書注）是則毛韓義同而三月上巳之說集傳所用若蓮字之訓蓋出韓詩澤陂傳文而陸德明誤掇於此詩者也姜氏炳璋曰蘭品最貴而今之蘭非古之蘭朱子楚辭辨證云黃魯直言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今據本草所言之蘭云似澤蘭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草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大抵古之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花雖香而葉無氣質弱易萎皆非可佩者也家語晏子云蘭之本三

年湛之以漉醢旣成則易以匹馬注本根也投物水中曰湛澄酒曰漉以酒漱口曰酳夫惟根葉俱香故投於酒而香冽若今蘭根投之酒中竟腐敗矣可爲今蘭非古蘭之證

勺藥　毛傳勺藥香草韓詩外傳勺藥離草也廣雅孿夷芍藥也陸疏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之趙氏佑曰陸氏釋蘭以爲似藥草澤蘭不言今之蘭蕙釋勺藥又以今芍藥無香氣非是皆異蓋二物爾雅不載豈陸時未識其花耶今芍藥大有香廣

雅本草皆備詳其名狀而牡丹亦稱木芍藥本草釋名芍藥猶綽約也古今注牛亨問於董子曰將離贈以勺藥何也曰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文無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忘憂草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合歡樹也勺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節後二十五日勺藥榮是也華有至千葉者俗呼小牡丹今羣芳譜中牡丹品第一勺藥第二故世謂牡丹爲華王。勺藥爲華相。古今注勺藥有二種一草勺藥一木勺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牡丹非也圖經春生紅芽作叢莖二三枝五葉似

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采根根亦有赤白二色山海經繡山其草多芍藥郭注芍藥一名辛夷吳氏仁傑云本草芍藥不著辛夷之名不知郭本於何書韓退之詩辛夷花高最先開辛夷木名諸家謂之香草似亦本郭說韓退之秋晚鄖城夜會聯句云五鼎調勺藥上林賦注勺藥根主和五臟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姜氏炳璋曰勺藥有二種其草本者一名餘容一名鋌一名犁食一名將離一名婪尾草一名黑牽夷綽約美好處處有之揚州爲上其木本者一名鹿韭一名鼠姑一名百兩金卽牡丹也然牡丹之名後出牡丹錄謂隋煬帝始盛唐諱之木勺藥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牡丹前史所無惟謝康樂詩及之是牡丹隋且未顯況秦漢以上然則詩人所指之勺藥江都所指之可離皆今之草勺藥故傳云香草而說者求之於牡丹失其義矣。

詩緒餘録卷三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四

齊風

雞鳴

雞　毛氏奇齡曰周官宮正比擊㰉挈壺氏定刻漏而雞人一官則專主告時如所云夜嘑旦以䢋百官者似不必后夫人親爲告旦故前說夜如何其詩謂世衰禮廢因有自相問夜之事特古禮闕失閑揣禮文似雞人供職皆於大喪大祭及賓客軍旅之事行之而不及常日意者宮禁幽深或亦廬士所不及歟兩漢後則專設雞人一官蘇氏志林謂漢官儀宮中不畜雞舊謂但取善作雞鳴者代之謂之雞人唐詩絳幘雞人言首戴絳幘如雞冠也然或不作雞聲間有代之以歌者晉太康地志云後漢固始公安細陽鮦陽四縣衛士習雞鳴曲於闕下歌之卽明制升殿有雞人於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猶是遺意

蒼蠅　林氏有席曰蠅有青蒼二種蒼者聲雄壯負金者曰青蠅聲清聒其聲在翼蒼蠅善亂聲青蠅善亂色蛆蟲所變能污白爲黑止於物則徽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字從蠅省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懷蛆縈利常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語冰也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卽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是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言附善之益也

還

肩　毛傳獸三歲曰肩說文三歲豕肩相及者周官大司徒鄭注則以四歲爲肩孔疏謂未知所據詳見秦駟驖

狼　釋獸狼牡獾牝狼其子徼絕有力迅說文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从犬良聲陸疏其鳴能大能小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疑獲之訛）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陶本毛本俱止此）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十九字从爾雅疏補）埤雅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之訓狐鳴則後竅應之豺祭獸卜又善逐獸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从才狼从良里語云狼卜食將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或曰狼駢胷腸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內則狼

去腸豈以是歟管子曰舉鳥章則陂行舉狼章則山行詩織文鳥章陂行故也焦䕶易野陂行也毛詩草蟲經云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踏上疐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跋前疐後詩緝狼鳴器物皆響烽火用狼糞舉之其煙直上風吹不斜性喜藉草卧去則穢亂故曰狼藉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故曰狼顧詩云狼跋其胡孟子云狼疾疾則不能顧也

東方未明

柳

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圃無益於禁也說文小楊也埤雅柳易生之木與楊同類

縱橫顛倒植之皆生唐本草注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濶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陶云柳即水楊非也徐氏鼎曰今吳中呼爲楊柳其實枝條揚起者爲楊枝葉下垂者爲柳各不同也惟其枝條柔軟故折柳可爲樊籬

甫田

莠

毛傳莠似苗魯語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莠草似稷而無實孟子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趙岐注莠之莖葉似苗徐氏鼎曰秀而不實曰莠故字从艹从秀穗長多毛其形象狗尾今吳中呼爲狗尾草穗不結實言之不實者如之故正月云莠言自口林氏有席曰莠似稷或以爲狗尾草非是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何氏曰莠指魯莊公猗嗟序云齊人刺魯莊公以爲齊侯之子焉莠似苗而實非苗之種也遠人亦指莊公婉孌慕莊公想見其爲人性情如此莊即位時年十三及四年狩禚之役年僅十七

盧令

盧

毛傳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

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徐氏鼎曰韓有盧宋有鵲並良犬盧黑色鵲黑白色秦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作猲獢）皆田犬也韓詩作盧泠泠

敝笱

魴

陸疏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鰥

詩緝傳以鰥爲大魚蓋據孔叢子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鰥及鱮皆爲大魚箋以魴鰥魴

鱮魚之易制者蓋以魴本中魚與盈車之鰥大小相遠遂以鰥爲魚子諸家或从毛或从鄭今考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也衛人偶得大者故詫之此詩配魴鱮言則不必是盈車者入笱中必非大魚林氏有席曰鰥性獨行故曰鰥趙氏佑曰鄭箋鰥魚子也釋文鰥古頑反鄭古魂反孔疏鯤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竊以魴鰥魴鱮言非一魚唯唯亦附從接比之意蓋以魚之多比從者之盛本不在計較大小傳鰥大魚疏引孔叢子其大盈車者爲證然於魴非大魚便失倫次不如箋讀鰥爲鯤並與雲韻協也

鱮

陸疏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鶚或謂之胡鱅詩緝今鰱鱅又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也埤雅似魴而弱鱗其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字从與弱魚也六韜云緡隆餌重則嘉魚食之緡調餌芳則庸魚食之蓋鱅庸魚也故字从庸又其性慵弱而不健故也趙氏佑曰此以魚之多與從者之盛意不重在大小傳亦誤而集傳從之

魏風

汾沮洳

莫

毛傳莫菜也鄭箋我采其莫以爲菜陸疏莫莖大如筯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亦作醋醶也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其子如楮實而紅冀人謂之乾絳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詩首言采莫次言采桑言其君儉而能勤始於使繅事而采莫終於使蠶事而采桑也

藚

毛傳藚水舄也孔疏藚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

釋草藚牛脣邢疏陸璣以爲今澤蕮音昔郭不取陸疏藚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曹氏曰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舄邢疏蕍一名舄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舄也趙氏佑曰郭注於釋草之藚云毛詩傳曰水舄也於蕍舄注云今澤蕮故邢疏謂陸以藚爲澤蕮郭不取然本草云澤瀉又名水瀉亦不必因郭注定爲陸誤也

園有桃

棘

毛傳棘棗也釋木樲酸棗郭注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趙岐注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說文棘小棗也

大曰棗小曰棘。埤雅棘酸棗也於果爲下以言昭公之
節彌苦。傳曰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郡本草有赤
棘白棘唐本草引切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俱類棗
枸杞嘉祐圖經亦名枸棘然與此不同徐氏鼎曰棗棘
皆从朿重朿曰棗並朿曰棘其文有大小之異園有棘
曰實則有實可食知不與凱風青蠅楚茨之棘類也趙
氏佑曰桃棘材不中大用而實僅佐庶羞細民以收種
殖之利以況彼人其欲在位者無幹濟之實乎傳棘棗
也蓋古棗棘一字。集傳別爲棗之短者。則其材益下矣

伐檀

貆　鄭箋貉子曰貆七月詩一之日于貉貉卽狐狸釋獸
貈子貉釋文貉依字作貈呂忱字林貈似狐善睡其子
名貆餘詳七月

特　毛傳獸三歲曰特孔疏毛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案
見周禮大司徒注。王氏引之述聞謂本三家詩說趙氏
佑曰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與此異凡牲一皆曰特
疏未備鄭箋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類孔疏若爲釜斛
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

鶉　孔疏釋鳥云鶉鶉其雄鶛牝痺李巡曰別雄雌異方
之言鶉一名鵪郭璞曰鶉鵪之屬也釋文鶉音純案據

此則此詩鶉與鵲之奔奔之鶉同與匪鶉匪鳶之鶉異

碩鼠

碩鼠　鄭箋碩大也郭注大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
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
鼠爲卽爾雅鼫鼠許慎云碩鼠五技鼠也能飛不能上
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
不能覆身陸疏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頸上
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
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北河縣埤
雅鼫鼠一名雀鼠廣雅云鼤鼠鼫鼠是也趙氏佑曰世

儒動好僻異。釋相鼠以爲禮鼠。釋碩鼠以爲鼫鼠。大率
無謂之擾。詩人取喻何必不恆見之物。只人家常鼠耳。
碩則其中大者。而相乃訓覗。漢儒簡質。不似後世糾紛。
故可貴也。

唐風

蟋蟀

蟋蟀　毛傳蟋蟀蛬音拱又音節也同釋蟲郭注亦名青蛚今促
織也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秋初得寒則鳴濟南呼爲
嬾婦陸疏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
名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

之言也詩爾雅疏闕此句今从趙本里語曰趣織鳴嬾婦驚是也詩緝毛傳九月在堂孔疏九月在戸堂即室戸之外也九月歲未莫而曰聿莫聿遂也遂者從始鄕末之言也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徐氏鼎曰蟋蟀夏生秋始鳴寒則漸近人好吟於土石磚甓之下尤好鬬勝雙尾者鬬雄也三尾者不鬬雌也又一種飛者較大

樞

山有樞

毛傳樞荎也釋文同郭注樞今之刺榆陸疏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徐氏鼎曰廣雅云柘榆梗榆也凡草木刺人或謂之梗或謂之刺故張揖謂之梗榆郭璞謂之刺榆也下文隰有榆榆者統名也榆之白者謂枌說詳東門之枌篇

榆

詩緝總言諸榆也。釋木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楊以爲白榆是也陸璣謂榆爲白枌誤矣郭注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白色淮南子五月其樹榆張華博物志啖榆則眠不欲覺寇宗奭衍義榆皮磑爲粉歉歲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爲羹茹徐氏鼎曰詩所陳榆者四唐風隰有榆。統名也。山有樞。刺榆也。秦隰有六駁。梓榆也。陳東門之枌。白榆也。榆性扇地其

陰在下古人就以息焉故曰東門之枌婆娑其下林氏有席曰禮月令二月榆莢成木性堅忍皮汁滑或曰零榆或曰莢榆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

栲

毛傳栲山樗也音攄釋木同郭注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榆邢疏俗語樗栲栲漆。相似如一。又引陸疏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華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樗者似誤也以上陸疏陶本毛本幷脫今从邢疏補入趙氏佑曰今栲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考讀爲稾今人言栲失其聲矣

杻

毛傳杻檍也音臆釋木同郭注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爲杻子一名土橿陸疏杻檍也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音斤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榦山海經英山其上多杻橿注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木中車材

椒

椒聊

毛傳椒聊椒也鄭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捄音求又其菊反音掬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釋木椒大椒郭注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椴陸疏椒聊聊語助也椒似茱

萸有針刺莖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鬻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閒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麞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曹氏曰聊薄畧也薄畧之實而盈升盈掬蕃衍之至也埤雅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内含黑子如點今謂之椒目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爾雅曰椒榝醜莍桃李醜核言桃李屬皆内核椒榝屬皆外莍也酉陽雜俎曰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蓋椒氣性不上達。故詩以譬沃也。言沃盛強能修其政然其馨香下達而已蓋沃以支子受邑其後遂將盛大猶之椒也莊子曰章以哀椒雖踰稀谿然久則臭蓋天下有初雖佳後更爲害者。不可不察也。續博物志曰椒是玉衡星精服之身輕能老徐氏鼎曰釋木云椒榝醜莍蓋榝茱萸也莍房也李巡所謂椒茱萸皆有房也椒内黑子謂之椒目又據本草秦椒出太山蜀椒出武都蔓椒生雲中胡椒生西戎今此詩作於晉人晉地西界接秦其所言者。疑秦椒也。姜氏炳璋曰毛傳椒聊椒也以聊爲語助世本古義據釋木云朹音求檕音計梅朻音糾者聊蓋檕梅名朹其

朻者名聊也。朻說文云高木也聊即朹之高者子如指頭似小李可食此以椒聊爲二木亦通

綢繆

芻　埤雅芻草包束之形故詩以况男女婚姻之相纏固

杕杜

杕杜　毛傳杕特生貌杜赤棠也釋木同樊光曰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疏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埤雅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幹

鴇羽

鴇　毛傳鴇之性不樹止釋文鴇水鳥似雁而大斑文無後趾毛有豹文孔氏曰鴇連蹄樹止則失其常一名獨豹亦名鴻豹陸疏鴇鳥似雁而虎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埤雅鴇遇鷙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悉脫閩諺曰鴇無舌兔無脾說文𠤏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鴇性羣居如雁自然而有行列故从𠤏趙氏佑曰鴇水鳥今汶濟間多有之呼之如補音凡水鳥多不樹止故以比失所陸璣疏但言其連蹄耳毛傳肅肅鴇羽聲陳氏云其羽急疾

栩　毛傳栩杼也孔疏今柞櫟也。詩緝栩柞也。櫟也。杼也。

陸疏栩今柞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言之古今注杼實曰橡本草橡實堪染用一名杼斗槲櫟皆有斗以櫟爲勝所在山谷中皆有圖經云木高二三丈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徐氏鼎曰今吳中呼其實爲橡斗子合觀諸說皆指栩爲柞櫟集傳從之則秦風山有苞櫟。卽此栩也。惟鄭漁仲分栩櫟爲二木是未審五方之異語耳

苞桑　趙氏佑曰桑不叢生苞桑乃柘也似桑葉兩旁有

缺口根如箋云相迫迮梱致者今俗猶通以桑呼亦可蠶材中弓幹車及杖齊民要術言之甚備

稻　釋草稌稻郭注今沛國呼稌邢疏周頌豐年多黍多稌內則牛宜稌豳風十月穫稻是一物也案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糯秔稻屬也字林云糯黏稻也秔稻不黏者本草以粳米稻米爲二物秔粳古今字然秔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說文稌稻卽糯也徐氏鼎曰稻有粳糯二種糯米白如霜粒圓黏可作酒月令秫稻必齊是也粳米不黏煑飯食之論語食夫稻是也范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五穀

粱　釋草虋赤苗芑白苗郭注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皆好穀汜勝之農書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粱古祭祀之粢盛是也可作粢食及醸酒亦如糯米或云粱亦有粳者爾雅翼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古天子之飯有白粱黃粱蘇恭曰粱雖粟類細論則別黃粱穗大毛長穀米粗白粱穗大多毛且長而穀粗扁不似粟圓也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程氏瑤田曰考小米說文謂之禾釋之曰嘉穀嘉穀

實曰㮚㮚實曰米米名曰粱其苗有赤白之異爾雅所謂虋赤苗芑白苗是也此穀古人貴之故簠簋實用爲加膳蓋黍稷稻粱四穀中之粱也今北方亦以此爲食之主唐以前以小米爲稷至蘇恭始不然之而以黍不黏者之穈穄當之。是唐以後以黃米爲稷

葛生

葛　本草葛一名雞齊根一名鹿藿一名黃斤唐本注云葛根入土五六寸已上者名葛脰微有毒嘉祐圖經云春生苗引藤蔓長一二丈紫色葉頗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花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臂紫黑色餘詳葛覃

蘞　陸疏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詩緝蘞有白赤黑三種皆蔓生白者根如白芷皮黑肉白赤者表裏皆赤黑者莖端五葉花青白色俗呼五毋莓一名烏蘞正字通引圖經謂詩蘞蔓于野疑即黑蘞斂瘡方用之

采苓

苓　毛傳苓大苦也釋文即甘草葉似地黃詳見邶簡兮孔疏首陽在河東蒲阪縣南曹氏曰即雷首山夷齊居其陽

苦　毛傳苦苦菜也孔疏所謂堇荼也

葑　毛傳葑菜名也詩緝葑蔓菁也趙氏佑曰苓生於隰苦生澤中葑於淤泥采之於山則違其實矣故以比讒人倒亂是非無稽之言勿聽

秦風

車鄰

白顛　毛傳白顛的顙也釋音同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騂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埤雅今之戴星馬也覲禮奉東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為卓即的顙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可知易震為的顙蓋二陰在上故也於文入二為白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曰的顱非也

漆　趙氏佑曰阪有漆隴阪也邠岐多原秦隴多阪詩各據地立稱

楊　釋木楊蒲柳郭注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邢疏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笴埤雅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

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謂以水試之沈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楊之孚甲早於眾木昏姻失時則曾木之不如也易曰枯楊生華枯楊生稊蓋楊性堅勁雖生華稊棟不橈齊民要術曰白楊性勁直堪為屋材寧折終不曲橈榆性懦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正言枯楊義取諸此徐氏鼎曰楊柳二種詩分而言之者齊風折柳樊圃秦風隰有楊陳風東門之楊是也合而言之者小雅楊柳依依是也然枝勁而揚起曰楊枝弱而下垂曰柳實不同也爾雅蒲柳即本草水楊下溼曰隰此是水楊無疑矣

駟驖

驖　毛傳驖驪也孔疏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鐵者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爲六轡埤雅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亦黑色驖先儒云非特取其馬色如鐵蓋亦取其堅壯如鐵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蓋駻馬喜前鶩馬喜後御馬者鶩馬以鞭爲主駻馬以轡爲主驖性堅駻疑於難御今六轡在手而已是無事於轡故詩以美之王氏曰駟驖言純驪也

辰牡　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毛傳辰時也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據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畧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爲慎周官大司徒注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五歲謂獸之最大者故下云辰牡孔碩也豵豝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爲豵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獫歇驕　毛傳獫田犬也黃氏日抄曰諸家皆以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謂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朱子曰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亦此類

小戎

騏　毛傳騏騏文也孔疏色之青黑者名綦馬曰騏知其色作綦文埤雅毛傳曰青黑曰騏蓋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棋也詩曰其弁伊騏則皮弁其色象騏也或謂之綦弁鄭氏以爲爵弁詩曰騏騵是中騧驪是驂蓋騏騵中騧驪上駟淮南子云驂欲馳服欲步宣王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是時馬政愈修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

馵　毛傳左足白曰馵釋音同　邢疏謂後左足也埤雅易曰

震爲馵足言制之而動也詩曰駕我騏馵王肅謂駕兩馬者下云是中是驂明此駕兩者也蓋古者庶人駕一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馵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歟

騂　鄭箋赤身黑鬛曰騂孔疏釋畜有騂白駁說者皆以騂爲赤色若身鬛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鬛

騧　毛傳黃馬黑喙曰騧釋音同

俴駟　鄭箋俴駟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爲甲○釋文韓詩駟馬不着甲曰俴駟范氏家相曰韓詩與鄭孔異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有之秦人剽疾或

類是與

蒹葭

蒹葭　毛傳蒹薕也葭蘆也釋草同蒼蒼盛也孔疏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郭注江東呼爲薕荻陸疏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薕絕句兗州遼東通語也埤雅蒹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得名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詩緝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一名蒹薕荻是小者一物三名葭蘆葦華是大者一物四名萑菼薍萑騅是中者一物四名此詩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豳風萑葦舉中與大者言

之皆待霜凝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

終南

條　毛傳條槄音叨也釋木槄山榎音假郭注今之山楸陸疏皮色白葉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同耐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

梅　毛傳梅枏音髯釋木同郭注似杏實酢音醋酸也山海經虖勺之山其木多梓枏任昉述異記黃金山有枏木一年東榮西枯一年西榮東枯張華謂之交讓木陸疏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枏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荊州人曰梅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徐氏鼎曰陸璣所稱葉似豫樟者與吳中梅樹全不相似蓋另一種枏木可爲棺舟舊說陳文帝嘗出枏材造戰艦即此枏草木同名異類者多如杞有三種桐有四種人多混與標梅之梅爲一案史記貨殖傳江南出枏梓陸疏廣要爾雅之梅枏乃似豫樟者古稱楩柟柟本作枏豫章景純不得以似杏實酢解之是趙氏徐氏俱似遵廣要於義爲優趙氏佑曰毛傳梅枏也集傳闕郭注亦以今梅釋爾雅云似杏實酢然西北至今無梅花而爾雅與毛傳並言

梅枏二物相去遠矣或自古以枏爲梅異於今也梅木不中材用惟花可玩實以資葅醢書之鹽梅禮之梅諸春秋桃李梅實自是今之梅此詩乃言終南所有材木之利蓋當是枏而謂之梅非今梅也故孔疏雖載郭注而仍採陸璣以明終南之梅乃枏也陸疏兩詩異釋固甚分明乃知爾雅注正不免誤案離騷多言草木而獨不言梅豈以非荊楚之土所宜耶不然詞人賦詠梅花者最多何以於離騷獨闕也

紀堂

紀堂　毛傳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王氏述聞曰訓紀爲基徒取聲相近而於古無據釋山畢堂牆謂山道

名畢者其邊如堂之牆非謂畢爲堂也且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紀堂當讀爲杞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穀並作紀廣韻堂字注引風俗通曰堂楚邑大夫伍尙爲之其後氏焉即昭二十年棠君尙也棠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溉奔楚爲棠谿氏定四年左傳作堂谿楚辭九歎執棠谿以刜蓬廣雅作堂谿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巫今管子小稱篇作堂巫是紀堂與杞棠假借字耳且全詩之例如山有扶蘇山有樞之類凡云山有者皆山中草木又如邱中有麻園有桃之類凡首章言草木則終篇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既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亡惟韓詩尙存則所引蓋韓詩也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宗元以紀堂爲終南之物產是讀紀堂爲杞棠蓋亦本韓詩也自毛公釋紀堂爲山而崔靈恩本紀遂作屺此眞所謂說誤於前文變於後者矣

黃鳥

黃鳥　集傳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毛氏奇齡曰此交交正黃鳥之以聲見者徒以交字無口旁而注作往來考集韻交通作膠鳥聲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嵇康詩咬咬黃鳥則直用此句趙氏佑曰葬先君乃新君事故集傳重責康公并及三良蘇氏和陶云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則諸失並見矣穆公好賢之主未必有使臣從死之命觀晨風諸詩刺康公之棄舊安知三良之死非見新君之少恩而感先公之殊遇自殺以殉乎左氏責穆公蓋非確論

晨風

晨風　毛傳晨風鸇也釋鳥同　鴥疾飛貌孟子謂爲叢敺爵者鸇也即晨風陸疏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丁云詩釋文作青色是爾雅疏作黃色非今从趙本兼用二字燕頷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埤雅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鬱彼北林言穆公能芘其所賴而賢者赴之曾子曰邦有道則突若入焉此之謂也且黃鳥仁晨風義而秦之良士以仁死賢臣以義生故黃鳥曰哀三良也而晨風以刺棄其賢臣禽經云颶好風鶡好雨今鸇好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矣又曰鸇之信不如鴈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鸇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

从亶亦可知矣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毛氏奇齡曰晨風鸇名以其摇翅疾飛如朝風之發古無異解惟六書故云晨風卽朝風非鸇也李陵别蘇武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豈亦鸇耶徐氏日記云此正鸇也鳥以發爲舉魚以舉爲發發舉字義同若曰願因鸇舉時託賤軀以送子耳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曹丕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韓詩駃作鷐謂鷐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爲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爲鸇

櫟

陸疏苞櫟秦人謂柞櫟（爾雅疏柞下多一櫟字今从趙本）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陶本毛本止此其下脫今依詩爾雅疏補足）故說者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淮南時則訓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陰氣也詩緝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子八月中成摶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肥如胡麻羹○詩有二柞櫟唐鴇羽苞栩亦曰柞櫟其子曰皂斗與此相似

駮

陸疏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趙氏佑曰陸氏之有裨經義者莫善於隰有六駮正舊說獸名之違陸德明孔穎達主之朱子用之最爲不刊○毛傳駮如馬（釋畜同）倨牙食虎豹詩緝駮本鳥名亦獸名如馬郭引山海經有獸名駮曰北海之駮如白馬黑尾一角鋸牙音如鼓食虎豹者當之未是六就所見之數言范逸齋曰以六言者意獸三爲羣六則非一羣木叢生其文駮犖如之也案爾雅釋木駮赤李邢疏李之子赤者名駮則果亦有稱駮者矣姜氏炳璋曰草有似鳥者卭有旨鷊是也木有似獸者山有六駮是也

棣

毛傳棣唐棣也埤雅唐棣一名栘其華反而復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立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立者在下穆公之業也餘見何彼襛矣

檖

毛傳檖赤羅也（釋木同）郭注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疏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今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有如梨之美者埤雅檖羅檖一名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緌雖皆文木赤羅爲上其紋細密如羅故名

陳風

宛邱

鷺羽　孔疏釋鳥云鷺舂鉏郭璞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疏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詩爾雅疏無此句）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許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趙氏佑曰舞羽經皆言翟此獨以鷺箋疏皆不能考其所宜用何休注公羊初獻六

羽云羽鴻羽也益異或據隋書樂志建路商世所作棲鷺於其上蓋古者飾鼓以鷺故詩曰振振鷺此云値者植立之義今太常樂部鼓上猶作翔鷺形亦備一說然則宛邱之下剌其以嘉樂野合也擊缶又剌其以世俗之樂亂先王之樂也

鷺翿　毛氏奇齡曰鷺羽卽鷺翿以其羽為翿耳舊說羽為舞者之翳翿為舞者之導則不然爾雅翿謂之纛纛謂之翳李巡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異名者。以羽舞所用。原有兩羽。其名翟者。是雉羽。但執之以舞。名翿者。是鷺羽。則以之為纛。而執之以指麾於舞者之列如周禮行匰時鄉師執纛指麾使匠氏挽匰者得正其行列進退也纛者導也卽翿也猶是鷺羽。而在未舞時。可以自蔽。及舞則起而導之也。翿用鷺羽雖以羽白易觀見然亦以鷺行立有序。故正朝位者名鴛立。亦名鷺序。

枌　東門之枌

毛傳枌白楡也埤雅先敷後著莢楡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殖而人就以息焉東門宛邱人所出入往來交會之地於是有枌栩之陰人趨而聚焉管子曰桓公之時五衢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

多敝屨多穿管仲請沐途旁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也餘見唐山樞

栩　毛傳栩杼也詩緝栩卽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

荍　毛傳芘芣（音皮浮）也釋草荍蚍衃郭注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以上郭注）陸疏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濮氏曰紫荊春時開華自根至幹以上連接甚密有類蟣虱故爾雅名蚍衃林氏有席曰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似蘆菔花姜氏炳璋曰爾是衆人指子仲之子及原氏女也。言視爾者接踵而來。

如茷華之盛而爾復貽我以一握之椒。用以祓除。是以人心悅而會者衆也。

東門之池

解見邱中有麻

麻

紵

陸疏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詩疏作揻之誤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鬻之用緝謂之𦆯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范氏曰紵以當暑。徐氏鼎曰苧麻可以績紵故名紵凡麻細者爲絟粗者爲紵剝其皮必先漚之於水使之

柔韌績以爲布今吳中呼爲績苧是也

菅

釋草白華野菅郭注菅茅屬邢疏此白華亦茅之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孔疏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范氏曰菅以爲屨徐氏鼎曰成九年左傳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蓋黃華者俗名黃芒卽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卽菅也又菅與茅異。茅春時華菅秋時華。結實尖黑長分許其根如細竹根

東門之楊

楊

毛傳牂牂然盛貌績博物志曰江東人通名爲楊柳。楊葉短。柳葉長。曹氏曰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矣餘詳車鄰

墓門

棘

埤雅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餘見凱風園有桃○魯詩劉向列女傳曰陳辯女陳之採桑女也魯大夫解居父使於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有棘云云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人且亡而況鴞乎乃服而舍之范

氏家相云此謂辯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楚辭王逸注云婦人引詩刺之。其說尤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爲辯女作者。未之考也。但墓門是地。其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辯之。○王氏述聞曰墓門有棘傳云墓門墓道之門。恐非本旨竊疑衡門墓門亦城門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枌東門之楊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墓門鄭城門。此墓門疑亦陳之城門。若魯有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一年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言解居父聘吳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繫鳥萃棘也據王注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

梅

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鴞集其上而鳴則人惡之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傅惡而陳佗從之而惡

鴞

毛傳惡聲之鳥也孔疏鴞一名梟一名鴟瞻卭云爲梟爲鴟俗以爲土梟非也詩緝怪鴟也鵂鶹也即瞻卭之爲鴟也一曰鴟鴞綠色入人家凶内則鵠鴞胖胖脅側薄肉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古人尚之莊子見彈而求鴞炙埤雅鴞大如斑鳩綠色所鳴其民有禍食桑黮則變而美其色好其音故泮水詩以況德義能革小人之非食梅則不能以刺陳佗無良師傅也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桑黮而音美傳曰夏雀生鷃楚鳩生鴞毛氏奇齡曰鴞即鴟鴞舊作梟又作山鴞即土梟俱非其鳥狀如母雞猫首而梟趾一名鴟鵂鵂鴞聲轉又名鵂鶹則又以聲似休留稱之天問何繁鳥萃棘而負子肆情注繫鳥即鷩鳥也顧野王玉篇及集韻廣韻皆以鷩鳥爲鴟鴞別名但一名禍鳥每至人家多不祥周官晢蔟氏呼爲妖鳥專設一官覆其巢殺其肉爲炙一

如漢制之絕梟鳥者漢時供御膳各隨其時獨鴞炙冬夏常施欲絕其類也舊說以爲即鵩非是賈誼傳明云有鵩似鴞至賈生舍矣

防有鵲巢

旨苕

毛傳苕草也孔疏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邛與彼異也陸疏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鄭箋旨美也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盛非小雅苕華之苕

旨鷊

毛傳鷊綬草也同釋草 孔疏小草有雜色似綬鷊本鳥名此是小草或因草似鷊鳥取義鷊鳥亦名綬鳥陸疏鷊五色作綬文故名綬草歐陽氏修曰綬草雜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埤雅鷊小草卭有旨鷊言欲有文采具備以成條理之臣如鷊者不戕賊之而後得焉或曰鷊綬鳥也故虉有雜色似綬其字从鷊蓋鵲善相其地而累巢若安則致其功用若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鷊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若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今綬鳥大如鸜鵒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古今注云吐綬鳥一名功曹今俗謂之錦

囊蓋鵲性多懼就利避害莊子所謂瞿鵲子者義取諸此若燕則與鵲反。蓋燕襲諸人間。無所猜懼。劉瑾曰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鳥而取義乎

株林

乘駒　趙氏佑曰何以言乘馬複言乘駒傳大夫乘駒語質畧無指証讀公羊傳注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始悟傳義。蓋當出自禮經。而其文逸矣。然則馬也駒也。其疏例所云散言則通。對文則各有專屬者歟。案據此則皇華詩埤雅所謂騏駱駰皆駒之義益明。

澤陂

蒲　說文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温釋草莞苻蘺邢疏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陸疏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以上陶本闕詩疏引在韓奕埤雅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爲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斯干箋云莞小蒲則莞精蒲粗矣。禮圖如蒲穀璧悉作草稼之形今人發古塚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則禮圖亦未爲可據

荷　毛傳荷芙蕖也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陸疏莖下白蒻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其實蓮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噉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如粟也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爲藕幽州謂之光旁爲光如牛角埤雅荷總名也華葉等名具衆義。以不知爲問謂之荷。昔人正名百物有是哉故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許愼以爲其華

曰芙蓉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曰華今其的中有青爲薏皆倒生兩牙一成茇荷一蕅荷也又生一牙爲華蕅荷貼水生蕅者也茇荷無蕅卷荷也與花偶生出水上亭亭如繖者亦謂之距荷荷以荷物爲義故通於負荷字說曰蕅藏於水不偶不生若此可以偶物矣。茄無枝附泥不能汙水不能沒挺出而立若此可以加物矣。蓮既有以自立又會而屬焉若此可以連物矣。菡萏實若召隨昏昕闔闢蓮假根以立趙氏佑曰澤汙下之區蒲荷輕浮之植既彼俗流敗壞。衆皆相從靡。靡無復幹材。而此一人獨立誰與。思有爲於其間。徒自

傷矣碩大且卷且儼深表其昂藏岸異取憎時目而瓠落無所容也序屬靈公時芫爲殺大夫洩冶國人傷之而作歟詩緝蒲葉柔滑荷花紅豔皆以美物相依今有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傷之也箋傷思也

○趙氏佑曰鄭箋蕑當蓮毛傳蕑蘭也孔疏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竊謂此箋改字之最善者蓋亦從韓詩出觀溱洧釋文可見但溱洧之蕑韓詩自作蘭釋文誤移此詩當之而於此反畧置耳

菡萏　埤雅芩曰芙蓉秀曰菡萏暢茂曰華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也大者華至百葉然則華亦謂之芙蓉楚辭所謂搴芙蓉兮木末是也凡華皆先華後實獨此華果齊生故西域之書多言此詩曰荷言其質之柔曰蕑言其氣之芳曰菡萏言其色之美王氏安石曰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雖生於水不能沒雖在淤泥不能汙卽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現實始於黃終於元而莖葉綠葉之始生乃有微赤其根曰藕常偶而生其中爲本華實所生本實有黑無見無用有見有用其名曰蔤退藏於密者也

詩緒餘錄卷四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五

檜風

隰有萇楚

萇楚　毛傳萇楚銚音遙弋也釋草同猗儺柔順也鄭箋萇楚藤生子赤一名鼠矢又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孔疏猗儺然枝條柔弱郭注今羊桃也邢疏或云鬼桃陸疏萇楚今羊桃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着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或云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王氏述聞曰傳箋並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苦李旖旎九歎結桂樹之旖旎王注並曰旖旎盛貌

曹風

蜉蝣

蜉蝣　毛傳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釋蟲同孔疏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掘閱謂升騰變化也郭注似蛣音詰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豬好噉之樊光曰是糞中蝎蟲隨雨而出陸疏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畧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埤雅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梁宋之間曰渠畧中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夏小正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姜氏炳璋曰掘閱麻衣俱未詳其義今姑本先儒之說解之蜉蝣黃黑色安得云如雪閱與穴通管子云掘閱得玉是也。莊子逸篇云空閱來風蜉蝣初出之色無考意者初出穴時色白後變爲楚楚采采耳【案】趙氏佑依疏以閱說古字通閱者悅懌之意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引左傳南宮閱亦作南說爲證然如疏說則掘字爲歇後。似不如姜說之善。趙氏佑曰檜曹之詩各四。而前二詩皆言衣服。羔裘蜉蝣但知炫飾於一時。不求國家之大計庶見素冠則喪而衣錦矣。赤芾不稱則下僭上矣皆務華靡之咎也富強之邦有此足以亂小國則速亡而已矣。顧炎武日知錄引內邱縣志曰萬歷初童子髮長猶總角年二十餘始戴網天啓間則十五六便戴網矣萬歷初庶民穿腍鞁儒生穿雙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忠靖冠者不得穿鑲邊雲頭履俗呼朝鞋至近日而門快輿皂無非雲履醫卜星相莫不方巾先年婦人非受封不敢戴梁冠披紅袍繫拖帶今富者皆服之又或著百花袍不知創自何人萬歷間遼東興冶服五采炫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茲花袍幾二十年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兵荒之咎其能免與

侯人

鵜

鵜　毛傳鵜洿澤也郭注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疏鵜水鳥形如鶚陶本作鴞今从趙本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埤雅淮南子云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蓋魚生水中而口不納水顏之推云魚不咽水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言鵜以咠力取魚故畏之也張風林曰淮南子齊俗訓云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雖指能竭澤言然亦寓貪得意。趙氏佑曰鵜必濡翼而後能得魚乃

稱其爲鵜喻人之服官必治其事小人但尸居也又云漁者脊摸魚公得魚輒以供其主鵜濡咮而已媾之爲言親也易曰匪寇婚媾小人事君但知罔上營私無忠愛之忱寇也非婚媾也○表記注曰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不稱其服爲有德王應麟云此韓詩說也國語載楚子引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郵與尤同蓋古說已深

鳲鳩

鳲鳩　毛傳鳲鳩秸鞠也釋鳥同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郭注今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陸疏鳲鳩鴶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方言云月令戴勝降於桑是也詩緝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均水土仲春鷹所化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埤雅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馮衍逐婦書云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周官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鳩性不噎食之且助氣也續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校年老者授之以杖其端刻鳩以此禽經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鴝七鳥曰鴕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鶉

毛氏奇齡曰此鳲鳩即禽經拙鳩召南所云居鵲巢者也原有戴勝鴶鵴布穀諸名然總名鳲鴶春秋傳以爲司空正以鳲鴶無定居或穴或巢有似司空之平民居不一其地者故揚雄謂即戴勝而孔穎達非之誤矣○說苑引魯詩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范氏家相云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此魯說之本惟心結於一而不二斯儀見於外而如一儀一即不忒與記所言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等語同義儀一之義大矣哉經傳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爲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君子不一也其說一貫

下泉

苞稂　毛傳童梁也釋草同孔疏禾之秀而不實者非灌溉之草故得水而病苞叢生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今其所浸乃叢生禾閒生而不成之稂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郭注莠類也陸疏稂童梁禾秀爲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過稂莠皆是也○鄭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孔疏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趙氏佑云草木名爾雅缺載者多矣鄭

學固當有據但不免多事耳

蒼蕭　毛傳蕭蒿也埤雅蕭一名荻即白蒿葉白莖粗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蓋焫蕭求諸陽也商人先求諸陽故先焫蕭而後灌鬯周人先求諸陰故先灌鬯而後焫蕭詩曰浸彼苞蕭民者上之所恃以事宗廟社稷蕭之象也蕭字从肅秋風之過蕭意象肅然詩緝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草叢生曰苞

苞蓍　毛傳蓍筮草也集傳蒿屬陸疏似藾蕭青色科生埤雅从耆草之壽者也六十曰耆卦之別六十有四耆數窮於此且蓍所指非極數也博物志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亦有美惡如龜焉上有叢蓍下有伏龜故龜蓍必相爲用

豳風

七月

喜　鄭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釋訓同　孔疏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勸農事則歡喜也蓋不從鄭說儀禮特牲饋食注炊黍稷曰饎邢疏饎一字通酒食兩名也李巡云得酒食則喜歡也玉篇黍稷也歐陽氏修曰田大夫見其勸農樂業而喜說與鄭異集傳從歐陽說較勝以上第一章鄭箋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

倉庚　毛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箋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稚桑也蠶始生宜稚桑毛氏奇齡曰此鳥十餘名而總以其色稱如黧黃之鸝皆以一黃一黑爲名惟此倉庚不可解舊注倉爲穀藏倉黃穀熟之色則倉本黃色而又與蒼通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倉頭軍蕭望之傳倉頭廬兒皆以蒼爲倉而蒼即是黃則黧黃也庚者更時之鳥也又作商庚商庚音訛亦作鶬鶊此正以鳥部增鳥傍者

柔桑　林氏有席曰桑有數種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小而薄子桑先葚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皆可飼蠶

蘩　毛傳蘩所以生蠶詩緝白蒿也埤雅農功有早晚蠶事有先後故言求桑於前以著蠶之早者采蘩於後以著蠶之晚者今覆蠶尚用蒿以上第二章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豳風

萑葦　毛傳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鄭箋

將言女功自始至成孔疏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夏小正七月秀雚葦盧辯注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言秀月令仲春具曲植筥筐萑葦所以豫備爲曲也故言女功及此埤雅爾雅曰葦醜芀言其華皆有芀秀今風飄颻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淮南子曰蔏苗類絮而不可以爲絮萑卽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葦卽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葭一名華蒹一名薕薕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爲名至秋堅成謂之萑葦幼曰蒹葭長曰萑葦先儒以爲萑如葦而細(案)禮

曰葦籥是葦爲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信矣是故謂之偉又从韋緩故也荀子云柔從若蒲葦非怯懾也葦可緯爲薄席萑亦可緯唯完而用不如蘆之或析故音完舊云雞羽焚而清飈起蘆灰缺而月暈移說者謂取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云郊居賦曰編霜菼葺寒茅蓋茅菼醜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詩緝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小於葦

蠶　埤雅蠶陽物也惡水食而不飲淮南子云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再蠶謂之原蠶原蠶有禁爲其殘桑也鄭康成云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之爲害馬也里俗謂之夏蠶亦曰熱蠶亦曰晚蠶自先王之教不行民間一歲有至三蠶者是以桑弱而馬耗蠶書曰飼蠶勿用雨露溼葉蓋蠶性惡溼故禮云風戾以食之也太元曰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蠶足於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蠶已老則紅故曰紅蠶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饑蠶作室是也程氏曰蠶長之月計歲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舊說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詩序絲衣高子曰靈星之詩也郝氏云此祈蠶之詩靈

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爲蠶絲故衣絲也漢舊儀曰今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焉林氏有席曰蠶姙絲蟲雄繭尖細緊小雌者員慢厚喙呥呥似馬斑斑似虎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月令季春享先蠶天子薦鞠衣於先帝治蠶之月當是三月

女桑　毛傳女桑荑桑也同釋木　集傳取葉存條曰猗補傳猗倚也猗依也就樹采之也詩緝上章求柔桑桑葉之嫩者蠶事之始也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大樹條取之小樹依取之大小無遺

蠶事之成也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鶪

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毛傳鶪伯勞也釋鳥同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疏樊光云春秋傳少皡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鶪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注似鷑鶋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陰爲殘殺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名困學紀聞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多寒雖晚猶寒

非謂寒來晚也范處義詩補傳鶪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極而將去王肅云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古五字如七埤雅釋鳥鵲鶪醜其飛也翪說文翪斂足也今鵲鶪醜飛皆斂足腹下蓋倉庚知分陽氣分可蠶之候也鳴鶪知至陰氣至可績之候也舊云鶪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鶪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或曰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鸊雞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鶪趙岐孟子注作鴃王氏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韻爲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鶪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案此條可爲讀書稽古之則徐氏鼎曰夏小正伯鷯詩謂鶪春秋傳謂伯趙詩疏謂博勞釋鳥謂伯勞孟子謂鴂皆指此鳥趙氏佑曰月令仲夏鶪始鳴此言

七月程子謂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

○以上第三章鄭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又本於此

葽

毛傳葽葽草也不榮而實曰秀鄭箋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釋草葽繞蕀蒬郭注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博物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陶隱居曰小草狀似麻黃而青世說謝安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王應麟詩考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曹氏粹中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詩緝一名蕀蒬一名繞葽一名細草然遠志以

三月開花四月采根陰乾則四月非正秀時今講家謂葽感陰氣而早秀皆無確據故集傳秀葽無確指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煞煑之乃可用毛氏奇齡曰夏小正秀幽詩秀葽一也張氏云得毋以幽葽聲相近而誤與李氏迂仲云內經注引月令作吳葵華吳葵即葽然則秀幽之爲秀葽蓋有本矣趙氏佑曰傳不榮而實曰秀疏引爾雅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證之然草木皆先榮後實不榮而實者甚罕惟今之無花果乃木類非草此言秀以吐華言自當爲榮而實者不得爲不榮即爾雅疏亦以黍稷實發實秀當之黍稷更非不榮之物音義則云衆家本並無不字郭注本有不字然郭注闕無以明之竊疑衆家本是也此傳或亦無不字後人因郭本誤增者葽詩緝載曹氏以爲遠志西河詩札謂即月令苦菜秀合之箋云王萯即月令王瓜雖未知孰是要之皆非不榮者也

蜩

毛傳蜩螗也孔疏此與月令寒蟬異夏小正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釋蟲蜩蜋蜩螗蜩郭注蜋蜩者五彩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詩緝是蜋蜩螗蜩二種蟬也楚謂蟬爲蜩宋衞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實一物隨方俗異名餘詳蕩

蘀

黃氏日抄曰毛傳蘀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爲蘀

貉

毛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孔疏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此後臣民亦服裘矣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又疏禮無貉裘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貉即狐貍釋獸貉子貆字林貉似狸善睡其子名貆埤雅狐善疑貉善睡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故淮南子曰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此鳥獸之智也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劉楨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貍也徐氏鼎曰埤雅貉似貍集傳貉狐貍也蓋其形似狐貍非即訓狐貍也生山野間頭銳鼻尖毛黃褐色其皮溫厚穴處晝伏夜出捕食性嗜睡人或畜之以竹叩醒已而復睡今吳人稱嗜睡者曰貉睡趙氏佑曰貉獵祭之名羅氏爾雅翼周人將獵則先祭貉因稱獵爲貉據周禮大司馬蒐田有司表貉及甸師大田獵則祭表貉之文西河以說一之日于貉甚佳

貍

埤雅貍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故又通薶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飼物卑身而伏以候遨者

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瓜蓋四者其性一而貍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瓜而不速貍脊間有黑理一道如界或曰字从理省倘以此歟與鯉制字同義春秋傳定九年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注貍製貍裘也本草貍似虎而尾有黑白文相間者名九節貍皮可製裘宋史貢野貓花貓二種即此

豵豜　毛傳豕一歲曰豵二歲曰豜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豜周禮注作肩鄭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日知錄曰言私其豵獻豜

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故先王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民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爲王政也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以上第四章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貍以共尊者言此時寒宜助女功

斯螽　詩緝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謂即螽斯非陸疏爾雅云蜇螽蚣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或云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作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徐氏鼎曰江東人呼爲吒蛨音摘麥今謂之蚱蜢善害田稺案螽斯言羽斯螽言股自是二物蓋螽斯善飛斯螽善躍也爾雅蜇音斯故嚴氏以斯螽爲蚣蝑即蚱蜢也

莎雞　詩緝莎雞絡緯也促織類釋蟲翰天雞郭注小蟲身黑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疏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莎雞一曰紡緯謂其

鳴聲如紡績也爾雅翼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似機杼聲可以趣婦功埤雅其鳴以時故有雞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徐氏鼎曰本草在樗木上頭翅赤者人呼紅娘子非莎雞也莎雞似蝗毛翅數重止而振羽而作聲有如紡緯今吳人呼爲紡績娘集傳謂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然鄭箋云言此三物如此著將寒有漸則明是三物無疑

蟋蟀　詩緝蟋蟀促織也王氏廷範曰斯螽莎雞蟋蟀注謂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非也蓋三蟲形聲各別應

時孳育非一物也斯螽卽促織案句似未安尾有三稜軋軋作機聲五六月間響出兩股莎雞較大於斯螽作絡緯聲歐陽子秋聲賦謂如金戈鐵馬蓋感金氣而生者也蟋蟀生於野居於壁二尾爲雄善鬭三尾爲雌不鬭雄非雌不能安於籠吳人以善價售之較勝負以得彩姜氏炳璋曰考斯螽股鳴莎雞翼鳴蟋蟀注鳴經史中從無一物而股翼注俱能鳴者則三物也案此卽董子所謂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義亦可知螽斯不可混作斯螽一則其美在羽一則其能在股也

熏鼠　釋獸鼷鼠郭注有螫毒者邢疏蓋如今鼠狼春秋成七年食郊牛角者是也夏小正九月鼷鼬則穴玉篇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博物志鼠之最小者或謂之耳鼠何休云鼷鼠鼠中之微者似鼬之鼠也案鼠者總名不必定爲何鼠詩言穹塞其孔穴熏之令出耳徐氏鼎以鼷鼠當之因夏小正則有穴之文謂今吳中呼爲地鼠者似不必泥○以上第五章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八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鬱　毛傳鬱棣屬孔疏棣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蘡薁亦鬱類而小別劉楨曰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甘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相類詩緝鬱雀李也車下李也棣屬埤雅鬱之爲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煑以合鬯所以灌也禮曰鬱合鬯臭是也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案禮以鬯草生庭爲瑞則鬱本遠方所貢理或然也本草云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二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四五月之間採華卽香

薁　毛傳薁蘡薁也說文同孔疏一名車鞅藤本草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小而圓味酸色不甚紫劉楨曰薁薁李也一名蘡薁鬱類而小別亦有車下之名蓋二者相類亦同時熟故名稱相亂詩緝薁李卽唐棣也韓詩作六月食鬱及藿爾雅疏載之趙氏佑云藿山韭也

葵　趙氏佑曰葵古人以爲菜食烹葵邀上客唐人猶尚之而孔疏不詳其實爾雅一荍蚍衃注今荊葵一莃菟葵一芹楚葵一菺戎葵注今蜀葵似葵一蔠葵蘩露疏葵類然云似葵葵類而葵之正實卒未詳豈以爾雅於草木主釋異名不著常品故樊農書輯要列葵於瓜菜

卷中備錄齊民要術種子分畦澆糞薅掐之法一歲之
中可得三蘐有春葵秋葵冬葵皆供常食崔寔曰六月
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作葵菹乾葵是不
但鮮食且供旨蓄矣廣雅言邱葵廣志言胡葵有紫莖
白莖二種又有鴨腳葵考廣雅葵說文曰菜也常傾葉
向陽不令照其根是今之向日葵乃古正葵與藿同稱
賈勰謂白莖秋葵六月種秋堪實者其子可炒食其葉
可知蜀葵陳根秋生苗葉如鴨腳瀹食與莿苗不殊元
人尚知此風味備述以補疏並爲愛素者備菜根香之
一李氏曰葵可茹公儀子所拔是也齊民要術曰今世

有紫葵白葵二種白莖小者名鴨腳葵埤雅左傳云葵
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孔子曰
禾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蓋禾之向根仁也葵之衛足
知也故葵揆也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焉故又訓揆本
草曰葵爲百菜之主豈以此乎爾雅蔠葵蘩露蔠葵一
名蘩露此又葵之一種蔓生葉圓而厚周官大圭終葵
首義取諸此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
飛去每雪輒一勞之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必待露解
收必待霜降晚則黃爛早則澀黑也集傳葵菜名爾雅
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

菽　廣雅大豆尗也小豆荅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
案淮南子菽夏生冬死九穀中穫最後故小明云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蓋夏正八月非
穫菽時殺之爲災此獨言烹葵及菽蓋烹其藿也采菽
箋云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也

棗　毛傳剝擊也詩緝就樹擊而落之棗木其類大小不
一實亦大小不一收棗法熟時撼而落之爲上靑史子
棗朼方之果冬木也埤雅大者棗小者棘棘酸棗也於
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棗實未
熟雖擊不落熟則爛不擊自墮故收棗擊而落之齊民

要術所謂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蓋半赤
則肉未充滿將赤味亦不佳若乾則紅皺或黃皺爲鳥
鳥之費故於全赤時剝而落之夏小正曰剝棗栗零剝
者取也零者降也零而後取之今採華藥亦各有時筆
談云如紫草未華時採則根色鮮澤華過而採則根色
黯惡故用葉者葉初長足時採用華者華初敷時採用
實者成實時採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也如平地
三月華者深山中則四月華是也世之噉棗令人齒黃
養生論曰齒居晉而黃晉食棗故也○鄭箋介助也旣
以鬱下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

是謂豳雅

瓜　埤雅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若觸之一蔕不收制字象其實在蘔蔓之間大曰瓜小曰瓞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瓜曰華之故謂之瓜華而瓜性少延輒腐故禮以戒諸侯蓄藏又曰瓜祭上環舊說其忖謂之環環瓜之脫華處也其當謂之蔕蔕瓜之繫蔓處也蔕味小苦墨子曰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也稽聖賦曰瓜寒於曝油冷於煎鄭箋有敦瓜苦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毛傳敦猶專專也孔疏敦是瓜之繫蔓貌言瓜繫於蔓專專然也

壺　毛傳壺瓠也孔疏謂甘瓠可食者也劉氏曰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埤雅似瓠而圓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匏之無柄者也元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詩曰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今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歆之已日乃收尤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饋獻用兩壺尊以質爲貴記所謂器用陶匏貴所質也蓋壺與匏同義本草有短柄大腹者爲壺集傳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

叔苴　毛傳苴麻子也叔拾也孔疏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喪服疏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本草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肥健不老

樗　毛傳樗惡木也孔疏樗惟堪爲薪故曰惡木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陸疏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氣臭趙氏佑曰此正釋樗卽今俗謂臭椿蘇恭唐本草椿樗二

樹形相類樗木疎椿木實蘇頌圖經椿葉香可啖樗氣臭北人呼爲山椿江東呼爲鬼目葉脫去有痕如眼目故名徐氏鼎曰椿葉今俗呼爲香椿樗木俗呼爲臭樹其材止可供薪○以上第六章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重穋　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孔疏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重周禮注作童

禾麻菽麥　孔疏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林氏有席曰黍稷禾麻菽

麥六種禾又是總名麻菽麥皆無禾稱故加禾字以總諸禾實則五種而已重穋以生熟早晚言非有兩種穀名也許氏謙謂麥非納於十月蓋總言農事畢耳沈氏青厓謂邠地苦寒諸禾稼皆遲麥中又有燕麥至九月方收不得謂麥不納於十月也卽以菽論豌豆戎菽五六月間旣同麥早熟若黃黑豆則亦九月始熟故必至十月而稼乃同也今案沈辨尤細稼禾之秀實在野者谷連藁秸曰禾合言則禾稼分言則或禾或稼故上言納禾稼而下祇以我稼旣同收之

茅　埤雅茅體柔而理直又絜白故先王用之以藉亦以

縮酒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易曰拔茅茹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管子曰農趨時就功首戴蒲茅身衣襏襫蒲茅簦笠也蓋尊者服臺笠而卑者蒲茅列子曰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言其轉徙無定也茅靡一作弟靡弟讀作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荑荑稊一也

綯　毛傳綯絞也（案絞是實字非虛字）鄭箋夜作絞索爾雅訓綯爲絞絞卽繩索之索也李巡曰綯繩之絞也王氏述聞曰郭注以爲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失之矣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離騷索胡繩之纚纚淮南子氾論篇緂麻索縷高誘注索切也切與紉同謂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字或作縚小爾雅曰縚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物原燧人作繩軒轅作綿索黃氏日抄曰程云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索綯晝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綯將以縛屋蓋指田廬言之以上第七章鄭箋旣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

韭　埤雅詩曰獻羔祭韭開冰春祭也禮春薦韭內則曰

豚春用韭是也葱與芥陰物韭與蓼陽物論衡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木故地種葵韭山種棗栗名曰美園茂林韭者久也禮韭曰豐本本豐則末殺瘦矣蓋䪥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皆惡其末之盛也齊民要術曰韭高三寸便翦其以此乎又曰翦如葱法一歲中不過五翦凡翦不用日中故諺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翦韭韭性內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羅願曰首春色黃未出土時最美故曰春初早韭今吳中呼爲韭黃其性易長翦則便生林氏有席曰韭暈菜性溫補說文曰一種而久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兕觥　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以上第八章鄭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敎備也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

鴟鴞

鴟鴞　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釋鳥鴟鴞鸋鴂（毛傳同）陸疏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加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韈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

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邢氏昺曰先儒皆以爲今之巧婦郭注此云鴟類又注方言云鸋鴂鴟鴞鴟屬非此小雀明矣埤雅先儒以爲卽今巧婦郭注爾雅云鴟類則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鸞鳳伏竄鴟鴞翱翔是也詩緝鴟鴞鴟類惡聲之鳥郭璞以爲鴟類陸璣以爲巧婦邢疏陸農師是璞而非璣詩記曰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餘詳

瞻卬

桑土　毛傳桑土桑根也韓詩作杜揚子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𣝗桑皮也（案）孟子朱注桑土桑根之皮也最爲穩愜方言謂東齊謂根曰杜非專指桑根白皮

捋茶　毛傳茶萑苕也孔疏亂爲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茶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朱子曰捋取也茶萑苕可藉巢者

東山

蠋　毛傳蠋桑蟲也釋蟲蚅烏蠋郭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邢疏蠋一名烏蠋形似蠶埤雅言蠋以絲自裹又

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完矣韓非子曰蟺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管子曰龍欲小則化爲蠶蠋抱朴子又謂有蛇蠋化成之龍意者天下有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乎故曰生知學知及其成功一也趙氏佑曰以桑蟲之拳縮形獨宿之疲困敦同堆亦音團亦可如字倦而蹲卧之狀

果臝　毛傳果臝栝樓也（釋草同）李巡注栝樓子名也邢疏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似瓜葉形兩兩相値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圖經三四月生苗引藤蔓葉又有細毛七月開花淺黃色結實在花下

大如拳生青九月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而長者根名白藥徐氏鼎曰說文木上曰果地下曰蓏蓋此草蔓生附木故得兼名其根作粉色白如雪俗名天花粉

伊威 毛傳伊威委黍也陸疏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埤雅一名鼠婦食之令人善淫術亦曰鼠負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一名鼠姑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林氏有席曰伊威亦曰婦負因溼化生俗謂之溼生室不埽則有之俗又呼地雞地虱

蠨蛸 毛傳蠨蛸長踦音欺郿也也釋蟲同郭注今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疏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着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為網居之古今注身小足長故謂長踦埤雅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王安石字說曰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乎誅義者故曰蜘蛛而蠨蛸亦蜘蛛類室無人埽結網當戶

宵行 集傳宵行蟲名同孔疏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朱子語錄余正甫云宵行是夜光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困學紀聞集傳本董氏逌說文引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熠燿其羽其義一也孔疏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亦非燐詩緝孔說甚是毛說未安王氏世業據李氏時珍謂螢有三種一種名蠲俗名螢蛆尾後有光無翼不飛明堂月令所謂腐草為蠲是也其名宵行當指此種故集傳曰如螢一種小而宵飛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月令腐草為螢是也一種水螢居水中李子卿螢火賦彼何為而化草此何為而水居是也趙氏佑曰以第四章例之則以為名者殆非宵行當是名猶鳥名夜游花名夜合之類熠燿說文作熠熠

鸛 鄭箋鸛水鳥也陸疏鸛鸛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翅尾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案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裙又泥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埤雅鸛形狀略如鶴其性甘帶蟲名見莊子齊物論遇巨石知下有蛇即石前禹步其石防然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以篾絙縛其巢鸛則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跡而倣學之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蓋知雨者也又善羣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蝦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暖巢中礜石為真物禽經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是有見於上

下也於文雚見爲觀蓋取諸此拾遺記曰鸛能聚水巢上故人多聚鸛鳥禳却火災續博物志云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陶隱居曰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雜俎曰羣鸛旋飛爲鸛井則必有風雨鸛說文作雚小爵也集傳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黃氏一正云鸛以喙相擊而鳴韓詩章句鸛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鸛見蟻出壅土長鳴而喜

瓜苦栗薪　集傳見瓜苦繫於栗薪之上○毛傳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鄭箋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釋文敦徒丹反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蓼力菊反衆薪也（案）鄭與毛義各不同

皇駁　毛傳黃白曰皇騮白曰駁釋音同　孔疏黃白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騮白謂馬色有騮處有白處騮赤色也埤雅徐鉉曰駁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頫乘駁馬而偏朱蹄諸大夫蹩然曰先君王也詩亦言皇駁其馬者士昏禮攝盛故也爾雅所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詩所謂隰有六

駁者字从交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已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駁似非此駁玉篇駁馬色不純易說卦傳乾爲駁馬爾雅釋木駁赤李邢疏李之子赤者名駁俗謂龐雜爲駁雲開曰解駁（案）古駁與駮同九經字樣泥說文分駁駮爲二者非趙氏佑曰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三其字皆謂征士則二章之思斷是士在外思其家若作妻思之與三章何別四章自當爲既歸後未婚者得及時畢婚若指出軍時則少陵之新婚別矣合箋疏參之集傳安得不單行但舊解必不可廢處正多耳

九罭

鱒魴　陸疏鱒似鯶混音而鱗細於鯶赤眼毛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鄭箋設九罭之罟乃得鱒魴之魚孔疏九罭魚網也毛以爲鱒魴乃是大魚今處九罭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今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王何以不早近之乎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詩緝九罭毛以爲小網諸家或以爲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爲大網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爲甚小蓋常網也鱒

魴。毛以爲大魚。今赤眼鱒及編魚。皆非大魚。趙氏佑曰。鱒魴非大魚。自是毛傳之誤。此言九罭小網。不能得大魚。纔鱒魴而已。以興東土下國不足久留大人也。齊風敝笱之魴鰥魴鱮。則又以魚之多。興從者之盛。意不重在大小。傳亦誤。而集傳皆從之。○太平御覽韓詩九罭取鰕芘也。范氏家相曰。毛以九罭爲緵罟小魚之網。鰕芘則益小矣。孫炎以爲九囊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狼跋

狼　詩緝。狼猛健之獸。雖善用兵者禦之。亦不能免。平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頷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疐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謂其落機阱之時。進退求脫不得耳

詩緒餘錄　卷五　豳風

詩緒餘錄卷五終

受業葉應暘校字

詩緒餘錄卷六

番禺黃位清漏波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小雅

鹿鳴

鹿　淮南子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君子備筐篚以宴客。埤雅字統云。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之害。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害。故詩以况君臣之義。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周官。視朝則皮弁服。皮弁以鹿皮爲之。蓋取諸此。爾雅。鹿曰其跡速。鹿善決驟。故其跡速而不風。鹿之所息謂之場。詩曰。町畽鹿場。言町畽村疃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舊說鹿仙獸。自能樂性。至六十年必懷瓊於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蓋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有諸內必形諸外。云林氏有席曰。鹿林獸也。性喜林。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尾生長毛。羣鹿隨之。視其尾爲準。故晉人揮麈清談

苹　鄭箋。苹藾蕭。郭注。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毛傳。苹蓱也。趙氏佑曰。鄭箋因爾雅以易毛傳之蓱。陸疏。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詩爾雅疏並作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

詩緒餘錄　卷六　小雅　二

詩緝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蘋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蘋也一云苹藾蕭郭璞云今藾蒿此陸生之苹也卽鹿食者徐氏鼎曰萍从水从平是水中之草苹从平是平地之草其文異也鹿食九種解毒之草苹其一焉

蒿

毛傳蒿菣也（去刃反 釋草同） 孔疏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陸疏蒿青蒿也香中炙啖（爾雅注同）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也（菣去刃反）孟詵曰春初蒿最先諸草而生埤雅蒿草之高者也爾雅曰蘩之醜秋爲蒿蓋蘋之類至秋則高大故通呼爲蒿青蒿背之不白者也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

蒿叢間時有一兩株青色土人謂之香蒿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說文耄从蒿省蓋五十象艾六十象蓍七十象蒿艾治也蒿亂也蘇頌圖經春生嫩葉極細可食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華結子如粟大徐氏鼎曰青蒿葉細於白蒿爾雅諸蒿獨菣單稱爲蒿豈以諸蒿葉背皆白而此蒿獨青故歟

芩

毛傳芩草也陸疏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皆喜食之又黃芩藥名莖幹粗如筯葉布地四面叢生非鹿食之芩也

四牡

駱

毛傳白馬黑鬣曰駱（爾雅同） 埤雅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今取息不平則以甚勞故也○文選注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云周道郁夷言使臣行馬馳於此道范氏家相曰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考此齊魯之說與韓異詩緝駱馬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喘息人勞

可知矣

鵻

毛傳隹夫不（音扶浮羅氏中行曰不方浮反又如字）也壹宿之鳥（釋鳥作隹其鳩鴟邪疏引毛詩作鵻）鄭箋壹宿者壹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愨者人皆愛之此是謹愨孝順之鳥孔疏李巡云夫不一名鵻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鵻也集傳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或曰鵻俗字本當作隹陸疏鵻其夫不（二字毛本陶本無今从詩釋文補）今小鳩也一名鳺（詩釋文作浮集傳譌作鵓經史檗校正）鳩幽州人謂之鶻鵰（爾雅疏作鳴）梁宋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鄭樵曰其者指之之詞趙氏佑曰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唯夫不專名焉故指言之則隹

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韻會鵻音錐卽今白鳩本作
隹邪疏隹今楚鳩埤雅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鵻鳩
其大者謂之鳻鳩小者謂之鶌鳩或謂之鶟鳩鶻鳩梁
宋之間謂之鵻鵻性慈孝懿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性
慘毒鳩性慈念而詩以爲使臣賢者之況鳲鳩性壹而
慈祝鳩性壹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又青鵻本草一名
黃褐侯說文云祝鳩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禽經曰拙
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鳩累巢止於數枝纔能載身
而已鷦巧而危鵻拙而安詩緝鵻鵓鳩也卽郯子祝鳩
氏司徒也一鳥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

鴀也鵓鳩也鶌鳩也楚鳩也鳻鳩也荆鳩也乳鳩也鵻
鳩也鶻鳩也鶟鳩也左傳注祝鳩孝鳥所以敎民徐氏
鼎曰祝鳩性壹而孝飛止不離於栩杞人臣一於王事
不得養其父母故以爲喻

栩

陸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
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
多言杼汁或云橡汁讀櫟爲杼五方通語也詩緝栩柞
也櫟也杼也

杞

毛傳杞枸杞也南山有臺傳同檵音計一名枸檵陸疏杞其樹
如樗一名狗骨此句於南山有臺下引之疏缺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
生作羹茹微苦嘉祐圖經云枸杞有針者一名枸棘其
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詩緝本
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題聖寺庭
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天隨子又言常食
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卽此杞也其根名地骨其莖幹
三五尺作叢○詩有三杞解見前將仲子

皇華

駒

埤雅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馬八歲一變
故从八語曰七驄八白言馬至八歲驄變而白也傳曰
大夫乘駒義詳株林乘駒條蓋駒血氣未定有穉齒之虞故大

夫乘之若以進御則十六歲以上荀子曰大路之馬必
倍至於敎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詩
先言駒而後言騏駱駰則騏駱駰皆駒也○大夫乘駒駕
三今曰六轡者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曰上大夫卿卿
與諸侯駕四說文从句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
之焉爾詩曰縶之維之蓋取諸此舊說縶馬曰維縶牛
曰婁公羊曰馬牛維婁○又曰或云天子之馬盛則駕
六常則駕四詩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駕六之證也○穆
王命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
羲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

此篇四之證也〇騏駱駰解見魯頌駉及小戎四牡

常棣

常棣　毛傳常棣棣也釋木唐棣移常棣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疏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如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詩緝玉李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語之唐棣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之常華則爾雅所謂棣也埤雅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邇詩以譬甚相親邇者常而已

矣故曰常棣棣从隶言華萼相承榮輝相隶也隶仁也移義也兄弟尙親親仁也故常棣以燕兄弟鴟鴞序曰爲此曰作者蓋周公之於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棣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曰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花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毛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集傳從毛故以爲鄂鄂然外見之貌毛氏奇齡曰鄂不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華跗注山言如華足之注於地正同故庾子山作後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鄂跗雄圖公然改不字爲跗字以解有定也姜氏炳

璋曰釋木唐棣移常棣棣明是二木本草移楊白楊同類異種未聞其實可食也常棣郁李卽豳風之薁也自韓詩序誤以夫移爲常棣陸璣誤以郁李爲唐棣而孔氏疏詩邢昺疏論語爾雅皆仍陸說朱子於何彼穠矣注嘗改正之而論語注未改遂致二物相混豈知唐棣華反而後合常棣則華鄂相承一喻夫婦之別一喻兄弟之和〇韓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范氏家相曰常棣作於周公毛韓之說皆同(案)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云云杜注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

歌是詩本周公作而召穆公歌之耳昔人陳古以諷每謂之作如司馬遷謂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謂關雎作爲傷始亂薛士龍謂關雎刺時是賦其詩以諷是也若常棣韓序誤作夫移歐陽永叔胡致堂因之謂論語唐棣四句爲此篇之逸詩諸儒辨之已詳

脊令　毛傳鶺渠也(釋鳥同)陸疏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爾雅疏作赤誤今从趙本)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埤雅脊令錢母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當天大雪極驗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謂之雍渠渠之言勤也詩緝雪姑也禽經言

脊令友悌飛則鳴行則搖程子言脊令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集傳沿毛傳以脊令爲水鳥正字通辨其非是毛氏奇齡曰唐元宗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頌者以爲此天子友悌之瑞此正己事可証者

伐木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序云勞者思其事伐木苦其事故以爲文范氏家相曰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於衆力者故詩人取以爲求友者興考後漢書注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肥羜 毛傳羜未成羊也郭注今俗呼五月羔爲羜正字通辨羊自始生時形體雖微即已成羊未可謂未成毛朱詩傳皆沿爾雅注非是埤雅羜未成羊也故从宁宁佇也佇其美成而後足用詩曰既有肥羜而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無已也

肥牡 孔疏肥羜之牡者

采薇

常華 毛傳常常棣也解見常棣

象 毛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又音結也孔疏弭者弓稍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埤雅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行孕肉兼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刄斲之其金創見星月即合若與垂象冥應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没體具十二少肉唯鼻是其本肉胆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即胆在虎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或曰胆隨四時在足春在前髆左夏在前髆右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爲器飾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爲而文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之精散而爲象足之所履能知地中虛實故天子鹵簿用爲前導內典曰水行龍力大陸

行象力大御人自當佩角非專爲代御者解紛設此象弭也餘詳泮水

魚服 毛傳魚服魚皮也孔疏魚服以魚皮爲矢服左傳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夏官司弓矢職曰仲秋獻矢箙注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陸疏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詩疏闕此四字今从趙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初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

楊柳　毛傳楊柳蒲柳也解見車鄰

杕杜

杕杜　詩緝赤棠也解見唐杕杜

杞　詩緝枸杞也解見四牡

魚麗

鱨　毛傳鱨揚也（爾雅不載）陸疏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今江東呼爲黃鱨魚亦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七八寸許埤雅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舊說魚胆春夏近下秋冬近上李氏調元然犀志曰古名黃鱨魚詩注名黃頰魚今人名黃䱀黃軋蓋顙頰以形言鱨以味言䱀軋以聲言也背青腹黃無鱗腮下有二鬚魚之有力能飛躍者名物解鱨鯊固美矣而不可多得故美不足言而以多爲貴魴鱧固多矣而陰物有一暴戾之氣則不美矣故多不足言而以美爲貴鰋鯉固多矣而又美取之易食之甘旨也多也皆不足言而以時取爲貴

鯊　毛傳鯊鮀也（同釋魚）姜氏炳璋曰鯊魚之小者陸疏鯊吹沙也似鯽（爾雅疏無此二字今从趙本）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唇籥鯋（詩爾雅疏無此六字今从趙本）常張口吹沙每春鯊至甚多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埤雅鯊性善沈大如指常行沙中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鯊鰡字指云鰡鯊屬鱨魴鯉其性浮鯋鱧鰋其性沈而罶則嫠婦之笱其用功寡以待魚之自至今沈浮大小美惡與其形色之異具有則餘物盛多可知也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鱨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其序如此爾雅翼鯊非特吹沙亦且食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唇唇厚特甚有若黿黽故名今江東小谿中每春極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大約正月先至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濮氏云鯊有極大者則海鯊也戴侗云胎生不一種有虎頭鯊能化虎有蛟鯊似蛟皮可爲劍鞘皆非此鯊也徐氏鼎云此鯊乃南方溪水中吹沙小魚同名異物此从沙从魚連文海中者直名沙魚

魴　釋魚魴魾郭注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說苑魴博而味厚埤雅衛門詩先魴後鯉蓋齊魯之間魴爲下色鰋爲中色鯉爲上色餘詳汝墳

鱧　釋魚鱧鮦羅願云魚圓長而斑點有七作北斗之象夜則仰首向北而拱焉有自然之禮從禮埤雅今元鱧是也諸魚中惟此魚胆甘可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

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蓋北方之魚也舊云鱧是公蠣蛇所化至難死猶有蛇性故或謂之鰹爾雅曰鰹大鮦小者鮵(案)詩緝以鱧爲鯇從舍人陸璣之說也似不如從爾雅爲妥陸氏鼎曰舍人以鯉名鱣鱧名鯇孫炎以鰋爲鮎則是統六者爲三魚惟郭注爾雅別爲六魚當矣蓋鱣之非鯉說見鱣注鱧鮦也大者鰹小者鮵卽吳中呼爲黑魚也若鯇又是一魚吳中呼爲鱓魚鱓與鯇同音混明是鱧之非鯇也鰋鮎詳下

鰋

埤雅今偃額白魚也(郭注作鰋額白魚)一名鮎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蓋鱨鯊長魚也而魴鱧則言其魚一

方一圓鰋鯉則言其魚一偃一俯以著萬物衆多也詩緝毛傳及前儒皆以鮎釋鰋惟郭璞以鰋鮎各爲一魚鮎別名鯷本草鮧一名鮎魚一名鯷魚是鮧鮎鯷爲一魚不言是鰋毛傳質畧當言畧似鮎耳徐氏鼎曰釋魚鰋鮎並舉郭氏分釋之而邢昺謂其目驗言之不爲無據諸家皆以鮎爲鰋久沿此誤舊說鰋魚身圓白額腹平著地故名鰋蘇頌圖經云背青口小名鮎據此明是兩物

鯉

埤雅今之赬鯉也一名鱣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皆三十六鱗魚之貴者故釋魚以鯉冠篇而養魚經云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神農書曰鯉爲魚之主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健魚也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爲然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蓋亦龍類故仙人乘龍亦或騎鯉乃至飛越山湖本草有赤鯉白鯉黃鯉三種詩緝云埤雅以爲鱨魚黃魴魚青鱧魚元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魴鱧一方一圓鰋鯉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沉意謂五色備而大小長短浮沉之不同也然不必泥陸氏德明曰前

儒皆以鰋爲鮎鱧爲鯇鱣爲鯉惟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姜氏炳璋曰釋魚鯉鱣鰋鮎鱧鯇一字自爲一名乃其變例非下一字釋上一字也

南有嘉魚

嘉魚

毛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詩緝魚曰嘉則味之美瓠曰甘則可以養人雖爲孝鳥皆喻吉士也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任豫益州記似鱒蜀中謂之拙魚雲南記雅州丙穴出嘉魚虞衡志嘉魚出梧火山下丙穴如小鱒魚多脂蜀中丙穴亦出埤雅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故

南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李善注魚以丙日出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穴口向丙故曰丙舊言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爾雅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如上所言則以嘉爲魚名然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魚之嘉者瓠之甘者喻賢耳徐氏鼎曰丙穴之說不一酈氏陸氏以穴口向丙謂丙穴近似有理曰南有者則在江漢之間今陜西漢中沔縣北有二所三八月取之

甘瓠　呂氏詩記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與君瓠之甘者以興賢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埤雅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絲蔓而生甘瓠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况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明此甘瓠材於人者也風俗通曰八月秋穫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死燒穫瓜亡煮漆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穫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以瓠乘酒冬則暖夏則冷

南山有臺

臺　毛傳臺夫須也（音符同釋草）陸疏臺舊說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

爲簦笠以禦雨是也詩緝以莎草爲衣則謂之蓑可以爲蓑又可爲笠埤雅臺莎草也疏而無温故莎从沙與内司服之沙同意臺可覆萊可食皆草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臺之象故詩曰邦家之基且臺可覆萊可食以象庇下養下之臣徐氏鼎曰臺一作薹草名以此草爲笠借爲笠名都人士云臺笠是也名夫須者賤夫所須也苗莖葉都似三稜根如附子名香附周币多毛

萊　毛傳萊草也陸疏萊草名藜也（二字疏不載今从玉篇說文廣韻補）其葉香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林氏有席曰一名蔓華一名蒙華別名藜一說卽今紅心灰藋萊沛人以雞蘇爲萊三蒼人以茱萸爲萊蓋名同物異

楊　詩緝楊蒲柳可爲箭笴又可爲舟

杞　陸疏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曹氏曰梓杞也三杞考見將仲子

栲　毛傳栲山樗也詩緝可爲車輻解見山有樞

杻　毛傳杻檍也詩緝可爲弓弩榦解見山有樞

枸　毛傳枸枳枸也釋木無文陸疏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詩疏無此十字）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

為函枝枝柯不直此三句詩疏無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尤美此四字詩疏無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案本宋玉賦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集之古語以下詩疏無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酒皆薄廣志名木珊瑚其枝虬曲又名交加枝其子形如雞脚故大蘇文集又名雞距子古以為婦人之贄今俗所云卍字果是也

楰

毛傳楰鼠梓也釋木同郭注楸屬也陸疏楰楸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溼時脆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楰曹氏曰宮室之良材

江東人名為虎梓徐氏鼎曰鼠梓木似山楸而黑○詩故詩舉草木各有倫類臺萊附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楊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李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枸楰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非直叶韻而已

蕭

蓼蕭

毛傳蕭蒿也孔疏生民曰取蕭祭脂香物也詩緝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陸疏蕭荻丁云此及下荻蒿字皆當作萩今本爾雅之誤字也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

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丁云當依禮記作焫蕭合羶薌詩緝蒿者總名曰蕭者蒿之香者也凡諸蒿曰蘩者白蒿也皤蒿也曰苹者藾蒿也曰菣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馬薪蒿也曰莪者蘿蒿也莪蒿也蘪蒿也角蒿也又邪蒿蔞蒿也毛傳蓼長大貌

菁菁者莪

莪

毛傳莪蘿蒿也釋草莪蘿陸疏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味頗似蔞蒿埤雅莪亦曰蘪蒿蘪之為言高也莪生澤國漸洳之地宿根先於百草一名角蒿阿大陵也莪微

草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猶大陵之長育微草也菁菁盛貌四字本韓詩見文選注蓋草之初生其色元盛乃青霜死而後黃落故菁之文从青爾雅釋蟲曰蛪羅也釋草又曰莪蘿也蓋蛾所以生蠶莪覆而出之同謂之羅其以此歟字說曰莪以科生而俄蓋莪俄而蒿直莪細而蔚粗育材之詩正言莪者以此

鼈

六月

鼈

周禮鼈人掌取互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釋魚鼈三足能龜三足賁淮南子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埤雅鼈以眼聽穹脊連脅甲蟲也水居陸生養魚經

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之飛納鼈守之則免故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鼉鼈之屬以蛇爲雄荀子云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言鼈行蹣跚而又跛焉其卒致千里則不輟焉耳內典曰鶴影生鼈思生世云鼈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又云鼈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章氏燕山錄曰煑羊以鼈煑鼈以蚊蓋物之相感如此爾雅翼易離爲鼈爲蟹爲蠃爲龜以其骨在外肉在內也至考工記則以外骨爲龜屬內骨爲鼈屬以鼈外有肉緣比龜爲內骨耳林氏有席曰形員脊穹四

圍有裙者名翼鼈○詩緝釋文合毛炙物曰炰楚辭招魂胹鼈炮羔胹煑也鼈可煑不可炰今云炰鼈謂火熟之耳或古不同

采芑

芑　毛傳芑菜也陸疏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釋草虋與穈同赤苗芑白苗集傳从毛以爲苦蕒蕒集傳誤蕒史榮校正菜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本草地黃亦名芑詩緝芑嘉穀也今之白粱粟郭注穈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維穈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補傳曰新田菑畝中鄉不應指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云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皆以芑爲喻黃氏日抄曰毛以芑爲菜朱以爲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說愚意謂其不以菜而以爲穀者蓋疑行軍所俯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采芑而起興案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曹氏粹中所謂皆未成熟者也故未可種穀而種菜郭璞謂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曰菑始成熟

故易曰不菑畬言其不勞力可以享成功也似當仍從毛傳爲長

飛隼　釋鳥鷹隼醜其飛也翬郭注鼓翅翬翬然疾陸疏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也此屬數種皆爲隼七字詩爾雅疏並闕埤雅禽經曰鷹好跱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隼一名雀鷹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故準从水从隼法言曰鱗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䎒䎒未至也言若鷹隼攫撮急疾則是右武而已非所以爲至也司常曰鳥隼爲旟蓋鳥鳳也畫鳳以象其德畫

隼以象其威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蓋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釋不殺也毛氏奇齡曰隼鷙鳥也卽鷹之小者林氏有席曰隼一名翟鷹好翔一呼爲鶻急疾鷙鳥也

車攻

甫草　集傳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禮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左傳分康叔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俱指此地又名原圃左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

四黃　埤雅黃騂曰黃黃亦馬之上色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黃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四黃旣駕是也至於戎事則乘騵或曰天子之馬盛則駕六常則駕四詩曰四黃又曰兩驂此駕六之證也穆王八駿右華騮而左綠耳右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渠黃而左踰輪左盜驪而右山子此駕四之證也

吉日

麀鹿　毛傳鹿牝曰麀說文同麌麌言衆多也鄭箋麕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祁當作麎麎麋牝也孔疏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牡曰麌郭引詩麀鹿麌麌鄭康成解謂

卽此也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言其大甚有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傳云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趙氏佑曰據麌麌當依衆多之義易爲鹿名已屬強解尚不破字易祁爲麎則大異矣此皆鄭氏之蔽案麌惟牡麕之名麌而復麌所以爲多義亦可通林氏有席曰麀鹿孕子於仲秋生於春

鴻鴈

鴻鴈　毛傳大曰鴻小曰鴈鄭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孔疏鴻鴈俱是水鳥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毛氏奇齡曰舊皆以大鴻小鴈爲鴻鴈之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云鴻羽毛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徐氏日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鴈然鴻不是鴈蓋鴻鴈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之不是鴈則大鴈之必非鴻更可驗也特經傳每連出二字如月令鴻以八月至鴈以九月至俱稱鴻鴈有時以鴻稱

鴻鴈鴈仍稱鴈如淮南子仲秋來者是鴻稱鴻鴈季秋來者是鴈則稱候鴈餘詳豳風匏有苦葉

鶴

鶴鳴

陸疏形狀大如鷲長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頂赤目喙長四寸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埤雅鶴青脚素翼舊云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點滴有聲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葢鶴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故詩以為君子言行之象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又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言其視也鶴以潔唳鳶以饑鳴言其鳴也生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雄雌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聖人在上則與鳳凰翔於甸續博物志云鶴能巫步禁蛇又云師曠奏清角有鶴集廊門延頸而鳴飭翼而舞林氏有席曰鶴一名仙禽多壽長頭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夜半水伏感生氣則喜而鳴

白駒

藿

毛傳藿猶苗也詩緝藿豆葉也用以㓗羹

生芻

埤雅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不能脫落君子故贈以生芻一束也

黃鳥

穀

詩緝穀楮也今楮皮也傳以為惡木陸疏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疏缺三字詩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為茹埤雅穀惡木也穀善也惡木而取名於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也檀堅厚穀脆薄別之易也穀則惡木而疑於美散木而疑於才其別之難矣故首章倘言樹檀而下其穀二章則言下其穀以誨宣王分別善惡有隆於後所以誨誘之也且箴規友道也誨誘師道也衡門三章鶴鳴二章皆比而不賦則以誨誘故也然僖公愿而無立志故衡門誘掖之宣王則高才之主特不能有終耳故鶴鳴以曉敎之又與誘掖之詩異本草曰楮一名穀陶氏云即今構木誤矣先賢以為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有辦者曰楮無辦者曰構案此則非一種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以團丹砂列

子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不可別遂以巧食宋國徐氏鼎曰楚人呼乳爲穀今木中白汁如乳故亦名穀吳俗取斧斫樹以椀盛汁用以圓金呼爲穀樹汁惡木易生皮斑者爲楮白者爲穀其實如楊梅不可食（案）鬬穀於菟之穀乃奴口反从㱿从禾此詩之穀从㱿从木徐氏以爲穀構同音即此詩之穀惟詩穀與玉協並無構音似當從陸氏佃埤雅謂非一種木之說爲正

我行其野

樗　毛傳惡木也鄭箋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取之月

蓫　毛傳蓫惡菜也鄭箋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陸疏蓫牛蘈揚州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多啖令人下氣幽州人謂之蓫釋文蓫又作蓄蘈本又作蕢陶隱居曰今人呼秃菜即蓄字音誤林氏有席曰（案）此則似非惡菜徐氏鼎曰孔疏謂釋草無文及考爾雅云藬牛蘈邢疏小雅言采其蓫鄭箋蓫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然則蓫也蕢也蓄也即一物也

葍　毛傳葍惡菜也鄭箋葍䔰也亦仲春時生可采陸疏葍一名䔰箋同河內謂之蕘幽州謂之燕䔰其根正白可着熱灰中温啖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曹氏曰蓫葍皆野生林氏有席曰其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蔓生被樹結實狀如牛角一枝數枚味甘如蜜毛傳以爲惡菜恐非徐氏鼎曰釋草又云葍藑茅郭曰華赤者爲藑蓋藑葍一種耳亦猶蔆苕華黃白異名也鄭於蓫葍並言仲春可采以記昏姻之候而毛傳並云惡菜以喻遇人不淑意蓋毛以秋冬爲婚期故霜降迎婦冰泮殺止而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爲過期者而言則仲春非正期也桃夭二月時也安得謂非正期周禮之意蓋謂過仲春以後則爲失時故此時禮不備者亦不禁欲人之速婚也。禮不備者謂之奔。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是也。非淫奔之謂。

斯干

翬　詩緝翬即雉也鄭箋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釋鳥同又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言其鼓翅翬翬然疾也左傳五雉爲五工正翬其一也翬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鷂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餘解見雄雉

莞　鄭箋小蒲之席也釋文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

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釋草莞苻蘺其上䔰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蘺詩緝莞蒲二草之名蒲粗而莞細司几筵有莞筵蒲筵粗者在下美者在上也濮一之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卽苻蘺也本草燈心草叢生莖圓細而長直人用之爲席

簟

鄭箋竹葦曰簟孔疏郭璞云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熊

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絶有力麙郭注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謂之熊蹯劉向新序熊行雖遠必有跧伏之所在石巖枯木山中人名曰熊館搜神記曰熊居樹穴中人擊樹呼子路則出不呼則不動本草熊羆魋一類也如豕黑色者熊也大而黃色者羆小而赤黃色者魋也

羆

釋獸羆如熊黃白文郭注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陸疏有黃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美埤雅羆似熊而大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以觝觸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粗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俗說熊羆富脂至春臕癢卽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臕今人畜熊以挺撻之更致壯長舊說師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熊見之而躍○鄭箋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

虺

釋魚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邢疏如人擘指也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陶隱居曰蝮形短而扁埤雅虺狀似蛇而小一名蝮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衆蛇中此獨胎產生輒拆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林氏有席曰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字說曰蛇螫人而亦逃人其害人也人亦復焉舊云鴆食此類

蛇

左傳莊十四年疏蛇北方水物酉陽雜俎蛇有水草土木四種集韻毒蟲埤雅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

蛇蓋取諸此周官曰龜蛇爲旐先儒以爲龜蛇象其捍
難避害龜甲者也而蛇擊首則尾應擊後則首應自腰
擊之則首尾俱應有兵象故龜蛇合體謂之元武故物
有元龜纁蛇臓有左腎右命方有朔有北器有準有繩
卦曰習坎習猶重也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眼聽語云蛇
聾虎鼈莊子云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其言展轉輕妙
述異記曰凡珠有龍珠蛇珠語云蛇珠千枚不如一玫
瑰言蛇珠賤也變化序曰鵲之爲猿蛇之爲鼈一曰麋
鹿易蹄蛇類易皮鼈類易殼稽聖賦曰蛇曉方藥鴆善
禁咒蓋鴆能咒大石使起取蛇食之禁石時舉翅行前

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据辰爲龍巳爲蛇巳六陽具不
爲龍而爲蛇者龍至此而亢故也宜爲蛇而已五姓秘
要曰相山之法欲如生蛇之渡水取其詰屈也又如蟨
木之飛翔取其一高一下也

無羊

犉

毛傳黃牛黑脣曰犉（釋畜同）集傳從之董氏逌曰黑脣
爲犉則黑眥爲牰（音袖）黑耳爲犚（音尉）亦各以其類也王夫
之詩經稗疏曰九十其犉當引爾雅七尺曰犉之文釋
之。不當以黃牛黑脣釋之。案王以郭注此條云詩曰九
十其犉亦見尸子也紀氏昀以爲然

蒸　鄭箋粗曰薪細曰蒸

魚　鄭箋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　集傳蓋人不如魚
之多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埤雅俗云春魚遺子如
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
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詩曰衆
爲魚矣實維豐年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故豐
年夢魚理或然也案春秋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曰螺何以書記災也是螽亦作螺螺衆字音近或
相訛轉然則螽維魚爲豐年與列子之說合似亦可備
一解姜氏炳璋曰衆維魚言始而夢衆旣而夢魚於占

法爲少變多之象變者占夢之官謂其變也記始夢少
繼夢多爲變非謂夢人變爲魚也

正月

蜴

毛傳蜴螈也（不連蜴字）陸疏蜴一名蠑螈水蜴也（詩疏脫水字）
或謂之號蜼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
可惡趙氏佑曰此疏言如蜥蜴正言其如在壁之守宮。
則上文水蜴也水字甚不可脫。釋魚蠑螈蜥蜴蝘蜓守
宮也邢疏一物形狀相類而四名說文云在草曰蜥蜴
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
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埤雅周易之義

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易一名蜥蜴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舊說蜥易嘔雹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豕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傅之故有醫之號東方朔曰是非守宮蓋蜥蜴也若守宮乃蝘蜓今俗謂之蠍虎喜緣籬壁者是考工記注云胷鳴榮原屬馬融作以胷鳴干寶作以骨鳴三字相近雖容有誤而馬鄭與干皆名儒或有所授師說不同三教珠英云守宮鱗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詩緝據此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

守宮也又通謂四脚蛇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眞硃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陶隱居曰其類四種大形純黃色爲蛇醫次似蛇醫小形長尾見人不動名龍子次有小形五色尾青碧可愛名蜇蜴不螫人一種喜緣籬壁名蝘蜓形小而黑乃言螫人必死而未嘗中人東方朔傳射守宮曰以爲龍又無角謂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卽蜇蜴

魚潛　趙氏佑曰魚在沼而伏於潛中也潛養魚器解當如潛有多魚之例小爾雅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橬音怳本或作潛爾雅作涔釋器槮謂之涔孔疏涔潛古今字觀此可得潛伏連文之義若但訓潛爲藏則於伏字爲重出

詩緒餘錄卷六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七

番禺黃位清瀛波輯

[藏書印]

小雅

小旻

龜　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釋魚龜三足賁邢疏山經云大𦓝山陽狂水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者多大疾可以已腫埤雅龜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類從云元龜不咽粟蓋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其背微傴韓子謂之穹龜相法以強脊如龜爲有後之人語曰龜思鼈望今龜鼈皆隔津望卵

龜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故古者簠簋皆爲龜形於其上而大臣以貪墨坐廢者曰簠簋不飾明堂位曰周以黃目蓋以龜目飾尊龜目黃而許慎解字說罍亦曰龜目酒尊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經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云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稟五行之粹也定之方中毛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小宛

鳴鳩　毛傳鳴鳩鶻鵃翰高戾至也詩緝此與氓詩食桑甚及郯子所謂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之鳩同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釋鳥鶌鳩鶻鵃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杜預曰春來冬去故爲司事埤雅一名鳴鳩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一名鷽鳩莊子所謂蜩與鷽鳩笑之者是也多聲故名鳴鳩似山鵲而小釋鳥鷽山鵲也故此一名鷽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揄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喜朝鳴故曰鶻嘲此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咬○陸疏鳴鳩一名斑鳩蓋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

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嚴粲曰陸璣謂卽斑鳩之稱項有繡文斑然則與此鳩全異璣之言非

菽　毛傳菽藿也鄭箋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孔疏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菽葉用藿是也詩緝鄭箋於生民荏菽及采菽皆云大豆是鄭意以菽卽荏菽也

螟蛉　毛傳螟蛉桑蟲也釋蟲同　郭注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陸疏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趙氏佑曰采菽言得食之在

勤螟蛉言異類之可化敎子者當如是也集傳得之

蜾蠃　毛傳蜾蠃蒲盧也詩緝蜾蠃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記所謂蒲盧也釋蟲蜾蠃蒲盧陸疏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四字詩爾雅疏闕今从趙本補）似蠭而小腰故許愼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或書筆筒中（六字詩疏爾雅闕今从趙本補）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我象我埤雅即今細腰土蜂好禁蜘蛛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列子曰純雄其名穉蜂蓋其類也揵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而祝之一名蒲盧化書曰嬰兒似乳母斯不遠矣彭氏乘曰蜾蠃之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

蠃穴地爲巢者名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者名蒲盧陶隱居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者所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余童時屢驗之陶說誠然又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蟏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寘穴中生子其上旋以泥隔之旬日子大成蜂能飛則諸蠹盡矣○解頤新語曰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豈知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視之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爲蜾

蠃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寄卵蜘蛛腹脅間蜘蛛枯亦同蜾蠃今人養晩蠶者蒼蠅寄卵於蠶身亦然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者名大腰蜂純雄者名穉蜂莊子云穉蜂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者純雄無子古人名物多取形似瓠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鷊青黑之葵青黑之鳩皆名雛也黃氏日抄曰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王夫之詩經稗疏曰果蠃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紀氏昀以爲確有

依據不爲臆斷案諸家之說不同似以黃氏震王氏夫之之說爲得解

桑扈　毛傳桑扈竊脂也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孔疏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詩緝桑扈有二種此青雀性之竊脂者也邢疏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也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一物耳陸疏桑扈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詩疏闕筩中二字今从趙本）埤雅桑扈蓋一名而二種釋鳥云桑扈竊脂鳸鶊剖葦此

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又一種也蓋對剖葦言
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觜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
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有
文章者是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竊淺也然
則棘扈竊丹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耳名物解性好
集桑故名戶所以閉邑所以守此鳥善自閉守故名爲
扈徐氏鼎曰舊說竊古淺字則竊脂爲淺白也與郭氏
盜脂爲竊者異又據本草稱蠟嘴雀其嘴或淡白如脂
或凝黃如蠟故古名竊脂今名蠟嘴趙氏佑曰率場啄
粟小鳥得自如與人生無能自適詩意只如此不必主

箋竊脂肉食之說鄭氏樵亦謂竊古淺字言淺有脂色
謂其嘴之色也案此亦不必如疏喜竊脂膏之說爾雅
桑扈竊脂文兩見恐是錯簡重出而郭兩注之孔氏引
其前注以證箋郉疏復别爲解然終於竊藍竊黃之例
有礙左傳昭十七年九扈句下疏甚明
粟
日知錄曰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
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
奪糈
小弁
鸒斯　毛傳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疏卑居又名雅烏性
好羣聚釋鳥鸒斯鵯[音匹]鶋[音卑]又鶋郭注小而多羣腹下白
江東呼爲鵯烏埤雅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
夫糧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糧食以衆故也方言云齊宋
之間凡物盛多謂之寇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
之寇鳧東都賦云鶻鶋秋棲鶻鳩春鳴今衆鳥秋分多
羣集非特烏也然至春分則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
謂之分羣月令羣鳥養羞豈謂是歟說文雅楚烏也一
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徐氏鼎曰鸒斯孔氏以斯爲
語辭而譏劉孝標類苑立鸒斯之目然爾雅及法言通
志皆曰鸒斯猶螽類所謂螽斯也案斯古人本語辭後

人遂相沿以爲名耳詩緝烏有三種廣雅云純黑而反
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
羣飛者謂之燕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鴉烏不能反哺
猶己之不能致養然出食在野飽則提提然羣飛而歸
是其父子相隨爲可樂也着眼在歸字以鸒之歸飛興
己之不得歸也篇中予我字皆傳爲太子言之趙氏佑
曰傳鸒卑居雅烏也不連斯字孔疏云猶蕭斯柳斯皆
語詞也後人因以爲名而俗本遂於斯旁作鳥謬甚予
因怪人知鸒斯之爲詞而不知螽斯之亦爲詞遂有於
斯下作虫者而人不悟其非[蟴字見爾雅螽疏中]毛西河又執

螽斯爲詞鸒斯是名其好異如此

桑梓　趙氏佑曰桑梓必敬以父母所嘗樹與息陰其下也傳言父母之所樹況父母而輕舍去乎後人因以桑梓爲鄉里之稱然安知非古有是稱而詩及之亦循以橋梓爲父子之稱也事出尙書大傳

柳

埤雅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横顛倒植之皆生然使十人植之一人摇之則無生柳矣立賢之道何以異此況植者寡而摇者衆乎爾雅松柏醜茂桑柳醜苑蓋凡物發而成暢茂積而成苑結苑彼柔桑菀彼柳斯是也大戴禮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本草曰柳

華一名絮枹朴子曰柳柞速朽燎以爲炭則億載不敗此言養生之有益也故廣成子謂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今言宮腰細瘦謂之柳腰

巧言

毚兔　毛傳毚兔狡兔也孔疏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

犬

埤雅說文狗之有縣蹄者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傳曰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五行傳曰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犬畜之口吠者屬言雜令曰蹄人者絆其足齧人者截其耳謂犬馬弗馴者宜示標識曉人也爾雅曰犬生三猣二師一玂師衆也猣言叢聚

柔木　毛傳柔木椅桐梓漆也歐陽氏修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之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

何人斯

蜮

毛傳蜮短狐也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蜮之爲言惑也陸疏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本作黿今从趙本更

正三足四字詩疏闕今从趙本補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趙氏佑曰蜮說文廣雅釋文皆言似鼈三足爾雅翼又引此疏云是三足鼈應更正埤雅蜮一名射工一名溪毒有長角横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稽聖賦所謂蛛旋於影蜮射於光是也春秋曰秋有蜮卽此然畏鵞鵞能食之禽經所謂鵞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也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蛛蝮遺溺中影則疾人氣數感之也

周官曰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蟅蛷螋之屬蛷螋言求而搜去之也姜氏炳璋曰蜮水蟲含沙射人而不見其形也徐氏鼎曰前闊後狹頰如蟬狀故抱朴子言狀如鳴蜩也腹軟背硬如鼈故陸璣言形如鼈也喙頭有尖角如爪有六足如蟹陸德明言三足非也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卽此蜮也

巷伯

貝錦　毛傳貝錦錦文也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陸疏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爲蚢小者爲鰿詩爾雅疏俱無此二句今从趙本

其文釆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一尺至一尺六七寸者小者七八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釋魚貝居陸贆在水者蜬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郭注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邢疏說文云貝爲介蟲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有泉貝至秦廢貝行錢在陸者名贆在水者名蜬黃爲質白爲文點者名餘貾白爲質黃爲文點者名餘泉書云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山海經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

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貾餘泉也書大傳云西伯旣戡黎紂囚之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如大車之渠以贖其辠是也埤雅獸二爲友貝二爲朋詩曰錫我百朋言錫之多也貝錦錦文如貝言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其罪猶因萋斐之彩而文致之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目之所背也先王面朝後市以此鹽鐵論曰教與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姜氏炳璋曰貝錦言錦如貝之文也重錦不重貝錦爲織成之文貝爲自然之文讒人者組織人罪文理斑爛有似於錦而出以自然

無一毫是非顚倒痕迹有似貝文則工巧之極使人不聽不休也譖人二字。詩人自謂。

豺　說文豺狼屬狗聲埤雅釋獸曰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謂之豺祭獸豺虎以殺爲性宜無所不食今曰豺虎不食則惡之至也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人骨立謂之柴毀義取諸此爾雅翼狗爲豺之舅豺見狗則跪林氏曰豺貪殘之獸脚似狗體細瘦長尾白頸色黃俗呼豺狗

蓼莪

蓼莪　釋草莪蘿郭注莪蒿也陸疏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蔚直蔚粗而莪細林氏有席曰莪蒿蔚同類而異名（餘解見菁菁者莪）趙氏佑曰莪以初生言蒿蔚以既長言如蕀薪之意。

蒿　釋草蒿菣（去刃反）邢疏孫炎云荆楚之間謂蒿爲菣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是也晏子曰蒿草之高者也艾治也蒿亂也○詩緝釋草蘩之醜秋爲蒿邢疏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則粗惡不可食矣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爲鹿食也舊以蒿爲青蒿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知爲青蒿餘解見鹿鳴

蔚　毛傳蔚牡菣也（同釋草）郭注無子者故云牡菣陸疏蔚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有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薪蒿埤雅蔚大於蒿詩緝蔚馬薪蒿也蒿之尤粗大雄而無子者

大東

蕀匕　毛傳飧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孔疏鼎實煑肉也）

王氏述聞曰次句承簋飧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廩人摡甑甗匕與敦於廩爨鄭注匕所以匕黍稷

穫薪　毛傳穫刈也孔疏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陸疏穫（从木）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趙氏佑曰穫落爾雅當在釋言今在釋木錯簡耳其實爾雅亦是釋穫爲落之義未必作木名故自毛公後朱子及呂嚴諸儒俱無異說廣要以陸氏此疏與本詩無涉是已

四月

百卉　文選注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莫散也（案）潘岳關中詩注引韓詩作亂離斯莫

嘉卉　鄭箋嘉善也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指栗與梅也

鶉　毛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孔疏毛以爲鵰鳶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鵰非鳶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鮪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鵰之大者又名鶚禽經鷹以膺之說文鷻鵰也从鳥敦聲埤

雅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皂鵰一名鷲其飛上薄雲漢鴟性勁利鵰性刻制今大鵰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者是也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鵰毛必眾鳥毛羽自落地顏氏云鵰一名鷲其翮可用爲箭羽蓋鵰隼六翮皆乘風輕勁故堪以爲箭羽毛氏奇齡曰鶉有三音分作三鳥一音淳如陳切則鵪鶉也鄘之鶉奔是也一音荀思允切則隼也采芑沔水之飛隼是也一音團徒官切則鵰也此詩是也鶉鷻字通毛傳爾雅說文玉

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俱同李氏曰若以爲鶉鵲則無戾天之理徐氏鼎曰鶉音團鵰類也尾長翅短土黃色六翮乘風輕勁其翮堪爲箭羽空中盤旋無微不見亦捉鳥兔食之與鶉奔之鶉異

鳶　詩緝鳶鴟也箋以鳶爲鴟之類疏引倉頡解詁及陸璣山陰陸氏皆以爲卽鴟也當从眾鄭箋鳥之貪殘者也孔疏鳶說文云鷙鳥也擊小鳥故爲貪殘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郭注布翅翺翔抱朴子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飛鳶操所謂六翮不動凝飛烟是也埤雅高飛曰翺布翼不動曰翔鳴則風生塵起曲

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二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放紙鳶徐氏鼎曰鳶性高翔四月之戾天喻君子之遭禍無所逃也旱麓之戾天喻文王作人俾之各得其所也毛氏奇齡曰鄭氏謂鴟類倉頡字詁謂鳶卽鴟實則鳶鴟本一類而鳶校鴟小餘詳旱麓趙氏佑曰匪鶉匪鳶匪鱣匪鮪魚鳥能相忘於江湖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

杞　毛傳杞枸檵也三杞考見前將仲子

桋　詩緝桋本亦作荑音夷同邶靜女自牧歸荑之荑蕨

薇杞荑四物皆可食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釋木雖有桋赤楝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曹氏曰荑茅始生也毛傳桋赤楝也陸疏楝葉如柞皮厚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楝一名桋白者爲楝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趙氏佑曰山有二句箋云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蓋與榛苓慨同凡箋說詩意於比興明切處多有勝今傳者故不可廢疏亦然姜氏炳璋曰至春薇蕨並生杞荑同茂儘可遯荒終老然世臣義無可去惟作歌以告哀庶幾王之一悟而已

北山

杞　詩緝杞李氏曰枸杞也三杞考見前將仲子

楚茨

茨　毛傳楚楚茨棘貌鄭箋茨蒺藜也孔疏郭璞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謂趍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云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趙氏佑曰楚茨疑卽采齊禮趍以采齊注齊當爲楚薺之薺是鄭所據三家詩本茨薺二字一音禮又有和鸞中采薺陳琳大荒賦鐘鼓協於肆夏兮步驟中乎采薺亦作采茨獨孤中叔服蒼玉賦映平元冕節以采茨宋史樂志和峴請別撰采茨樂曲蓋不以采茨卽楚茨亦如束晳之補亡矣○又曰茨屋蓋也卽茅茨編次茅葦爲之故字从草下次非草名楚楚整齊之貌表農居也抽棘卽豳風乘屋播穀意箋於大田瞻彼洛矣之如茨皆訓屋蓋獨此云蒺藜又云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詞熱耕之田無緣蒺藜與棘得生之棘亦不可言楚楚

棘　補傳棘荆棘也朱子曰抽謂其條抽發詩緝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此詩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爲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爲何物今考釋草云茦音策刺郭璞云草刺針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

信南山

瓜　趙氏佑曰古人果實以瓜爲重曲禮詳削瓜之儀郊特牲天子樹瓜華玉藻瓜祭上環論語亦有瓜祭皆特言之此詩專爲瓜菹一事於廬畔樹瓜猶牆下之樹桑然觀郊特牲及周禮場人凡祭祀共果蓏瓜匏之屬明非野人之獻也箋不察此皆天子之田云農人瓜成入其稅集傳削去之甚是

甫田

犧羊　鄭箋色純曰犧又曰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茨　鄭箋茨屋蓋也孔疏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詩緝經有二茨牆有茨楚楚者茨皆謂蒺藜此及瞻彼洛矣福祿如茨之茨爲蓋屋茅茨非蒺藜也

大田

稂　毛傳童粱也釋文童粱草也說文作䆃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䆃

螟　毛傳食心曰螟釋蟲同孔疏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

雖知也陸疏螟似虸蚄音子方而頭不赤許愼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抵冒取人財則生蟊舊說云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而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埤雅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蟲螟蟘蝗也 蝗字从皇今其腹首皆有王字未燭厥理或曰蝗卽魚卵所化列子曰魚卵之爲蟲蓋謂是也字說云蟘食苗葉無傷於實若蟘可貸也賊食苗節賊苗蟊食根如句所植螟食心不可見爾雅翼螟無足小靑蟲旣食其葉又以絲纏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蟥蟲徐氏鼎曰今吳

中呼爲綗蟲

螣　毛傳食葉曰螣釋蟲同　孔疏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螣亦作蟘陸疏螣蝗也

蟊　毛傳食根曰蟊釋蟲同　孔疏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陸疏或說云螻蛄食苗根爲人患趙氏佑曰螻蛄諸家以爲卽孟子之姑月令之螻蟈罕聞蟊名及食苗根事陸氏分釋四蟲自當有正說而後附見或說然詩爾雅疏皆闕引之則其文佚久矣故鄭樵亦以蟊爲未詳

賊　毛傳食節曰賊釋蟲同　孔疏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陸疏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長身而細耳 孫炎謂四蟲皆政貪所致郭氏分別蟲食所在爲名王氏世業曰蝗類大小不一皆戾氣所生北人炒食之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惟冬有大雪深入則閉死土中故大雪爲豐年之兆今集傳不明指爲蝗蓋以南方水田種稻無蝗害禾有鑽心蟲其穗空不結實疑是螟有食葉蟲疑是螣有蟚穗蟲疑是賊有傷根者俗名坐兜蟲禾方暢茂至深秋根傷葉苗損落疑是蟊姚崇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也然北方蝗可治南方諸蟲藏伏不見火無可加惟西風

盛發則蟲死南人謂之殺蟲風徐氏鼎曰今吳中呼爲蛀蟲是也諸木有蠹諸果有蠐諸菽有蚄麥朽蛾飛草腐螢化皆蟲之敗物者舊說四者一種蟲而爾雅分釋明是四種形狀各別舊說特未考耳

田稺　說文曰稺幼禾也詩緝閟宮植稺菽麥傳云後種曰稺疏後種後熟以其遲晚故幼稺也

不穫稺　詩緝亦以稺禾其熟遲晚未可刈也劉氏曰稺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

穧　孔疏穧禾之鋪而未束者劉氏曰穧謂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

秉　孔疏秉刈禾之把也劉氏曰秉謂束而輂載所不及
者
穗　孔疏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騂黑　毛傳騂牛也黑羊豕也孔疏毛以方社連文同用
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趙氏佑曰騂黑專
以牛言不必兼羊豕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
牲陽祀南郊及宗廟也陰祀北郊及社稷也四方之祀
當從陰而並言騂知是依方別色如大宗伯青禮東方
云云耳獨舉騂黑以南北約東西
裳裳者華

裳華　曹氏曰召南何彼襛矣說文以襛爲衣厚貌則所
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襛厚矣詩緝常棣以華鄂
與兄弟此以華葉興家也言賢者相繼而榮顯也
桑扈
桑扈　鄭箋桑扈竊脂也詩緝桑扈有二種此以其色之
竊脂者言之解見小宛
兕觥　鄭箋兕觥罰爵也詩記曰兕觥如卷耳罍觥並陳
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矣
鴛鴦
鴛鴦　毛傳鴛鴦匹鳥鄭箋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
馴耦也孔疏必待其長大能飛乃取之不於幼小而暴
夭也正字通鴛鴦紅頭翅尾黑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
質杏黃色而有文采玉篇一名匹鳥雄曰鴛雌曰鴦其
交不再埤雅鴛鴦匹鳥有思者也鵲好外反鴛好內思
孔氏謂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
之此卽取之以時之事古今注戢左翼者凡鳥左顧則
怒作右眄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
故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毛氏奇齡曰今人家多豢之
身具五彩而首戴碧纓爾雅翼指爲鸂鶒非于飛雙飛
也與黃鳥于飛不同孟詵食療本草食鴛肉令人美麗

夫婦不和與食立相憐愛趙氏佑曰戢斂也釋文韓詩
云捷三家拾遺作捷也捷其喝於左也摧委也猶食也毛西河
從之引周禮注及廣雅解捷爲插謂鳥宿必插其喙於
左翼以輔箋休息無驚懼之意頗佳案白華文與此同
而箋於白華備述爾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此第
云休息於梁以右掩之自若無恐懼言各有當也姜氏
炳璋曰鴛鴦匹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
而死見崔豹古今注夫婦之喻也畢羅喻褒姒中傷申
后乘馬摧秣言車馬之迎不比奔則爲妾也曰雎鳩取
其有別盛世之夫婦也曰鴛鴦取其情摯衰世之夫婦

也。

頍弁

蔦　毛傳蔦寄生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孔疏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色甜美（陸疏止此）感氣而生生桑樹者名桑寄生入藥尤佳一名寓木通志寄生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名蔦小者名女蘿唐本草多生楓槲欅柳水楊等樹上子黃大如小棗九月始熟

女蘿　廣雅女蘿松蘿陸疏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

菟絲殊異埤雅蔦松柏上寄生女蘿松上浮蔓言蔦之為物寄生而女蘿浮蔓尙得施於松柏姓同本而生族同支而生則與寄生浮蔓異矣可以人而不如之乎爾雅翼女蘿色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篇被薜荔兮帶女蘿謂青長如帶也徐氏鼎曰此是松蘿非菟絲也菟絲是唐解見桑中唐本草松蘿一名女蘿陶隱居云東山甚多生雜木上而以松上者為眞此外又出兔絲子條吳氏仁傑曰爾雅以女蘿菟絲為一物本草以為二物古詩與君為新昏兔絲附女蘿李太白詩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華二詩皆用本草之說（案）古樂府又云兔

絲本無情隨風自傾倒誰使女蘿枝而來相縈抱亦用本草之說其為二物明甚○吳氏離騷草木疏云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女蘿菟絲也考茯苓菟絲皆出於松則松蘿一名菟絲王逸之說為是若藍苧麻蒿所生疑自是一種如杜若與杜衡也山海經姑媱之山帝女化為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邱郭注菟邱菟絲也則菟絲又謂之菟邱矣

車舝

鷮　毛傳鷮雉也孔疏鷮雉中之別名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說文鷮走鳴長尾雉也薛綜曰雉

之健者為鷮尾長六尺陸疏鷮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冠上蔟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音鷮至此孔疏無今从趙本）故林慮（詩疏誤麓爾雅疏誤木今从趙本）山下人語曰四足之尾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似鹿而小埤雅字說云从喬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喬如也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爾故詩以為淑女之譬有集維鷮言王后無妒忌之行險詖之心能庇其所賴而淑女從如平林之集鷮雉也鷮又下鷙一等故此取況眾妾（案）鷮孔疏泛言碩女埤雅以喻眾妾說均可通而陸說似尤勝蓋不言雉而言鷮

似畧分差等也

柞 詩緝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與采菽之維柞縣之柞棫止是一木釋文自爲參差非是

青蠅

青蠅 鄭箋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埤雅段氏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

難遠蔡元度名物解曰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字从繩省準生於隼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云蠅醜扇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聲皆在翼青蠅尤能敗物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蒼蠅又其大者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傳曰以冰治蠅蓋蠅逐臭者喜暖而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所謂夏蟲不可語冰者也姜氏炳璋曰焦氏易林青蠅集蕃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皆得是詩之意漢書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顏師古注惡即矢也又漢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陸氏奎勳云詩人不過偶爾寄興而昌邑信讒夜夢蠅矢明皇友愛鶺令千數集殿樹一經品題物以類應孰謂言詩而可味其旨乎

賓之初筵

童羖 毛傳羖羊不童也鄭箋羖羊之牲牝牡有角孔疏女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使汝出童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長樂劉氏曰羖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愼言也林氏有席曰羖夏羊牡羭

牝羖生秦晉間頭小身大毛長土人翦其毛爲氈謂之緜羊童羖無角之羖必無之物也姜氏炳璋曰童小羊羖大羊凡由醉之言小之俾出童大之俾出羖酌其所失之輕重而罰之也案易无妄六四童牛之牿釋畜犝牛郭注無角牛是羊無角者即童羊抑詩彼童而角是也又釋畜羊牡羭牝羖邢疏黑羊牝者名羖作二物解於義自安若謂使之出必無之物既曰必無又安能使之出乎先儒之說似不如姜說較妥

采菽

菽 鄭箋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

以藿王饗賓客有羊俎乃用鉶羹故使釆之趙氏佑曰諸豆總名曰菽重言之非一釆也五穀以菽之種類爲最繁釆之筐筥則得所聚矣喻諸侯之衆無不會於京師

芹

鄭箋芹菜也可以爲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釋草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埤雅芹水菜也一名水英呂氏春秋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列子野人食芹而美獻之君然芹有赤白二種荻芹色白取根赤芹取莖葉可作菹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蓴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本草水芹一名水英陶隱居注二三月作英時可作菹又可生噉徐氏鼎曰今俗謂水芹菜莖白色莖中而節節間有細莖如髮其氣芬芳作菹故醢人曰芹菹

角弓

駒

玉堂閑話云驢馬駒隨母行有前者有與母並者有隨後者此由生時耳月初生者在前月半生者處中月末生者居後今科斗月大盡先生前兩足小盡先生後兩足亦同此驗

猱

毛傳猱猨屬陸疏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猿駿捷於獮猴其鳴嗷嗷而悲詩緝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卽王孫杜詩覓胡孫是也埤雅釋獸云猱蝯善援玃父善顧家語云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猨。故猨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或曰猴性躁急猨性靜緩故猨从爰猨也論衡曰鹿制於犬。猨伏於鼠。今人取鼠以擊猨頭猨不復動類從曰獨一叫而猨散鼉一鳴而龜伏。獨猨類也似猨而大食猨今俗謂之獨猨蓋猨性羣獨性特。猨鳴三。獨鳴一。故謂之獨。相法曰手如雞足者褊迫。

手如猨掌者勤勞。束晳發蒙記曰獮以猨爲婦舊說猨鳴而獮候之顏師古曰爾雅云蒙頌猱狀郭注卽蒙貴也狀似蜼而小紫黑色猱亦獮猴類耳上林賦云蛭蜩玃猱左思吳都賦云射猱狿劉逵注云猱似猴而長尾尋據諸說驗其形狀戎卽猱也此字旣有柔音俗訛謂之戎耳猶今之香葇謂之香戎今謂猱別造狨字於義無取徐氏鼎曰本草卽狨長尾猿與獮猴相似而猿臂長

都人士

蠆

說文長尾爲蠆短尾爲蝎鄭箋蠆螫（音釋）蟲也尾末揵

其言反舉也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孔疏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陸疏蠆名杜伯河內謂之蚑幽州謂之蠍魏志華陀傳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佗令溫湯漬其中

采綠

綠　鄭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爾雅曰菉王芻郭注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董氏逌曰資菉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考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時字爲菉矣埤雅綠可以染黃藍可以染青皆婦人致飾之物詩緝綠木賊也一作蓐其草澀礪可以洗攪芻及盤杌利於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爲綠竹案爾雅菉王芻正言此綠非淇澳之綠竹也故集傳於此云綠王芻也與淇澳之綠竹判然各別

藍　鄭箋藍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周禮地官掌染草注染草藍蒨象斗之屬埤雅葴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爲澱者可以染青月令仲夏令民無艾藍以染鄭氏云爲傷長氣然則艾藍於夏先王之法禁焉制字从監以此由是言之古云藏冰所以無雹原蠶惡其害馬豈虛言哉齊民要術以爲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薅治令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藍大於綠又其畦植如鱗則其采之易矣而不盈襜心有所思也齊民要術曰蓼中之蟲豈知藍之甘乎人之域於一方何以異此故河伯謂北海若曰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是也通志藍三種一蓼藍染綠一大藍如芥染碧一槐藍如槐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淮南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白華

白華　毛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疏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釋草白華野菅郭注菅茅屬陸疏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埤雅未漚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一曰白華白華不菅則脆薄白茅不束則散亂故詩以譬夫婦菅兮與漚麻漚紵漚菅同義矣束兮與束薪束芻束楚同義矣詩緝白華柔韌宜爲索則刈取之漚以爲菅白茅不可用則以纏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宜也

菅茅　楚辭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說文茅菅也爾雅藗一名杜茅郭注白茅屬邢疏茅之不實者也本草茅根條云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陶隱居云此即

今白茅其根如渣芹甘美詩露彼菅茅是也吳氏仁傑曰嘉祐圖經云春生芽布地如針俗閒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又有菅亦茅類也陸疏所釋白華菅兮是也趙氏佑曰菅茅同物菅中漚茅不中漚以茅束菅喻以孽亂嫡下章言天無私覆而王有偏枯也姜氏炳璋曰從來夫婦胖合每以兩物相合者爲喻如桃李絲緡之類此菅茅亦喻王之夫婦言漚白華以爲菅必以白茅束之猶人君有淑修之德必取純潔之女佐之也舊說以菅比后茅比褒姒擬非其倫下章菅茅亦然天以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使

相須爲用猶先王以佳兒佳婦使之相與有成也案姜說似尤勝

桑薪　趙氏佑曰王后有躬桑之責后既見廢禮久墜失則桑亦僅堪爲薪備烘燎而已上稻田恐亦指親耕之田傷幽王之以淫昏荒政教也

鶖　毛傳鶖禿鶖也鄭箋鶖之性貪埤雅一名扶老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鬭好啖蛇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各有所宜也劉楨魯都賦云綠鶂葱鶖鶖色蓋青也徐氏鼎曰書云鳥獸毛氄此鳥至秋頭禿故名禿鶖如老人頭童及扶老之杖故又名扶老鶖性貪殘以喻褒姒鶴性高潔以喻申后毛氏奇齡曰頭頸無毛故又名禿鶖若又名鵚則舊字書凡鳥部單名槩加鳥旁無足怪者北魏崔光指鶖爲饕餮之禽鶴廉鶖貪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

瓠葉

瓠葉　埤雅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左傳鄭伯享趙孟趙孟遂賦瓠葉注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也漢書劉寬當王莽之世教授子弟五百人每春秋享射備列儀典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

弧蒿矢以射兔首亦取義於是詩

兔首　埤雅肉無薄於兔首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剝兔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兔之小者也

漸漸之石

豕　毛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補傳天氣鬱蒸則衆豕涉波蓋春盡秋杪天氣尚涼忽爾炎蒸羣豕涉水則以爲必雨之徵鄭箋烝衆也豕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喻荊舒之人勇悍敏捷其君猶白蹢

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釋獸豕子豬幺幼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四蹢皆白豥（音孩）郭注今亦曰彘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邢疏豥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躁疾於餘豕埤雅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禮曰剛鬣豕鬣剛也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涉波周官豕盲眂而交睫腥腥息肉也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說文豕食於星下則生息米故肉中米一名星又己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子夏之晉過衛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林氏曰豕彘之總名在畜

屬水在卦應坎在禽應室星性喜卑穢易言負塗詩言涉波可知豕爲水畜性喜雨故涉波則爲雨徵姜氏炳璋曰此與月離於畢作一類解然則何以言白蹢劉氏彝云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爲豕無非白蹢謂白足及腹皆白也（案卽所謂花豬蘇東坡聞子由瘦詩五日一見花豬肉是也）見豕白蹢則大軍已深入東夷境也有豕涉波向無定說箋以豕喻勇悍王氏詩聞則云江豚兆風宋黃子發相雨書云四方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相連狀如浴豬二日大雨皆不足據嚴氏祖橫渠之說豕性負塗今涉濯其塗而見白蹢是久雨停潦多故也然終不如傳言雨徵之妥

苕之華

苕　毛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詩緝此陵苕非陳鵲巢之旨苕釋草苕陵苕黃華蔈（音標）白華茇陸疏一名陸時一名鼠尾似王芻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葉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皂煮以沐髮卽黑華青如藍而多華孔疏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集傳本草云卽今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趙氏佑曰裳華芸黃以爲興盛苕華芸黃以

爲興衰詩非有確別也考爾雅苕華自有黃有白並非以黃喻衰惟傳將落則黃陸璣云似今紫草孔疏因附會爲將落則全變而黃爾雅疏襲之蓋不確鄭樵云陵苕今謂之凌霄花本草謂之紫葳蔓生依緣樹木皆黃花少見有白者〔案〕此卽集傳所用姜氏炳璋云詩人所見乃白色一種凡華白者將落則黃王氏述聞曰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裳裳者華篇曰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之芸其黃矣也又曰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之其葉青青也詩人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杕杜萇楚亦然

毛公既以黃為將落遂并以下章為華落葉青青然殆失之矣趙氏佑曰猶是葛藟也或以樂恩逮或以刺無親猶是白華也或為孝子孝或為怨女怨蓋草木何知人心善變樂則景物增輝哀即繁華減色詩其有萬物得時吾生行休之歎耶其又有草木同腐之恥耶

牂羊　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孔疏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王氏曰牡羊則首大牝羊則首小鄭氏樵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皆不久也博雅曰吳羊牝一歲曰牸挑三歲曰牂趙氏佑曰羊瘠病則首大罶無魚則水定而星見故以為物力耗竭之喻集傳好用則矣調法每傷囫圇獨此諦當

詩緒餘錄卷七終

受業葉應陽校字

詩緒餘錄卷八

番……凌波輯

大雅

大明

騵　毛傳騮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釋畜同 孔疏郭璞云騮赤色黑鬣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以上周下殷故檀弓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埤雅騵从縓省禮曰練而縓縓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周人尚赤故戎事乘騵或曰方叔乘四騏何以不乘騵曰序詩者云宣王南征征者蠻荆之事正之而已故言兵則非伐人之兵也言車則非戎事也言馬則非戎馬也

鷹　釋鳥鷹鶆鳩郭注鶆當為鷞字之誤左傳作鷞鳩是也爾雅翼在北為鷹在南為鷂一云大為鷹小為鷂埤雅鷹鷙鳥也陶宏景曰虎聞聲而深伏鷹見形而高飛一名鷞鳩左傳爽鳩氏司寇也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鴘次赤也三歲曰鶬鷹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舊說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鷇之後即於巢外取帶葉枝條插其巢畔防外墜且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枝葉為候若一二日其葉雖萎尚帶青色至六

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悴此時雖大可取爲𦆽曰鷹不擊伏鶵不擊妊其義性如此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軀鷹在衆鳥之間若睡寐然故積怒而後全剛生焉越之滅吳用此道也蔡邕月令云鷹化爲鳩鷹鳩屬也鳩凡五種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夏小正中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續博物志云鷙鳥雄小雌大庶鳥雄大雌小徐氏鼎曰性勇猛頂有毛本草謂之角鷹今俗呼毛頭鷹

緜

瓜瓞　毛傳瓞㼙（音雹）也正韻小瓜也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㼙故謂之瓞韓詩瓞小瓜也孔疏瓜瓞瓜紹之瓞也瓜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㼙故謂之瓞瓞㼙之別名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小令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肖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而下祖紺以前皆瓞也○曹氏曰不窋值夏后政衰棄稷不務失官奔戎狄之間三世至公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故以瓜瓞況之釋草瓞㼙其紹瓞郭注俗呼㼙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㼙埤雅瓜之繼本爲紹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故

曰其紹瓞

堇荼　毛傳堇菜也釋文曰廣雅云堇藋（徒弔反）也今三輔之言猶然釋草齧苦堇郭注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邢疏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荁枌榆是也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食之甘詩緝內則堇荁枌榆注荁似堇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滑堇荁之屬說文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今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孔氏謂堇卽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堇於肉爲證蓋以此堇爲爾雅芨堇之堇若然則與鴆毒同類矣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徐氏鼎曰晉語驪姬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云堇烏頭也考本草冬釆爲附子春釆爲烏頭其性大熱有毒不可食國策所謂雖饑不食烏喙也食且不可何知如飴先儒多指爲烏頭者蓋因釋草又云芨堇草故誤指此堇也況詩意言堇荼苦菜周原地肥美得霜甜脆皆甘如飴非以毒物見地之良也趙氏佑曰傳堇菜也荼苦菜也均謂之菜而堇不言苦明其本甘自當主內則堇荁枌榆之

堇必非烏頭毒物不可食者乃孔疏引內則又引爾雅芨堇草及晉語置堇於肉當之（二者皆烏頭）集傳亦未察詩固謂周原地肥美堇之本甘與荼之苦者皆如飴嚴氏謂雨露所濡。甘苦齊實而斷烏頭之非。諒矣。

柞

鄭箋」柞櫟也陸疏」兩秦人謂柞爲櫟詩緝」柞櫟也即唐鴇羽之栩王夫之詩經稗疏曰」詩之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紀氏昀以爲確有依據

棫

鄭箋」棫白桵（音綏）也（同釋木）郭注」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邢疏」陸璣云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柹或曰白柘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趙氏佑曰」詩每柞棫並擧。自當是二木而三蒼一之。蓋柞是總名耳。

棫樸

棫樸

毛傳」棫白桵也樸枹（音包）木也（同釋木）鄭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孔疏」考工記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樸屬附著堅固貌集傳」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標積也〇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詩云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之也王厚齋云」此即選左右之說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以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奉璋峩峩二句郊詞也周王于邁二句伐詞也所謂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也以此知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與鄭箋大意畧同。蓋魯詩說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以爲文王受天命由此始耳非謂文王自行帝制。行郊乃伐崇也。（案）竹書紀年」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逸周書程寤解」作文王去商在程既生魄太姒夢寤驚以告文王帝王世紀」作十年正月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以是知文王作人之盛。已先於太姒之夢兆之矣。

旱麓

榛

名物解」榛小木也人或伐之以爲藩則賤木人之所忽而不治今旱麓榛楛濟濟雖人所不治之材。然猶潤澤蕃息。蓋陰陽和調自然正氣無所暴故萌蘖得以遂達而無夭折周至太王傳世已久德澤之加乎民非特若不治之榛楛能濟濟然盛也故舉其微小者。則強大者可知矣。舉其人力不治者。則勤治者可知矣。王夫之詩經稗疏曰」榛楛之榛。即詩之所謂栵。非榛栗之榛也。

紀氏昀以爲確有依據

楛　陸疏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曹氏曰楛可以爲箭圖經有靑赤二種靑者荆赤者楛嫩條皆可爲筥筐古者貧婦以荆爲釵卽此二木徐氏鼎曰古有著簪荆釵今吳人以黃楊木作簪卽古之遺意著簪見韓詩外傳趙氏佑曰榛楛小木難長得濟濟者箋云得山雲雨之潤澤也以興周家王業艱難由君子有豈弟之德得天厚云若國語單穆公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

得以樂易干祿焉則又一義○又曰干祿之說自古所無獨見於大雅旱麓及假樂篇福祿非可干之物君子非以豈弟干祿也而干祿卽在豈弟子張學干祿蓋卽問詩干祿之義（案此說新而確）故史記作問論語作學者問卽是學夫子告以寡尤悔正與豈弟之旨相發明人君干天祿士干君祿其道一也

鳶　埤雅釋鳥鳶烏醜其飛也翔高飛布翼不動曰翔鳶鴟之類摩風回翔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鳩鳴則小雨朝鳶鳴卽大風鳶鈍者也風作之則高飛故詩以況君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也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鴟尾而製柂鴟貪殘之鳥善抄盜人餘詳四月

魚　鄭箋魚躍喻民喜得所蓋以鳶貪殘喻惡人遠去文選注引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范氏家相謂以淵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喻干祿之豈弟皆與中庸斷章意異集傳謂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皇矣

菑　毛傳木立死曰菑（音甾）孔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文選注韓詩薛君曰菑反草也

翳　毛傳木自斃曰翳孔疏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文選注韓詩薛君曰殪（翳韓作殪）因也因高塡下也王氏述聞曰毛鄭皆不解作字孔疏云攻作之集傳云拔起也竊謂作當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斮之郭注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灌　毛傳叢生也釋木木族生爲灌

栵　程子曰行生曰栵（音例　音列）又詩緝釋木有栵栭郭注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江東呼爲栭栗毛傳主之今不從陸疏栵栭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

蘱徐氏鼎曰邢叔明引芝栭爲証然內則云芝栭蓋芝屬也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芝栭一作檽地生者爲菌則此非栭也所謂栵者今吳中呼爲茅栗顧宸引周祈名義考云杜詩園收芧栗未全貧卽橡栗乃櫟木子也莊子徐無鬼先生居山食芧栗王氏述聞曰下文檉椐檿柘方及木名葘翳灌栵則泛言木之形狀耳栵讀爲烈烈栵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肄）爾雅烈栵餘也疏引詩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栵餘也陳鄭之間曰栵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間曰肄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蘖（蘖與栵同）皇矣曰其灌其栵義並同也

檉　毛傳檉（音稱）河柳也（釋木同）孔疏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疏檉河柳爾雅翼檉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从聖詩疏廣要非獨知雨又能負霜雪大寒不凋有異餘柳江淹檉頌木貴冬榮檉實寒色衍義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通志大概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其材可卷爲盤榼

椐　毛傳椐樻（音匱）也（釋木同）孔疏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疏椐節中腫似（釋文已訛似爲以今从趙本）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趙氏佑曰扶老本杖名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顏師古注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令人延年益壽此言可爲似扶老註腳名物解春秋傳曰弱足者居椐適可杖居者之所材也椐又樻也材適可杖木之貴也徐氏鼎曰本草一名扶老杖一名靈壽木葉圓而銳有華故山海經云靈壽實華

檿柘　毛傳檿山桑也（釋木同）孔疏檿桑柘（音蔗）屬材中爲弓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檿桑蠶絲中琴瑟絃說文山桑有點文者集傳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

柘　埤雅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楮宜澗谷柳宜下田竹宜高平之地崔豹古今注曰桑實曰葚柘實曰隹言隹鳥性所食也考工記曰弓人取材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竹爲下蓋弓材莫良於檿尤莫良於柘故攘剔先其檿而後其柘投壺云矢以柘若棘是也蠶書曰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勝於凡絲遠矣徐氏鼎曰又堪染色本草云其木染黃赤色謂之柘黃天子服是也又季夏取桑柘之火見周書名物解曰栭栗也叢謂之灌細謂之栭二者非可以爲大用而有害於營室家則修之平之檉河柳也椐之材可以爲杖而已去之不

為傷地利存之不為利生物故啓之辟之則無害於為室家者猶或存而不去也檿山桑也其榦弓車之材也檿柘宜不去矣猶或攘之剔之此以見周之興天下之民從之居曾居室之不容矣

靈臺

鼉　毛傳鼉魚屬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陸疏鼉形似詩疏下有水字釋文無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晉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本草圖經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但目閉聲甚可畏人於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蔡元度名物解鼉从黽腹大之形鼓腹大鳴之而遠聞故謂之鼉鼓埤雅鼉具十二少肉蛇肉最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也皮中冒鼓夏小正剝鼉以為鼓是也京房易傳曰犺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犺識風鼉識雨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故謂之鼉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鼉鼓亦謂之鼉更蓋其聲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也今鼉象龍形一名鱓吳越謂之鱓更蓋初更一鳴而止二鼓再鳴也舊云鼉性嗜睡目睛常閉能吐霧致雨力亦酋健善攢

坎岸一日獨鳴早鼉鳴夜雜說云鼉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李氏曰上林賦云樹靈鼉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矣徐氏鼎曰夏小正云剝鼉以為鼓說者多謂取皮冒鼓范逸齋謂樂作而鼉鳴援後世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為證且以詩兩言鼓鐘不應復言鼓而謂以皮冒鼓為非然虎可為鞹羔可為鞟則鼉何不言冒鼓至謂不應復言鼓試以經解經那詩兩言鞉鼓又言奏鼓庸鼓古人立言質固不嫌複也

文王有聲

芑　詩緝芑嘉穀也姜氏炳璋曰生民曰維穈維芑芑白粱粟也與此同豐水之涯猶有嘉穀人材長養猶嘉穀然武王豈不論材而仕之毛傳芑草也今不從陳氏曰芑以喻人材案禮表記注引豐水有芑云枸檵也則又是木類亦可備一說然究以嘉穀之說為勝蓋周以嘉穀興也詳思文來牟

生民

達　鄭箋達羊子也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疏說文云達小羊也薛綜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

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后稷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論者非之○魯詩司馬遷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悅欲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姜嫄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之劉向曰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

不祥而棄之鄭箋帝上帝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其左右如有人道感己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范氏家相曰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亦遵鄭說而蘇老泉與鄭異餘見後元鳥

荏菽　毛傳荏菽戎菽也（釋草同）鄭箋荏菽大豆也郭注今胡豆管子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胡豆是也穀梁傳本此（穀梁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傳云戎菽也）本草豌豆出西胡苗柔弱宛宛故名百谷中最先登者嫩時青色老則斑麻故有胡豆戎菽青斑麻累諸名遯志名回鶻豆鄉人呼豌豆爲淮豆又有野豌豆粒小名翹搖

瓜瓞　毛傳唪唪然多實也王氏述聞曰唪唪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玤讀若詩曰瓜瓞菶菶。是唪唪本作菶菶。緜緜瓜瓞。瓜瓞菶菶。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菶菶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幪幪然盛茂也）說文菶草盛也大雅卷阿篇菶菶萋萋毛傳梧桐盛也廣雅菶菶茂也是菶菶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黃茂　毛傳黃嘉穀也茂美也孔疏穜之黃色者惟黍稷

耳黍稷穀之善者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

秬秠　毛傳秬（音巨）黑黍也秠一稃（音孚）二米也（釋草同）孔疏稃穀皮也郭注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邪疏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稃亦皮也今不從李巡曰秬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邪疏秬有二等一米者亦可爲酒鬯人注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

穈芑　毛傳穈（釋草作虋）赤苗也芑白苗也（釋草同）郭注虋今之

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嘉穀也

蕭　詩緝蕭香蒿也牛尾蒿也邢疏郊特牲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此言祭脂不言黍稷彼言黍稷不言祭脂文不具耳陸疏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愼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

案史榮云蕭荻荻蒿二荻字皆當爲萩爇蕭合馨香亦當依禮記作焫蕭合羶薌

羝　毛傳羝牡羊也軷道祭也孔疏祭不用牝埤雅羝性好觝突故从抵省音从低者以低其角然後能觝突也博雅曰吳羊牡一歲曰牡挑三歲曰羝

行葦

行葦　邢疏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此愛其爲人用故以成形名之趙氏佑曰草木之微尚知愛惜況在於人正義此一意也然草木多矣何獨取葦蓋葦族生有族屬之意行葦則在道路間尚禁傷折又以見途人皆吾與況戚戚兄弟乎此於興意似加切餘解見七月

鳧鷖

鳧　毛傳鳧水鳥也姜氏炳璋曰鳧水鴨也釋鳥鸍音施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陸疏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埤雅莊子云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雞鳴詩曰弋鳧與鴈蓋鳧鴈常以晨飛賦云晨鳧旦至是也楚辭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蓋沈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故昔人之散人慕焉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之歸鴈之上

鷖　毛傳鷖鳧屬倉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形色似白鴿而羣飛禽經鷗信鳥也信不知用注云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埤雅鷖鳧屬蒼黑色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列子云漚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鳧鷖安樂於水故詩以爲神祇祖考之譬周官王后安車鷖總以此風土記曰鷖鷖鴨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雞生於荷葉之上詩緝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徐氏鼎曰鷗言其浮也鷖言其聲也趙氏佑曰燕尸只一事一意而分五章者蓋長言詠歎以極其祝頌之情如箋則強泒矣其興以鳧鷖尤難曲解當闕之

傳太平則萬物衆多語太廓毛西河續詩傳鳥名卷載何楷世本古義謂逸周書有鳧旌男子所執周禮有鷺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興考妣更拉扯毛氏取之陋矣

卷阿

鳳皇　釋鳥鶠鳳其雌皇郭注瑞應鳥毛傳鳳皇靈鳥仁瑞也翽翽衆多也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神鳥也爲火之精生丹穴一名鶠陸疏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鷗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四字陶本無今从廣要）埤雅鳳神鳥也俗呼鳥王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

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卽天下大安寍於文凡鳥爲鳳鳳總衆鳥者也蓋四靈唯鳳能鳩其類故鳳古作朋字古文作𪀨王氏安石曰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荀子引逸詩云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舊說不啄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師曠禽經曰乾皐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鸞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又龍乘雲鳳乘風故謂之鷗鶠偃也亦鳥偃服焉

梧桐　孔疏梧桐可以爲琴瑟是柔韌之木釋木云櫬梧郭注今梧桐釋草又云榮桐木郭注卽梧桐然則梧桐一木耳詩緝梧桐青桐也埤雅梧一名櫬卽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徐氏鼎曰花細墮地枝頭出絲筴長三寸許五片合成老則裂開如箕謂之橐鄂其子謂桐乳綴橐鄂上飛鳥善巢其樹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樹性高潔異於羣木故舊說鳳凰非梧桐不棲餘詳定之方中○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徐氏鳳彩曰以梧桐生之盛而後鳳鳴之和與下章聖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

用之思

板

芻蕘　毛傳芻蕘薪采者孔疏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

蕩

蜩　毛傳蜩蟬也諸蟬之總名陸疏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蟬通語也趙氏佑曰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則其容也似本此疏而言或疑其文

不類豈後人因雲賦而竄入者歟

蜩螗　毛傳蜩蝘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儉信一名蝘虭一名蝘蟧青徐謂之螇螰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蛥蚗或名之蜓蚞（一名虭蟧以下詩爾雅疏闕引今从釋文）埤雅螗一名蝘其首方廣有冠夏小正曰蝘蟬者五采具螗蜩者蝘是也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螗蛦鄒陽柳賦以爲蜩螗厲響蜘蛛吐絲蓋蟬得美蔭則其鳴聲尤清厲方言曰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蝘蜩（案）詩云如蜩如螗則蜩螗實非一物蓋蜩亦蟬之一種形大而黑禮有雀鷃蜩范是也一名蟬爲其變蛻而禪故曰蟬蟬舍卑穢趨高潔其禪足道也舊說朽木化爲蟬壞裙化爲蝶腐菌化爲蜂又曰蠶二十日而化蟬三十日而化

桑柔

荼毒　趙氏佑曰荼苦者菜也荼毒者藥也荼毒卽以薅荼蓼之荼南方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荼毒也集傳旣以荼毒解荼蓼此乃以荼苦解荼毒適見其誤荼苦可食之荼乃月令之苦菜秀幽風之采荼大雅如飴之堇荼皆爲可食豈有毒能殺物而人食之者乎孔疏以荼與毒區爲二云荼苦菜毒螫蟲集傳始專言荼是也然荼毒之荼亦非卽荼苦之荼

韓弈

薮　毛傳薮菜殽也釋器菜謂之薮邢疏筍可爲菜殽孔疏薮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

筍　鄭箋筍竹萌也（釋草同）天官醢人筍菹魚醢孔疏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養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陸疏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熊　陸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穴地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

貓　毛傳貓似虎淺毛者也釋獸虎竊毛謂之虦貓埤雅鼠善害苗而貓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字从苗舊傳貓旦暮目睛皆圓及午卽從斂如綫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蓋貓陰類也故應陰氣如此俗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此自然相感者也貓亦如虎畫地卜食俗謂之卜鼠徐氏鼎曰貓貍身虎面柔毛利齒其睛可定時子午卯酉如一綫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孕兩月而生子

貔　釋獸貔白狐其子豰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徐氏鼎曰猛獸也故兵車旌畫貔貅形象威猛使衆知警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孔疏貔皮之上言獸。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陸疏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詩爾雅疏闕此句今从趙本遼東謂之白羆

赤豹　屈平山鬼篇乘赤豹今從文貍陸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列子程生馬埤雅豹一名程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故其字从勺徐氏鼎曰詩有赤豹山海

經幽都之山有元豹爾雅有白豹洞冥記有青豹本草云文如錢者名金錢豹如艾葉者名艾葉豹豹性暴諺云豹跳如雷其性愛毛列女傳云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衣毛而成文采是也故語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黃羆　陸疏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其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美爾雅疏引此段爲赤豹黃羆注詩緝禹貢梁州貢熊羆狐貍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所謂各以貴寶也

瞻卬

梟　說文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獍食父釋鳥梟鴟郭注土梟埤雅梟食母故日至捕磔之字从鳥頭在木上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於歲始祓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舊說梟性食母始飛聽聲考詳篇云鶴聲宜學仙。雉聲宜習武。烏聲宜習醫。雁聲宜習卜筮。鵲聲宜習工巧。梟聲宜習符咒。傳曰甑瓦可以令梟寂又曰梟避星名孔疏鴞一名梟一名鴟趙氏佑曰鴞梟自是一物。今俗所謂貓頭鷹卽古之鴞鳥首似貓翼尾似鷹目晝昏夜明故捕之常以晝其鳴常以夜哺子既長母老不能取食以

應子求則挂身樹上子爭啖之飛去其頭懸著枝故字從木上鳥而梟首之象取之卽鴟鴞亦二鳥。皆凶貪善擊周公連類而重呼之以致丁寧毛氏奇齡曰舊說每以梟鴞鴟三物相混而注者亦未分明鴞卽是鴟鴞不是梟梟與鴞自是兩物不得錯認〔案〕諸家訓說互相出入竊謂梟鴞原是二鳥字異聲同是以古人往往通用漢郊祀志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而邢昺引陸璣鴞大如斑鳩其肉可爲羹臛一條在瞻卬爲梟疏是梟鴞一物也謂一名鴟者以豳風之鴟鴞卽陳墓門萃梅及魯泮水之鴞鴞與鴟皆惡物故得連言鴟爾雅梟鴟

郭注土梟卽此又爾雅鴟鴞鸋鴂郭注鴟類言類則非以爲鴟也亦非謂鴟鴞爲二物鸋鴂卽巧雀似黃雀而小鴟鴞幽人或謂之鸋鴂耳非謂卽鸋鴂也爾雅未晰故混朱子謂鴟鴞似鵂鶹改之始正鴞類非一然梟鴞通用自漢已然似不必拘分爲二物若鴞之非鵬解見陳墓門

鴟　倉頡解詁鳶鴟也毛氏奇齡曰鴟似鷹而小尾如舟舵善高翔陸佃云古人觀魚翼創櫓視鴟尾制舵每呼嘯能致雨并聚衆鳥故禽經曰鴟以貪顧以愁嘯其嘯聲每以丁字始而連作倏倏聲以終之亦惡鳥也但梟

與鴟本一類同惡故連言之然實是二物唐光啓二年慈州梟與鴟鬬相殺則其爲二物明甚趙氏佑曰孔頴以鴞梟爲一賈公彥以鴞鵬爲二但夜鳴聲惡相似耳陸佃則鴞與鵬并而與梟分條宋儒紛紛致辨異同各出詩云爲梟爲鴟明是二物爾雅鴟鴞鸋鴂是正釋鴞狂茅鴟怪鴟梟鴟是正釋鴟因梟亦一名梟鴟故混耳竊以鴞梟自是一物今之貓頭鷹是也梟鴟自是二物後人因爾雅而混耳案梟鴟音義同故古每通用而鴞類不一爾雅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而已非謂卽鴟也蓋實鴞而得鴟名者也又梟鴟郭注云土梟亦梟而得鴟名者也如五鳩名鳩九扈名扈故郭云鴟類明其非鴟也竊謂鴟鴞卽墓門萃梅及泮水食桑黮之鴞爲梟乃食母之土梟爾雅所謂梟鴟是也似是二物而皆統名曰鴞若鴟則旱麓及四月之鳶倉頡解詁以爲鳶卽鴟是也至梟與鴞不同則確不可易

召旻

棲苴　毛傳苴水中浮草也鄭箋如樹上之棲苴孔疏苴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鄭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然朱芹詩經札記云北人置菜於樹以受

風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遽乾其名爲棲苴此槎上老人言也然則從鄭箋其說較長又楚辭悲回風草苴比而不芳注草枯曰苴又劉攽暇日記北人樹上晒乾菜冬春食之詩所謂棲苴如鳥棲然槎上老人本此

疏粺　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正韻粺精米也孔疏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也說文糲米一斛舂八斗爲毇音毀舂九斗爲糳風土記精

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論語注謂精爲鑿鑿與糳同正韻謂粺爲精是精九而鑿八此爲小異要皆米之善者耳

周頌

思文

來牟　毛傳牟麥也鄭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本僞泰誓）孔疏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大麥也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劉向封事引貽我釐麰韓詩作貽我嘉麰廣雅麳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釋文牟字書作麰或作䅣○

文選注韓詩薛君曰大麥也范氏家相云廣雅麳小麥麰大麥經言來牟當兼二麥但韓詩來牟本作嘉麰似止大麥也

噫嘻

穀　楊泉物理論稻者溉種之總名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繼序謂國語云百穀百蔬又何解爾雅翼穀之種類每物不下十數亦何假蔬果而後爲百耶

振鷺

鷺　毛傳鷺白鳥也振振羣飛皃釋鳥鷺舂鉏郭注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陸疏水鳥也好而潔白謂之白鳥青脚長高尺七八寸短尾喙長頭上有長毛十數莖好取魚食名物解作詩者以其潔白不可汙喻君子之德以常有振舉之意喻君子之威儀埤雅鷺頭上有絲毿毿然長尺餘欲取魚則弭之禽經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青脚喜翹高七八寸善蹙捕魚又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之容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今鷺集每至水面數尺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

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不特朱鷺然也禽經曰山禽之咮多短水禽之咮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山禽鵲類是也水禽鷺類是也又曰鶴好霜鷺惡露字从露省雖馴擾者每至白露降則飛揚而去不可復畜矣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鷺白鳥也淮南子曰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詩正言白鳥翯翯以美文王之德徐氏鼎曰鶂飛則霜鷺飛則露故名步於淺水好自低昂狀似舂似鋤故一名舂鋤又常有振舉之意且甚潔白故詩以況二王後又有朱鷺不吞鯉一名帶絲禽趙

氏佑曰振鷺一名振羽見禮記注又云詩考載韓詩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亦見後漢書注蓋不以我客爲二王後稱今安溪本之以詩爲釋奠於太學之詩范氏家相曰毛以雍爲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於西之義如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矣姑存其說可耳〔案〕文王辟廱在郊故曰于彼西雝武王辟廱在國故曰鎬京辟雍此說自不可廢

豐年

稌　毛傳稌稻也孔疏郭璞云今沛國呼稻爲稌李氏曰

天官食醫牛宜稌鄭司農注云稌秔也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下溼其穀宜稌今黍稌無所不熟故曰豐年毛傳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釋文韓詩陳穀曰秭案秭字承上萬億字而及之自當依毛傳作數解但以爲萬億及於陳穀說亦未可厚非黍見黍離及鴇羽

潛

潛　毛傳潛槮也釋器槮謂之涔郭注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槮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槮罧潛涔古今字釋文韓詩云涔

魚池小雅作橬時砧反案或以爲取魚具或以爲養魚舍要之養之亦所以取之意本一貫集傳亦從毛說然則小雅潛雖伏矣之潛亦當同此解○王氏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今不從

鰷　鄭箋鰷白鰷也釋魚黑鰦郭注即白鯈江東呼爲鮂音囚邢疏詩頌鰷鱨鰋鯉之鰷是也埤雅鰷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今江淮之閒謂之鮂音酋魚性浮似鱨而白爾雅翼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好游水上故莊子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本草生江湖中長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好羣游一名

白鯈一名鰺魚今吳中呼爲鮍鰷魚范氏處義曰鱣鮪之大鰷鱨之長鰋之形偃鯉之形俯舉其類之多皆用以薦享

小毖

荓蜂　毛傳荓蜂摩尺制反曳也孔疏釋訓云作甹夆又作掣古今字孫炎云謂相摩曳入於惡也姜氏炳璋曰荓字即有掣曳之義說文云蜂飛蟲之螫人者王氏曰荓使也曹氏曰成王謂己之遇辛螫豈有使蜂螫之者哉實自求之也○埤雅蜂有兩衙應潮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其毒在尾垂穎如蜂故曰蜂傳曰蜂

薑垂芒是也採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其王所居壘積如臺語曰蜂臺蟻樓言蜂居如臺蟻居如樓也一名蠟蜂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如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西方書曰味如爵蠟舊說蜂化蜜必取匽猪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方言曰其大者謂之壺蜂即今黑蜂蓋亦釀蜜楚辭所謂赤蟻若象元蜂若壺者也又一種黃蜂無蜜纖長其窠仰綴於屋銜漆以固其蔕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爾雅曰蠭醜螸螸垂腴也一名萬蓋蜂類衆多動以萬計舊說數人以千數物以萬莊子所謂號物之數謂之萬也抱朴子曰雞有專棲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自然論曰蜂無王而盡死束皙發蒙記曰蠅生積灰蜂出蜘蛛

桃蟲　毛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而終大者釋鳥桃蟲鷦其雌鴱郭注鷦䳟桃雀也俗名為巧婦小鳥而生鵰鶚者也廣雅鷦鷯鸋鴂言始小終大陸疏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鵰故俗云鷦鷯生鵰埤雅說苑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鳩性拙鷦性巧故鷦俗呼巧婦一名工爵一名女匠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韤然故一名韤雀其化輒為

鵰鶚呂氏讀詩記一說猶言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鵰徐氏鼎曰張茂先鷦鷯賦云小鳥也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有以桃蟲即指為鴟鴞者是因鷦鷯亦有鸋鴂之名又二詩皆指管蔡故混為一耳其實大小各不相類云拚飛維鳥者言其始小終大非小即大也○毛氏奇齡曰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又云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案）以為掏蟲似亦可備一說而未免無據趙氏佑曰樹上小青蟲食葉久之俄翼而飛此化生所多有不必桃蟲也偶舉言之耳詩解依傳以鷦鷯始小終大為說雖據爾雅孔疏引郭注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陸疏其雛化而為鵰然鷦鷯本鳥非蟲說苑云巢於葦苕非桃經文明分蟲鳥必是非鳥而為鳥未應以小鳥稱蟲大鳥始稱鳥皆有可疑詩是言物情變幻無常不可忽易蜂蟲兩喻乃勿近小人勿輕小物之意爾雅桃蟲鷦其雌鴱恐亦言桃蟲之所為鳥乃鷦也諸家拘於釋鳥常例遂以鷦為桃蟲本名（案）照此則當讀作桃蟲所化之鷦其雌鴱也亦可備一說以常例論自當作桃蟲即鷦然讀書當變通如釋鳥隹其鳺鴀鄭夾漈謂其者指之之詞趙氏從之以為隹其非斷句讀爾雅者多誤正如

日知錄謂訓說文者以參爲商星。不合天文亦與此類。可知讀書不宜泥古也。

蓼

毛傳集于蓼言辛苦也錢氏曰蓼味辛而苦埤雅離騷曰蓼蟲不能從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臥則切之以蓼冬則抱冰夏則附火言其刻志如此

椒

載芟

毛傳椒猶飶也飶芬芳也曹氏曰椒及飶皆酒醴芬芳之氣孔疏椒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詩故曰椒之氣烈故古者謂椒酒取其香且烈也。楚辭奠桂酒兮椒漿。趙氏佑曰有飶其香食之香也有椒其馨酒之香也皆釋文集傳闕採餘解見椒聊

黍

良耜

詩緝鄭箋豐年雖賤者猶食黍孔疏少牢特牲云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

荼

釋草荼委葉郭注詩云以茠荼蓼邢疏穢草也王肅說詩云荼陸穢草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茠耘除也今詩本茠作薅音義同朱子曰先儒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觀此詩則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驗也

蓼

毛傳蓼水草也孔疏王肅曰荼陸穢蓼水穢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三荼考見邶谷風釋草薔虞蓼邢疏即蓼之生水澤者也埤雅詩以薅荼蓼荼陸草也蓼水草也薅則高下無所不治且因暑雨化之以釀其田故朽而黍稷茂也古今注荼蓼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

犉牡

毛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孔疏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注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當用黝牛今用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釋文犉作犉曰本亦作犉趙氏佑曰有捄其角傳社稷之牛角尺語異王制據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三句俱以祭字貫下由此傳證之足悟賓客二字當作社稷。乃記錄之誤注家未及審訂耳。[案]此條以詩傳證王制之訛可以爲讀書之法

絲衣

羊牛

毛傳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鄭箋載猶戴也弁爵

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豆籩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

魯頌

駉

牡馬　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孔疏幹謂馬脅陸疏牡馬騭也（詩釋文引草木疏文今从趙本補）趙氏佑曰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釋文騭之逸反而於駉篇首牡馬引草木疏云云說文同三百篇之馬非一。駉爲尤盛。疏語獨見此三字。則闕遺者多矣。又曰牡馬孔疏本作牧馬今作牡

者從釋文本詩書陸孔二本所據互異此類不勝指今之詩書有從陸而違孔者有從孔而違陸者不知何時所定其皆出自開元詔定五經文字之本與聊揭其例於此

驈　毛傳驪馬白跨曰驈（釋音同）孔疏驪黑色跨髀間所跨據之處郭注驪黑色跨髀間名物解白黑毋也。以白下黑。爲從其子。述而不作。務志在隨者也。

皇　毛傳黃白曰皇（釋音說文皆作騜）

驪　毛傳純黑曰驪說文馬深黑色也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月令冬駕鐵驪郭注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細頸驪黑色也邢疏右服盜驪者彼云癸酉天子命八駿之乘右服盜驪而左綠耳天子主車造父爲御是也徐鍇曰據爾雅小領盜驪臣以爲盜驪淺黑名物解馬火畜也麗乎黑也

黃　毛傳黃騂曰黃孔疏驪黃。爾雅無文。謂黃而微赤騂赤色也黃騂謂黃而雜赤者○孔疏此章言良馬。良馬用之朝祀。故云彭彭有力有容。埤雅黃亦馬之上色也故駉頌首章曰有驪有黃列子云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有駜曰乘黃乃言乘牡卒言青驪之駽

則黃牝驪牡剛柔之質具矣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車攻詩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是也

騅　毛傳蒼白雜毛曰騅（釋音同）邢疏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徐本說文蒼黑雜毛徐鍇曰蘆騅色埤雅騅亦騶類取騅之色一曰蒼白雜毛騅一曰蒼黑雜毛騅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曰毳衣如菼傳曰菼騅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

駓　毛傳黃白雜毛曰駓（釋音同）孔疏騅駓皆云雜色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色也郭注

今之桃華馬徐本說文云黃馬白毛唐本云黃馬白雜毛名物解黃白雜色也帮而中者黃之道動而變者王之事雜故變變故大王者大也不一而大爲丕駓有雜意

騂

毛傳赤黃曰騂孔疏騂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六書故馬赤色也周官凡陽祀用騂牲記曰周人尚赤牲用騂

騏

毛傳蒼騏曰騏孔疏騂騏爾雅無文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云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說文

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徐鍇曰博棋子也相如賦曰射遊騏六書故騏馬綦色也綦蒼艾色也埤雅詩曰其弁伊騏弁皮弁也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象騏故也亦或謂之綦弁詩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盖騏騮中駟騧驪上駟故服以騏騮驂以騧驪淮南子曰驂欲馳服欲步宣王之詩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言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綱馬教駣攻特臧僕講馭夫之法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孔疏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林氏有席曰以

上八種以毛色分

驒

毛傳青驪驎曰驒釋音同 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郭注色有深淺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說文青驪白驎文如鼉魚徐鍇曰据史記匈奴之奇畜也案毛傳爾雅驎字上俱無白字與說文小異○韓詩驒白馬黑鬣也見三家拾遺

駱

毛傳白馬黑鬣駱釋音同 孔疏髦即是鬣馬之騣也邢疏鬣鬣也白馬黑鬣者名駱白馬說文白馬黑鬣尾○廣雅朱鬣爲駱埤雅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

絡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純駟矣詩曰駕我騏馵蓋言秦之士也又曰騏騮是中騧驪是驂蓋言秦之卿也詩緝駱馬耐勞苦四牡云嘽嘽駱馬今以勞之故猶嘽嘽喘息人勞可知矣名物解白馬黑鬣爲子勝毋故从各

駵

毛傳赤身黑鬣曰駵孔疏駵爲赤色即今之騮馬也若身鬣俱赤則騂馬矣詩云騏駵是中六書故月令夏駕赤駵亦與赤身之說合然中央土則駕黃駵又不可

曉亦作騮爾雅翼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爲淺深之別也說文赤馬黑毛尾名物解赤馬黑鬣赤黑配也以赤配黑爲得其匹留而不行

雒

毛傳黑身白鬣曰雒孔疏騂雒爾雅無文定本集注及徐音皆作駱俗本多作駁爾雅有騂白駁不應傳與徐異且樊光孫炎於騂白駁下乃引易乾爲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趙氏佑曰雒本鳥名卽釋鳥之鵅烏鸔豈以馬有相似而名亦如二目白魚之類歟然鄭孔弗深考後學無從臆斷耳案駱上文已見不

應複見故孔疏亦不從定本以爲定當作雒也○孔疏此章言田馬田獵當疾故云繹繹善走名物解黑馬白鬣爲毋勝子乖異之道故與駱皆从各毋從子者也勝爲上逆故又从隹

駰

毛傳陰白雜毛曰駰釋音同 郭注陰淺黑今之泥驄邢疏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孔疏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蒼白彤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埤雅皇華詩曰維駒而騏駱駰繼之其先後與駉之序合然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詩卒言駉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

滋善也名物解馬火畜也陰白蒙之有因之義因猶姻也

騢

毛傳彤白雜毛曰騢釋音同 郭注卽今之赭白馬彤赤說文馬赤白雜毛似鰕魚也

驔

毛傳豪骭曰驔音簟孔疏驔爾雅無文說文骭骹也郭璞云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謂毫毛在骭而白長

○說文驪馬黃腰讀若簟

魚

毛傳二目白曰魚釋音同 釋畜一目白瞯音閑二目白魚郭注似魚目也其目小而多白馬之易驚者埤雅魚今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驔有

魚於後每章愈下蓋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邪思馬斯徂殆此之謂也名物解曰思馬斯臧良馬也故曰臧思馬斯才戎馬也故曰才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尙德用於戰者尙才曰馬曰作者習其動作之節而已矣思馬斯徂駑馬也故曰徂姑足以行而已矣駑馬馬之下者故其類亦下豪骭曰驔尙取於良二目白曰魚則目病也故曰彌下○孔疏此章言駑馬主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強健也埤雅周禮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蓋諸侯有良馬戎

馬而無齊道大夫有田馬駑馬而無種戎伯樂云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良馬卽國馬也故駉頌以爲諸侯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變種曰良者以此也歟庾人曰八尺以上爲龍此種馬也豈所謂天下之馬者耶蓋馬八尺以上則疑於龍矣故謂之龍坤之上六稱龍與此同義○林氏有席曰已上八種或以鬣分或以毛分或以目分凡十六種而驈皇驪黃爲良馬騅駓騂騏爲戎馬驔駱駵雒爲田馬駰騢驒魚爲駑馬

有駜

駽

毛傳青驪曰駽釋畜同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色黑毛相雜者名駽郭注駽今之鐵驄毛傳駜馬肥強貌說文馬飽也名物解馬火畜也以青爲所生以黑爲所麗段氏玉裁曰謂深黑色而戴青色也

泮水

芹

埤雅芹取有香藻取有文茆取有味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旣至而學文則采藻之譬也及其久知道之味又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餘詳采菽

藻

解見采蘋

茆

毛傳鳧葵也詩緝茆音卯蓴也醢人朝事之豆有茆菹鄭注讀作茅玉篇音柳陸疏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波澤水中皆有埤雅茆蓴也葉如荇菜而紫莖大如箸柔滑可羹齊民要術云蓴性易生種以深淺爲候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水淺則莖瘦而葉多逐水而性滑故謂之淳菜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

曉案本草蓴味甘三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已後至十二月名塊蓴味甘澀取以爲羹猶勝雜菜據此則秋風時蓴菜已美張邦基謂至秋不可食或所見不同也茆杜子春讀爲卯說文力見切以泮宮詩讀之說文音爲叶徐氏鼎曰茆蓴菜亦謂之淳菜若干寶云今之鳧蹠草非是

飛鴞

陸疏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惟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疏此段在爲梟爲鴟疏今从趙本

桑黮　毛傳黮亦作葚音甚桑實也
元龜　毛傳元龜尺二寸孔疏漢食貨志龜不盈尺不得
　為寶
象　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嶺表錄異象
肉有二十種胆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楚越之間象皆
青黑惟西方弗林大食多白象雲南豪族多畜象負重
致遠若中國之牛馬沈懷遠南越志象牙長丈餘脫其
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土得乃已埤雅
其所食物皆以鼻取蓋其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
為器飾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餘詳君子偕老

及采薇
　閟宮
重穋　詩緝重穋亦作穜稑孔疏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
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
稙穉　毛傳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孔疏當謂先種先熟後
種後熟但傳畧不言其熟耳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
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穉
白牡騂剛　毛傳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疏文
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
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
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
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
通作犅王氏夫之謂犅以牛脊言之紀氏昀以為然○
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在
滌三月牡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武帝使張湯問曰周
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仲
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及
四海故使祭之以白牡上不與同色下有異於諸侯臣
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魯緣何
以祭郊臣仲舒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於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合於天道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
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曰魯郊用純騂周
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范氏家相曰江都以為
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尚赤魯郊同於天子分白
牡騂剛為二義亦可通至於魯之郊為成王所賜則後
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實出漢初諸儒之手遂
為莽歆所藉口耳
商頌
　元鳥
元鳥　李氏曰燕也其色黑故謂之元鳥魯詩司馬遷曰

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劉向曰簡狄與娣妹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鄭箋降下也天使鳦下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茫氏家相曰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至貽女何喜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之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云元鳥遺卵流娀簡狄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解經遂成千古疑義竊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嫄簡狄

同爲帝妃履跡吞卵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於嚳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耳日知錄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雊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傳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姜氏炳璋曰方氏苞力辨上古無郊禖之祀非獨吞卵之誣卽祀郊禖亦非其實蓋聖人誕生豈必符瑞何至稷契皆以郊禖稷以巨迹契又以鳦卵也詩只言天命生商正元鳥降之時降者鳥之高飛從上而下非天降之也

長發

駿厖　黄氏日抄曰董氏謂齊詩作駿驪驪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爲下國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厖亦喻也爲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謂馬非所以爲喻則旂旒亦何足爲喻毓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

也若古說駿大也厖厚也是曰爲下國大厚於文義既不順於前章爲下國綴旒語例亦不符

詩緒餘錄卷八終

受業葉應暘校字

毛鄭詩釋
四卷

毛詩古學原序

自孔子以詩三百五篇親授子夏五傳而至荀卿親授魯人大毛公亨爲故訓傳漢世言詩者有齊魯韓三家惟毛公之學獨得子夏荀卿之傳爲後儒言詩者所宗又身爲獻王博士多得秦以前經傳古文其所譔述實六藝之指南百氏之淵藪也漢三家詩多從今文而毛公皆依古文其曰故訓者古言也明其信而好古不敢以肊見厠其間也班志稱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鄭志答張逸云詩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子夏得聖人之傳而毛公又得子夏之傳王肅蕭統沈重陸德明孔穎達並謂詩序子夏作

范蔚宗乃謂衛宏作誤也爾雅或言子夏所足今毛公詁訓多依雅故亦淵源子夏之證草蟲傳婦人歸宗則喪服傳文也絲衣序靈星之尸則高行子說也大雅傳一取九女小雅傳大庖三田合於公羊車攻傳詳田獵之文雲漢傳載歲凶之禮合於穀梁公穀皆子夏之門人也周頌言天命魯頌言禖宮皆孟仲之緒言亦西河之私淑則謂傳自子夏者信也唐陸氏孔氏皆謂荀卿爲毛公師今案頃筐傳云易盈束矢傳云五十行葦傳依天子彤弓之制巷伯傳援柳下後門之文並與荀子脗合毛以追琢爲彫與荀書彫琢其章合毛以秋冬爲昏與荀書霜降冰泮合富

國篇引蓋云歸哉蓋卽盍也大畧篇引勿用爲笑用卽戲
也古蒙厖字通而榮辱篇引駿厖作蒙古隧遺聲近而非
相篇引下遺作隧荀引亹亹作勉勉而文王傳亹亹勉也
荀以平平爲治辨而采菽傳平平辨治也殷武傳賞不僭
刑不濫致仕篇文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
求安而身愈危儒效篇文莫非本於孫卿著之詁訓又威
儀棣棣傳富也左右趣之傳趨也並見於賈誼新書賈誼
從荀卿弟子受左傳後傳至貫長卿亦毛公弟子賈與毛
同出荀卿故其言詩多相符也芄蘭傳稱射御佩韘絲衣
傳稱先小後大素冠傳述閔子援琴之事大雅傳述虞芮

爭田之文並見於劉向說苑楚元王受詩於荀卿門人浮
邱伯劉向元王之孫故其言詩亦相符也由是觀之則謂
親事荀卿者亦信也漢書獻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
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之屬皆經說傳記七十
子之徒所論又立左氏春秋博士毛公仕於河間罔羅遺
失左右采獲今見於詁訓者可案也大車傳毳冕司服文
蟋蟀傳役車巾車文行露傳紨帛五兩媒氏文騶傳諸侯
六閑校人文公劉傳新國則殺掌客文常棣傳燕則尙毛
司儀文騶驥傳冬獻狼夏獻麋獸人文七月傳大獸公之
小獸私之大司馬文生民傳嘗之日以下肆師文雲漢傳

國凶荒以下大司徒文秦風傳車旗六命出於典命無衣
傳冕服七章出於大行人正月傳言圜土則稱大司寇之
文齊風傳言告時則稱挈壺氏之職是時周官初出於山
巖屋壁旋入祕府世儒莫得見獨毛公爲獻王博士獲覩
古籍識其爲成周致治之書於詩傳動見稱述而後人猶
疑周官爲漢末增竄其亦弗思耳矣又無衣傳引戈長六
尺六寸矛長二尺考工記廬人文行葦傳引天子之弓合
九而成規考工記弓人文考工記亦獻王所得故毛公引
用之禮記正義謂孝文博士所作非也伏生治書爲秦博
士遭秦滅學伏生壁藏之漢定獻王始得尙書今考彤管

傳書進御湛露傳戒渫宗緜傳閒田之化車攻傳射澤之
儀並與書大傳同蓋伏生以廿九篇之文教於齊魯之間
大毛公魯人習聞其說傳所依用蓋先秦老師授受之說
也獻王得禮古經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正同考
雞鳴傳言纚笄七月傳言纁裳賓筵言燕射之禮鼓鐘言
笙磬之樂邶風傳納采用鴈東山傳施衿結帨葛屨傳夏
葛屨冬皮屨魏風傳婦至門夫揖入皆據儀禮之文碩人
傳褧襌卽士昏禮顈穓之異文也采菽傳羊苦卽公食禮
羊苄之異文也毛公當西漢之初徵引儀禮如此而宋樂
史乃謂班固七畧不著儀禮（班志禮古經卽儀禮）又謂魏晉梁陳之

問儀禮始行斯誠疎陋不學之瞽說也記百三十一篇亦獻王所得而毛公親見之吉日傳外事以剛日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以下緜傳君子將營宮室以下皆曲禮文車攻傳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泮宮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皆王制文七月傳孟冬天子始裘生民傳元鳥至以下皆月令文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草蟲傳嫁女三日不息火皆曾子問文碩人傳聽朝路寢候人傳一命緼芾以下皆玉藻文揚之水繡黼丹朱中衣既醉傳恆豆之菹以下皆郊特牲文大雅傳殷冔夏收周冕（古弁作覍與冕相似）夏醆殷斝周爵商頌傳夏足鼓殷置鼓周縣鼓皆明堂位文葛

覃傳女師教婦德以下采蘋傳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皆昏義文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至僅有存焉錄射義文瞻卬傳古者天子爲藉千畝至敬之至也錄祭義文簡兮傳引祭統畀煇炮翟閽寺葛生傳引內則夫不在斂枕篋衾東山傳引文王世子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樂黃鳥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旱麓傳言上下察也本諸記大學中庸其說經得聖人之旨歸記爲七十子後學者所作故毛公多引用其文後儒有謂禮記爲漢儒作者亦失之不考耳至若小弁傳言親親之仁緜傳言遷岐之事皆據孟子北山傳云賢勞烝民傳云述職民勞傳賊義曰殘文王傳盛

德不可爲衆也皆誦法孔孟之言以爲訓釋此毛公之學所以能高出漢儒而又非宋以後鑿空之學所能企也獻王好左氏春秋與毛公並立博士今二子乘舟傳言伋壽事甚詳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俱左傳文左氏引荷天之寵而毛公讀何爲荷左氏引褒姒滅之而毛公訓威爲滅左氏以哉周爲載周而傳即訓載左氏以干城爲扞城而傳即訓扞方西京之世左氏未顯於時而毛公識其爲古文舊書首先采用然後歎毛公之學極博而其識至遠也凡此所引經記子傳皆聖賢

之遺典向非獻王實事求是固無由盡得其書而非毛公之深知篤好亦無由發其秘藏而著之竹帛也且毛詩所以獨傳至今者以其義理度越乎三家而其詁訓又兼綜乎三家也以韓詩考之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狎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就率履不越傳履禮也韓詩作禮俔天之妹傳俔磬也韓詩作磬何彼穠矣傳穠猶戎戎韓詩作茙音戎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韓詩作纖纖綠竹如簀傳簀積也終日七襄傳襄反也屈此羣醜傳屈收也百川沸騰傳騰乘也佌如魚勞尾赤鸛鳥長鳴施施難進唯唯不制類皆兼取韓生廣微訓義又毛詩多古文

而三家多用今文載衣之裼韓作禘裼古文禘今文也秝之摧之韓作堊摧古文堊今文也皐門有伉韓作閌伉古文閌今文也褔祿膍之韓作肶膍古文肶今文也韓詩宜岸作宜犴岸犴古今字韓詩來牟作麳麰牟麰古今字漢石經魯詩殘碑惟是褊心毋食我黍惟與毋皆今文毛詩作維作無皆古文也蓋古文多假借不失六書之恉許叔重說文敘偁詩毛氏爲古文其書援引毛傳甚夥畧舉一隅如展衣傳爲丹縠瑧玭傳據逸禮孔疏所不能詳者皆具於說文則毛公之學古矣又簡兮傳動於近成於遠與淮南合干旄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與呂覽合以禦務爲

侮以忠信爲周旣醉以壼爲廣周頌以熙爲廣葛覃傳王后織元紞以下鬬繆傳三女爲粲那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並與國語合外傳呂覽皆秦火以前書淮南亦漢初人書皆與毛公合足徵毛公卓然古學其所稱道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惜古書散亾什不存一無能盡知其原本而表出之也然卽今可考而知者灼然見其爲子夏荀卿之傳故訓所徵皆獻王蒐集之古文七十子之徒所傳述程子謂毛公能得聖賢之意其言純粹明白質而不蕪約而不肆學詩者於毛公之學紬繹而有得焉詁訓通而義理明義理明而心術正其於孔子無邪之言直一以貫之矣

區區章句云乎哉淮安山陽丁晏謹識

毛鄭詩釋自序

余年十五始得見毛詩注疏受而讀之其間故訓古文多所疑滯久之得陳氏稽古編惠氏古義戴氏詩考正疏通隱義啟迪蓬心然古義古音猶有未能盡釋者暇日以鄙見鉤稽記於簡札積久成帙爲毛詩古學後又兼及鄭義退思博考用力綦勤迄今歷十有四年所得滋多因取舊稿刪存什之五以少年精力所寄不忍棄擲聊過而存之自知謭陋其於陳氏諸家之書無能爲役然纘述之苦心頗爲矜慎至於勦說雷同鑿空肊造二者之譏庶知儆爾錄既畢釐爲二卷改題曰毛鄭詩釋仍以毛詩古學舊序冠於前志不忘初也道光壬午秋八月十九日淮安山陽

丁晏識

毛鄭詩釋卷一

淮安山陽丁晏學

葛覃薄汙我私傳汙煩也箋煩煩撋之釋文撋諸詮之音而專反何允沈亜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畧煩撋猶捼莏也捼音奴禾反莏音素禾反　案考工記鮑人進而握之注謂親手煩撋之廣韻二仙撋而緣切摧物也二十二元擩捼也八戈莏手挼莏也說文手部捼推也從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

葛藟荒之傳荒奄　案釋言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說文荒一曰艸淹地也奄覆也大有餘也東萊說亦云荒芘覆也

葛藟縈之傳縈旋也　案說文引詩作藥草旋皃也褮字注仍引作縈釋文縈本又作帶

公侯干城傳干扞也箋扞城其民　案左氏成十二年傳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引詩公侯干城又云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下公侯腹心傳云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並與左氏合毛公左氏皆古文舊書故其言往往相符

不可方思傳方泭也正義曰釋言文　案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或從水作汸

怒如調飢傳調朝也　案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㑥如旦
飢漢東方朔傳注啁與謿同以偏旁考之調朝亦一聲
之轉
魴魚頳尾傳頳赤也魚勞則尾赤　案後漢書周磐傳注
引韓詩薛君章句頳赤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
則顏色變是毛與韓同
草蟲傳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　案黃鳥傳亦云婦人
有歸宗之義喪服子夏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鄭注
父雖卒猶自歸宗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用禮服傳文
召伯所茇箋云茇草舍也　案說文引詩作废艸舍也鄭

本許君
勿翦勿拜箋拜之言拔也　案廣韻十六怪扒拔也詩勿
前勿扒按本亦作拜與拜音同扒正字拜叚借字
召伯所說傳說舍也　案文選應詔詩注引毛傳說猶舍
也
何以速我獄傳獄埆也釋文盧植云相質㲉爭訟者也崔
云埆者埆正之義一云獄名正義曰鄭駮異義云獄者
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案說文㹜部
獄确也從㹜從言二犬所以守也釋名釋宮室獄确也
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

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禦也
領錄囚徒禁禦之也
迨其謂之箋云謂勤也　案鄭本釋詁文疏未引
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　案說文襛衣厚皃從衣農聲
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作茙音戎與毛義同
威儀棣棣傳棣棣富而閑習也　案賈誼新書容經引此
詩云棣棣富也與毛公同
其心塞淵傳塞瘞也釋文瘞崔集注本作實正義曰定本
塞瘞也俗本塞實也　案舜典正義曰詩正義訓塞爲
實定本作瘞非是說文心部𡫳實也從心塞省聲文選

舞賦注引詩其心𡫳淵毛萇曰𡫳實也定之方中云秉
心塞淵鄭箋云塞充實也當以崔靈恩本爲長正義曰
其心誠實而深遠則仍從俗本作實也
逝不古處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　案今釋言作噬與
逝通用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云及也
自詒伊阻傳伊維箋伊當作繄繄猶是也　案蒹葭白駒
所謂伊人東山伊可懷也正月伊誰云憎箋並同釋詁
伊維也郭注發語辭毛公本雅訓古伊繄通用史記周
本紀恭王繄扈立索隱曰系本作伊扈唐人亦作伊扈
漢書揚雄傳伊年莫春師古曰伊是也伊本有是義故

鄭讀爲緊仍訓爲是
執轡如組傳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
案淮南子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謂動於近成文於遠
與毛公合
終窶且貧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　案說文宀部窶
無禮居也從宀婁聲倉頡篇云無財曰貧無財備禮曰
窶廣韻九麌窶貧無禮也或從穴作窶非
其虛其邪箋邪讀如徐　惠棟曰曹大家注幽通賦引作
徐蓋三家之說也弟子職曰志無虛邪亦讀如徐晏案
邪古音徐與下只且叶駉之四章思無邪思馬斯徂亦

然管子水地篇一則欲不汙民心易則行無邪淮南子
時則訓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易林剝之需上
下惟邪寡婦無夫太元經法次八正彼有罪格我無邪
並讀若徐爾雅釋訓其虛其邪威儀容止也箋謂威儀
虛徐寬仁義本雅故
貽我彤管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
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
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正義曰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　案周禮有女史八
人鄭注女奴曉書者尙書大傳云凡進御君所女史必
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
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箸於左手既御箸於右手伏生
所說與毛公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毛傳生子月娠又
引五經要義生子月娠則以金環退之當作娠爲是藝
文類聚后妃部卷十五引五經要義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
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左手
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君故著左手右手陰
也御而復故太平御覽百四十五引劉芳義疏女史彤

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夫人
有女史外內各有官也後漢書皇后紀論女史彤管記
功書過劉熙釋名謂止御以丹的女史見之則不書其
名於第錄此是漢法與古制用環異也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自王后以下有子月辰女史皆以金環止御
說懌女美箋說懌當作說釋　案說文無懌字新附有之
懌悅也經典通用釋言部說說釋也漢書王尊傳姦邪
消釋師古曰釋解也音懌文選琴賦其康樂者聞之則
欨愉懽釋六書正譌云釋別作懌非
新臺有泚傳泚鮮明貌　案說文玉部玼玉色鮮也釋文引作

新色鮮也從王此聲詩曰新臺有玼君子偕老傳玼鮮盛貌
釋文引字林玼新色鮮也泚玼聲近叚借
新臺有洒傳洒高峻貌　案爾雅釋丘望厓洒而高岸夷
上洒下不漘毛以洒爲高峻與雅故合說文屵部岸水
厓洒高者
籧篨不殄箋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之
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案考工記輈人
輈欲欣典先鄭云典讀爲殄高誘注淮南子云殄讀曰
典
髧彼兩髦傳髦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　案說文髟部髮

髮至眉也從髟敄聲詩云紞彼兩鬏或省作髳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　案襄除釋言文出車傳亦云襄除
也說文衣部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皇矣云攘之剔之
孔疏謂攘除攘從手襄聲六月玁狁于襄釋文襄本或
作攘舊唐書陸贄傳引作玁狁于攘攘襄古通用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　案方言抽讀也古讀字音逗與抽
聲相近
其之翟也傳褕翟闕翟羽飾衣也　案內司服注鄭司農
云褕狄闕狄畫羽飾說文衣部褕翟羽飾衣羽部翟山
雉尾長者

副笄六珈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
飾　案周禮追師副編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
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釋文云繇本或作搖禮記明堂位
副褘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續漢書輿服志皇后
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
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
者鄭舉漢法以況古也
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正義曰丹縠亦不
知所出　案依字當作襢說文衣部襢丹縠衣從衣㞋
聲綠衣釋文引馬融云色赤亦與毛合廣韻二十三綫

襢周禮王后之六服其一曰展衣襢上同陟扇切
是紲袢也傳是當暑袢延之服也正義曰袢延是熱之氣
也　案說文衣部褻私服從衣埶聲詩曰是褻袢也徐
鼎臣曰從熱省乃得聲袢衣無色也從衣半聲一曰詩
曰是紲袢也讀若普日部普日無色也　袢褻衣近汗故素質無
色類篇亦云袢延衣熱也說文䄆車温也
卜云其吉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
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
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案初學記
文部文章類云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

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古升登通用故徐堅作登

素絲紕之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　案呂氏春秋盡數引詩執轡如組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與毛公合楚辭王逸九歎章句織組者動之於此成文於彼蓋漢儒相傳之古義也正義謂二句家語文家語乃王肅所爲襲用詩傳此語孔疏反謂毛本家語其誤甚矣

素絲祝之箋祝當作屬屬著也・惠棟曰鄭氏考工函人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戰國策曰一舉而注地于楚高誘曰注屬周禮瘍醫職云祝藥劀殺之齊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淮南子曰冶工之鑄器高誘曰鑄讀作祝樂記云封帝堯之後于祝注祝或爲鑄蓋古字祝屬注鑄皆同音陸氏釋文音祝爲之蜀反未詳晏案儀禮士昏記酌元酒三屬于尊鄭注屬注也周禮匠人水屬不理孫鄭注屬讀爲注左氏成十六年傳有靺韋之附注周禮司服正義引賈逵注注屬也定十四年傳屬劍於頸師屬之目釋文又音之住反晉語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韋昭注屬注目也宋庠補音屬音著釋名祝屬也以善惡之辭相屬著

也荀子禮論篇紸纊聽息之時楊倞注紸讀爲汢注纊猶屬纊也古同音多叚借故鄭轉祝爲屬元朗讀祝如今音失之

緑竹猗猗傳竹萹竹也　案釋文云韓詩竹作藩音徒沃反云藩篇筑也石經同陸氏隋唐間人所引蓋熹平石經漢石經爲魯詩是魯韓毛義並同藩正字竹叚借字毛詩古文故多同音叚借

會弁如星傳弁皮弁所以會髮　案說文骨部䯤骨擿之可會髮者從骨會聲詩曰䯤弁如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綦鄭注故書會作䯤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擓用組乃笄擓讀與䯤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擓沛國人語謂反紒爲䯤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䯤會古今字

緑竹如簀傳簀積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韓詩曰緑藩如簀積也薛君曰緑藩盛如積也藩音竹是毛韓義同

說于農郊箋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釋文說本或作稅　案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從衣兌聲稅襚稅聲相近西京雜記趙后女弟遺書曰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則后服通稱襚

不獨送死之禮也故鄭說莊姜之服亦曰襚也文選上
林賦注引詩稅于農郊
朱幩鑣鑣傳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
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名排沫　案說文巾部幩
馬纏鑣扇汗也從巾賁聲詩曰朱幩鑣鑣續漢書輿服
志乘輿赤扇汗王公列侯絳扇汗卿以下緹扇汗
鱣鮪發發傳發發盛貌　案釋文發補末反馬云魚著罔
尾發發然韓詩作鱍廣韻十三末鱍北末切魚掉尾也
說文魚部鮁鱣鮪鮁鮁從魚友聲呂氏春秋季春紀注
引詩鱣鮪潑潑鮁鱍潑發聲相近孫愐鮁音北末切商

頌武王載旆說文引作坺荀子作發
隰則有泮箋泮讀爲畔畔涯也　案隸釋史晨碑飲酒畔
宮任伯嗣碑修序畔校周公禮殿記開建畔宮泮畔古
同音叚借
佩玉之儺傳儺行有節度　案說文人部儺行有節也從
人難聲引詩此文說文敘稱詩毛氏皆古文故多與故
訓傳合
容兮遂兮箋遂瑞也　案小雅瑣瑣佩璲傳璲瑞也本釋
器文
雖則佩韘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

沓手指　案車攻傳決所以鉤弦也說文韋部韘射決
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箸右巨指從韋枼聲引詩此
文或作弽說苑修文篇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
韘義與毛合玉篇韘指沓也說文揩縫指揩也一曰韜
也
一葦杭之傳杭渡也　案說文方部斻方舟也從方亢聲
亦作航方言舟或謂之航
曾不容刀箋小船曰刀正義曰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與
音同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
傾危者也　案釋文引說文同今本說文無此文蓋傳

寫脫耳舟部舠船行不安也從舟刖省聲讀若兀太平
御覽引釋名作舠初學記引埤蒼云舠吳船也玉篇舠
小船形如刀舠舠皆後來俗字古止作刀
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　案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
獻康樂詩注引韓詩曰焉得諠草薛君曰諠草忘憂也
是毛韓義同說文艸部藼令人忘憂草也從艸憲聲詩
曰安得藼草或從蕿或從萱白帖初學記引詩焉得萱
草爾雅釋訓釋文詩云焉得蕿草毛傳蕿草令人善忘
與今傳文小異
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案孔叢子記

義載孔子此語卽襲用毛傳文又稱孔子說二南諸篇亦因此語而傳會正義不當引以爲證說苑貴德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與毛公引孔子語相類

曷其有佸傳佸會也　釋文韓詩至也案說文人部佸會也從人𠯑聲引詩此文佸會一聲之轉士喪禮注古文髻皆爲括釋名釋兵栝會也與弦會也尚書栝柏卽檜柏也上文曷至哉韓詩訓至亦通下羊牛下括傳括至也括與佸通用車舝德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佸說文言部話籀文从會作譮

左執翿傳翿纛也翳也　案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從羽殹聲詩曰左執翳字與翿同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案大叔于田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己也箋近辭也聲加彼記之子之記今作近誤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說文作邔今作辺音記字譌作近　說文丌部辺从辵丌丌亦聲墨子書其字多作亓與六同　讀與記同玉篇辺今作記韓詩外傳引詩汾沮洳椒聊羔裘彼其之子皆作彼已晏子春秋內篇襍上引詩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新序節士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彼己之子邦之司直釋文己音記禮記表記引詩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國語晉語引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文選求自試表注引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又吳趨行注引毛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謝元暉郡內高齋閑坐詩注引毛詩彼己之子美無度古其記己近忌並同皆語辭也

暵其乾矣傳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案說文水部灘水濡而乾也從水鷬聲詩曰灘其乾矣俗從隹作灘艸部菸一曰婑也楚辭九辯葉菸邑而無色廣雅菸婑也一切經音義曰關西言菸山東言蔫江南音婑

暵其脩矣傳脩且乾也　釋文脩本或作蓨案乾脯曰脩引伸之草乾亦曰脩大徐本說文蓨音徒聊切與下歗協

尙無造傳造僞也　案釋言造爲也古爲僞通用唐風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白帖九十二引作僞言

葛藟序傳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　案序下例無傳文此傳當作箋正義謂鄭用古尙書說甚明毛本作傳誤也今木瀆周氏刊本作箋

毳衣如菼傳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　案傳本釋言文爾雅釋文作騅如騅馬色也說文糸部綱帛騅色也從糸

剡聲詩曰毳衣如緂艸部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
從艸剡聲
毳衣如璊傳璊頳也　案說文毛部𣮈以毳爲罽色如虋
故謂之𣮈虋禾之赤苗也從毛㒼聲詩曰毳衣如𣮈王
部璊玉經色也從玉㒼聲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
如之與毛義同璊𣮈相近
彼留子嗟傳留大夫氏　案廣韻十八尤留亦姓韻會留
出會稽本衛大夫留封人之後吳志有左將留贊
將其來施施傳施施難進之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
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
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二矛重喬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　釋文鄭
居橋反雉名韓詩作鷮案說文鳥部鷮長尾雉走且鳴
乘輿尾爲防釳著馬頭上從鳥喬聲鄭以重喬爲雉義
本韓詩
摻執子之袪兮傳摻擥　案說文擥撮持也宋玉賦遵大
路兮攬子袪
無我魗兮傳魗棄也箋魗亦惡也　釋文魗本亦作𣪷又
作𣀋案說文攴部𣀋棄也從攴𠷎聲周書以爲討詩曰
無我𣀋兮與毛訓合陸氏謂本作𣀋是也鄭讀𣀋爲醜

故轉爲惡
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正義曰釋木無文未詳
其所出也釋文蘇徐音疎扶胥木也無小字案說文木
部枎枎疏四布也從木夫聲呂氏春秋樹肥無使扶疏
司馬相如上林賦垂條扶疏劉向傳梓樹生枝葉扶疏
上出屋揚雄傳枝葉扶疏古疏蘇胥通用若姑蘇一作
姑胥赫胥氏一作赫蘇氏可證也緜云予曰有疏附後
漢書何容傳注引作胥附扶胥狀木敷布之形非小木
也當从陸氏本
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案說文艸部蕣木堇朝華暮落
者從艸舜聲引詩顏如蕣華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橓
一名橓橓木槿也蕣橓皆後來字古文作舜
子之丰兮傳丰豐滿也　案說文生部丰艸盛丰丰也從
生上下達也豐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戴侗曰唐本曰
從豆從山丰聲蜀本曰丰聲方言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郭注言妦容也音
蜂
俟我乎堂兮箋云堂當爲棖　惠棟曰古文論語有申棖
史記作申堂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堂之欲是
堂本與棖同故讀爲棖非鄭之改字也晏案申棖史記
弟子傳作申黨黨皆從尙聲釋元應大莊嚴經論音義

說文樘柱也又作棖堂棖聲相近
人實迋女傳迋誑也　案左氏定十年傳是我迋吾兄也
杜注迋欺也
縞衣綦巾傳綦衣蒼艾色女服也　案說文綥帛蒼艾色
也從糸畀聲詩曰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綥
或從綦周禮弁師注薄借綦卽許君所謂不借綥也
方渙渙兮傳渙渙盛也　案釋文云韓詩作洹太平御覽
引韓詩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是毛韓字異而
義同吳淑事類賦春賦注引韓詩章句方渙渙兮此後
人據毛詩妄改

方秉蕑兮傳蕑蘭也　釋文韓詩云蓮也臧氏鏞堂曰蕑
與蓮是兩物太平御覽三十引韓詩蕑蘭也後漢書注
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文選注皆引韓詩秉
執蘭草此蓮也當作蘭也晏案臧說非也古蘭蓮聲同
通用澤陂箋云蕑當作蓮釋草邢疏引詩作有蒲與蓮
御覽九百七十五亦引詩作蓮以偏旁考之伐檀河水
清且漣猗釋水作瀾漪漸漸之石箋與衆豕涉入水之
波漣釋文漣一本作瀾釋名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
說文瀾或作漣易繫辭同心之言與其臭如蘭協楚辭
招魂川谷徑復流潺湲兮光風轉蕙氾崇蘭兮經堂入

奧朱塵筵兮以蘭與湲筵協足徵古蘭亦有蓮音故栢
通用熊氏古今韻會亦引韓詩傳蕑蓮也與釋文正同
陸氏未嘗誤也
遭我乎猛之間兮傳猛山名　案釋文崔集注本作嶩漢
地理志引齊詩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嶩山名也廣
韻六豪嶩奴刀切平嶩山名猛上同
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　案七月獻豜于公傳二
歲曰豜周禮大司馬注引詩作獻肩古豜肩通用說文
豕部豜三歲豕肩相及者從豕幵聲詩曰並驅從兩豜
兮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傳獸三歲曰肩是毛

韓義同豜正字肩叚借字也大司馬先鄭四歲爲肩與毛許異石鼓文作豣
東方未明箋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案卽玉藻辨色始入
古辨別通用
葛屨五兩　案說文糸部緉履兩枚也從糸從兩兩亦聲
衡從其畝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案釋文引
韓詩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由亦從也釋元應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音義引韓詩南北曰從東西曰横又妙
法蓮華經音義引韓詩傳南北曰縱東西曰横漢書項
藉傳注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横
甫田箋積小以成高大　案古易如此詳見周易釋詁

其人美且鬈箋鬈讀當爲權權勇壯也　正義曰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爲勇壯也案鬈權聲相近說文卤部𠧪從卤奚聲讀若權淮南子修務訓啳䁘哆噅高誘注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張參五經文字權從手者古拳握字今不行俗作權訛據此則鄭箋當從手作攉攉卽拳之異文故孔疏引無拳無勇則正義本不誤後來注疏刊本訛從木耳文選吳都賦注毛詩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此權字亦攉之誤後漢書西羌傳恃其權勇通鑑作拳古鬈字省作卷鄭八十云卷髮如蠆卷與拳通用漢書賈捐之傳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讀與拳拳同文

選報任安書注引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說文手部捲气埶也從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今齊語作拳勇目部𥈠讀若書卷之卷廾部𢍏或曰拳勇字史記孫吳列傳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後漢書張堪傳捲握之物足富十世皆以捲爲拳鄭以卷拳叚借故讀爲攉非改字也

盧重鋂傳鋂一環貫二也　案說文金部鋂大瑣也一環貫二者從金每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五灰鋂大環說文瑣字疑環之譌詩正義亦引說文鋂環也

其人美且偲傳偲才也箋云才多才也　案說文人部偲彊力也引詩此文廣韻十六咍偲倉才切多才能也

其魚唯唯傳唯唯出入不制　案釋文云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是毛韓義同

齊子發夕傳發夕自夕發至旦　案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毛韓義同楚辭招魂章句引詩明發不寐王逸云發旦也

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正義曰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

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晏案說文圛回行也從口睪聲尚書曰圛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叔重從賈侍中受古學故與鄭君所引合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圛疏引鄭注洪範云圛色澤而光明也史記宋世家圛作涕蓋悌之譌史公從安國問從古文作悌爾雅釋言愷悌發也詩疏引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漢書司馬相如傳昆蟲闓澤師古曰闓讀曰凱史記作凱澤呂覽引旱麓豈弟君子作凱弟漢書引青蠅豈弟君子作愷悌古豈凱愷闓聲近通用

齊子翱翔傳翱翔猶彷徉也　案釋名翔佯也言彷佯也
史記吳王濞傳彷徉天下楚辭招魂彷徉無所倚後漢
東平王蒼傳消搖彷徉集韻彷徉徘徊也
舞則選兮傳選齊　正義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
其善舞齊于樂節也案周易說卦傳齊乎巽齊也者言
萬物之潔齊也漢上易引鄭注風搖動以齊之也說文
選從巽聲古選巽通用若選耎一作巽耎可證也毛公
傳蓋本易文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引韓詩曰舞則纂兮
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日出東南隅行注引韓詩曰
舞則蕻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選蕻纂聲相近

周禮大司馬鄭注撰讀曰算論語何足算也漢書車丞
相傳引作何足選也說文籑或作饌古聲近之字多叚
借也
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　案說文手部攕好手貌詩
曰攕攕女手從手韱聲又戈部㦰讀若攕攕女手文選
古詩十九首纖纖出素手注引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
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是毛韓義同
好人提提傳提提安諦也　案釋訓媞媞安也詩正義引
釋訓作提提說文女部媞諦也從女是聲楚辭七諫章
句引詩好人媞媞王逸謂媞媞好貌不合雅訓　禮檀弓吉事欲其折
折爾鄭注安舒貌引詩好人提提古媞提通用媞正文
提叚借字也
我歌且謠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案初學記歌類引
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義與毛合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萬萬曰億箋十萬曰億　案釋元應
妙法蓮華經音義算經有三數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
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
河水清且淪猗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案釋文引韓
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薛
君韓詩章句從流而風曰淪釋名水小波爲淪淪倫也

水文相次有倫理也
他人是愉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案漢書地理志文選西
京賦注引此詩並作婾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則民不
愉釋文音偷坊記鄭注言不愉於死亡釋文愉音偷本
亦作偷公羊桓七年何注則民不愉釋文本又作偷漢
書韋賢傳我王昌婾師古曰婾與愉同賈山傳婾合取
容師古曰婾與偷同說文愉薄也從心俞聲婾愉偷三
字通用古並音俞羔裘云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舍命
不偷
弗洒弗埽傳洒灑也　案說文水部洒滌也從水西聲古

文以爲灑埽字毛詩先秦古書故多古文
素衣朱襮箋繡當爲綃　詳見禮記釋注
𠂇兮子兮傳子兮者嗟茲也　正義曰茲此也案說文口
部嗞嗟也從口茲聲廣韻七之嗞子之切嗞嗟憂聲也
茲卽嗞之省文正義訓爲此恐非
有杕之杜傳杕特貌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詩有杕之杜
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韻集音次第之
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說文
木部杕樹貌從木大聲引詩此文廣韻十二霽杕特計
反木盛貌家訓又引毛傳作獨貌獨亦特也

獨行睘睘傳睘睘無所依也　案文選思元賦注陸士衡
爲顧彥先贈婦詩注俱引毛詩獨行煢煢洪範正義引
亦作煢煢釋文睘睘本亦作煢又作煢廣韻十四淸煢
獨也煢上同說文目部睘目驚視也從目袁聲引詩獨
行睘睘走部䞫獨行也從走勻聲讀若煢漢李翊夫人
碑魂魄孤兮獨煢煢隸釋云煢卽煢字
王事靡盬傳盬不攻緻也　正義曰盬爲蠱字異音同蠱
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四牡傳云盬不堅固其義同也案采薇箋盬不堅固也
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先鄭注苦讀爲盬典絲則受良
功而藏之後鄭注良當爲苦字之誤受其𥂕盬之功典
枲受苦功賈疏𥂕盬之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盬惡故
毛以爲不攻緻
舍拔則獲傳拔矢末也箋拔栝也　案釋名釋兵矢末曰
栝栝會也與弦會也說文木部桰櫽也從木𠯑聲一曰
矢栝櫽弦處緇衣引太甲曰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拔括
疊韻叚借
載獫歇驕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案
說文猲短喙犬也從犬曷聲詩曰載獫猲獢爾雅音注
漢書地理志引詩皆作猲獢釋文歇本又作猲驕本又

作獢
五楘梁輈傳五五束也楘歷錄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
案說文木部楘車歷錄束文也從木敄聲引詩此文革
部鞪車軸束也從革敄聲釋文楘本又作鞪
鋈以觼軜　案說文觼環之有舌者從角夐聲或作鐍莊
子因扃鐍釋文崔云鐍環舌也
厹矛鋈錞傳厹三隅矛也　正義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
也案釋名釋兵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敵之矛也與
毛言三隅矛合厹仇聲同叚借
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蒙厖也詩雜

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正義曰左傳及旄邱
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爲
雜色故轉蒙爲厖案長發爲下國駿厖荀子引作駿蒙
大戴禮引作恂蒙古蒙厖聲同釋文伐本或作瞂說文
盾瞂所以扞身蔽目象形瞂盾也從盾犮聲廣韻十月
瞂盾也或作瞂玉篇盾部引詩蒙瞂有苑瞂正字伐叚
借字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郭注瞂音伐
竹閉緄縢傳閉紲緄繩縢約也　案儀禮既夕記注引詩
竹柲緄縢鄭云柲弓檠也周禮考工記弓人注引詩竹
韔緄縢鄭云紲弓韔

百夫之防傳防方也　案釋文引徐云毛音方比方之義
漢書功臣表記防肅侯雍齒史記作方古方防通
鴥彼晨風傳鴥疾飛貌　案說文鳥部鴥鸇飛貌從鳥穴
聲詩曰鴥彼鷐風釋文稱說文作鴪詩攷載說文亦作
鴪今本說文作鴥是近人所妄改也文選古詩十九首
曹顏遠感舊詩注俱引詩鴪彼晨風爾雅郭注亦引作
鴪則古本皆作鴪也韓詩外傳引詩鴪彼晨風此據詩
攷今外傳八仍作鴥是後人據毛妄改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韓詩外傳
作鴪木元虛海賦鴪如驚鳧之失侶李善注鴪疾貌蜀
都賦鵰鶚鴪其陰劉淵林注鴪疾貌也鴪鴥音義同

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襗褻衣近污垢正義曰襗袴
襗也　案周禮玉府注云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
屬賈疏引詩與子同襗說文衣部襗絝也從衣睪聲釋
名釋衣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
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尺覆胷背言羞
鄙於袒而衣此耳廣雅釋袍長襦也廣韻十九鐸襗褻
衣曲禮疏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凡衣近體有袍襗之
屬
東門之池序箋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案此係釋文引秦
誓僞孔傳文汲古閣本誤作箋閻氏尚書古文疏證亦

引作箋因毛本而誤也說詳論語孔注證僞
東門之楊傳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正義曰荀卿書云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今大畧篇作殺內　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
也荀在焚書之前必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
爲秋冬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
起昏禮殺於此案焦氏易林復之履曰十五許室柔順
有德霜降歸嫁夫以爲合中孚之坎曰剛柔相呼二姓
爲家霜降既同惠我以仁夬之復曰霜降合好初學記
婚姻引董仲舒論曰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
向秋冬而陰氣結向春夏而陰氣去故曰霜降而送女

冰泮而止殺周禮媒氏疏引韓詩傳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董子韓生所說並與毛同初學記十四又引聖證論嫁娶古人皆以秋冬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舒遲也　釋文佼字又作姣僚本亦作嫽同案文選舞賦貌嫽妙以妖蠱兮注引毛傳曰嫽好貌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並引詩姣人嫽兮方言釥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閒曰釥或謂之嫽郭注今通呼小姣潔喜好者爲嫽釥廣雅嫽好也

有蒲與蕳箋蕳當作蓮　案蕳蓮古聲近叚借說詳見前

棘人欒欒兮傳欒欒瘠貌　案說文臠臞也從肉䜌聲詩曰棘人臠臠兮臠欒聲相近臠正字欒借字

素冠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正義曰檀弓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案說苑修文篇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劉子政所說與毛公合蓋皆有所受之也正義謂毛公當有所憑據甚是檀弓孔疏謂當以詩傳爲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　案楚辭九辯紛旖旎乎都房王逸章句引詩旖旎其華九歎章句引同旖旎即猗儺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旖旎從風注旖旎阿那也漢書作猗柅師古曰猶阿那也文選上林賦作猗狔張揖曰猶阿那也東方朔七諫拔搴元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以旎與荷叶以旖旎讀如猗儺也說文㫃部旖施旗貌木部檹木旖施貌禾部移禾相倚移也旖施倚移皆猗儺之轉也廣韻四紙旖旎三十三哿榱橠木盛貌裒裹衣好貌婀娜美貌皆取疊韻同意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

非有道之車　案韓詩外傳國無道則飄風厲疾引詩
匪風發兮漢書王吉傳上昌邑王疏曰詩曰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
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怛古怛
字儒林傳趙子事燕韓生授蔡誼誼授王吉吉學韓詩
而所引之說與毛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
匪車嘌兮傳嘌嘌無節度也　案說文口部嘌疾也從口
票聲卽詩此文正義曰上章言疾驅此言無節度由疾
故無節度是毛許同意
溉之釜鬵傳溉滌也　案說文手部摡滌也從手既聲詩

曰摡之釜鬵釋文云溉本又作摡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　案說文黹部䵄合五采鮮色（釋文引說文會五綵鮮色也廣韻引說文同）從黹虘聲詩曰衣裳䵄䵄廣韻
八語䵄皆創舉切同音段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
案說文土部堀突也從土屈聲詩曰蜉蝣堀閱容閱雙
聲鄭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
謂開解而容閱此與箋義正合孔疏又謂形容鮮閱失
之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

赤芾蔥珩　案玉藻作幽衡鄭注幽讀爲黝義本毛傳
玉藻芾作韍珩作衡古今字說文韋部韠韍也一命緼
韠再命赤韠
其弁伊騏傳騏文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　案書顧命
四人綦弁釋文馬本作騏詩正義引書亦作騏古騏綦
通用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後鄭云璂讀如
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爲飾謂之綦引詩其弁伊綦釋文璂本亦作瑧說文玉
部瑧弁飾往往冒玉也從玉綦聲或從璂鄭以騏爲段
借字故從正文定作綦

一之日觱發傳觱發風寒也　案說文仌部滭風寒也從
仌畢聲冹一之日滭冹從仌犮聲觱發段借字當依說
文作滭冹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　案釋文說文作颲颲風部
颲風雨暴疾也從風利聲讀若栗颲烈風也從風列聲
讀若列又仌部凓寒也瀨寒也瀨亦烈也古厲烈賴並
通用（論語鄭注厲讀曰賴段氏說文注改瀨作洌非也）
四之日舉趾傳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案太平御覽八百廿三引韓詩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
始可舉足而耕是毛韓義同也漢食貨志引詩作舉止

士昏禮注古文止作䟦釋名䟦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說文無䟦字古省作止（漢禮樂志刑法志皆以止爲䟦）
田畯至喜箋喜讀爲饎饎酒食也　案甫田大田箋同釋
訓饎酒食也釋文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饎詩疏引李
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疑李本亦作喜喜卽饎之省文
鄭從正字定作喜毛傳無訓釋文稱王申毛如字是王
肅私定以難鄭也
取彼斧斨傳斨方銎也　案說文斤部斨方銎斧也從斤
爿聲詩曰又缺我斨
四月秀葽傳葽艸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案夏小正王萯秀秀幽卽鄭所云秀葽幽葽聲相近
爾雅釋地疏引李巡云幽要也廣雅葽莠也戰國策云
幽莠之幼也似禾則幽卽葽明矣穆天子傳珠澤之藪
爰有萑葦莞蒲茅萯蒹葽郭注葽秀屬引詩四月秀葽
與鄭說合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葽狗尾艸也（毛以葽爲艸與鄭同意）
太平御覽引韋曜毛詩答雜問云甫田維莠今之狗
尾也葽莠一物異名鄭意秀葽卽小正之秀幽幽亦葽
也以王萯同在四月故連引之非謂葽卽王萯也正義
謂鄭疑王萯與葽爲一未免誤讀箋文矣且鄭注月令
王瓜引王萯豈得謂葽卽王瓜之屬乎（汲古閣本鄭箋作莠葽）又

說文艸部葽艸也從艸要聲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葽
艸卽毛詩說漢書楚元王傳少受詩於浮邱伯子政爲
元王之孫所說殆魯詩歟
言私其豵傳豕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　案騶虞傳亦
云一歲曰豵說文豕部豵生六月豚從豕從聲一曰一
歲豵尚叢聚也周禮大司馬先鄭注一歲曰豵與毛公
合鄭君據釋獸文
塞向墐戶傳向北出牖也　案釋文引韓詩云北向窗也
說文片部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是毛韓義同說文宀
部向北出牖也從宀從口引詩此文士虞禮疏引作塞

鄉墐戶向鄉古今字（明堂位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
以介眉壽傳眉壽豪眉也　案文選南都賦注引毛傳
豪眉也南山傳眉壽秀眉也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郭
注秀眉也
八月斷壺傳壺瓠也　案爾雅釋木壺棗郭注今江東呼
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
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楚辭招魂元蠭若壺王逸章句壺
乾瓠也鶡冠子學問篇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亦謂瓠也
壺卽瓠之叚借
九月叔苴傳叔拾也　案說文又部叔拾也從又尗聲汝

南名收芎爲叔或作村釋言筑拾也金縢馬融注築拾也筑築叔亦聲相近
予手拮据傳拮据撠挶也　案說文手部挶戟持也從手
局聲据戟挶也從手居聲拮口手共有所作也從手吉
聲引詩此文釋文引韓詩口足爲事曰拮据說文𠬦持也象手有所𠬦據也讀若戟
予所蓄租傳租爲　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
之故云租爲案釋文租本又作䄷爲也韓詩云積也正
義謂租訓始則作祖字矣注疏本作租誤也廣韻十一
模租積也
蜎蜎者蠋傳蜎蜎蠋貌桑蟲也　案說文虫部蜀葵中蠶

也從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蜎蜎者蜀
爾雅釋蟲釋文引說文蠋桑中蟲也莊子庚桑楚奔蜂
不能化藿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豆藿中大青蟲也然則
蠋葵藿皆有之毛公以下云烝在桑野故指爲桑蟲也
蜀本從虫後人又加虫旁非
烝在桑野傳烝窴也箋古者聲窴塡塵同也　釋文窴音
田又音眞一音陳字書云窴大千反從穴下眞窴塡塵
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云古聲同按陳完奔
齊以國爲氏而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聲同案下文
烝在栗薪箋烝塵常棣烝塡無戎傳烝塡箋古聲塡窴
塵同南有嘉魚箋云烝塵也桑柔云倉兄塡兮傳塡久
也正義曰釋詁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
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釋文塡音塵瞻卬云
孔塡不□傳塡久正義曰釋詁塵久也古書塡與塵同
故以爲久釋文塡音塵下篇同下篇亦有此句說文窴塡皆云
塞也田陳也象形急就篇顏注古者田陳聲相近定之
方中以倌人與桑田叶焦氏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
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以田與
民身叶韓退之越裳操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旣均
越裳是臣以田與臣叶古田有陳音也易林大車多塵

小人傷賢班彪北征賦忽進路以息節兮飲余馬兮洹
泉朝露漸余冠蓋兮衣晻靄而蒙塵以塵與賢泉叶古
者窴塵同音也
烝在栗薪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案考工記弓
人菑栗不迆後鄭注栗讀爲裂繻之裂大東傳云律律
猶烈烈也四月箋云烈烈猶栗烈也是栗裂同聲
鸛鳴于垤傳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
鳴　案文選張茂先情詩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注
引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
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是毛鄭

與韓詩說同說文雚雚爵也木或作小爵誤今依太平御覽引從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釋文鸛本又作雚玉篇雚水鳥雚本從隹後人又加鳥旁俗體字也

既破我斧傳隋銎曰斧　案說文銎斧空也七月傳斨方銎也毛以此詩斧斨對文故以方銎爲斨隋銎爲斧釋文隋何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月令鄭注隋曰竇方曰窖釋文隋謂狹而長禮器棜禁注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字又作橢釋魚蟦小而橢郭注橢謂狹而長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　又缺我銶傳木屬曰銶　案釋文引韓詩錡木屬銶鑿屬也管子輕重乙篇一車必有一鑿一銶注銶奇休切鑿屬說文木部梂一曰鑿首許君從韓詩說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　案文選朔亡論下注引詩鴻飛遵渚毛傳遵循也周書謚法解遵循也焦氏易林剝之升云鴻飛循陸

毛鄭詩釋卷二

淮安山陽丁晏學

周道倭遲傳倭遲歷遠之貌　案釋文韓詩作倭夷文選稽叔夜琴賦臨迴江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倭夷潘安仁西征賦登崤阪之威夷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引韓詩同孫興公天台山賦路威夷而修通注韓詩曰道威夷者也陸佐公石闕銘注引韓詩周道威夷顏延年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注韓詩曰周道威夷又北使洛詩威遲良馬注韓詩曰周道倭遲此後人據毛詩妄改當作倭夷威倭聲相近夷遲通借漢婁壽碑徲侇衡門卽棲遲之變體也廣雅釋邱威夷險也義本韓詩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自注引詩周道郁夷師古曰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倭郁亦一聲之轉淇奧傳奧隈也

嘽嘽駱馬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　案說文疒部痑馬病也從疒多聲詩曰痑痑駱馬又口部嘽喘息也從口單聲詩曰嘽嘽駱馬漢書大人賦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史記司馬相如傳痑作壇古痑嘽聲相近廣雅痑痑疲也與馬勞同意漢書敘傳顏注引詩作驒驒喘息之貌

和樂且湛傳湛樂之久　案常棣和樂且湛釋文又作耽
韓詩云樂之甚矣
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
同　案說文雩部韡盛也從雩韋聲詩曰蕚不韡韡文
選宣貴妃誄注亦引蕚不韡韡藝文類聚引韓詩夫栘
之華蕚不韡韡鄭以鄂為華蕚義本於韓詩也釋文柎
作柎字又作跗說文木部柎闌足也玉篇跗花蕚足也
管子地員篇朱跗黃實注跗花足也文選束晳補亡詩
白華絳趺李善注引此箋云跗鄂足也跗與趺同左氏
成十六年傳有韎韋之跗注周禮司服疏引賈逵服虔

注跗謂足跗六月正義引雜問志曰韎韋之不注不讀
如幅古幅字讀若富同與跗聲相近也又成二年傳三
周華不注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不音跗與詩鄂不
之不同水經注濟水注華不注山青崖翠發望同點黛
李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
芙蓉皆言華跗之狀也四牡傳騅夫不也釋文不音芳浮反與鴃音同焦弱侯曰鳺與餘不溪作鴃音讀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　案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
不能者已謂之醧醧飫聲相近初學記服食部酒引韓
詩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說文酉部醧私
宴㱃也
伐木許許傳許許柹貌　顏氏家訓書證篇後漢書楊由
傳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柹貌詩云伐木滸滸毛云
滸滸柹貌也史家叚借為肝肺字晏案漢書楚元王傳
肺謂斫木之肺札也此即顏氏所謂借為肝肺字也說
文木部柹削木札樸也從木𣎵聲陳楚謂櫝為柹釋元
應見正經音義引蒼頡篇柹札也謂削木柹也瑜珈師
地論音義引三蒼柹札也今江南謂斫削木片為柹關

中謂之札字本作𣏟隸變作柹又作㭒實一字也　廣韻二十廢柹斫木札
也晉書王濬傳濬伐吳造船木柹蔽江而下魏書太祖
紀營梓宮木柹盡生成林五代史周顯德六年役徒削
柹為匕柹乃削木之名故毛舉以況伐木之貌也　又
案說文斤部所伐木聲也從斤戶聲詩曰伐木所所古
所許通用檀弓鄭注謂高四尺許漢書疏廣傳數問其
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猶言幾許也張良傳父去里
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來劉義慶世說張元與
王建武初不相識後遇於范豫章許杜少陵詩今復在
何許言何所也

釃酒有萸傳以筐曰釃以藪曰湑　正義曰筐竹器也藪草也釃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釋文釃葛洪所寄反謂以簏盝音鹿酒湑本又作醑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案說文酉部釃下酒也從酉麗聲水部𣵠釃酒也從网從水焦聲大徐曰以縑帛漉酒湑莤酒也從水胥聲莤禮祭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爲莤正義謂用草者用茅也與許君合下有酒湑我傳湑莤之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也從酉古聲小徐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又醴酒一宿孰也漢食貨志引詩無

酒酤我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孟堅亦以酤爲買是鄭君所本也晏子春秋曰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韓非子作宋人有酤酒者訓酤爲買亦通

蹲蹲舞我傳蹲蹲舞貌，案釋文蹲本或作壿說文士部壿舞也從士尊聲詩曰壿壿舞我釋訓壿壿喜也釋文引舍人云舞貌又引說文壿士舞也今說文脫士字

吉蠲爲饎傳蠲絜也　釋文蠲舊音圭案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鄭注蠲讀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云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同宮人除其不蠲鄭注蠲猶潔也詩云吉圭爲饎儀禮士虞禮記哀子某圭而哀薦之饗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古蠲圭聲同通用尚書多方不蠲烝釋文一音圭左傳成九年鄭人使伯蠲行成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釋文又音圭呂氏春秋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曰蠲讀爲圭

羣黎百姓傳百官族姓也　案堯典平章百姓史記集解引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孔疏此下有黎民故知百姓卽百官周語富辰曰百姓兆民韋昭注百姓百官也丹鉛總錄引唐張說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

如月之恒傳恒弦　正義曰集注定本緪字作恆釋文恆本亦作緪同案說文二部恒古文作亙從月引詩如月之恆劉熙釋名釋天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白孔六帖引詩作如月之緪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楚辭九歌緪瑟兮交鼓注緪急張弦也廣韻十七登緪縆同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傳玁狁北狄也箋北狄今之匈奴也
案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

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
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
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
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孟堅
以采薇爲懿王時詩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
詩人作刺蓋指此也與毛序文王時不合疑馬班所據
者三家詩也　釋文玁狁本或作獫允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箋柔謂脃腝之時　正義曰定本
作脃腝之時案廣韻二十三問莬亾運切新生草也脕
上同

歲亦陽止箋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案周易集解荀爽曰
消息之卦坤位在亥侯果曰坤十月卦也
彼爾維何傳爾華盛貌　案說文艸部薾華盛從艸爾聲
詩曰彼薾維何薾正字爾借字
檀車幝幝傳幝幝敝貌　釋文韓詩作䋫音同案說文巾
部幝幝車敝貌從巾單聲引詩此文糸部䋫偏緩也從
糸美聲繟帶緩也從糸單聲廣雅繟䋫緩也又繟繟䋫
䋫緩也義本韓詩
魚麗于罶傳麗歷也　案麗歷雙聲釋名釋言語嘗歷也
以惡言相彌歷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酈穀梁傳作麗廣韻酈郎擊切縣名在南陽亦姓酈從
麗聲亦讀如歷周書王會解江歷孔晁注珠名龍解角得也楊愼曰卽江驪也又案小
弁正義曰離者謂所離歷小明載離寒暑正義曰至於
今則離歷其冬夏寒暑矣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正義
曰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
魚麗傳庶人不數罟　正義曰庶人不總罟集注總作緵
依爾雅定本作數案九罭傳緵罟釋文字又作總罟羔
羊傳總數也東門之枌傳𣪠數也烈祖傳𣪠總也聲近
義同轉相訓也
烝然汕汕傳汕汕樔也箋云樔者今之撩罟也　正義曰

釋器云樔謂之汕孫炎曰今之撩罟皆以今曉古案釋
文樔字或作罺同今釋器作罺郭注亦云今之撩罟本
孫炎說也文選吳都賦罺鰝鰕劉淵林注抑魚之器也
廣雅撩取也廣韻五肴罺抄網
翩翩者鵻傳鵻壹宿之鳥箋云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
案說文鵻祝鳩也或從隹一作隼從一者謂壹宿之鳥
也釋文鵻本亦作隹爾雅釋鳥鵻其鳺鴀釋文亦作隹
隹皆當作隼從隹一傳寫誤作隹也
不醉無歸傳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醉而不出是渫宗也　案尙書大傳宗將有事族人皆

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
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
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白虎通宗族引禮曰宗人將有
事族人皆侍並與毛公合漢儒去古未遠夫有所受之
也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　案楚茨傳侑勸也右卽侑之叚借

菁菁者莪傳菁菁盛貌　案文選班孟堅靈臺詩注引韓
詩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桃夭傳蓁蓁至盛貌
蓁菁聲相近義與毛同集韻莘將先切詩菁菁者莪李
舟說作莘莘廣韻二仙莘子仙切草茂貌

六月序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案文選謝叔源遊西池詩
注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與毛義同

于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　案白虎通引曾子曰師三十
里

織文鳥章箋織徽織也　案周禮司常疏引詩識文鳥章
識古幟字詳見禮記釋注

元戎十乘傳元大也箋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
制之同異未聞　案史記三王世家裴駰集解引韓嬰
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
被甲衡扼之上畫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
啟敵家之行伍也與毛公訓元爲大合鄭君謂啟突敵
陳亦本於韓詩也

如輊如軒傳輊摯也　案說文車部摯抵也從車執聲
傳云潘岳曰如摯如軒軒舉也廣韻五寘摯車前重也
輊上同又作蟄集韻摯車前重也考工記輈人大車之
轅摯又曰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鄭注摯輖也說文
輖重毛訓爲摯亦謂車前重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　案
說文車部軝長轂之軝也從車氏聲引詩此文烈祖箋
云約軝轂飾也

如霆如雷　案文選南都賦注引詩如霆如雷毛傳雷出
地奮震驚百里今傳無此文殆其雷傳有之李善引作
此傳誤也

車攻傳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
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御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
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
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正
義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　案穀梁昭八年蒐
于紅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

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又云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范甯注葛或作褐疏引徐邈云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
之是傳亦作褐與毛公同穀梁爲子夏門人（釋文引風俗通說）
毛公之學出於子夏故所說符合蓋皆孔門授受之緒
言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引韓詩內傳天子抗大綏
諸侯小綏羣小獻禽其下是韓詩亦與毛同
東有甫草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　正義曰鄭有圃
田釋地文也釋文鄭音補謂圃田鄭藪也案鄭說本韓
詩文選東都賦李善注引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
博也有博大茂草也後漢書班固傳注引韓詩曰東有

甫草駕言行狩薛君傳云甫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馬
融傳注亦引韓詩東有圃草水經注王逸九歎章句引
詩俱作圃皆本於韓詩也
決拾既佽傳拾遂也佽利也箋云佽謂手指相次比也
案鄉射禮袒決遂鄭注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
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賈
疏此篇及大射將射云袒決遂訖則云說決拾于公雖
射亦謂之拾說文佽便利也從人次聲引詩此文（周禮繕人注引詩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絃彄也拾謂韝扞也）
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舉積禽也　案柴叚借字依字當

作掌說文手部掌積也從手此聲詩曰助我舉掌張衡
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注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李善
注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廣韻五寘胔掌同疾智切（馮惟訥詩紀石鼓文有掌字宋薛尚功款識本無之）
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
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
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
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
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　案公羊桓四年傳一曰乾

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何休解詁一者第一之殺
也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髃中心死疾鮮潔二者第二之
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遠心死難三者第三之殺
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腸胃汚泡死遲穀梁昭八
年傳曰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
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
勇力也尚書大傳凡祭取所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
相與射也中者雖中不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不取何以
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公穀及伏生何

休皆與毛合足徵毛公之學由來古矣周禮小宗伯鄭
注引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
習射於澤宮而分之亦與毛公合賈疏不言是毛詩傳
蓋鄭注禮時先通韓詩未得毛傳所引詩傳疑韓詩傳
文也玉府注引詩傳亦韓詩傳文
其祁孔有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正義曰注爾雅者某
氏亦引詩云其麎孔有與鄭同經義雜記曰唐人引某
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氏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
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麎本三家詩也旲案釋獸邢疏亦
引詩其麎孔有大司馬注鄭司農云五歲爲愼後鄭云

愼讀爲麎麋牝曰麎釋文云麎字林上尸反聲與祁近
儦儦俟俟傳趨則儦儦行則俟俟　案後漢書馬融傳注
引韓詩曰駓駓俟俟文選西京賦羣獸駓騃李善注引
薛君韓詩章句趨曰駓行曰騃與毛公訓趨行合駉云
以車伾伾釋文字林作駓走也廣雅駓駓走也王逸招
魂章句駓駓走貌也說文人部俟大也從人矣聲詩曰
伾伾俟俟馬部騃馬行仡仡也從馬矣聲許君本韓詩
說也
鴻鴈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正義曰今
泰誓文案鄭詩譜序云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顏師
古匡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
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
耳鄭云未渠央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
同王楙野客叢書曰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
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夜未渠央
其據切見釋文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
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

邪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
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遽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傳
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
也旲案史記張儀傳且蘇君在儀□渠能乎渠亦讀爲
遽南史文學傳高爽書鼓云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陶淵明雜詩嚴霜結野草枯悴未渠央文選魏都賦其
夜未遽庭燎晣晣李善注引鄭箋未渠央荀子修身篇
其義則渠渠然楊注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　案說文厂部厝厲石也從厂昔聲
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晉灼

曰盾古錯字
祈父傳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　案周語宣王三
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注西戎之別種四
嶽之後也說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商頌箋氐羌夷
狄國在西方者也史記匈奴傳氏羌注姜姓之別故毛
以姜戎爲羌戎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　案釋詁穹大也文選西都賦注引
韓詩曰在彼穹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苦寒行注亦引
韓詩曰在彼穹谷考工記韗人注穹讀爲志無空邪之
空呂覽伊尹生于穹桑卽空桑也古穹空通用

不可與明箋明當爲盟盟信也　案釋名盟明也告其事
于神明也說文作盟從囧皿聲篆文從明作盟古文從
明作盟
成不以富　案論語作誠禮記經解鄭注誠或作成
秩秩斯干傳干澗也　案干澗聲相近考槃在澗釋文引
韓詩作干文選吳都賦引韓詩考盤在干易漸卦鴻漸
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云干山間澗水也聘禮記鄭注
古文間作干
無相猶矣箋猶當作瘉瘉疾也　正義曰猶瘉聲相近故知
字誤也案鼓鐘其德不猶箋同周禮春人注引詩或舂

或抌釋文抌音由又音揄今生民作或舂或揄釋文音
由又以朱反禮記檀弓咏斯由鄭注猶當爲搖聲之誤
也秦人猶搖聲相近玉藻夫人揄狄鄭注揄讀如搖說
文手部揄從手俞聲沖遠謂猶瘉聲近得之周禮大宗伯釋文俞
李一音由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俞旬又作由旬或作由延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
謂已成其宮廟也　案裳裳者華傳似嗣也江漢召公
是似傳似嗣良耜以似以續傳嗣前歲續往事也似嗣
同音叚借古讀巳午之巳巳止之已同史記律書曰巳
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說文巳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

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正義引譜云子思
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古似巳通用故鄭
讀似爲巳
約之閣閣傳閣閣猶歷歷也　案周禮注引作約之格格
釋訓格格舉也郭注舉持物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芋當作幠幠覆也　案釋詁訏幠
大也訏與芋同方言芋大也郭注芋猶訏耳又訏大也
中齊西楚之間曰訏郭注訏亦作芋音義同耳又夰音大
幠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夰或曰幠說文巾部幠覆也
廣雅同士冠禮鄭注冔名出於幠幠覆也釋名冔幠也

憮之言覆言以覆首也訏芋㝷憮並聲相近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　案釋文韓詩作䩯云翅也與毛義同說文羽部䩯翅也從羽革聲廣雅䩯翼也皆本韓詩
噦噦其冥傳冥幼也　正義曰冥幼釋言文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於義實安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案崔靈恩音杳甚是說文冥幽也從日六冖聲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冥亦夜也玉篇冥窈也夜也王肅妄改毛爲幼而郭璞注雅誤從之當以崔本爲正與孫炎合

載弄之璋傳半圭曰璋　案說文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白虎通文質引禮曰半珪爲璋毛公據古禮文也
朱芾斯皇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案說文市韠也天子朱市諸侯赤市
載衣之裼傳裼褓也　釋文韓詩作禘音同案說文衣部褅緥也從衣啻聲詩曰載衣之褅集韻禘或褅字毛作裼叚借字當依韓詩作褅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　案說文寸部專一曰專紡專缶部𦉪瓦器也從缶薦聲廣韻二十二霰𦉪紡錘集韻𦉪一曰紡甎說苑千金之寶用以問紡不如瓦塼曹昭女誡古者生女三日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
其耳濕濕傳呞而動其耳濕濕然　釋文呞本又作齝亦作齝丑之反一音初之反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今江東呼齝爲齥音漏洩也案釋獸牛曰齝羊曰齛釋文齛郭音泄息列反齝字林以爲古齝字說文齒部齝吐而噍也從齒台聲玉篇呞牛噍也廣韻七之齝牛吐食而復嚼集韻齛或作齥
憂心如惔傳惔燔也　釋文韓詩作炎案說文火部炎小爇也從火干聲詩曰憂心炎炎又心部惔憂也從心炎聲詩曰憂心如惔廣韻二十四鹽炎字林云小熱也

維周之氐傳氐本也箋氐當作桎鎋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案正義引說文今本無之說文氐至也從氏下著一一地也聘禮記鄭注今文至爲砥桎從至聲氐桎亦聲相近說文車部轚抵也禹貢覃懷底績史記作致績
俾民心闋傳闋息也　案說文門部闋事已閉門也從門癸聲玉篇闋息也後漢書楊璇傳剽人盜邑者不闋時月注闋息也
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箋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案文選登樓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騁馳也箋本韓詩

方茂爾惡傳茂勉也　案傳本釋詁茂與懋同漢律志顏
注楙古茂字
天之扤我傳扤動也　案說文扤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
以大扤鄭注動搖貌方言扤不安也文選吳都賦劉逵
注扤搖也李善引詩傳此文
執我仇仇傳仇仇猶謷謷也　案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
皆傲慢賢者釋文敖敖本又作謷舍人本傲作毀云仇
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說文言部謷不肖
人也從言敖聲廣韻謷不肖語也楚辭九思令尹兮謷
謷王逸章句不聽話言而妄語也

員于爾輻傳員益也　案廣韻二十文員益也說文員物
數也從貝口聲數有增多之義引申之故爲益
昏姻孔云傳云旋也　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杜注云猶旋旋歸也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
象回轉之形古文省作云云象回轉故毛訓爲旋取旋
轉之象此云之本義也
佌佌彼有屋傳佌佌小也　案說文人部佌小貌從人囟
聲詩云佌佌彼有屋細亦從囟聲故爲小貌玉篇𡟎小
也亦作佌廣韻四紙佌斯氏切小貌詩云佌佌彼有屋
本作佌佌𡟎小貌與佌音同

蔌蔌方有穀傳蔌蔌陋也箋穀祿也釋文云方穀本或作
方有穀非也　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詩小雅速速方
轂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方猶並也與陸氏方穀本
合李賢訓轂爲車轂異於毛鄭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
其篇第因改之耳　正義曰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
剡豔古今字耳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孽又曰山崩水
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
崩水潰卽此篇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
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

引之又尙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案鄭君謂十月之
交雨無正小□小宛爲刺厲王漢書谷永傳閻妻驕煽
日以不臧顏監注引魯詩十月之交篇此日而食于何
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
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則知箋本魯詩非鄭
君之臆說也漢書劉向傳上封事曰下至幽厲之際君
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
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此下引十月之交篇甚詳毛以此爲幽王

詩子政兼言幽厲又曰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蓋中壘世傳
魯詩參用申公說也又案鄭氏謂毛移篇第正義謂韓
詩次第亦與毛同是毛韓本合也漢書古今人表下下
皇父卿士司徒皮毛詩作番音婆韓詩作繁古讀繁皮皆音婆　大宰家伯膳
夫中術內史掫子趣馬蹶師氏萬顏注萬讀曰踽　並繫幽王之
下仍從毛公說

百川沸騰傳騰乘也　案文選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
山詩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騰乘也與毛公合易咸卦滕
口說也釋文滕九家作乘

謀猶回遹傳回邪遹僻　釋文遹韓詩作鴥義同案文選

西征賦注引韓詩謀猶回泬薛君曰回邪僻也幽通賦
曹大家注引謀猶回穴云僻也是毛韓義同

是用不集傳集就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是用不就大明
傳集就

翰飛戾天傳戾至也　案文選西都注引韓詩翰飛厲天
薛君曰附也卷阿亦傳于天傳傅猶戾也菀柳亦傳于
天箋傳至也

題彼脊令傳題視也箋題之爲言睇視也　案說文目部
睼迎視也從目是聲廣韻十二齊睼遠視也廣雅題視
也說文見部題顯也從見是聲題卽題之叚借字潛夫

論讚學引詩顧彼鵜鴒徐幹中論貴驗引詩相彼脊令

宜岸宜獄傳岸訟也　釋文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
廷曰獄案初學記獄類引詩宜犴宜獄韓詩外傳曰鄉
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豸部豻胡地野狗從豸干
聲或從犬詩曰宜犴宜獄周禮射人鄭注豻讀如宜豻
宜獄之豻鹽鐵論刑德篇引詩宜犴宜獄文選范蔚宗
皇后紀論注亦引毛詩宜犴宜獄荀子宥坐篇獄犴不
治楊倞注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
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後漢書崔
駰傳獄犴塡滿注引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朝廷

曰獄梁書武帝詔鉗鈦之刑歲積於牢犴高彪碑獄犴
生𡳿卽犴字也毛公作岸叚借字依字當作犴皇矣箋
云岸訟也義本故訓

惄焉如擣傳擣心疾也　釋文本或作㿵同韓詩作疛案
說文疒部疛小腹病從疒肘省聲玉篇疛心腹疾也廣
韻四十九宥疛直祐反心腹疾㿵上同毛作擣叚借字

譬彼壞木傳壞瘣也謂傷病也　正義曰爾雅注某氏曰
譬彼瘣木案釋木釋文稱樊光引詩譬彼瘣木沇旋疑
非光注故沖遠渾言某氏也說文疒部瘣病也從疒鬼
聲詩曰譬彼瘣木許氏所引與故訓正合

尚或墐之傳墐路冢也　案說文歺部殣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從歺堇聲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荀子禮論篇以昏殣楊注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殣之九經字樣亦作殣與說文引詩同墐叚借字依字當作殣

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爲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正義曰皆孟子文案毛公多引傳記說詩最爲近古東漢以後以注附經古意寖微矣絲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韓詩外傳稱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釋文序錄引徐堅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高行子當卽高子高子爲子夏弟子孟子稱之曰叟有以夫（子夏猶及見魏文侯故其弟子得與孟子同時）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小弁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與毛詩不同王充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又中山靖王勝傳聞樂對曰伯奇所以流離下引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蓋三家之說也伯奇乃尹吉甫子（文選笛賦注引琴操路史發揮引曹子建惡鳥論並謂尹吉甫子後漢書周磐傳注引說苑謂王國子此傳聞之異）而邵武士人僞疏乃云伯奇宜臼也亦太憒憒矣

哆兮侈兮傳哆大也　案說文口部哆張口也從口多聲金部鉹一曰詩云侈兮哆兮繫傳鉹一曰若詩曰侈兮

之侈同大徐本誤倒經文當以小徐本爲正唐石經亦作哆兮侈兮詩考補遺引說文鉹兮哆兮當是鉹若侈兮之訛也（詩攷多訛字別有挍注本）

哆兮侈兮傳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搯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

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正義曰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案家語好生篇襲用毛傳而小變之王肅僞撰不足據也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浸淫叔子遠其類李善注引毛詩傳顏叔子事張平子東京賦眳藐流盼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展季卽柳下惠也李善注引家語是漢儒多用此事荀子大畧篇子夏曰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

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後門卽所謂嫗不逮門不見疑卽所謂不稱其亂毛公親事荀卿淵源子夏其所傳述蓋西河授受之緒言也又案後漢書崔駰傳展季劾貞於門女章懷注引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是韓詩亦有此文與毛詩同今本外傳無之傳寫脫也焦氏易林隨之謙云顏叔子夏徐幹中論貴驗云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其亂焉列女傳齊威虞姬傳柳下覆寒女而不亂

佻佻公子傳佻佻獨行貌　釋文韓詩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案釋訓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作嬥嬥李善云佻或作嬥以偏旁考之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顧命王乃洮頮水鄭注讀洮爲濯見吳志虞翻傳注是從兆從翟之字古通用也廣韻二十九篠嬥嬥往來貌韓詩曰嬥歌巴人歌也韓詩曰三字當在往來貌之上

行彼周行箋送轉餫因見使行　釋文餫音運案說文食部餫野饋曰餫從食軍聲左傳成五年宣伯餫諸穀杜注野饋曰餫運糧饋之黍苗箋云營謝轉餫之役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

廣川書跋伯庶父尊敦銘曰伯庶父作王姑月姜尊敦朱鮪集字月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月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又史伯碩父鼎銘王母月母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晏案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注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當爲舟堯廟碑委曲舟市隸釋云以舟爲周說苑立節篇有華舟卽華周也說文裘古文省衣作求然則鄭君所據皆古文也

跂彼織女傳跂隅貌　正義曰說文云跂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案說文匕部跂從匕支聲引詩跂彼織女匕頭頃也頃頭不正也織女三角跂然不

正如隅也毛許同意
終日七襄傳襄反也　正義曰謂從日至暮七晨而復反
於夜也案文選顏延年夏夜詩注引韓詩終日七襄薛
君曰襄反也與故訓傳合是毛韓詩同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傳曰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
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正義曰釋天云明星謂之啟明
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
方高三舍今日太白案爾雅郭注云晨見東方謂啟明
昏見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引韓詩太白星晨見東方
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毛韓義同廣雅太白謂之長

庚傳庚續本釋詁文說文以庚爲古續字書皋陶謨正
義引詩西有長賡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爰曰也　案文選關中詩注引韓
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讓吏部封侯表
注引韓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左傳宣
十二年引詩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杜注爰於也說苑政
理篇詩不云乎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
者也漢以前古本皆作爰王肅家語辯政篇妄改爲奚
而集傳誤信之
百卉俱腓傳腓病也　釋文韓詩云變也案文選謝靈運

送孔令詩注引韓詩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
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
李善此說甚明釋詁痱病也郭注痱見詩玉篇引詩百
卉俱痱傳訓爲病當作痱爲是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　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案史記漢
興諸侯年表序諸侯或驕奓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後漢
馮異傳忸忕小利注忸忕慣習也王肅改爲廢大也定
本誤從之非也
不出於熲傳熲光也　案說文火部熲火光也從火頃聲
偕偕士子傳偕偕強壯貌　案說文人部偕彊也從人皆

聲詩曰偕偕士子一曰俱也徐鍇繫傳曰彊力也能皆
同於人是彊也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案檜羔裘中心
是悼傳悼動也菀柳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
蹈悼妯音近義同故箋以妯爲悼方言妯擾也人不靜
曰妯郭注謂躁擾也妯音迪廣韻二十三錫迪蹈也妯
與蹈亦一聲之轉釋詁妯動也疏未引說文心部怞朗
也從心由聲引詩憂心且怞許君訓朗未聞疑有訛誤
以雅以南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
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

之樂曰禁　案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鄭注引詩以雅以南周禮韎師鄭司農說以明堂位云韎東夷之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賈疏引孝經緯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旄人疏文王世子引孝經緯作侏明堂位正義作昧昧韎侏古通用南夷之樂曰任明堂位正義引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文王世子正義作傑文選東都賦注引毛詩傳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詩釋文作韎云本又作昧古南任聲近通用也後漢書陳禪傳以雅以南韎任朱離章懷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

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亾竊謂韎任朱離乃故訓之辭李賢以爲詩之逸文誤矣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與毛義合後漢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是毛韓義同白虎通禮樂引樂元語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南夷之樂曰兜明堂位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樂元語爲河間獻王所作漢食貨志鄧展注毛公爲獻王博士其言德廣所及與樂元語同說四夷之樂不同者傳聞異辭賈公彥鞮鞻氏疏引虞

傳云陽伯之樂舞株離則東夷之樂亦名株離是伏生所說與獻王相符也又通典引五經通義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公羊昭廿五年注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劉向何休所說與樂元語同

獻酬交錯傳東西爲交邪行爲錯　案特牲禮交錯以辨鄭注交錯猶言東西

既齊既稷傳稷疾也箋稷之言卽也　夢溪筆談卷廿六

曰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

既優既渥　案文選塘上行注引詩既霑既渥毛傳渥厚也今傳無此文說文水部瀀澤多也從水憂聲詩曰既瀀既渥

先祖是皇箋皇之言暀也　案泮水箋云皇皇當作暀暀暀暀猶往往也釋詁暀暀皇皇美也說文作暀光美也少儀祭祀之美穆穆皇皇鄭注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周禮保氏注祭祀之容穆穆皇皇釋文皇又音往釋名往暀也歸往於彼也故其言之卬頭以指遠也

或秐或耔傳耔壅本　案說文禾部秄壅禾本從禾子聲廣韻耔壅苗本也周禮甸師注耨芸芓也賈疏芓壅本也漢食貨志引詩或芸或芓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班云附根猶毛云壅本也三公山碑或芸或芓耔秄芓聲同通用

大田箋至孟春土長冒撅陳根可拔而事之　正義曰孟春土長冒撅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案周語韋昭注亦引農書曰春土冒撅陳根可拔月令孔疏云先師以為汜勝之書

以我覃耜傳覃利也　釋文覃以冉反案釋詁剡䂕利也郭注引詩以我剡耜說文刀部剡銳利也從刀炎聲文選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李善注覃與剡同

俶載南畝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　正義曰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惠棟曰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戴國春秋正義曰古者甾戴聲相近戴與載通晏案中庸上天之載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釋地田一歲曰菑郭注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釋文菑本或作甾同孫音災詩疏引孫炎曰菑謂始災殺其草木也古菑載栽災聲近通用凡入地深而建立者皆曰菑考工記輪人鄭司農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菑聲如胾博立梟棊亦為菑弓人菑栗不迆先鄭注菑讀為不菑而畬之菑漢書張耳陳餘傳注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傳周官考工記又作菑音皆同耳管子輕重篇春有以剚耕夏有以决耘又傳戟十萬釋名釋言語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言立曰傳也菑事傳剚音近義同皇矣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韓詩云菑反草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觀民墾草發淄淄菑音義同

既方既阜箋方房也　案古方房通漢書高帝紀沛公攻胡陵方與注音房

鞞琫有珌傳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　正義曰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所出惠棟曰說文玉部云禮云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又云琫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諸侯以金說文所稱禮者蓋逸禮也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其釋器一則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又云以蜃者謂之珧豈

非以禮有成文而爲是說與毛公詩傳多識故實可以
補傳記之缺學者省之案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
曰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與毛公合
戢其左翼箋戢斂也　釋文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嘴於左
也案捷插也集韻捷與插同插猶斂也與鄭同意
摧之秣之傳摧莝也箋云摧今莝字也　案釋文莝韓詩
云委也是韓詩作莝毛詩皆用古文三家詩皆用今文
故箋云今莝字也說文艸部莝斬芻從艸坐聲萎食牛
也菽以穀萎馬置莝中萎卽委也說文繫傳引詩芻之
餘之引下章秣之摧之作秣之剉之白孔六帖九十六

引詩秣之秣之芻秣莝剉音義同
蔦與女蘿傳蔦寄生也　正義曰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
以時事言之耳案說文艸部蔦寄生草也從艸鳥聲引
詩此文或從木作樢賷鳳碑樢與女蘿廣雅釋木亦作
樢爾雅釋木寓木宛童郭注寄生樹一名蔦是釋木有
此文也
以慰我心傳慰安也　正義曰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定
本慰安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
矣釋文慰怨也王申爲怨恨之意韓詩作以愠我心愠
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

說文心部愠怨也怨恚也韓詩訓爲怨恚與毛公異說
文又云慰安也從心尉聲一曰恚怒也許君序稱毛氏
古文故前一說從毛義後一說則兼采韓詩馬季長習
毛詩訓安正與毛合文選詠懷詩注引毛傳慰安也應
德璉建章臺集詩注引毛傳慰猶安存之也王肅申毛
爲怨恨因幷改傳爲怨孫毓朋於王故用王本陸氏誤
從之非也當以正義本爲正
營營青蠅止于樊傳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興者蠅之爲
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喩佞人變亂善惡也　案論衡
商蟲篇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汙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後漢書楊震傳
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漢書武五子傳引詩止于藩昌邑
哀王髆傳引詩至于藩說文言部營小聲也從言熒省
聲詩曰營營青蠅爻部棥藩也從爻林詩曰營營青蠅
止于棥
構我二人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案釋文引韓詩構亂
也箋本韓詩
左右秩秩傳秩秩然肅敬也　案後漢書孔融傳引韓詩
言賓主初就筵之時秩秩然俱謹敬也與毛義同
發彼有的傳的質也　案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

焉玉篇的射質也釋元應瑜伽師地論音義云的射質
也謂的然明見也今射堋中珠子是也
有壬有林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　案史記律書壬之
爲言任也壬任聲相近
賓載手仇箋仇讀曰斞賓手挹酒　案大東毛傳挹斞也
少牢饋食禮鄭注枓斞水器也釋文斞劉音苦侯反斞
仇聲相近故鄭讀仇爲斞士冠禮鄭注勺尊升所以斞
酒也說文斞挹也從斗臾聲徐鍇繫傳云張衡思元賦
斞白水以爲漿廣雅斞酌也
有頒其首傳頒大也　正義曰釋詁墳大也頒與墳字雖

異音義同案說文頁部頒大首也從頁分聲詩曰有頒
其首書盤庚疏引作有賁其首易賁卦釋文引傅氏曰
賁古斑字賁墳頒斑聲相近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
束也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
下　案內則偪鄭注偪行縢釋文偪本又作幅左傳桓
二年帶裳幅舄杜注幅若今行縢者劉熙釋名釋衣服
偪所以自偪束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
也
殿天子之邦傳殿鎮也　案釋文鎮又音眞本作填古鎮
字讀如填與殿聲相近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釋文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
貌案左傳襄十一年引詩便蕃左右釋訓便便辯也書
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索隱曰今文作
辯鄭注亦作辯古平便辯通用故毛以便便爲辯治
紼纚維之傳纚綏也　釋文纚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
案爾雅釋水紼縭維之縭綏也縭纚聲近義同文選元
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纚繫也繫謂以筰繫之也說文
竹部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
也起舟使動行也劉向九歎云濟楊舟於會稽兮注楊

木之舟輕而易浮必竹筰維繫以制其行孔疏謂縭訓
爲綏綏又爲繫與韓同意
福祿膍之傳膍厚也　釋文韓詩作肶注同案釋詁肶厚
也說文肉部膍或作肶
騂騂角弓傳騂騂調和也　釋文說文作弲案說文弓部
弲角弓也從弓肙聲角部觲用角低仰便也從羊牛角
讀若詩曰觲觲角弓許云低仰便猶低昂便也與毛公
調和同意說文無騂字馬部新坿有之云從馬觲省聲
民之無良箋良善也　案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人之
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

怨之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　釋文韓詩作曣見日
出也曰消韓詩作聿消劉向同案漢書劉向傳引詩雨
雪麃麃見晛聿消荀子非相篇引詩雨雪瀌瀌宴然聿
消古曰聿通用說文日部晛日見也從日從見見亦聲
引詩見晛曰消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遺讀曰隨婁斂也　案周禮遺人
先鄭注遺讀如詩曰棄予如遺之遺釋文遺司農音維
雲漢以遺與雷摧協古音與隨近荀子非相篇引詩莫
肯下隧式居屢驕楊倞注隧讀爲隨屢讀爲婁婁斂也

文選歎逝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隤猶遺也古隧隤隨
遺聲相近大雅草不潰茂傳潰遂也說文𨸏部隤下隊
也士喪禮注䜌之言遺也
謂之尹吉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
案晉語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姞其一也漢書古今
人表姞人棄妃潛夫論志氏姓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姞
氏封于燕及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姞氏之別有闞尹蔡
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
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鐘鼎款識故義毋作旅匜寅
簋云叔邦父叔故叔猶敦云叔猶生作尹坆尊敦即尹
姞之異文
垂帶而厲箋厲字當作裂　案思齊烈假不瑕鄭作厲假
古厲烈通用祭法厲山氏國語作列山春秋隱二年紀
裂繻釋文裂或音厲內則注引詩作垂帶如厲箋云而
亦如也古而如通用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　釋文韓詩作泱泱同案說文
泱滃也雲氣起貌文選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徐爰注
泱音英李善曰泱與英古字通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　釋文韓詩及說文並作怖怖
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

很怒也案今說文作恨怒也毛用叚借字作邁韓許作
怖怖是正字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案淮
南子齊俗訓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注人君升車有乘石
也
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
聲近斯　正義曰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
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惠棟曰爾
雅釋詁曰鮮善也釋文曰本或作𩀱沈旋曰古斯字說
文雨部霹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晏案

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左傳釋文引賈逵亦云思白頭貌

炮之燔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　案文選西都賦注引毛詩炰之燔之毛萇曰去毛曰炰去毛加火對文毛傳多此句法孔疏謂傳直言毛曰炰是合毛而炮之與李善所見本異周禮封人毛炮之豚鄭注爓去其毛而炮之言去毛亦得通也釋元應五分律音義引毛詩以毛曰炮說文炮毛炙肉也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　案說文牂牝羊也牡字轉寫之訛初學記羊類集韻並引說文牂牝羊也則牡字之誤無疑矣爾雅釋畜牡羒牝牂廣雅其牝三歲曰牂釋元應引字林牂牝也並與毛公合近刻段注說文亦改作牝羊惜不引初學記集韻正之

毛鄭詩釋卷三

淮安山陽丁晏學

聿修厥德傳聿述　案漢東平王宇傳引作述修厥德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　正義曰以一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　案釋元應大集日藏分經引詩太任有娠佛本行集經音義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動也娠謂有胎懷孕者也廣雅娠傷也今皆作身兩通前世三轉經音義引詩傳娠動也說文女部娠女妊身動也從女辰聲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　釋文韓詩作磬磬譬也案說文人部俔譬諭也從人從見引詩俔天之妹許君用韓詩說也

纘女維莘傳莘太姒國也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㜪姒氏之女廣韻十九臻㜪所臻切有㜪國名古莘㜪聲同通用

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　釋文引韓詩云瓞小瓜也案文選潘安仁在懷縣作注引韓詩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說文瓜部瓞瓝也從瓜失聲引詩此文瓞小瓜也與韓義同

緜傳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案伏生書大傳呂氏春秋俱有此文不獨孟子也毛公先秦古書故所引多傳記文

周原膴膴傳膴膴美也　釋文韓詩同案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周原腜腜小□國雖磨膴韓詩作靡腜膴腜古通用

其繩則直傳言不失繩直也　案東京賦注引毛傳言不失繩直之宜也

臯門有伉傳伉高貌　釋文韓詩作閌云盛貌案漢書揚雄傳閌閬閬其寥廓兮師古曰高門貌文選西京賦高門有閌李善云伉與閌同吳都賦高闈有閌玉篇門部引詩亦作閌伉閌古今字說文自部阬閬也門部閬門高也阬即伉之正文說文無閌字廣韻四十二宕閌閬門高

混夷駾矣傳駾突　案說文駾馬行疾來貌從馬兌聲詩曰昆夷駾矣趙岐孟子章指亦引詩昆夷駾矣釋文混音昆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　正義曰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靡笄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喙短氣貌方言豫極也郭注江東呼極爲豫倦聲之轉也又㱂倦也郭注今江東呼極爲㱂外傳曰余病㱂矣廣雅㱂極也玉篇豫困極也廣韻二十廢豫困極也引詩昆夷豫矣本亦作喙㱂豫上同

虞芮質厥成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正義曰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案尙書大傳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間田說苑君道篇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

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史記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並與毛公合正義引家語不足據

芃芃棫樸傳樸枹木也　案文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樸包木也

薪之槱之傳槱積也　案說文槱積燎也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鄭注槱積也引詩薪之槱之

左右趣之傳趣趨也　案賈誼新書連語引詩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以善趨也容經引詩同與毛傳訓趨合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　案荀子富國篇引詩彫琢其章毛公親事荀卿故訓本於師說也說苑修文篇亦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質言文質美也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案荀子富國篇引詩亹亹我王文王毛傳亹亹勉也亦本於師說也韓詩外傳亦引詩云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枚下而茂盛　案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引詩延于條枚後漢書黃琬傳注同韓詩外傳引詩亦作延鄭君釋施爲延蔓本韓詩說也皇矣箋云施猶易也延也

魚躍于淵箋魚跳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文選四子講德注引韓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踊躍於淵中與箋義合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太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案白虎通姓名文王十子引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班氏所引疑三家詩傳文史記成叔名武霍叔

名處漢古今人表同與詩傳所言互異南季管蔡世家作冉季古枏字本作柟或作枏故冉亦誤爲南劉向列女傳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以周公爲管叔兄與班引詩傳及趙岐注孟子合

烈假不瑕箋厲假皆病也　案鄭讀烈爲厲古厲烈通用集韻引詩厲假不瑕從鄭讀也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毛本誤作老也箋耆老也　案周頌武云耆定爾功釋文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老也韓詩音同鄭云惡也王符潛夫論班祿引詩云上帝指之憎其式惡

其菑其翳傳自斃爲翳　釋文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填
下也案釋名殪翳也就隱翳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彼言維
此文王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案樂記注云言文
王之德皆能如此則鄭所据詩亦作文王鄭注禮多依
韓詩與毛不同又徐幹中論務本詩陳文王之德曰惟
此文王帝度其心（杜預多同王肅說見桓五年疏）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　釋文貊本作貊左傳作莫韓詩同
云莫定也案釋詁貉嗼定也正義引作貊莫定也
四方以無拂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　案考工

記察其菑爪不齵注菑與爪不相佹賈疏不相佹戾鄭
注禮記亦云拂猶佹詳見禮記釋注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　案呂覽季夏紀注引詩鼉鼓鞛
鞛釋元應維摩經音義亦引作鞛鞛廣韻四江鞛鼓聲
也鞛上同逢卽鞛之叚借
矇瞍奏公傳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案文選連珠注引韓詩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瞍與毛不同春官大師注鄭司農注
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晉語韋昭
注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釋名矇有眸子而

無明蒙蒙然無所別也說文瞍無目也並與毛合當以
毛義爲長漢樊安碑以公德加位特進隸釋云以公德
爲功德詩以奏膚公王公伊濯肇敏戎公訓皆爲功公
功古通用文選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注引詩矇瞍奏工
楚辭九章章句亦作奏工（呂氏春秋達鬱注引詩矇瞍奏功楚辭九章章句引詩矇瞍奏工周禮肆師先鄭注古者工與功同字）
昭茲來許傳許進　惠棟曰東觀漢記引詩云昭茲來御
蔡邕獨斷云御者進也與傳合疑傳寫之誤　案廣雅
許進也義本毛傳續漢書祭祀志注引大雅曰昭哉來
御繩其祖武

築城伊淢傳淢城溝也　釋文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
案說文古文閾從闖淢洫古通
時維姜嫄傳姜姓也　案史記周本紀引韓嬰章句姜姓
原字漢禮樂志古今人表俱作姜原不加女旁
克岐克疑傳疑識也　案說文口部嶷小兒有知也從口
疑聲引詩克岐克嶷淮南子注軫軛之軛讀如克岐克
嶷之嶷是漢人多作嶷婁壽碑岐嶷有志鄭固碑善性
形於岐嶷仍作嶷又劉熊碑誕生岐嶷武斑碑其在孩
提岐嶷發蹤馬江碑岐嶷有度童子逢盛碑亦作岐嶷
書作山旁漢人分隸往往移易如此

種之黃茂傳種雜種也　正義曰其苗實雍種而肥又曰
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
肥盛也又曰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案正義則毛傳本
作雍種後人訛爲雜耳
或舂或揄傳揄抒臼也　案周禮舂人注抗抒臼也詩云
或舂或抗釋文抗音由儀禮有司徹注挑讀如或舂或
抗之抗說文臼部舀抒臼也從爪臼詩曰或簸當作或舂或
舀舀或從手冗作抗或從臼冗作𦥷廣韻十八尤抗抒
臼揄舀上同古抗揄聲相近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　案楚辭招魂章句引作

肆筵設机涉上二句而誤也古書几多作机渙九二渙
奔其机虞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釋文机音几左傳襄
十年投之以机釋文机本又作几莊子齊物論隱机而
噓釋文机李本作几州輔碑有机杖之賜
室家之壺傳壺廣也箋云壺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
已乃及於天下　正義曰周語引此章壺也者廣裕民
人之謂也案周語韋昭注壼捆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
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義本鄭氏孟子滕文公
篇音義引埤蒼云捆緻也
公尸來燕來宗傳宗尊也　案說文宗尊祖廟也白虎通

宗者何宗有尊也初學記引釋名宗尊
鳧鷖在亹傳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　釋文亹音
門案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亹水流進貌與故訓合漢
書地理志浩亹師古曰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引詩此
文趙充國傳至浩亹師古曰音門水名也後漢書馬援
傳毛聚冠鈔拒浩亹監李賢注音告門屬金城郡浩水
名也亹者水流夾山間兩岸深若亹也詩曰鳧鷖在亹
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之耳亹門音
義同故箋訓爲門
芮鞫之即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

隩水之外曰鞫　案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注
汭在豳地引詩汭泦之即漢書地理志孟堅自注詩芮
阸雍州川也師古曰阸讀與鞫同大雅公劉之詩曰止
旅乃密芮鞫之即韓詩作芮阸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
安靜乃就芮阸之間耳爾雅釋邱厓內爲隩外爲隈邢
疏隈當作鞫傳寫誤也釋文作鞫引字林作坈云厓外
也詩正義引爾雅亦作鞫李巡孫炎本同廣韻一屋阸居六切
曲岸水外曰阸坈上同
茀祿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　案茀芾通甘棠傳蔽
芾小貌韓詩外傳蔽茀易釋文引子夏傳豐其芾芾小

貌故毛公亦訓茀爲小釋詁祓福也郭注引詩祓祿爾
康矣生民箋云弗之言祓也
憯不畏明傳憯曾也　案說文曰部朁曾也從曰兓聲詩
曰朁不畏明八部曾詞之舒也
柔遠能邇箋能猶伽也　正義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
云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釋文伽檢字書未見所
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
反義亦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案集韻伽
均也人余切音如通作如秦誓其如有容焉公羊文十
二年傳作其能有容古能如多通用故訓能爲伽

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　案說文曰部沓語多沓沓
也從水曰說文口部呭多言也從口世聲詩曰無然呭
呭言部詍多言也從言世聲詩曰無然詍詍荀子解蔽
篇注引詩無然詍詍
聽我囂囂傳囂囂猶警警也　案正義引釋訓囂囂傲也
今本作敖敖釋文本又作警又作囂同小雅讒口囂囂
漢書劉向傳作讒口嗸嗸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　釋文云說文作唸吚案說
文唸吚呻也從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唸吚五經文字屎
說文作吚則唐本說文作唸吚

牖民孔易　案韓詩外傳作誘民傳牖道也召南傳誘道
也古牖誘通用劉勰新論從化引詩誘人孔易
會是彊禦傳彊梁禦善也　案莊子山木篇以其彊梁隨
其曲傳釋文彊梁多力也漢書注引詩作彊圉烝民不
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引作彊圉桑柔箋云圉當作禦古
字多通用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彊梁者不得其死
漢書河間獻王所得古書老子其一也毛公爲獻王博
士故依用之
女炰烋于中國傳炰烋猶彭亨也　案易大有九四匪其
彭釋文引干寶云彭亨驕盛貌類篇彭亨驕滿也韓退

之城南聯句苦開腹彭亨用毛公語文選魏都賦吞滅
咆烋劉淵林注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引詩咆
烋於中國
內奰于中國傳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　案文選魏都賦
叕呬內贔劉逵注不飲酒而怒曰贔詩曰內贔于中國
西京賦巨靈贔屭薛綜注贔屭作力之貌也釋元應宏
道廣顯三昧經音義贔古文奰說文贔壯大也謂作力
怒也今說文大部奰壯大也從三大三目二目爲䀠三
目爲奰益大也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
怒謂之奰卽詩傳文也廣韻去六至奰平秘切怒也一曰

近也當作迫也奧上同見經典省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　正義曰未知何方也案文選
五等諸侯論注引詩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今傳無
此文傳寫脫也丙子學易篇引蒼頡篇鬼遠也文選趙
充國頌注引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在夏后之世箋近在夏后之世　案周語引詩近在夏后
之世
靡哲不愚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案毛公避漢高
祖諱改邦爲國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　案緇衣作有梏德行鄭云梏大也

直也古覺梏聲相近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　惠棟曰泮
水詩云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云除也士
喪禮云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爲剔說文逷古文逖義
雲章又作逖訓爲剔左僖二十八年傳糾逖王慝漢都
鄉正街彈碑云糾剔王慝逖訓遠見爾雅或從狄省文
也　晏案書牧誓潛夫論勸將引詩用逖蠻方逖矣西
土之人郭註釋詁引作逷矣西土之人後漢書注文選
注引書皆作逷邪叔明爾雅疏云逷古文逖也瞻卬云
舍爾介狄傳狄遠也集韻云說文引詩舍爾介逖許君
云遠也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師古曰即簡狄也廣雅狄
敭也王充論衡狄牙之調味也即易牙古易狄聲相近
倉兄填兮傳倉喪兄滋也　釋文倉初亮反兄音況本亦
作況正義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
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案倉喪同音叚借說文心部愴
傷也從心倉聲兄讀與況同小雅況也永歎傳況茲也出
車僕夫況瘁箋云況茲也大雅職況斯引職況斯宏傳
況滋也又亂況斯削箋云而亂滋甚古兄況茲滋通用
沖遠訓況爲賜又轉爲嘉貺之貺其說非也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　正義曰疑音疑疑者安靜之義故

爲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惠棟曰鄉飲酒禮云賓西階上
疑立注云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然立自定之
貌音魚乙反正義音疑非也晏案士昏禮婦疑立于席
西鄭注疑正立自定之貌鄉射禮賓西階上疑立釋文
疑魚乙反陸氏得之
至今爲梗傳梗病也　案釋元應放光般若經音義引楚
辭梗其有理王逸云梗强也亦害也病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口距人謂之赫　正義曰定本集
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
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釋文赫毛許白反　也與王

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案毛傳本訓光王肅改毛爲炙以合己說且以難鄭也莊子秋水釋文嚇一本作呼許嫁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己也故鄭謂以口距人一切經音義引詩作嚇

國步斯頻傳頻急也箋頻猶比也　案說文目部矉恨張目也從目賓聲詩曰國步斯矉莊子天運釋文引通俗文曰蹙額曰矉古矉頻通用

蘊隆蟲蟲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釋文蘊紆粉切韓詩作鬱同蟲蟲爾雅作爞爞云熏也韓詩作烔音

徒東反案蘊當作薀說文艸部薀積也廣韻薀俗作蘊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暍楊注宛讀爲蘊暑氣也引詩蘊隆蟲蟲內則注宛或作鬱鬱人士箋云苑猶屈也積也釋文苑徐音鬱古薀宛苑並通用讀如鬱廣雅烔熱也廣韻一東烔熱氣烔烔徒紅切毛作蟲蟲段借字也

后稷不克箋克當作刻刻識也　案劉熙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史記孔子世家有顏刻論語包注作顏尅

耗斁下土傳斁敗也　釋文耗韓詩云惡也案後漢書賢皇后紀引薛氏韓詩章句秏惡也唐石經亦作秏說文無耗字當以石經爲正春秋繁露郊祀引詩秏射下土古射斁通用

先祖于摧箋摧當作唯唯嗟也　案易晉初六晉如摧如釋文鄭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李氏集解虞翻曰摧憂愁也與鄭訓嗟同意

滌滌山川傳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案說文艸部蔋艸旱盡也從艸俶聲詩曰蔋蔋山川廣韻二十三錫蔋艸木旱死徒歷切音與滌同

如惔如焚傳惔燎之也　釋文說文云炎燎也徐音炎案

後漢書肅宗紀注引韓詩作如炎如焚上文赫赫炎炎釋文或作惔古惔炎通用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正義曰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曲禮疏引作損撒雉兔四穀不升去囿獸曲禮疏引作損囿獸又五穀不升不備三牲今白虎

通文不具案穀梁襄二十四年大饑傳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范甯注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卽毛公所謂弛兵穀梁毛詩源皆出於子夏蓋七十子傳授之微言也韓詩外傳云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是毛韓說同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　案周禮鄉師而賙萬民之囏阸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釋元應維摩經音義周古文賙同詩靡人不賙大智度論音義引詩靡人不賙傳賙救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我儀圖之傳儀宜也　案角弓云如食宜饇釋文引韓詩作儀古宜通用

榦不庭方箋作楨榦而正之　案西京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榦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箋本韓詩

鉤膺鏤鍚傳鏤鍚有金鏤其鍚也箋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　案說文金部鍚馬頭飾也從金陽聲引詩鉤膺鏤鍚巾車鄭注鍚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賈疏眉上曰鍚故知當額盧左傳桓二年鍚鸞和鈴杜注鍚在馬額文選東京賦注鏤彫飾也當顱刻金爲之續漢書輿服志靑狘尾當盧文髦釋元應樸炭經音義當盧字宜作顱同力胡反言馬面當顱刻金爲之所謂鏤鍚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詩地理考湳水李氏曰同州䣝谷說文邑部䣝在馮翊郃陽亭

祁祁如雲傳祁祁徐靚也　案司馬相如上林賦靚裝刻飾後漢書南匈奴傳豐容靚飾廣韻四十五勁靚疾政切裝飾也

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實是也　正義曰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案釋詁寔是也郭注引公羊

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周語咨於故實韋昭注故事之是者也周策是攻用兵高誘注是實也書秦誓是能容之禮記大學作實唐石經衞氏集說作寔小星云寔命不猶釋文韓詩作實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傳九命錫圭瓚秬鬯　案韓詩外傳引傳曰九錫秬鬯

來旬來宣箋旬當作營　案周禮均人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營從田熒省聲營從宮熒省聲古書熒或一作營或虞翻易注坤爲營公羊疏引爾雅孫炎注營州受性平均古旬均營營

熒並聲近通借

矢其文德傳矢施也　正義曰定本爲弛字案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施也釋詁矢弛也

旣敬旣戒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　案說文言部警言之戒也從言敬敬亦聲小徐繫傳引禮曰先鼓以敬戒周禮注引詩旣儆旣戒古儆警通用隸僕注儆蹕釋文儆字又作警釋名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徐方繹騷箋繹當作驛　案載芟云驛驛其達釋文爾雅作繹繹云生也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繹繹盛貌廣雅驛驛盛也駉云以車繹繹釋文崔本作驛後

漢書郭伋傳駱驛不絕卽絡繹也隸釋丁魴碑亦以駱驛爲絡繹古繹驛通用

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　案漢書揚雄傳敦萬騎于中營兮師古曰敦讀曰屯文選甘泉賦注敦與屯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應劭曰敦音屯釋文鋪韓詩作敷後漢書馮緄傳亦引詩敷敦淮濆古鋪敷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緜緜翼翼傳緜緜靚也　正義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靚也　案賈誼鵩鳥賦澹乎若深淵之靚揚雄甘泉賦稍暗暗而靚深師古曰靚卽靜字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案漢郊祀歌青陽開動根荄以遂遂卽茂意（韓退之文根之茂者其實遂）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彙作𢑢艸木𢑢孛之貌（韓詩外傳作潰茂疑潰之譌）

不云自頻傳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　釋文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案說文瀕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從頁從涉徐鼎臣曰今俗別作水賓非是瀕濱古今字采蘋北山傳皆云濱厓也劉向列女傳引詩作濱與鄭君合蓋漢人多用今文故箋易作濱也

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愼　案說文言部誐嘉善也從言我

聲詩曰誐以溢我廣韻引詩誐以謐我左傳襄二十六年引詩何以恤我古假與遐通揚子法言寡見篇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注假作遐（漢禮樂志注假卽遐字楊統碑繁陽令楊君碑皆以假爲遐廣韻三十五馬假說文作假）古遐胡同音士冠禮注胡猶遐也表記注瑕之言胡也桑柔箋胡之言何也伐檀箋胡何也魏風何不日鼓瑟魯詩石經殘碑作胡左氏作何許君作誐皆音近叚借也尚書惟刑之恤哉今文作謐古謐恤亦通（戴氏謂春秋傳作何傳寫譌失恐非）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　案後漢書莋都夷傳引詩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

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
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沈括
筆談引作朱浮傳誤案此朱輔上疏引詩非朱浮也薛君曰徂往也沈括引作岨亦非　說苑君道
篇引詩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亦引詩岐
有夷之行是韓詩皆以岐字屬下讀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傳二后文武也密口也箋云
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案賈誼新書容經叔向引詩
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口也億也命者制
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
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
昊天焉賈太傳直以成王為周成王與鄭不同周語叔
向曰引此詩云云是道成王之德也賈唐鄭韋注俱謂
成其王功詩正義引非周之成王恐非外傳之旨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熙廣肆固箋云廣當為光固
當為故字之誤　案荀子禮論篇澤厚者流澤廣大戴
禮記作光古光廣通用說文廣從广黃聲黃從田作炗
炗古文光也周語引詩緝熙之廣也韋昭注鄭後司農
云廣當為光虞翻同後司農即康成也禮投壺鄭注固
之言如故也史記魯世家杏于故實徐廣曰固一作故

國語作故古固故亦通敬之毛傳光廣也緜毛傳肆故
今也並與鄭合此箋申毛非改毛也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傳震動疊懼　案後漢書李固傳注
引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
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
應其政教韓詩以時邁為成王時詩與箋言武王不同
思文后稷　案魯語展禽曰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注稷
周棄也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魏志杜畿傳注亦稱
韋昭引毛詩傳同　今毛傳無此文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
山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東漢馬融亦作毛詩傳見後

漢書荀爽亦有詩傳則稱傳者不獨毛公詳玩韋宏嗣
所引疑非故訓文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案文選典引注引韓詩外傳貽我嘉
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飴我釐麰釐麰
麥也師古曰飴讀與貽同孟子趙岐注白帖八十一皆
引作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二縫象其芒
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麰麥也從麥牟聲或
從艸作⿱艹牟牟⿱艹牟麰麰並同毛從古文省
無此疆爾界　釋文作介　案魏都賦注引韓詩介界也
于彼西雝傳雝澤也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薛君章

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潔白之人也以西雝爲辟雝與毛鄭不同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詩于

彼西雝

潛有多魚傳潛槮也　釋文槮也舊時傳並作米傍參韓詩云涔魚池案文選笛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涔魚池也音岑正義曰涔潛古今字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引犍爲舍人曰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說文米部糂以米和羹也一曰米粒也從米甚聲籒文作糣古文作糝陸氏作米旁是禹貢沱潛既道史記夏本紀潛作涔古字通用

鞗革有鶬傳言有法度也箋鶬金飾貌　案說文王部瑲玉聲也從玉倉聲詩曰鞗革有瑲小雅有瑲葱珩傳瑲珩聲也商頌八鸞鶬鶬傳言文德之有聲也鶬叚借字依字當作瑲釋文鶬本亦作鎗故鄭以爲金飾

嬛嬛在疚　釋文崔本作煢案漢書匡衡傳引詩煢煢在疚文選揚荊州誄潘安仁河陽縣作注並引詩煢煢在疚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引詩亦作煢煢說文𠃊部疚貧病也從𠃊久聲引詩煢煢在疚左傳亦云煢煢余在疚

佛時仔肩傳佛大也　案說苑韓詩外傳並引詩弗時仔肩古佛弗通用

拚飛維鳥箋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　案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引韓詩薛君章句䎘飛貌陸士衡贈馮文熊詩劉越石答盧諶詩注俱引詩翻飛維鳥廣雅拚飛也拚即翻之叚借毛詩作拚韓詩作翻古今字也拚從弁讀如翻猶弁絣從弁讀如煩皆音之轉也說文拚拊手也

有嗿其饁傳嗿眾貌　案說文口部嗿聲也從口貪聲引詩有嗿其饁廣韻四十八感嗿眾聲烏感切

緜緜其麃傳麃耘也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眾貌　案大雅緜緜翼翼釋文緜緜韓詩作民民同緜民聲相近

其鎛斯趙傳趙刺也　案考工記粵無鎛鄭注引詩其鎛斯挏買疏挏刺也釋文挏音趙集韻三十小挏刺也詩具鎛斯挏或作趙通用趙

載弁俅俅箋載猶戴也　案爾雅釋言注引詩戴弁俅俅玉篇引詩亦作戴弁古載戴通用

自羊徂牛傳言先小後大也　案劉向說苑尊賢篇引詩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韓詩外傳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是毛韓義同

不吳不敖傳吳譁也　案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不驁古虞吳通用國語虞山漢地理志作吳山公羊傳伐鮮虞

釋文本或作吳音虞虞從虍吳聲足徵古本皆作吳不當如何承天說誤作吳矣　釋名釋州國吳虞也漢衡方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之異文說文亦作不吳不揚孔疏本娛作吳

酌釋文字亦作汋　案儀禮燕禮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內則亦作勺漢禮樂志武王作勺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師古曰讀與酌同左氏宣十二年傳荀子禮論篇又作汋

我龍受之傳龍和也　正義曰龍之爲和訓則未聞案長

發傳龍和也廣雅龍和也玉篇龍和也易乾爲龍乾道保合太和故爲和也一說龍與厖通玉人上公用龍注謂雜色非純玉龍訓和猶亂訓治也

鸞聲噦噦傳噦噦言其聲也　案說文金部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曰今俗作鐬以鉞作斧鉞之鉞非是廣韻十四泰鐬鈴聲此卽大徐所謂俗體也目部眓讀若詩施罛濊濊大部奯讀若詩施罛泧泧

屆此羣醜傳屆收醜衆也　案釋文引韓詩屆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是毛韓同義

不吳不揚傳揚傷也　案澤陂云傷如之何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古揚陽通用詳見禮記釋注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　正義曰荀卿論兵云負矢五十箇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爲束也案說文手部搜衆意也從手叜聲引詩束矢其搜

憬彼淮夷傳憬遠行貌　釋文憬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案陸引說文與今本異說文心部憬覺悟也從心景聲詩曰憬彼淮夷瞿部矍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文選安陸昭王碑文引韓詩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許於憬下依毛詩矍下引韓詩憬與穬獷

聲相近

閟宮有侐傳閟閉也箋閟神也　案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詩祕宮有侐傳祕神也傳乃箋之誤

奄有龜蒙　案文選責躬詩注引詩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今傳無此文

奄有九有傳九有九州也　案文選策魏公九錫文引韓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傳域有也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魯語作霸九有漢律志作霸九域古字通用

幅隕既長傳隕均也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案說文

口部圓讀若員元鳥傳員均也隕卽員之叚借古員圓
通用
百祿是何傳何任也　案左傳隱三年引詩百祿是荷荷
讀如荷任之荷與毛公合
元王桓撥傳撥治也　案釋文韓詩作發發明也古發讀
如撥與撥通用
率履不越傳履禮也　案韓詩外傳引作率禮漢書蕭望
之傳亦引作禮宣帝紀同隸釋周憬碑帥禮不越並與
故訓合
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箋駿之言俊也　案荀子榮辱

篇引詩爲下國駿蒙楊注駿大也蒙讀曰厖厚也毛公
親事荀卿故訓多本師說也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引
詩爲下國恂蒙盧辯注恂信也今下國信蒙其富今案
盧說非也古恂駿聲近叚借論語恂恂祝睦後碑鄉黨
逡逡可證也蒙厖亦通用小戎箋云蒙厖也大戴所引
與毛詩正合呂氏讀詩記稱董氏引齊詩作駿駹謂馬
也齊詩魏代已亡非宋董逌所及見此齊詩卽董氏所
僞托以詩文從馬詭爲此說而朱子集傳誤從之遂廢
漢以來經師之訓故是可嘆也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箋龍當作寵　案大戴禮衞將軍文
子篇引詩何天之寵傅奏其勇鄭君依大戴文也書禹
敷土史記夏本紀作傅土古敷傅通用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　案荀子議兵篇引詩武王載發注
發讀爲旆說文土部坺治也引詩武王載坺坺與撥同
鳥部鴅讀若撥長發傳撥治也坺墢發撥聲相近
苞有三櫱傳櫱餘也　案漢書敘傳注引詩包有三枿李
善東京賦注櫱與枿古字同詳見禮記釋注
罙入其阻傳罙深箋罙冒也　釋文罙說文作罙從冈米
云冒也案說文网部罙周行也從𠔿米聲引詩罙入其
阻廣韻五支罙罟也罙深入也冒也周行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傳商邑京師也　案後漢書樊準傳
引韓詩京師翼翼是毛韓同義

毛鄭詩釋續錄卷四

淮安山陽丁晏學

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　案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與毛公合

左右芼之傳芼擇也　案說文見部現擇也從見毛聲讀若苗玉篇引詩左右現之芼現音義同

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正義曰勞辱之事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習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本毛詩序傳文

施于中谷傳施移也　案荀子儒效云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楊注施讀曰移古移弛通釋詁弛易也故毛訓爲移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　案後漢書王渙傳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與毛義同

素絲五緎傳緎縫也　案說文黑部黬羔裘之縫也從黑或聲

于嗟洵兮傳洵遠　釋文韓詩作夐亦遠也案呂氏春秋季春紀引詩于嗟夐兮夐大也遠也高誘據韓詩也與毛訓遠合

邶釋文本又作鄁　案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邶字或作鄁漢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即鄁之省文

如有隱憂傳隱痛也　案文選養生論勸進表詠懷詩注引韓詩如有殷憂古殷亦讀如隱

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　案說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從水從石詩曰深則砅或作濿釋文引韓詩至心曰厲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砅禹貢礪砥砮丹一切經音義引作砅砥汗簡云砅古文礪王逸九歎章句濿渡也由膝以下爲濿也

有洸有潰傳潰潰怒也　案經本一字而傳重文申之如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條條然歉也慄慄懼也毛傳多此文法韓詩亦云潰潰不善之貌與毛公同

出宿于泲傳泲地名　詩地理攷曰地理志禹貢道沇水東流爲泲東郡臨邑有泲廟注泲亦濟水字蘇氏曰書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故濟水及衛　案劉向列女傳母儀傳楚子發母下引詩出宿于濟飲餞于禰文選謝宣遠王撫軍詩注亦引毛詩出宿于濟玉篇泲古文濟字足徵蘇說之確

飲餞于禰傳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　案文選顏延
年曲水詩序注引韓詩章句送行飲酒曰餞
飲餞于禰　釋文韓詩作坭案士虞禮鄭注引詩飲餞于
泥古從爾之字多與從尼字通如繫于金柅一作檷詳
見周易釋詁
問我諸姑　案史記吳世家索隱宋衷引毛讀姑爲諸今
傳無此文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
案文選神女賦注引韓詩靜貞也與毛義同
不屑髢也箋云髢髲也　案周禮追師注引作不屑鬄也

說文髟部鬄髲也從髟易聲或作髢
邦之媛也傳美女爲媛也箋云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媛
助也　釋文韓詩作援援取也案釋訓美女爲媛釋文
作援說文女部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從女爰聲引詩
此文毛韓同意
椅桐梓漆傳椅梓屬　案說文木部椅梓也檹字注賈侍
中說檹卽椅木可作琴
終然允臧　案毛本注疏然誤焉唐石經作然不誤漢白
石神君碑終然允臧蔡中郎集濟北相崔君夫人誄終
然允臧

載馳載驅傳載辭也箋載之言則也　案七月春日載陽
沔水載飛載止小宛載飛載鳴賓筵皇尸載起湛露在
宗載考江漢王心載口時邁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箋皆
云載之言則也四牡云載飛載下箋猶則飛則下四月
云載淸載濁箋云一則淸一則濁傳言辭箋言則則亦
辭也箋申毛義文選高唐賦注引廣雅載則也
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　案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弔生
曰唁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從口言聲引詩歸唁衛侯
何以畀之傳畀予也箋又欲以善道與之　釋文畀與也
注予同案論衡率性篇本性篇兩引詩何以與之與箋

義合
考槃在阿傳曲陵曰阿　案文選西都賦引韓詩曲景曰
阿釋元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韓詩曰曲京曰阿阿
謂山曲隈處也皇矣傳京大阜也爾雅釋地大阜曰陵
元鳥傳景大釋詁京大也景從日京聲古陵京景並通
用毛韓同義
譚公維私　案白虎通云覃公維私覃子也說文繫傳引
覃公維厶古文私
體無咎言　釋文韓詩作履履幸也案禮記坊記注作履
無咎言鄭依韓詩也谷風無以下體韓詩外傳作下禮

古履禮亦通

啜其泣矣傳啜泣貌　案韓詩外傳作惙釋名惙惙也心有所念惙然發此聲也

雉離于罦傳罦覆車也　案說文网部罦覆車也從車包聲詩曰雉離于罦古從包之字與從孚之字多通詳見禮記釋注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傳皦白也　案釋文皦本又作皎列女傳引詩作皎文選寡婦賦引韓詩謂余不信有如皎日皎皦音義同又劉公幹贈徐幹詩注引謂余不信江文通雜體詩注引有如皎日月賦注引詩月出皦兮今

詩作皎曲禮注余予古今字

適子之館兮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案漢書金日磾傳小疾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後漢書班固傳周廬千列李賢注謂宿衞之廬周於宮也鄭云諸廬舉今制以曉古也

抑釋掤忌傳掤所以覆矢　釋文馬云櫝丸蓋也案說文掤所以覆矢也從手朋聲詩曰抑釋掤忌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杜預注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正義賈逵云櫝丸蓋也北堂書鈔引劉楨毛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雜佩以贈之傳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　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賈疏謂是韓詩晉語韋昭注引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亦韓詩傳文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初學記佩引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横以衝牙以蒼珠爲瑀徐堅所引蓋三禮舊圖非宋聶

氏圖也

東門之墠傳除地町町者　案釋名釋州國鄭町其地多平町町然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第八引韓詩墠猶坦也謂除地平坦與毛同意

零露漙兮傳漙漙然盛多也　釋文漙本亦作團案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詩謝元暉京路夜發苦寒行江文通雜體謝惠連七月七日詠牛女詩注並引毛詩零露團兮匡謬正俗曰鄭詩野有蔓草篇云零露團兮詩古本有水旁作專字者亦有單作專字者後人輒改之爲漙字讀若團圓之團作辭賦篇什用之遞相因襲曾無疑

者按呂氏字林雨下作𩂣訓云露貌音上兗反此字本作𩃬或作溥耳單作𩂣者古字從省又上兗之音與婉相類益知呂氏之說可依本非團義矣廣韻二十六桓溥詩零露溥兮𩃬露貌並度官切

且往觀乎　案說文且部𧇡且往也從且𡿪聲集韻𧇡才布切且往也廣韻十一暮𧇡注也當作往也字彙補𧇡昨娱切往也𧇡即𧇡之譌文

清揚婉兮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　案玉篇面部云𩈉於遠切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𩈉兮與毛故訓合猗嗟傳婉好眉目也韓詩外傳作靑陽宛兮文選射

雉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靑靜也

維是褊心　案隸釋漢蔡邕石經魯詩殘碑維作惟維惟古今字

是以爲刺　案石經殘碑刺作剌廣韻五寘刺七賜切剌俗五經文字引蔡邕石經頗多俗體省筆不合六書此亦其一也

彼汾沮洳傳沮洳其漸洳者　案說文水部溼漸溼也從水挐聲

河水清且漣猗　案漢石經猗作兮秦誓斷斷猗禮記大學作兮古猗兮通

不素餐兮傳素空也　案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

坎坎伐輪兮　案漢石經作欿欿易坎卦京房劉表作欿古字通

無食我黍　案漢石經無作毋又夙夜無已猶來無死並作毋士昏禮注古文毋作無毛詩從古文魯詩從今文

山有樞　案石經殘碑作蓲爾雅釋木釋文樞本或作蓲同

何不日鼓瑟　案石經殘碑何作胡伐檀箋云何胡也

寺人之令　釋文韓詩作伶云使也案說文人部使伶也從人吏聲許君本韓詩說

厭厭良人傳厭厭女也　釋文韓詩作愔愔和悅之貌案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列女傳賢明傳引詩愔愔良人今詩作厭厭說文心部懕安也從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左傳昭十二年祈招之愔愔杜注愔愔安和貌愔厭懕聲相近

誰侜予美　釋文韓詩作娓音尾娓美也案說文女部娓順也從女尾聲讀若媚周禮㜁爲古美字廣韻五旨美㜁同娓即㜁也古書尾與微通若孳尾一作字微微生

一作尾生可證也
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忉忉也　案釋訓惕惕愛也郭注韓
詩以爲悅人故云愛也漢書敘傳引孟康曰姼姼惕惕
愛也一切經音義引心焉惕惕傳惕惕猶切切也匡謬
正俗曰甫田篇云勞心忉忉爾雅音切切憂也後之賦
者敘憂慘慘之情多爲忉怛王仲宣登樓賦云心悽愴
以感發意忉怛而憯惻諸如此類皆當音切字與忉字
相類切字從刀七聲傳寫誤亂或變爲忉今之學者諷
誦辭賦皆爲忉怛不復言切失之遠矣据顏氏此說則
元應引作切切爲長

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　案太平御覽引韓詩碩大且㜝
薛君曰重頤也五檢反說文女部㜝含怒也一曰難知
也詩曰碩大且㜝廣雅釋詁㜝美也皆据韓詩禹貢厭
篚檿絲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皆作酓古儼檿㜝酓
聲相近
婉兮孌兮傳婉孌少好貌　案說文女部㜻順也從女𤔔
聲詩曰婉兮㜻兮又孌字音同
鳲鳩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案說苑反質引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
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一儀也列女傳母儀傳詩
云尸鳩在桑云云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
君風俗通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傳曰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與劉子政同釋文鳲本亦作
尸漢書鮑宣傳後漢書袁紹傳注淮南子時則訓注俱
引詩作尸鳩說文廣雅亦作尸鳩
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　案周禮職內疏
引王氏漢官解云卜官嗇夫各擅其職漢書丙吉傳有
少內嗇夫續漢書百官志大司農劉昭注嗇夫十一人
儀禮覲禮嗇夫承命鄭注蓋司空之屬也左傳昭十七

年引夏書曰嗇夫馳則此官不始於漢矣後漢書鄭本
傳少爲鄉嗇夫是嗇夫之職鄭君身爲之
小雅鄭譜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　案正義引
左傳服虔注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
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陳文王之德武王
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鄭言正小雅篇
數與服畧同正大雅增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篇與服
小異鄭又以小雅六月以後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
雅詩大序亦言變風變雅是鄭所据依也
鹿鳴之什　釋文以什篇編爲一卷名之曰什案毛鄭分

什小雅則鹿鳴南有嘉魚鴻鴈節南山谷風甫田魚藻
是也華黍箋謂毛公推改什首非孔子之舊正義推衍
孔子十首南陔第二彤弓第三鴻鴈第四節南山第五
北山第六桑扈第七都人士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
雅與頌皆其舊也朱子集傳又因孔疏而小變之分鹿
鳴白華彤弓祈父小口北山桑扈都人士為什首考呂
覽音律高誘注摯讀如文王之什周禮樂詩注雍詩在
周頌臣工之什是漢儒傳詩篇什本有定次未可以後
人之臆見而改漢以來經師之舊第也（文選謝靈運傳論紛披風什）
又案毛公信而好古其學具有傳授斷無私為改竄之

理鄭氏見笙詩次第與儀禮不合遂疑毛公推改什首
然古人奏樂之次不必盡依詩次如間歌奏小雅而合
樂則奏二南豈得謂二南在小雅後乎鄭君臆度之言
斯不然矣鄭又謂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公移其篇第
遂改為刺幽王然孔疏謂韓詩篇第亦與毛同是毛詩
之次乃漢經師所共傳之本也鄭君据魯詩刺厲王而
疑毛公移篇第余未敢信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鹿待莽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左
傳文十七年正義引服虔注鹿得美艸呦呦相呼義本
毛詩

承筐是將箋書曰篚厥元黃　案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
引允征曰篚厥元黃（正義曰鄭禹貢注引允征篚厥元黃）此即孔氏逸書
十六篇之文也魏晉間古文竄入武成正義据偽古文
反斥鄭引張霸偽書其誤甚矣
示我周行箋示當作寘寘置也　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
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寘之河干之寘是示寘聲相近
故誤為示也案易坎上六寘于叢棘釋文寘置也劉表
作示范甯穀梁注引亦作示古示寘通
死喪之威傳威畏箋云死喪可畏怖之事　案續列女傳
引詩死喪之威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與毛鄭

合
神之弔矣傳弔至也　案說文辵部𨑩至也從辵弔聲釋
詁作弔古文省
蓼蕭云和鸞雝雝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案商頌箋云
鸞在鑣說文金部鑾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
之聲和則敬也從金鸞省許君自序偁詩毛氏古文此
謂鑣八鸞正依故訓續漢志注二十九引傳元乘輿馬
賦注鸞在馬勒鑣亦用毛傳此毛詩之說也禮記鄭注
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正義曰韓詩外傳文（當作內傳今外傳無此文）周禮大馭鄭注鸞在衡和在軾賈疏引韓詩傳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左傳桓二年正義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荀子正論篇楊倞注引韓詩外傳（亦當作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韓詩之說也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此魯詩之說亦與韓詩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在衡為鸞在軾曰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賈誼新書容經篇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並與韓魯詩合漢時三家立學官毛詩不得立故多依用韓魯說也駟驖箋云置鸞于鑣異

於乘車也正義謂乘車鸞在衡鄭君注禮時先通韓詩故周禮禮記注並依韓說至箋詩宗毛仍為兩解鄭意亦不廢韓詩也晉崔豹古今注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此謂衡上鑾亦韓詩之說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應劭漢書注鸞在軾和在衡與韓魯詩互易應仲瑗漢人必依三家詩李善所引誤倒也又史記禮書集解引服虔曰鸞在鑣和在衡則又服杜之新說與魯韓毛並異不可承用諸說不同然秦風云輶車鸞鑣是鸞在鑣經有明文當以毛詩說為正（大馭賈疏引毛云鸞在衡此誤以韓詩為毛詩）戴氏謂在鑣之說誤恐非（說苑說叢篇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我是用急　案鹽鐵論繇役引詩我是用戒說文言部諽從言革聲讀若戒爾雅釋言悈急也大雅匪棘其欲箋棘急禮坊記引詩匪革其猶鄭注革急也采薇出車箋並云棘急也古急棘革戒悈並同音叚借（戴氏毛鄭詩考正謂訛作急恐）非

路車有奭　傳奭赤貌　案簡兮傳赫赤貌奭即赫之叚借也小雅韎韐有奭白虎通爵位篇引作韎韐有赩李善文選注亦引毛傳赩赤貌

元戎十乘　傳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

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　正義曰司馬法文也案今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有此文周禮鄉師注又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與毛引異毛所引者戎車鄭所引者輦車故不同也明堂位鉤車鄭注鉤有曲輿者也釋名釋車鉤車以行為陳鉤般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元戎車在軍前啟突敵陳周所制也與箋義合釋文作鉤股音古爾雅釋水鉤般李巡作鉤股古股般形相近詳見周易釋詁

采芑云鴥彼飛隼箋隼急疾之鳥也　案釋元應觀無量

壽經音義引詩鴥彼飛鷸箋云鷸急疾之鳥也隼本從
隹俗又加鳥旁
鶴鳴于九皐傳皐澤也　案離騷章句引詩鶴鳴于九皐
王逸云澤曲曰皐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王充
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
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本
韓詩說又案古書皆無于字說文鶴字注引詩鶴鳴九
皐王充論衡藝增篇應劭風俗通聲音篇文選東方曼
倩答客難趙景真與嵇茂齋書注月賦注潘安仁爲賈
謐作注並引詩鶴鳴九皐唐石經有于字誤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　案釋文引韓詩作朸隅也抑傳
隅廉也毛韓同意
斯干序宣王考室也　案漢書劉向傳宣王賢而中興更
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與序言宣
王時合
節彼南山傳節高峻貌　案說文山部𡺯㠔隅高山之節
從山從卪文選吳都賦賁緣山嶽之𡺯劉逵注許氏記
字曰𡺯㠔隅而山之節也節即𡺯之叚借
何用不監傳監視也　案釋詁文爾雅釋文監字又作䁠
說文目部䁠視也從目監聲

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傳毗厚也　案荀子宥坐篇引詩天
子是庳卑民不迷楊注庳讀爲毗輔也卑讀爲俾漢校
官碑卑爾熾昌古卑俾通用
癙憂以痒傳癙痒皆病也　案釋詁癙痒病也疏未引釋文
引舍人曰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癙者畏之病也字
林音怒詩作鼠雨無正云鼠思泣血箋云鼠憂也鼠即
癙之省文
四國無政不用其行箋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
善人也　案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馬融集融上書
曰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讁于日月之災馬季長所引傳
昭七年左氏傳文鄭爲馬之弟子所說亦同
弁彼鸒斯傳弁樂也　案釋詁般樂也說文日部昪喜樂
也弁昪般同音叚借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
師古曰卞音盤晉語曾有卞費左傳作弁費論語卞莊
子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成十八年左傳弁糾御戎
釋文云本亦作卞同
哀我填寡傳填盡也　釋文韓詩作疹苦也案雲漢云胡
□瘨我以旱釋文韓詩作疹云重也填瘨疹聲相近
匪其止共維王之卭箋云卭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

其職事又爲王所病　案韓詩外傳引詩匪其止恭維
王之卭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箋本韓詩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　案說文大部𢧢大也從大𢦏
聲讀若詩𢧢𢧢大猷走部𧽊从走𢦏聲讀若詩威儀秩
秩書平秩東作史記作便程古秩程𢧢聲相近也少牢
饋食禮鄭注秩或爲𢧢柏舟云胡迭而微釋文引韓詩
作𢧢漢書地理引詩四𢧢即四驖驖亦从𢦏聲古𢧢𧽊
驖秩𢧢迭並聲近叚借
躍躍毚兔傳毚兔狡兔也　案說文㲋部毚狡兔也兔之
駿者從㲋兔史記注春申君列傳引韓嬰章句毚謂狡

兔義與毛同
居河之麋傳水草交謂之麋　釋文麋本又作湄案爾雅
釋水注引詩居河之湄文選別賦注引詩亦作湄魏都
賦注引毛傳水草交曰湄古金石文多以麋壽爲眉壽
我心易也傳易說　釋文韓詩作施施善也案大雅施于
孫子箋施猶易也釋詁弛易也古施弛通用論語君子不施其親注施易也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
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案曲禮正義稱異義許慎
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左傳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衞伯姬
盟孔悝以豭毛公謂雞犬豕近是韓生謂以牛失之
既其女遷箋云遷之言訕也　案說文訕從山聲古山遷
聲近釋名仙遷也遷入山也廣韻二仙仙僊同
無將大車箋云將猶扶進也　案說文手部㨃扶也從手
爿聲玉篇㨃古文將字
至于艽野傳艽野遠荒之地　案說文艽遠荒也從艸九
聲引詩此文
苾芬孝祀箋苾苾芬芬有馨香矣　案文選蘇子卿古詩
注引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漢田君碑芬
馨馥芬膠東王君廟門斷碑有馥其馨即詩有飶其香

之異文毛傳飶芬香也古飶苾馥聲相近
倬彼甫田傳倬明貌　釋文韓詩作菿云菿卓也案釋詁
菿大也邢疏引韓詩同引說文菿艸大也桑柔箋云倬
明大貌說文倬著大也從人卓聲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左陽道朝祀
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　案老子第三十一章吉事尚
左凶事尚右毛公本此老子爲獻王所得古書毛公仕
于河間間引用之然獻王所得禮經傳記之屬故訓引
用最多其依用老子者惟此及强梁一語豈非以其學

涉虛無不可以訓經典哉然則毛公之識亦卓矣粗弓注襃
尚右右陰吉尚左左陽也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案荀子儒效篇分不亂於上
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
公親事荀卿從師說也

天子葵之傳葵揆也　案說文手部揆度也又木部楑一
曰度也廣雅終楑椎也考工記注作終葵古字通用

角弓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傳比周
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案荀子儒
效篇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
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云云楊倞注俞讀爲愈　毛公傳本於荀
卿亦師說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
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　案韓詩外傳引詩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箋本韓詩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　案說文鬍髮多也從髟周聲
彡部㐱稠髮也

緜蠻黃鳥傳小鳥貌　案說文系部緜聯微也從系帛廣
雅緜小也緜傳緜緜不絕貌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
時周書和寤解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漢書淮南王安言

粵人緜力薄材皆小貌也又文選景福殿賦緜蠻䰇𪏽
注引韓詩緜蠻黃鳥薛君曰緜蠻文貌王元長曲水詩
序亂䳙聲于緜羽注引韓詩同與毛詩異禮大學作緡
蠻正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亦用毛詩序爲微臣刺
亂故托於小鳥以喻微賤之意

令聞不已　釋文聞音問案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曰令問
不已卷阿令聞令望釋文聞本亦作問荀子正名篇引
作令問令望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　案說文攴部𢿱數也從攴麗聲方
言亦云𢿱數也麗與𢿱同麗兩也兩數之名也引申之
故訓爲數

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　案白虎通三正云詩曰厥作祼
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使不挾四方　案韓詩外傳作俠法言淵騫篇滕灌樊酈
曰俠介注俠與挾同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師
古曰俠與挾同

其會如林　案風俗通林引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
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韓詩外傳卷五云山林之士爲名
故往而不返應氏所引本韓詩傳文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　釋文韓詩作亮亮相也案書畢命

疏引釋詁亮佐也今釋詁無此文應劭風俗通三王引
詩亮彼武王小徐說文繫傳引作亮
自土沮漆傳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案漢書地理志右扶
風杜陽師古曰縣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與毛不同鳴鴞云徹彼桑
土釋文韓詩作杜郭璞方言注引作徹彼桑杜古土杜
亦通借
聿來胥宇傳胥相　案新序雜事引詩聿來相宇
遐不作人　案潛夫論德化引詩胡不作人古遐胡通用
以弗無子箋云弗之言祓也　案廣雅拂祓除也卷阿茀

祿爾康矣郭注釋詁引作祓此章茀厥豐草韓詩作拂
云拂弗也古祓茀弗拂皆通用並讀如廢易既濟婦喪其茀釋文子
夏作髴荀爽作紱
戴震戴夙箋云夙之言肅也謂戒不復御　案說文夙早
敬也從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古文作㐭又作㑹
徐鼎臣曰今俗作夙譌又肅持事振敬也從聿在淵上
戰戰兢兢也徐楚金繫傳通論曰肅之爲言夙也早也
恆夙具也特牲饋食禮乃宿尸鄭注宿讀爲肅肅猶戒
也古夙宿肅並通說文鹽字注古者宿沙初作鬻海鹽
卽夙沙也宀部宿從宀㑹聲㑹卽古文夙也

誕實匍匐箋云實之言適也　正義曰定本爲實之言是
案集注並爲適案箋云是時聲音則已大矣當從定本
韓□箋實當作寔寔是也
載燔載烈箋云烈之言爛也　案廣雅烈爇也一切經音
義又引廣雅爛爇也烈爛義同
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釋文敦音彫案荀
子大畧篇天子彫弓荀卿毛公之師也公羊傳何休解
詁云禮天子雕弓文選西京賦彫弓斯彀薛綜注彫弓
謂有刻畫也說文弓部弴畫弓也敦卽弴之叚借
舍矢既均箋云舍之言釋也　案鄉飲酒禮主人釋服大

射儀獲而未釋獲鄭注並云古文釋作舍周禮大胥春
入學舍菜注舍卽釋也占夢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
釋舍萌猶釋菜也古者釋菜釋奠多作舍字大祝反行
舍奠釋文舍音釋甸祝舍奠于祖廟注舍讀爲釋大史
飾史舍算注舍讀曰釋禮記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
墓左釋文舍音釋祭統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注舍
當爲釋聲之誤也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仲
春紀作舍菜三國志魏少帝紀嘉平五年詔用孟子舍
生取義作釋生古舍釋通用四牡傳云臣受命舍幣于
禰乃行陸氏亦音釋

下民卒癉傳癉病也　案禮記緇衣引詩下民卒癉士冠
禮注古文亶爲癉
洒埽庭內傳洒灑　案韓詩外傳作灑掃古今字
無言不讐傳讐用也箋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
貴物惡則其售價賤　案韓詩外傳引詩無言不酬後
漢書明帝紀注陳球傳引詩俱作酬文選思元賦注引
詩無言不酬据韓詩也戰國策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讐
柞注與酬酢同鄭君作售史記高祖紀每酤留飲酒讎
數倍如淳注讎亦售也古讐售酬並通用表記引詩無言不讐鄭注讐猶荅也列女傳節義傳引詩無言不讎讎與酬同

敬恭明神　釋文作明祀本或作明神案漢西嶽華山碑
白石神君碑兩稱敬恭明祀文選陸士衡答張士然書
亦引作明祀
于邑于謝　案王符潛夫論志氏姓引詩于邑于序鄉射
禮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古
序謝聲近通用
仲山甫徂齊　案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
宣就封于齊注鄧展曰韓詩以爲封于齊隸釋漢孟郁
修堯廟碑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于齊
亦据韓詩說也

簟茀錯衡箋云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　案周禮
巾車漆車藩蔽鄭注蔽車旁禦風塵者藩今小車藩漆
席以爲之方言轓謂之輫漢書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
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續漢書輿服志有畫
轓黑轓朱轓說文無轓字車部軒字注曲輈藩車也當
以藩爲正轓俗字也
武夫洸洸傳洸洸武貌　案鹽鐵論繇役作武夫潢潢潢
洸古形聲並近
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傳說赦也　案潛夫論述赦引作汝
反脫之說脫古通用

闞如虓虎傳虎之自怒虓然　案說文虎部虓虎鳴也從
虎九聲虍部虖哮虖也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唬風俗
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文選七啟哮闞之獸注哮與
虓同漢嚴訢碑威如哮虎武班碑哮虎之怒
日辟國百里傳辟開　案文選上林賦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曰辟除也天保傳除開也與毛同意
大王荒之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
曰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
案吳越春秋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居之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李善注新序曰大王亶父止
于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
單厥心傳單厚　案國語作亶厥心王符潛夫論愼微引
詩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今天保亶作單胡作何古胡何
通用史記歷書端蒙單閼二年注單閼一作亶案士冠
禮注古文亶爲癉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儀善刑法靖謀也　案左
傳昭六年引詩正義引服虔注儀善也式用也刑法也
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義本毛詩

簫管備舉箋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　案周禮
小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宋子京詩簫
聲吹暖賣餳天劉筠詩餳市喧簫鼓是後世猶沿漢俗
有客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案白虎通王者不臣引詩云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莫予荓蜂傳荓蜂㨖曳也　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謂掣
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案說文彳部德使也
從彳甹聲夆使也從彳夆聲讀若螽卽荓蜂之異文案
柔傳云荓使也荓甹德同聲叚借故許君亦訓爲使又
手部㨖引縱曰㨖從手瘛省聲皆掣曳之意

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案通典四十四靈星禮引
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傳
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依高子說也
思樂泮水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
均也泮之言半也　案白虎通辟雍引詩訓曰水圓如
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箋說本此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　案周禮內宰先鄭注
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注引詩作穜稑釋
文穜本又作重音同說文禾部穜先穜後熟也從禾重
聲稑疾熟也從禾坴聲引詩黍稷種稑或作穋

新廟□奚斯所作傳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
案文選西都賦奚斯頌魯注引韓詩魯頌篇新廟□
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然盛
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
歌其路寢注引韓詩同後漢書曹褒傳奚斯頌魯考甫
詠殷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同揚子法言正考甫常晞
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注正考甫作商頌
奚斯作閟宮之詩漢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張遷
碑奚斯讚魯考甫頌殷楊震碑[illegible]奚斯之追述綏民校
尉熊君碑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叙遺績紀述前勳揚

統碑庶考斯之頌儀張納碑庶慕奚斯□□之美共論
敘紀著休烈刊□□頌匡謬正俗引陳思王承露盤銘
序曰奚斯頌魯野客叢書引宋鮑昭河淸頌藻拔歌頌
則奚斯之徒此皆韓詩之說與毛不同漢世毛詩不行
故遵用韓說近段氏玉裁刻毛詩傳改作是廟爲作是
詩謂毛傳與韓詩同至鄭箋始爲異說可謂不知而妄
作者矣野客叢書引毛傳作是廟

賚我思成箋賚讀如往來之來　案說文貝部賚從貝來
聲下武昭茲來許釋文來鄭音賚下篇來孝同賓筵徂
賚孝孫周頌賚序書湯誓予其大賚汝古文武成大賚

于四海徐邈並音來見釋文　仙民多識古音故與鄭君合
也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大雅釐爾圭
瓚沈重音賚亦見釋文古賚來釐並聲近通用

武王載旆傳武王湯也　案韓詩外傳稱孫卿引詩武王
載旆有虔秉鉞此謂湯武之兵也與故訓合毛公親事
孫卿從師說也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案文選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
牋揚子雲解嘲二十八將傳論運命論辨命論揚荊州
誄褚淵碑文凡七引詩實維阿衡左右商王下句並無
實字

不僭不濫傳賞不僭刑不濫也　案左傳襄二十六年善
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引商頌曰不僭不濫荀卿致
士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荀卿本從左氏毛公親事荀
卿亦從師說也

穹窒熏鼠傳穹窮窒塞也　正義曰大寒將至故穹塞其
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案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晏子
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
韓非子作鼠穿其間堀穴託其中燻之恐焚木韓詩外
傳說苑並作燻是古者有熏鼠之事

予之佗矣傳佗加矣　案易訟卦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

作拕徒可反項安世玩辭引鄭元曰三拕三加之也拕
佗聲相近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　案古假與嘏通玉篇嘏固也

生民傳以太牢祠于郊禖　案月令作高禖呂氏春秋仲
春紀祭神於郊謂之郊禖郊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

小子蹻蹻傳蹻蹻驕貌　案劉向新序引詩老夫灌灌小
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與傳訓
驕合

威儀抑抑傳抑抑美也　案古抑懿通故毛以爲美

褎如充耳傳褎盛服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

也　案漢書董仲舒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引詩褎如充耳班固敘傳欒安褎褎古之文學師古曰褎褎盛貌也集韻四十九宥褎褎盛飾皃余救切

呦呦鹿鳴傳鹿得萍呦呦然鳴而相呼　案白虎通文質云卿大夫贄古以麑鹿古者質取其内謂得美草鳴相呼北史裴安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焦氏易林同人之蹇曰鹿得美草鳴呼其友升之乾曰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焦贛漢初人與毛義合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食而相呼也

庤乃錢鎛傳庤具錢銚鎛鎒　案攷工記注鎛田器詩曰偫乃錢鎛說文人部偫待也儲偫也金部錢銚也古田器从金戔聲引詩庤乃錢鎛鎛田器从金專聲引詩亦同爾雅釋詁供峙共具也郭注皆謂備具文選羽獵賦儲積共偫李善注引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偫具事也是舍人本峙作偫亦訓爲具與毛故合又周語偫而畚挶韋昭注偫具也

願言則嚏箋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　案漢書藝文志雜占家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野客叢書引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唾嚏祝云有人說我蘇子瞻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今世猶有此語

書段氏挍定毛詩故訓傳後

金壇段氏玉裁校定毛詩故訓傳合傳爲一篇寘於經後以復古經傳別行之舊甚盛事也間或考訂譌文疏通古義其大要亦頗詳審顧其間竊有未安者有出於臆改無據者是不可以不辨也昉有鵲巢傳昔久也段改爲夕謂誤作久案箋云自古昔之時常然申毛訓久之意正義亦云昔是久遠之事故爲久也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賈疏言昔爲久酋亦遠久之意也郊特牲舊澤之酒鄭注讀澤爲醳謂昔酒也釋文引隱義云腊久也釋名曰醳酒久釀酉澤也古

昔有久義故毛訓爲久段改爲夕非也伐檀傳寘置也段氏爲寘者寘之譌文寘塞也案鹿鳴箋云寘置也大司寇鄭注寘置也易坎上六寘于叢棘虞翻注寘置也釋文寘張瑀作置古寘置通用毛取同音訓爲置段改作寘亦非也生民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段謂假達爲㚖重㚖而生案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此箋申毛非改毛也說文羊部羍小羊也讀若達本說文挑達字毛意段達爲羍故訓爲生但傳文質畧箋更申言如達之生非有異也引申之則凡物之生皆曰達載芟云驛驛其達傳達射也箋云達出地也正

義曰苗生達則射而出毛鄭同也段於車攻傳爲達屨謂達㚖古通複下曰爲猶可言也至此傳亦護前說爲重㚖謂首生者乃如重㚖而生之易說文段注詩當作牽傳牽達也又自背其說然肌改經文亦非無乃郢書燕說歟閟宮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奚斯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此毛鄭之說與韓詩說奚斯作頌者不同段氏改傳云作是詩與韓詩同尤武斷之甚者也皇矣傳多据左氏文其有不備箋更足成之段氏謂心能制義曰度至經天緯地曰文凡八句皆傳文各本以德正應和以下五句誤係之箋段之說亦想當然耳果何所据而爲是說

乎韋昭國語注引毛詩傳勤播百穀死于黑水之山今傳無此文此說見山海經海内經其文不雅馴與故訓文不類或馬融詩傳之文亦未可知後漢書馬融注亦稱毛詩傳段氏以此十字補入生民傳下斯爲妄矣說文爲六書之宗旨然所引詩或兼取三家不必盡依毛氏段於克岐克嶷謂嶷乃淺人改之當依說文作㘜考漢婁壽碑岐嶷有志則嶷亦漢世通行之字也豳風二之日栗烈段氏改作溧冽又謂說文冽譌爲瀨案說文風部颲讀若栗颲讀若列栗烈卽颲颲之叚借不必改從溧冽也古烈賴聲同思齊箋以烈假爲厲假論語鄭注厲讀爲賴瀨亦冽也段氏謂冽

譌爲瀨未免不諳古音矣車舝傳慰安也段依釋文作
怨也案王肅申毛爲怨恨孫毓朋於王亦爲怨也凱風
傳云慰安正義作安是也崧高傳贈送段依集注本作
增也案消陽傳贈送也女曰雞鳴辯□箋並云贈送也
當以作送爲長甘棠傳依集注增召伯以下三十七字
四牡傳依集注增無私恩以下二十八字皆過信崔本
輕改孔疏節南山庶民弗信引日本古本作弗谷風傳
据日本古本改無有不作無不有竊疑日本書爲好事
者依托其所稱古本尤多傳會古書不可据段氏引之
亦輕信之過也又傳斨方銎也段銎下增斧字袞衣卷

龍也段龍下增衣字古文簡質無庸添設他如兩驂不
猗改作倚子維音嘵嘵增之字之類皆當存其原本著
其異同今段氏皆徑改經文殊失古人傳疑之旨段所
作說文亦多意必之說故特著之使後之讀段氏書者
知所謹擇焉

詩序證文

案詩常棣正義引鄭志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魏
王肅梁蕭統沈重陳陸德明唐孔穎達皆謂詩序子夏
作獨後漢書儒林傳稱衞宏作詩序後儒多爲所惑今
案華黍箋云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則毛詩本有
序不始于衞宏明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詩書序其志
詩序書序著于西漢之初烏得謂爲東漢人作乎原其
致誤之由衞宏本傳毛詩古文並述詩序蔚宗不學遂
誤以序爲宏作儒林傳中誤以漢一字石經爲古文篆
隸三體又誤以大毛公爲毛萇其紕繆大率類此漢魏

以來說詩者多遵詩序唐韓愈始疑之至宋鄭樵措擊
尤力謂序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其言之狂悖如此樵又
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
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詩序至是始行考漢世文字引詩
序者凡十有五漢書禮樂志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
古曰勺讀曰酌董仲舒傳於周莫盛于勺張晏曰勺周
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張晏三國時人
應劭風俗通聲音云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並引酌序
文一也文選王子淵講德論引傳曰詩人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李善注謂樂緯動聲儀亦有此文與大序同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者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魚麗序文三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車攻吉日序于周詩馬季長傳毛詩亦稱詩序四也孫穀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曰治世之音温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陶宗儀說郛引含神霧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辠聞之者足以戒並大序文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詩緯經始靈臺天下附也依靈臺序文緯候皆漢以前書五也蔡邕獨斷云清廟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

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維天之命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祀先王之所歌也昊天有成命郊祭天地之所歌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執競祀武王之所歌也思文祭后稷配天之所歌也臣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豐年烝嘗秋冬之所歌也有瞽始作樂合諸侯而奏之所歌也潛季冬荐魚春獻鮪之所歌也雝禘太祖之所歌也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之所歌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閔予小子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於廟之所歌也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小毖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載芟春籍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良耜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絲衣繹賓尸之所歌也酌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桓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賚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並與周頌序三十一篇同六也左傳服虔解誼載馳五章許穆夫人閔衛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載馳序文襄二

十九年傳服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車鄰序文周頌譜正義引服注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烈文序文七也劉向列女傳仁智傳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序文八也桓寬鹽鐵論引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北山序文九也劉熙釋名釋典藝詩之也志之所之也大序文十也漢禮樂志注應劭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亦大序文十一也史記齊太公世家索隱引世本宋衷注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還序文十二也文選長楊賦注引韓詩序曰下

以諷刺上抑正義引侯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六選登石門詩注引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侯包著韓詩翼要亦依抑序文劉元城引韓詩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後人傳會不足據十二也儀禮鄉飲酒禮鄭注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德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本大射儀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燕禮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賈疏謂鄭君注禮之時未得毛傳而所說並與序同十四也正義稱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趙商問長發序大禘張逸問定之方中序仲梁子何時人鄭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逸又問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鄭答曰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張逸趙商皆漢末人鄭之弟子十五也漢世之引詩序彰彰如是鄭樵淺躁之徒不能研究古書迺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作詩辨妄以攻序而不自知其言之妄也或問子曰書序詩序皆漢世所傳述何以史漢引書序甚多而引詩序卒少子曰書序古今文所同故漢儒多依用之至詩序則齊魯韓毛序各不同漢時三家置博士而毛詩不得立故其序

不爲當時所重至東漢衛賈馬鄭諸儒表章古學毛詩始顯於世其後吳韋昭鄭語注引序秦仲始大初學記引韋昭答雜問時邁之詩巡守告祭柴望也魏左思三都賦序引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通典禮二引晉太康十年詔曰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晉束皙補亡六詩皆据詩序干寶晉紀總論引行葦序葛覃序六月序七月序文隋志周續之雷天宗孫暢之皆有毛詩序注顧歡毛詩集解序義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劉瓛毛詩序義疏劉炫毛詩集小序注北史有劉獻之毛詩序義注蓋詩序於是乎盛行矣或問班志何以不載詩序子曰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古經傳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本文也三十卷者依經立傳增小序爲一卷也經義考分載漢志毛詩爲毛序故訓傳爲毛萇大誤毛雖引序分置篇端而猶仍原序一卷以存子夏之舊鄭箋所云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正指此也後儒篤信詩序者莫如宋程子其言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又曰大序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若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烏虖可謂知言矣至若左傳爲古文舊書漢世所不行而詩

序卷耳碩人載馳淸人黃鳥桑柔及曲沃州吁衞伋鄭忽等事並與左傳合又鴟鴞序與金縢合東方未明序與周官合都人士序與緇衣合商頌序與國語合北山序與孟子合先儒論之詳矣茲不復述

毛傳格言錄

王伯厚困學紀聞於王輔嗣易注錄其善談名理者余謂毛詩格言尤多且其傳述皆聖賢之遺訓非輔嗣之學襍老莊者比也茲綴而錄之關雎傳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殷其靁傳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野有死麕傳非禮相陵則狗吠匏有苦葉傳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又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谷風傳夫婦和而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靜女傳女德貞靜而有法度又云彤管以

赤心正人也相鼠傳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爲闇昧之行竹竿傳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芄蘭傳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伯兮傳婦人夫不在無容飾女曰雞鳴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又云閑於政事則翺翔習射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又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又云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事陟岵傳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無衣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衡門傳可以樂道忘飢匪風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伐柯傳禮義者亦治國

之柄又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鹿鳴傳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四牡傳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伐木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采薇傳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出車傳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沔水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鶴鳴傳言身隱而名著也又云錯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十月之交傳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雨無正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小口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谷風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大東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角弓傳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白華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緜蠻傳鳥止于阿人止于仁卷阿傳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烝民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瞻卬傳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有駜傳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又鄭氏柏舟箋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氓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又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為節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愨則長大無情慾四牡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亦名言也

鄭氏詩譜考正

〔清〕丁晏撰

據清咸豐二年楊以增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四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楊至堂先生鑒定

鄭氏詩譜攷正

南河節署栞版

鄭氏詩譜攷正敘

昔孟子言誦詩讀書曰論其世書分四代世系易明詩則詠歌所寄興象深微非如書之實事可據也漢儒言詩之世者韓詩譜見於隋志久佚不傳它書閒引齊魯韓之說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鼓鍾爲昭王時詩以商頌爲宋襄公時詩以燕燕爲衛獻公時詩多違盭不合經典獨毛公之故後出其學最古大儒鄭君信而好之就傳爲箋又据太史年表及春秋纂爲詩譜自是言詩之世者略知所歸鄭世次悉依毛序惟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改爲刺厲王案漢書谷永傳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監注稱魯詩十月之交篇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則知箋義本於申公非康成之肊說也隋經籍志鄭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徐整毛詩譜三卷釋文序錄鄭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古求裘通用大東箋裘當作求可證國史志謂求字譌非也玉海藝文類引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此序不傳或謂今詩譜序爲宋均作因玉海連引致誤其實序乃鄭君自作也釋文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卽徐整暢

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毛詩譜注曲沃在縣東北數里與
晉相去六七百里疑卽劉光伯注文胡三省通鑑注引孔
穎達毛詩譜云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
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唐志
不載孔氏詩譜今周南召南疏謂岐山屬美陽作杜陽者
誤不知冲遠此譜何以復云爾也自唐正義以鄭譜冠於
各篇之首而其旁行之譜寖以失傳正義引譜云魯人大
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
博士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
子夏毛公合作又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劉

昭續漢志補注引鄭譜外方之山卽嵩也今鄭譜皆無此
文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說正義曰譜云孟仲子子思弟
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論詩於穆不似天作傳以此
訂大王文王之道正義曰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爲比並之
言也此皆疏釋故訓葢旁行譜中閒引毛公傳故有申毛
之文陸元朗引衛譜云衛在汲郡朝歌縣文選魏都賦劉
淵林注引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下又引虞舜所都之
地與今譜正同而脫此首句是不獨旁行之譜不可復見
卽正義所載譜文亦未免有佚脫也宋歐陽文忠公奉使
絳州得殘缺鄭譜因加考訂補譜十有五補文字二百七

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爲詩譜補亾然其所得之
譜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闕乃不如正義所載之完其後
序稱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序則
知絳州之序爛滅特甚其增損塗乙或出於歐公之改削
而不盡爲康成之舊觀故前所列鄭譜佚文補亾本亦無
之也竊嘗取其譜而尋繹之檜鄭同爲一譜與風別爲二
不合王風次在豳後與變風次第不合頗疑其違失鄭旨
及考正義謂既譜鄶事然後譜鄭始悟鄶在鄭上今檜譜
末云其國北鄰於虢文勢不完下接鄭譜初宣王封母弟
友爲桓公及滅虢鄶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

譜各冠風首誤割爲二而原文遂不可復然後知檜鄭同
譜誠鄭氏之舊也正義又曰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
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則知王風次在豳後亦鄭氏
之舊也惜乎補亾不明著某處原文某處今改徵孔疏言
幾何不疑歐公之私竄也然其閒竊有可疑者孔穎達謂
魏譜分葛屨以下五篇爲一君伐檀以下二篇爲一君而
歐公統敘爲一孔氏又謂豳風七月在先鴟鴞次之次伐
柯九罭破斧東山終以狼跋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既謂鄭
所不說則譜不依此次甚明今歐譜悉同孔次與毛序異
近世通志堂刊本尤爲譌脫補亾明云定之方中繫於惠

王之時而譜中不列定之方中又魏譜脫陟岵秦譜脫車鄰黃鳥雅譜脫鹿鳴魚麗皇矣且序謂補譜十五今數之僅得十二而三頌之譜闕如此歐公之書所以不能無疑議也棠竊慨鄭學之廢墜猶幸各譜正義備言鄭氏左方世次尚可据依用敢排比鉤稽緝爲斯譜錄正義所載譜文弁諸首雖次第略依歐本而辨論加詳不欲因陋就簡必取證於箋疏以還鄭君之舊又摭太史年表自共和以來上溯厲王元年下訖定王八年陳靈之亂而詩亾別爲總譜以附於後俾令後之學者循覽易明於以驗時運之推移考政治之得失亦論世之一助也

嘉慶庚辰年八月初七日淮安山陽丁晏敘

男壽祺昌同校字

詩譜序

漢北海鄭司農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亾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

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後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切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

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淸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詩譜　漢鄭元撰　宋歐陽修補亡　山陽丁晏重編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

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

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敎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武王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甘棠　正義鄭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敎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之

序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箋紂時淫風徧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

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汝墳　序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何彼襛矣　平王之孫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正義曰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故知武王時作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箋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羔羊　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殷其靁
摽有梅　序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

江有汜 序文王之詩

野有死麕 序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箋謂紂之世

騶虞

正義曰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厲　厲共和宣幽平　平桓　桓　桓　莊　莊釐惠惠　惠襄

頃公　釐侯武公　莊公　桓公州吁　宣公　惠公　黔牟惠公　懿公戴公　文公

邶　鄘　邶　邶　邶　鄘　鄘　鄘

柏舟 序衛頃公之時

柏舟 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綠衣 序衛莊姜傷己也箋云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燕燕　日月　終風 序告衛莊姜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箋淫亂者荒廢

匏有苦葉 序衛人刺其上公子頑通乎君母箋宣公卒惠公幼

載馳 序許穆夫人閔衛之亡箋懿公爲狄死宋桓公迎衛

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衛文

鄭氏詩譜攷正

云共伯 釐侯之 世子正 義武公 時 作

衛淇奥 序美武 公之德 也傳武 公質美 德盛有 康叔之 餘烈正 義曰美 武公則 武公詩 也

正義曰 娶上僭 當莊公 時則莊 公詩 也

衛考槃 序刺莊 公也

衛碩人 序閔莊 姜也莊 公惑於 嬖妾正 義考槃 碩人序 皆云莊 公則莊 公詩 也

僖己也 箋云莊 姜無子 陳女戴 嬀生子 名完莊 姜以爲 己子莊 公薨完 立而州 吁殺之 戴嬀於 是大 歸

衛擊鼓 序怨州 吁也

正義曰 日月終 風擊鼓 序皆云 州吁凱 風從上 明之皆 州吁詩 也

衛凱風

於妻妾 烝於夷 姜之 等

衛匏有苦葉 序刺衛 宣公也 公與夫 人並爲 淫 亂

衛式微 序黎侯 寓於衛 其臣勸 以歸也

衛旄丘 序責衛 伯也正 義此詩 之作責 衛宣 公

衛簡兮 衛泉水 衛北門 衛北風 衛靜女 序刺時 也衛君 無道夫 人無德

公幼其 庶兄頑 烝於惠 公之母

衛君子偕老 序刺衛 夫人也 箋夫人 宣公夫 人惠公 之母

衛桑中 箋衛之 公室淫 亂惡道 惡之世

鄘鶉之奔奔 序刺衛 宣姜也 箋君謂 惠公正 義曰牆 有茨君 母則惠 公母鶉 之奔奔 云宣姜 亦是惠 公之母 則君子 偕老桑 中在其 間亦皆 惠公 詩也

衛[illegible]

之遺民 渡河處 之於漕 邑而立 戴公焉 正義曰 載馳序 云許公 閔秋所 滅露於 漕邑則 戴公詩 也在文 公下者 後人不 能盡得 其次第 爛於 下耳

公能以 道化其 民

衛相鼠 序刺無 禮也衛 文公能 正其羣 臣

衛干旄 序衛文 公臣子 多好善 正義曰 定之方 中蝃蝀 相鼠干 旄序皆 云文公 文公詩 可 知

衛河廣 序宋襄 公母歸 於衛思 宋桓公 夫人衛 文公之 妹生襄 公而出

衛木瓜 序衛國 有狄人

六

鄭氏詩譜攷正

之敗出 處於漕 齊桓公 救而封 之正義 文公詩

衛新臺 序刺衛 宣公也 納伋之 妻作新 臺於河 上而要 之[illegible]伋 宣公之 世 子

衛二子乘舟 序思伋 壽也衛 宣公之 二子爭 相爲死 正義曰 雄雉匏 有苦葉 序言宣 公舉其 始新臺 二子乘 舟復言 宣公詳 其終則 谷風式 微旄邱 簡兮泉 水北門 北風靜 女在其 間皆宣 公詩 也

衛氓

序刺惠 公也箋 云惠公 以幼童 即位正 義[illegible]爾 惠公 詩

七

序宣公之時

竹竿 正義曰箋云宣公詩竹竿從上明之亦宣公詩也

伯兮 箋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有狐 正義曰亦宣公詩

晏案歐公云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卽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檢譜中不列定之方中應由刊本脫去今補

檜鄭譜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衆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鄉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厲共和	宣幽平	平桓	桓	桓	莊	莊釐惠	惠襄
檜	鄭桓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	昭公	子亹子儀厲公	文公
羔裘	緇衣	將仲子	有女同車褰裳	山有扶蘇		出其東門	清人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譜云夷厲之時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宣王之前有夷王二王是衰亂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事頗相類或在二君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

緇衣　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箋子謂武公父謂桓公也正義曰武公詩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　祭仲也

叔于田　大叔于田　以上三序皆云刺莊公也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序莊公失道君子去之　女曰雞鳴

正義曰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通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

有女同車　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正義曰序云至於見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

山有扶蘇　篤任賢祿行謂突與忽爭國出奔入而無大國正之正義曰褰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前篡國之初國人欲以鄭國正之

蘀兮　狡童　以上序皆云刺忽也傳昭公有壯狡之志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序君子閔忽之無忠

臣民士終以死亡正義曰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此三篇皆後立時事也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

出其東門　序公子五爭兵革頻興再也忽子臺子儀各一也

野有蔓草　溱洧

正義曰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二篇厲公詩也

序刺文公也正義曰清人文公詩文公厲公之子清八篇感卷未由嫡脫失次厠於莊公詩內

鄭氏詩譜攷正　十

晏案歐公以檜鄭同譜鄭風正義曰鄭因虢鄶之地而國之而鄶亦有詩既譜鄶事然後譜鄭始悟鄶在鄭上今檢譜末云其國北鄰於虢文勢未完下接鄭譜初宣王封母弟友爲桓公及滅虢鄶之事首尾聯貫本爲一篇唐孔氏引譜各冠風首故割分爲二此由冲遠之失且各譜每篇起首如周召者邶鄘衛者齊者魏者文法皆同而鄭譜獨不然則知自檜者以下合爲一篇歐公此譜與鄭旨相符今依用而申證其說焉並將正義所載譜文合鈔如右以還舊觀　又案歐譜桓公繫於共和甚誤宣王二十二年初封桓公遠在共和之後文公惠王五年立襄王二十四年卒補亡下訖惠王亦非今正之

鄭氏詩譜攷正　十一

齊譜

齊者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靑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懿　孝　夷　厲　宣　幽　平　桓　莊

癸公　哀公　胡公　獻公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厲　宣　宣　宣　宣　桓）

雞鳴　序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正義胡公以懿王時立歷孝王至夷王之時

正義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

還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

著　序刺襄也釋文本或作刺襄公者非也南山以下始是襄公之時正義曰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

東方之日

南山　序刺襄公也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

盧令　序襄公好田獵畢弋

敝笱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也

猗嗟

東方未明　正義曰雞鳴還皆哀公詩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

正義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桓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人
	譜謂魏風當周平桓之世正義曰魯閔公以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

晏宋歐譜統敘爲一君違失鄭旨又脫陟岵並非今正之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宣	宣 宣 宣幽 幽平	平 平桓 桓 桓莊釐	釐 惠
僖侯	獻侯穆侯殤侯文侯昭侯	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晉侯湣武公	獻公
蟋蟀 序刺晉僖公也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以上序皆云刺晉昭公也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 有杕之杜 序刺晉武公也正義無文有杕之杜武公詩	葛生 采苓 序皆云刺晉獻公也正義曰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

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箋五世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正義曰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鴇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杕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

晏案歐譜首列靖侯繫於共和考靖侯周厲王二十一年立在共和前且譜中無靖侯詩不應厠入今刪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騶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

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厲共和宣幽平　平桓桓　桓　桓莊釐釐惠　惠　惠襄　襄頃匡

秦仲　莊公襄公　文公寧公出公武公　德公宣公　成公　穆公　康公

車鄰（序美秦仲也正義車鄰為秦仲詩）

駟鐵　小戎（序皆云美襄公也）

蒹葭（序刺襄公也箋襄公新為諸侯）

黃鳥（序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正義曰是穆公詩也）

晨風（序刺康公也）

無衣（箋此責康公之言也）

渭陽（序康公念母也）

終南	序戒襄公也正義曰驖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詩也
權輿	序刺康公也正義曰晨風渭陽權輿序皆云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也

未習周之禮法

晏案歐公謂秦十一君至於康公有詩者三今考秦風有詩者四君歐說誤譜中又脫車鄰黃鳥史表康公二年頃王卽位至匡王四年卒補亾僅下及襄王亦非今

補正

鄭氏詩譜攷正　六

陳譜

陳者太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厲 共和　共和 宣　宣 幽 幽　幽 平 平　平 桓 桓　桓 莊 莊 釐 惠 襄 襄　襄 頃 匡公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 文公 桓公 厲公　莊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靈公

宛邱	序刺幽公也
東門之枌	序幽公淫荒正義東門之枌序云幽公則幽公詩矣
衡門	序誘僖公也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正義曰衡門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之上明亦僖公之詩也
墓門	序刺陳佗也陳佗五父也史記以爲厲公正義曰墓門陳佗詩
防有鵲巢	序宣公多信讒
月出	正義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從上亦明之爲宣公詩也
株林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夏姬陳大夫夏徵舒之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
澤陂	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正義曰株林澤陂序

鄭氏詩譜攷正　九

云丞公爲靈公詩

晏案史記幽公立當厲王二十五年共和尚未秉政歐譜起自共和非也靈公定王八年爲夏徵舒所弑補亾訖於頃王亦非也今正之

曹譜

曹者禹貢兖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旣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	惠襄頃
昭公	共公

蜉蝣　序昭公國小而迫釋文云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候人　序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也 鳲鳩 下泉　序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箋云喻共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正義曰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鳲鳩在其閒亦共公詩也

晏案釋文引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蜉蝣箋亦云喻

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正義曰蟋蟀序云昭公昭公詩也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則鄭譜實以蟋蟀爲昭公詩又謂共公時者譜云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孔疏謂末時當周王惠襄之間考昭公在位僅九年卒於惠王之末蟋蟀之作當昭公之末年鄭謂惠襄之間襄公元年共公已立二年故又以爲共公時釋文所引今鄭譜無此文當㫄行注中語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

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成王王周公

七月 序周公遭變箋管蔡流言辟居東都

鴟鴞 序成王未知周公之志箋未知其欲攝政之意

東山 序周公東征也箋成王既得金縢之

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破斧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變惡其流言毀周公

伐柯

九罭

序皆云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箋成王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狼跋

序美周公也美其不失其聖也

晏案歐譜豳風次第首七月次鴟鴞次伐柯次九罭次破斧次東山次狼跋與毛序不同孔穎達正義曰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沖遠此言與歐譜次第正合然既云鄭所不說則鄭不依此次甚明不知歐公何以如此今仍依毛序爲正不從補亾

王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敎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犇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序閔宗周也箋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正義平王詩	兔爰 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	丘中有麻 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正義曰莊王詩
君子于役 序刺平王也	采葛 箋桓王之時政教不明	
君子陽陽	大車 正義曰兔爰既言桓王舉上以明下采葛大車從可知矣	

鄭氏詩譜攷正 丟

揚之水 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箋云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

中谷有蓷

葛藟 序王族刺平王也釋文作刺桓王云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正義曰君子于役揚之水葛藟序皆云平王是平王詩君子陽陽葛藟居中從可知

晏案歐公以王廁曹豳之後正義曰王譜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國風正義曰鄭譜王在豳後者退後雅頌並言王世故耳可證鄭氏舊次如此

鄭氏詩譜攷正 乇

小大雅譜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王季歴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聖賢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

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七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旣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	鹿鳴　四牡　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箋云文王爲西伯之時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序文王之時箋云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
武	南陔　白華　華黍　釋文此三篇盡武王之詩　魚麗　正義曰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又曰魚麗武王詩而與嘉魚間歌則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
成	常棣　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　南有嘉魚　正義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　南山有臺　由庚　崇邱　由儀　正義曰鄭於諸言辭義皆亾又曰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釋文
康昭穆共懿孝夷	
厲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以上序皆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公　板　序凡伯刺厲王　蕩　序厲王無道箋
宣	六月　箋美宣王北伐也從此無羊十四篇宣王之變小雅　采芑　序宣王南征也箋宣王乘亂荒卒盡起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　吉日　序美宣王田也　鴻雁　庭燎　序皆云美宣王
幽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　小弁　巧言　以上序皆云刺幽王也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以上序皆云刺幽王也　大東　四月　北山

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 出車 箋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 杕杜

正義曰采薇等篇天保以上是文王詩也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還而勞之在受命五

云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以下及菁

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日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有嘉魚云大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譜其時事爲周公成王明矣 文王

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箋於今謂今厲王也

也 沔水 序規宣王也 鶴鳴 序誨宣王也 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祈父 白駒 黃鳥

以上序皆云大夫刺幽王也 無將大車 箋幽王之時 小明 箋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 鼓鍾 信南山 甫田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正義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

我行其野 上四序皆云刺宣王也 斯干 序宣王考牧也 箋宣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 雲漢 序仍叔美宣王

大田 箋幽王之時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箋小人斥今幽王也 桑扈 鴛鴦 自鼓鍾至此七篇序皆云刺幽

年四牡皇皇者華則亦未稱王也伐木天保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爲之未可定也 棫樸 旱麓 靈臺 箋文王受命而

作邑於豐立靈臺正義曰棫樸濟濟云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惟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 緜

王之藎臣箋云王斥成王 大明 正義曰文王云王之藎臣以成王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謚則二篇武王時作也 下武

文王有聲 正義下武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 生民 行葦 既醉 箋成王祭廟旅

也箋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以上四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也

王也 頍弁 序諸公刺幽王也 車舝 青蠅 以上二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 序衛武公刺時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正義曰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則宣王詩也

也幽王荒廢 魚藻 采叔 序皆云刺幽王也 角弓 序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 序刺幽王也箋

思齊 皇矣

劉文淇曰戴諸以此數詩繫文王世乃是鄭君之舊鄭風疏云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其時不必其時作也即據此則鄭所云某篇某作皆據作詩之主不據作詩之時故雖成王時作者亦皆繫以

醻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言醉焉

鳧鷖

箋君子斥成王也

假樂

序嘉成王也

公劉

泂酌

卷阿

以上三序皆言召康公戒成王也譜云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周公成王之時詩也

今幽王暴虐

都人士

采綠

序幽王之時

黍苗

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

隰桑

以上二序云刺幽王也

白華

序周人刺幽后也箋之子斥幽王也

緜蠻

箋幽王之時

瓠葉

箋幽王之時

漸漸之石

文王又小大雅諸正義云自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緜棫樸思齊皇矣靈臺七篇序皆云文王旱麓一篇居中從可知是正義本同以此篇係之文王也

序下國刺幽王也

苕之華

序幽王之時

何草不黃

序下國刺幽王也

瞻卬

召旻

二序皆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正義曰大雅瞻卬召旻序云幽王小雅自節南山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惟何人斯大東無將大車小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

豳王詩中皆豳王詩也

晏案歐陽譜以緜思齊二詩繫文王世正義緜云文王蹶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据此當繫武王之世而繫之文王者劉氏文淇謂鄭譜皆据作事之主不据作詩之時是也又補亾小雅朹鹿鳴魚麗大雅朹皇矣今補正

周頌譜歐譜闕　　丁晏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復幬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功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譜云周頌作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正義曰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

魯頌譜 歐譜闕　　丁晏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兹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

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之焉

惠襄　襄頃匡

僖公　文公

駉 序頌僖公也

有駜 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箋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

泮水 序頌僖公能修泮宮也箋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

閟宮 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

正義曰譜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而作頌則此頌之作僖公薨後文公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

公之世

商頌譜歐譜闕　　丁晏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亾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湯　自契至湯十四世
外丙　湯次子　中壬
太甲　太丁子湯孫嫡長　太宗
沃丁　太宗子　太庚
中丁　中宗子　外壬
祖乙　河亶甲子
祖辛　祖乙子　沃甲
祖丁　祖辛子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子　盤庚
武丁　小乙子稱高宗　歷八世至紂

外丙　弟
那　序祀成湯也正義曰此頌之者宋在廟之後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爲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
沃丁　弟
小甲　太庚　弟
雍己　小甲　弟
太戊　雍己弟稱中宗
烈祖　序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太戊
中丁　弟
河亶甲　外壬　弟
陽甲　弟
小辛　盤庚　弟
小乙　小辛　弟
玄鳥　序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廟而始合祭於契之廟
長發
殷武　序祀高宗也正

湯之元孫也正義曰箋稱此祭中宗明是其廟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

義曰元鳥殷武既是廟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廟後矣長發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其征伐荆楚修治寢室皆是廟後追述之也

詩總譜

丁晏輯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周：文王　武王　成王誦（武王子）　康王釗（成王子）　昭王瑕（康王子）　穆王滿（昭王子 五十五年崩）　恭王伊扈（穆王子 本紀作緊扈）　懿王堅（恭王子 本紀作囏）　孝王方

魯：周公旦（武王初封弟旦於曲阜）　魯伯禽　考公酋（周公子）（魯公子）　煬公熙（考公弟）　幽公宰（煬公子）　魏公費（幽公弟 殺幽公自立五十年卒）　厲公擢（魏公子 三十七年卒）

衛：康叔封（武王弟初封）　康伯（康叔子 世家名代）　考公（康伯子 世家作考伯）　嗣伯（考公子）　疌伯（嗣伯子 世家作摩音捷）　靖伯（疌伯子）　貞伯（靖伯子）　靖伯子 以上無年攷 子頃侯

鄭：

齊：太公望（武王初封營邱）　丁公伋（太公子）　乙公得（丁公子）　癸公慈毋（乙公子）　哀公不辰（癸公子 紀侯譖之周烹哀公）　胡公靜（哀公弟 以上年無攷）

唐：唐叔虞（武王子成王初封）　晉侯燮（唐叔子）　武侯寧族（晉侯子）　成侯服人（武侯子）　厲侯福（成侯子 以上年無攷）

秦：（顓頊之後）　蜚廉（有力事紂）　惡來（蜚廉子）　女防（惡來子）　旁皋（女防子）　太几（旁皋子）　大駱（太几子）　非子（大駱子 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號日秦嬴 以上年）

陳：（虞舜之後）　胡公嬀滿（武王初封）　申公犀侯（胡公子）　相公皋羊（申公弟）　孝公突（申公子）　慎公圉戎（孝公子 以上年無）

曹：曹叔振鐸（武王弟初封）　太伯脾（叔振鐸子）　仲君（太伯子）　宮伯侯（仲君子）　孝伯雲（宮伯子 以上年無攷）

魏：（年表無攷）　畢公高（初封於畢周同姓）

檜：（年表無攷）（祝融之後妘姓國）　鄶仲（鄭譜史伯曰鄶仲恃險 韋昭注鄶國君之字 又鄭詩鄶由叔妘韓注引唐尚書曰鄭武公滅之不由女匹也 鄭譜正義曰史伯於幽王之世謀滅鄶則幽王以前鄶公仍在桑車昭亦謂當幽王時於子男號鄶爲大）

周：（孝王方）懿王弟 本紀作辟方系王弟 晏案鄭譜序鄭王下即稱夷王正義曰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曰不數孝王故七世疑鄭譜無孝王一世但夷厲以上歲數不明歟公齊譜亦列孝王今姑仍之　夷王燮（懿王子 以上年無攷）

魯：獻公具（厲王弟，獻公九年當周夷王十六年是年厲王卒）

衛：晏案世家云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十三年厲王奔彘由奔彘之歲逆數至頃侯元年當在厲王十三年夷王已前崩而世家乃云頃侯賂夷王命爲侯恐有訛誤鄭氏謂頃公當夷王時亦沿史公之文譜謂夷厲以上歲數不明是也

無攷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厲王胡元年丙子	獻公十年									
甲申 二	十一									
三	十二									
四	十三									
五	十四									
六	十五									
七	十六									
八	十七									
九	十八									
十	十九									
十一	二十									
甲午 十二	二十一									
十三	二十二	衛頃侯元年貞伯子								
十四	二十三	二								
十五	二十四	三						曹夷伯喜元年孝伯子		
十六	二十五	四						二		
十七	二十六	五						三		
十八	二十七	六						四		
十九	二十八	七						五		

鄭氏詩譜攷正　四四

周	魯	衛	鄭	齊	唐	秦	陳	曹	魏	檜
二十	二十九	八		齊獻公山元年胡公弟弒胡公代立				六		
二十一	三十	九		二	晉靖侯宜臼元年厲侯子			七		
甲辰 二十二	三十一	十		三	二	秦侯元年秦嬴子		八		
二十三	三十二 世家三十二年卒	十一		四	三	二		九		
二十四	魯真公濞元年獻公子	十二		五	四	三		十		
二十五	二	衛釐侯元年頃侯子		六	五	四	陳幽公寧元年慎公子	十一		
二十六	三	二		七	六	五	二	十二		
二十七	四	三		八	七	六	三	十三		
二十八	五	四		九 世家九年卒	八	七	四	十四		
二十九	六	五		齊武公壽元年獻公子	九	八	五	十五		
三十	七	六		二	十	九	六	十六		
三十一	八	七		三	十一	十 世家十年卒	七	十七		
甲寅 三十二	九	八		四	十二	秦公伯元年秦侯子	八	十八		
三十三	十	九		五	十三	二	九	十九		
三十四	十一	十		六	十四	三 世家立三年卒	十	二十		
三十五	十二	十一		七	十五	秦仲元年公伯子	十一	二十一		
三十六	十三	十二		八	十六	二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七 王出奔彘	十四 世家十四年厲王出奔彘	十三 世家十三年厲王出奔彘		九 世家武公九年厲王奔彘	十七 世家十七年厲王奔彘	三 世家三年厲王無道	十三 [illegible]	二十三 世家二十三年厲王奔彘		
共和元年庚申 [illegible]	十五	十四		十	十八	四	十四	二十四		
二	十六	十五		十一	晉釐侯司徒元年靖侯子	五	十五	二十五		

鄭氏詩譜攷正　四五

三	十七	十六		十二	二	六	十六	二十六
四	十八	十七		十三	三	七	十七	二十七
甲子 五	十九	十八		十四	四	八	十八	二十八
六	二十	十九		十五	五	九	十九	二十九
七	二十一	二十		十六	六	十	二十	三十
八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七	七	十一	二十一	曹幽伯彊元年夷伯弟
九	二十三	二十二		十八	八	十二	二十二	二
十	二十四	二十三		十九	九	十三	二十三	三
十一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	十	十四	陳釐公孝元年幽公子	四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一	十一	十五	二	五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二	十二	十六	三	六
十四 厲王崩於彘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三	十三	十七	四	七
甲戌 宣王靜元年厲王子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四	十四	十八 宣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	五	八
二	三十	二十九		二十五	十五	十九	六	九 弟戴伯弒幽伯
三	魯武公敖元年眞公弟	三十		二十六	十六	二十	七	曹戴伯鮴元年
四	二	三十一		齊厲公無忌元年武公子	十七	二十一	八	二
五	三	三十二		二	十八	二十二	九	三
六	四	三十三		三	晉獻侯籍元年釐侯子	二十三 公爲西戎所殺	十	四
七	五	三十四		四	二	秦莊公元年秦仲子	十一	五
八	六	三十五		五	三	二	十二	六

鄭氏詩譜攷正

九	七	三十六		六	四	三	十三	七
十	八	三十七		七	五	四	十四	八
甲申 十一	九	三十八		八	六	五	十五	九
十二	十	三十九		九 胡公子攻殺厲公	七	六	十六	十
十三	魯懿公戲元年武公子	四十		齊文公赤元年厲公子	八	七	十七	十一
十四	二	四十一		二	九	八	十八	十二
十五	三	四十二		三	十	九	十九	十三
十六	四	衞武公和元年釐侯子共伯餘弟		四	十一	十	二十	十四
十七	五	二		五	晉穆侯弗生元年獻侯子世家作費王	十一	二十一	十五
十八	六	三		六	二	十二	二十二	十六
十九	七	四		七	三	十三	二十三	十七
二十	八	五		八	四	十四	二十四	十八
甲午 二十一	九	六		九	五	十五	二十五	十九
二十二	魯孝公稱元年懿公弟	七	鄭桓公友元年厲王子宣王庶弟初封	十	六	十六	二十六	二十
二十三	二	八	二	十一	七	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一
二十四	三	九	三	十二	八	十八	二十八	二十二
二十五	四	十	四	齊成公說元年文公子世家作脫	九	十九	二十九	二十三
二十六	五	十一	五	二	十	二十	三十	二十四
二十七	六	十二	六	三	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八	七	十三	七	四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六

二十九	八	十四	八	五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七
三十	九	十五	九	六	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二十八
甲辰 三十一	十	十六	十	七	十五	二十五	三十五	二十九
三十二	十一	十七	十一	八	十六	二十六	三十六	三十
三十三	十二	十八	十二	九	十七	二十七	陳武公靈元年釐公子	曹戴伯蘇元年幽伯弟世家名鮮
三十四	十三	十九	十三	齊莊公購元年成公子世家作購	十八	二十八	二	二
三十五	十四	二十	十四	二	十九	二十九	三	三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一	十五	三	二十	三十	四	四
三十七	十六	二十二	十六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五	五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三	十七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六	六

三十九	十八	二十四	十八	六	二十三	三十三	七	七
四十	十九	二十五	十九	七	二十四	三十四	八	八
甲寅 四十一	二十	二十六	二十	八	二十五	三十五	九	九
四十二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一	九	二十六	三十六	十	十
四十三	二十二	二十八	二十二	十	二十七	三十七	十一	十一
四十四	二十三	二十九	二十三	十一	晉殤叔元年穆侯弟	三十八	十二	十二
四十五	二十四	三十	二十四	十二	二	三十九	十三	十三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一	二十五	十三	三	四十	十四	十四
幽王宮涅元年宣王子	二十六	三十二	二十六	十四	四	四十一	十五	十五
二	二十七	三十三	二十七	十五	晉文侯仇元年穆侯子殺殤叔立	四十二	陳夷公說元年武公子	十六

三	二十八	三十四	二十八	十六	二	四十三	二	十七
四	二十九	三十五	二十九	十七	三	四十四	三	十八
甲子 五	三十	三十六	三十	十八	四	秦襄公元年莊公弟	陳平公燮元年夷公弟	十九
六	三十一	三十七	三十一	十九	五	二	二	二十
七	三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二	二十	六	三	三	二十一
八	三十三	三十九	三十三 幽王以為司徒	二十一	七	四	四	二十二
九	三十四	四十	三十四	二十二	八	五	五	二十三
十	三十五	四十一	三十五	二十二	九	六	六	二十四
十一 為犬戎所弒	三十六	四十二	三十六 以幽王故為犬戎所殺	二十三	十	七 平王以功封諸侯	七	二十五
平王宜臼元年幽王子東遷洛邑	三十七	四十三	鄭武公掘突元年桓公子	二十四	十一	八	八	二十六

孔穎達曰檜至平王之初武功蓋之

二	三十八	四十四	二	二十六	十二	九	九	二十七
三	魯惠公弗湟元年孝公子	四十五	三	二十七	十三	十	十	二十八
四	二	四十六	四	二十八	十四	十一	十一	二十九
五	三	四十七	五	二十九	十五	十二	十二	三十
六	四	四十八	六	三十	十六	秦文公元年襄公子	十三	三十一
七	五	四十九	七	三十一	十七	二	十四	三十二
八	六	五十	八	三十二	十八	三	十五	三十三
九	七	五十一	九	三十三	十九	四	十六	三十四
十	八	五十二	十 娶申侯女武姜	三十四	二十	五	十七	三十五
十一	九	五十三	十一	三十五	二十一	六	十八	三十六

	十二	十	五十四	十二	三十六	二十二	七	十九	曹穆公武元年曹伯弟
	十三	十一	五十五	十三	三十七	二十三	八	二十	二
甲申	十四	十二	衛莊公揚元年武公子	十四生莊公	三十八	二十四	九	二十一	三
	十五	十三	二	十五	三十九	二十五	十	二十二	曹桓公終生元年穆公子
	十六	十四	三	十六	四十	二十六	十一	二十三	二
	十七	十五	四	十七生太叔段	四十一	二十七	十二	陳文公圉元年平公子	三
	十八	十六	五	十八	四十二	二十八	十三	二	四
	十九	十七	六	十九	四十三	二十九	十四	三	五
	二十	十八	七	二十	四十四	三十	十五	四	六
	二十一	十九	八	二十一	四十五	三十一	十六	五	七
	二十二	二十	九	二十二	四十六	三十二	十七	六	八
	二十三	二十一	十	二十三	四十七	三十三	十八	七	九
甲午	二十四	二十二	十一	二十四	四十八	三十四	十九	八	十
	二十五	二十三	十二	二十五	四十九	三十五	二十	九	十一
	二十六	二十四	十三	二十六	五十	晉昭侯元年文侯子封季弟成師於曲沃號曰桓叔	二十一	十	十二
	二十七	二十五	十四	二十七夫人請立段公弗聽	五十一	二	二十二	陳桓公鮑元年文公子	十三
	二十八	二十六	十五	鄭莊公寤生元年武公子	五十二	三	二十三	二	十四
	二十九	二十七	十六	二	五十三	四	二十四	三	十五
	三十	二十八	十七[illegible]	三	五十四	五	二十五	四	十六
	三十一	二十九	十八	四	五十五	六潘父弑昭侯納成師不克	二十六	五	十七

	三十二	三十	十九	五	五十六	晉孝侯元年昭侯子	二十七	六	十八
	三十三	三十一	二十	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八	七	十九
甲辰	三十四	三十二	二十一	七	五十八	三	二十九	八	二十
	三十五	三十三	二十二	八	五十九	四	三十	九	二十一
	三十六	三十四	二十三	九	六十	五	三十一	十	二十二
	三十七	三十五	衛桓公完元年莊公子	十	六十一	六	三十二	十一	二十三
	三十八	三十六	二	十一	六十二	七	三十三	十二	二十四
	三十九	三十七	三	十二	六十三	八	三十四	十三	二十五
	四十	三十八	四	十三	六十四	九曲沃成師卒子代立爲莊伯	三十五	十四	二十六
	四十一	三十九	五	十四	齊釐公祿父元年莊公子	十	三十六	十五	二十七
	四十二	四十	六	十五	二同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	十一	三十七	十六	二十八
	四十三	四十一	七	十六	三	十二	三十八	十七	二十九
甲寅	四十四	四十二	八	十七	四	十三	三十九	十八	三十
	四十五	四十三	九	十八	五	十四	四十	十九	三十一
	四十六	四十四	十	十九	六	十五	四十一	二十	三十二
	四十七	四十五	十一	二十	七	十六曲沃莊伯弑孝侯晉人立孝侯子郄	四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八	四十六	十二	二十一	八	晉鄂侯郄元年曲沃伐於晉	四十三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九	魯隱公息姑元年惠公子	十三	二十二段作亂奔	九	二	四十四	二十三	三十五
	五十	二	十四	二十三	十	三	四十五	二十四	三十六
	五十一	三	十五	二十四	十一	四	四十六	二十五	三十七

鄭氏詩譜攷正

桓王林元年平王孫太子洩父子	四	十六 州吁弒公自立 衛人殺州吁	二十五	十二	五	四十七	二十六	三十八
二	五	衛宣公晉元年桓公弟	二十六	十三	六 晉曲沃[illegible]	四十八	二十七	三十九
甲子 三	六	二	二十七	十四	晉鄂侯[illegible]元年	四十九	二十八	四十
四	七	三	二十八	十五	二 曲沃莊伯卒子稱立爲武公	五十	二十九	四十一
五	八	四	二十九	十六	三	秦寧公元年文公孫太子竫公子	三十	四十二
六	九	五	三十	十七	四	二	三十一	四十三
七	十	六	三十一	十八	五	三	三十二	四十四
八	十一	七	三十二	十九	六	四	三十三	四十五
九	魯桓公允元年惠公子隱公弟	八	三十三	二十	七	五	三十四	四十六
十	二	九	三十四	二十一	八	六	三十五	四十七

十一	三	十	三十五	二十二	晉小子元年[illegible]	七	三十六	四十八
十二	四	十一	三十六	二十三	二	八	三十七	四十九
甲戌 十三	五	十二	三十七	二十四	三 [illegible]	九	三十八 [illegible]	五十
十四	六	十三	三十八 太子忽[illegible]	二十五	晉侯湣元年哀侯弟	十	陳厲公佗元年	五十一
十五	七	十四	三十九	二十六	二	十一	二	五十二
十六	八	十五	四十	二十七	三	十二	三	五十三
十七	九	十六	四十一	二十八	四	秦出公元年寧公少子	四	五十四
十八	十	十七	四十二	二十九	五	二	五	五十五
十九	十一	十八 [illegible]	四十三 [illegible]	三十	六	三	六	蔡桓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二十	十二	十九	鄭厲公突元年莊公子	三十一	七	四	七 [illegible]蔡人殺	二

鄭氏詩譜攷正

二十一	十三	衛惠公朔元年宣公子	二	三十二	八	五	陳莊公林元年厲公子	三
二十二	十四	二	三	三十三	九	六 三父殺出公	二	四
甲申 二十三	十五	三	四 [illegible]	齊襄公諸兒元年僖公子	十	秦武公元年[illegible]	三	五
莊王佗元年桓王子	十六	衛黔牟元年[illegible]	鄭昭公忽元年	二	十一	二	四	六
二	十七	二	二 高渠彌殺昭公	三	十二	三	五	七
三	十八	三	鄭子亹元年[illegible]	四 殺魯桓公	十三	四	六	八
四	魯莊公同元年桓公子	四	[illegible]	五	十四	五	七	九
五	二	五	二	六	十五	六	陳宣公杵臼元年莊公弟	十
六	三	六	三	七	十六	七	二	十一
七	四	七	四	八	十七	八	三	十二

八	五	八	五	九	十八	九	四	十三
九	六	九	六	十	十九	十	五	十四
甲午 十	七	十 [illegible]	七	十一	二十	十一	六	十五
十一	八	十四 [illegible]	八	十二 [illegible]	二十一	十二	七	十六
十二	九	十五	九		二十二	十三	八	十七
十三	十	十六	十		二十三	十四	九	十八
十四	十一	十七	十一		二十四	十五	十	十九
十五	十二	十八	十二		二十五	十六	十一	二十
釐王胡齊元年莊王子	十三	十九	十三		二十六	十七	十二	二十一
二	十四	二十	十四		二十七	十八	十三	二十二

鄭氏詩譜攷正 二五四

三	十五	二十一	鄭厲公元年出後七歲復入	[illegible]	十九	十四	二十三
四	十六	二十二	二	[illegible]	二十	十五	二十四
甲辰 五	十七	二十三	三	二十九	秦德公元年武公弟	十六	二十五
惠王閬元年僖王子	十八	二十四	四	晉獻公詭諸元年武公子	二	十七	二十六
二	十九	二十五	五	二	秦宣公元年德公子	十八	二十七
三 王奔溫立子頹	二十	二十六	六	三	二	十九	二十八
四 入誅頹	二十一	二十七	七	四	三	二十	二十九
五	二十二	二十八	鄭文公捷元年厲公子	五	四	二十一	三十
六	二十三	二十九	二	六	五	二十二	三十一
七	二十四	三十	三	七	六	二十三	曹釐公夷元年莊公子
八	二十五	三十一	四	八	七	二十四	二
九	二十六	衛懿公赤元年惠公子	五	九	八	二十五	三
甲寅 十	二十七	二	六	十	九	二十六	四
十一	二十八	三	七	十一	十	二十七	五
十二	二十九	四	八	十二	十一	二十八	六
十三	三十	五	九	十三	十二	二十九	七
十四	三十一	六	十	十四	秦成公元年宣公弟	三十	八
十五	三十二	七	十一	十五	二	三十一	九
十六	魯閔公開元年莊公子	八 為狄所滅	十二	十六	三	三十二	曹昭公班元年釐公子 晉獻公伐[illegible]
十七	二	衛戴公申元年昭伯頑子	十三	十七	四	三十三	二

鄭氏詩譜攷正 二五五

十八	魯僖公申元年	衛文公燬元年戴公弟	十四	十八	五	三十四	三
十九	二	二 齊桓公率諸侯城楚邱	十五	十九	六	三十五	四
甲子 二十	三	三	十六	二十	七	三十六	五
二十一	四	四	十七	二十一	八	三十七	六
二十二	五	五	十八	二十二	九	三十八	七
二十三	六	六	十九	二十三	十	三十九	八
二十四	七	七	二十	二十四	十一	四十	九
二十五	八	八	二十一	二十五	十二	四十一	晉惠公夷吾元年獻公子
襄王鄭元年惠王子	九	九	二十二	[illegible]	十三	四十二	二
二	十	十	二十三		十四	四十三	三
三	十一	十一	二十四		十五	四十四	四
四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十六	四十五	五
甲戌 五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十七	曹共公襄元年昭公子	六
六	十四	十四	二十七		十八	二	七
七	十五	十五	二十八		十九	三	八
八	十六	十六	二十九		二十	四	九
九	十七	十七	三十		二十一	五	十
十	十八	十八	三十一		二十二	六	十一
十一	十九	十九	三十二		二十三	七	十二
十二	二十	二十	三十三		二十四	八	十三

	欄1	欄2	欄3	欄4	欄5	欄6	欄7
1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四	二十一	九	十四
2	十四	二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五	二十二	十	十五
3	甲申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十六	二十三	十一	十六
4	十六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七	二十四	十二	十七
5	十七	二十五	二十五卒子成公立	三十八	二十五	十三	十八
6	十八	二十六		三十九	二十六	十四	十九
7	十九	二十七		四十	二十七	十五	二十
8	二十	二十八		四十一	二十八	十六	二十一
9	二十一	二十九		四十二	二十九	陳共公朔元年穆公子	二十二
10	二十二	三十		四十三	三十	二	二十三
11	二十三	三十一		四十四	三十一	三	二十四
12	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五卒子穆公立	三十二	四	二十五
13	甲午 二十五	三十三			三十三	五	二十六
14	二十六	鄭文公興元年僖公子			三十四	六	二十七
15	二十七	二			三十五	七	二十八
16	二十八	三			三十六	八	二十九
17	二十九	四			三十七	九	三十
18	三十	五			三十八	十	三十一
19	三十一	六			三十九[illegible]	十一	三十二
20	三十二	七			秦康公罃元年穆公子	十二	三十三

	欄1	欄2	欄3	欄4	欄5
1	三十三	八	二	十三	三十四
2	頃王壬臣元年襄王子	九	三	十四	三十五卒子文公立
3	二	十	四	十五	
4	三	十一	五	十六	
5	四	十二	六	十七	
6	五	十三	七	十八	
7	六	十四	八	陳靈公平國元年共公子	
8	匡王班元年頃王子	十五	九	二	
9	二	十六	十	三	
10	三	十七	十一	四	
11	四	十八卒子公立	十二卒子共公立	五	
12	五			六	
13	甲寅 六			七	
14	定王瑜元年匡王弟			八	
15	二			九	
16	三			十	
17	四			十一	
18	五			十二	
19	六			十三	
20	七			十四	
21	八二十一年崩			十五[illegible]	

毛詩陸疏校正二卷

咸豐七年
又月刊成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敘

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璣撰唐書藝文志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宋崇文總目云世或以璣爲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爲正案初學記燭類引陸士衡毛詩草木疏唐人已誤爲機幸有陸氏釋文璣字元恪爵里甚明今所傳二卷卽璣之原書後人疑爲掇拾之本非也爾雅邢疏引陸璣義疏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並稱義疏茲以陸疏之文證之諸書所引仍以此疏爲詳疏引劉歆張奐諸說皆古義之廑存者故知其爲原本也閒有遺文後人傳寫佚脫爾璣三國時吳人釋詩者自毛鄭後以此書爲最古烏可不寶貴而熟翫之乎其與毛異義者易菉王芻之傳謂菉竹爲一草易六駮馬之傳謂六駮爲木名亦不盡依故訓其下篇敘齊魯韓毛四詩源流至爲賅洽釋文敘錄四詩東漢從略此疏合班范儒林傳綜貫無遺其敘毛詩謂授自孟仲子毛傳引孟仲子天命之說禖宮之文鄭譜引孟仲子於穆不似謂孟仲子子思弟子漢書具載經師而不及孟仲曾申根牟荀卿賴此疏以傳之也唐孔氏正義謂漢書儒林傳毛公不言其名而此疏稱魯國毛亨爲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徐堅因之初學記載毛詩授受悉同此疏元朗沖遠所未聞得此疏而始備惟其去漢未遠是以述古能詳尤信其爲原書也蒙年逾六旬目瞑意倦炳燭之明手自讎校考

之詩疏釋文及唐宋類書比勘是正舊有毛晉津逮秘書本王謨漢魏叢書本王本譌漏殊甚脫去鹿鳴食野之芩疏蒲蒻鶻鳩亦有佚脫今悉依毛刻本毛脫去木瓜一條据御覽引補入訂其譌字增其闕文多識正名勉爲小子之學後之學求毛故者幸無棄焉

咸豐五年歲在乙卯立夏日山陽丁晏敘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上

吳太子中庶令烏程令吳郡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方秉蕑兮

蕑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曰紉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故天子賜諸侯茝蘭（詩疏無此上入字）藏衣著書中辟白魚也（詩溱洧正義子曰一作孔子曰）

采采芣苢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與煑同毛晉陸疏廣要作鬻王謨本作鬻誤）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詩芣苢疏爾雅釋草疏證類本草）

言采其蝱

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詩載馳疏爾雅釋草莔貝母疏證類本草）

中谷有蓷

蓷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閒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益母感恩（詩爾雅疏作而感無恩字證類本草作感恩）案本草云茺蔚一名益母故劉歆云蓷臭穢卽茺蔚也（詩中谷有蓷疏引舊說以下文爾雅釋草萑蓷疏引同）

集于苞杞

杞其樹如樗（爾雅疏無此四字）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爾雅釋木杞枸檵疏證類本草詩南山有杞釋文又引一名狗骨四字）

言采其藚

藚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詩汾沮洳正義）

蔦與女蘿

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詩頍弁疏引今兔絲至此爾雅釋草疏引同）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羅願爾雅翼女蘿引）

有蒲與荷

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入詩韓奕疏引同齊民要術引作如食筍法大美今吳人以爲菹又以爲酢）荷芙蕖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莖下白蒻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其實蓮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鉤爲薏味甚苦故俚語曰苦如薏是也的五月中生生噉脆至秋表皮黑的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藝文類聚引作爲散初學記作飯）如粟也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又可爲糜幽州揚豫取備饑年其根爲藕幽州謂之光旁爲光如牛角（御覽引作牛角毛晉本作斗角詩澤陂疏引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曰苦如薏是也爾雅釋草的中薏疏同）

參差荇菜

荇一名（詩疏爾雅疏無一名二字）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詩疏作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爾雅疏作鬻說文鬻首也或从煮毛晉本作鬻王本作鬻誤）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詩疏爾雅疏作肥美齊民要術作脆）可案酒（毛詩爾雅疏爾雅釋草荇接余疏齊民要術引末有其華蒲黃色五字）

于以采蘋

蘋今水上浮萍（毛晉本作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薸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爾雅釋草疏引陸璣毛詩義疏）

于以采藻

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

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以上詩草蟲疏引）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煮（毛晉本作食鬻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饑荒可以當穀食（爾雅釋草疏齊民要術引作荊揚人饑荒以當穀食）饑時蒸而食之

薄采其茆

茆與荇葉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詩疏毛晉本作鬻一作鬻誤）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詩泮水疏）

蒹葭蒼蒼

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強青徐州人謂之蒹

兗州遼東通語也（以上詩葭疏引）蒹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詩碩人疏引爾雅釋草疏引同）

綦竹猗猗

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綦竹也（詩疏引無上十七字）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此人謂此爲綠竹（詩淇澳疏引草名以下文爾雅翼云璣所說合綠與竹爲一草未知其審）淇澳二水名（詩疏引毛本有此五字）

苕之華

苕一名陵時一名鼠尾似王芻（詩疏無一名陵時似王芻七字）生下隰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爾雅疏作皁）

鬻以沐髮卽黑（詩苕之華疏爾雅釋草疏）葉青如藍而多華（詩疏無此七字）

隰有游龍

游龍一名馬蓼葉麤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詩山有扶蘇疏引無麤字爾雅釋草紅龍疏同）

食野之苹

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脃（詩疏爾雅疏作輭脃）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詩鹿鳴疏蒸作烝爾雅釋草苹蘋蕭疏）

于以采蘩

蘩皤蒿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太平御覽蒿引）故大戴禮夏小正傳云蘩游胡游胡旁勃也（證類本草）

菁菁者莪

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味頗似蔞蒿（詩菁菁者莪疏御覽莪蒿齊民要術引同）

言刈其蔞

蔞蔞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脃美其葉又可蒸爲茹（詩漢廣疏爾雅釋草疏詩釋文引馬云蔞蒿也卽馬融毛詩傳陸疏因之）

食野之蒿

蒿青蒿也香中炙啖（詩爾雅疏闕此四字郭注有此語同）荊豫之閒汝南汝陰皆云菣也（詩鹿鳴疏）

采采卷耳

卷耳一名枲耳一名胡枲一名苓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鬻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草（詩疏無此七字）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爲爵耳（詩卷耳疏引葉青白色以下文爾雅釋草疏同詩釋文引幽州人謂之爵耳證類本草葈耳卷耳引陸疏）

贈之以芍藥

芍藥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以上詩溱洧疏引）司馬相如賦云芍藥之和揚雄賦云甘甜之和芍藥之美七十食也（毛晉本作七十食之御覽藥部引今芍藥無人食也）

采葑采菲

葑蔓菁幽州人或謂之芥（詩疏爾雅釋草疏俱作蕪菁御覽亦作蕪菁）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甘美可

作羹幽州人謂之䔢爾雅又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詩谷風疏爾雅釋草菲芴疏）

言采其蕨

蕨虌也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詩釋文引此二句）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爾雅釋草蕨虌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似蒜莖紫黑色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瀹爲如滑美如葵今隴西天水人及此時而乾收秋冬嘗之又云以進御三月中其端散爲三枝枝有數葉葉似菁蒿長麤堅長不可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亦謂蕨又澆之）

言采其薇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詩草蟲疏）

言采其蓄

蓄一名蓄（毛晉本有河內謂之蓤五字）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詩我行其野疏爾雅釋草疏）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細而花赤有臭氣也（毛晉云一本作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齊民要術引作有臭氣毛傳云一蓄惡菜則作臭者是也要術又引河東關內謂之苗一名爵弁一名蔓桯今脫此文御覽百卉部引河內關中謂蓄爲蓄一名爵弁一名蕢桯幽州上有尭字餘同）

薄言采芑

芑菜似苦菜也（齊民要術引蘧菜似苦菜說文蘧菜也初學記芑蘧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土人（毛晉本作胡人）戀之不出塞（詩采芑疏）（齊民要術引作時人戀戀不能出塞）

誰謂荼苦

荼苦葉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脃而美所謂堇荼如飴（齊民要術荼引）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荼是也

匏有苦葉

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鬻極美（詩疏引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恆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揚州人食至八月葉卽苦故曰苦葉（詩匏有苦葉疏御覽瓠引齊民要術種瓠引河東及播州嘗食之毛晉本作恆食之）

邛有旨苕

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毛晉本作蔓生詩疏作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詩防有鵲巢疏）

言采其莫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

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閒謂之莫（詩汾沮洳疏）

莫莫葛藟（案此當以葛藟纍之標題）

藟一名巨苽（齊民要術引作苣荒周易困于葛藟釋文引草木疏云一名巨荒似蘡薁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蓷蘽）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詩釋文）酢而不美幽州謂之推藟（詩葛藟疏引無末六字齊民要術引幽人謂之推蘽）

視爾如荍

荍一名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詩東門之枌疏爾雅釋草荍蚍衃疏御覽葵引）

北山有萊

萊草名其葉可食御覽百卉部引萊藜也莖葉皆似生菊吳棫韻補引萊藜也爾雅作釐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詩南山有臺疏引蒸皆作烝齊民要術引萊茱也莖葉皆似茱王芻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譙沛人謂雞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茱萸此二草異而名同

取蕭祭脂

蕭荻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御覽引下有禮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艾蕭不同明矣今脫此文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是也詩采葛疏爾雅釋草蕭荻疏

白茅包之

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御覽茅引

可以漚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割割詩疏割竝作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詩疏作筋者鬻之用緝詩疏無此四字謂之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詩東門之池疏

邛有旨鷊

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詩防有鵲巢疏

南山有臺

臺夫須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草臺夫須疏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御覽百卉部

茹藘在阪

茹藘茅蒐蒨草也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詩東門之墠疏今圉人或作畦種蒔故貨殖傳云巵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白華菅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及曝尤善也爾雅釋草白華野菅疏作漚乃尤善矣餘同證類本草引又云其小漚者名野菅詩所謂白華菅兮是也

蘞蔓于野

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詩釋文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鬻以哺牛除熱詩葛生疏

匪我伊蔚

蔚牡蒿也證類本草引牡蒿牡蔚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爾雅釋草蔚牡菣疏御覽蒿引證類本草引又郭注爾雅牡菣無子陸云有子二說小異

隰有萇楚

萇楚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詩隰有萇楚疏爾雅釋草長楚銚弋疏

芄蘭之支

芄蘭一名蘿摩幽州謂之雀瓢詩芄蘭疏爾雅釋草雚芄蘭疏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斷之有白汁鬻爲茹滑美其子長數

寸似瓠子王謨本脫蔓生以下二十六字依毛晉本補入王本柔弱恆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毛本無此文案詩鄭箋云荍蒲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誤以箋語竄入也

浸彼苞稂

稂童梁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云馬不過稂莠皆是也詩下泉疏爾雅釋草稂童梁疏

言采其蓫

蓫牛蘈揚州人謂之羊蹏似蘆菔而莖赤可瀹爲茹滑而美也多啖令人下氣齊民要術作滑而不美下氣作下痢一名蓚詩我行其野疏引今人謂之羊蹏幽州人謂之蓫

梓椅梧桐

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

今人云梧桐也詩疏無此六字則大類同而小別也詩定之方中疏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似毛布御覽桐引證類本草引作似毛服

有條有梅

條稻也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色白葉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案能讀爲耐又可爲棺木宜陽共詩疏作其北山多有之梅樹皮葉似豫章詩疏作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脃爾雅釋木疏荊州人曰梅終南詩疏作江南及新城上庸詩疏庸下有蜀字皆多樟柟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詩終南疏

北山有楰

楰楰屬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詩南山有臺疏爾雅釋木楰鼠梓疏溼時脃燥時堅今永昌又謂鼠梓漢人謂之楰御覽梓引

常棣

常棣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爾雅釋木常棣棣疏

隰有樹檖　隰有六駮案疏文當補標題

檖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馬故謂之駮馬詩晨風疏御覽榆引

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繫迷廣博物志引繫迷駮馬皆木也御覽引作繫彌爾雅翼引作莢迷一名挈橀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橀先殫爾雅魄榽橀郭注引齊諺榽橀先殫釋文榽今計切橀呼兮切下章云山有枹棣隰有樹檖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謂獸詩晨風疏釋文引駮馬木名梓榆也晉崔豹古今注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

柞棫拔矣

柞棫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曰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軸又可爲矛戟鐓詩皇矣疏引作矛戟矜爾雅釋文疏同御覽柞引作鍛

隰有杞桋

梀葉如柞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梀一名桋白者爲梀其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爾雅釋木桋赤梀白者梀疏

隰有杻

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蕊正白蓋此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其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詩山有樞疏爾雅釋木疏

其灌其栵

栵栭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詩皇矣疏爾雅釋木栵栭疏釋文又引今人謂之芝栭也

其檉其椐

檉河柳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節中腫似扶老今靈壽是也詩疏無此五字釋文引有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宏農共北山甚有之詩皇矣疏爾雅釋木檉河柳椐樻疏

山有樞

樞其鍼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爲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爾爾雅釋木蓲荎疏

山有栲

栲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詩山有樞疏爾雅釋木疏

集于苞栩

栩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或云橡斗詩疏無此四字讀櫟爲杼五方通語也詩鴇羽疏爾雅釋木栩杼疏

無浸穫薪

穫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爾雅釋木疏

無折我樹杞

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微赤故毛晉云舊刻集于苞杞非今人以爲車轂藝文類聚楊柳引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純杞也初學記御覽引作純杞柳也

其下維穀

穀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長數丈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詩鶴鳴疏

榛楛濟濟

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詩釋文織作篋類聚御覽引同以爲斗筥箱器又揉以爲釵詩疏釋文揉作屈故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詩旱麓疏

揚之水不流束蒲

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正白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御覽楊柳可勝既乎今人又以爲箕鑵之楊也詩揚之水疏集韻鑵古玩切今北人以楊爲箕或編柳爲汲水鑵也

蔽芾其樗

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

茗（詩山有樞疏下引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爾雅釋木疏引同案說文無栲字木部㮤山樗也苦浩切小徐本作山樗㮤栲古今字）

椒聊之實

椒聊聊語助也椒樹似茱萸有鍼刺莖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御覽作小）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者（爾雅疏御覽者作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麞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也（詩椒聊疏爾雅釋木椴大椒疏）

山有苞櫟

苞櫟秦人謂柞爲櫟（證類本草）河內人謂大蓼爲櫟（藝文類聚引下有爾雅曰其實梂）椒椴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詩晨風疏正義曰幾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爾雅釋木疏同）

食鬱及薁

鬱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色赤食之甘（御覽鬱引燕薁又引一名車鞅藤劉詩六月食鬱及薁此名燕薁賈思勰齊民要術同）

樹之榛栗

榛栗屬有兩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葉如木蓼（齊民要術作葉如牛李色）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東（齊民要術作漁陽遼）上黨皆饒（御覽榛引）山有榛之榛枝葉似栗樹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莖可以爲燭（齊民要術作枝莖生樵爇燭明而烟）五方皆有栗周秦吳揚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唯漁陽（證類本草作濮陽吳淑事類賦注作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亲栗（本草作亲說文亲果實小如栗一作莘誤）藂生大如杼子中仁（御覽栗引本草作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奧栗皆與栗同子圓而細或云卽亲也今此惟江湖有之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證類本草栗引又茅栗埤雅作芧栗）

摽有梅

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爆乾爲腊置羹臛齊中又可含以香口（初學記梅引）

蔽芾甘棠

甘棠今棠梨一名杜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以作弓幹（爾雅釋木杜赤棠白者棠疏御覽杜棠齊民要術引同）

唐棣之華

唐棣奧李也（藝文類聚引夫移奧李也韓詩作夫移顏魯公送劉太沖序鄂不照乎移華正用此文）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爾雅釋木唐棣移疏齊民要術引承花者曰萼其實似櫻桃薁麥時熟食美北方通呼之林思也）

隰有樹檖

檖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其實如梨但實甘小異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饒縣堯山魯國河內共北山中有（詩疏無齊郡以下十六字御覽檖下引有）今人亦

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詩晨風疏爾雅釋木疏）

南山有枸

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密（詩南山有臺疏）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詩釋文引其樹如欂一名枸骨御覽枳椇齊民要術引同）

顏如舜華

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曰椵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爾雅釋草疏）五月始花故月令仲夏木堇榮（詩有女同車疏）

采荼薪樗

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耳其葉臭（御覽樗引作臭其葉臭）

唯筍及蒲

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投我以木瓜

楙葉似柰葉實如小瓜著粉者欲啖者截著熱灰中令萎蔫淨洗以苦酒頭汁密之可案酒食密封藏百日乃食之甚美（齊民要術木瓜引御覽引楙葉似柰實如小瓜上黃中令芬香欲噉者密封藏百日食之也案此條各本皆脫今補入）

食野之芩

芩草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眞

實牛馬皆喜食之（詩鹿鳴疏王謨本全脫依毛晉本補入）

浸彼苞蓍

蓍似藾蕭青色科生（易說卦傳釋文引毛詩草木疏）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

吳太子中庶令烏程令吳郡陸璣撰
山陽丁晏校正

鳳皇于飛

鳳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爲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鶠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毛晉本有非醴泉不飲爾雅釋文引其形鴻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頷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朝鳴日發明晝鳴日上翔夕鳴日滿昌昏鳴日固常夜鳴日保長得其嬰象之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爲身居之）非醴泉不飲（依毛本廣要補）

鶴鳴于九皋

鶴形狀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詩疏下有青翼二字）赤頂赤目（詩疏無此四字）喙長三尺餘多純白亦有蒼色蒼色者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聲差下（御覽引唯老者乃聲下初學記亦作老）今吳人園囿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詩鶴鳴疏引無雞鳴五字御覽鶴引詩義疏）

鶴鳴于垤

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皁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郡致旱災（詩東山疏御覽鸛引同廣博物志）

鴥彼晨風

晨風一名鸇似鷂青黃色燕頷鉤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詩晨風疏爾雅釋鳥疏）

鴥彼飛隼

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擊一作鷙）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詩采芑疏）此屬數種皆爲隼（御覽隼引詩義疏）

有集維鷮

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嚴粲詩緝引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鷔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故林慮山下（詩疏作林麓山下詩緝引同爾雅疏作林木）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御覽雉引詩義疏）麃者似鹿而小（詩車舝疏爾雅釋鳥疏）

關關雎鳩

雎鳩大小如鳩（爾雅翼作鴟）深目目上骨露出（詩疏無出字）幽州人謂之鷲（一作鷲關雎疏釋鳥疏引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

鳲鳩在桑

鳲鳩鴶鵴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爾雅釋鳥疏）按鳲鳩有均一之德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毛詩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是陸疏所本也）

宛彼鳴鳩

鶻鳩一名班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是也班鳩項有繡文斑然（以上王謨本脫今依毛晉本補）今雲南鳥大如鳩而黃當爲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鳴鳩一名爽又云是

鸇御覽鳩引詩義疏藝文類聚鳩引草木疏鶯鷽後五日鷹化爲鳩爾雅釋文引鶻鳩班鳩也桂陽人謂之班隹

翩翩者鵻

鵻其今小鳩也一名鴉鳩幽州人或謂之鷜鴡廣雅鵻鵓鳩也梁宋之間謂之鵻揚州人亦然爾雅釋鳥隹其鳺鴀疏詩釋文引夫不一名浮鳩

脊令在原

脊令御覽引詩義疏鶺鴒水鳥一名渠梁以下引同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常棣疏爾雅釋鳥疏

黃鳥于飛

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詩疏

作鶯或謂之黃鳥詩疏無此五字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關西謂之黃鳥詩疏無此六字釋文有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詩疏無此五字藝文類聚有毛詩葛覃疏爾雅釋鳥疏御覽倉庚引詩義疏

鴟鴞

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嬴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詩鴟鴞疏爾雅釋鳥疏御覽鴟鴞引詩義疏

交交桑扈

桑扈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曰竊脂王謨本脫筩中二字依毛晉本補爾雅釋鳥疏亦作筩中膏

肇允彼桃蟲

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詩小毖疏正義曰言始小終大者始爲桃蟲長大而爲鵰鳥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爾雅釋鳥疏同御覽引或曰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值其鷺羽此本作振鷺于飛依毛晉本改

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毛晉本下有汝陽二字謂之白鳥齊魯之閒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大小如鴟詩疏無此四字青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許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羣飛鳴楚威

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詩宛丘疏爾雅釋鳥疏御覽鷺引詩義疏

維鵜在梁

鵜水鳥御覽引毛詩疏許慎曰鵜鶘也一名洿澤一名淘河今脫此文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詩候人疏爾雅釋魚疏

鴻飛遵渚

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鴻也詩九罭疏爾雅釋鳥疏

肅肅鴇羽

鴇鳥似雁而虎文詩疏無上五字連蹏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苦也詩鴇羽疏

翩彼飛鴞案此當以有鴞萃止標題

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御覽作炙暵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詩墓門疏御覽鴞引詩義疏

流離之子

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詩旄邱疏爾雅釋鳥疏

麟之趾

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蹏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初學記作黃鍾行中規矩詩釋文引以上文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卽白虎也黑文尾長于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則見應德而至者也詩騶虞疏引應信而至釋文引騶虞義疏也有至信之德則至

有熊有羆

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蟄始春而出脂謂之熊白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爾雅釋獸疏引羆有黃羆以下文

羔裘豹飾案疏當以赤豹黃羆標題

豹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詩韓奕疏

獻其貔皮

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白熊詩韓奕疏爾雅釋獸貔白狐其子豰疏釋文引同

狼跋其胡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獥有力者名迅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捷者

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免御覽作克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詩還疏引其鳴以下文御覽狼引

教猱升木

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于獮猴詩角弓疏其鳴噭噭而悲詩疏無末六字御覽玃引

有鱣有鮪

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御覽鱣魚引可蒸爲臛又可爲鮓子可爲醬鮪魚形似鱣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爾雅疏作摩薑大者不

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鮇鮪一名鮥（初學記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魚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御覽鮪魚引）又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初學記作鞏縣東洛度北崖山上）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爾雅釋魚疏）

維魴及鱮

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切（御覽作泉州）刀口（爾雅疏無此六字）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居就糧梁水魴（爾雅釋魚疏）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

網魚（御覽作買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御覽魴鱮引陸疏鱅作鍾）幽州人謂之鴞鶅或謂之胡鱅

魚麗于罶魴鱧

鱧鯇也（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爾雅注舍人云鱧一名鯇）爾雅曰鱧鯛也許愼以爲鯉魚璣以爲似鯉頰狹而厚（御覽鱧魚引）

九罭之魚鱒魴

鱒似鯤魚而鱗細于鯤也赤眼多細文（詩九罭疏引鯤並作鯶御覽鱒魚引鯤並作鯇）

魚麗于罶鱨鯊

鱨一名揚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骨正黃（御覽鱨魚引）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詩魚麗疏引又云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稱也）今江東呼黃鱨魚（詩釋文）一名黃頰魚尾微黃大者長尺七八寸許鯊吹沙也似鯽魚狹而小體圓而有黑點一名重脣籥鯊常張口吹沙（詩魚麗疏引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象弭魚服

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貍（詩疏無此四字）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詩采薇疏）

鼉鼓逢逢

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今

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詩靈臺疏釋文）

成是貝錦

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大者爲蚢小者爲貝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御覽貝引大者徑一尺二寸）小者七八寸（詩疏作徑至一尺六七寸者藝文類聚貝作一尺六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柘盤寶物也（詩巷伯疏爾雅釋魚疏）

螽斯

爾雅曰螽蜙蝑也揚雄云春黍也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股青黑色斑（詩疏下有股鳴者也無青黑色斑四字釋文亦引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其股似玳瑁文（詩疏作瑇瑁）

五月中以兩股相搓(詩疏作切御覽作搓)作聲聞數十步(詩螽斯疏
引幽州以下文御覽蚣蝑引)

喓喓草蟲

草蟲常羊也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詩草蟲疏爾
雅釋草疏)

趯趯阜螽

阜螽蝗子一名負蠜(詩釋文)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
人亦謂之螣(詩草蟲疏御覽蝗引)

莎雞振羽

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謂之蒲錯(詩七月疏御覽莎雞
引)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螟似虸蚄(詩疏作子方)而頭不赤螣蝗也賊桃李中蠹蟲
赤頭身長而細頁或說云蟊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
慎云吏冥冥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蟘吏冥冒取
人財則生蟊(詩疏無此九字爾雅疏有說文蟊蟲食草根者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舊說
云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頁故
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詩大
田疏爾雅釋蟲疏)

螟蛉有子

螟蛉者犍爲文學曰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
而細小或在草葉上蜾蠃土蜂也一名蒲盧似蜂而
小腰故許慎云細腰也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
簡(爾雅翼作書卷)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咒云象
我象我(詩小宛疏引無犍爲文學許慎里語餘略同御覽螟蛉引同法言云螟蛉之子殪日類我
久則肖之矣)

蟋蟀在堂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
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御覽作促機崔豹古
今注趣織一名促機)督促之言也(詩疏無此五字)里語曰趨織鳴懶婦
驚是也(詩蟋蟀疏御覽蟋蟀引)

蜉蝣之羽

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
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
炙(御覽作燔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曰是糞中蠍蟲(詩蜉蝣疏

爾雅釋蟲疏竝作糞中蝎蟲御覽蜉蝣引作毛晉本亦作蝎蟲)隨雨而出朝生而
夕死(詩疏引作隨陰雨時爲之)

如蜩如螗

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閒謂之蟬
蟬通語也(御覽蟬引)螗蟬之大而黑色者有五德文清廉
儉信(初學記蟲部引陸雲寒蟬賦蟬有五德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
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士能此賦本於陸疏)一名蝘虭一名
蛁蟟青徐謂之螇螰(釋文作蟪)楚人謂之蟪蛄秦燕謂之
蛥蚗或名之蜓蚞(詩釋文引一名蛁蟟以下文)

伊威在室

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
白魚者是也(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御覽鼠負引)

蠨蛸在戶
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
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引此疏又引李德裕詩論蟢子垂而百事喜
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網羅居之詩東山疏爾雅釋蟲疏
碩鼠
樊光謂卽爾雅鼫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鼠也今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
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
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也詩言其方
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詩碩鼠疏引今河東以下文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正義曰
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又不食禾苗本草又

謂螻蛄爲石鼠亦五技古今方土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異也
如鬼如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詩疏引無此四字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
足江淮水濱皆有之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
殺之故曰射影也南方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
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細沙射人入人肌其創如疥
詩何人斯疏
卷髮如蠆
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蚊幽州謂之蠍
胡爲虺蜴
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虢蜼王謨本脫依毛晉本補或謂

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詩正月疏
領如蝤蠐
蝤蠐生糞中御覽蠐螬引爾雅蟦蠐螬也蝤蠐蝎也
弋鳧與鴈
鳧大小如鴨靑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詩鳧鷖疏
野有死麕
麕麏也靑州人謂之麏詩野有死麕釋文麕又作麏引草木疏各本皆脫今補
駉駉牡馬
牡馬騭馬也詩駉釋文引草木疏說文同爾雅馬屬牡曰騭牝曰騇各本皆脫今補
魯詩
申公培魯人少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楚王太子戊
傅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以詩經爲

訓以教無傳疑漢書作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小顏注以亡傳爲句與此讀異是爲
魯詩於是蘭陵王臧代趙綰皆從申公受學臧爲郎
中令綰爲御史大夫皆以明堂事自殺其他弟子如
同郡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
寬東海太守碭魯賜長沙內史蘭陵繆生膠西中尉
徐偃膠東內史鄒人闕門慶忌治官皆有廉節稱申
公卒瑕丘江公盡能傳之以授魯許生免中徐公而
韋賢治詩事江公許生至丞相傳子元成亦至丞相
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
學而東平王式以事徐公許生爲昌邑王師其後山
陽張長安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先後事式爲博
士由是又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

元帝爲諫大夫其門人瑯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更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至山陽太守（以上見漢書儒林傳）時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自高嘉以下皆見後漢書儒林傳）傳子容少爲光祿大夫孫詡以父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又有曲阿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亦去歸鄉里世祖即位徵詡爲博士至大司農咸舉孝廉除郎中至大鴻臚永平初任城魏應亦以習魯詩爲博士徵拜騎都尉卒于官（范書獨行傳李業習魯詩師博士許晃陸疏未及）

齊詩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蒼爲博士至少府蒼授諫大夫翼奉前將軍蕭望之丞相匡衡衡授大司空琅琊師丹高密太傅伏理膺事潁川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又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其後伏黯傳理家學（伏黯以下並見後漢書儒林傳）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illegible]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纂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經典敍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范書陳紀傳無之此疏亦未及）

韓詩

韓嬰燕人景帝時爲常山太傅嬰推詩之意而作內外傳其言頗與齊魯閒殊淮南賁生受之（漢書賁生賁音肥）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嬰授同國蔡誼誼至丞相誼授同國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食生爲博士授泰山豐吉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爲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順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以上見漢書儒林傳）建武初博士淮陽薛漢傳父業（自薛漢以下皆見後漢書儒林傳）尤善說災異讖緯受詔定圖讖當世言詩推爲長後爲千乘太

守坐事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撫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撫授會稽趙曄曄舉有道時又有光祿勳九江召馴閬中令巴郡楊仁山陽張匡皆習韓詩匡爲作章句舉有道徵博士不就

毛詩

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萇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新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自河間獻王傳士至此本漢書儒林傳時九江謝曼卿亦善毛詩乃為其訓東海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世祖以為議郎濟南徐巡師事宏亦以儒顯其後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自九江謝曼卿以下見後漢書儒林傳然魯齊韓詩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詩不立博士百陸德明經典敘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案元朗稱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隋書經籍志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即此書也敘錄又云鄭元詩譜二卷徐整暢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今鄭譜無此文徐整贛釋孟仲子其文久佚徵

錄又引一云即陸疏之文孫卿即荀卿也徐堅初學記經典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見毛詩正義唐孔氏正義曰毛公漢書儒林傳不言其名元朗沖遠皆不知大毛公名惟陸疏名亨徐堅說本此足補釋文孔疏之闕

詩說考略

紫琅成左泉著

王氏信芳閣刊

詩說考畧序

昌黎進學解云詩正而葩盡會其旨於無邪發其趣於溫柔敦厚祇此一語而三百篇之義該焉虞廷以教胄子周官以教國子言志永言自古重之乃自異學爭鳴相攻相詰而其義轉晦而不彰於戲詩之失愚則說之者失之也相竊謂經學㮣蘇訓詁家不得辭其咎要必彙其全而觀其通任聚訟紛紛吾皆得以新斷曲直如士師之受中定爰書以歸明允而講

詩說考畧　序　一　信芳閣藏

訟之風始息況詩自三家既廢毛傳鄭箋以序爲宗而序所從出立論已不無牴牾周秦以後說詩者不下數百家迨紫陽作詩集傳詩序辨說頗多異議而後之遵序者攻朱復不遺餘力當此之時調停其間則不能偏袒更不可非綜貫諸家之說兼其全而觀其通恐無由得所折衷矣南通州成左泉先生著書等身肯闢實學於六經考訂尤嚴道光戊子歲延主西席館余百花萬卉草堂課徒以經術爲先講論經

通倘堪想見虎觀談經其家風未墜也偶從案頭
得見詩說考畧一編於前人所已發明者旣取精而
用宏於前人所未發明者復辭達而理舉以是宗雅
言於至聖嗣逸響於西河上探四始五際之原下暢
說雅揚風之緒則自來說詩者之得失異同擇取材
於玉尺向所抱撼於調停不能偏袒不可者且閒不
癥然渙洽於心如席福地於娜嬛而獲珠船於藝圃
即由是以求合於諷諭之義並第香草美人寫離憂

詩說考畧〈序〉　十一　信芳閣藏

於正則芝房寶鼎開樂府於西京爲足補翼詩教也
哉特請付之棃棗公諸當世庶幾傳播士林有以識
左泉先生收輯之苦心暨余研經之夙願云

　昔

道光十年歲在庚寅夏四月檇李王相惜菴甫拜譔
　於百花萬卷草堂

自序

王君惜菴稟資敏達賦性恢豪於書無所不觀博綜
淹貫發爲詩古文辭洋洋灑灑藻采繽紛其氣韻之
淵雅則與詩教爲尤近余以道光戊子歲就館於其
家課徒之暇握手言歡考古証今尤能發前人所未
發與四方賢士大夫交分韻擘箋詠歌見志其寄托
之高遠上掩屈宋務求合於溫柔敦厚之旨及見余
詩說考略十二卷前後翻閱乃心獨喜以爲可質諸

詩說考畧〈自序〉　十　信芳閣藏

當世願媿工鐫刻成編余感其傾注之誠何容自祕
第以詩學之難也童子就傳時塾師取其便於口誦
每先四子書授之然授自成童者往往皓首窮經不
及悉其源流得其歸趣即或縱覽載籍殫心研究而
說詩家自周秦以下言人人殊旁見側出其論著所
存茫茫如煙海必欲聯其異同判其曲直非悖則拘
余不揣固陋取前人所論詮錄其十之二三分門別
類附以已見畧加裁斷非敢任意雌黃但求平允裒

諸至是藏作家塾課本使生徒輩知所適從不致叛
爲異說或悖乎先聖思無邪之明訓初無意於問世
也蓋作詩難而說詩亦匪易不原其時代歷驗諸得
失盛衰之際則麗於虛而事跡難憑不就其辭章默
會諸咏嘆淫泆之餘則滯於實而誦言忘味余雖參
互考訂頗費苦心唯期弗貽譏於舛錯滲漏豈復計
海內名儒競相嘉許乎乃得惜菴獎勸之輔翼之俾
是編得以流布廡涯不脛而走也亦可謂盛事矣爰
不勝抃躍而爲之序

海門鄉成僎左泉甫

詩說考略目錄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弟　傳齒孫
姪　雲松齋
男崇恩湛圃
及門鍾吾陸從星春堂
鍾吾錢侍辰樾坡
秀水王　炯薌岳仝校

卷一
詩義緣起　詩教
四始　六義
五際　刪詩
詩樂　詩亾
吳楚諸國無詩
卷二
大小序　四家授受源流

四家訓詁異同　韓詩外傳
朱子詩傳源流　朱子本經文傳文譌異
朱呂說詩異同　王伯厚詩考之闕
程大昌詩論之失　王柏詩疑之舛亂
豐坊詩僞本
卷三
音韻　詩譜
詩圖　歷代藏詩卷數

卷四
逸詩攷附石鼓歌
卷五
周南召南十六條　邶鄘衛合一條
邶八條
卷六
鄘五條　衞六條
王八條　鄭五條
卷七
齊七條　魏五條
唐八條　秦五條
卷八
陳五條　檜三條
曹二條　豳六條
卷九
小雅十七條

卷十
小雅二十九條
卷十一
大雅二十條
卷十二
周頌十三條　魯頌五條
商頌五條
詩說考畧目錄終

詩說攷畧卷一

海門成　僎左泉著

詩義緣起

（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

（漢書）司馬遷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鄭康成六藝論）自上古有書契已來樸畧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為（為古通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

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以誦其美而譏其過

（梁簡文帝十五國風義）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於懷抱者也在詞為詩在樂為歌其本也

（孔氏正義）名為詩者內則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詞云詩之為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德述已志而為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

（李黃集解）黃實夫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嗟咲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

按詩之為道與人心相終始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恃有此也是故二南作而周興王跡息而頌聲寢逮乎嬴秦直以詩廢而亡蓋詩者天

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而實人心之操也

隋文中子續詩雖鄰於僭而其言曰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以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此誠千古之確論也

詩教

禮記經解 溫柔敦厚詩教也

禮記學記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管子 止怒莫若詩

毛傳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按易緯通卦驗有所謂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得學紀問并引之

漢書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頌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昌邑以淫亂廢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陶淵明羣輔錄 孔子之後儒分爲八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

鄭漁仲六經奧論 文章之體有二有史傳之文有歌咏之文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秋毫之善不私假人歌咏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後世求歌咏之文太過直以史視之則非矣中庸孟子所以善言

詩者以其無漢儒之說亂之也盍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於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於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於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

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雍容三復不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别所作之人所採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橫渠言詩曰置心平易始

知詩樹中立見之曰知此詩者可以讀三百篇矣信哉言乎

王伯厚困學紀聞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磬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楠和伯亦自言吾於甫田悟進學術門識處世此可爲學詩之法

困學紀聞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别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鳲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於九皐聲聞於野誠不揜也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道無不在也南有樛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蘋蘩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

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菉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學也焉得萱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嚴思菴讀詩質疑 司馬遷有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聖人固未嘗禁人之好色禁人之怨也小弁之怨至於嗟投兎之不如惡信讒之如醻痛心疾首爲之辭而孟子猶以爲仁親則夫詩之陳古以刺今主文而譎諫甚者比之爲碩鼠斥之爲蝥蟊無非忠臣志士愛君憂國激切悲憫不得已之極思而非可以險薄責之悖慢罪之者也後世儒者律以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之義舉凡序之所云陳古刺今者皆易爲頌美之辭不知俞咈原可並施隱犯初無二理義當迫切雖批鱗折檻而不辭勢值顛危即呼天搶地而弗恤苟以將順[redacted]爲得體不原諷刺之本心必將使朝無官司之規野無庶人之謗馴至變涕洟爲嘻笑釋憤懣爲虛徐君臣父子等於越人之關弓而家國不可問矣聖人所以惡婦寺之忠戒姑息之愛也

按讀詩之法莫如折衷於孔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

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嗚呼盡之矣後儒不遵孔孟之言而泥於章句之間甚至私智穿鑿變亂經文如宋程大昌王柏明豐坊何楷輩則皆不免於賢知之過非所以闡明經學也

四始

史記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詩緯汎歷樞 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孔氏正義 國風二雅周頌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衰是興衰之始故爲四始

成伯璵毛詩指說 四始正詩也謂之正始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

詩扇至般頌之正始

王介甫詩說 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也

按四始本詩序中誦而說者不同唯史記義爲允當故朱傳獨采之

六義

周禮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序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鄭康成六義論 唐虞始肇其初至周公爲六詩

河間獻王樂記 先王制雅頌以正民情采諸俗以爲鄉樂本之以六德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聲成均教之童者習之是故本諸心謂之志播於義謂之言出納五言謂之詩言合於天謂之頌言協於人謂之雅言繫於土俗謂之風風者所以經夫婦成孝敬也雅者所以交君臣達羣情也頌者所以仁祖禰禮郊社也皆生於人心者也

詩緯 風以道性情雅以正禮節頌以告成功此詩之三經也賦者直指其事比者以彼狀此興者托物起興此詩之三緯也經以綜貫乎緯猶布帛之有經也緯以成就乎經猶布帛之有緯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 揜羣雅 註張揖[illegible]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文中子 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

阮氏逸曰謂大雅國風頌

詩大傳 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孔氏正義 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强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化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敘其小事

倒爲小體體有小大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

嚴氏詩緝　二雅之別特以體之不同非因政有大小也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

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申複咏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舂容正大詞旨渾厚氣象開濶不唯迥與國風而小雅亦自不侔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

鄭漁仲六經奥論　所謂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非政有大小也律有小呂大呂則歌有小雅大雅宮其不同也

戴氏埴詩說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變矣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以言變小雅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樂有正聲變聲采風者以聲別之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

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然其音苟合何經非頌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按風雅正變說本詩序不容異議然其莊有難通處戴氏之論固詳矣鄭漁仲亦嘗有言曰正變之說當如穀梁所謂變之正也穀梁春秋書

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終合於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亦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性情止乎禮義此言得之至於雅則有小大而無正變斷斷乎不可易也朱子明亦謂風雅頌是樂章之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雅正變之別或腔調不同或體製不同或詞氣不同或以時分以地分以所作之人而分其見於朱子答門人之問者祇參攷而互證之亦自有條而不紊矣

黃氏詩說父命作周之詩其事確東宮之妹之句其詞實此之謂賦柔荑瓠犀喻莊姜之美山阜岡陵喻福祿之多此之謂比雨之濛矣行者之心凄然以悲鸛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嘆此之謂興嚴思彬曰手如柔荑如山如阜既謂之如則賦矣非比也漢儒多以此類爲比黃氏亦沿漢儒之誤耳

按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孔氏正義云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是也竹垞經義攷云即六義也蓋稱其名則曰六詩稽其實則曰六義而參諸存發之間則曰六情其歸一而已矣程子謂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即指六義言也引伸觸類互勘旁推而其義乃益精是故七月風也而分爲豳風豳雅豳頌則風兼乎雅頌崧高雅也而其詩曰其風肆

好又曰吉甫作頌則雅兼乎風與頌且風有諷諭之義則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有正言之義則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頌有頌美之義則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至於敷陳其事謂之賦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托物而喻謂之比如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是也因物而感謂之興如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故

有以所賦之物爲興所賦之事爲比者當謂之賦而興賦而比葛覃兎罝邶北門之類是也有興兼比而比輕於興者當直謂之興關雎桃夭之類是也有興兼比而比亦不可畧者當謂之興而比或謂之比而興螽斯摽有梅之類是也毛鄭於比興求之過深而朱子於比興取之太簡毛鄭多以比爲興而朱子多以興爲賦故集傳於小旻則曰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

之應於揚之水則曰此詩之興取之不二字相應於小雅翩翩者騅則曰此興之全不取義者夫詩之興觀羣怨全在於比興無論聖賢之徒格物致知隨所感觸皆有至理即小夫女子比物連類各言其傷亦必有所寄托未有無端而陳一物舉一名者此嚴思菴所爲諄諄辨之也自香山謂詩自齊梁而下比興漸失至唐而六義盡缺果如興不取義則三百篇六義已缺何待齊梁至唐哉呂東萊曰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又曰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其論六義之說最爲得之

五際

詩含神霧　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詩推度災　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汎歷樞　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翼奉傳　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〇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注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

之歲於此則
有變改之政
郎顗傳 四始之缺五際之厄
按困學紀聞五際本於齊詩蓋習聞其說而失
之也此言當矣郎顗傳注引韓詩外傳陰陽終
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文偶同耳或
曰五際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說爲是

删詩

史記 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三百五
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氏正義 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
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
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
以見在爲數也
經義考 孔子删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

異議唯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删與不删又
謂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
不因孔子而删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鄭伯修亦嘗
疑之近世嘉定黃陶菴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删
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
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
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
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删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從而

詩說考略 卷一 味信芳閣藏

信之者且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
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删之俾堂上有儀而
門外無儀何也凡樂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
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今大小戴記載
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
蘋則存之於貍首則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
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
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

於新宮則夫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奏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也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

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若此矣孔子既辨其意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

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之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存其詞以相質而孔子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

缺獨多也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攷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夫采齊肆夏貍首繁遏渠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歟

按刪詩之說源仲謂漢儒倡之是也蓋自商頌祀成湯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夫子併得之魯太師編而錄之

非有意於刪也況周以詩爲教其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僅存一自是必無之事即風雅頌之別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亦非也詩者古人之樂曲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詩人作之之始已別之爲風爲雅爲頌矣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且季札聘魯太師已爲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周墟而作雅觀此則其爲作者所自別也明矣至於詩名之說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蓋亦作者所自定其謂定自國史定自子夏毛萇者亦非也

詩樂

周禮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墨子　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子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毛傳　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鄭箋　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用之鄉人邦國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以正小雅大雅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如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饗邦君歌文王合鹿鳴

則上取也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初謂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蘩采蘋也）與諸侯同則下就也

（孔氏正義）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詩爲曲做詩爲音曲有淸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相應之節其法旣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謂詩樂

（文心雕龍）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

（朱子詩說）二南及正小雅正大雅三頌皆用之樂見於傳記者可攷若變雅已無施於事至變風則特里巷歌謠耳其領在樂官者將以辨時勢觀風土也

（顧亭林日知錄）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鼓鐘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豳而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正義曰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按亭林之說本程泰之然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不用耳朱子謂屬於樂府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東漢之末曾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唯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伐檀今之變風也儀禮乃管新宮或曰新宮

即斯干春秋傳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
斯干巧言今之變雅也觀此則變風變雅之亦
入樂也明矣如謂歌者謂之徒詩則傳於南雅
頌固同謂之歌矣儀禮鄉飲酒禮工告於樂正
曰正歌備燕禮太師告樂正曰正歌備又有房
中之樂註云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未嘗不言歌
也其皆謂之徒詩乎宜全謝山以亭林爲失言
而嚴思菴以大昌之說爲誤也

又日知錄 樂府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
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
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
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
樂廢○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二者之音非
以悅耳存其質也國語伶州鳩曰匏竹利制又曰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今之大樂久無匏土二音而八音
但存其六矣熊氏謂匏音亡而清廉忠敬者不多見

吾有感於其言
全謝山經史問答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
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
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詩於大夫舞佾歌雍
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
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
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
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

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
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
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此最爲
詳證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
弁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李科分而條
晰之圖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衛武子之湛露彤弓
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
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

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蘩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
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拔投壺
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詞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
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
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
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
巢四詩是所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在
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而

之涸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涸於正雅不可也變風
之涸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涸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
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
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
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
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考之漢晉之
世嘗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
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說尤前人所未發者

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蕩升板
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
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
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
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
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
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

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
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
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
之失所則石林亦頗覺哭嫌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
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
星者楚非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
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賚武又先於桓故杜預曰是楚
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著者竹村馬氏

第一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72　返文內

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濫入於雅天子取以享元侯乎是必傳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穆叔且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濫於雅猶之可也頌濫於雅不可也○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閻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即放

齊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謡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齊聲則有正有變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禹樂章而九辨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招皆變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按史記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樂也蓋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虞書依永和聲之論尚矣暨乎成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有樂德樂語樂舞之教而太師瞽矇鐘師籥章各有所掌是故鄉飲鄉射燕享之所歌見於儀禮者燦然備具漢去三代未遠大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篇皆史例能歌之自漢而下乃以其協

於音者謂之樂府而其所賦五言之屬爲徒詩自宋而下則所謂樂府者亦祇擬其辭與徒詩無別而詩與樂遂判然爲二以視太和末左延年得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東廂雅樂常作又分升降焉此所以凌夷以至於樂亡而詩亦亡也

詩亡

李黃集解　黄實夫曰或曰平王之詩不雅而風貶之也夫

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修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而爲國風傷之也吁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抑天下有王也顧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採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

王國風豈以正不正而遽降之哉

方氏古今釋疑 迹息詩亡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詩不爲雅而爲風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如曰黍離行役追思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

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蓋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跡息不巡狩則太史不采詩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室而爲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耶曾不知聖人刪

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

按晉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宋胡文定遂有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而

朱子從之宜爲後儒所駁鄭漁仲曰春秋作於

獲麟時乃哀公十四年詩亡於陳靈之時乃孔子未生之前迹息詩亡蓋謂美刺之詩亡而襃貶之書作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三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而正樂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顧亭林曰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其餘十二國風皆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跡不

可得而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豳以頌則固未嘗亡也以上三說王伯厚與黃實夫集解合而漁仲論較爽提亭林之說亦可備叅坐汜家相詩滸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采風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癉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以及嚴虞惇讀詩質疑謂自文武降而至於春秋五百餘年之間詩未嘗亡也楚莊入陳殺徵舒而夫子删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其說皆本之鄭漁仲而暢其旨發明尤爲了徹

吳楚諸國無詩

（郝氏詩諸）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

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蓼六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如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鄭漁仲六經奧論）太師編詩大抵得其鄉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周之列國如吳楚滕薛邾許蔡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得其聲則不存耳

（顧亭林日知錄）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歟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僻在荊山篳輅藍縷以處草

兼惟是桃弧棘矢共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岐陽之盟
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
亦無詩之可採矣況吳自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
滕薛之無詩微也若乃虢檜皆爲鄭滅而虢獨無詩
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耳

按諸國無詩說各不同大抵從鄭譜者居多成
伯瑜曰荆徐吳越僭竊名號杞莒邾滕雜用夷
禮江黃道柏附於楚服不與諸夏同風皆沒而

不取若夫德薄而淺自取削滅者夫復奚言焉
朱氏倬曰秦有風而吳楚無風何也以其僭王
猾夏而外之故無風陳有風而杞宋無風何也
宋之詩則有商頌矣杞當春秋時用夷禮春秋
貶之夫子亦曰杞不足徵也故無風嚴氏虞惇
曰杞用夷禮蔡服於楚滕薛役於宋故皆無風
此蓋從鄭譜而爲之說似皆謂諸國本有詩孔
子删之者其實孔子無删詩之事當以亭林之

說爲安至鄭漁仲說亦可以備一義

詩說攷畧卷一終

詩說考略卷二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大小序

朱竹垞經義考　詩之有序不獨毛傳為然說韓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

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歸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蓋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序不同於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緜衣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

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俟東漢衛宏之序以為序乎又按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黃氏日抄　毛詩行而說詩者因而不一其謂關雎后妃至用之邦國焉為小序風風也至末為大序者舊說也謂小序為子夏毛公合作大序子夏一人作者沈

至也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子夏作其餘小序子夏唯裁首句餘則毛公所繫之辭者成伯瑜也謂關雎之序爲大序是聖人所作餘篇小序首句是國史所題下則說詩家之辭者程伊川也謂命篇大序是採詩太史所題題下之序則衛宏受其師謝曼卿之說而爲之者鄭樵也謂起首二語爲小序是聖人所作以下續而申者爲大序是衛宏所作者程大昌也謂起首二語是聖人所作餘爲漢儒附託而但欲存其首句盡刪其餘者蘇轍也謂全是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孔穎達也謂全是衛宏作者范蔚宗也謂全是國史所記者范處義也謂全是詩人自製者王介甫也晁公武曰序若詩人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介甫蓋臆論也惟陸德明謂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而韓退之則謂子夏不作詩序之道有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諱傳猶世不敢以云三也至朱子始分詩者志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爲大序關雎后妃之德至教以化之然則

關雎至末及各篇之序皆爲小序又作詩序辨而集傳則盡去序不用然馬端臨猶謂詩序斷不可廢意者存其是而去其非在揚扢者有以講明而切究之歟范處義謂退之言知不及乃又曰漢之學者欲諸子夏以顯以傳夫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言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援經於邪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跡至言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爲史官懼禍者之見也子夏猶云不敢古之國史其賢矣乎齊太史書崔氏之罪兄弟幾盡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禍福而廢其官守哉其駁退之也諒極有理然謂小序全是國史所記亦未見其必然也惠氏九經古義鄭漁仲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詩序至是而始行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解誼云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詩正義引之又蔡邕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章盡錄詩序漁仲又謂詩序作於衛敬仲亦臆說

按詩序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來攙雜之明證然因以爲衛宏作則必不

然衛宏與康成時世略先後如序果宏作康成大儒豈有不知而以爲子夏之理昭明文選載毛詩序題曰卜子夏則其爲子夏作無疑其諸篇之序首句以下容或有毛公及衛宏增益者亦未可知故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至秦而南陔六篇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程大昌考古編云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屬秦

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舉宛邱篇序謂首句與毛傳異辭則小序首句之在毛公前明矣既在毛公前安知其非子夏歟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舉羔羊鳲鳩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則序首句下爲毛公後諸儒之所擬續也亦明矣然安能因此而謂序舉非子夏所作歟又攷唐書藝文

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是韓詩之序亦出子夏而其遺說乃與毛迥異則知傳其學者又遞有增改矣必謂小序非子夏作豈平情之論乎朱子廢序言詩馬端臨辨之不遺餘力後之言詩家遂分左右袒而從小序者較多明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問難者謂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

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既有拂衣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以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謂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此事惟尤西堂集中雖狡童援箕子歌爲據似猶未安然亦可見序之不容終廢矣

四家授受源流

陸氏經典釋文詩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删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毛公爲故訓時已亡六篇故藝文志云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序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

遭秦焚詩而爲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蘭陵人御史大夫趙綰代人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碭人長沙內史繆生蘭陵人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鄒人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

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縣名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賢字長孺元成字少翁父子並爲丞相封扶陽侯又治禮論語元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大司馬車騎將軍又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昌邑王師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王長安名長安字幼君山陽人爲博士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及唐長賓東平人爲博士楚王太傅褚少孫沛人爲博士褚氏家傳云即補史記褚先生張生兄子游卿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傳王扶琅邪人泗水中尉扶授許晏陳留人爲博士又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人御史大夫受詩於王

式授龔舍字君倩楚國人太山太守齊人轅固生漢景帝時爲博士至清河太傅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爲博士諫大夫及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前將軍業傳論語匡衡字稚圭東海人丞相樂安侯子咸亦明經歷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衡授師丹字仲公琅邪人大司空及伏理字斿君高密太傅家世傳業滿昌字君都潁川人詹事昌授張邯九江人及皮容琅邪人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漢文帝時爲博士至常山太傅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

詩淮南賁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嬰又爲易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昭帝至丞相封侯）誼授同郡食子公（爲博士）及琅邪王吉（字子陽王駿父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能爲鄒氏春秋以詩論教授）子公授太山栗豐（郡刺史）吉授淄川長孫順（爲博士）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一本作叚福）並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毛詩者出

自[illegible]河間獻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吳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徐整作長公）長卿授解延年（爲阿武令詩譜云齊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王莽講學大夫）或云陳俠授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註鄭元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荆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長沙太守）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字元方）難孫申鄭宋徵士雁門周續之（字道

祖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豫章雷次宗（字仲倫宋通直郎徵不起）齊沛國劉瓛並爲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時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

（陸璣詩疏）荀卿授魯人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按困學紀聞云大毛公名亨始見初學記未考

陸疏故也至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亦誤亨爲萇耳

朱氏經義考　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註仲梁子曰初立魯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緇衣序高子曰

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惠氏九經古義　毛公傳詩世謂趙人毛萇撰而不知爲大毛公也薛君爲韓詩章句世謂淮陽薛漢撰而不知爲薛夫子也大毛公名亨魯人著故訓傳見詩譜及初學記薛夫子名方字夫子廣德曾孫漢之父也見唐書宰相世系表

按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傳獨盛蓋三家之廢久矣漢藝文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韓詩翼要十卷漢侯包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是三

家至唐惟韓詩猶存而今亦僅存外傳而已鄭夾漈謂齊詩猶有見者眞僞蓋未可知至世傳申公詩說則爲僞託無疑獨毛詩得鄭箋陸疏孔氏正義而傳之不朽蓋漢初六經始出儒家講習未精宗法無定其時言易者施孟梁京而不及費直言書者夏侯歐陽而不及孔氏言春秋者公穀鄒夾而不及左氏禮樂本無完書學經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而亦不及小戴以故雜

偽如趙賓之易張霸之書皆得錯出而亂之厯
時既久學者議論日益精核又古人簡牘漸出
於山崖屋壁之間得藉以考其同異於是偽者
去而眞者存長者出而短者廢宗法既定前此
未列學官者且將揭日月而行理有固然豈獨
毛詩也哉

四家訓詁異同

鄭氏六經異論　四家之詩出於齊魯燕趙土音不同訓詁亦

異故孔穎達曰三家之詩字與毛公異者動以百數
及證之他書三家之學非徒字異亦併與文義俱異
矣以關雎為諷康王之詩以燕燕于飛為定姜送歸
婦之詩以碩人為傅毋戒莊姜之詩以釆釆芣苢為
蔡女不棄惡夫之詩諸如此類不可殫舉至武帝時
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其書貫穿先秦古書
唯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時齊魯韓三
家皆列於學官獨毛詩不得立中興後謝曼卿衛宏

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
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
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
與左傳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
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
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
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
晉有左傳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檢三家而

詩說考略　卷二　丰信芳閣藏

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以二南作於周衰以商頌作於宋襄之世）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傳無往而不
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歐陽永叔深排鄭學
以為多喜改字永叔未深攷耳漢時四詩並作文字
各有不同雖三家不如毛氏之密然不可謂無所長
也鄭氏箋詩傳意有不同者以己說易之經文有不
安者以三家易之證之他書可知矣吉劉為館鄭氏

以獨爲圭則韓詩之言也袗衣朱襮鄭氏以襮爲綃
則齊詩之言也其耕澤澤鄭氏以澤爲釋則爾雅之
言也舟人之子鄭氏謂當作周則朱育集字之言也
豔妻煽方處鄭氏以豔爲閻則漢杜欽傳之言也當
鄭氏箋詩三家俱存故鄭不明言改字之由後世三
家既亡學者唯見其改字而不見詩學之所由異此
鄭氏之所以獲譏也
王氏詩考後序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畧見於釋文而魯齊無

所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
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
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
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乘舟壽閔其
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
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
乎騶虞爲歎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
爲仲山甫申伯以商頌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
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王于汾齊讀爲躋注周禮
云何讀如維禹敶之之敶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
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鄒文王之
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
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
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爲周襄王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
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妻諫夫

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
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
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
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
子又云正攷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攷
甫矣正攷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
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
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

書之有古今與
（困學紀聞）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
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
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跡
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褖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庭
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忠氏九經古義）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如唐風素
衣朱襮以綃黼爲綃黼十月之交爲厲王時皇矣侵

阮徂共爲三國之名皆從魯詩衡門可以樂飢以樂
爲藥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讀爲意思齊古之人無
斁斁作擇泮水狄彼東南狄作鬄皆韓詩說也（鄭漁仲以素衣朱綃爲齊詩未詳）
昔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
家本爲集注今則毛詩存而三家亾矣然其遺
言緒論容或散見於他書朱子嘗謂門人文選
註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王伯厚因博采諸書

書而錄之爲詩考一編訓詁異同具有可徵至
范衡洲爲三家詩拾遺採輯遂以大備茲錄夾
漈以下數條特取其見諸辨論者耳

韓詩外傳

（董斯張記）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
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
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
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如荆雞之卵藝文類聚

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
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
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
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
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
老僕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外傳本無關於詩義王弇州謂引詩以證
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極確因內傳既亡故爲

說詩者所不廢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篇刪去子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最爲有識又繭絲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訓詁繩也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乃訓詁體意其爲內傳殆傳寫偶誤耳朱竹垞謂不[redacted]見外傳者皆內傳之文其說較是

朱氏經義考　韓詩唯外傳僅存若白虎通所引云太子生

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天子奉玉升柴周禮注所引珮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鵠鴿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鸞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杜佑通典所引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毀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文也

按齊魯韓三家韓最後亡故散著於他書者較齊魯爲多詳見王伯厚詩攷及范蘅洲三家詩拾遺等書茲不具載

朱子詩傳源流

王氏詩考序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

方則諷誦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
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
朱德潤鄭氏詩傳序 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
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
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
其宗而不能參合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
應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
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

後諸經之旨粲然明白今考載籍詩傳自伊川歐蘇
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
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
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
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

慈湖黃氏謂文公因王鄭二公去序言詩其實
因鄭未因王也南宋初廢詩序者三家王質鄭
樵及朱子也質說不甚詆小序而其毅然自用

之氣視鄭朱加倍陳日强序其書云刪除小序
與文公朱先生合亦非也王氏廢序與朱子同
而其爲說則各異況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
語錄其因鄭復何疑乎朱氏升曰朱子之於詩
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則更不然歐陽氏
之言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
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歐作是
書雖不曲狥小序固非若王鄭之盡行刪去也

安得以是爲朱子所本耶楊用修丹鉛錄謂文
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亦臆度之
詞也

黃氏日鈔 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
東萊不能無疑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
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謂甫田大田諸篇
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謂成王不敢
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

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莫有加於晦菴之詩傳者哉

葉紹翁陳氏毛詩解詁序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

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子之辨也

朱子注詩凡兩易藁呂氏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其初稿也初藁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故其注孟子以栢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至若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則初藁之刪改未盡者也第詩集傳序作於淳熙四年冬十月四書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春二月詩傳先成而四書註後定何註孟子仍從序說也殆又變集傳而從初說者歟○按朱子詩傳學者宗之共親炙朱子之門尊其師說者詩童子問以羽翼集傳者輔漢卿廣也其取公文集語錄論詩之語彙編爲遺說者文公孫朱鑑也其所謂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者則元吳

師道序許氏詩集傳名物鈔云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幹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是也此外如胡一桂詩傳附錄纂疏梁益詩傳旁通汪克寬集傳音義會通劉瑾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劉玉汝詩纘緒明朱善詩解頤皆以朱子爲宗故其所撰述皆以集傳爲圭臬然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自歐蘇以後別解

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故朱子集傳在宋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命胡廣修詩經大全始獨以集傳試士自是以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不啻當日之攻小序矣夫學術貴持其至平經義在協諸至當固不可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何必似孫承澤

之字字阿附以毛氏爲罪人伙讀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傳說彙纂考證詳明務深溯詩人之本旨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附錄以補闕遺

高宗純皇帝欽定詩義折中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大義上溯淵源卜氏箸傳遠承端緒猗與盛哉作述之隆後先輝耀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哉

朱子本經文傳文譌異

（據周泉校正經文）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桰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豳風不可畏也不誤亦小雅求爾新特爾誤我胡然厲矣然誤爲家伯維宰維誤冢如彼泉流泉流誤流泉爰其適歸爰誤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慆如彼泉流亦誤流泉商頌降予卿士予誤于凡十二條（陳啟源校正經文）召南無使尨也吠

尨誤厖何彼襛矣襛誤穠衛風遠兄弟父母誤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思昊天大憮大誤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饗福祿膍之膍誤嫓異不能趨趨誤蹌不皇朝矣皇誤遑（下二章同）大雅淠彼涇舟淠誤渒以篤于周祜脫于字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享魯頌其旂茷茷誤茷茷商頌來格祁祁誤祈祈凡十四條（陳啟源校正傳文）召南騶虞篇豝牝豕也牝誤牡終南篇黻之狀亞兩弓相背亞誤亞弓誤己南有嘉魚篇鯉質鱗

鱗鱗誤鯽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
葉以上脫生字贈其土誤壝其上頍弁篇賦而比也
誤增興又二字小宛篇俗呼青雀雀誤䳭文王有聲
篇淢成溝也成誤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
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三公揖讓賚篇
此頌文王之功王誤武凡十條史棐校正傳文衛風伯兮篇
女為悅已者容脫者字王風采葛篇蕭萩也萩誤荻
唐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

詩說考略　卷二　毛　信芳閣藏

沚小誤水小雅四牡篇今鵓鳩也鵓誤䳕蓼蕭篇在
衡曰鸞衡誤鑣采芑篇即今苦蕒菜蕒誤藚正月篇
中包行曰人定則勝天定誤衆小弁篇江東呼為鵯
烏鵯誤鴨巧言篇君子不能槼釐槼誤槩凡十條

諸家校訂譌異大約沿刻之誤居多而亦有不
詵然者朱子集傳不從毛鄭所本經文當自不
同其中亦互有短長不可不辨如毛鄭本東山
篇不可畏也箋云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朱子
本作亦可畏也傳云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
可畏而不歸哉毛鄭本四月篇爰其適歸爰訓
曰朱子本作奚其適歸奚訓何此似從毛鄭本
義較直捷毛鄭本漸漸之石篇不皇朝矣及下
二章皇字箋訓王言不能使朝於王不能使出
聘於王不能使之守職不干王命王肅說不皇
訓不暇謂武人不暇修禮以相朝孔氏正義取
之以為受命出征不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

詩說考略　卷二　宋　信芳閣藏

此為怨而列於詠歌而朱子本直作不遑傳云
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不遑出言但知深入
不暇謀出也不遑他言不暇及他事也則從朱
子本為長毛鄭本十月篇家伯維宰朱子本作
冢宰按鄭司農周禮注引詩作宰夫王肅以為
小宰而鄭箋訓為冢宰孔氏正義從之則經文
作冢宰亦無不可至集傳文與處問多脫誤而
亦有抗辨者蓼蕭傳在鑣曰鸞此從毛傳而失

者也鑣馬勒傍鐵郭璞雖有置鈴馬口兩傍之
說孔氏以爲無文故鄭箋不從驅驖箋云置鸞
於鑣異於乘車而其注禮記則曰鸞在衡是鄭
固謂乘車之鸞不在鑣也集傳於驅驖亦謂乘
車之鸞在衡而此獨從毛傳豈蓼蕭會同之車
非乘車乎如卷耳篇朱子誤用毛傳以崔嵬爲
土山戴石元朱公遷詩經疏義引爾雅說文明
其當爲石戴土亦此類也騶虞傳豝牡豕也此

不從毛傳而得者也毛傳云豕牝曰豝本爾雅
釋獸文觀騶驖詩曰奉時辰牡則將爲乾豆之
具用牝者非也何氏楷曰案廣雅凡獸二歲通
名曰豝據杜預解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不孕
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是訓牝豕
爲得何必據毛傳以沿其誤耶采葛傳蕭荻也
史氏謂當作萩此則字義之可通者也爾雅釋
草蕭萩也李巡曰萩一名蕭石經陸本皆作萩

按史記朝鮮列傳封陰爲萩苴侯索隱作荻苴
漢書功臣表又有萩苴侯韓陶且爾雅[redacted]經文
本各不同而注同訓爲蒿則萩荻二字屬古人
假借通用可知以及葛生篇毛傳域營域也集
傳作塋域則於義較顯終南篇集傳兩已相背
陳氏謂當作兩弓雖象形更近而兩已之文自
孔氏書傳已然則亦不得指以爲誤也若南有
嘉魚傳當作鯉質鱒鱮詩記引山陰陸氏說云

然以鱮爲鰤朱氏鑑已指其誤閔予小子傳引
大文穆穆誤作揖讓劉氏瑾亦以爲傳寫之譌
賚傳當作頌文王之功誤作文武朱氏公遷亦
以武爲錯字此皆一寓目即可識別者也準是
以推凡經文傳文闕沿刻之誤與不關沿刻之
誤者具見矣

朱呂說詩異同

方回王氏可言集序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

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

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被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咏之意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耻矣惡人之尤也惡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

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促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删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之樂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風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

詩說考略　卷二　圭信芳閣藏

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三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

兩起元呂氏讀詩記序　成公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攻夾漈鄭氏詆譏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專用小序且謂毛詩與經傳合獨得其眞

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
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
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
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
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間溱洧之倫
不可以存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祭祀
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

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
說長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
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
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
見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
者鄭樵莫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詞固
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
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節

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
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
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乃存之爲亂賊且實哉漢
志誠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
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
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
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
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

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
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嘲晰之語乎聖人所删者
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乃愁置此也左氏記季札
觀樂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
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焉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
自取異國淫邪之詞雜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
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

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皆見
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
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君大夫相見乃自歌其
里巷狹邪之辭以黷燕俎豆下伍伶輝者哉蓋偏考
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
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固有不可廢者然則
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烏可忽諸
呂成公信序辨之者有朱子朱子從鄭樵闢序

辨之者有馬端臨顧隣初此序議論蓋本之第
馬氏說鄭風引左傳鄭卿賦詩爲據後儒多從
之以詆朱傳竊以爲若從序說則有女同車而
下皆刺鄭忽也忽雖失國猶鄭之先君豈可揚
先君之惡於燕享之際乎則馬說亦未可盡信
矣蓋賦詩與說詩不同說詩必求作詩之旨賦
詩則取歌見己之志而已豈必泥於經旨乎否
然明道素絢悟禮綿蠻黃鳥言知止次循向綱
言下學鄭卿賦詩雖未必有此見解要亦同歸
於斷章取義耳則卽欲明序之不可廢辨數詩
之必非淫奔亦不得援此以爲證而後儒偏沿
此說以駁朱子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按
朱子與呂氏交最深其初論詩亦最合讀詩記
所謂朱氏曰者卽所采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
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伯恭堅守毛鄭甚至朱
子戲爲毛鄭佞臣故呂氏歿後朱子作詩記序

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蓋雖應其
弟祖約之請而於夙見深有所不平矣然迄今
兩說相持未嘗偏廢學者於二公異同處不可
不知必欲定其優劣恐二公終難以相服也
王伯厚詩攷之闕
董斯張說　伯厚詩攷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
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
子是庳卑民不迷■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

人清風婉兮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頻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阜緈𥿆詩于嗟歎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瘏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實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利樂且湛薛君曰樂之甚也常棣文選注檀車幝幝杕杜釋文伯厚引作嘽嘽誤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文蒸美也淵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臺水流貌息鼠文選注對彼雲

漢薛君曰宜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愛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王伯厚引此亦缺下句又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游文選注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朱氏經義考毛詩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於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於木之枚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注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斁擇今作斁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徂阿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湯殷盤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此皆可補伯厚詩考之闕

按竹垞本鄭箋以摘毛詩之誤謂可補詩攷之

闕然詩攷蒐三家遺說原非以攷毛鄭是固不足爲王氏憾也明董氏摘詩攷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子一條本北宋僞書亦豈得謂伯厚疏畧乎古書散逸採掇爲難而踵事增修較易近時會稽范蘅洲三家詩拾遺其所條錄又多董氏之所未蒐矣

程大昌詩論之失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本載程大昌攷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

名朱彝尊經義攷始別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
類編則作詩論江南通志則作毛詩辨正攷原本實
作詩論則曹溶本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彝尊
引陸元輔之言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
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歌三
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
名出於左荀六論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
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風非

七月九辨詩序不出於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
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
風名（案此篇爲改定毛詩標題元輔此語未明）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
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
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案此解關雎而關雎作一語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兩篇爲一
攷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據然詳其文
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攷古編刻本誤

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謂國風之名出漢
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
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
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子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
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
奇齡據樂記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亦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
稱國風以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

儒原不計經義之合否即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
難以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
所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爲可信所言風有
采蘩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爲不可信顛倒任意
務便已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即所謂可據者言
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亦同謂之歌不云
南雅頌爲樂國風徒歌也豈此傳又半可據半不可
據乎傳文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鹿鳴之三亦指謂

頌入樂雅徒詩乎是與所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
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按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
尊信漢說者意非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
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在
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爲的可據不愈
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
以其所當擬而格其所不當據是致於違背古

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夫大昌本古聖人
以是正漢儒辭義誠嚴然究歸於任臆妄斷無
所稽據則不能免於穿鑿之譏矣唐順之稱其
文義蔚然陸元輔謂繹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
誰不欲沒其所長要亦不可不審其所短也
王柏詩疑之紛亂
（四庫全書目錄）柏有書疑雖頗竄亂尚未敢刪削經文此詩
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

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
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小弁無逝我梁四語爲漢儒
所妄補猶曰其詞與國風相同似乎移綴也以下泉
末章爲錯簡謂與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
南刪野有死麕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
有狐王風刪大車邱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
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

日唐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
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案書中所
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疑傳刻者脫其一篇）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誹之
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潔其
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之矣又
曰桑中當曰采唐權輿當曰夏屋大東當曰小東則
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怪變之事也
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乃託詞於漢儒

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二可攷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上周禮攷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改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

也王弼之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攷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之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詩多於繹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鄭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字一句之損益即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之舊本確矣栢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

爲商頌尚闕魯頌尚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栢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栢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王魯齋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殆即詩辨說因魯齋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耳夫詩分南風雅

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秩然不可稍紊自朱子去序言詩指鄭衛諸篇爲淫奔之作三傳而至魯齋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爲圖而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所不敢刪者而魯齋刪之以孔子所不敢變易者而魯齋變易之世儒猶以其淵源於朱子而不敢議此竹垞所以嗤爲無是非之心也按何文定嘗語魯

齋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乃魯齋守朱子說至於變亂經文絕無顧忌固非朱子之志亦豈所以善承師訓哉

豐坊詩僞本　子貢詩傳　申公詩說　魯詩世學

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自敘　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詁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百家名書再入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卽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語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弇陋卽此可見若申

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卽說詩而無傳文卽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卽詩說然詩說祇二十四篇無卷次並非二十八卷

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
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又曰齊詩亡於西晉
則西晉後亡之固已然安知西晉所亡者不即為明
代所出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
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
魏以來說詩不一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
注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剽匡衡所論如云風
詩之首王化之基不一云刺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

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為
莊姜戴媯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
全非舊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
九年其時與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
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
得異者即小有差殊不過幽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
無已耳今詩說悉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
豳與魯頌合之為魯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邠風雜

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為正續為傳即風與雅與
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
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為輔行為補其
彼倡此和如出一手申培齊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
貢亦不聞授某之為魯學兩相解後比若蛩駏亦可
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儼若未
嘗剽竊者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鵲巢
采蘩采蘋越草蟲一篇或者采蘋舊在草蟲之前乎

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要之皆臆說
也今兩書則采蘋實在草蟲前矣又恐人之伺其隱
也併以羔羊江有汜兩詩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
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
之世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當在燕燕前此即
以日月終風居燕燕前矣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
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晁說
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為昭王詩今鼓

鐘則既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爲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豳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

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冈狗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圻父以國語

圻招詩亦以圻爲圻父官相類也易名圻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相似遂以東門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泰伯賦鳩飛或曰即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即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即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

猶箴警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既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既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既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

詩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窺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槩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既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仿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入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合者豈朱子賜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老學究投生

徒市門日熉若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爲其庸罔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擲撫二家言雜爲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緝爲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陳安黼詩說跋語　夥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焉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毅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聞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譬如黔晳之不容混駉與駜置之邶鄘衛諸篇何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

朱氏經義考　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菽斲

斲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六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觧今曰東兮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大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兎爰曰有兎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

有何關係曾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
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
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
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霍叔時詩又以
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
襲其言竊比爲天下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
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后身修四句以傳關雎陋
矣哉本欲伸己之謬詞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

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烏程凌濛初取子貢
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貞揖
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
謂助我張目者也○詩傳詩說皆係豐坊僞撰○豐
氏爲詩世學列子貢詩傳於前而疏反子夏之序以
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
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
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

公若泰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
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
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板
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符坎坎伐輪兮
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
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煽
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冓見漢書注而豐氏本
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

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
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
者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
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
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盜漸漸之石之辭曰鳥鳴
蕭蕭陟彼崖矣月麗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
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
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

說而改易毛鄭皆託諸文稱之言其如文稱自有詩
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畧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
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
或泥於魯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考者
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
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
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
首尾已謬至此以是觀之則文稱言詩不主於魯明

矣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鈔改編詩之定次文稱非
其僭妄是豈肯盡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
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稱得之
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
中豈不登載洵無稽之言稍有知識者當不爲所惑
也

按豐門著述自四子書六經而外惟子夏詩序
爲可依據至隋唐時所稱子夏易傳三卷文義
淺俚已成僞作若子貢雖居言語之科不聞其
說經也乃後人巧爲附麗因其霸越也而越絕
書遂以爲子貢作因其貨殖也而漢志雜占家
有雜子候歲二十六卷遂亦以爲子貢作則豐
氏因告往知來一語而假爲詩傳也曷足怪哉
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則
其人之誣妄可知又不獨於詩多所倚託矣

詩說攷畧卷二終

詩說考畧卷三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音韻

孔氏正義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

是也

應氏經說商頌商人之詩也詩韻體例盡在是矣如那之首章隔句用韻兩韻一換楚詞九章本此也綏我思成以下每句用韻漢之柏梁本此也篇末別出嘗將二韻結之如杜甫今夕行石壁行七歌等作皆別出二語作結末即此例也又烈祖以四韻起中間申錫無疆開下文連句之韻是以三無疆爲節後人交互用韻亦如此

吳才老毛詩補音詩韵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至燕燕以南韻心則沈重讀南作尼心切揚之水以沃韻樂則徐邈讀沃作鬱縛切

朱子詩說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韻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珮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然楚詞紛無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

修能能音耐然後與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無叶能字音是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嘆即和聲也○吳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務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

按車古音居王伯厚曰車本音居玉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陸氏釋文引韋昭云古皆尺遮反後漢始有居音非也顧亭林曰張衡西京賦化爲仙車與葩蛇韻蔡邕協和婚賦結軌下車與蛇華韻車自此始韻歌陳第謂車之韻歌自程曉始者亦非華古音敷爾雅華荂也注今江東呼華爲荂荂音敷陳第曰華本音敷至魏晉間轉爲和入歌韻後又變爲花花字

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玉篇花今華荂字然則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與唐棣之華王姬之車依古韻讀固不必分音而異叶矣推之擕手同車君子之車逌脂爾車既山我車以及灼灼其華隰有荷華維常之華黍稷方華等句皆有可通蓋詩音舊有九家陸德明定爲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故爲確論如服古音蒲北反詩中如寤寐思服之子無服等句服字皆是否古

音方彼反詩中如害澣害否人涉卬否等句否字皆是母古音滿以反詩中如歸寧父母謂他人母等句母字皆是行古音戶郎反詩中如寘彼周行我獨南行等句行字皆是家古音姑後轉音歌今乃音加聲之遞變也詩中如宜其室家樂子之無家等句家字皆是友古皆音以詩中如印須我友張仲孝友亦莫我有其祁孔有等句友字有字皆是以及馬古音姥牙古音

吾下與後古皆音戶儀與宜古皆音魚何反輻與福古皆音方墨反兄古音虛王反明古音彌郎反畝古音滿以反邪古音傳工反京古音疆爲古音譌猗古音阿彭古音旁之類於詩中以此等字入韻處求之無不脗合又如仇古音渠之反史記呂后紀趙幽王歌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與之韻龜策傳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與謀治埃時來韻而於詩公侯好仇何疑乎景古音

般兩反山海經大荒西經正立無景與獨往韻
淮南子原道訓照日光而無景與往上韻夏侯
湛抵疑若游形之昭惠景與嚮韵郭璞詩朝雲
無增景與上韻而於詩汎汎其景何疑乎皮古
音婆左傳牛則有皮與多那韻從其有皮與何
韻而於詩羔羊之皮相鼠有皮等句何疑乎蛇
古音徒河反楚辭離騷載雲旗之委蛇遠遊載
雲旗之逶蛇俱與馳韻招魂仰觀刻桷畫龍蛇

些與池荷波陁羅韻而於詩委蛇委蛇維虺維
蛇等句何疑乎侯與瑕古皆音胡左傳童謠公
在乾侯與跦襦韻史記游俠傳竊國者侯與誅
韻揚雄長楊賦曾不知我已獲其王侯及離騷
流於末之揚侯俱與隅韻解嘲或立談而封侯
與漁驅韻漢書叙傳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與車
書儲韻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
瑕之言胡也陳第曰古瑕胡同音後轉入歌麻

韻而於詩歸唁衛侯洵直且侯德音不瑕等句
何疑乎又如鴻則離之其實離離等離字古音
羅則易離九三日昃之離與歌嗟韻旣濟上六
飛鳥離之與歌韻其証也得此戚施將其來施
施等施字古音式何反則楚辭天問夫何三年
不施與化韻投般天下其位安施與何韻其證
也投我以木瓜七月食瓜等瓜字古音孤則左
傳哀十七年緜緜生之瓜與虛夫辜韻其證也

叔在藪藪字古音色主反則易林明夷之離山
林麓藪與處若韻蔡邕胡廣二公頌惟德之藪
與輔甫后武膂韻晉陸機漢高帝功臣頌延帝
幽藪與武字主韻其證也兒此黍者薄言觀者
等者字古音渚則孔子猗蘭操時人闇蔽不知
賢者與雨野所處韻楚詞九歌湘夫人將以遺
兮遠者與浦與韻其證也更如羔羊之革鈎膺
鞗革等革字古音棘故禮器引詩匪棘其欲作

匪革其猶列子湯問於夏革莊子作棘論語棘
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還條不鮮鮮字
古音犀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毗一師古曰犀
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顏雅釋音疏引魏時
西羌獻千里馬西卑即鮮卑也詩有兔斯首箋
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
近斯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交報二弓二
矛重弓等弓字古音肱故春秋邾黑肱以濫來
奔公羊作黑弓弗臾弗婁婁字古音閭故漢書
宣帝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凡漢書屢
字皆作婁東門之池或作于池等池字古音駝
故楚辭九歌少司命與女沐兮咸池與河波阿
韻周禮職方氏滹沱作虖池禮記必先有事於
惡池池通作沱詩白華滮池北流說文作滮沱
漸漸之石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會言近止近
字古音記故崧高往近王舅箋云近辭也聲如

彼記之子之記易小畜上九月幾望子夏傳作
近中孚六四月幾望京房作近以雖以雄誰知
烏之雌雄等雄字古音羽陵反故左傳襄十年
孫文子卜繇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與陵韵君子
履盟盟字古音彌郎反故靈樞經終始篇傳之
後世以血爲盟與方陽昌亡殃相黃庭經授者
曰師受者盟與上向暘韻亦不退合舍字古音
暑故易井象傳舊井無禽時舍也與下與韻離
騷忍而不能舍也與故韻魏了翁曰六經凡舍
字皆音暑平聲則音舒發彼有的的字古音都
畧反故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與蘥
韻哀此煢寡哀我填寡等寡字古音古故史記
太史公自序親屬既寡與土呂許父韻班固幽
通賦何艱多而知寡與禦韻各奏爾能能字古
音奴來反故司馬相如封禪頌君子之能與來
韻張衡東京賦表賢簡能與臺災韻又史記貨

世家勾踐爲人能辛苦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
晁錯傳其性能寒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
不能飢渴師古並云能讀曰耐又史記天官書
封禪書周禮大宗伯司中注三台作三能正義
云古耐字爲今之能字又獸名左傳昔堯殛鯀
於羽山其神化爲黃能爾雅鼈三足能皆奴來
反自宋齊間始以能與朋肱騰恒等字爲韻我
車我牛維羊維牛等牛字古音疑故楚詞九章

惜往日甯戚歌而飯牛與之韻招魂其身若牛
些與䝞駓來災醢顧亭林曰牛字自王襃九懷
始與州修游流爲韻王在顯囿囿字古音棣故
司馬相如封禪頌樂我君囿與喜韻班固兩都
賦奮大武乎上囿與事韻張衡東京賦鳩諸靈
囿與事備韻酌以大斗斗字古音滴主反故易
豐九四日中見斗與蔀主韻漢書溝洫志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與所口後田黍韻王莽傳右負

威斗與車馬虎武韻古今樂錄載晁瑞光過北
斗兮與土下羽甫女韻以無陪無卿卿字古音
羌故左傳莊二十二年懿氏卜繇五世其昌並
於正卿與鏘姜京韻楚詞大招諸侯畢極立九
卿只與明堂張讓王韻征以中垢垢字與偉緋
熙於純嘏大錫公純嘏等嘏字古皆音古故嚴
忌哀時命不獲世之塵垢與處韵鞶欽遠成勸
戒辭務在和光同塵其垢與土武矩輔語補韻

禮記禮運修其祝嘏與戶下組鼓祖所祜嘏無
冬無夏四月維夏等夏字與文武維后后字古
皆音戶故禮記玉藻行以肆夏與羽矩韻揚雄
城門校尉箴有殷有夏與阻禦韻班固答賓戲
分裂諸夏與御務韻張衡思元賦闔謁賊而寧
后與所主剖韻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下及三后
與主女敘後韻凡此皆具於三百篇考之經傳
及楚辭樂府漢晉人辭賦而昭然不爽者也嚴

氏讀詩質疑所輯詩韻正音据顧氏音學五書而參訂之詳博精核非諸韻書所及茲撮其大畧如右舉一反三可以類推矣

顧大韶詩說　詩經有上文叶韻而末句不叶者麟趾騶虞之類是也有下文叶韻而首二句不叶者瞻彼洛矣之類是也有首句自與第三句叶第二句自與第四句叶者兔罝魚麗之類是也有首句與末句叶而中二句不叶者央拾既佽之章是也有用中州韻叶者

左右芼之叶鐘鼓樂之烝然罩罩叶式燕以樂之類是也有通章不叶韻者如大雅其在於今一章及周頌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其邦等篇是也詳知其例方可讀詩

日知錄　古詩用韻之法大約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用韻者源於此一起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長發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是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為韻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為一韻

中間自為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為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為之也○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此蓋承上文而轉者不容別换一字

詩韻質疑　古人之文大率用韻易書中多有用韻者詩爲樂章被之詠歌尤須依韻而成所謂聲依永律和聲是也詩之韻自虞廷賡歌始其後有五子之歌三百篇而下訖於後代詩無不用韻而用韻之法古今不同古韻寬而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也唐詩以韓杜爲宗五言古體皆用古

韻杜之彭衙行眞文元寒刪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咏懷庚物月曷黠屑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靑通用元和聖德詩蕭爻肴豪有通用如此之類更僕未易數今人作古體詩尙通用古韻豈有三百篇而反限以今律詩之韻之理朱子泥於今韻遂創爲叶韻之法凡詩之不合於今韻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可通者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不同韻則以采叶友可

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反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爲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以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反御叶魚據反又以何韻爲準乎更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家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韻者如麟之趾振振公子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之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爲韻而必叶爲一韻者亦有决不

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叶爲韻者附會牽合支離煩碎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之音之義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爲屈原之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則平去通韻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絶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則上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如與心而嫉妬前望舒使

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
以未具則去入通韻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
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則平入通韻自
楚詞至漢魏樂府皆然何獨于三百篇而必强為一
聲又必强為一韻乎三百篇之詩皆被之樂無不可
歌者歌有揚抑抗墜輕重疾徐宛轉之節一唱三嘆
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上去入拘拘叶之
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不協俗樂尚不

必限以一聲豈古樂翻欲拘以一韻由此推之不特
朱子之叶韻可删而吳才老之韻補亦俱可廢也
○又按顧炎武音論云古音止有十部其分韻與鄭
庠六部小異大同支麻庚尤四韻之字斟酌精當但
以東冬真諄歌戈陽唐排清蒸登六部為有平上去
無入聲則愚未敢以為然四聲出於天籟有一字即
具有四聲今西北人語多無入聲蓋由土風使然非
字之本無入聲也鄭以質物月曷諸韻為真文之入

而支微則無入聲顧以質物月曷為支脂之入而真
諄則無入聲雖得失互殊而大旨則一至元周德清
中原音韻併四聲而為三聲更失天地自然之正不
足以言音學矣
嚴思菴據顧亭林音學五書古無叶音之說以
駁朱子毛西河則謂亭林為陳第所惑古字原
無定讀韻為樂歌之節更無定聲故古人用韻
專取其不同音者而以之節樂其所撰古今通

韻亦極為博辨甚矣韻學之難言也今觀其書
卷首論例所載平上去三聲古皆不分一條視
思菴四聲通用之說推闡較備其言曰齊中書
郎周顒始創為四聲以平上去與入聲並分之
而其後沈約張諒夏侯詠劉善經輩皆有四聲
傳世然當時仍不肯用故沈約作四聲譜梁武
非之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
也庾肩吾傳亦稱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為

文始用四聲而反拘聲韻深以為病若隋後感
行四聲原祗為律文設耳若古則仍合三聲不
分平仄世嘗稱詞備三聲曲備四聲而不知實
始於詩嘗細按毛詩其三聲並見節節皆是不
下百十韻即漢後謠諺詩歌其平上去雜見可
考亦不下千百韻則直是三聲合用一例而自
漢至今不知何故目誦其詞而不察也間考虞
書賡歌元首起哉股肱喜哉百工熙哉實創此例而其後毛詩

五經如野有蔓草零露溥兮平也清揚婉兮上也適我願兮去也形弓
受言藏之中心貺之一朝饗之天保亦孔之固何福不除以莫不庶左傳周道
挺挺周道挺挺我心扃扃集人來定禮記曳杖歌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且多三聲並見其他通一二聲者則觸
目皆是是齊梁來分四聲以前三聲通讀而宋
人不識韻凡遇三聲字但以叶音混過如鵲巢
以御叶居行露以訟叶從鹿鳴以傚叶昭生民
以呱叶去致使老子悶悶淳淳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虞舜

南薰解慍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六韜物盈物靜秋道
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古詞織織諸故人工織素織素五丈餘持習
諳而不察而漢魏後詩三聲並見如陸機答賈謐
詩三室之亂靡邦不北上也如彼墜景曾不可振去也乃眷三后俾乂斯民平也潘岳
懷縣詩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沈約瑯琊城講武詩九功播姚舞七德陳武懸展事昌國圖息兵由車戰
皇情眷閒典山車追長選亦且漫叶一過茫然不解為何故
質質極矣嘗考左傳閻緒穀梁作閻閔禮記曾

子閔之瞿然後漢申屠剛傳作懼然史記亡名
與亡命同尙書化居即廢舉易屈信相感信者
申也春秋以眾父讀終父周官注以邱何之句
為田凡三聲同部之字即尋常讀音無不通合
故三聲既通即通及所通之三聲雖當時所通
三聲亦未嘗分今但就已分者而論通之如鄭
丰丰巷相押則以東之通江而併通江之三聲
車攻馳破相押則以支之通歌而併通歌之三

聲葛生伎居相押則以魚之通麻而併通麻之三聲古詩慢愆相押則以先之通删而併通删之三聲(太古之不僭兮禮義之不愆兮)國語引周詩支壞相押則以支之通佳而併通佳之三聲(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劉琨傳中謌獸探相押則以尤之通灰而併通灰之三聲(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如此者亦未易更僕則本韻三聲是一例通韻三聲又是一例此鑿鑿不刋者也蓋亭林以古音爲本音據六

書象形諧聲爲說述陸德明不煩改字之言以正吳才老叶音之失所著五書大要四聲一貫而西河則謂古人用韻自有本宮其在本宮者即是本韻故三聲兩介之說論例既畧舉大端各韻下亦載之極詳而與亭林說尤相齟齬余健菴古今通韻敘云檢討與余往復數十百言守其說而不能易乾學無似不能爲說凡並兩家(亭林西河)之郵惟是二書各有歸趣要皆積數十

年精力爲之其必傳於後無疑者似屬調停之論實亦以韻學難言兩家之書本不可以偏廢也范家相詩瀋謂三百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譌已久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足以解亭林西河兩家之訟矣

詩譜

(鄭康成詩譜總叙)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逮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德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

中葉公劉亦世修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

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明鑑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

孔氏正義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編次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欲言先後為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作之先後也欲以國地為序則鄭小於齊魏狹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

欲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是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恐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行意焉蓋跡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栢州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邶鄘則衛之所滅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

則平王東遷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徙以王爵仍存不可遏於後諸侯故次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有厲宣之親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勤故使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纖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次於齊唐雖叔虞之後而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喪亂宏多故次魏下秦以秦仲始封襄公始命卒爲強國故使次唐陳以三

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次秦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故次於末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

歐陽永叔詩本義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康之際頌聲興焉文王之傳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後二世昭王立周道微缺又三世懿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又三世厲王變雅始作及平王遷於洛邑號東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係之於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厲王時陳

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宣王時秦風始變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詩最後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變風於是止矣蓋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其外魯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時僅有存者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國風次序以兩而合分其次以爲比如周召以淺深比

衛王以世爵比鄭齊以族氏比魏唐以土地比秦陳以祖裔比檜曹以美惡比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考畧

思按曾疑謂鄭康成分文武與成王之詩於棠棣已不可通歐陽公分文王與武王之詩拘滯尤甚陳靈公淫夏姬事春秋傳在定王之七年上距頃王之卒十有三年株林之詩不當在頃王之世亦歐陽公誤也

鄭浹仲六經奧論 或謂夫子離衛降王進鄭退齊入魏與秦無是理也然必以豳風置曹檜下者蓋檜終於匪風思周道也曹終於下泉思治也天下後世有匪風

下泉之思則陳涅檜亂之治一變而見豳風之正矣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穎達之說謂衛有康叔之遺風武公之盛德故為變風之先然鄭武公夾輔平王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亦當在衛之後又謂王人雖微不可過後於諸侯故以王次衛然王固不可後也王不可後則遂當為變風之首而何獨遜於衛乎至於論檜曹則又以國小言之何其自戾也蘇潁濱則以國亡之先後為次其說曰最先亡者居後後亡者居先如檜曹已亡之國故最後之陳將亡之國則又先於檜然秦最後亡而列於唐魏之後邶鄘先為衛所滅而列於衛之先則其說不通矣張橫渠謂或以首惡或以過輕或以親疏遠近或以封建先後則又失之雜矣

彭氏稽古日抄 詩譜當辨者三其一以時辨其二以事辨其三以義辨日月燕燕牀兆姜之本末渭陽黃鳥志秦穆之沒存木瓜淇澳國孰故而孰新遵路清人世孰

遠而孰近康叔之封始於武而目之為成常棣之作始於周而目之為召謂之核於時可乎楚茨以下十篇並非刺幽何以列於變小雅嵩高以下五篇明是美宣何以列於變大雅賓之初筵武自悔也亦曰刺幽抑武自警也亦曰刺厲謂之核於事可乎其定二雅槩以前後為正變不問錯簡其定周頌謂專作於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謂之核於義可乎

經義考 按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其序次首夏少康之

世詩八篇公劉七月甫田大田豐年良耜載芟行葦
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
那烈祖元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
詩五篇關雎鵲巢桃夭螽斯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
篇采薇卷耳鹿鳴南山有臺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
篇草蟲出車四牡杕杜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
十篇采蘩兔罝樛木南有嘉魚羔羊小星江有汜摽
有梅漢廣芣苢野有死麕麟之趾殷其靁騶虞行露

菁菁者莪汝墳魚麗采蘋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
三篇魚藻緜旱麓皇矣天作既醉雝思齊棫樸靈臺
臣工白駒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匏
有苦葉鴟鴞狼跋伐柯九罭假樂載見烈文訪落小
毖敬之東山破斧泮水常棣大明文王有聲思文生
民我將絲衣甝炎信南山潛桑扈蓼蕭湛露彤弓緡
蠻吉日振鷺有瞽武酌賚般時邁桓有客文王蟋蟀
天保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斯干泂酌卷阿凱風也康

王之世詩五篇采菽昊天有成命下武噫嘻甘棠也
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鼓鍾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緜
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
北門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桑柔四月
采綠民勞板蕩菀邱東門之枌衡門也宣王之世詩
二十篇都人士鴻雁韓奕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無衣
崧高黍苗烝民無羊車攻汎彼柏舟庭燎雲漢祈父
沔水黃鳥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

隰桑大東巷伯鴛鴦白華車舝角弓頍弁瓠葉小戎
正月瞻卬召旻小旻青蠅我行其野小弁蓼莪十月
之交雨無正北山何草不黃小明匪風素冠逍遥邱
中有麻隰有萇楚菀柳巧言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
三十四篇瞻彼洛矣緇衣車鄰裳裳者華溱洧東門
之墠女曰雞鳴出其東門駟鐵賓之初筵淇澳終
南蒹葭黍離中谷有蓷碩人綠衣匪風日月簡兮考
槃采葛還大路白石山有樞椒聊戍申君子于役葛

盧叔于田大叔于田將仲子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
詩三十二篇燕燕擊鼓節南山雄雉新臺蝃蝀君子
偕老靜女相鼠谷風氓何人斯著敝笱葛屨東門之
習谷風伯兮兔爰有女同車鴇羽山有扶蘇狡童蘀
兮褰裳二子乘舟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東方
未明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風雨南山東
方之日猗嗟甫田載驅何彼穠矣雞鳴也釐王之世
詩二篇大車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

陽陽防有鵲巢伐檀園有桃河廣干旄竹竿載馳泉
水有狐清人木瓜定之方中采苓陟岵葛生也襄王
之世詩十五篇有杕杜與十畝之間蜉蝣候人渭陽
羔裘豹袪有杕之杜鳲鳩羔裘如濡閟宮有駜駉晨
風黃鳥也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
篇彼汾沮洳株林東門之楊東門之池月出澤陂旄
邱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羊也敬王之世詩
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
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偽詩徒
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為南陔菁菁者莪為
由儀綿蠻為崇邱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何氏世本古義始于夏少康之世終于周敬王之
世與舊譜始於殷太甲之世終於周定王之世同
已異矣其間鉤棘字句牽合史傳以定其名姓時
代如以大田為豳雅豐年良耜為豳頌即屬於公
劉之世尚屬先儒舊說至以草蟲為南陔以菁菁

者莪為由儀以綿蠻為崇邱以月出篇有舒窈窕
兮舒懮受兮之文為即指夏徵舒以碩鼠為指左
傳之魏壽餘果何所本乎按詩序與經並出已不
能盡得作者姓氏故毛鄭孔諸家訓詁間有闕焉
至朱子以經文為斷凡不見經文者俱不詳其世
所見殊為卓絕若詩譜始自鄭氏至宋已亡歐陽
公奉使河東於絳州偶得之謂其文首尾殘缺自
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為訛舛

乃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則已不無異議郎元許謙劉瑾學宗朱子亦復微有不同而皆不似何氏之穿鑿最甚故特爲辨論以正其失亦以見詩之時世本難全者爾

明陳言作詩序傳其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厲宣幽王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齊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求治之思故次之以陳檜曹終焉是蓋亦如何氏本論世之義以編詩者究之變亂經文皆非所安

日知錄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采菽十詩皆謂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豔妻之云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

詩說考畧　卷十三　圭信芳閣藏

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詩世次之不可信䛐如亭林之說即國風次序亦難臆斷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前周太師次第也季札觀樂次序如此周召邶

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成伯瑜謂校其優劣以爲次序歐陽永叔謂以兩而合分其次以爲比以後說詩者聚訟不已黃實夫辨駁極詳其自謂循本文言之者終不敢據爲次序之定說至嚴思菴又輯國風世表駁歐陽之誤謂國風次第先儒迄無成說而若論且發之其畧曰或問變風之國十有三先邶鄘衛何

也曰殷之故墟也詩曰儀監于殷邶鄘衛周之所監也次以王何也曰殷不監于夏而周墟之周亦不監於殷王之所以爲王也次鄭何也鄭畿內之國也從王而東故王後次之次齊次魏次唐次秦何也曰此覇國也王自是變而覇矣自僖王之元年而齊霸自襄王之十年而晉霸又九年而秦霸魏先於唐猶邶鄘先於衛不曰晉而曰唐從始封也次陳何也曰定王之九年而楚莊入陳蓋自是

而中國無霸矣夫子傷之故變風終於陳靈也次檜次曹何也曰檜滅於西周之終天下無王也曹滅於春秋之終天下無霸也亂極則思治故終之以豳其說似較前人爲長然終難據爲定論也

詩圖

劉爽北風圖一卷張華曰漢桓帝時劉爽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衛協北風圖一卷黍離圖一卷李嗣眞曰顧謝居第

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
陸探微毛詩新臺圖一卷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
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有黍離圖司馬昭有豳
風七月圖皆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爲有况
以詩爲圖乎○朱竹垞曰探微所[illegible]畫新臺圖見貞
觀公私畫史
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卷毛詩古聖賢圖
二卷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韓詩圖十四卷朱竹垞曰見張彥遠名畫記
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唐藝文志毛詩草木蟲
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
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名賢畫錄大和
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時衛協圖毛詩草木鳥
獸古賢君臣之象不得其真召程修已圖之皆據經
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
幽無不顯

無名氏吉日圖一卷樓鑰跋曰此圖古矣意其出於
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涂浪錄傳文而
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
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執轡主將居左
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
李公麟緇衣圖一卷見宣和畫譜
馬和之毛詩圖○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
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倣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

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
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
程法覽之冲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寫登
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事但寫鶉鵲奔躍樹石動合
邱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
象其蒼莽仿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
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子子干旄建於車後兩
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

稽折且前是欲以畀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描古
法輙馳圖以許穆夫人本無言衛事故不作驅馬悠
悠惟借其憂心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
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摹寫落筆飄逸仿吳裝法也
四冊藏項又新家
趙孟頫豳風圖一卷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閣
內壖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賦長詩一章召
翰林詞臣示之

林子奐豳風圖一卷〇吳寬曰　國初林子奐作
豳風圖每圖繫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
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
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晉明帝司馬紹下品上
原注豳風七月圖毛詩圖二卷豳風圖所自始
與謝稚瀏五雜俎閻立本豳風圖向爲項氏所
藏元史高宣傳英宗居東宮搭失不花撰集前
代嘉言善行名曰承華事畧并畫豳風圖以進
則所謂豳風圖者不獨見於宣德實錄及吳寬
所云矣
無名氏小戎二卷見通志
纂圖互注毛詩二十卷陳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
輯鋟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
風地理圖曰太王胥宇圖曰宣王考室圖曰文武豐
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

詩說考畧　卷三　春信芳閣藏

靈臺辟雍之圖曰閟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明堂之圖
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
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繹賓尸圖曰朝服之
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帶佩芾圖
曰衣裘黼黻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
之圖曰四詩傳授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
詳注其下傳授圖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
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毛詩首句註之其卷一至終

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為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為重言詩意之同者為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習也

歷代藏詩卷數

漢書藝文志

詩經二十八部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梁阮孝緒七錄

詩部三百九十八卷七錄書久亡

隨書經籍志

詩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六典

詩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三卷

舊唐書經籍志

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

新唐書藝文志

詩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

詩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崇文總目

詩八部一百一十五卷

宋兩朝志仁宗 英宗

詩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詩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

詩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紹興秘書省續編

詩一百六十二卷

宋史藝文志

詩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不著錄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

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

詩一百部一千三百三十四卷

鄭樵通志
詩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
馬端臨經籍考
詩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
明文淵閣書目
詩三百八十八冊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詩七十二冊

詩說考畧　卷三　畢信芳閣藏

王圻續文獻通考
詩六十二家
焦竑國史經籍志
詩一千五百七十八卷　焦氏萬歷中分撰明史而作故曰國史經籍志既非據現存之書而歷代史散又重複錄之且考証未詳方諸鄭氏通志又遜之矣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
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十卷詩類存目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內八部無卷數

詩說考畧卷三終

詩說考畧　卷三　畢信芳閣藏

詩說考畧卷四

逸詩考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張子曰人或云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范氏處義曰笙詩六篇意其引人所歌故無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意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

詩疑引曰果無辭則當曰笙調不當曰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新宮今亡非即斯干也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又引朱氏曰既有聲無詩則樂譜也夫子刪詩而繫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入周頌也

黃氏櫄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束晳之補亡詩則過矣束晳補亡詩見文選夏侯湛亦有補南陔詩見世說注

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簫相和而歌乎

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其序所言之義存耳

葉氏適曰南陔白華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由庚崇邱由儀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

長之理實無天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亦不得而沒也

朱氏載堉曰或謂笙詩无辭有聲無辭愚見論之不然也今夫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况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閡不通矣

郝氏敬曰夫聖人刪詩非刪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空名寄之雅中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耶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

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聲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淸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

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
未有有聲無辭之樂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
辭熄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調
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
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
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又曰由庚廢
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
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
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
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

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
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右詩序○按以笙詩爲有聲無辭始於董
氏逌廣川詩攷其說曰笙入者有聲而無
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
樂者聲也以其用時鄉人邦國故當時人
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
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
者乃本無之非失亡也至朱子集傳據儀
禮鄉飲酒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
遂從商紛笙與歌異之說定爲有聲無辭
而黃氏震復沿商氏論語亡字皆讀無字
之說而申解之謂古者亡即無字毛公漢
人漢氏以亡爲無併援王雪山所引西漢
亡一人之獄爲據於是後儒聚訟不決今
綜觀諸家辨論仍以從鄭箋者爲長故錄

冠逸詩之首

貍首

周禮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太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檀弓文）

劉氏敞曰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

詩非也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傳矣疑原壤所歌即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氏光朝曰貍首風也

鄭氏樵曰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江氏永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即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爲爾汝之汝蓋久役於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執檀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爲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爲舍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間若一發矢者遲速亦必與之相比此爲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

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蘩采蘋四句騶虞三句（草蟲不用者詩句多也）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太少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矢意當時必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八句乃咏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爲射節且篇名貍首亦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即曾孫詩失之矣唯呂氏鄭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則二詩豈可强合皆不明

射節詩句不可多之故耳

經義考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考工記文○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爾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文）

質參既設兆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鄭氏康成曰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

按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宏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史記封禪書曰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曰不來惠定宇引禮說云不來反為貍猶弁爽為鷸終葵為椎邾婁為鄒勃鞮為披襫蔞為藂不可為叵後世反切之學出此（周伯琦部古鼎夌國外傳勃鞮內傳作披○羊舌職說苑作羊殖舌職為瘖也顓孫師之子為申詳顓孫為申也）

熊氏明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為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

不然則其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畧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朱氏彝尊曰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二句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攷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非特其為貍

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畧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俊儀王氏謂貍首新宮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狐裘之詩云有兔斯首即係貍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按竹坨考定貍首據鄭氏及熊氏說也不知曾孫八句與騶虞采蘩采蘋迥別且不見篇所以名貍首之義何從知其爲射節之詩至考工記

祭侯之詩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諸侯將離心解體周公制作明備之時列辟同風不應以此播之聲樂鄭氏以其下文有貽汝曾孫而牽合之益滋戾矣夫射節之詩不可太長誠如江氏所云劉仲原謂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貍首亦必其儔欲以原壤所歌當之固自可信倘以女手句近於滑稽爲不類則從江氏女讀爲爾汝之汝於義較妥亦無嫌於褻也然則大小戴所記何屬乎曰以爲逸詩則可以爲貍首之詩則不可

采薺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氏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曰場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

薺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朱文公雖改正於儀禮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禮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註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趨行二字非獨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按劉安成詩傳通釋以楚茨爲卽采薺蓋由誤
讀康成玉藻註也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宋
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氏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鄭氏樵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
笙類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
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焉未有有詩而
無辭者周禮祈年龡豳雅於籥管籥之類必得其
辭

錢氏徵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
孫昭子如宋聘且逆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
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詠乃生女子事正爲婚
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一作韶）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一作陔）　鷔夏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

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

杜氏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
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
入奏鷔夏

鄭氏康成曰夏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
能具
韋氏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顏氏達龍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
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
按九夏皆詩篇名杜氏預注左傳以三夏爲樂
曲劉氏敞謂因文王鹿鳴之三皆言歌而三夏

獨言金奏故疑其無辭鄭氏樵宗之亦謂九夏
乃堂下樂皆有調而無辭然笙詩六篇言奏不
言歌朱子以爲有聲無辭諸儒歷引經典以申
毛鄭之說則九夏亦笙詩類也安得以言奏爲
無辭乎或又謂曰樊遏曰渠是肆夏之第二第
三曲若以執競詩爲樊遏周公制禮所用不得
預歌成康不知執競之詩曰不顯成康上帝是
皇毛傳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箋以爲成安祖
考之道蘇氏轍李氏樗皆從其說朱子初注執
競曰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
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
呂氏讀詩記中則亦毛氏之說也後從歐陽公
本義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爲
樊遏韋昭以遏爲韶夏朱子仍采其說而不辨
其非蓋亦無以證其必不然也且果祀成康則
是康王以後之詩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據韋呂

注國語是篇所謂遏即韶夏也天子以遏饗元
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
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第時邁執競思
文三詩具在而鄭康成謂九夏詩皆亡則無從
臆斷其是否耳要其非有調無辭則矣此所以
自王應麟詩考後諸儒蒐輯遺亡莫不以列於
逸詩也
九德之歌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少牢饋食禮尸嘏主人云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上壽親嘏云云

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按經義考既錄皇尸命工祝以下八句似不應

遺此二句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氏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氏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詩說考畧 卷四 文信芳閣藏

不欲來諸生强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歸

服氏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記客欲去歌之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見王式傳注又見文選注

明明 祟禹 生開

周書癸丑薦殷俘王士百八篇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甲寅謁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

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入奏崇禹生
開三終王定
孔氏晁曰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
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
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
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師曠

見太子東蹢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
天寒足跼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
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
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氏晁曰師曠歌新曲美王子王子進舊曲諫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
之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為夫詩云云以
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
取與不疑
左傳鄭子賦轡之柔矣
杜氏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
之公子賦河水
韋氏昭曰河當作沔
杜氏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桑林

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
按注以爲殷天子之樂名竊疑樂必有詩殆亦
逸之歟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
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
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
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
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
不亦難乎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按支爲飫歌乃樂之少章曲者或謂武王克商
而作尙屬大武諸章之一非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
采菽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首陽 南陽 初慮 朱干 苕落 歸來 綴綴

唐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後闕其一

按困學記聞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毛西河集伏氏以堯典爲唐書臯陶謨爲虞書觀其作傳說唐典爲唐傳九共篇爲虞傳可驗也

玉海引大傳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守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爲陽伯樂

舞侏離歌曰招陽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饕哉歌曰南陽棄爲夏伯樂舞縵哉歌曰祁虛義叔之後曰義伯樂舞將陽歌曰朱華咎陶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苓落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落後闕一人

南風

唐傳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按舜歌南風亦見家語及尸子

招　雍　肆夏　孝成

虞夏傳維五祀定鐘石諭人聲乃勃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云云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大唐之歌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鄭氏康成曰招雍皆樂章名賓入奏招主人奏雍始奏謂尸入時也納謂薦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也

按詩疏孝成作孜成舟張辟雍之歌亦見樂元語

卿雲

虞夏傳維十有四祀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

之曰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

帝乃載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成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既竭褰衣去之

右尙書大傳○詩攷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爲堯康衢童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麥秀

殷本紀箕子作麥秀之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右史記

駕辯

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

文選注古曲名伏羲作琴始造此曲

右楚辭

網罟

辨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豐年

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右夏后元辨樂論○按網罟之歌亦見隋樂志

三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有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爲三象之詩（從詩攷例增入）

八闋

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

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塗山

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待女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從詩考例增入

破斧

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燕燕

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

晨露

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

右呂氏春秋

黃竹

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邱以觀夏后啟之所居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云云

我徂黃竹 闕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黃竹 闕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 闕 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右穆天子傳○自晳陽南陽至此除三象塗山二條皆從王氏詩考收入朱竹垞經義考但錄舟張辟雍四語入遺句內餘俱

不錄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謂楚辭之爲辨夏后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八闋尚書大傳之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苶落歸來緩緩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理然蒐采始自王氏其開創之功不可沒故仍而不削第既錄及夏則塗山何不與破斧同登而三象爲周公之詩乃

又遐之何也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氏蒞曰韓有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朱氏彝尊曰即雨無正之首

利無用本禍爲福先

文選注韓詩

右韓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劉氏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詩無素以爲絢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朱子曰此逸詩也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埋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歐陽氏修曰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

朱子曰此逸詩也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

杜注逸詩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優哉遊哉聊以卒歲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注逸詩
右左傳○玩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
士首章有之春秋孔氏正義云首章毛氏
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蓋服虔
時三家立於學宮毛詩未立故以爲逸詩

而實非也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
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嚴氏虞惇曰文選張華答何劭詩云周任有遺規
其言明且清是詩周任作也李善注又云子思子
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按張華詩其言明且清下接云負乘爲我戒夕
惕坐自驚是所謂明且清者卽指陳力就列之
言非以其言明且清句爲周任作也沈約謂禮
緇衣篇出自子思故李善注引此詩以爲子思
作究亦未詳所出
衣錦尙絅
歐陽氏修曰衣錦尙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
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
章刪其句

按中庸惡其文之著也乃釋詩之辭永叔直以
文之著也爲詩辭未詳何本朱注則以衣錦句
爲國風衛碩人鄭之丰之詩
熊氏朋來曰中庸衣錦尙絅自合注作逸詩不可
以莊姜衣錦褧衣之句遷就注之義偶同耳非可
指爲卽此詩疏謂斷截詩文則上文又不當言詩
曰矣
右禮記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
介爾景福

士冠禮始加祝辭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
永受胡福

再加祝辭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三加祝辭

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
壽考不忘

醴辭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

醮辭

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茲嘉爵
受天之祜

再醮辭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
受福無疆

三醮辭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字辭

右儀禮○按經義考載少牢饋食禮嘏辭
讀詩質疑載家語成王冠辭謂體近於頌
也愚爲廣其例以收之故采錄及此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記

牧爾甞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

右周官注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袞職欽若昊天
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右家語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永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
與天地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
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晏子
鑿以爲明狐貍其蓄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
乃重太息
右荀子○朱竹垞謂鑿以爲明霜雪將將
鳳凰將將長夜漫兮四條俱不類三百篇
中語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吳師道補是古語）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按此不似詩詞）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按二句賈誼策姚本作引書則來舊也）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二句本古語非詩詞）
大武遠宅不涉
右戰國策○後來編逸詩多不錄今因王
氏詩攷所採故亦仍而不削細玩之惟大

武遠二句似詩詞餘誠可疑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此四句與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疑亦非詩詞）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此亦不似詩詞）
無過亂門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
○介子推賦詩云云
右呂氏春秋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
農虞夏忽焉殁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作歌云云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右史記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右漢書
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
枯死于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此與前家語條大同小異）
右說苑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來焉如（此與前管子作大同小異）

右列女傳○嚴氏讀詩質疑載柳下惠妻

歌茲不錄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韎任朱離

右後漢書

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佼人如蟀

右集韻

逸詩曰王氏詩攷後編輯者多矣其去取亦復不一今綜貫諸家掇而錄之或名存而亡其句或詩在而亡其名則從朱氏經義考分逸篇逸句兩門而分列於其後○按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豈坊世學僞本遂於漸漸之石篇衍成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六句增為一章然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則

固非詩也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辭意頗似三百篇然曰先聖有言則亦非詩也故前人於此二條多未之錄今亦不敢增入云

附石鼓詩

從馬宛斯繹史今文錄出更加攷訂間取原文注於下而諸家音義異同附焉

我（避下同）車既攻（王）我馬既同我車既好（孜）我馬既駠

驊音費或作騂今作騎騂之騎亦音費君子爰員下同獵邋下同爰獵爰游

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鬱薛鄭皆作孫今作鬱鬱囟音負薛作首鄭

作首郭云麀作鹵字典此字下引石鼓文作其來首有弓弓茲以時我驅敺下同

其時其來趩趩音敕走貌或叶遲趮趮音憲縣走意㚖雙鄭作臾郭作負負

音台塵也或曰衆多也原文變㚖即御迦即時麀鹿趚趚音束行貌其

來大垄音炭土加大道也我驅其僕其來趩趩音獨行貌射叉下同

其豩同豬或作豬屬蜀

右鼓一共十九句七十六字薛尚功作第八鄭樵作第三施宿作第一今從

施

汧也殹下同泛泛汧鄭叶韻詩作絳烝丞下同彼皮下同王肅曰烝衆也皮籀文

皮字借作彼丞彼淖淵卯書彼孟諸之義郭云丞即詩烝言罩罩之義見作波淖淵鰋鯉處

之出下同君子漁漫之漫漫滿有又下同黨其游擻擻手散

臼帛下同魚鰈鰈音滙其斿藎鄭云亦作蓋奥狂豆之狂同讀底氐鮮施云

言鰈然深白之魚登之於狙甚鮮也黃白其鯿鯿鄭作鰒薛作鯿有鰟鰟有鮊

鮊音白或叶音帛其胡音拉雜肉也鄭樵作豆孔庶麇鄭云麓糾也郭作將

之𤼽𤼽音試歇之似程者或云音鐸洋洋亟趯趯鄭音博或云音閣北庶

滏隹下同何可下同維鰊維鯉何以橐之橐原文橐包承蕭之鶪東坡

作貫之惟楊及柳柳

右鼓二共十七句六十八字薛作第五鄭作第一施作第二胡云十鼓中唯此完好

田車孔安鋚音由勒騑騑騑音翳馬突貌六轡轡既簡左驂旛

旛右驂驩驩音乾我以隮于原隮下同我戎止陸陸鄭作陣薛作

陸宮車其寫寫讀如卸言舍而不用也秀弓秀同鏽叙架所謂弓矯質也或弓秀其貫

言武中有文耳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旛音申鄭作紳古

文虎作旛其戎奔奔奔鄭作奔或作走大車出洛憑亘獸白臭臭郎

古澤字白澤亦名獸名薛作畀鄭云即思字碧落碑思作畀我執而弗射多庶趯趯

音橅走也君子乃樂道鄭云漢書地理志鄭水洧同五行志樂倫道叙皆古文字所通也薛作趯下

同樂

右鼓三共十八句七十四字薛作第三鄭作第四施亦作第三

帥彼鑾車忽泉疾也薛作𤳲鄭云卽捧字旋井速敕填填如秀弓孔

碩彤矢鏃鏃翼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北下同駢騂下同鄭

作鄭或作𢌿孔庶廓作𢌿作騎宣宣博𠷎𠷎車載載下同道

衎如徒如章古文苑注言徒整布如文章也原隰陰陽趚趚即趨字或音遷

六馬射之簇簇簇古文苑作趚迁六馬射之簇迁注鄭云趚即趣字詩騶雖趣馬簇附簇字借作簇迁作除言六馬趣趣然調和閒習射則矢簇之發舒徐不迫也有貑如虎獸䶊

如兕怡獸多賢陳迪䖍作衜字奠云即古陳字禽奉嶷雉我兕薛作作鹿允異

右鼓四　共十八句七十二字薛作第四鄭作第五施亦作第四鄭云此鼓文言策命諸臣也未知是否

我來日東霝雨奔流淼逆湧盈盈說文盈字盈渫渫同澳隰

詩說考略　卷四　聖倩芳閣藏

淼鄭作濈君子既涉步我馬流汧汧也言君子黔乘馬涉水而歸汧水之迟不可以涉也洎孌丞士駕言西由薛作恁鄭作西歸通鄭云即歸字支作𠱘

舫舟自廊徒騶逴逴古文苑作逴逴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極

苜笈薛作枝鄭云即揖字深以戶川於水一方丞徒徎止其奔我

以徂其乃事叓說文古文事字

右鼓五　共十六句六十九字薛作第九鄭作第八施作第五鄭云此言漁獻而歸

宣猷作原作周導遒丞薛作徒鄭作遺我辟劉鄭作治施云古文孝經治字

作劉與此小異攸除帥彼阪阪田弄弄薛作轉音茉郭作弄音弁帥相糾也鄭作莫

為卝音色三十也不本作壵里希微緒音徽支作微緒乃岊岊漆栗

㠯柞棫其拔櫆音宗楷音果說文作㨗薛作格或作樇庯庯㗊鳴條楘

亞若篛其華何為所游㵳㵳音義無考或作鱻薛作夔鄭作夔水㵔

音剮導旨旨樹叡幽㸚晤音幽晤或謂原文作合係合薛音合鄭云即鬯字音纍施云碑本上從丑非從今薛鄭有孫字今本無〇按畬古畬字無𢐁音未詳何本

右鼓六　共五十五字句不可定薛作第七鄭作第二施作第六鄭云此向傳師皇郝司所捜訪而得者鄭云此鼓言除道也潘迪云第五鼓言漁

詩說考略　卷四　聖倩芳閣藏

獵而歸此言除道復失先後次第若左右相易以第六為第一第五為第十則先後之序得

徒我嘽嘽然而帥旅填然奮同有繹以左我障徬弓

矢孔庶滔滔是熾䥶薛鄭皆不音施云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下同射夫寫

矢㓝薛作尖鄭作矢施作小大二字其奪奪皋井𢀟其徒卅卅薛作呼鄭作

卅来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

䞣復古我來攸止

右鼓七　共十五句六十二字薛作第一鄭作第九施作第七

彼走騎騎（音青）馬薦皙皙䨀䨀雉兔位（太）多孔庶微我
師氏蕙蕙文武可其一之（施云缺二本俱作止此作之）
右鼓八（共二十七字句不可定薛作第六鄭作第七施作第八潘云此鼓最磨滅今已無文）
我水既淨（淨）我道既平（兮）我行既止嘉（嘉鄭作喜薛作嘉）樹
則（則）里（此起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田可井授也）天下永寧（寧）日惟丙
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陳敝（敝）夏康康鴛彼
四黃左驂驖驖右驂騝騝（鄭作驥音墍正字通騝叶奕德翩非德音且本文從矢有）

急疾意從夫非戎戒以奕（奕）汝不執德（惠）旗翰（藥）黎黎（當又作霧）
薛作釋郭云恐是籀文羅字鄭云即黎字旗（音標）旂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
茲邑𦙶（周施云此文害字即𦙶字）不余及
右鼓九（共二十句八十一字薛作第二鄭作第十施作第九）
虞（吳王云通作虞鄭云即作吳蓋汧水出於吳山故說於汧而存於吳也施以爲非是）八憐（念或）
作慈亟（亟或作亟釋作敕字）朔（朔或作翔薛）夂微愓戚西戚北勿掩（奄）
勿伐若（鄭或云即畢字鄭云即呂字舊作昔字）而出奇進獻（獻鄭作獻薛作獻）
用特歸格𩁹祖告於太祝䊮嘗叟（叟）享（享又作亯薛音高鄭云今）

享（享字）致其方薦宿逢于𠙵（文即𠙵字籀文也潘云𠙵即川字從鄭是）孔庶𢈌
鹿原濕既坦疆理曈曈（薛周曈會歐所眞或作𩂊作𦤎非）大川不拔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鼓十（共十八句七十三字薛作第十鄭作第六施作第十）
金石之文本難盡信世傳倉頡墓石刻李斯識
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潘乔峯揚
升菴謂岣嶁山碑爲禹書王弇州則疑之都元
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illegible]書趙明誠則

疑之以比干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
志也吾衍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
者張燕公張從紳輩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董
彥遠辨其非秦漢處近代究董逌以詛楚爲秦
文而吾子行猶訓僞作趙德甫金石錄曰西漢
文字世不多有秦漢尙爾況殷周以上乎此石
鼓文所以見疑於永叔漁仲諸人也然自唐貞
觀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曰虞褚歐陽共稱古

妙而後僞信之者踵起謂爲周宣王之獵碣者
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爲文王之鼓至宣王而
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
岐陽之蒐證之者程琳董逌也以故蘇軾趙明
誠皆信爲宣王史籀所書永叔亦謂字畫非史
籀不能書而卒以退之好古不妄爲可信至漁
仲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而斷爲秦鼓證
豐沿其說遂謂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不知宣

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揚升菴曰
今石鼓乃類小篆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其合於
秦斤秦權者僞本也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宇
文周所造焦弱侯更以蘇綽傳魏文十一年狩
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倣大誥則
詩體倣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故爲
此欺後世耶石鼓文音訓曰初在陳倉野中唐
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從開封靖康末

金人取之以歸於燕元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
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則退之詩謂太學之言
驗矣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
書龕中蓋唐人所錄章樵爲之攷證集釋鄭樵
雖疑之而亦與薛尙功潘廸施宿諸家咸有音
釋李西涯嘗得蘇文忠舊本李日華又云東坡
有手鈎石鼓文則自來信之而以爲可重者殆
不可枚舉况韓蘇大儒著爲歌詩極口推崇必

非無據即永叔疑之之辭亦云其言與雅頌同
文復何所議乎昌黎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
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
娥陋儒蓋指當時采風者言二雅不載孔子無
從採取也雖矜夸過實誠如容齋所云而其爲
逸詩也信矣故從來編逸詩者明馮惟訥詩紀
外未見收錄愚特附入以爲考古者之一助○
楊升菴石鼓文音釋自序稱李東陽嘗語愼及

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當時譌頗多信之者後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以補綴爲奇朱彝尊日下舊聞攷證古本謂六轡下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有吳文郭氏云恐是臭字白澤也慎遂以惡獸

白澤入正文中尤爲欺人明證云云今按馬氏釋史似亦從升菴今文錄出者固難免二公所譏然愚意主蒐輯逸詩故於石刻之眞僞字跡之多少論辨姑從其畧

詩說考畧卷四終

詩說考畧卷五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周南召南

孔氏正義　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作

鄭氏六經奧論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

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之爲義蓋如是也

李黃集解　黃寶夫曰說詩者謂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曰自北而南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分地二公請之天子耶抑不請之天子耶且文王居羑里而葬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擅以地與

人哉予謂分陜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二南之繫在
二公既分陜之後
按程大昌詩論云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如論
語但言周南召南季札觀樂自二南外兼取十
三國亦但舉國名無國風之目故鼓鐘之詩曰
以雅以南左傳舞象箾南籥象武頌之維清也
南籥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篇又有胥鼓南則
南之爲樂古矣杜預釋南籥劉炫釋鼓鐘雖微

見爲二南而卒不敢確指至鄭康成乃取鉤命
訣所敘四夷樂適有名南者孔穎達輩又襲其
說凡六經中有及於南者輒以夷樂當之夫韶
夏濩武各取極盛者爲用何象武而采夷樂以
配邶其辨論甚悉以余觀之風之爲名見於王
制周禮左傳荀子表記樂記詞無其目殊爲謬
戾不僅於義太新如漁仲所識矣至謂二南非
風正自有見劉公是七經小傳亦曰南夷之樂

曰任不曰南謂夷樂爲南者強厥名耳顧亭林
日知錄亦據大昌說謂二南自爲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又按儀禮註昔太王王季居岐山
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
南之教以受命是二南非不繫乎周公召公矣
史記自序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
南今之洛陽豈周召皆古地名本與二公無關
而甘棠所咏召伯又別有其人歟考鄭氏詩譜

云文王分周召之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
國孔云言先公者太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
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自兼行聖化
故有聖人之風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
耳鄭又云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
化者謂之召南孔又云序言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
賢人宜作諸侯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

之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係之鄒孔又謂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是儀禮註所謂太王王季行召南之教文王行周南之教者亦與詩譜合而言之畧誤耳非別有所謂周南召南也

關雎

薛氏韓詩章句 人君退朝入私宅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者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史記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 又 周室衰而關雎作

前漢書 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又 楊雄曰周康之時關雎作於上

後漢書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又 范曄曰康后晚朝關雎作諷

歐陽詩本義 關雎周衰之作思古刺今之詩也

鄭漁仲六經奧論 諸家訓關雎作於周衰作之爲義如始作翕如之作非謂其詩作於衰世也蓋詩者樂也古者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於政者則取是詩奏之以申諷警也

李黃集解 黃寶夫曰齊魯韓皆以關雎爲周衰作予不敢從三家而去毛氏也蓋三百篇皆被於管絃而關雎歌於鄉飲酒禮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侍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思關雎之德因歌此詩以諷其上歟

按鄭黃二家之說進合諸家以從毛氏亦自有理但諸家所謂作未必果如漁仲之說附

王伯厚詩考 關雎畢公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

按藝文類聚載張超誚青衣賦云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但願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超漢末人范書有傳古文苑

云蔡邕作青衣賦志蕩詞淫故張子作此以規之是謂得之張超信矣若謂得之蔡邕則邕賦亦載集中未見畢公作關雎語也○以關雎為畢公作仍康王晏起之說而附會之似猶可信至王承烈復菴詩說謂關雎為周公擬作已為程朱所不取詩傳遺說云關雎非作自民間乃是宮闈中所咏錢木之問程子曰是周公所作否曰也不見得是觀此則周公擬作之說為無

據矣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淑女指后妃諸家謂指嬪御豈衆妾而可與君子匹乎伊川龜山嘗辨之矣 朱傳亦指后妃

按毛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女宜為君子之好匹初未指為嬪御鄭孔則直指為三夫人九嬪以下矣蓋舊說以關雎為后妃所自作程朱以關雎為宮人作所以異也

卷耳

許白雲詩集傳 卷耳后妃當文王拘羑時作也

按朱子舊說亦從毛序後辨序為傅會之鑿說以為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且首章之我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不相應亦非文字之體今觀鄭箋則後章兩我字又一指使臣而一指君矣然後儒主毛鄭者多惟許氏謂拘羑時作其說與朱傳相發明合之當日情事更覺有據蔣仁叔五經蠡測亦以卷耳序為大悖理乃又謂解當闕而不

以朱子為然何也

桃夭

五經通論 來哲曰按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年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云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

詠各異矣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王肅曰婚姻止於仲春始於季秋不言非春不可以嫁也通年聽婚古正禮也

按朱傳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本鄭康成周禮注許白雲從之歷

引周禮鄭注賈公彦疏爲證然毛氏東門之楊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是以秋冬爲正時而鄭箋不同於是爲毛說者以秋冬爲期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孫卿韓嬰皆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爲鄭說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月令仲春祀郊禖蓋元鳥生乳之月爲嫁娶之候故天子特祀焉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此諸書皆二家証據朱易許其得失孔穎達東門之楊疏主毛氏說其末云毛鄭別自憑據以爲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亦調停之論也

兎罝

左傳郤至曰世之治也諸侯相朝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示恭儉燕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

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之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之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按如郤至說則扞城爲美腹心爲刺郤左皆毛鄭前人何傳箋不從其說歐陽永叔本義云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爲此辭

墨子　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按鄭箋以兎罝爲賁指其人歐陽永叔本義以兎罝爲興朱陳少南從本義李迂仲從鄭箋而黄實夫謂歐公辨鄭箋誠當而本義失詩人之意獨元金仁山引墨子說謂此詩必爲此事而作說較明確蓋肅肅敬也赳赳約也兎罝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有約束之度此閎天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曰李之取蘇歟郭

泰之取茅容皆於此等處觀之况文王乎閎夭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戚劉敵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腹心好仇者歟

汝墳

韓詩外傳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露霜不獨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薛君章句　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

列女傳　周南大夫受命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懈於王事蓋言國家多難惟勉之無有遺怒貽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爲能匡夫也

按朱傳父母卽文王後又引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歐陽永叔云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宜力黄實夫云

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故以父母孔邇之理喻之皆指文王而言也而爲韓魯詩之說者則指行役者之父母後漢書註引韓嬰說以爲辭家盡史引以爲思親之詩與韓詩外傳章句義同劉向習魯詩列女傳亦同此說後漢周磐若貧養母不充諷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王伯厚曰周磐可謂興於詩矣是父母指行役者之父母其義已古此朱子所

以兩存其說也至若鄭箋以父毋孔邇爲得罪則害及父毋說雖同而義害滯夫君子所勸者周南之事耳紂雖虐必不爲周詠避事之臣歐陽公譏之宜矣

鵲巢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鵲巢鳩居諸家謂鳩性拙不能爲巢而居鵲之成巢然以物性推之鳩無居鵲巢之理詩意但以爲惟鵲能有巢惟鳩能居巢鵲辛營而鳩享

守故也

按鵲巢鳩居黃說極是諸家謂鳩性拙云云者特因禽經鳩拙而安一語衍之耳未見其必然也

采蘩

陸氏佃曰七月之篇云采蘩祁祁以生蠶也

季氏本曰蠶之未出者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

何氏楷曰古者蠶室近川以便浴蠶故有于沼于沚之采

按毛鄭孔三家皆以采蘩爲奉祭祀從小序也朱子因僞先有爲蠶事之說故集傳兩存之申培詩說亦以采蘩爲夫人親蠶之詩蓋豐坊竊取僞先之說以變小序者也

草蟲

朱氏謀瑋曰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是深秋候采薇采蕨是季夏候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

莫卜是以用憂皆感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按序曰大夫妻毛鄭孔皆以爲未嫁之女閒失其旨卽毛鄭以草蟲阜螽爲同類相從歐陽永叔以爲異類相從皆云大夫妻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自戒古今多從此說理亦未安夫旣爲大夫妻何至爲淫風所染孔染不染在我而已何至取禽蟲以自戒序云以禮自防固不如此拘滯也蓋詩人言此二物所以記時候

之變采薇采蕨其義亦同朱氏之說近是采蘋
一詩鄭孔亦以爲未嫁之女蘇黃門李迂仲皆
從之蓋泥於季女一語耳不知女者婦人之通
稱猶所云淑女也豈必其未嫁乎黃實夫辨之
詳矣

甘棠

孔氏正義此篇陳巡民決訟皆武王伐紂後召公爲
伯時事

黃實夫曰此詩作於武王分陜之後若文王時文王
方爲西伯而召公亦稱召伯豈有是理
許白雲曰此詩成王分陜後作
鄧漁仲曰甘棠行露之美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
按先儒無以甘棠爲文王時作者獨朱子以爲
文王耳

行露二章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董仲舒傳夫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
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
上齒按注本山淮南書所云戴角者無上齒此非通
論也其他羊鹿之屬豈皆無上齒乎按行露詩誰謂
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蓋古謂咮即角也獸有齒而鳥
有咮鳥有翼而獸四足故曰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
翼者兩其足互文以見鳥與獸不相兼耳誰謂雀無
角誰謂鼠無牙與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
牛九十其犉辭意正等鄭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

以咮蓋不悟角即咮也又曰不思物變而推其類似
是謂雀無角而鼠則有牙舒王解亦曰謂雀穿屋以
角而雀實無角其誣易見謂鼠穿墉以牙而鼠實有
牙其誣難知蓋承用鄭說學者疑焉
按朱子集傳牙牡齒也楊氏時曰鼠無牡齒輔
氏廣曰牡齒謂齒之大者蓋與雀無角一例解
矣嚴氏詩緝云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惟明者
能辨之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

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女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故繼言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誣我以訟終不與汝爲夫婦也其說與朱子集傳合與鄭箋舒王解互有異同而與吳仁傑說相反然吳氏說似新而實確故特錄之

國朝王夫之詩經稗疏以雀角之角爲咮蓋亦從吳氏說也

摽有梅

黄氏震曰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戴岷隱曰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

按朱子此傳與毛鄭說畧同以爲女子自作然序云及時未嘗明言爲何人作也許白雲曰朱子語錄云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有如此者不可不知爲父母者能於是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朱子此言固亦疑此詩矣申培詩說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亦與戴氏合范處義曰此詩人設爲女家之詞說似得之

小星

山堂考索 章如愚曰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寔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如序所云則不知進御於君何爲肅肅

宵征夙夜在公乎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

按章氏說雖勇於闢序然頗爲近理故朱竹垞經義考取之但申培詩說僞書亦以爲小臣奉使行役之詩不識從何採取耳至朱謀㙔詩故以此爲媵御入直之詩似亦可備一解

何彼襛矣

毛傳 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

鄭箋 正王德能正天下之王

鄭志 鄭康成答張逸曰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武王時作

皇甫謐帝王世紀 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歟

孔氏正義 此文王也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寧王之德亦文王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平王既非東遷之平王則齊侯之子亦非齊國之子也齊一也 又 王姬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安知禮為何物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所以可嘉自漢以來為公主者多以天子之勢陵轢夫家受其禍者十常八九至於有詔俾之尚主則牢辭固避唯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而公主行舅姑禮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於杜悰而主事舅姑以禮聞亦可謂有召南之遺風矣 又 黃寶夫曰說者疑此為周衰之詩以平王為周平王詩自周太師既編而後又經夫子手定豈若是其失倫哉兩頌言武王載旆可以為周之武王乎書言成王畏相可以為周之成王乎

王介甫曰平王者猶寧王格王而已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

彭汝礪奏疏王姬下嫁猶執婦道其事在下而本在乎上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惟有平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化之而有所不能喻惟有齊德故其人畏之而有所不敢違

鄒氏忠胤曰鄭漁仲云何彼穠矣為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曾不思黍離既作甘棠故地已非周有天朝歸妹何與岐雍舊氏事穠李之歌不與條梅並奏審矣顧安所采此或見春秋兩書王姬歸齊未知誰是此詩所咏夫帝子下降何國蔑有顧齊以名邦聯姻王室當亦不止二姬特由魯主婚則書非魯主婚則不書耳

此上皆主毛傳而推衍之以闢鄭漁仲諸家

之說者

鄭漁仲六經奧論　何彼穠矣平王以後之詩也按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襄公故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章氏山堂考索　二南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特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見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衞莊姜曰齊侯之子衞侯之妻美韓侯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則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

洪容齋五筆　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四年齊襄公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周莊王十四年齊桓公三年又書王姬歸于齊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卽襄公桓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顧亭林日知錄　山堂攷索謂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二南之詩用之爲燕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箾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

聖人附之於篇者也東周德日以衰於是王姬下嫁尋盟府之墜言繼婚姻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飾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又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侯則太公也而以武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此上皆主鄭漁仲說而推衍之以闢毛傳者
按以此詩爲東遷後詩始於宋儒故朱子集傳
從毛傳而亦附錄之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
即襄公諸兒余嘗攷之史記矣平王崩太子洩
父早死立其子林是謂桓王桓王平王孫則此
所云平王之孫乃桓王妹也諸儒俱以爲桓王
女則是平王之曾孫矣豈以洩父未即位而但
據繼統之次言之歟申培詩說以爲桓王妹雖

與史記合然其書係僞撰且以此詩降入王風
與王終齋詩疑同其舛謬豈可爲訓乎又按春秋
王姬歸齊爲襄公乃僖公子則齊侯是僖公不
得言襄公莊十一年王姬歸齊爲桓公乃僖公
子襄公弟亦不得言襄公漁仲諸家蓋以僖公
說爲襄公耳然即云僖公莊元年齊襄已立五
年莊十一年齊桓已立三年作詩者何必追稱
其父之爵以明貴況二事俱屬周莊王之世安

知非莊王女而必爲桓王妹桓王女乎如莊王
女則詩當云桓王之孫不得云平王之孫如云
桓王妹莊王之世桓王豈猶有未嫁之妹乎且
宜臼爲人親王風揚水諸篇可見若齊襄之淫
亂更不足道詩人乃形諸咏歌而聖人乃錄之
二南以爲風化之本必無此理反覆求之仍以
舊說爲是亭林謂周之盛時不應甥舅爲婚說
誠多據則竟從迂仲以齊侯爲齊一之侯可也

至鄭箴膏肓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
車遠送之則是齊詩也入之召南甚爲不倫
國朝張沐詩經疏畧又訓平爲等謂唐棣本不
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
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其
說雖從小序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二語
衍出而於經義殊多乖戾非所以宗序矣

騶虞

賈氏誼新書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以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其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後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騶古之人臣亦若此而已

文選注引魯詩說 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曲也

齊詩章句 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王氏困學紀聞 射義天子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射義合

歐陽公本義 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茂草蕃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驅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嚴氏粲詩緝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騶御也朱子孟子解以虞人爲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爲虞人也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

官備可知

按序云仁如騶虞則王道成毛公傳會其說云獸名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後儒從之者自此多矣其實序義未見以騶虞爲獸名也原所由來則因以騶虞與騶吾騶牙爲一物而誤耳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伏生書大傳於林氏怪獸尾倍其身名曰虞鄭康成注以爲騶虞周官王奏騶虞鄭

亦注曰聖獸郭璞注山海經遂云吾宜作虞疏周官者轉引山海經証之不知騶吾非騶虞也史記建章宮後閤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若麋武帝詔東方朔視之朔曰所爲騶牙者也說者以吾有牙音虞爲吾聲之轉遂通其義而以爲一物不知騶牙亦非騶虞也蓋騶吾騶牙自是一獸而騶虞則賈長沙說與齊魯韓詩合斷非獸名學者轉相襲誤故山海經注及伏生大傳

司馬相如封禪書淮南子皆以騶吾騶牙爲騶虞而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新詩云文王騶牙名囿又以騶虞爲騶吾騶牙也夫使騶吾騶牙果卽騶虞也郭注山海經引王會解曾耳謂卽騶吾之異稱則周書固明言食虎豹矣而毛公謂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非附會而何又按文選注引琴操云鄒虞邵南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王伯厚疑謂此詩然此詩氣象似非出女子之口亦未敢信以爲然也

邶鄘衛

漢書地理志　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redacted]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云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以夾輔王室遷邶鄘之民於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爲風

按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北宮文子引詩威儀棣棣文亦曰衛風是邶鄘衛雖分爲三郡專謂之衛可也其猶存舊號者特因其聲之異耳至班志謂卽三監地亦未可知故鄭譜云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然亦監武庚時所暫駐之地而以當三叔管蔡霍

之地則非也陳傳良云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則霍太山也與邶鄘衛之在殷畿內者無涉固不得以彼易此乃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直以邶為管叔時詩鄘為霍叔時詩穿鑿甚矣班志又云遷邶鄘之民於雒邑則是成王時已無邶鄘似不及鄭譜謂伐三監後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

二國其說較近理

邶

柏舟

劉向新序　原憲居魯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漢書　劉向論恭顯封事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今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亦足慍也

按向此二說俱本小序宜其無異說矣何著列女傳乃以為詩本婦人作也然則朱子詩傳從列女傳以為婦人所作而於孟子集註又用序說不足怪矣

劉向列女傳　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

卒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

按李黃集解李迂仲曰韓詩以柏舟為衛宣姜自誓所作此云宣夫人為齊女正韓詩所謂宣姜也向治魯詩是韓魯說同也第此乃貞烈之女非後篇鶉奔墻茨之宣姜且嫁至城門而衛君卒事亦不同然則衛豈有兩宣公而因有兩

宜姜歟事本無據故朱傳但云列女傳以此為
婦人之詩而疑其辭曰莊姜○古今詩校書者
首推劉向然所著說苑新序於時代人地每多
失考邶奚恤與葉公子西子反同時晉文公與
欒武子同時晉平公與舅犯同時晉靈公與衛
息同時介子推與孔子同時楚共王與申侯同
時楚屈建與石乞同時而樂王鮒亦與葉公同
時甚者以城濮之師屬之楚平王蓋由蹈襲他

書事跡而改其耳目故舛錯四出如此不獨列
女傳多所倚託為不足據矣

燕燕

王應麟詩攷引魯詩說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此衛夫
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勗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
以孝於寡人

按毛序以此詩為莊姜送歸妾而作李黃集解
則謂韓詩以燕燕為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鄭箋主毛序而於坊記注則謂衛獻公不禮於
定姜定姜作此詩與詩攷所引魯詩合劉向列
女傳又謂衛定姜送婦作總之習韓魯詩者皆
不主莊姜而主定姜攷之左傳成十四年定公
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納
勺飲曰是夫也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
人襄十四年衛獻公之出奔也定姜曰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則知衛獻公之於母亦
如衛州吁之於母此說詩家所以有異義也
閔朝陸奎勳陸堂詩學又謂燕燕為衛君悼亡之作
其夫人為媵女故曰仲氏任只此則不經之談
謝枚之諸錦毛詩說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為
陳執州吁由于戴媯內援之證覺諸氏猶有依
據矣○陸堂詩學自行己意強合古事大抵好
為新奇以逞其博辨耳即如謂柏舟之共伯即

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衰輓夫人之詩子之不淑乃禮家之吊詞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邱中有麻之子國爲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邶鄘子臧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黄鳥爲共伯歸國謂行野爲幽王廢后謂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虢石父謂大東西

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共和謂鼓鍾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詩蝿之搆我二人爲申后宜臼謂敬之小毖爲成王作謂駉爲頌魯莊公謂泮宮爲惠公頌孝公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殆亦王柏何楷之務爲異說者歟

匏有苦葉

呂東萊詩記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按此詩體製異於他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故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然序云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箋云夫人謂夷姜孔氏正義云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公子伋爲宣公所要此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夫夷姜國母也犯禮而不自知宣公國君也犯分而不復顧大逆無道事愈奇斯辭愈不得不隱呂氏以

爲主文譎諫得之逸齋補傳云宣公納伋之妻後配其謚曰宣姜衛人因以宣姜爲夫人矣此又不然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爲伋娶齊女奪之是爲宣姜想爲此詩時伋尚未娶國人安得不以夷姜爲夫人乎或云作詩前後不可據亦非蓋不可據也左傳夷姜縊注云失寵故夫至失寵而縊則其淫亂可知謂之雉鳴求牡誠不爲過且夷姜死之時宣公尚在自不得

預諡曰宣至納伋子妻而從諡曰宣己在身後國人以爲夫人與否尚亦不待定諡之日也

谷風二章

孔氏正義 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謂門內也

按毛傳畿門內也故孔氏疏之如此呂氏詩記韓愈讀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可以發明毛氏之說惠氏九經古義謂畿與機古字通據呂覽釋之尤爲詳盡呂覽正月紀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高誘曰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曰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士冠禮注云闑門橛也閾閫也古文闑爲槷閾爲蹷蹷即橛也或謂字之誤是蹷閾字通蹷即閫也

簡兮二章

呂氏春秋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矣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按毛傳云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禦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也說與呂氏春秋合惠定宇謂毛公與呂氏同時必有所受孔氏正義云言碩人既有武力能禦亂又有文德能治民似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發揮傳義最爲明暢後儒乃訓執轡如組其藝若此蓋未詳呂氏春秋爾

靜女二章

毛傳 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

小記以成法

鄭箋 彤管筆赤管也

劉向五經要義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左手既御者著於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御右手陰也以當復故

劉芳詩義疏 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過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有官也

按朱子以此詩爲淫奔從歐陽公本義也於彤管以爲未詳何物歐陽公亦以爲不知此管是何物則何必不從毛鄭陳古刺今之說而必欲變之耶毛鄭之說皆有自來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則歐陽之說不可通范逸齋駁鄭箋云古以刀爲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不知鄭氏所爲赤管非必裝毫之管也古者刀必有鞘公劉詩鞞琫容刀是也則安知彤管非即所以裹刀筆者乎以其管赤謂之彤管故女史謂之彤史逸齋既知女史謂之彤猶他史謂之青盆不必疑其有別解矣況參以二劉之說不更有據歟

新臺

嚴氏詩緝 此詩齊人作

按此詩自是齊人口吻味末章得此戚施一得字可見

二子乘舟

范逸齋補傳 衛宣公要伋之妻生壽及朔其後朔與母愬伋於公遂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壽知之以告伋使逃去伋曰君命也不可壽竊其節先往盜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盜又殺之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然壽知愛其兄而不聞諫其父豈背諫之不聽哉知其不可諫故爭相爲死或以

伋與晉申生皆不敢明毋之過恐傷父之志申生爲恭世子則伋不得謂非或以二子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或以舜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所以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謂伋不逃避使宣公有殺子之事壽以救兄重父之過皆聖人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之耳竊謂舜聖人之事非人人所能爲固不可以望二子獨嘗論其幸不幸晉王祥繼母朱氏生弟覽朱屢以非禮使祥

覽輒與祥俱朱密使鴆祥覽知之竟起取酒祥疑有毒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朱俱覽至斃遂止使兄弟幸而如祥覽誠爲兩讓不幸如伋壽豈可輕訾哉況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輕必有以也夷齊之死以愧後之爲臣懷二心者屈原之死以愧後之爲君好讒佞者伋壽之死其諸愧後之爲父毋有愛憎者歟世之爲後毋無均一之德者視此亦當愧而知改矣此國人傷而思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朱善詩解頤）或曰伋壽爭死可以爲孝乎曰吾嘗聞孝於夫子矣其責曾子曰舜之於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宣公逆理亂倫欲殺其子而爲子者又成父之志以陷父於惡使陷父於惡而可以爲孝則是致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皆從父之志以成國家無窮之禍也而可乎抑壽之死又與伋異彼誠不忍其兄之無罪而見殺而以父母之情告之冀兄之或聽而逃

焉以避難使伋能逃則壽固不死也惟伋之不能逃也故不忍獨存而竊其節以先往冀其兄之微悟於萬一其志亦可傷矣是則二子之死一也而伋之志在於從其父壽之志在於讓其兄讓其兄者不害其爲恭而從其父者固未可遽以爲孝也

按歐陽公本義云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朱子亦謂二子事親之道有所未盡自是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非達於權不能若以守經之道

衛之則皆未可輕訾逸齋守經之論也朱氏善以爲讓其兄爲恭亦守經之論也惟賢者能守經惟聖人能行權

全氏經史問答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即行烝亂而急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既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即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尙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尙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混蕩也桓公早被弒弃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此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詩說考畧卷五終

詩說攷畧卷六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鄘

柏舟

呂東萊讀詩記　史記共伯蚤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羨墓道也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卽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

之時共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　共姜之時先王之遺澤尚在關雎之化猶有存者故姜之守義雖或天性貞潔然敎化之道不可誣也當時衛之風俗固因以厚矣而先儒說詩者以衛之淫風大行僅得共姜故聖人錄之以爲鄘首蓋攷之未詳爾衛自康叔傳九世至釐侯史皆無事可載釐侯立於厲王二十五年子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皆東遷之前在釐侯時有共姜暨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其終也諡曰睿聖武公觀於淇奧抑詩可見則當時衛俗安有不善者乎自其子莊公不禮於莊姜嬖至州吁之亂而宣公立宣淫於上下而淫風始流行不可禁矣詩如因一事而發聖人唯

欲取之以示勸戒固不必論時之先後爲次第也

按史記以武公爲弑兄司馬貞已據詩序正之呂氏援喪大記脫髦證兩髦說尤詳備喪大記小斂主人脫髦注髦幼時剪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至詩之次第本不關時之先後許氏據史傳以辨諸家淫風大行僅得共姜之誤當矣然前乎此者爲新臺後乎此者爲墻茨人道盡天理滅柏舟之詩論時世不應在此而聖人置之於此用以挽

風俗之衰扶綱常之重或亦編定之微意乎

墻茨

陸氏經典釋文 韓嬰曰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顧野王玉篇 冓夜也詩曰中冓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冓

按呂東萊詩記前漢梁王襄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蓋閨內隱奧之處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李黃集解中冓之言宮中所冓淫亂之言也一云殿中通謂之中冓范逸齋補傳木交積曰冓又十稀曰冓亦積數之多也謂宮中積有多言也三說不同詩記較爲有據然治韓詩者皆解中冓爲中夜漢書注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自是古義惠定宇云廣雅曰冓夜也太元元攡曰晝以好之夜以醜之故下云言之醜也是又不獨見於玉篇矣

蝃蝀

朱氏善詩解頤 婚姻之際男女之大欲存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知正命者也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不知正命者也非美之正靜自守共姜之節義自持可謂知正命也已宣姜一失身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而爲中冓之不可讀可謂不知正命也已所貴乎知命者謂能全其天理之正以節夫人欲之流也人人能節夫人欲之流則淫亂之風息矣

按後漢書注引韓詩說刺奔女也朱子集傳從之毛序以爲止奔且去淫奔之恥國人不齒則非徒刺之矣逸齋所謂國人有厭亂者是也蓋下所趨向繫於一人衛因淫邪以致禍敗其亂已極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乃如此末章直推到知命稟乎君子之旨讀朱氏解頤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相鼠

韓詩外傳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漢書王尊爲東平相是時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及尊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按左傳叔孫豹與齊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與

王尊說相鼠事同蓋此詩以刺無禮禮所以立命韓詩外傳推衍之故有三死非命之說又按小序云衛文公既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是直以此詩爲文公作矣白虎通乃以此爲妻諫夫之詩殆三家說歟

載馳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案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是年戴公卒而文公立然則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之閒耳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是采麻與麥之非其時特託意以言之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

按此說與前所輯草蟲說可以互相發明援左傳作証尤確以此知詩之託意於物多有不可泥者矣

衛

淇奧

程子曰淇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美内充而文章威儀外著也

按毛傳綠王芻竹萹竹陸氏釋文二草名綠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其說本於爾雅鄭箋孔疏皆同此說朱子集傳則以綠爲色單指竹言從程傳也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任彥升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

在淇水之上詩曰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則
淇水之有竹也明矣故程子以綠竹爲竹後儒
多從之若鄭箋之意謂綠竹所以美盛由得淇
水潤澤之武公所以德盛由得康叔之餘烈以
淇水比康叔詩中似無此意

李黄集解　黄實夫曰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
之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爲虐也孔子以割雞
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人

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其言
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且謔而
人亦以爲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不能諠曰
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於戲謔也

按鄭箋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
戲謔蓋有所拘者必有所縱時戲謔則不拘而
亦不至於縱此張弛所以得中也自是武公德
盛處黄氏引孔子之戲爲証甚善其曰樂之至
而亦無惡於戲謔則是衛人阿其所好矣故錄
之而論其得失如是

考槃

毛傳　考成也槃樂也

按鄭氏曰木偃蓋曰槃黄氏一正曰槃者架木
爲屋盤結之義朱子集傳通其義謂盤桓之意
言成其隱處之室也又引陳氏說謂考扣也槃
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范

逸齋黄實夫皆從此說故朱子兼採之王肅注
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則從毛氏說也
適軸二字解亦紛紛余謂只從首章寛字義訓
爲是

歐陽氏詩本義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
諼以爲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誓不復入君之朝
永矢弗告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
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常

不過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

按歐陽公駁鄭箋極是其解之之意則曰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永矢弗過自誓不復他往也永矢弗告自誓不以此樂語人也此最得詩人之旨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如鄭氏說豈得謂眞

隱乎程伊川楊龜山又反其說以爲永矢弗諼自陳不能忘其君永矢弗過自陳其不得過君之朝永矢弗告自陳不得告君以善訓矢爲陳如皋陶矢厥謨之矢義亦正大然訓陳字則不可加以永字且與上文槃樂寬大之義不類蓋此詩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意於仕正易所謂遯世無悶者也朱子集傳亦取歐陽公之說其義精矣

芄蘭

（李黃集解）黃實夫曰桓十二年左傳曰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即位而以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以爲賢君也若惠公者何足以語於是哉

（范逸齋補傳）惠公朔見逐與鄭昭公忽無異春秋書衛曰

衛侯朔鄭曰忽豈以惠公年幼故貶之昭公無謀故貶之歟

按小序以爲刺惠公亦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耳朱子以爲不知所謂因他無明文也又按垂帶悸兮毛傳謂悸悸然有節度朱子謂帶下垂之貌則不如逸齋心悸不能自定之解爲眞截蓋不知禮無以立更始既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刮席不敢視此亦

所謂悖者矣

河廣

呂東萊讀詩記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朱氏詩解頤　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爲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反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反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葦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

按宋襄賦況非假爲仁義自遺之禽雖春秋所不許想其爲太子時處骨肉之際必非殘忍性成者說苑所載應亦不誣使果如朱氏解頤所言則誠不愧爲孝子矣

孔氏正義　此假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

嚴氏詩緝　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

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

按毛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則襄之立與未立本不可知孔疏從鄭箋以爲已立宜以渡河爲假託嚴氏詩緝以爲未立宜以渡河爲實事各從其說可也朱子集傳既云衛在河

北宋在河南則是襄公爲太子之時又云襄公
卽位夫人思之則是衛還於河南之後其說未
免自相矛盾矣

伯兮

鄭箋 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
前驅久故家人思之

按孔氏正義鄭在衛之西南衛從王伐鄭則兵
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上云爲王前驅卽云自

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
謂鄭在衛東鄭氏泉謂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
往故云之東觀此則鄭箋以爲宣公時詩信矣

木瓜

賈氏詮析書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之弗敢爲報願長以爲好

按毛序云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漢唐以來諸儒無異說獨賈長沙
以爲下報上王伯厚詩考曾引晁氏詩序論所
述賈氏語以備一義朱子讀尊孟辨曰詩錄木
瓜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豈以齊桓
爲蘄可法是朱子固從序說也而於詩集傳又
疑爲男女贈答之辭余謂此詩從序說證之內
外傳無不脗合內傳載公出處於漕齊公子無
虧救之載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城楚邱以封之
是救而封之也內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

人魚軒重錦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
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
三百是遺之車馬器服也如是而不思厚報之
者非人情矣序說殆不可易倘以爲男女之辭
則此詩全不見淫褻之意何所據而云然乎必
謂序不可信如賈誼說倘得詩人忠厚之情此
輔氏廣所以調停其間定爲勸當時遺之詩而
亦不敢出獨師說也

王

鄭氏詩譜 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

孔氏正義 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卽洛邑漢書地里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案西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

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

括地志 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故城在洛陽東北二十六里亦周公所築赧王又居王城

呂氏詩記 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成周東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營東都如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王城也後之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成周也後之洛陽是也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則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爲西周而王城爲

東周周既東遷則成周爲東周而王城爲西周平王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朝之難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

按宗周亦有二正月之詩曰赫赫宗周書多方王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皆謂鎬京也東遷後定都於洛又謂洛邑爲宗周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是也蓋宗周無定名隨所都

而名猶之河南洛陽皆可謂之成周也以其爲
天下所宗謂之宗周以周道成於此謂之成周

黍離

王氏困學紀聞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于浮邱伯以授楚元王交
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
不可以爲衛詩也

太平御覽引韓詩說黍離伯封作也離離黍貌詩人求亡不得

憂思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
之苗乃自知其憂之甚

范逸齋補傳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于外閔周室者黍稷
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爲作也

按逸齋從毛序以爲閔周而解首二句從韓詩
說義亦可通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
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
不得作黍離此正韓詩說也而子貢傳申公說
以伯封爲周之大夫則竊其說而誤者耳

朱氏善詩解頤宮室所以奉至尊宗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
鞠爲禾黍徘徊顧瞻安得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
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之怨之誠是也變之怨之而
付之無可奈何則非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於豳太
王剙造於岐文王光大於豐武王成就於鎬皆在西
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
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去今乃

無故舉八百里之舊都棄之而卽安於東平王亦可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旣已見之而
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計宜
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經旅克復舊物
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義
和鄭之掘突旣皆王室舊勳齊藉太公之故基啓承
周公之餘烈衛憑康叔之威靈亦皆足以左右王室
苟有宜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甲兵卽吾之甲兵侯

國之賦賦即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則其偷安忍恥頹墮委靡豈特王之罪亦羣臣之罪周轍之不西有由來夫

君子陽陽

毛傳　國君有房中之樂

孔氏正義　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

王氏困學紀聞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絃歌周南召南之

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饗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淸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按房爲左右房敖爲燕舞之位執簧由房以聲言執翿由敖以容言皆伶人之職也賢者而相招爲此時事不可爲矣周之衰也老子爲柱下史漢之衰也梅福爲市門卒正此詩與簡兮之義皆所謂辭尊居卑者也春官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燕樂謂房中之樂然則陽陽之君子其磬師之流亞與

揚之水

蘇氏潁濱詩說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命而不至矣其曰不與我戍申者

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者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按鄭箋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孔疏云政教煩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也朱傳從之謂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然室家豈有同戍之理歐陽程蘇以及呂氏詩記嚴氏詩緝皆以爲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此說得之而蘇氏

說尤爲詳盡至朱子此詩後總論有云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又與蘇氏之說如出一轍矣

孔氏正義 尚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安國曰呂侯後爲甫

侯周語曰胙四岳國賜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詩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嬴姓而史記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按孔疏謂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說亦有據似不若朱傳以申故而并戍之之說於義較協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並隸河南與裴潁昌府許昌縣今開封府許州亦隸河南是甫許與申相連屬也兵戍之道或據其上游或守其要害或固其藩蔽戍守本爲申而兼戍甫許職是故歟詩人歌之則以事勢重輕爲先後之序耳

兎爰

孔氏正義 作兎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之王與諸侯交搆怨惡連結兵禍乃興師出伐諸

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於是王師傷敗國危役亅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皆叛也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朱子傳說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時

按左傳所載小序正指其事然經無此意也毛傳鄭箋以雉兎喻政有緩急用心不均呂氏詩記以兎比諸侯忿雉雉爲周人自比或又謂繻葛之戰蔡陳衛先奔王卒遂敗兎比三國雉比

王師皆近穿鑿至歐陽本義僅以物之幸不幸爲言則寄托似淺唯朱傳不背序不泥序其說最當文中子在蒲關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兎爰之三章蓋亦據序義也

葛藟

嚴氏讀詩質疑　平王忘殺父之仇而德申侯之立已所謂謂他人父謂他人母也不有於其父何有於其族乎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未聞異姓之能扞王於艱也亦莫我爾之言信矣

按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三句鄭孔意謂作詩者以他人爲已父母昆因責王無爲父爲母爲昆之恩也嚴氏則直謂王以他人爲已父母昆矣刺意過深而於平王情事恰合序云刺平王鄭氏詩譜從之陸氏釋文云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孔疏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

采葛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之日乘隙而入如上官桀譖霍光何光出沐日奏之宏恭石顯譖蕭望之亦俟望之出沐日上之忠臣義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說殄行並作矣

范逸齋補傳　汲黯不願之郡疑張湯也京房不敢離左右畏石顯也

黃氏日抄　古以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

於事情未通晦菴傳以爲淫奔者託以行然亦意之之詞至詩傳折衷戒晦菴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懼案箇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

按毛傳謂采葛者自懼讒鄭箋謂喻臣以事出使則鄭已覺毛之非矣歐陽公本義云采葛采蕭采艾皆積少以成多如王之聽讒亦積微而成惑此比聽讒之說也采苓防有鵲巢巷伯青

蠅意皆如此至一日不見之語則李迂之說尤爲有據

大車

呂氏詩記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蓋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當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按序云陳古孔氏謂周公以來賢大夫李迂仲謂探得夫子無訟之意范逸齋謂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畧同稱之皆過其實故朱子不取陳古之說然如呂氏所云固無妨於從序也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妾無須臾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乃作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乃自殺王氏詩攷引入魯詩說然此事與左傳不合未可徵信且楚息之詩何得録於王風乎

鄭

將仲子

毛傳 仲子祭仲也

鄭箋 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逸齋補傳 鄭莊公克段之事論者多過其實非聖人以恕待人之意獨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

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果與聖人同也左氏稱姜氏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卒成叔段之惡以致死亡所謂不勝其母而害其弟也段旣失道莊公爲兄當制其初乃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是莊公以路人視其弟豈得爲賢父兄哉左氏曰書鄭伯譏失教也所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也祭仲始言都城過百雉爲國之害卒言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公皆不能用所謂祭仲

諫而公弗聽也初不忍遽其母制其弟末乃伐弟誓母幾滅天理所謂小不忍以致大亂也以是數端責鄭伯夫復何辭彼穀梁乃謂何甚乎鄭伯甚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乃謂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而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使莊公能思慮亦當知飾詞以自解今乃直謂焉辟害又謂必自斃又謂厚將崩觀其發言似愚俗之人無所隱情亦足以見其城府之不深矣使其果處心積慮成於殺弟果母

欲立之而已欲殺之則春秋當深貶之豈得猶稱鄭伯而詩序豈得謂之小不忍由是言之莊公亦不得爲大惡特以庸闇無識不能權利害之輕重舉措乖逆故聖人以恕待之不然則一聞考叔之對遽然改過惡人安能爾耶然人患不知過知則當即改乃猶告之悔似悔前日之舉以爲今無可奈何者此焉辟害必自斃厚將崩之一律也考叔爲闕地及泉之說姑隨其資識而開導之故少迂緩有所不暇恤也○

誦將仲子之詩莊公胸臆之淺陋可以想見要之非真惡人之胸臆也就使莊公初專於殺弟而詩人乃曲爲莊公設此矯飾之詞則此詩可刪去矣聖人存之正以刺莊公弟知小不忍而不知致大亂故以是垂戒於萬世與左傳所譏失教之義同此所謂恕以待人也

按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穀梁公羊兩氏皆深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此詩者遂述其意如

出一口呂東萊曰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蘇穎
濱曰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求得所以殺之也李
迂仲曰非公畏父母諸兄人之多言故以大邑
封之使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譏
也此皆所謂過其實者也至毛西河春秋究郡
傳直與舜之處象周公之處管蔡並論則又平
反失常非僅矯枉過正矣故唯逸齋此傳極爲
平允嚴氏詩緝曰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

乃國人諷諫之辭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
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大理感動之公
論開悟之耳其持論最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較逸齋所取詩人曲爲矯飾之說更進一解然
謂左傳以爲譏失教詩序以爲小不忍皆責之
極則於克段之事初無恕詞也

羔裘

朱子詩序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
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
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攷耳

按詩無刺意辨說極是申培詩說鄭子皮卒子
產思之追頌焉蓋本朱子此說而附會之者左
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羔裘宣子曰
起不堪也豈子產作此詩以頌子皮而復賦之
以美宣子歟必不然矣

逸齋補傳英飾也羔羊之詩言素絲五紽五緎五總三者

皆裘之英飾故曰三英謂服是服者有德可觀所以
稱其三英之粲也

段昌武毛詩集解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織爲組紃以
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

按毛傳三英三德也鄭箋以剛克柔克正直當
之此牽合於三之數爲言者歐陽本義駁之故
後儒多不從其說然歐陽程朱以爲裘飾尙屬
臆度之辭至范氏段氏始據羔羊素絲三章詮

釋之或謂英者裘衽出縫線之飾衽則後有三

故曰三英於義亦通

陳子龍詩問略　義所難裁莫深於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於強大之間鄭之脅偪桓武以來亦難調矣其國被小則晉楚之事亦孔艱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探之威君子有不辱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按陳子說自是子產身分

狡童

朱子詩辨序說　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君疾之如寇讐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疏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

嚴思菴讀詩質疑　史記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後之說詩者援此以証鄭風之狡童為刺昭公愚以為不然鄭風山有扶蘇狡童褰裳三詩皆為昭公而作山有扶蘇之序曰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其詩曰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昭公所美非美不見賢人而見小人也既以小人為狡童則此篇狡童亦應指小人一也狡童之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其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餐兮子指昭公也既以昭公為子又以昭公為狡童屬文之體不應如是且詩人以昭公之故至於不能餐息忠愛之意宛然豈有以狡童目其君之理二也褰裳之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詩曰狂童之狂也且夫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為高渠彌所弒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其後傅瑕弒子儀而復立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

旋立旋弑方且惝惝弃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
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置君如奕棋豈非所謂
狂童恣行乎褰裳之狂童不指奐忽則此篇之狡童
亦不應指昭公三也詩所謂狡童即昭公之所美非
美者是也彼狡童兮者嘆昭公之信彼狡童而不與
賢人圖事也其詞雖若與麥秀相類而意各有屬不
得以箕子爲証

按序以爲刺忽未見以忽爲狂童狡童也以忽爲

狂童狡童者毛鄭之失耳朱子之辨議論既極
正大嚴氏之論剖斷復極條暢則狂童狡童之
非指忽也明矣然或以爲專指祭仲則亦不然
仲在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
公當昭公即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鄭風
唯將仲子兮之仲子指祭仲至所謂狂童狡童
蓋指忽所用之人而言不得專目祭仲也至左
傳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

意故楚靈王對申無宇自稱盜有寵也乃思巷
因此一字遂援錢澄之嬖倖之臣之說指祭仲
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之謂
仲雖爲卿詩人醜其進身之始則附會失實矣

揚之水

嚴氏詩緝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
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合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
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興微弱也忽能用忠臣

良士則轉弱爲強矣

許氏詩集傳名物鈔 鄭若兄弟爭國日尋干戈民皆化之骨肉
相怨有兄弟之知義者人又從而誣致離間之恐是
目覩而作此詩

按詩序云閔無臣也漢唐宋諸儒宗之朱子初
解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則此忽之所以亡也見呂氏詩
記則朱子固與序說同矣嚴氏援王風唐風爲

例論尤明確至許氏以爲兄弟自相保之辭正所以風諫其上說似異而旨亦同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　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

之見也

蘇氏詩集傳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文子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稱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异之亦婦人也哉

按此詩序云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蘇潁濱詩集傳古序但存首句余謂施之此詩尤妥蓋此詩自是士君子期會之詩觀韓詩外傳孔子咏以贈子路及左傳鄭享趙孟餞韓起兩賦此詩可見乃鄭箋因後序男女失時云云遂謂蔓草有露仲春之時率合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爲說然猶屬期會之辭至朱子則直以蔓草露零爲男女苟合之地矣世嘗謂朱子好變毛鄭之說如

此詩之爲淫詩則爲後序者及毛鄭啓之也

○鄭風二十一篇唯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焦氏易林云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禮義不行使我心反劉向五經通義云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藝文類聚引薛君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辰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祓除不祥故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蓋自漢唐以來諸儒無異義微之序說誠然然序特

以爲刺亂而朱子集傳直謂淫者所自作且於此二篇外如將仲子之刺莊公也遵大路風雨之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之刺忽也褰裳之思見正也丰之刺婚姻之道缺也子衿之刺學校不修也揚之水之閔無臣也野有蔓草之思遇時也共十四篇概以爲淫奔而斥之遂至後儒聚訟攻擊不已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於此數篇凡本古序爲論者仍

附錄於後學者可以知所折衷矣或曰鄭衛皆淫聲而鄭之淫詩少於衛孔子獨放鄭聲何也曰放者其聲也非詩也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者皆淫於色而宋本無詩可知淫不主詩言矣楊升菴云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此論得之或曰嚴華谷云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槩今詩之多寡其說非歟曰孔子删詩與否本不可知何由知未删以前鄭詩爲奚若耶蓋列國之風唯鄭衛淫亂爲甚漢書地理志云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於鄭亦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若皆歸咎於風土者而不知實教化陵夷之所致也衛由於宣公帷薄之不修鄭由於忽突爭篡兵爭之不息下民化之浸爲風俗而鄭聲尤

能令聽之者志靡心蕩流而不返孔子所爲獨放之也

詩說考畧卷六終

詩說考畧卷七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齊

鷄鳴

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初鳴太師奏鷄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告質明於陛下然後夫人入

庭立君出朝

按大傳鄭注奏白也蓋奏事之奏非奏樂之奏也或曰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傳既云奏雞鳴應有其詩因卽以此篇當之者誤也孔疏引大傳釋雞鳴曷嘗卽指爲此詩

黄氏日抄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嘗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也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

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云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

按此詩自以古說爲是周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遂勤政事以致中興齊威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楚莊王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用能佐二君以成覇業蓋夙夜警戒賢

內助之相成理固然也若以爲哀公之言章意自不聯貫而於序所謂思賢妃之義亦欠脗合至許白雲集傳小變其說以一章爲夫人警戒之詞二章爲君拒夫人之詞三章又爲夫人警戒之詞要不如皆作賢妃之詞爲直捷

著

呂氏詩記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俗

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于著即昏禮所謂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于庭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于堂升階而後至堂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人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按此詩有兩說直兩相反毛鄭謂陳古以刺今故以俟著俟庭俟堂爲親迎之禮李迂仲黄實夫皆從之朱子從呂氏詩記謂篇內絕無陳古

之說故直以俟著俟庭俟堂爲不親迎之證後儒從之者較多余以詩序糸之但云刺時但云時不親迎似詩記之說爲勝

逸齋補傳瓊亦玉也曰華曰瑩曰英皆瓊之色光華瑩澈川以爲充耳之瑱素也青也黄也皆紞之色以垂瑱者此男子不親迎者之服雖盛美而不能行禮也

按毛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青青玉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黄黄玉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鄭箋云以素爲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青紞之詩也瓊瑩石色似瓊似瑩也黄紞之黄也瓊英猶瓊華也毛分兩句爲兩義而以瓊華瓊瑩瓊英爲佩玉之飾鄭合兩句爲一義而謂瓊華瓊瑩瓊英即懸紞之瑱孫毓駁鄭以申毛孔氏正義駁孫以申鄭後儒皆從鄭箋而逸齋說較明暢故錄之至毛

傳以三章爲士與大夫人君之別尤爲衍說空鄭王之皆不從也然王氏謂仁以親之義以飾之信以成之以充耳之素配義以充耳之青配仁以充耳之黄配信則又強作解事異於毛氏無幾矣

東方之日

文選注引韓詩章句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也

歐陽本義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謂言彼姝者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按序云君臣失道男女淫奔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然詩中實無此意如毛氏以日月喻君臣之盛明固於序所謂失道者不合如鄭氏說以日月不明喻君臣之失道則日出東方明最盛

智愚所共見而以爲不明於理尤乖矣惟歐陽公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其說本之韓詩猶爲近情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喻意正與此同或謂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履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亦通

甫田

劉向說苑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從之反國而爵祿之之僑不與焉夫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按此事與左傳不合直謂介之推爲舟之僑者

楊子法言或問治己楊子曰治己以仲尼或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日日有明月有光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按序云刺襄公說詩家遂謂襄公無禮義而求諸侯霸業卒以無成歷引春秋傳以證之朱子

序辨云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者之作范逸齋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楊雄引是詩去四字加二字而詩意自明猶孟子引孔子說烝民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人之旨洞然明白聖賢說詩不辭費如此蓋惟不泥於事以求詩故能得其意於言外或繫之襄公或不繫之襄公固可以不必拘也主說苑所謂誦甫田之詩

特斷章取義耳豈以論詩者不可以鑿空而無
憑亦不可以執一而不化

敝笱

毛氏詩說 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尙可得乎

鄭氏毛詩原解 此詩作於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也

莊公於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

按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朱子序辨云桓當作莊劉氏通釋謂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於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當屬莊公因遂改爲魯莊然毛鄭後說詩家以爲桓公者多矣余嘗論之南山詩鄭箋云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孔氏正義云姦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莊元年公羊傳稱桓公曰同非吾子齊侯

之子也諸家之說蓋以明文姜淫亂非自十八年如齊始且以明如齊之前桓公早知其淫亂耳然則桓公於此時尙不當思所以防閑之而乃與之同如齊乎此齊人所爲惡其微弱也況防閑之道禁於已甚不若禁於未甚序云爲二國患正指十八年如齊之事使桓公能剛以制之不同如齊則拉幹之禍可免而敝笱之詩可以不作矣范氏逸齋以此篇爲文姜之罪狀余

則謂文姜何足道此正指公之罪狀也

載驅

毛傳　發夕自夕發至旦

鄭箋　豈弟猶發夕也豈當讀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孔氏正義　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豈爲闓易稱開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卽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

曰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較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云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圛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卽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爲行之義也

按陸氏釋文引韓詩云發旦也故小宛詩云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夙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流連久處是直以發爲旦也鄭箋於發夕不加釋而謂豈悌猶發夕訓曰開明其意蓋亦訓發爲旦非如毛傳所云矣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　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曾氏謂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入濰者青州

之汶也今臨淸新開禹之貢記汶水東出原山西流過萊蕪嬴高汶陽之南剛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爲四派其南河至陽城南梁山東滙爲大澤其一過壽長北其一經郈亭南其北曰坎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濟合北東蒙祖徠之陰岱嶽之陽諸山溪澗之水皆滙於汶魯之大川也此蓋專言魯境之汶也

按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

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
汶水夾水有文姜臺此爲魯之汶水無疑矣嚴
華谷云自齊至魯必渡汶水言文姜渡汶水而
來其道路平易衆庶往來而文姜翶翔彷徉無
恥甚矣舊說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
所會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邱也防
也穀也無會汶之事然則水經注所謂文姜臺
殆亦道元附會而爲之說者與

猗嗟

范逸齋補傳　終日射侯不出正分謂其射之有準的也以
皮爲侯畫以爲正三分侯廣正居其一其內方二
尺射不出正則有準的矣說者謂鵠與正皆禽名鵠
即鴻鵠也一舉千里正鳥之省文也方言齊魯以題
肩爲鳥月令征鳥厲疾釋者謂征鳥題肩也齊人謂
之擊征或名曰鷹鷂高遠而難中鵠健黠而難中故
射者取以名其的焉大夫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元居外諸侯損元黃大夫士又去白以朱綠爲飾侯
之爲義其說不一射義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者射
爲諸侯也射中得爲諸侯射不中不得爲諸侯此一
說也攷工記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謂命之爲侯而射之者
示諸侯有不服亦似此誅伐之也此亦一說也或以
爲史記衛青傳斬胡王漢書以胡爲侯又傳記多謂
侯作胡爲胡者北戎之總名今射圃必架蒂屋縛蘖

爲胡人之狀而射之蓋以其叛服無常服則侯禮待
之叛則誅擊之也又取熊虎豹麋鹿豕豜爲飾者亦
以其類視之也

按此論正鵠及侯之義於詩本旨無關備存之
以資博覽　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皆爲文
姜而作聖人錄之固以著齊襄之惡而魯桓莊
之醜亦自有不可掩者乃許白雲遂疑敝笱載
驅二篇實魯詩聖人諱其惡附之於齊是以魯

無變風則豈詩之篇次直可移易以徇一已之私哉雖曰春秋爲內諱不得援彼以例此也王夫之詩經稗疏據爾雅姊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猶嗟作於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義亦可通

魏

葛屨

逸齋補傳　此詩以四句爲一章七句爲一章上章言夏當

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且霜降則百工宜休今魏之男子穿糾糾繩緉之葛屨履霜而不遑休息未嫁之女宜深居幽閒自治女工而魏之女子以摻摻纖弱之手出而爲人縫裳凡以急於趨利也此由魏君之化使然故下章言裳則有要衣則有襋其君之衣裳也遜而辟之必左其君之容止也以象爲揥貴者所用其君之佩飾也衣裳備要襋不用狐錦佩飾止言象揥不及珠玉容止惟務左辟不敢當主皆形容魏君簡素卑折猶爲儉嗇之故未可爲譏維其中之褊急無德以稱其位是可刺也好人猶言君子詩人以衛之莊姜爲碩人以周之賢者爲美人亦此類也

按序云其民機巧趨利故逸齋配入上四句爲一章序云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故逸齋配入下七句爲一章朱子說此詩與逸齋畧同但要之襋之二句仍屬上章訓義稍別好人謂大人亦不專指君言耳爲毛鄭之說者曰好

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服之謂要襋在上可使整治之宛然左辟謂婦至門夫揖以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爲飾見威儀如是不應使之非禮皆主女言意在逆女手縫裳爲一義也然末二句忽言刺君則似不相屬而强爲牽合矣

汾沮洳

孔氏正義　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

兵車之行列者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
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
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
公族而爲公行言爲旄車之族則公行掌旄車服虔
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
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公

族主君之同姓故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
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
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
則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韵何耳此公族公行諸侯之
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
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
異禮也

按內傳所載歷歷可據則公路公行公族之爲
官名明矣王氏以公路爲道以公行爲人君之
行非也或曰內傳所載皆晉制且汾水又出於
晉則此詩爲晉詩矣曰此特蘇氏朱子疑之之
辭也班固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鄭氏詩譜云南枕河
曲北涉汾水是汾水雖出于晉未嘗不及於魏
也閔公元年晉獻公滅魏至宣公二年晉始有
公族餘子公行相距五十有四年是此詩所言

皆魏制也且晉自獻公并吞而後其俗漸已荒
侈此詩刺其君儉勤則作在晉未并以前可知
也但魏無世家序又不著其時君鄭云葛屨至
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一君特以上五
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爲異君要
之閔公前魏國何存乎桓之世自應有詩不必
疑其爲晉詩也

十畝之間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呂氏詩記横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圃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圃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制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按序云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去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魏雖削小必無一夫十畝之理毛鄭泥於小序於理未通故蘇氏朱子不從其說而以爲賢者不樂仕於其國之詩李迂仲云詩中言其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其少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其廣則曰日闢國百里言其窄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一夫十畝亦是此類與呂氏之說相爲發明者也至水經注舉十畝之詩以明其迫隘亦甚言之詞爾

伐檀

漢書王吉曰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敖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文選注張銑曰伐檀之詩歎賢者不遇明王也

薛君韓詩章句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譖惡不言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蘇氏詩傳伐檀以俟世用置之河干河非用車之處也君子之處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小人則不然不

稼穡而得禾矣不狩獵而懸貆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則求可以取而取之矣

李黃集解黃實夫曰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

嚴氏詩緝按詩序辨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玩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

之飱餐也若但云君子厲志如此則胡瞻爾庭殊無所謂又伐檀是取興之義非必君子直自伐檀註云賦也亦非是

按朱子孟子註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亦用序說矣

徐岳數術記遺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億兆京垓秭穰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

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毛傳注）詩云胡取禾三百億兮毛注萬萬曰億此即中數也鄭注十萬曰億此即下數也徐援受記云億億曰兆兆兆曰京此即上數也鄭注以數爲多故合而言之上數宏廓世不可用

按賈逵唐固注國語皆以萬萬爲億韋昭楚語注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中數之說始於秦漢也此詩毛傳萬萬曰億鄭箋十萬曰億故孔氏正義謂毛以今數言之鄭合古數言之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

碩鼠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註）歌碩鼠也

按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不識高註以爲碩鼠何據王符潛夫論曰履

畝稅而碩鼠作則又似牽合魯事爲言矣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毛傳云貫事也鄭箋云我事女三歲矣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此說非也豈魏國之民方事君三歲乎或又謂貫當作戸貫之貫如此則民之來覩魏國方得三年乎此說亦非也貫習貫之貫也言魏國重歛三歲矣貫習女之虐政未嘗有恩澤也

按朱子集傳貫習也與迂仲說合或曰魯詩貫

作宦國語曰入宦于吳韋昭曰宦爲臣隸也貫當即讀爲宦陸氏釋文徐音官正宦字之誤則仍與毛傳據爾雅訓爲事者通義矣

唐

蟋蟀　山樞

輔氏詩童子問　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蟋蟀但言不可

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戒以爲不已過於樂乎則是初未必敢爲樂也故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以答其意而寬其憂然其所謂樂者豈或至於溺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觀於唐風之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蹙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

劉氏詩傳通釋　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於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館菑告戒之詞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

按序云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

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毛鄭後說詩家雖小有同異而從序者多然亦時有難通處朱子於蟋蟀序辨云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

第二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　反内

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
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
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
變常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
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
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
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
又初不爲此也於山有樞序辨云此詩蓋答蟋

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故
集傳不從其說而說獨爲肅善輔氏朱子門人
劉氏學問淵源出於朱子其說詩皆以翼集
傳此二詩發明朱子之旨尤精蓋必如是說而
後與季札所謂思深憂遠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與疏堅所謂其民有先王遺教思奢儉之中
念死生之慮者其風俗乃千載如睹將彼鄭箋
謂農功畢君可自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

事謂職思其居爲國中政令以毛傳職思其外
爲禮樂之外鄭又謂國外至四境謂職思其憂
爲鄰國侵伐之憂與夫以他人是喻爲指桓叔
謀伐晉者皆泥於序說而不得詩之旨者也○
詩傳通釋研究義理具有淵源而徵實之學不
足如注何彼穠矣以齊桓公爲襄公之子註魏
風以魏爲七國之魏注陟岵謂毛傳先出爾雅
後出注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註鹿鳴之

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爲天子
之樂註節南山謂家父即春秋之家父師尹即
春秋之尹氏注楚茨誤讀鄭康成玉藻注以楚
茨謂即采薺注甫田誤讀毛傳車梁謂即小戎
之梁輈注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祧廟世次
皆一經指摘無可置辭者宜其爲陳啟源所譏
也

揚之水

許白雲詩集傳名物鈔　詩緝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君子謂桓叔言今子欲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之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即可免禍而無憂也時沃有篡國之謀潘父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其謀以警昭公也至于我聞有命又以見禍至甚迫而不敢以告人乃反辭以見意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以洩其事且自取敗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

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時晉人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

全謝山經史問答　闕唐風揚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攷之左氏則假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之世歷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

貞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弒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公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

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翼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猶請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正

不可以潘父及壓庭之叛者槩而疵之是則華谷之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為防也彼其之子則外之也

按華谷之說發前人所未發許氏宗之至仝氏而暢其旨如依序說以為叛晉而歸沃聖人錄詩以垂教當必不登叛人之詩矣

椒聊

范逸齋補傳　以春秋左傳攷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

按左傳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序所謂君子者殆即師服之儔歟申培

詩說係偽書語多附會其以此詩為師服憂之而作則附會之近情者也蓋此詩但言桓叔之強而竊實憂昭公之失國非師服輩不能有此遠慮矣

羔裘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為在位者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戾之色不

與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蓋其書出於漢世以居究為惡未甚顯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于毛氏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也自我人究究言待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今羔則豹無所施無民則君無所託是以羔裘為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其為

而由有民以安其居其說則是而其意未盡謂在
位服卿大夫之服者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也
蘇又曰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居於此者由有民也
然以究究爲久無所據其義殊難曉當闕之以俟知
者
按朱子集傳居居究究未詳不敢强解李氏歷
指諸家之誤而亦以究究義爲難曉則終無定
論矣范逸齋補傳云國家設卿士大夫之位豈

徒然哉蓋以爲民也在是位而服是服當自我
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是以稱其服矣居
之爲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爲言察也謂
察其疾苦也皆恤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
究究則察之又察也作詩者與在位之人有舊
好故中復告之曰我不以恤民之事語他人獨
以語子者謂與子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强
聒也此似得之矣仁山金氏以此詩爲婦人留

所愛之詞羔裘豹袪謂其人也自我人居居留
其人也則牖說備
鴇羽
顧氏炳燭齋隨筆　王事靡盬注云不可以不堅固也夫以不
堅固訓盬字毛鄭以來皆然不可易矣孔氏正義盬爲盬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蠱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董氏逌曰說文盬河東鹽池爲盬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以不可以三字訓
靡字則其解頗曲而未暢竊謂靡盬二字各自爲義

漢書爲酒醪以靡穀注靡散也說文靡披靡也徐曰
披靡分也蓋謂王事如草之披靡而不植如盬之細
碎而不堅固正臣子勤勞奔走之時也
按此詩所謂王事輔氏曰或是勤王之事或是
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徐氏曰言王事者必唐國
之民役于王室者也然序云下從征役承昭公
之後大亂五世而言疑王爲晉而有事矣桓王
二年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晉哀侯十五

年武公弑晉小子侯明年王命虢仲立緡於晉又明年王命虢仲率諸侯伐曲沃是王為晉而有事之明驗也晉以此征繕不息民皆失所卒致曲沃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非靡盬而何此鴇羽所為作也顧氏謂靡盬二字似新而實確以之解此詩王事靡盬句尤為近情故錄其說而申言之如此

無衣

困學紀聞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按序云美晉[illegible]非所以為教朱子辨之詳矣董王氏以為出爾反爾亦大段論其理有固然耳何義門乃謂曲沃以庶孽而奸大宗三大夫以庶姓賊臣篡竊六百餘年之建國不得並論則固無知如此較量矣且以庶孽而奸大宗亦豈可謂之非篡耶

有杕之杜

朱子集解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按序云刺晉武公此詩絕無刺意故朱子以為好賢之詩申培詩說附會以為晉文好賢國人美之而說者遂謂文好賢而失介之推此為龍蛇之怨而誌過綿山餓隱投餐無從詞亦頗合然晉雖不乏好賢之主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

則反不如從序為有據矣

葛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己之託於夫如葛蒙楚蘞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為託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既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顛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

曰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亦是無
二心也與柏卅無以異然柏卅乃美共姜齊侯之子
衞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爲能守節至于此婦人居於
微陋之中乃能如此可謂難能也
按序云國人多喪鄭箋云喪棄亡也孔疏云或
死行陳或見囚虜是存與亡皆未可知也然就
詩詞玩之如見節婦誓日之心以爲思生者則
其情固深以爲悼亡者則其義益烈末云歸于

其居歸于其室居墳墓也室塚壙也蓋明於從
一而終之道矣或謂角枕錦衾其詞近褻不知
夫婦之間物在人亡感而思之情之藎也毛鄭
必曲爲之解曰齋則角枕錦衾夫雖不在不失
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以爲齋時見其
枕衾而思之則又拘矣

采苓

陸農師詩說　苓甘者苦苦者對則有時而甘有時而苦也

讒人無所不至或因人之所甘而譖之或因人之所
苦而譖之或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並譖之
范逸齋補傳　晉獻公好聽讒唯驪姬之事爲最著由詩人
之言攷之正指其事也　葢爲讒者始以甘言投之
繼以苦言動之終則甘苦之言並進國語驪姬始請
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
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申生甚好
仁而强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行彊

於君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此以苦言動之也終
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
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盍老而授之政所行其
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
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
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蓍龜不可忽也
按陸氏說李迂仲以爲穿鑿范氏引伸其說頗
近事情故錄之玩此詩舍旃舍旃一語最可味

如中生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夫肉未有有毒而六日不腐者獻公誠姑舍之而徐察之則虛實自見矣漢蓋主上官桀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以未能十日而知昭帝察日之久近以知其臣晉獻獨不可察日之久近以知其子乎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

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閒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德宗從容究之以白太子無他晉獻獨不可從容究之以白太子之無他乎張氏曰令旃舍旃為止讒之法信然

秦

蘇氏詩集傳　伯翳之後子孫當夏商之間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雒生成及非子孝王邑非子於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平王東遷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為諸侯後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

朱氏詩解頤總論　秦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者則於襄公之封宜策

命之曰戎為不道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中國爾祖秦仲既被其害矣今又弒我先王是用痛心疾首夙夜不忘今予命爾侯於西土蕃屏王室爾其糾合侯伯統率師徒為予一人討之苟捷有功則圭瓚之錫土田之賜予豈汝愛若是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輿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諸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
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
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
而畀之秦藉曰其地已爲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
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勾
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
王之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
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

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周不待他
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嘆哉

按朱子集傳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
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
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
以勇戰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今觀小戎無衣諸
詩其義勇之氣見於辭色雖婦人女子皆知敵
愾而無怨心用能報讎復恥以基霸業而王天
下想其所以作新之者亦必有道視平王忘殺
父之讐一旅莫問殆不可以同年語聖人之錄
秦風蓋知周之將亡而秦之將王矣

蒹葭

胡氏詩說　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
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爲
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
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

者疑其迂耳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
非其道耳此皆序說愈巧而愈鑿如此

按朱子謂序近於鑿胡氏學宗朱子故其說如
此朱克升詩經疏義曰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
無男女淫奔朋友相念而作歟此與朱子集
傳說同蔣仁叔五經蠡測以爲賢人求道歌咏
性情之作則太迂濶矣

鄒氏毛詩原解　周自文武至宜幽國於岐豐民習禮教數百

年矣平王東遷秦據其地攻戰爲事刑殺爲威其民追思太和景象東整河洛有游從死在之思而秦又以法束縛之所以有阻長之嘅序謂將無以固其國者此也

按朱竹垞經義攷李氏子德說大吉謂秦之封域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餘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轔駟驖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平王之在洛

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蓋指洛陽而言也意亦本之郝氏謂如此說則不得謂作於襄公之世矣鄭箋云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歐陽本義據史記辨之謂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地也郝氏李氏以此詩爲處周土之遺民所作則於序所云刺襄公者內不得合爲一說然議論精闢視前人從序推衍者義較穩適故並錄之終南序云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鄭箋因此遂謂秦處周之舊土其實襄公未取周地也范氏補傳云襄公雖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爲重故併受顯服而美之未免曲狥序說矣

晨風

呂氏讀詩記憂心欽欽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見之

按毛鄭以序忘穆公之業一語遂以上四句爲穆公好賢下二句爲穆公責康公意皆衍說也呂氏但主康公說便覺直捷序說固自不誣朱子集傳云此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然詞旨與夏屋較合是亦賢者

有始無終之作嚴思卷曰我我賢者也

無衣

許氏詩集傳　此蓋天子命襄公討西戎時詩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讎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鬪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爲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謝氏詩記　驪山之禍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共之讎也讀文侯之命平王君臣已無復讎之志矣無衣一詩

獨稱王于興師凜然有尊天討申大義之意此十三國風之所僅見者乃知岐豐之地被文王之化最深雖世已屢降而忠君親上之澤猶未衰也

按序云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鄭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孔氏正義云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故後之宗序者皆以爲康公時詩然此詩全無刺意玩王于興師一語大義凜然其上下一體之意千載如見許氏定爲王命襄公討西戎詩得之金仁山據秦紀云西戎殺秦仲秦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召莊公兄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遂編次此詩屬之莊公何氏楷世本從之謂七千之士從征在行者自相告語云爾然此乃王爲秦

興師非秦奉王命興師也蓋秦奉王命以興師者二襄公之於平王穆公之於襄王是也而要以襄公之功爲大犬戎弒幽王襄公將兵救周力戰敗之後以兵送平王徙洛故其民激於公義詞旨慷慨如此乃王夫之詩經稗疏又謂無衣作於秦哀公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似可通然左傳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依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

衣夫列國賦詩者多矣皆非其人臨時之作安
得以此屬之哀公哉

權輿

毛傳 夏大也

鄭箋 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
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孔氏正義 屋具釋言文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
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

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
上言於我乎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
大具今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
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
無餘則康公本自無始何責其無終也

按范氏補傳云此詩始終言飲食夏屋渠渠謂
康公始待賢者爲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高廣
貌春秋左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
有肉如坻皆人倘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
不爲過也此襲鄭箋而畧變其說然後儒從王
肅注以爲大屋者多嚴氏讀詩質疑云楚辭大
招夏屋廣大沙堂秀只是夏屋固大屋也

詩說考畧卷七終

詩說考畧卷八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陳

宛邱東門之枌

漢書地里志 武王封嬀滿於陳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子之蕩兮毛氏則以子爲大夫按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爲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晉昭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也 鄭箋子者斥幽公也孔氏正義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至亦呼君曰子迂仲援山有樞爲證亦本孔氏然抑朱子集傳說則皆非子其君也

范逸齋補傳 東門卽去宛邱之道路也枌也栩也卽道路間之木也子仲氏之子旣先往於東門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氏之男女爲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幸而存於經不得而廢也如邱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爲南方之原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邱旣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氏之女來會於東門之市井耳況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則原爲陳大夫何疑之有 子仲原皆大夫氏子仲爲男原氏爲女毛鄭之說也歐陽氏謂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朱子集傳從之嚴氏詩緝疑云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爲男女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貼也又前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詩亦煩贅又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旣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爲未合蓋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悅贈物以結好也

按如地里志所云則此二詩當爲淫祀歌舞之詩顏師古於値其鷺羽注曰舞以事神於婆娑

其下注曰歌舞以娛神鄭氏詩譜亦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從而爲之觀詩所言非徒歌舞事神直自爲樂耳原其所由蓋本於幽公幽公所以如此者又本於大姬書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言其歌舞無節若巫覡然也惟巫覡常以歌舞爲事大姬既化而好之幽公又化而游蕩於宛邱之上故其臣如子仲之子原氏之女亦化而婆娑於

枌栩之下蘇氏曰國之風俗各有所本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游蕩無度亦理勢必然也

衡門

蘇氏詩集傳　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僖公自謂國小無意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按序云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蘇氏從序說朱子集傳則以此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詩李迂仲曰學者於詩貴通於意言之表不可泥於文辭之末衡門之詩雖以誘掖僖公之立志然亦可以爲學者處世之道夫棲遲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所謂豈其

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耳蓋集傳說較直捷故雖宗序者時亦有所不廢也

東門之池

鄭箋　於池中柔麻使我績緝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聽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按朱子集傳此男女會遇之辭然淑女非妖冶

之稱聒歌聒語聒言亦非要挾譸張之態序云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得之

墓門

蘇氏詩集傳　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鄭箋己猶去也）

范逸齋詩補傳　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太子而以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不善人得志於世君以為賢而信任之天下皆知其必至於禍敗而已則不知也天下皆知而已獨不知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悔也申屠剛謂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

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正諫希得為用也使人君能於未至而聽納忠梗之言則天下安有顛倒之患哉惟其事未至則忽而不信或指之以為狂妄及其已至雖能悟其忠而悔其不從則是噬臍爾唐明皇天寶間李林甫以佞諛見用而張九齡以忠言見黜當此時必以林甫為賢而以九齡為不才也及其禍發幽陵身竄巴蜀乃知九齡之先見而悟林甫之嫉賢妒能也豈非所謂顛倒思子者乎至於德宗用一盧杞以致涇卒之變亦可悟矣猶謂盧杞非姦邪夫明皇德宗委任非人以取播遷之辱其禍一也明皇猶能於顛倒之時而思子固無益於禍敗也然比德宗於顛倒之後而尚不悟則明皇為猶賢也若德宗者真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按序云刺陳佗蓋刺佗之不良而咎桓之不能去佗爾其謂無良師傅者非也毛鄭遂以夫也不良為師傅之不良泥矣朱子謂不知何所指然

初解亦從序說

防有鵲巢

歐陽氏本義　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按序云憂讒歐陽氏從之其解與采葛畧同而朱子皆以爲淫風過矣陳宣信讒史無明文子貢詩傳謂洩冶被讒乃子憂之而作說亦無據唯史記宣公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此與衛宣姜晉驪姬之事相似其間不無讒賊詩人之憂或以此歟

檜

惠氏九經古義　王符潛夫論云檜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寤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余案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爲鄶人鄶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

按鄭氏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是詩之檜即高辛時之鄶但所謂重氏伐之之君則非也或謂竹書紀年不足據然何以逸周書適與之合而周武王既封之後不聞

有重氏伐之之事耶周室旣東鄭武公繼桓公爲平王司徒遂得虢檜之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於鄭武公非滅於重氏也朱子集傳敘檜世系云爲鄭桓公所滅則又因韓非子桓公襲檜之說而誤矣至於引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今攷蘇氏集傳並無此說蓋檜與邶鄘不同邶鄘詩作於旣滅檜詩作於未亡第以其國微弱故世次不可得而推耳簒可以

邶鄘例之哉

隰有萇楚

輔氏詩童子問 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室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按此詩以朱子集傳爲直捷故輔氏發明其說如此序謂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鄭箋云萇楚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呂氏詩記畧變其說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嚴氏讀詩質疑從之然三章由枝而華而實特取物之得遂生以見人之不聊生耳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同意義本不繫乎引蔓也

匪風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其意蓋謂今之風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故偈偈然而疾驅非有道之風者以其政教失而感動天地非時風也非有道之車者以時之無道車之遲速無有節度也漢王吉亦嘗引此詩而曰非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亦與毛氏同

據此但言匪風匪車而毛氏以爲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是強增有道二字非詩人之本意王曰上之所以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匪風飄兮下之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匪車嘌兮其謂風以喻上之動而化車以喻下之載而行固與毛氏異然謂非其道則亦毛氏之曲說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風者天之動以興上之政車者民所爲以興下之俗其意以爲上政之

亂如風之不和民俗之乖如車之無法其說與王氏無以異是強以上下而分別之則其取譬爲勞而不甚簡徑至以匪風爲不和之風匪車爲非法度之車亦是強增不和無法等字也歐陽曰我顧瞻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是爲風之飄發非是爲車之嘌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據此說是又以周道之道爲道路之道字據此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周道不應爲道路之道也唯蘇氏曰非風也而乃至發發非車也而乃至偈偈是以顧瞻周道怛然傷之也此說爲勝蓋言風則發發今非風也而發發車則偈偈今非車也而偈偈甚言其政之亂也其解匪風匪車二字方爲簡勁至于取喻又得詩人之意

按匪風匪車二句即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亂而人不安也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語尤簡爽

鄭箋　周道周之政令也

按序云思周道自指文武之治道言諸家以爲適周之道者非也范逸齋謂思周建國親侯之道非鄭將欲滅檜於時勢亦合

毛傳　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能治民矣

按歐陽本義云毛傳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至於溉之釜鬵則無所說張子曰溉之釜鬵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擾政亦

務覽其說蓋與毛傳相發明矣

曹

候人

毛傳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殺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

孔氏正義 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奸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則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不以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為非候人之官長也

范逸齋補傳 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

按范氏補傳從毛傳說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朱子集傳云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是專謂近小人也李迂仲黃實夫嚴思巷皆從毛氏程氏蘇氏則謂候人者欲其守疆場而已而其公既寵之乃使服卿大夫之服至於三百之多夫候人微官爾曹國之小不應有三百之多此說非也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入曹正當共公之世序云刺共公與左

詩說考略　卷八　古倩芳閣藏

傳合則所謂三百赤芾者正指乘軒三百人言也大夫乘軒豈候人之謂乎

魏志鵜鶘集靈芝池魏主丕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知之士處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宜博舉俊德茂才以答曹人之刺

鳲鳩

蔣氏五經蠡測變風陳檜曹三國皆言其國小無政不久滅

亡之狀不應曹風乃有鳲鳩所美其人之德盛大如許今詳詩文非惟三國所無實十三國風中所無惟淇澳美衛武之德辭語略相近如所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與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語相類有斐君子瑟僩赫喧與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語相類然正是四國一語雖衛武之賢亦未敢當詳味詩人所稱決非爲曹國君臣及春秋十三國君臣而作反覆玩味惟周公之德足以當之竊料曹風與豳風聯屬疑豳風脫誤在此耳於是參攷豳風如所謂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與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語相類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與袞衣繡裳語相類正是國人正是四國與四國是皇語相類若引此詩置之破斧之下九罭之上其爲稱周公之德無可瑕疵者今姑作美周公解於後

㈣鳲鳩一母而其子七以喻周公一身而爲萬方所倚賴母常在桑而子每異木以喻周公常居冢宰之位而所賴於周公以

爲安養者則或遠或近或上或下或內或外固非一所也所賴於周公者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周公推其安養之道以及之則一視同仁初無遠邇彼此之間也且周公撫安斯世之心念之不忘有如固結又豈有一讖之或緩哉此首章之意也二章專言其服飾之美蓋人樂其德故見其冠帶之尊嚴美好而誦之以見德稱其服耳三章言其正己而天下化之實大人之德也四章承上章之意復祝其壽所謂國人

乃四國之人也抑萬年之稱乃臣下頌禱天子之辭人臣不敢當周公雖未踐天子之位其實攝行天子之事利澤及於天下眞足以當聰明元后作父母之任故人亦以非常之福祿祝之艮非僭諂也由是一語推之其爲美周公而作益信矣

按序云鳲鳩刺不一也而朱子集傳則以爲美君子之詩攷大學經解荀子呂氏春秋引此詩皆指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成其身而天下成治

其身而天下治者言斯仁叔謂豳風脫誤在此以爲頌周公之詩雖未可定要其爲美詩而非刺詩則明矣曹叔振鐸文王之子讚烈顯承實親見之其所以開國承家沾被奕葉者宜深且厚且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堯舜之遺風猶有存焉此詩疑爲老臣舊族以文獻世其家者本先聖王治天下之道以發爲詠歌之作所謂懷舊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也聖人錄此詩於匪風下泉之間撥亂世反之正其意深矣

豳

周禮 籥章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鄭氏注 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七月又有獲稻爲酒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歲時人功之成

顧亭林日知錄 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採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所報之事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邃管舂牘應雅凡十二

器以雅器之聲合樂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
器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
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
月一詩特其以器和聲有不同耳鴟鴞以下或周公
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
與二南同爲有周盛世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
也

按鄭箋豳詩以應邠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
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之
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
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其說與周禮
註似畧異而分一篇爲風雅頌則同鄭氏世治
周禮必有所本而顧亭林獨取王氏之說於義
亦通故並錄之或謂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是
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豳
頌然楚茨四篇如序說皆刺幽王如集傳說則
或主廟祭或主報賽唯甫田有琴瑟擊鼓以祈
甘雨之文而周禮又不言有琴瑟之樂思文配
天臣工噫嘻戒田官序一爲助祭一爲祈穀惟
豐年載芟良耜專言農事而序說集傳互有異
同亦皆於蜡無與且雅頌各篇絕無可證其爲
豳之處此朱子所以謂其說可通而不敢信也
或謂既名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
矣鄭漁仲曰豳風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
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
豳雅頌豈不謂有豳詩而今亡之乎故齊魯韓
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豳詩有亡者不可
得而知之也夫謂豳雅頌或亡說尚近情至并
豳風而疑其有亡則妄甚矣且鴟鴞以下六篇
不繫於豳而安繫耶

七月

張子詩說　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劉氏詩傳通釋　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

按詩用夏正先儒皆無異說獨以正月繁霜十月之交爲周正耳然朱子集傳於正月釋爲正陽之月而十月仍從蘇氏說以爲純陰之月鄭漁仲謂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注以夏四月八月皆非也二詩同出小雅何以獨用夏正王氏困

學紀聞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獨謂十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附會而爲此也愚案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義云虞劇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

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攷課疏密而已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說與

存中同據此則詩用夏正前人之論詳矣萬充宗則謂詳玩詩文惟七月主夏時餘俱主周時蓋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皆夏時諸侯故就夏時立說其於十一月十二月避不成辭故就陽生而言日也十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朱子以夏時言蘇氏訓十月純陰故稱陽月日有食之陰壯之甚古尤忌之予謂不然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

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是九日食皆爲變也故春秋必書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左傳稱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正月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詞由是觀之日食皆爲災而在正陽巳月爲尤甚未聞以純陰亥月並言也

班固五行志釋正月爲正陽純乾之月杜預亦云正月正陽之月也夏四月周六月蘇氏誤分正陽二字以正爲巳月陽爲亥月而附會此詩以爲夏正之十月不唯不合班杜且違左傳特異正月不異餘月之義故知十月之交即周建酉之十月不必指爲夏正之十月也當是時幽王失道亂亡已徵西周震矣三川竭矣岐山崩矣豔妻煽處災變頻仍而主昏日甚忠臣義士痛結于中無所控告適因日食之變遂舉爲諷刺之端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邉計其月之爲陽與非陽災之尤甚與非尤甚也哉愚以爲即無此日食西周亦必亡其詩必別有所託以爲端也奈何泥十月之爲亥月耶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據此則其詩所言時令乃周時非夏時也何以見之就夏時以言則順序而無愆不足以寓其隱

刺惟于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其故所謂四月卯月也六月巳月也卯月爲首夏至于巳月巳漸暑矣而反若暑之既往陽舒不勝陰慘外紀載幽王九年有六月隕霜之異詩有正月繁霜之變殆其時乎所謂秋午未申月也時陰始微而陽猶盛遂炎暑未退涼風尚遲乃反凄凄然至百卉之具腓吾知其戾矣所謂冬酉戌亥月也時宜漸衆而日反烈烈非愆陽乎臣

工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作詩藏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非寅月而何若以爲夏之三月則歷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說者泥于來牟將受二言以爲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朱子釋論孟言時月者皆從周正獨詩注皆言夏時蓋其晚年有周正不改時月

之說謂論孟注爲未定之言嘗以語門人晏淵故蔡氏書注亦受意於朱子而於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春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主夏正以言春秋者若程時叔之本義黃東發之日抄皆本詩書之注晏氏之傳力言周無改月改時之事噫武有天下改正建子則周人之詩斷無不從周正者如六月小明朱子皆就夏時言乎謂朱子於六月援司馬法冬

夏不興師以見此六月興師爲急於玁狁夫司馬法所言夏卽指夏時之夏然謂此六月爲周之六月亦夏時之四月也庸非夏乎夏正周正均皆夏也則興師皆爲急務矣奚必泥夏時而爲說耶小明首章云二月初吉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奧朱子釋爲夏正於除曰除舊生新於奧曰暖夫夏時之二月卯月也何舊可除何新可生且時方仲春安得爲暖故知

此二月乃周正建丑月也所謂日月方除者除有去義子月中日南至丑月則日去南陸而行北陸也日月方奧者奧室西南隅也堯典冬時厥民隩謂亥子丑三月氣寒民聚居室內周正二月正堯時季冬民皆隩處之時日月正南大寒之候也況采蕭穫菽夏正九月十月事也而詩言歲聿非周正而何朱子於諸詩皆以夏正言故於二詩亦從其類蓋其晚年所見之偏後

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說堅守詩注傳說之言紛紛致辨使湯武改正大義反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矣萬氏之論如此信乎發前人所未發者余不敢攈援以易前人之義故附識於此要之改正之說最難畫一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孔安國鄭康成之說也程伊川胡安國以爲改月而不改時蔡九峯以爲時月俱不改鄭漁仲謂六經皆用夏正至以左傳謂春秋用

周正爲非此聚訟所以不决也嘗合群經攷之春秋之用周正固然即周正之改月改時亦有歷歷可證者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月八月者五月六月也若非五月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月九月蓋

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槁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之十月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輿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爲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夫蜡祭在十月而言十二

月是以十月爲十二月矣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考律歷志泰誓之春其實是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是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一月矣商正建丑亦非月俱改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亦非夏正且春秋書春無冰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冰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

月更改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
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
其明白易見者也或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
雖改月改時而巡守烝享仍從夏令然歟曰然
是見於周禮者可考也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
乃縣治象之法使萬民觀治象小宰云正歲率

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以及十二月斬氷仲冬
教大閱之類皆夏正也舊注以正月之吉爲周
正子月以正歲爲夏正寅月宋葉文康公反之
謂子月在寅月前令官先觀於前而後令民觀
之一定之次故以正歲爲周正以正月之吉爲
夏正然據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及眡祲
掌安宅敘降正歲行事實聯占夢季冬聘王夢
爲言不得謂是周正子月也至舊注以正月之

吉爲子月亦恐不然仲冬畊方冷則安得取義
和治是直與月令和令相反矣則所謂正月者
疑猶然夏正也參觀各書竊意周官正月之吉
正歲均屬夏正寅月以其始和布令則曰正月
之吉以其歲首行事則曰正歲名異實同無容
歧視此則所謂授時出政猶自夏焉者也安得
據此以爲諸經皆用夏正且疑周正之不改時
月哉然則朱子亦致疑於改月不改時何也蓋

以金縢所言秋大熟未穫正合夏令耳然以豳
風八月其穫觀之則金縢之未穫安知不指申
月即如曾子言秋陽以暴之夫日莫烈于夏而
曾子言秋蓋以午未申之月爲秋也此亦改時
之一證也知周正之改月改時則知萬氏周詩
用周正之說不誣矣

_{困學紀聞}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
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

務故皆以歲言之

按呂氏詩記云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劉氏詩傳通釋云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此說非也改歲繫於十月之後者特謂大寒將至故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爲將來卒歲之計耳豈謂一過十月即是來歲乎至夏書所云三正孔傳本謂天

地人三才之正道初無子丑寅之說蔡九峯以子丑寅爲三正未可據爲定論也蓋改正始於商咸有一德云爰革夏正易革之象曰湯武革命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是商周以前未有也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有可稽矣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歷之營室是顓帝之歷建寅也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歷建寅也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無

非建寅也董仲舒乃謂舜無改正朔然當日分巡四岳必按四仲非建寅而何后稷公劉實當虞夏之際故七月陳王業皆主夏正安得參以三正迭用之說耶曹氏曰此詩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說與困學翁合但謂周人遂本此以十一月爲正亦似泥

鴟鴞

(書孔氏傳)周公攝政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弑成王孺子成王辟法也周公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斯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宣誅之意以貽王

(歐陽詩本義)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誅之懼成王之怪已乃

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鄭乃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夫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居之爾鄭乃謂周公避居東都者二年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夫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使周公出

避成王能以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都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

曹氏詩說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命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

周公作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諸家多以室爲周室無足疑者鄭氏以爲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無奪其土地鄭氏以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多得周

公官屬而誅之故周公告之謂既誅殺則無絕其位奪其土地蓋以官屬世臣之子孫以父祖之勤勞方有官位土地亦如鴟鴞之愛其巢王肅破之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小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歐陽亦破之室者周室也鄭氏以爲官屬之世家非也

朱子集傳 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
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此上皆以鴟鴞爲作於武庚既誅之後者
孔氏正義 鄭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
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
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
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
管蔡

李黃集解 黃實夫曰此周公避流言于東而作詩以貽王
也夫流言四出而成王未悟此人之所不堪而事之
最難處者而周公乃雍容不迫託於詠歌陳祖宗艱
難之業而言其憂國勤勞之志微諷其君而使之自
悟未嘗有拂然之辭也前輩謂君臣之分譬如父子
若子遭讒被譖惟有恭順謹畏三諫號泣起敬起孝
而冀其父兄之自悔此知周公之心者也先儒謂救
亂者乃周公被流言之變振兵而誅流言之黨夫成
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
也亦豈臣子所當爲乎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爲扶亦切周公以法治流言
之罪此說最害理不如鄭氏以辟爲避蓋周公攝政
羣乃流言於國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
而成王悟金縢啓而衮衣歸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
之末而伐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
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

兵而往也嗚呼武庚懷不逞之謀而發於管蔡失道
之隙則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也周公慮成
王之不知而爲逆臣之所誤故作鴟鴞之詩以喻之
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
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奸於
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毁之鴟鴞者指武庚也子者
指管蔡也我室者謂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則庶乎
亂可止矣故曰救亂也

朱子跋蔡氏書說　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時信筆荅之誤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理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如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詩蔡氏傳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耶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若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爲管蔡此云二年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懼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又自三年也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　按傳以鴟鴞之詩爲誅武庚後作蓋以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其原皆因金縢我之弗辟之辟讀爲致辟管叔之辟故其說如此亦朱子早年之說也

及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則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今書說悉已改定而詩傳乃若此者未及改也若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

此上皆以鴟鴞爲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者

按管蔡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是時鼎祉初定殷遺未靖非卽絕其禍萌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故辟字作致辟解與事勢較合然鄭氏讀辟爲避

黄實夫詩解朱子覆蔡氏詩說推闡詳盡義極
正大但謂成王誅周公官屬周公作詩以救其
屬臣則說近無稽宏爲歐陽公所詆且以東爲
東都時洛邑未營安有所謂都耶許氏謂從避
音而以前說求詩如黄實夫之說是也金仁山
曰惟居東故可以出告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
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又曰鴟
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

王室之必搖也夫背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開三
叔而今也危若又以周公見疑嫉武庚則躑躅
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爲鳥
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
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
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
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徵
管蔡之内叛武庚之外逆則固未易侮也三章
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
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
蔡武庚卒於叛盡其發謀造禍非一日矣其解
義亦極穩洽然拘於避字之說遂并東山序所
謂東征者附會以爲東行非東伐則失之矣

東山

鄭箋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
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 舊說周公東征誅管蔡歸而作朱子謂成
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三年矣歸
作此詩予金子曰周公出避居東而歸其民周公采
邑之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若異日東征之事成
王爲主天子之六師設有勞歸之詩則當爲雅而不
在豳風矣愚詳味詞意恐果東伐歸後之詩其說有
三東征之役固成王親行而傳謂周公伐奄三年討
其君是周公亦行矣其期正與於今三年相應一也

誅管蔡伐奄蓋嘗有戰陳之勞矣居東未嘗戰而此曰勿士行枚二也先儒謂三代雖改正朔而月數未嘗易然則詩書以月言者皆夏正之月也多方稱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則行役歸途在三四月間也成王迎周公乃在秋熟未穫之時詩稱十月穫稻則周公歸在九月間也而東山草木蟲鳥皆夏月氣象三也若成王主兵勞詩不當在豳風則當時以周公之作例附之七月諸詩亦

未可知也況風雅音節各有不同乎朱子嘗言之矣但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按此詩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蔡氏據以破孔傳居東即東征之說而謂居東即東征者曰二年而得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三年矣或曰東征之役凡二年共往來首尾則三年蓋各從其義也

破斧

范逸齋補傳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當謂達則四國也

按四國以范氏說爲是李迂仲謂淮夷本即奄也合而言之則爲淮夷分而言之則爲奄淮夷引逸書序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爲證以爲不得分而爲二未免曲附毛氏矣

嚴氏詩緝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又進之三年不

爲急攻之計未嘗從事於戰陣唯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槃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斧缺我斨而已其兵器原無損也舊說謂破斧缺斨爲戰陣殺戮之多至於如此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孔氏云東征無戰陣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乎觀尚書所載周公之化商勤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眞所謂哀我人斯

也苟殺賊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狼狽甚矣故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嚴氏之陋也

按張子云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缺破我斨斧而已此嚴氏說所本也毛傳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意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其君爲大罪攷序文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以斧斨爲禮義其事不類鄭氏謂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斧比周公以斨比成王則取喻更爲失類歐陽公辨之當矣然本義云斧斨刑戮征伐之大用也四國爲亂周公征討之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則似不及嚴氏之說於當日情事較合且於王者有征無戰聖人不戮脅人之義爲尤協也

狼跋

歐陽詩本義　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攷之金縢自王啓籥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啓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太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爲遜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遜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

詩說考畧　卷八　墨佾芳閣藏

以遂其謬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蘆尾是矣而謂公孫爲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是詩本美周公而毛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能解赤舄之義尚知其疎謬矣然鄭特釋碩膚爲美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言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服舄几几然擧止有儀法也

按歐陽公以鄭箋爲乖序義嚴思菴讀詩質疑亦同此說范逸齋補傳則謂詩序言周公攝政

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說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蓋又參序與箋而融貫之於理亦通玉毛傳以公孫爲成王則誠[redacted]如歐陽所譏乃蘇氏又曰公孫周公也與劉公是七經小傳同夫破斧九罭皆已明言周公不應此詩復假公孫爲稱空嚴氏謂與毛傳同其迂曲矣本義訓公孫碩膚二句李迂仲取之嚴氏又以爲杜撰甚矣說經之難也

詩說考畧卷八終

詩說考畧 卷八 畀佾芳閣藏

詩說考畧卷九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小雅

鹿鳴

史記 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操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

按以鹿鳴為刺詩蓋三家之說與以周南之關雎為刺詩一也孔子定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何至以刺詩冠小雅之首哉且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推而用之諸侯之燕禮射禮又用之鄉飲酒禮故大學始教必肄習之後漢紀明帝十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其不為刺詩可知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理或然也蔡邕正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蓋

關雎鹿鳴伐木諸篇漢儒皆以為刺詩矣抱樸子亦曰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

逸齋補傳 次章言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著謂視今民俗之不恌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傚耳民之歸厚由君子之表率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燕樂也

按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踰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傚言其賢也孔氏正義云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傚傚之蓋皆以君子指凡在位者言非謂嘉賓也如逸齋說則直指嘉賓矣春秋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逸齋順文解義似與此合然君子雖有異

訓而於所謂則傚乎嘉賓者無與旨也歐陽公
以鄭箋爲曲說然其本義曰此嘉賓皆有令德
之齊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
薄之意使凡爲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爲常厚禮
有德者則非則傚乎嘉賓而直謂當則傚乎我
矣說亦近拘故說詩家多不取

皇皇者華

毛傳 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

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鄭箋 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
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
六德言慎其事

按左傳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
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
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國語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詢度必
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
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此毛
傳鄭箋所本歐陽公謂毛鄭之失在用穆叔之
說爲箋傳故穿鑿泥滯於義不通然穆叔釋詩
必有所受非可輕訾李迂仲從歐陽本義謂左
傳引詩皆出於一時斷章未必盡合詩人之意

如皇矣之詩則以心能制義爲度德正應和爲
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慶賞刑威曰君爲六德亦如皇皇者華內傳
以爲五善外傳以爲六德皆不可以解詩然皇
矣之訓亦必有所受也逸齋補傳云諏謀度詢
說者謂變文以叶韻此歐陽本義說然諏有聚議之意
謀有計畫之意度有揣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蓋以歐陽說爲不然也乃亦謂左氏內外傳自

相背戾不可據以釋經則韋昭國語注以為字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為非事當為難無因嫌於背戾矣此呂氏詩記所以以毛詩為經之本旨也毛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箋云和當為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於事將無所及亦皆本外傳為說歐陽本義則云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王氏謂每以無所及事為懷蘇氏謂每懷不及事之變皆與本義說同

故後來說詩家多從之或曰毛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前傳每雖懷和之義今詖謀詢度之訓取毛鄭每懷之訓取歐陽不前後相戾乎曰不然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即訓為和亦無所謂中鄭箋破和為私而於後所云中和者復申其義曰謂忠信是中和之義出於周不出於每懷矣王鄭以懷為私即改從歐陽固於後章箋義不相妨礙也

蘇氏詩集傳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歟

按孔氏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若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

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然遣與勞一也何分輕重哉不若賴濆說為有據矣李迂仲又謂簡篇脫誤作詩不以先後之序歷引三百篇內顛倒失次者為例持論亦見明通

棠棣

逸齋補傳　序詩者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為周公之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內之道或雖嘗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擬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氏

正義辨之最詳其說以爲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蓋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按朱子集傳云此詩蓋周公旣誅管蔡而作故專以死喪急難鬩閱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此論可謂得聖人之心矣唐太宗旣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後生皇子燕羣臣酒酣語羣臣曰妻子可再得兄弟不可復得不覺泫然泣下太宗且然況周公乎至序辨說謂與魚麗序相矛盾且據左傳富辰之言而疑杜注爲非是則如孔氏正義范氏補傳所云似亦可彌縫其闕矣

劉氏七經小傳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案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

合韻疑戎當作戍戍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按左傳引外禦其務作外禦其侮吳才老改務爲蒙以從戎音朱子則以左傳侮字爲證謂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戎字皆協音汝而以吳氏爲非熊氏經說因之謂古者戎汝同音劉氏改戎爲戍不思字有四聲未必二詩皆訛爲戍字愚意即從劉氏改作戍取義亦復簡直

采薇

困學紀聞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書
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
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
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不云懿王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
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
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

雅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史
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
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
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漢書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啓頌六月出
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

詳

按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
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
杜以勤歸也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
玁狁謀武以昭遠懷作武稱皇甫謐帝王世紀
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
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伏

生倘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
昆夷而作則昆夷玁狁之難在文王時序說無
可疑者史記漢書何以舛錯若此嚴思樵云秦
火之後簡帙散佚經師習傳各有異同或如常
棣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之類未可知然今不可
考矣

日知錄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司見

馬法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傳曰腓辟也箋曰腓當作芘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爲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古時陳遇闕處仍以車補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爲五乘以相離兩于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專

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介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非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按朱子語錄問小人所腓傳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蒙易咸傳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據此則集傳雖兼取程子說而實不以爲然矣考之字

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著其隨物以動也則以爲先足而動可以爲隨足而動亦可李迂仲從程子說謂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義頗明白故亭林暢發其旨如此且鄭箋云腓當作芘非謂腓猶芘也嚴思菴謂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已說朱子因其改字即爲字訓恐未安乃又從毛傳孔疏云腓辟也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倚以避患也則以腓爲避

難不知何據迂仲已非之矣

出車

嚴氏讀詩質疑按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天子紂也王文王也毛鄭於此詩以王與天子俱爲殷王非是朱子不主小序遂以王與天子俱指周王亦非也蘇氏曰王文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追稱之詞此詩之作蓋非文王之世矣此

說與序最爲合

按朱子初說於采薇有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於出車有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誥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則同與毛鄭雖異說矣序辨說乃又謂此非文王之詩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然伐獫狁西戎自是文王時事不得泛屬之周王也當以初說從毛鄭者爲是嚴思菴曰王文王也從蘇氏說亦仍以毛傳王謂殷王爲是逸齋補傳曰王商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此本孔氏正義云爾與朱子初說正合蓋文王止敬之忱天王聖明之戴於此可見若指文王究嫌窒礙而解通至王氏謂軍旅之事仰得天俯得人然後

動此其所以或稱王或稱天子也則其說乖謬不足辨矣

逸齋補傳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南仲太祖之說遂謂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謂周家仕者世祿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召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晉有六卿皆子孫號

氏同稱然則南仲殆周之世大夫世卿與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宮适孔子時亦有南宮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亦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亦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詞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爲皇父之太祖非謂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耶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再

殆中之爲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爲南中也

按宣王時南中爲南宮中逸齋之言是也然漢書匈奴傳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宣王命將征伐之詩則安知人物表所謂南中者不卽以文王時之南仲當之歟

錢氏田間詩學　綦玁狁而伐西戎漢通西南夷以斷匈奴右臂卽是法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爲制玁狁而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兵家之勝算也

按孔氏正義云采薇出車五言玁狁一言西戎玁狁大於西戎以玁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錢氏本孟子以釋薄伐之義而推漢通西南夷以斷匈奴右臂爲例亦徵論古有識

白華之什

朱子集傳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前樂旣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

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

按毛公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以魚麗足成鹿鳴一什而南陔白華華黍附焉次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序由庚崇邱由儀於南山有

臺之下而皆不在正數焉此與儀禮固皆不合六月序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合之儀禮則魚麗一篇爲失次嚴思蔽謂孔子序詩之次如此故始鹿鳴而終魚麗爲一什次則南陔之什如六月序然究與儀禮不合當以朱子集傳爲是蘇氏集傳以亡詩入正數首鹿鳴之什次南陔之什似得之矣而魚麗由庚崇邱篇第尙仍毛公之舊則非也詩之時世本不可以前後爲據毛鄭升魚麗於南陔之上者特因魚麗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云云移之以明其爲文武時詩耳愚意魚麗卽爲文武時詩亦不必移之以亂儀禮笙歌間歌之序故鹿鳴之什當從朱子終以南陔次以白華之什爲是至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六篇朱子以爲燕饗通用之樂不從

序說皆以儀禮爲據也嚴華谷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爲樂之也合序義與儀禮用爲樂歌之意併據射義疏通而證明之立論殊爲該洽可補朱子所未備

蓼蕭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詩爲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

按序云澤及四海從迂仲說可也蓼蕭零露正以興天子之澤耳朱子以爲臆說淺妄過矣

嚴氏詩緝 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諸侯燕饗之樂歌湛露彤弓天子燕諸侯蓼蕭則諸侯答天子也

按鄭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孔氏正義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得見君子之王者則我心輸寫盡兮無復留恨皆以君子指天子華谷以爲諸侯答天子從鄭孔之說也朱子集傳云君子指諸侯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然下篇蓼蕭乃天子燕諸侯之詩此詩則諸侯頌美天子也當從鄭孔爲是或謂諸侯答天子不應次在天子燕諸侯之前則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臣勞何以在遣之前耶詩之篇次本不可拘也下篇顯允君子豈弟君子鄭孔亦皆指諸侯後來說詩家多從之嚴謂仍當指天子言逸齋補傳云顯允天子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豈弟天子明樂易之見於儀者無有不誼此詩八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章必頌君德是也說者以君子爲稱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

侯固可通稱而蓼蕭湛露旣爲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況前篇既以令德壽豈稱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乎其說誠無以易之矣或又謂天子燕諸侯不應自爲頌美不知此乃燕時所歌之樂章原不必天子自作且天子與諸侯亦非儕輩酬答可同則說從朱子以蓼蕭爲燕諸侯之詩如壽攷壽豈萬福等語獨不嫌於自爲

頌美耶

湛露

歐陽本義 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三章爲燕庶姓卒章爲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爲衍說由詩有在宗載攷之言遂生穿鑿爾 箋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按申公詩說以此篇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亦由在宗載攷一語附會之耳毛傳云夜飲必

於宗室蓋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是也范氏祖禹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厚合二家說觀之其義自見

菁菁者莪

鄭箋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按文王之詩曰於樂辟雍是人以辟雍爲可樂也僖公之詩曰思樂泮水是人以泮水爲可樂也序云樂育材君能育材天下之人未有不以爲樂者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歐陽公以鄭箋爲衍說過矣

陳鵬飛詩說 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

歟

按朱子集傳不用序說而以爲此燕飲賓客之詩如陳氏說則亦可通兩義而一之矣 朱子初說亦從序

六月

孔氏正義 首章傳云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

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于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共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illegible]從王而行則有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伐王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系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illegible]軍將所專制何常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按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故鄭箋以常服爲韋弁服盖軍事之常服以韎（赤色）韋（熟皮）爲弁

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軍中上下同服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初無異義其謂之韎者韋弁服戰時乃服未戰時則載之於車也毛氏釋常爲太常因謂此詩爲王自征非是又經云王于出征鄭箋云于曰也毛氏訓王自征意蓋以經凡言于皆爲往耳

韓詩章句　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按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正義云夏殷周司馬法文也先正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蓋車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所謂選鋒也傳曰先良蓋以其良者先行郎所謂選鋒是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觀史記三王世家注所引韓詩章句文猶見古兵車之制爲至朱氏詩

解顧逃先人之說謂比物四驪以其在後而殿者言元戎十乘以其在前而啟者言戎車既安以其中軍而言據此三詩以爲前軍後軍中軍之別恐未必然

日知錄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凉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唐書原州平凉郡治平高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台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歸治平高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

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後漢書賈捐之云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凉而非晉陽也漢武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司馬相如

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阮籍東平賦長風振厲若條太原高平日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犬戎六師西指氋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七十年以賓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略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嚴尤以爲周得中策蓋不考之言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而入寇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語甲辯兩戎方強王室方騷蓋宣王之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如晉之懷帝也戎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檿弧之謠昔已啓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

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步而文後矣書不諱言是以論其世也

按焦穫鎬方涇陽太原皆在周之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在鎬方外太原又在焦穫外劉向疏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注云鎬非豐鎬之鎬故王肅謂即鎬京王基駁之孔氏正義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以釋焦穫攷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穫乃至涇陽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固不必定指十藪中之焦穫也孔氏拘于爾雅注因謂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其實與地里不合王伯厚詩地攷引之殊失訂正至以太原爲晉陽是遂從西來兵乃東出詩地考亦沿朱子之誤顧亭林力爲辨正遂成不刊之論其謂周世有戎患驪山之禍兆於穆王之遷戎說本困學紀聞而特爲詳備但過信

竹書亦其一失然謂周人之美宜猶魯人之頌
僖事劣文後持論殊不爲過毛公采芑傳曰言
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是亭
林固非剏說也孔氏因傳說而回護之李迂仲
遂謂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網言宣王
師徒之盛以明前世之不然非毛公意矣

采芑

朱子集傳　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
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

按鄭箋云宣王承亂羨卒盡起孔氏謂兼起鄉
遂公邑之兵鄭氏因謂蠻荆强盛不得不備王
氏則又謂會諸侯之師不特鄉遂之兵皆以辭
害意者也自古軍無實額唯集傳之說得之

車攻

毛傳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
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
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古之道也

孔氏正義　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當駕
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言既會諸侯又與之田也

按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與毛傳

異孔氏正義釋其所以異之意云放地名則甫
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朱子集傳直云甫草
甫田也然毛謂芟草爲防或舍其中正合周禮
茇舍之法李迂仲曰鄭氏以圃爲甫因非其字
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當從毛氏說
或謂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狩於
甫甫固地名且韓詩甫草作圃草則似不必以
字異爲疑不知竹書本不足徵信韓雖以甫爲

圃而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仍與毛傳同義蓋毛傳與穀梁芟蘭爲防數語畧同自是田之制宜如此且下云搏獸于敖此云行狩于圃兩地並出當不然矣

吉日

既伯既禱（惠氏九經古義）說文引云既禡既禂云禱牲馬祭也周禮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師祭也又何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詁貉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即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何祝又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詩云既伯既禱後鄭云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棟案尙書無逸曰譸張爲幻馬融本作輈爾雅及詩又作侜（毛傳侜侜張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譸與侏古字通然則禂侜禱侏四字皆音同

按司馬法武王三年不興則假伯鉞誓諸古者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假之伯者表也史記周紀武王上祭於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昴畢爲旄頭罕畢前驅之象則所謂表祭者畢星是也鄭康成據漢制以解周官謂表貉爲祭黃帝蚩尤謬矣漢之貉祭黃帝周之貉祭畢星皆植罕旂以爲位而祭之表貉述義即此所謂伯也爾雅釋是類是禡曰師祭既伯既禱曰馬祭蓋以禡爲師祭禱爲馬祭也說文禂字注云馬祭也引詩既禂爲證杜子春何祝注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引爾雅既禱爲證則禂爲馬祭而禡非馬祭明矣毛公誤認爾雅馬祭爲釋上伯字遂以伯爲馬祖應劭漢書外戚傳注禡者馬也馬者兵之先故祭其先神直沿毛傳之誤爾孔氏正義至附會其說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且歷引天駟房星房爲龍馬龍爲天馬之文以釋之

鋭之誤矣注此詩當云伯同禡師祭也禱同禂馬祭也惠氏既本古義辨正之余故爲引伸其說如此

漢書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按漢儒說經往往雜以讖緯故李迂仲謂翼奉之說既迂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寖失然必有所

傳未可輕背也惠定宇因其說而推之據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吉日辛酉以爲王者吉午酉之證亦見該洽

庭燎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旦視朝視朝必在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爲常也晉靈公將使鉏麑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失爲恭敬之主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爲勤也何者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銳於始而怠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爲貴

按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迂仲發揮箴

之之義可云明暢其後夜卧晏起至賢后脫簪待罪詩人之言信於蓍蔡矣傳曰官箴王闕謂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黃氏以此詩爲司烜之屬所作甚是不識申公僞說何所據而謂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及此篇皆史籀作也鄒綮則云王不正雞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故詩人箴之

鶴鳴

王充論衡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

聞于天以喻君子進德窮僻名猶達聞延也

按序云鶴鳴誨宣王也逸齋補傳曰鶴鳴其師傳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又曰詩人寓意甚微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訓與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取毛鄭之說斷一篇之大義殆無餘蘊今觀論衡所云則求賢之義益有徵矣

祈父

逸齋補傳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始衰是詩為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非政之不修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政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二相卽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爲召穆公虎爲明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樊穆仲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樊仲甫諫宣王韋昭曰食采於樊疑周公卽仲山甫也仲者頗疑之失子也山甫其字也穆者其謚也樊者其封邑也漢杜欽乃爲仲山甫爲異姓之臣彼蓋以仲爲姓不知仲爲次子之說也二公皆謚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亦封于樊歟

按詩序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卽繼以祈父之刺蓋宣王之志荒矣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以宣與厲幽並列則自祈父以下四篇之爲刺宣王固不爲過毛傳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王氏困學紀聞云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

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逸齋從鄭箋故但據戰于千畝爲說其以爪牙爲宿衛之士亦從鄭說也至謂共和之周公爲仲山甫考據更爲詳確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朱氏詩新說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

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使王而自乘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乘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按鄭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汝何移我於憂

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孔氏正義云爲王閑守乃虎賁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後之說詩者多從之蓋謂征討當用六軍宿衛自有職守而轉移用之是使人不當也朱子集傳則以爲六軍之士而以鄭孔司右虎賁之說附之蓋不從其說也語類云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邱甸之民其意以爲天子六軍出自鄉遂今征討不用邱甸之民而用鄉遂之六軍故軍士以爲怨然謂征討止用邱甸於經無據不如朱氏詩解頤所云徵諸侯之師者得之章氏山堂考索云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徵兵不出其說亦可互證也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申蓋指諸侯而有此云胡轉予于恤語意正

相似詩解頤亦本朱子揚之水總論

斯干

漢書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蘇氏集傳曰厲王之世亂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築爲宮廟則是改更而作新之也與劉向說不合楊子雲曰詩咏宣王

由儉改奢古文死注下浣上簟乃安斯寢皆儉
約之制張平子亦因改奢即儉則合美於斯干
蓋宋以前儒者多從劉向說也
鄭箋 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孔氏正義 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
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
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特牲

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
者春官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
妣先於祖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閟
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
先妣特立廟者惟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
姜嫄也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親廟亦在其中
按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
得禮孫毓云此宣王攷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故歐陽公本義亦以鄭箋爲衍說然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豈有築室而不修廟之理特作
者未明言及耳鄭氏兼作廟言故以如跂斯翼
章爲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蓋王所命
唯宗廟躋者升下登上之辭不必疑也但只似
爲巳午之巳嫌近甚與家肯於義未安
周學紀聞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

黍離之歎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
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中伯之後爲
中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續周安得不
替乎
按此詩可云善頌善禱矣然所謂宜君宜王室
家君王者固幽王也不與熊羆之祥乃罹龍漦
之禍頌禱果有益哉
詩說考畧卷九終

詩說考畧卷十

海門成　僎左泉著

節南山

歐陽本義 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攷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太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

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况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發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窮究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殊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說之乖謬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

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盖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

按序以此詩為刺幽王鄭以為家父所自作後儒多從其說而歐陽公以極斥君臣過惡而自道其名字為不近人情且謂訓詁未嘗以誦為

詩故凡泥於家父作誦一語以求詩者皆類之不遺餘力然家父爲何人究無定論據本經求之此詩爲刺尹氏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云譏世卿也胡氏云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王氏困學紀聞云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末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亂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

漢三馬食曹之禍則此詩所云尹氏固非春秋之尹氏而家父亦必非春秋之家父矣古世祿之家類以祖父氏爲字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桓公五年仍叔之子來聘而吳漢序旱稱仍叔是仍氏世字叔矣然則家氏或世字父而此詩所謂家父卽求車者之祖父未可非也又案韋昭以此詩爲平王時作歐陽公謂無暴君惡於後世之理其說甚正然玩首章國旣卒斬二句及篇中刺尹氏爲政不平等語自是亂亡以後之詞似屬之平王意義較合或者當時大臣以安社稷爲已任目覩驪山之禍創巨痛深欲平王報仇復恥盡革前王之非以成中興之業故不恤其言之切直而戇也亦未可知

朱氏解頤　案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嵩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

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此說不然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指其子孫也

按常武之皇父固賢者也觀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詳其官而稱其祖爲賢可知矣十月之皇父爲其子孫無疑又曰[illegible]尹氏命程伯休父蓋其時吉甫爲內史掌策命故

王詔之命休父爲司馬也知幽王時皇父爲宣
王時皇父之子孫則此詩所斥尹氏爲吉甫之
子孫又何疑乎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歐陽本義 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皆以爲刺
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爲刺厲王者以番維司
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也其言幽
王時鄭桓公友爲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

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安知無番
爲司徒也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安知其爲厲王司
徒也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
妻遂以豔妻爲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安知
豔妻爲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惟云好專利
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殺之拒芮良
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豔妻用事以
致流亡則不得畧而不載也厲王出奔於彘十四年

本紀惟言太子靖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
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由豔妻以致
亂亡不應前世都没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由而知
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於豔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
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親黨且
詩無后黨之文豔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
者安知皆爲后黨是三者皆臆說之謬妄者也厲幽
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小宛之詩據文求

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爲說以見非刺厲
也而爲鄭學者強附益之乃云四詩之序皆云大夫
刺皆以十月爲刺厲王則小旻小宛從可知然則正
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爲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
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
似是而爲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問十月
之交從毛爲刺幽可也旻宛施於幽厲皆可而子亦
從毛爲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

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其曰雨無正則吾

不得不疑而闕之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攷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於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於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是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恐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於外及在位之人不肯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耳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為浩浩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

范逸齋補傳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

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毛氏作傳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其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為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為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竊嘗詳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

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盈廷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說何其疏耶

按漢書注引魯[redacted]詩說云閻妻煽方處言厲王之世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

為不善也鄭氏謂十月以下四篇為厲王詩蓋魯說也中儀擿雉戒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氏併因而附會之云剡鮭古今字以剡對姬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說亦鑿矣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閻即鮭也褒閻連文安得以閻剡為姓而謂非褒姒耶此歐陽永叔范逸齋諸儒所由仍從毛而不從鄭歟

劉氏詩傳通釋雨無極次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遷於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攷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按雨無正名篇之義頗難曉故歐陽公亦疑而闕焉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謂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攷故詩傳通釋疑其與節

南山正月兩篇皆爲東遷以後之詩說最近理
而於名篇之義究未詳伏讀
欽定詩義折中曰兩當作雨雨無正傷無臣也當是
時正大夫離居不從遷也在西周者也三事大
夫邦君諸侯在東周者也在東周者覆出爲惡
莫肯用訊在西周者託言無室而實不勤王雨
處皆無正人故曰雨無正也此可以訂千古之
疑矣夫幽王之世皇父作都於向三事之多藏

賢氏之有車馬者皆隨之以鄭桓公之賢且寄
孥於虢檜蓋其時王室將傾人心危懼三綱淪
而臣道壞矣迨乎王轍之東世家大族安土重
遷懷顧望之私至以未有室家爲辭故作此詩
者旣傷在東者之不足與圖治而又傷在西者
之不肯遷於王都以扞衛我宗社也春秋傳曰
瑕禽七姓從王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則當
時從遷者之無多人又其明徵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鄭氏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
爲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
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旣滅羣臣離散皆是
事之大者此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
於上篇也此其爲說不足信然鄭氏旣以小旻爲政
教此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至於小弁之詩亦曰
政教爲小是二說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
子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說不行又別爲之說謂鸒

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說自相異同如此不如蘇氏
之說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
別其爲小雅也在小雅者謂小旻小明在大雅者謂
之大明召旻獨宛弁闕焉意孔子删之矣其說是也
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以大加于叔于田之上
特以爲之別爾其所以小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
按小旻小弁小宛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自以
蘇氏之說爲是但謂大雅獨闕宛弁意孔子删

之則非也蓋自逸之爾

惠氏九經古義小宛曰握粟出卜是何能穀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糈東山經曰糈用稌米淮南說山曰巫用糈藉郭璞高誘皆云祀神之米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是也故日者列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詩言貧者不得精鑿之米貞於陽卜而但持粢握之粟求兆於豨屬羊膊

雖得吉卜安能爲善乎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言無與於吉凶也

按日知錄云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引史記不見奪糈爲證莊子人間世云鼓筴播精言賣卜也註云簡米曰精釋文云精一音所王伯厚困文選注作播糈是精即糈字之誤糈本音胥糧也又音所儆也釋文音所義略別要不外米粟之類

惠氏此條註謂說文云𧵩財卜問曰貶從貝疋聲讀若所日者傳奪糈當作奪貶疑非

小弁

漢書中山靖王對景帝曰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備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臣黨論朋友相爲使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

之謂也

按中山王劉勝以小弁爲伯奇之詩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王充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此蓋三家之說至詩序出而其說廢矣乃序以爲太子之傅作朱子註孟子從之而作詩集傳又以爲宜臼作此以自怨何也蓋從序本非所願而因小爲

風別與其詩序辨說云此爲放子之作無疑矣
有以見其必爲宜臼則知孟子註與詩集傳之
從序尚皆權宜之論耳

何人斯

朱子序辨說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
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攷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
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案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
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

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
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附
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按孔氏正義云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暴公
燕公所譖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詩
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是孔氏已先朱子辨之
矣王序所云暴公譖蘇公而蘇公作詩以絕之
之說則無不可信春秋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

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蘇公蓋忿生之後桓
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則燕公被譖
當在此時高誘淮南子注云訟閒田者暴桓公
蘇信公也此序之所謂譖或卽訟之所由起歟

蓼莪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司馬昭爲魏安東將軍與吳戰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王裒父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而斬之）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皆廢蓼莪篇

南史　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廢
蓼莪篇不復講焉
按後漢書陳忠曰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
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
終竟子道嗚呼爲此詩者可謂孝矣觀於王裒
顧歡益信其感人深也陟岵鴇羽皆孝子之作
而蓼莪獨使誦之者涕泣不能止何哉朱氏善
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

感傷於父母既歿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
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父母既歿則念生
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
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哉此其所以感人
彌深也

大東

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日知錄）
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

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
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
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
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
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
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才慎名器
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

按舟人之子二句毛鄭之說不同毛云舟人舟
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云舟當作周裘當
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
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毛傳順
文求義不煩改字故後儒多舍鄭而從毛至私
人之子二句則亭林之說尤爲明暢

大東五六七章刺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惠元龍詩說）
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
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

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
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
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
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
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
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注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
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著服至是后崩故
知織女爲後宮蓋指豔妻之類也不成報章所謂婦

無公事休其籌織也牽牛刺將帥也牽牛即何鼓天文志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爲將帥也不服箱言驕悍不可制也啟明謂大臣其號爲太上所謂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爲邊兵爲下犯上時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

必起驪山之禍詩人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爲帝車天文志斗爲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又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在角南三星曰酒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

按此詩自維天有漢以下皆指周室而言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土之視霄漢其歷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爲言者蓋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其職以致賦役偏重無所赴訴爾唐太學博士施士丐說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與毛鄭義同惠氏

亦發明毛鄭之旨雖引據賅雜而取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矣

焦氏經說詩詁但云日未出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後明星爲長庚毛氏以爲一星李氏以啓明爲太白或又謂李太白母夢長庚爲太白鄭氏又謂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既入則西見趙謂啟明長庚雖以金水分指定二星行度有遲疾伏退或速而先日則晨見東方或遲而

後日則昏見西方諸家之說拘礙當從爾雅不問金水星但日未出而東見者啓明日既入而西見者長庚非金則水隨其行所至

按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或先或後本無定在熊氏之說是也

無將大車

荀子君人者不可以不慎求臣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友也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

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類之相從如此其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毋與小人處也

韓詩外傳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去而北游謂簡主曰今我不復樹德於人矣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堂上之人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簡主曰噫子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

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按序云君子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將猶扶進也譖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故君子悔之荀韓引詩皆無異義則序說有自來矣朱子集傳云此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直以將大車爲行役固不如舊說之爲得也

鼓鐘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鼓鐘之詩諸家多以爲作樂於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爲不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書曰徐夷並興蕩內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橫渠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家多以湯湯爲溢至

於潜潜則不溢矣淮水有洲則又勝於潜潜矣若以張横渠之說求之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爲泛濫無疑也潜潜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浸及於三洲也此皆言泛濫之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爲樂而人乃以爲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矣至於末章則言所以爲樂非不美也特以其所作非其時爾

按幽王時山崩川竭災眚迭見則淮水泛溢殆

事之所必有張子之說是也范氏嚴氏以歐陽公之論爲不然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經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詩文亦未明言其爲幽王也則謂幽王鼓鐘於淮水之上固不如張子之說爲得又按韓詩以此篇爲刺昭王鄭康成中侯擿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作孔氏曰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故豐坊僞詩說亦襲用之然此詩列於幽王衆篇之中不應爲昭王矣至所作之樂毛以爲雅樂鄭以爲先王之樂以末章觀之則鄭箋爲長

[熊氏經說]鼓鐘之卒章鼓瑟鼓琴之下特言笙磬同音何也此詩人妙達音樂而後能爲此詩古者堂上樂皆從笙均堂下樂皆從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即瑟從均於笙之證也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籥從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

堂上下之樂皆和詩詞之妙如此

按鄭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故熊氏申明其說如此毛傳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氏申之云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聲舉磬則鐘鎛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

知四縣皆同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
此以笙磬爲石磬名非笙簧之笙與鄭箋異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蔣氏五經蠡測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詞語典重禮儀盛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肓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詞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

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爲一成之地爲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鄉六遂用貢法十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爲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

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空更詳之

按自楚茨至車舝凡十[redacted]篇朱子謂似出一手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見其爲衰世之意也因疑正雅錯脫在此而集傳於楚茨以下四篇直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作第既主公卿言而楚茨五章鼓鐘送尸往仍依鄭箋云尸出入奏肆夏則其說不得

通矣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乃公卿不得奏肆夏之明證鄭主序思古明王故引周禮爲說而朱子仍之宜爲蔣仁叔所訾也至甫田歲取十千雨我公田等語蓋作詩者思古盛王取民之制以刺今之不然不必泥鄉遂用貢法爲論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得以都鄙爲公卿采邑之地遂謂不合天子之制耶朱子疑此四詩爲豳雅於義亦未安詳前豳

風篇

瞻彼洛矣

范氏補傳 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為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即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朝會遂為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會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

至止為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即天子六軍又言萬年亦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

按朱子集傳不以此詩為刺幽王而以君子為指天子與范氏說合或謂指諸侯非是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則更拘矣韎韐自是戎服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不必以士服言范氏曰天子既至六軍必從之以為扈衛所見韎韋之韐奭然赤色者乃將

天子之六軍者也

鄒氏毛詩原解 首二句淒然有河山今昔之感刺幽無疑也保家室諷太子申后保家邦知西周將亡以下四篇思古情迫言華而音悴矣

毛傳 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 孔氏正義曰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

案惠氏九經古義曰說文云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珧珌 又琫

佩刀上飾珌佩刀下飾天子玉諸侯金說文所稱禮者逸禮也棟聞爾雅者六經之訓詁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又以蜃者謂之珧豈非以禮有成文而為是說歟此可補孔氏正義所未及

裳裳者華

困學紀聞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皆

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冀之九宗
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魏之荀
何江左之淵儉唐李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按王氏主世臣言不專指幽王之世正義云家
父仍叔與見春秋桓公年者年月長遠並應別
人則謂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
者非也郝京山云時女謁內煽皇父家伯聚小
蔽賢者舊如家父爲伯凡伯輩廢而不用世家

子孫必有爲人所傾而不得譽處有文章而不
得福慶有車馬而不得顯肅故末章追頌先臣
功德以穀其子孫而諷王所用之非人也其發
明刺幽之說亦見明暢

頍弁

嚴氏詩緝 上二章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
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亦無幾時
當急與飲酒相樂於今夕耳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
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迫促
所以警告於王者切矣豈真望王以宴樂者哉
按朱子集傳云此宴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如
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四語決
非歡宴之詞蓋是時驪山之禍將作族人同休
戚者憫其孤危以不宴樂爲辭所謂忠告而善
道之者也其如幽王之夢夢何哉

車舝

嚴氏讀詩質疑 婦有長舌德音不聞久矣故思賢女之來而
心喜樂也詩五章皆想慕冀幸之辭
按首章一思字便已統攝通篇末結云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嚴華谷曰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蓋惡褒姒之意顯然矣王肅謂新昏即指褒姒
者非

青蠅

困學紀聞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

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讀詩質疑作衛武公

按左傳會于向晉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賦青蠅而退范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弟也甚矣讒言之爲害而豈弟之不可以已也幽王時申后見黜太子見逐蘇公巷伯之倫皆遭屏斥讒言搆亂有明徵矣究其原則由無豈弟之德耳青蠅之作舍幽王其誰屬歟

賓之初筵

范氏補傳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于亂皆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爲著明足以爲當世之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韓詩以爲武公飲酒悔過乃傳授之妄安有此言而有酒過兇所陳皆君臣上下燕飲之事豈爲已設哉序詩者發明幽王所以飲酒無度盜由媟近小人之故是以上下胥俶沈湎淫泆一時老臣有如武公深規切諫辭旨丁寧而不知悟則流亾之禍豈可追哉

鄭氏毛詩原解王制有雅列國有風使武公自悔當列衛風與淇澳同矣序云刺時者武公爲王卿士不敢斥言刺王諷諫之義也

按韓詩說見李賢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集傳取之

范氏補傳古人飲酒所以立之監以察之佐之史以書之正爲醉者設耳今廢此職無以止其過既知彼醉者爲不善今反以不醉爲恥何哉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既立之監疑即執法也或佐之史疑即御史也

按朱子集傳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悉有僻侈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解義與補傳合鄭箋云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

使祝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與朱子說異然鄉射注云僻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則又以監史爲司正之屬矣朱子集傳本之蓋鄭氏箋詩注禮之互異類如此

魚藻

呂氏讀詩記　魚藻之詩與孟子惟賢者而後樂此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按此詩陳古諷今蓋美中有刺也朱子集傳以此爲諸侯美天子之詩嚴氏詩緝則直刺幽王魚在在藻爲淺涸窘迫之狀有非其居爲不得危亡之憂與朱子集傳相反要皆不若主序思古之說爲得東萊詩記於序說概其道夾隋帝道衡文學有盛名上高祖頌煬帝不悅因此魚藻之義也蓋以爲美中有刺爾

采菽

戰國策　春申君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如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焉

按上帝甚蹈之蹈毛傳云蹈動也鄭箋云蹈讀曰悼謂使我心中悼病朱子集傳據戰國策以爲蹈當作神熊氏經說云上帝甚神古篆申字

同轉故訛爲蹈字況有戰國策可證是朱子較傳箋義爲長也

都人士

鄒氏毛詩原解　邦畿首善貴族大家不競浮華四方則焉幽厲奢淫都人化之士女游冶脊首炫服如後世高髻大袖是謂服妖詩所以歎彼都也帝王不易民而治文武之豐鎬幽厲之豐鎬豈異哉

按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

民則民德歸壹與禮記緇衣畧同沈約謂緇衣出自子思劉瓛謂公孫尼子所傳故後儒以序爲雜出於古之遺言非卜氏作而范氏則以序爲聖人之遺言見之緇衣之篇蓋信序與疑序者之說之不一如此孔氏云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僞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此則郝氏之說所本也

采綠

後漢書　劉瑜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按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此泥於內則之文其說不足取鄭箋云五日六日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以日爲月亦衍說也朱子集傳云五日爲期去時之約六日不詹過時而怨曠也此爲得之杕杜所謂期逝不至伯兮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俱是此意

徐氏經史辨體　從軍役久也周制王畿外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卒建正以統三連連建帥以統兩屬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民而教之者三時耕以足食文以典藝武以防亂國有不順則正以屬屬弗制則正以卒卒弗制則正以州州弗制然後大司馬統六

軍起鄉牧正以九伐之法王師未有踰時在外者故男女無怨曠幽王時九伐之法雖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行所部而鄉遂之兵反久戍於外過期不反此詩所由作也

按序但云多怨曠而鄭箋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此蓋引伸其義

黍苗

呂氏讀詩記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

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變責哉宜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寫此眞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畧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按傳箋皆以此詩爲詠召伯營謝之事而王介甫何元子嚴華谷謂兼美伐淮據師旅征師等語爲說求之於詩殊不然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營謝雖嘉好之事師旅在所必從况以天子之命作方伯之邑經界江淮承綏南服陳師旅以彰威武自是王者馭天下之道何必定指伐淮事爲說哉

白華

歐陽詩本義　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爲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爲下國之人以妾爲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之子爲斥幽王碩人爲斥幽后今攷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旣以爲斥褒姒遂解爲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攷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

按漢書班倢伃傳顏師古注云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則后字上闕王黜申三字序云刺幽后者誤也毛鄭以之子斥幽王碩人指褒姒歐陽公知之子非幽王而以爲棄妻斥其夫仍以碩人爲褒姒亦由序云幽后而誤蓋此詩乃下國之棄妻自傷窮獨而思申后失職以明其流自上也碩人正指申后非妾賢而失

位申后賢而被黜故同以碩人稱之李迂仲嚴
思巷之說皆如此朱子集傳謂申后所自作之
子與碩人皆指幽王尤非

綿蠻

荀子 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
五畝使田務其業而弗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太學
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按何氏世本以此爲諸侯貢士於天子之詩蓋
本荀子引詩意爲說也

瓠葉

嚴氏詩緝 觀賓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泆、崇飲無度
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亨瓠
燔兎可以爲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而序云
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謝氏詩說 瓠葉以爲菹不必嘉蔬兎首以爲殽不必異饌
先王之燕賓客惟其誠而已豐以侵賓者魚麗是也
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在易損之象曰大亨以養聖
賢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皆貴誠不貴物也

後漢書 劉昆教授弟子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
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

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鄭箋云庶人之
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
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

之所以急和親親也劉昆設俎豆射兎首仿古
人之遺意爲後學之楷模可謂善體詩教者矣

鄭箋 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
有兎斯首者兎之小者也 正義云以鮮明爲絜白之義故也宣公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曰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解故爲白頭也

按毛傳正義云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
蓋詩人以首表兎唯有一兎即是不以微薄廢
禮也說較鄭箋爲穩然鄭箋亦可以廣異聞故

錄之惠氏九經古義曰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
文云本或作䱹沈旋云古斯字又說文雨部云
䨮從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證

詩說考畧卷十終

詩說考畧卷十一

海門成　僎左泉著

大雅

文王

孔氏正義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箋云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來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維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

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尙書周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

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尙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雖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以爲六年始王也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尙存雖六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

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

歐陽詩本義　嗚呼詩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咻然附益之遂爲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謹膺天命惟九

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爲王毛又稱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爲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爲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揚子所謂衆說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

疑遡實然攷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爲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鄭以爲受天命而王天下又謂天命之以爲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益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

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絕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爲言者命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謝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理已爲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

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武成所謂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受命作周也其意謂天之命我周家實肇於文王之時矣若據其實跡而言之則文王未有天下乃武王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其曰君王則是文王生而稱王也此

亦非也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禮記之所謂君王史記之所謂田成子也乃後世之追稱也詩書之中追稱者甚多若以爲自稱則害理者多矣而小蘇亦曰虞芮質厥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此亦錯會作詩者之意此詩之作乃在於成王之世何以知之詩中言無念爾祖則知其爲成王之時無疑矣

詩之所引商之子孫乃戒成王爾非文王之時商之子孫皆在文王之朝也小蘇之說亦然況其下乎唯蘇東坡游定夫辨之詳矣東坡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辭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嚻嚻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定夫曰禮記大傳載牧野之文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用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謂文王自稱王殊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當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曾謂

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二公之言可謂善爲文王解紛矣

按文王無稱王改元之事歐陽公於詩本義既闢毛鄭之妄而於泰誓又著論以辨之允堪正前世諸儒之誤嚴氏讀詩質疑曰歐陽氏謂文王未嘗稱王是矣而謂文王未嘗受命改元則非也書泰誓維十有三年春說者曰此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今按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之終武王已八十三武王以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終即位僅十年不得十三年伐紂則所謂十三年者蓋據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武王未嘗有十三年也文王受命改元故書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若謂文王未嘗改元則文王即位共五十年何得云九年也司馬溫公稽古錄云文王

爲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又云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壽九十三皆與經傳合不知爲此說者皆惑於僞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於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公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公泰誓論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

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併其尸爲稱十一年（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蔡傳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歐陽氏尚承其誤）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公之論蔡傳稱其最爲明著嚴思菴闢之過矣陳氏經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

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據此則引大戴禮文王十五歲生武王爲說者皆誤也總之稱王改元皆文王所必無之事至序云受命作周乃未作詩者追述之意而言爾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哉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於岐諸侯去殷之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

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綏文王之德東萊詩記云熟味此詩信非周公不能作知其爲周公作則稱王改元紛紛麗雜之說蓋不足辨矣今故錄孔氏正義以見諸儒聚訟之所從起因取歐陽詩本義李黃集解正之而更爲申其說如此侯于周服侯維也王肅云天既命文王則維服於周朱子集傳從之鄭箋云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孔氏正

義云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其義亦通祼將于京謂微子也漢書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孟子引此詩趙臺卿亦以爲微子助祭京師見於周頌所謂膚敏之士乃微子之徒也

大明

輔氏詩童子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

按鄭箋云協和伐商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孔氏正義云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日月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

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按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

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
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
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
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與辰不助周
央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歷廢滅
劉歆作三統歷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
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至伐
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

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
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
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
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
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
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
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

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
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
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
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東北水木交際又
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
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
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伐顓頊是一助也又天
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太姜之祖有逢伯陵者

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
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
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
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晨正
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
之星則月亦佐周是四助也於伐紂之時有此
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許協
和也此鄭孔之說後儒以為衍益以其雜以讖

緝之學也武王伐商順天應人所謂燮也輔氏之說最爲明暢且詩咏周受命莫備於此詩自王季而太任而文王而太姒而武王而尙父見夫婦父子祖孫婦姑君臣天人之同德而八百年之祚以定首曰燮伐終曰肆伐和其心正以作其氣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之心與天合一燮伐之義見矣何必推求術數哉然其說亦可以資博覽故辨而存之

緜

呂氏讀詩記　單國之容雖備然太王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厥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驕跡嶇嶔則混夷不待擯斥自奔頭鼠竄之不暇此固天時人事之所必至也此章總序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者如此

按朱子集傳問聞通聲譽也謂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鄭箋則云小聘曰問謂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不煩改字而義自暢故呂氏從鄭至箋謂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出聘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見文王之使者惶怖

驚走逃入此柞棫之中則不如集傳爲穩蓋生齒漸繁歸附日衆闢理葺治木拔道通混夷自狹奔而遠去固不必盡泥聘問爲說也

棫樸

春秋繁露　文王受天命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

共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

按序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於郊殊無涉鄭箋亦以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積薪以燎解薪槱二字之義豈即本之崔子軼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材以共百祀之薪燎所謂薪之也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所謂槱之也此詩下云奉璋峩峩正祭時之事則以薪槱

屬祭說固自可通但文王當日未具祭天之禮雖見於詩者是類與禡祀皆祭天之事亦屬武王王天下後推論之辭不得以此為文王受命而行王事也善乎孔氏之言曰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其說尤當至朱儒則誣朋漢人之說而并以序為不足據矣

旱麓

鄭箋　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按以黃流為秬鬯者蓋釀秬黍為酒攪鬱金煑而和之使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鬱金黃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王季受賜事亦見孔叢子序以受祉為義鄭據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二語遂謂豈弟君子指太王王季而以王季

受秬鬯之賜實之說近泥不如朱子集傳君子指文王為得即以玉瓚黃流為實事文王乘殷作牧當亦得受此賜矣

皇矣

朱氏詩辭頤　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斷也求民之莫言其王業之公也彼夏商失道久之絕之也久矣故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復於是而眷定之於是而增大之

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按毛傳二國是夏殷四國是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朱子集傳從毛至訓耆爲老惛其式廓謂憎其爲惡浸大此維與宅謂與文王則鄭與毛同孔氏正義六十曰書故耆爲老須待也謂待其改悔至老不變始惛惡之多方所謂天維五年須暇之子孫

意與此同程子曰周頌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惛當作憎朱氏公遷曰致猶取也言其德爲上帝所取也朱子集傳從程子說而朱氏善發明之尤爲通暢與宅朱子指太王觀天作高山一詩下章正荒之之事毛鄭指文王非是

惠氏九經古義　患夷載路毛讀患爲串鄭如本字釋之正義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棟按董仲舒云書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混夷之人荒忽無事故謂之患夷患夷載路鳴鶵革鞹矣一說說文無串字古患字作患串乃古貫字晉姜鼎云令俾串迪楊南仲訓爲串與貫同棟按明堂位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鄭氏云崇貫封父皆國名貫之與昆同物同音故緜詩謂之混皇矣詩謂之串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六年伐崇鄭注云犬夷混夷也皇矣伐崇之詩時混夷已平故云載路崇鼎貫鼎皆伐二國時所得之寶故與封父同稱則串夷之爲貫夷無疑矣

按毛傳串習夷常路大也孔氏云謂周世世習於常道得居是大位也鄭箋則以串夷爲西戎國名路應也文王伐混夷以應天也朱子集傳從鄭而以載路爲滿路而去說尤直捷蓋即所謂混夷駾矣者也至蘇氏詩集傳謂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來歸者載路而不絕視毛義較穩然不如訓爲國名之爲確也惠氏古義

允足羽翼鄭箋矣

呂氏讀詩記 不長夏以革雖雖强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後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

按不長夏以革朱子集傳未詳毛傳云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云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說多難通惟讀詩記得之

靈臺

韓詩說 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食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

五經通義 靈臺以觀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不同也 初學記引 主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者何國之南附近辟雍依學宮也靈臺制度師說云積土增崇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道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學故曰頖宮 藝文類聚引

按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西北二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三輔舊事靈臺在豐水東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圃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

辟雍在長安西四十里孔氏詩正義云天子諸侯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日五十里朝行暮反也今準以黃圖所載方位道里多不合豈仿古制爲之而非其遺跡歟

下武

毛傳 武繼也

鄭箋 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

按下武義自以毛鄭爲是蕭氏因五章繩其祖武毛傳云武迹也於下武武字亦訓作迹言先王既沒而其迹垂於後世者惟周爲盛嚴思菴從之然毛傳一訓繼一訓迹義各有當正不必以字同訓異爲疑朱子集傳云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改經文以就已說則誠如思菴所議沈青崖云下武不上武也盖武樂曰武謚亦曰武而不知其不尚武也說

甚新巧而於義亦未安王荆公謂武王以武功續終於下故曰下武東萊謂下者繼上之詞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說似各出而義則仍不外乎毛鄭矣

生民

孔疏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稷契皆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公司馬遷及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從其說鄭康成據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蓋高辛後世子孫之妃也若稷契皆帝嚳子如史記之說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而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

按馬融王肅以后稷爲帝嚳之遺腹子說尤穿鑿朱子集傳姜嫄黃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從鄭箋也然則何以得祀郊禖儀在禮簡賢天子諸侯皆用其禮與

呂氏讀詩記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

農植嘉穀也

按書云播時百穀詩云誕降嘉種蓋后稷時始備百穀也而農時之節亦自稷始晉董氏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是也畝隴之法亦自稷始漢趙過云后稷始甽田是也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趙過之言本此蓋稷之爲

功大矣及其後有天下冬至之郊稷以祖配天祈穀之郊稷以功配帝食報之隆爲如何哉故此詩始之以厥初生民而終之以后稷肇祀

行葦

惠氏九經古義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棣棠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

按此詩卒章曰曾孫爲主毛傳云曾孫成王也鄭氏謂亦以爲成王時詩朱子從之而漢儒以爲公劉之詩其立說皆似從序仁及草木句生義朱子序辨則謂此序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呂東萊亦謂自周家忠厚以下非此詩之義意講

師附益之辭蓋說詩家之不同如此

鳧鷖

孔疏　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祭統言孫爲王父尸又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男尸必取同姓適孫女尸必使異姓適孫婦禮惟虞祭男女別尸旣祔則夫婦共尸矣至祭外神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曰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祭天地山川得用公爲尸也

按既醉三章曰公尸嘉告朱子集傳云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呂氏讀詩記則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說較集傳為優此篇公尸既與醉篇一也錢氏曰宗廟之稱公尸謂自祖紺以上弟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服尸以先公之服則其稱公尸宜也而槩稱公者統於尊也發明

尤為詳備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也杜氏曰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與孔所引太公為尸召公為尸之說異然詩所云公尸乃指先公非訓為尸之人也故毛傳以為燕宗廟之尸後儒莫不從之至鄭箋以在涇為燕祭宗廟之尸在沙為燕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為燕祭天地之尸在潨為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為燕祭七祀之尸臆見曲說歐陽氏本義闢之不為過矣

民勞

范逸齋補傳序云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穆公名虎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公劉厚民也泂酌奉天也卷阿求賢也國家大政無出此三者其言類皐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後傲國人謗王穆公曰

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不能聽其後奔彘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太子遂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大略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遏寇虐卒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而以為諫詩莫大於此變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懈非賢者能之乎

顧亭林日知錄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愎諫矣

按序云刺厲王范氏從之而朱子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亭林調停其說蓋是時王使衛巫

監謗道路以目故穆公微其辭託於戒同列實以刺王亦未可知但詩中無棄爾勞戎雖小子王欲玉女等語從序者謂指王從朱者謂指同列但難強通然既託於同列以刺王自以指同列爲是或曰穆公賢而兼親何妨直致其諫不知厲王之無道極矣嬰其鋒以陷於罪無補於君徒以甚君之惡豈純臣之心乎蕩亦刺厲王也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假上帝之蕩蕩以爲言後七章皆假文王之嘆商以寓意畢是以觀板之一詩蓋亦託於同寮以刺王者耳朱子集傳未嘗不與序說相因也

板

顧亭林日知錄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 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 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后湛云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白居易云拱默保位

者爲明智柔順安身者爲賢能直言危行者爲狂愚中立守道者爲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雖默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

日有甚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爲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按毛傳鄭箋皆從爾雅釋夸毗爲體柔亭林特暢其說朱子集傳云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似仍從舊說爲得

抑

（錢氏田間詩學）按此當是刺幽王之詩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不應作詩刺王若云事後追刺暴揚先王之惡尤非臣子之義篇中於乎小子等語應是老成耆背之言計幽王距厲王幾百年矣武公爲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追維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曰喪厥國取譬不遠事厲王之事以爲幽王戒故序詩者以爲刺厲王其實此詩之作在幽王時也

（嚴氏虞詩質疑）按此詩以爲刺厲王者序說也武公當厲王時年尚幼稚未爲諸侯不應作詩刺王則序說未可據也以爲追刺厲王者孔穎達之說也武公當幽王

平王時入爲卿士無緣暴揚先王之惡而追刺之詩文其在於今亦非追刺之詞則孔說亦未可據也以爲武公專以自警絕非刺王者朱子之說也考詩意乃託於自警以刺王其自警者即所以刺王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若專爲自警不必設爲我附之辭朱子於小序多詆排之故其說如此是亦未可據也據史記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又共和十二年武公以宣王十四年即位而國語稱公年九

十有五於是乎作懿戒之詩以自警則此詩之作當在平王之世而詩中一則曰於乎小子再則曰於乎小子其非斥厲王可知而武公作已踰耄亦不得自稱曰小子其非專以自警亦可知也惟李迂仲以爲刺幽王而近世鄒徵錢澄之力主之攷其時世似爲切合然詩傳無明文亦未敢以據定○又按小雅棠棣之詩周公傷管蔡而作也而左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曰周公

作詩召公歌之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是知賦詩誦古亦可云作據國語公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則是詩之作蓋已久矣意者是詩之作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以其言有可以自警故使人朝夕誦之至老而不衰序詩者即以此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棠棣之詩之類未可知然亦未敢臆定也

按韓詩翼要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不專謂刺厲王也王逸楚辭章句曰詩人怨主刺上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此爲切猗說中鑒曰衛武公箴戒於朝不專刺自警也史記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平王十四年卒國語謂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則此詩當作於平王之世嚴氏之說較是篇中所陳昏亂之事或屬厲或屬幽皆不

過陳往事以戒今王猶蕩借文王咨殷商以明鑒非追刺之謂王謂專以自警則於王朝無與不應侯國之詩登之大雅蓋諷王而兼以自戒無疑也

崧高

王氏困學紀聞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爲形勢控扼之要甫即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

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畫楚得申呂而始强玆所以爲周室之屏翰歟漢地里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閻云按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城縣西四十里故宛國日宛縣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詩集傳以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亦非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原注正義云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恐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父與甫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合箋傳愛奇之過也

按鄭箋甫甫侯也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尚書呂刑孔安國注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說詩者乃從鄭禮記注以甫爲仲山甫或疑申國也甫氏也稱名不類則又爲之辨曰古文變化不拘典稱稷契契名也稷官也漢稱絳灌灌姓也絳邑也亦徒形其辭費矣又按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仲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蓋周公之後也故下黍氏詩曰纘戎祖考漢杜欽傳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注云韓詩嗣氏謂鄭注禮記出此恐未可據

惠氏九經古義往近王舅傳云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辭如彼記之子之記毛居正六經正誤云近說文作近從丌辵丌音基辵音綽今作近音記字訛作近不成字也說文云近者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從丌從辵丌亦聲讀與記同玉篇云丌今作記今釋文唐石經皆

詩說考畧　卷十一　晝信芳閣藏

作近此傳寫之譌
按鄭箋近辭也朱子集傳從之徐氏光啓曰辭語辭也孔疏嘆而送之往去矣此王舅也近已其辭相近不知近字卽䢋字毛居正引說文以正其誤與毛鄭解義恰合蓋彼其之子其一作記亦有用亓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太叔于田詩也有作䢋字者是詩是也往䢋猶言往矣所謂語辭也李厚菴云往保南土王舅

是近徐退山云往近連介圭言此圭自王錫之往與王舅朝夕相近以保南土或又謂南方諸侯近申伯以自保此皆强爲之說不如舊說爲安

烝民

孔疏 天生衆民有性有情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情謂喜怒哀樂好惡也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左傳曰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也性本五行者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情本六氣者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人之性情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也

按陳氏櫟之言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物也理以成性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惟性秉此彝故情好此德說亦明暢

荀子 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至精而妙於天地之間者德也詩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

按顧亭林日知錄曰德輶如毛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非言鮮能與昔人之言相發明至中庸以毛猶有倫推極於上天之無聲無臭則化而不可知之境并不得以舉言矣劉氏瑾曰騏驥曰輶車亦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

韓奕

日知錄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爲奕奕梁山者矣傳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大全載朱子之言亦以此爲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地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

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左傳富辰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紀年平王十四年晉人滅韓按左傳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先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文公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始得今韓城之地蓋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梁氏之所築完唯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

按左馮翊即同州（皇輿表今屬西安府隸陝西）故朱子集傳直云梁山在今同州韓城縣從鄭箋也至燕師所完則又從王說為召公之國此所以有不教

本土人築又別處發人來之疑也詎知地里舛錯王鄭二說固不可通乎困學紀聞於溥彼韓城二句亦以肅說為長於山宿于屠句謂毛傳不言所在引濟水李氏以為同州郃谷郎說文左馮翊郃陽亭是此則韓侯入覲之後來出同境暫行止宿之地或即同州之郃陽亭殆不可知或曰屠即杜也杜伯之國也漢有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則不免改字之弊矣（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嚴氏謂朱子本此為說）（錢氏田間詩學）宣王命召伯營謝以經畧南方命山甫城齊以鎮撫東國此命韓侯為北國伯所以備玁狁也中興制禦之大計如此

按序云能錫命諸侯朱子辨說云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何足為美然序乃就厲王後言也程子曰夫豈以是為盛哉厲王時王室衰微諸侯肆志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為可

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其言得序意夫且統觀崧高烝民韓奕三詩氣象闊大規模宏遠命申伯以懷南諸侯命樊侯以鎮東諸侯命韓侯以懷北諸侯亦安得謂非中興之盛烈乎

江漢

（孔疏）召穆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嚴氏詩緝）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命皇父平淮北之夷南方之役至再至三必東土平然後西京安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係於大雅之末也

按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東夷盛遂分遷淮

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定東夷厲王時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討而平之蓋淮夷之為中國患舊矣然其地分南北江漢之所伐在揚州淮南之夷也若屬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常武之所伐在徐州淮北之夷也（曾信公所伐即此）若屬淮南則不得云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矣竹書紀年云宣王六年召穆公率師伐淮夷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時蓋二師並發也淮南北勢相犄角我分道並出令彼犄角之勢不能相應此行師之道也

（呂氏讀詩記）按江漢合流之處去淮夷絕遠或者令江漢之師以伐之歟○按林氏事要云古者徵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之使又各從其方之便其言與詩記相發明鄭箋謂於水上命將帥遣士卒孔疏謂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

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疑於事情不合

（韓詩外傳）自召祖命子小子命爾纘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也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按毛傳云九命賜圭瓚秬鬯蓋錫命以此為極

隆也秬鬯以鬱鬯異鄭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春官鬯人注秬鬯不和鬱者蓋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卽已明其不相雜矣鬱鬱金香草也以鬱煮酒謂之鬱鬯以秬煮酒謂之秬鬯毛以鬯爲香草固非而謂築合煮而鬱之曰鬯亦非也故說詩者多以箋說爲長

朱子集傳作召公考天子萬壽言穆公旣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邦拜稽首故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邦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

按此章首三句詩人但作已意以述其事下五句則述其勒銘之詞蒜綠介明而進之以不已因武功而勸之以文德勒諸廟器以永效其祝頌之意也鄭箋云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年以下是也嚴思菴讀詩質疑用之而以朱子集傳爲無據夫必求其有據則鄭氏以天子萬壽以下五句爲康公答成王之詞果何所據乎余謂集傳之說於考字義理較洽

瞻卬

錢氏田間詩學此詩次江漢常武之後有深意焉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所謂哲夫指召虎仲山甫皇父休父之屬也以諸臣經營十數年而不足以襃姒一笑滅之而有餘凡伯同姓世卿蓋惻乎其言之矣

按國語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言其禍猶兵也幽王嬖褒姒其傾城也固矣況小人用事於外奄人用事於內其相倚而爲奸者更多於襃姒乎蟊賊蟊疾靡有夷屆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蓋備著其致亂之由也凡伯周之世卿或謂卽

厲王時之凡伯非也板之詩曰老夫灌灌是凡
伯作詩時年已老矣豈能至厲王時尚存耶

召旻

鄭箋 昏椓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
按此即上章婦寺之寺也毛鄭訓寺爲近言惟
近愛婦人歐陽公本義云寺寺人也此昏椓乃
其明證朱子集傳於婦寺句從歐陽於昏椓句
則以爲昏亂椓喪之人似不如從鄭箋爲一貫

矣

嚴氏詩緝 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
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
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
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按毛傳潰遂也孔疏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
故以潰爲遂鄭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
則不免改字矣

詩說考畧卷十一終

詩說考略卷十二

海門成僎左泉著

周頌

維天之命

九經古義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誐以溢我誐嘉善也廣韻引云誐以謐我左傳云何以恤我毛傳云假嘉溢慎案誐與何音相近故譌為何溢與謐字相類謐又與恤通皆訓為慎古文虞書云惟刑之恤哉伏生尚書

恤作謐此其證也

讀詩質疑朱注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蓋據左傳何以恤我之文今左傳杜注以此為逸詩況就詩說詩不煩改經從傳

按鄭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於我[redacted]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孔疏云溢是流散收為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為密訓箋為傳較密也後儒多從之惠氏古義以左傳為據引說文廣韻猶書為證泥於集傳之說爾嚴氏謂不煩改經從傳殊是

維清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孔疏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代覩其奏而

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箾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為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為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

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與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箾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非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

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

何氏世本典事也文王有七年五伐之事二年伐邪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今悉以其功次第象之爲舞則文王之事明白如見故曰此繼續而闡揚者乃文王之典也禮記孔子曰升歌清廟象德也下管象示事也陳祥道云德莫盛於文之清廟事莫先於文之象白虎通云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象德舞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則管與象舞皆在堂下以示事象功文王之典指文王之事明矣

按左傳見舞象箾南籥者又見舞韶箾者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武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舞也文王之舞曰象武王之舞曰武舞象舞

則歌維清記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正謂此也孔氏以象爲武不指此詩則下文何以又言舞大武耶若謂俱屬文王之樂不應一升一下則下管鼗鼓管自堂下之樂仲尼燕居象德示事之說甚明不必以禮記鄭注爲拘也廖氏曰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蓋文王雖大統未集而七年五伐其功明白可見斯作樂以象之名曰象舞宜也或謂文王之典不應指征伐

之事者非是至季彭山據升歌下管之文謂清

廟至維淸宏合爲一篇則說又近泥矣

天作

(詩說解頤) 天作祀岐山之樂歌按易升卦四爻曰王用亨

于岐山是周固祀岐山豈其無樂或武王作在柴望

大告武成之日與

按詩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謂太王

以下先公謂諸盩至不窋故賈氏以此詩爲祫之

祭祀在后稷廟中今觀經文無所謂先公者以

祫擬之似非其倫朱註但謂祀太王併不兼文

王以其間遺王季也然詩明頌文王又安得謂

獨祀大王是古序與朱注俱不可爲定論也若

以爲祀岐山之樂歌則遷岐者太王爲王業所

由起治岐者文王爲王業所由盛於經文既有

着落而道理亦極妥協是眞不減匡鼎說詩矣

(薛君韓詩章句)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

曰岐有易道而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

岐道阻險而人不難

按沈括筆談云彼徂矣岐後漢書朱浮傳作彼

岨者岐今觀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朱輔上疏

曰詩云彼岨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

云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爲朱浮亦無岨字朱子

集註云岨險僻之意從沈括之說而未之深考

耳固不如薛君章句但訓爲往不煩改字之爲

得也又按說苑尹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

行是彼徂矣句岐有夷之行句合上彼作矣讀

下訓法較洽當從之

昊天有成命

(詩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讀詩質疑) 按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奏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樂八變則

地祇皆出後世天地分祭皆以周禮爲準昊天有成

命之詩郊祀天地也詩文言天而不言地於是說者紛紛或以爲此祀成王而非祀天地或以爲此一詩而兩用如秋冬報之豐年夫以爲祀成王而非祀天地者此排擊小序之說非定論也以爲一詩兩用而歌于澤中之方邱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豈有是理哉蘇軾圓邱合祭六議劉子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之明文愚以爲信然古者天地合祭非昉于

周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夫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類于上帝地祇已在其中矣周書武王克商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自上帝而及山川皆以武成祭告而獨不告地祇則知地祇已從祀于上帝周之時未嘗不合祭天地也卽如周頌三十一篇自昊天有成命之外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載

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桓講武類禡也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也名山名川羣神畢祀莫不徧舉而獨無一詩爲地祇而作向非天地合祭則豈地祇獨不在祀典之列而祭地祇之樂歌又獨可以祭天之詩假借而用之乎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以郊社爲祀上帝則地祇之從上帝可知王者父天母地不得別父地不得殊天祭天地而特歌昊天猶稱父而不稱母統乎尊也宋李君弼據

此詩以爲天地合祭而不信南北郊之說李迂仲詩集解亦主之故敢援蘇子瞻之議以爲證而復詳論之如此○又按朱子集註云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經文成王不敢康成王者卽成王誦武王之子也詩序辨復極闢毛鄭成此王功之說而援國語爲證復參以歐陽之本義今按歐陽氏曰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

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爲成大功而安之則皆以爲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

不迂而曲也歐陽氏之言辨矣而不然也若以成王不敢康及噫嘻成王之卽爲成王則成王之爭又何以不爲成王也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維助成王德顯而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然則書之成王豈卽成王而商頌之武王又豈卽武王哉何彼穠矣曰平王之孫朱子固未嘗以爲東遷之平王矣何獨于此而必爲成王康王也周公當成王時制作禮樂郊廟之歌皆經手定不應祀武王之詩至昭王而始作班固言成康沒而頌聲寢則成康之後不容復有頌厠于我將天作之間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孔疏引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卽周禮九夏之三朱子於時邁之注亦旣引此爲說矣若以執競爲昭王以後之詩則何以周公先列之于九夏也朱子但主闢序而不顧其說之自相矛盾不知其適足以見舊說之可信也況國語道成王之德韋昭注云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而所

謂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者原未嘗卽指成王之謚朱子援以爲據蓋亦考之未詳至蘇氏所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者尤爲深切之論不得以說經之異同而遂置爲北郊集議之餘忿也

按天地分合祭之說先儒聚訟不決蘇氏以此詩序爲合祭之明徵然孔疏云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詩爲樂歌旣分南北郊卽不得云

合祭矣至舜由類帝而徧羣神武由柴望而及百神祭地本無明文即今祭地亦是告祭不可以律正祭也至分祭之說則周禮大司樂冬至圜邱祀天夏至方邱祀地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皆確有可據朱子曰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其言約而盡矣嚴氏從古序以此爲郊祀天地之詩極是而沿蘇氏之說以此序爲合祭

天地之明徵則非也取其博辨故録存之至成王不敢康之解從毛鄭而闢歐陽其言最爲詳晰後儒當無以易之矣第郊祀天地何以頌二后則王氏之言爲當蓋天地之德其大者在生聖主以開治文王篇之言天載昊天成命之言二后言天必及聖猶言聖必及天也或曰天地之祭有分有合如圜邱祭天方澤祭地此典禮之宜分者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此巡狩以告天不拘冬至之日與郊祭迎長日之至者異矣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歸功於天祭天即合祀以地可也至社以神地之道取財于地亦即取法于天天尊地親教民美報則祭地即合祀以天亦可也武成武王伐商告于皇天后土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禮大傳柴于上帝祈于社與此詩序若合符節則此非正祭天地郊社之詩蓋即克商之後柴望大告武成周公本武成

之意頌揚先王開創之功德以告之詩文言天而不言地者以受命而言謂之成命地統乎天自當承天之命以爲命也按此說亦主合祭但以爲告祭而不混於正祭則固非謂天地槩從合祭矣

思文

困學紀聞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周頌毛鄭之說來牟爲麥始出於毛鄭

而二家所摭乃臆度僞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
封事引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
詩貽我嘉麰薛君云麰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
非
按鄭箋云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
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
來牟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紀后稷之德孔疏云
周自后稷以來得穀瑞者維彼云以穀俱來彼

穀此牟理當爲一故云此謂遺我來牟也是鄭
引赤烏銜穀之文特以証牟之爲麥耳後儒以
其爲僞大誓之文而詆之過矣漢書劉向傳引
詩作釐麰鄭鼎卿字指釐字從亹徐仙民讀與
來通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爲行
來之來廣雅云來小麥牟大麥葢毛鄭但以牟
爲麥而來之爲麥則始于說文大小之分則始
于廣雅爾雅范氏曰周公諭后稷之養民特取于

來牟者何哉是二物者種於稼穡之後熟於稼
穡之先能補斯民之艱食者莫急於此是以聖
人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持論亦見明通又按
鄭箋云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
同朱子集傳從之毛傳極訓中孔疏云傳不解
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
烝民也後儒亦多從之者蓋后稷教民稼穡使
人無艱食然後能立于爾極而常道可行未以

陳常頌之所謂有常產者有常心皆后稷之德
也嚴氏詩緝曰民之中卽后稷之中故曰莫匪
爾極康衢所詠爾極洪範所謂汝極天保所謂
爾德若牙所謂惟爾之中其意一也發明傳義
可補孔疏之所未及矣

臣工

何氏世本 此耕籍之詩記言武王祀明堂而民知孝朝覲
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耕籍

教諸侯之養也明堂朝覲我將載見諸詩是矣耕籍
何獨無詩耕籍禮三公五推卿九推此嗟臣工正指
公卿之屬玉嗟保介其義益顯
按序云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此戒
諸侯及時勤農也朱子集傳云此戒農官之詩
古序及朱註道理本是一貫先王巡守較諸侯
之善惡其慶始于土地辟其罰始于土地荒蕪
則此詩之戒農官即所以戒諸侯也獨何氏以

爲耕籍之詩義似新而彌確蓋耕籍之制稷以
告王王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及期百吏
庶民畢從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
畝此詩首戒臣工終及衆人正其事也況月令
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此
詩已有明文乎

有瞽

經學辨體此言合樂而唯有七音應田懸鼓鞉革也磬石
也柷圉木也乃奏金也簫竹也管匏也和鳴琴瑟也
絲也獨不及土何也陳暘云八音以土爲主故虛其
位無不在也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八音皆虛土猶大
衍之數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也然詩書不言土易
之比坎離獨言缶是又猶五事以思爲主也詩書舉
七音以見土推用以見體易舉缶以見七音明體以
該用也
按顧亭林日知錄云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

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于金寓水于
石鳧氏爲鐘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用
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八音諧其論
最精此詩合樂備七音而不及土陳氏以爲猶
大衍之虛其一而徐氏綜詩書易論之以爲體
用互備亦可云讀書得間矣然如後世之樂則
直無土音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大樂舊無匏土
二音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

併匏音而廢之也舊唐書音樂志笙女媧氏造列管于匏上內簧其中今之笙竽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匏音矣觀此則匏音之廢自唐已然 夫土鼓樂之始也陶匏祭之大也非以悅耳貴其質也而可廢乎

潛

毛傳 潛糝也

孔氏正義 釋器云糝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郭璞曰今之作糝者聚

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

按韓詩章句云涔魚池小雅作槮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槮槮糝也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糝郭最純改爾雅作槮陸氏謂從小爾雅改之耳宋儒以積柴取魚等於穿窬之智非聖世仁育萬物之意因訓潛爲藏之深謂魚喜潛取者必求之深立說更見正大然潛本古涔字若從韓詩訓作魚池則亦無遺議矣

雝

詩序 雝禘太祖也

呂氏讀詩記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殺予小子以巳成之業其君臣贊聖再造區夏所安者

上及于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太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按序云禘太祖謂后稷也周人禘嚳以后稷配

所謂禘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也其不曰禘嚳而曰禘太祖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所配而言也詩中述文武者推得禘之由以告后稷則呂成公之言得之鄭孔以太祖爲文王非也禘大於祫故天子有禘有祫有時祭諸侯有祫有時祭而無禘春秋書大事於太廟祫也有事於太廟時祭也時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時

祭而外有三年之祫祫合也已毀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始祖之廟有五年之禘禘帝也三王始祖皆帝之裔故曰禘禘之大於祫也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祫亦非也鄭箋以皇考爲文王文武維后言文王能使天下之人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毛傳以烈考爲武王孔疏謂與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繇以禘爲吉禘文王故立說不同初未聞疑爲非禘也朱子則以此詩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皇考烈考皆爲文王宣哲爲盡人之道文武爲備君之德不從禘祭之說而疑古序爲誤然如讀詩記之說於序復何疑哉○周禮樂師帥學士而歌徹鄭注徹者歌雍蓋此詩本用之禘祭而其後通用之以徹俎故亦名爲徹耳至淮南子謂天子饗鼓而食歌雍而徹恐未必然

小毖

朱子集傳　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

呂氏讀詩記　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

按毛傳云荓蜂摩曳也鄭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爲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爾雅釋文甹夆摩曳也摩本作掣孔氏曰甹夆古今字耳王肅詩注云莫予甹夆自求辛螫言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毛詩異同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

則自求辛螫之毒二家說與毛鄭義別其本於
爾雅一也然詩本作荓蜂自當以朱子集傳爲
正蓋蜂本辨螫之物不可使也不可使而使之
是自求辛螫矣以比管蔡於義爲切

絲衣

詩序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箋 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
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爵弁而祭于王

士服也繹祭輕使士也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
降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
鼎冪告潔禮之次也

孔疏 鄭志答趙商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靈星
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
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
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與
否○天子諸侯之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繹
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
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
故特詳其文也○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
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
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

稽古日鈔 序繹賓尸也鄭孔諸儒多從之蓋繹禮在廟門
旁門東西皆有塾詩云自堂徂基基即門塾之基堂
則廟門旁西夾室之堂也其爲繹祭一矣天子宗廟

正祭則宗伯視滌濯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今非正祭
禮差輕故告濯具告充告潔皆使士其爲繹祭又一
矣禮記爲祊乎外注祊明日之繹祭也疏引此詩於
繹祭在堂士之省視從堂上往堂下之基故曰自堂
徂基此又繹祭之明徵矣集傳改爲祭而飲酒之詩
而不指定何祭若爲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于天子
而列之頌耶至其行禮節次未祭之先天子在基壺
濯在堂之東序籩豆若鉶在堂之東房几席若敦在

堂之西廂牛羊在門之外大小鼎又在牛羊之左士先省器出西階升堂至東序入東房及西廂旣畢仍從西階降往于基以告濯具繼省牲于門外反于基以告充旣省鎘仍視于門外牛羊之左反於基以告絜禮凡三節也

按許氏五經通義云靈星爲立尸故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蓋主靈星爲說鄭氏毛詩原解云此祈蠶之

詩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先帝太昊太德之君司蠶桑者薦衣祈蠶也靈星龍星卽房星東方蒼龍之宿蠶爲龍精尸以象之蠶爲絲故衣絲也夫農桑國之本農祭之詩多矣蠶祭唯此篇故刪詩特存亦主靈星爲說然宗廟之祭有尸靈星不應有尸卽有尸亦不應衣絲故先儒以序高子曰二句爲誤乃朱子詩序辨并以釋賓尸爲誤則過矣

酌

漢書禮樂志　周公作勺

春秋繁露　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

按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注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此詩序云酌告成大武也是鄭同以燕禮所舞爲卽此詩矣白虎通義云勺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以成之也風俗通義云周公作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則皆本序能酌先

祖之道以養天下爲說者詩中初無此義蓋序詩者說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箋以遵爲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以養時晦爲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亦非經旨序云告成大武自當主武王立說武王有師而不耀其威循養以自晦之道時至而後動故曰遵養時晦蘇氏曰方其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爲之此所以爲酌也酌與勺汋字通故他處皆作勺或作汋內則十三舞

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所謂舞勺舞象也嚴粲亦謂勺
爲成王之舞此詩言武王用兵其事不同然酌
詩皆言周公作勺而詩頌作於成王之世初未
聞判武王成王爲二也則亦何從判酌與勺爲
二乎或謂籥舞爲文舞與此詩不合不知詩雖
言用兵而意不主於用兵遵養時晦時純熙矣
正文德之所敷也

般

蘇氏詩說 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

嚴氏詩緝 高山墮山祭法所謂山林邱陵能出雲爲風雨
皆曰神者也喬嶽則四嶽也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注于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然則翕
河即逆河也

按鄭箋云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
者合爲一是以翕爲祭之合非河之合也不如
逆河之說爲確般有般樂般旋二義說文云般
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
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
也鄭箋云般樂也孔疏云爲天下所美樂也登
高山而喬嶽效靈導翕河而河海清晏東西南
朔羣后肆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皆在敷
天裒對之中始美於皇終美周命則亦般樂之
義也然以般旋義爲正

魯頌

困學紀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
己懲艾悲彼家難王魯頌始爲溢美之言所謂善頌
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傚魯而近腴又下
矣

范氏詩補傳 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
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
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非實魯
多頌禱四也

按魯頌之當於商周也或謂尊周公以比于先代不在太史陳詩之列或謂駉駜三篇得我周忠厚禮義之遺意故特列於頌或謂春秋僖十七年以前魯事見經甚少魯頌四篇即以補春秋之闕或謂頌天子之詩非所施於魯聖筆不刪所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皆強爲之說者也詩各有其體頌以祀神明魯雖不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當於商周章

氏俊卿曰頌之爲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心願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其說是也

駉

毛傳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

孔疏 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肥健也○按校人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

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

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
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齊道按魯以同姓
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
戎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
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兼四種
按此詩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蓋僖公誠心以
治其國家思馬而馬遂無不善可知思之所及

不獨在馬矣徐氏曰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
思字就馬政修舉言張氏曰思馬斯臧良馬也
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陳
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田馬也
謂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駑馬也言足以行
而已是謂四種之馬就馬一節觀之而凡如馬
政者可知故與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同
爲可美也

有駜

何氏世本　此詩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
臣飲酒于太學曰大飲烝
經學辨體　鷺澤中之鳥辟雍泮宮依澤而建故周頌曰振
鷺于飛于彼西雝此亦云振振鷺卽所見以起興農
畢而燕燕而遐祝豐年在公如七月公堂之公
按此詩必如何氏說卒章歲其有何方有着落

泮水

讀詩質疑　先儒多以此爲頌伯禽之詩以伯禽征淮夷見

於書之費誓而僖公時未嘗伐淮夷有功也攷春秋
僖公十三年從齊桓公會於鹹爲淮夷之病杞也十
六年又從齊桓公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也淮夷在
徐州之域最近於魯詩人因修泮宮而祝其君有平
淮夷之功以繼伯禽之烈詩通篇皆頌禱之詞非必
實有此事也
按戴氏詩傳云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
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倘少也蓋亦以爲頌禱之

詞安成劉氏據春秋會緘會淮爲證謂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嚴思巷宗之當矣何義門讀書記則曰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宄宜王化則頌魯卽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緊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於僖公時與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其說較先儒據費誓以爲伯禽之詩者義似更諦然與古序不合不敢從也

羣經補義嘗疑魯僭郊禘自僖公始而泮宮亦由僭郊而作故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此亦倣天子而爲之王將郊立于澤以聽誓命頖宮亦猶澤宮於此聽誓命亦卽以爲齋宮猶隱公祭鍾巫而齋于社圃也有事頖宮告將郊上帝也泮者魯之水名作宮其上故曰泮宮宮成而僖公飲酒魯人遂大爲鋪張揚厲之詞克淮夷獻馘獻囚淮夷獻琛皆無其事夸張虛美今詩並無立學教民之意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者從公飲酒耳則泮宮非學也明堂位以泮宮爲周學已不足信漢文帝使博士作王制謂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釋者謂辟雍之制水旋邱如璧諸侯半之又因獻馘獻囚之虛辭謂天子出征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夫立學祀先聖先師非訊馘訊囚之地出征受兵于廟歸而飲至于廟以告祖宜也周禮左傳皆無學中獻捷之禮其爲附會詩詞無疑矣以泮宮爲學相

沿已久今雖不能反正其說而讀書者何能無疑作泮宮亦土功之事說者謂立學教民爲得禮故春秋不書非也僖始僭郊爲大惡不可書故於三十一年卜郊不從始書之則因郊而作泮宮亦不書矣

按許氏五經通義泮之言半也天子曰辟雍謂以土壅水外圓如璧故曰辟雍諸侯四方來觀者均平耳泮宮水壅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班氏白虎通義半者象璜也獨南面

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以坦別尊卑不得化四方也但與毛鄭合酈道元水經注魯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其制亦與先儒泮宮之說相近以泮水爲學宮從來無異義江氏此論可謂發千古之疑者矣意蓋謂據王制以說詩

固不如據詩以破王制耳以是知明堂位祭統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一切鋪張揚厲之說亦未必非因此詩而附會以成之也

閟宮

朱子集傳 閟深閉也宮廟也朱子遺說魯之羣廟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劉氏詩傳通釋即前所謂閟宮也

朱氏公遷詩說 此或訓姜嫄廟或謂閔公廟又或謂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太王以下曰閔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正爲公祝頌之僖因未甚也朱子初說以爲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爲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然矣

按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新廟閔公廟也鄭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修舊曰新新者

姜嫄廟也傳箋說已不一當以朱子集傳爲正路寢廟中之寢室黃氏佐謂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是也

許氏詩名物鈔 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漸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高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小乙之時後商宗立傳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

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
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
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
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
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眞得
詩人之旨矣

九經古義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鄭注周禮翦氏云翦斷滅之言也詩云實始翦商棟案毛鄭二說皆非也爾雅釋詁曰翦勤也周

自后稷受封以來世有爵土自不窋失官社稷幾不
血食至於太王初遭獯鬻之難自豳遷岐始能光復
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王事至于文王三分有二當
合六州之衆奔勤于商見周書程典篇武王初循服事之誠
末年然後受命皆所謂纘太王之緒也楊愼據說文引詩作戩商戩云福也以爲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國案說文戈部云戩滅也宋本亦然說與鄭氏合無訓戩爲福之文惟爾雅及天保傳云戩福也然實始福商其說太鑿

按孔疏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爲
斷其意同也太王之居岐陽民咸歸之是有將
王之迹故云是始斷商言有滅商之萌兆也後
儒紛紛議論圓融其說大約不外此義許氏言
之特暢然于斷滅之義未之有改也至楊用修
據說文作戩解作福商義較穩適而惠氏以爲
太鑿復據爾雅翦勤也文以翦商爲勤商立說
更精毛鄭復起當無以易之矣

困學紀聞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

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爲三卿恐非

按鄭箋三壽三卿也朱子集傳未詳引鄭氏說
又引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李善文
選注三壽三老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引
毛詩曰三壽作朋故孔疏亦以三老釋三卿嚴
氏詩緝云有壽考之三卿與作朋友皆如岡陵
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蓋但曰三卿則其說未
暢兼壽言之則其義自明鄭箋未必非也至王

平仲以篇中天錫公純嘏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爲三壽則說近拘矣
毛傳 大國之賦千乘○孔疏 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計魯方七百里而云千乘者坊記曰制國不過千
乘是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法當七萬五千人與
公徒三萬之數不合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
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家出一人是鄉爲一軍諸侯三軍亦出自三鄉
公徒三萬者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云公
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
故數不相合
鄭箋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
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孔疏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
國三軍皆夏官序文也舉成數者謂略其七千五百
直言三萬耳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有三軍矣答

臨碩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爲
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
制備三軍之數此序云復周公之宇故此箋以三萬
爲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
若是三萬七千五百人數可爲四萬此頌美僖公宜
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爲三萬故答臨碩謂此
爲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
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

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
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
賦爲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知當日
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
周公之宇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于時唯
二軍耳
朱子集傳 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
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

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八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八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

按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孔氏謂鄭箋魯備三軍其答臨碩以爲二

軍二軍二萬五千人須特後言之故曰三萬朱子以徒爲步卒三軍不過二萬七千人則舉成數曰三萬亦後言之也

說詩解頤　魯封百里山車千乘據孟子集註說其數適合但按司馬法千乘之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魯封何緣有千乘若據周禮諸侯四百里則當位曲阜七百里之說魯又不止千乘大約始封之魯祇百里孟子所謂公侯皆方百里是也春秋之魯已不止百里孟子所謂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也讀錫之山川二句而識啟宇之獨讀奄有龜蒙四句而見拓地之宏推而通之可也

按千乘出賦之法以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士卒共七十五人者爲是馬鄭注論語引之欲見邦國疆域實數故改甸爲成其實一也朱子據司馬法謂千乘之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其說正與馬鄭合自何休注公羊云聖人制井田之法

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包咸因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得千乘夫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其虐過於成公之作邱甲先王之制有是乎宜爲後儒所訾矣然不無取於其說者則以邦國疆域之數多參錯不合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以爲夏制五等之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爲三等合子男與伯爲一其地亦三等不變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位

爲五等其受地則與夏殷三等同武成所謂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
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
初制而言賈公彥職方氏疏謂其時九州之界
尚狹至成王時周公成武王之意斥大九州於
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大司徒所云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
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是也馬氏謂

千乘之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甚過焉其說最精左傳
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坊記制國不過千乘蓋
謂軍賦以是爲限非地止三百一十六里故馬氏
云大國亦不是過史記周封伯禽于魯地方四
百里明堂位則以成王欲廣魯于天下故封周
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然其言魯之賦則亦不
過革車千乘而已若孟子對北宮錡曰公侯皆

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趙岐注謂侯方
百里此以夏制爲周制者曰軻也嘗聞其略則
爲傳聞約略之詞而非載籍之明據可知王與
之云孟子見戰國爭雄壤地廣袤遂援百里七
十里五十里之制以抑當時幷吞無厭之心若
今之偏州下邑豈止百里周禮所載不爲過也
此說得之然泥古者合異爲同其說亦不可不
辨陳君舉曰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開五百

詩說考略 卷十二 皐信芳閣藏

里經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經只百里方三
百里經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經只五十里方
百里經只二十五里數適與王制合不知本文
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
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
男其地已有定數君舉說如何可通朱子已辨
之矣陳用之曰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
實地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則兼所統之附

庸不知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五豈正
封僅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乎方
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十六豈正封僅得方百
里者一而附庸反得十有五乎推之伯子男皆
不能通其說何可據也至出賦千乘之說則亦
有愈多而愈舛者明何楷云案大司徒職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人耳今即
依此法推算之計方四百里爲田當十六萬井
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
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二而貢
其一於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
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爲
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
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
六萬四千井卽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
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
之國爲言者舉成數耳不知邱甸之制亦有二
法有甸出車一乘據六十四井實出稅者而言
有成出車一乘通旁加一里治溝洫者而言何

氏忘邦旁加之成但以甸算何立說之偏也至
子食者半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指貢入天
子而言與軍賦更不相涉也近世戴震云公車
千乘公徒三萬者蓋一車士卒共三十人千乘
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
耳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
但言甲士其數亦合不知司馬法文引之者非

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八
徒二十人此鄭小司徒注所引小雅甫田箋亦
用之者也其曰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服虔
左傳注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通成
述治溝洫者言邱甸據賓出稅者言兩者互相
明實即一法獨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二
者不同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但

欲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故不引邱甸爲
引通成其下又引一車七十五人參合二文爲
一則小司徒賈氏正義云成革車一乘士十人
徒二十人此天子畿內邦國法鄭注論語道千
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
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
內有異故也是司馬法本有二法賈氏之言甚

明小司徒所云畿內之事曾氏所云乃邦國事
臧氏以都鄙事說之非也且徵課出兵之數與
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旣在臨時配劉其車
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如
此則雖七十五人恰與軍法相合亦不必符原
科之兵若三十人之法自是元科兵非軍法明
矣王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孟子文
書序作三百人孔傳謂虎賁即係甲士頗違疏

謂一車士徒共百人而甲士惟一人非也革車
之外又有虎賁二者本不相涉耳王公子無斷
所帥杜氏明云車甲之賦異于常當日衛爲狄
滅戴公廬漕使人戍守非尋常征戰事可比以
之爲證更不足據然則千乘出賦之法惟以馬
鄭及朱子之說爲斷可也

朱子集傳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
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同雜亂無

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

按毛詩舊分八章以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十二句爲一章以王曰叔父至如岡如陵三十八句爲一章餘與朱子所分章次同但孟子引魯頌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則是周公之事於僖公何與爲王肅舊說云閟宮之詩蓋有錯簡三章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脈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蓋第

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王武王第三節說周公伯禽而公車千乘九句說戎狄是膺正與孟子之說相合以後乃敘僖公則倫序整而文義完此說最爲得之蓋不似其分配二南擅刪詩篇之武斷矣故依嚴思菴讀詩質疑錄王氏所分章句於後

王魯齋考定閟宮章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公車千乘

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十章二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十三句二章
章十二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商頌

困學紀聞 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
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
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仁
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
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盡用韓詩
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
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
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褒傳奚斯頌魯考

甫咏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
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
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
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
未行也○說詩者謂宋襄公作經鐘之樂按博古圖
有宋公成經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宋
鐘註謂變英莖之偪于受命之邦此姦諛附會之言
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按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尙質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商頌雖多于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奥古非宋人所能作其言約而謹矣乃或以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春秋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而以殷武諸

詩爲襄公時作不知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矣至禹貢分別山川則荆及衡陽維荆州乃在南即荆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非荆州之荆也詩人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别荆岐嚴華各辨之甚詳詎得據以實韓詩之說耶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爲韓詩之說者直以校爲作耳然亦在襄公之前矣

那

（詩本義）湯孫主祭之時王也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耳

按毛傳以湯孫爲成湯謂湯爲人子孫也鄭箋以湯孫爲太甲則據實而言也夫一詩之中方以湯爲烈祖又以湯爲湯孫詞理固爲失倫至以湯孫爲太甲則烈祖祀中宗之詩殷武祀高宗之詩何以皆曰湯孫耶蓋湯爲創業之始祖

故後代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歐陽公以爲主祭之時王得之惟殷武湯孫之緒則不得指主祭者言朱註謂高宗言此乃高宗之功緒是也鄭箋亦指太甲則更難通矣

元鳥

（鄭箋）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

（讀詩質疑）按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云契居商昭明

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居亳見經傳者四其四未聞顧夢麟云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間計二十四年冥生振竹書作子亥蓋振名子亥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振生微微字上甲殺綿臣而興于殷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湯竹書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

商邱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不知所謂殷侯者何名也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于亳書序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其離商邱往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不過七遷耳然古今州傳皆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爲三亳皇甫謐云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

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果湯曾都二亳則信有八遷矣然二亳遷居之先後經傳無文嚴氏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而顧氏從之愚以爲不然按逸齋補傳云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湯實帝嚳之後先王帝嚳也帝嚳都在今偃師則湯始居西亳從先王之舊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故國在今拱州之寧陵而北亳即拱州之考城是湯次居北亳故使亳衆爲之耕也其最後居

南亳即今南京之穀熟也三亳皆湯所居謐謂南北二亳是矣謂西亳爲盤庚所遷考之未精也書言盤庚遷于殷殷以溵水得名古溵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也亦近南京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云殷者亳之別名則盤庚所遷亦南亳或北亳耳謂盤庚遷偃師者誤也又盤庚篇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都殷爲五邦蔡氏曰以下文不承于古

考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邦史記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顧氏據竹書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于奄歷陽甲而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所謂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按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邢與竹書小異鄭康成王肅皆云湯自商遷亳五邦者數商亳囂相耿爲五也

愍謂此說得之自盤庚遷殷實上甲微舊跡因更號曰殷其後歷小乙至武丁又四世至庚丁皆都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翯

按竹書本不足信而顧氏據以實五遷之數黎合頗具苦心嚴思捲引伸其義亦見詳博存之以備考據家之一說可也盤庚于今五邦路史亦據竹書以囂相耿庇奄爲五嚴思捲非之以商亳囂相耿爲五從鄭王說皆失史記索隱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蔡氏書傳疑祖乙兩遷分耿邢爲二非皇極經世謂祖乙圮于耿徙居邢蓋合書序史記而一之亦未爲確論也但只紀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踐位盤庚之立在巳亥中歷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共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困學翁謂當闕所疑誠然

長發

何氏世本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于君許之祫則于

祫可及高祖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
有遠近也蓋禘之爲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
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許慎爲審禘昭穆與純謂諦諟
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禮七廟之主皆在
亦以明矣○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
固大禘之一証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禘羣祖皆朝于

太廟故爲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祫故以
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
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
功臣皆祭也○楊氏謂詩頌長發大禘但逆元王以
下而不及於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
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亦嘗不
及于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
耶

按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云大禘郊祭天也郊
是祭天禘乃祭宗廟混禘於郊此鄭氏之誤蓋
禘有三一時禘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改夏禘
曰禴而時禘之名廢夏禘者祫祭也爲祫嘗祫
烝之始則三昭三穆在焉一吉禘免喪即吉致
新入廟之主於太廟者也一大禘不王不禘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者也七廟之主皆
在但不知及毀廟耳若合毀廟之主皆祭於太

祖則謂之大祫祫雖大而不及太祖之所自出
所以小於禘也周頌雝序以爲禘太祖此獨云
大禘者周無四時之禘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
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何乃
混於郊耶至朱子以爲祫祭之詩特泥於陸淳
及趙氏楊氏不兼毀廟之說耳竊謂雝與長發
序皆以禘言則合二詩觀之其義自明周以稷
爲太祖殷以契爲太祖其太祖之所自出皆嚳

2046401
21181000456167
S 212.5 15

也周之王業成于文武故頌文武以明得禘之由商之王業開於相土成于成湯而實賴輔佐於伊尹故頌相土湯尹以明得禘之由皆告太祖之詞也其不及嚳者不敢斥言也然雖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則嚳與稷特在其中矣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則嚳與契皆在其中矣倘如楊氏以長發不及帝嚳爲疑則雖亦未明言帝嚳也且必欲舉其名以實之即據祫祭而論

湯祖禰三廟若壬若癸皆當合食何又不一述耶仍當依序定爲禘祭之詩

殷武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世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

按孔氏正義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若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嚴氏讀詩質疑云史記楚世家楚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重黎爲高辛火正謂之祝融其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彭祖氏當夏商之時故左傳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而長發言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則知殷所伐之荆楚即昆吾氏也朱子引易高宗伐鬼方以爲即此荆楚朱氏公遷謂荆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故謂之鬼方觀屈原九歌可見然史記索隱云陸

終娶鬼方之妹則非一國明矣嚴思菴以鬼方爲荆楚之黨惡鼓是詩云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鄭箋云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勑整截然齊一是乃湯孫之功緒則知當日所伐原非一國荆楚其巨魁而鬼方其黨惡易所謂三年克之者蓋亦一時之事矣

詩說考略卷十二終